



卧薪尝胆

李森祥 著

本书激情演绎了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这两个男子汉的巅峰对决，这是文韬武略的较量，更是精神意志的比拼，大气磅礴，阳刚血性，极具阅读冲击力。

中国青年出版社

关于本书

著名的“卧薪尝胆”故事，发生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末期，当时的吴国在重治下，国力昌盛，在击败了南方霸主的楚国后，开始实施南服越国的战略方针。吴强越弱，越国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越王勾践应运而生。越国战败，勾践及王后连同几乎所有大臣入吴为奴，受尽凌辱而不屈；他奇迹般返回越国后，卧薪尝胆，励志图强，最终灭吴，并开始兵进中原，除强扶弱，济世安民，六年后鼎成霸业，成为春秋五霸的最后一霸，被周天子赐封为东方之伯。这个故事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千古传诵。

上架建议：影视小说



ISBN 978-7-5006-7205-0

定价：39.80 元


李森祥著
卧薪尝胆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卧薪尝胆/李森祥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ISBN 978-7-5006-7205-0

Ⅰ. 卧… Ⅱ. 李… Ⅲ.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Ⅳ.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1988 号

责任编辑:金小凤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84015592
营销中心电话:(010)84027892 (010)64010813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39 印张 2 插页 740 千字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1-20000 册 定价:39.8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卧薪尝胆》序

俞胜利

2002年一部央视开年大戏《天下粮仓》，使无名作者高锋红得发紫，2005年又一部雅俗共赏的《大宋提刑官》，创下一部电视剧连续四周超《新闻联播》的历史纪录。他的作者钱林森一跃成为100位中国最具人气作家的第十名！眼下，又将有一部辉煌巨制即将问鼎荧屏，那就是李森祥的《卧薪尝胆》。巧的是这三位作家都是出自浙江，短时间内一下有三位作家跃进一流作家行列，看来江南出才子的美名亘古不衰！

记得是2001年，我到杭州讨论剧本《天下粮仓》，与《天下粮仓》的文学策划、小说家李森祥聊起古越历史多奇人，就说起了勾践的"卧薪尝胆"，我怦然心动，记忆盒子忽然打开，童年那幅"卧薪尝胆"的年画跳到眼前。儿时仅仅是觉得奇特，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增长，对"卧薪尝胆"故事的内涵体会越来越深。

不久，李森祥寄来了他的近三万字的剧本大纲，我一口气读完，当天就让朋友王仍林借了二十万飞到杭州买下剧本大纲。后来我用手机给吴子牛发了个短信：从该大纲的风貌看，它的历史含量、人文含量、精神含量、哲学含量，使近几年的电视剧难有出其右者。子牛复信，赞同我的观点。后来，剧本出来后，我建议森祥改名为：勾践大传。也许是大纲先入为主，印象太深，或者说期望值过高，所以觉得出来的剧本尽管大纲的精神都在，但总觉得不满足，特别是加入了许多"侠"的味道，我觉得与该题材风格不吻合。我建议他做大的改动，并改名为《勾践大传》。后来森祥跟我说，他当时听了我的意见，颇受打击，整日以酒浇愁，近半个月才慢慢缓过来，也想通了我对剧本的看法。因为我认为，近二十年来我们的电视剧中表现帝王的实在不少，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康熙、乾隆，他们的雄才大略、驭臣之术、情感生活已无太大区别，惟独勾践这个人物差异极大。他三年为奴、尝粪问疾，二十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能吃人所不能吃之苦，忍人所不能忍之辱，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最终率弱小的越国打败强大的吴国，创下以弱胜强、以卵击石的神话！是一个大写的人！所以我说"勾践大传"的剧名更贴切，我说服了森祥。森祥的激情重新焕发，他的才华重新喷涌。几年来，我们无数次地电话沟通，常常碰出许多火花，在一次次推翻剧本后，森祥的写作也渐入佳境。

到第七稿完成时，我认为成熟了，为了慎而又慎，也有几分炫耀自己的味道，我请来了仲呈祥、李准、雷达、白烨、李洁非、郭运德、孟繁树、陈福民等几位影视文学批评界的顶级评论家，让他们看看我抓的是何等水准、气魄的剧本！以下是几位评论家的发言摘要：

仲呈祥（中国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

这是一部难得的具有史诗品格的蕴含着深刻历史精神和复杂人性深度的力作。非常大气，描写一种国家精神、民族精神，一种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其思想力度和艺术魅

力是同一题材中有过的作品很难比拟的。勾践的自强不息、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人才强国，都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有生命力、最富人文价值的本质。这些都有借鉴价值，这种民族精神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

李准（中国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

此剧本的历史文化含量、美学品格及价值的冲击力在当前电视剧本中没有见过，不是一般的震撼，能达到这样程度的没有。

这段历史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及现实意义，这个戏为什么被反复地写，每一次写都能写出一些新意，我想也就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历史正剧，它忠于基本的历史事实和精神，具有真正的历史美学品格。

雷达（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文学评论家）：

作者演绎了一场真实、生动、严酷、壮丽的历史大戏，架构了一部富于历史感、传奇性、警示性、戏剧化成分很高的剧本。该剧张扬了坚韧不拔、忍辱负重、励精图治和超人意志，弘扬了民族精神，引出历史教训。众多顶尖级的历史人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历史舞台上龙腾虎跃、殊死搏斗，呈现出撼人的悲壮之美感。情节大起大落，惊心动魄，剧本的矛盾冲突组织得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家）：

看这部剧本的时候，感觉到一种意外的惊喜，就觉得特别好看，很成熟，很大气。这三个大的感觉，我想大家在探讨的过程中都是共有的。所以对这个剧本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它在目前文学角度的历史正剧里面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从品格上来讲，这个东西文学品位比较高，艺术品位也比较高。勾践这个人物更有人类意义。

郭运德（《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文艺评论家）：

剧本恢弘大气，有深邃的历史感、宽广的人文内涵，还有直面惨淡人生的深度，非常崇高的、悲壮的审美追求。这是一个文学性很强、有一定历史品格和文化分量的本子。只有这样写才叫真正的文学剧本。剧本基本上是历史的真实，非常有历史韵味。这个剧是传奇与正剧的有机结合，想使一个耳熟能详的诸侯争霸的故事让老百姓看下去必须要有传奇色彩，这恰恰是成功的地方。

讨论会结束后，森祥又按专家的意见修改了几次，也将片名改为“卧薪尝胆”。

前年某一天，偶尔碰上了《中国电视报》的张斌兄，他问我在抓什么戏，我说在抓卧薪尝胆的故事，他说，好！现在影视中太多风花雪夜，太多软绵绵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缺少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还真得有几个像岳飞那样的栋梁，否则，这个民族该完蛋了。张斌兄说得极是，他的话里潜藏着极强的忧患意识。

“卧薪尝胆”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甚或一个家庭、一个个体的人，都是个极好的象征！关于励志、关于奋斗、关于崛起、关于强盛，这又是一个多么好的寓言！

2006年4月30日于京西

目　录

第一章　太子妃逃亡

姑苏道，黄昏。

一驾马车疾驰着，饰有铜铆的木轮如团扇般滚动，搅起的尘土几乎看不清马车后跟随着的侍人及武士。嚣张的尘土将这个有着绚烂晚霞的黄昏搅碎，紧张的气息几乎使人窒息。马车已经奔驰得够快的了，但舆人仍猛鞭快马，双马狂躁得欲将古老的姑苏道踩裂！

旁白："著名的'卧薪尝胆'故事，发生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末期，那时，齐、晋、秦、楚等国争霸已近尾声。而被中原文明视为南方蛮夷的吴国，在吴王阖闾的重治下，国力顿时强盛。在击败了时为南方霸主的楚国后，开始实施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吴强越弱，越国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越王勾践应运而生！故事正随着一名越姬的逃亡而展开……"

眼前出现一条岔道，舆人只顾往大道而驰，越国武士黑翼策马而前，疾喊道："不可奔走大道……"

车是暖车，车中人显然听清了，她从围裹得甚严的窗中探出脸来，见武士神色紧张，便喊出个"慢"字。马车减速。此人是越姬，三十岁不到，名季莼，长得美丽而冷艳。

黑翼："太子妃……"

"别叫我太子妃！"季莼显然对此称谓非常恼怒，所以她重启窗上的帘布，愤愤而道。黑翼闻斥一愣，一下子不知如何开口。季莼转换了语气道，"如今没有太子妃了。"

"诺！"黑翼道，"夫人……大道关卡太多，请走小道。"

"可小道……"季莼一犹豫后，即断然令道，"改奔小道。"

马车调首奔往小道。一行人刚上小道却见大道上有太子宫的人追来。黑翼喊："夫人前行，小的去挡住他们！"

季莼道声"小心"后，即催舆人速行。

"你二人保护夫人，其余的随我来！"黑翼指着两名武士道。

那两名武士忙策马追车，其余的随黑翼返回岔道。

岔道口，黄昏。

黑翼率五名武士返至岔道，众武士随即下马而堵挡于道。太子宫的追兵有近百人，为首的宫将乘着车辇（吴太子宫宫将），他高喊："大胆越人，竟

敢私携太子妃逃亡，太子有令，格杀勿论！弃械让道，还有生路！”

越国武士仗剑身侧，手腕微拧，青铜大剑于晚霞中激闪着幽光。黑翼厉言道：“人在剑在，剑亡人亡，杀！”五名武士随黑翼一声令下，已捷身而出，凶辣的青铜剑如游蛇般捷出！而黑翼却不拔剑，敌人扑上时，几乎看不到他是怎样出剑的。当一片人在他面前倒下时，他出鞘的剑却又在鞘中，也看不清他是怎样收剑的！吴太子宫将也不犯怵，与越国武士奋力厮杀！顿时，只见戈戟横斜，剑器穿腹过颈，没有喊声，甚至没有惨叫，只闻器刃发出“噗噗”的咬肉噬血之声。

城门，夜。

城门紧闭着，一匹快马疾驰而至，马首几乎撞门。那马四蹄如钉，急刹于护城桥，一口白沫随之便喷于护城河。马背上的报人自腰间掣出符信，高举而喊：“打开城门！”

城上人道：“你是何人？”

“火急边情！”报人发出的回声如铜钉入木。

城上立时垂下一盏鱼皮纹风灯至报人的脸面，已满额皆汗的报人忙将符信凑往灯火一亮。城头上人验准符信，高喊：“开门！”城门如石磨转动，轰然而启。报人策马，几乎一跃而入城门，迅捷消失于城内的夜霭之中。

当城门刚刚关闭，城头上的阍人正灭了风灯欲入兵库时，城外又闻急如骤雨的马蹄声。阍人再次启亮风灯，朝城下喊：“又是何人？”

“有廷奏，快开城门！”城下的佩甲报人喊着，已等不及城上吊下风灯，他甩手一扬，“嗖”的一声，一枚铜制的符信已射往阍人！

“刚刚进了个送边报的，这么快又有廷奏，难不成边关有万急军情？”接住符信的阍人自语着，也不再验脸了，厉喊，“开门！”

自称送“廷奏”之人刚驱马入城，那马却已訇然倒地。佩甲报人也随马摔在地上，他操着粗口骂骂咧咧自地上爬起，喷出一嘴的泥，厉喊：“牵匹能跑的活马来！”

守城官见此人凶狠，不敢多问，忙命人速牵了匹马至。报人夺缰，也不言谢，翻身上马，急往王宫方向驰去。

越王宫门，夜。

报人至宫门滚鞍下马，疾往宫门而闯。“锵”的一声，数支戈刃架于报人的脖颈，厉喊：“大胆——”

报人一亮符信：“有廷奏，快带我去见监国太子。”

一名禁卫头目闪出道：“你亮的是能入得城门的符信，岂可入得这宫门！”

报人：“大人，要事紧急。”

禁卫：“亮出可入宫的符信！”

报人：“在下没有。”

禁卫："那就交出廷奏，速速离开。"

报人已急，挺胸一拍道："廷奏在我的腹内，岂可交给你?!"

禁卫头目将剑一把抵住报人的肚腹，厉言道："那就剖开肚腹！"

报人竟将肚腹逼往剑尖："剖吧，你剖出的可是监国太子的家事，就不怕颈上首级异处吗？"

禁卫头目已难分真假，只好让道："请！"

二道宫门禁卫更多，暗处发出厉喝："解剑！"

报人一愣，忙拔剑往声来处一扔。"卸袍！"又是厉喝！报人将护甲卸掉。"再卸！"报人将外袍除下，只剩一件薄薄的单夹服，原本一身大汗，此时经寒风一吹，由不得打开了寒颤。"上缚！"两名侍卫"砰"的扔出一架木舆，又抬腿朝报人的腿弯处猛踢一脚，报人便猝不及防地跪在木舆上，铜链"咔咔"厉响，报人的双手已被牢牢锁定在木舆上，然后侍卫将木舆揵往深宫抬去。

勾践寝宫，夜。

木舆被侍卫抬进，"砰"的一声扔于地上！报人打个寒颤，脸欲抬时，见到一双迈在他面前的脚，更惊，在木舆上团如刺猬，不敢再朝上看。

"抬起头来。"越国监国太子勾践披着一件宽大的袍子，正用冷冷的微沙嗓音道。报人却不敢抬头。勾践问道，"你是何人？"

"石门关守将的府人……"报人的声音打颤。

勾践："哦，一名守将的府人竟敢妄言本太子的家事？"

报人："太……太子……"

"站起来说。"勾践道。

两名侍卫左右一架，"哗啦"一声，报人连铜链而被拎起。

勾践厉声："快说！"

报人豁出去了，嘴巴这才利落："太子，和亲吴国的王女已逃亡……"

勾践："竟有此事？"

报人："小人不敢谎报。"

勾践："她逃往何处？"

报人："返国而来。"

勾践厉言："你如何得知？"

报人："从石门关的守将处偷听而知。"

勾践："可石门关守将为何不奏报？"

报人："有奏报，却不是廷奏。"

勾践："报往何处？"

报人："大将军府。"

"来人！"勾践厉喊。侍臣苦成躬身速入，勾践道，"去北城门守城官处核实一下，有否奏往大将军府的边报。"

"诺。"苦成再躬身后退出。

"哗"的一声，报人跪下。勾践不再睬他，只在宫内缓缓踱步。报人再不敢发出丁点声音，几乎连呼吸也屏住了，而勾践踱步的脚步声却愈来愈响。暗夜里，忽漏至两声鼓更声，吓得报人直打哆嗦。

苦成终于再入，禀告道："太子，确有边报先一步而去大将军府。"

勾践一指报人："去其缚。"

苦成召人脱开报人链缚时报人于木舆上猛磕其头："小人谢太子厚恩！"

勾践挥了挥手，苦成扯着报人退下后，勾践猛然抬头："来人！"一名书侍躬身而入。勾践问道，"大将军府有奏报吗？"

书侍："无。"

"出了这么大事，石买竟敢搁着不报，他的眼里还有没有朝廷？去召他来见！"勾践怒道。书侍诺后正欲躬身而退，勾践深皱其眉，沉思着又喊，"慢！别去了，再等等。"

石买府，夜。

石买(越国司马大夫，大将军)手里捏着一份奏报，正沉思着。司马府幕将莫不邪悄无声息地到了石买面前，躬身而问："大将军，为何急召末将？"

石买："和亲吴国的王女季菀竟逃国而来。"

莫不邪一惊："现在何处？"

石买："吴国境内。"

莫不邪："大将军欲如何处置？"

石买："想压着不奏，可万一给王女逃了回来，就是个事。奏报吧，太子就会遣师去迎。"

"遣师相迎事小，闹出摩擦事大。"莫不邪接话道，"吴军早已虎视眈眈，正愁找不到我们的碴呢。"

石买："依你之见，该如何？"

莫不邪："依末将之见，让边将畴无余封锁边关，拦住她！"

石买："万一拦不住呢？"

莫不邪的双眼内杀机刚起，忽就有鼓声骤然飘来。莫不邪大惊道："出事了！"

石买侧耳一听："夜鼓急朝！"

莫不邪："大人，除非边关有战事才会夜鼓急朝。如此看来，王女逃亡的事宫里已知！"

石买："宫里如何而知？"

莫不邪摇头道："且莫管宫里如何而知，大人得备着如何应对监国太子。"

石买："应对？"

莫不邪："大将军试想，大王让太子监国已经几年？"

石买："快六年了。"

莫不邪："这六年来，太子是否一直雄心勃勃？"

石买："太子一直有强国的愿望。"

莫不邪摇头道："谁不想强国？大王让太子监国摄政这么多年，可太子一直未掌到实权，太子心里一直忧闷着哪。"

石买："你是说太子会利用王女逃亡事件而……"

"至少太子会坚决迎回王女！"莫不邪已截话道。

石买："那大王会怎样想？"

莫不邪："牵涉到儿女私情，大王那儿……恐发不出话来。"

石买："你是说大王会很犹豫？"

莫不邪："大王至少要察看了情形才会说话。"

石买："我明白了。快备车！"

越王殿，夜。

鼓声密如蹄动！殿外的石阶上，入朝的大臣们脚步惊慌，几乎踏空。武将们皆已着盔甲武服，大步而行时，振得浑身的甲片锵锵而鸣。

殿内灯火大明。勾践不知何时已端坐于监国太子之位。正中的王位却虚位以待！文臣们捧正了手中的象牙笏板，悄无声息地疾行而入班。

太子宫，夜。

雄伟的吴王宫沉于夜幕中。"啪啪……"清脆的鞭声忽将寂静打碎。透过玉珠帘，吴国太子波手持一鞭，正挥鞭乱抽他的宫人。宫人们跪了一地，挨了鞭子的痛苦挣扎，未挨的更吓得将身体蜷缩成一团。

正鞭打着时，太子波忽就气喘吁吁，额冒冷汗，鞭子垂落于地，摇晃着要摔倒。宫人们大惊，自地上一拥而起，边扶住太子边大呼着："太子，太子……"更有人高叫，"快传太医！"储君宫乱成一团。

越王殿，夜。

勾践："大将军，本太子等你的奏报足足等了一个时辰！"

石买忙道："夜来老臣多喝了几盏，边报至后，侍人呼老臣，竟醉而不醒。"

勾践："不问你醉不醉酒。都这时辰了，王妹一定险之又险，你只表明你大将军的态度，我王妹迎还是不迎？"

石买："老臣以为迎不好，不迎也不好。"

勾践："到底是迎还是不迎？"

石买："先听听其他大臣的吧。"

行人大夫曳庸："臣以为，若迎王女，必引发吴越开战，而我国弱之又弱，所以不迎。"

勾践正欲言，朝班中司直大夫扶同厉声道："臣不赞同！曳庸大夫任行人之职，掌国与国关系，且不言他的话中有畏惧二字，单论其识见，几乎与升斗小民无异。"

"司直大人，你岂能当朝羞辱我？"曳庸已怒。

勾践冷言:“让人把话说完。”

扶同:“行人大人,非本司直要羞辱你。小民之见,是不敢欺强却要凌弱。可国与国之间,若弱任强而欺,便是臣服。臣服于人,岂是国之道,王之道?所以不可以国强弱而论王女的迎与不迎。”

曳庸:“当今天下,强国欺凌弱国的事还少吗?我之所议,非论臣不臣服,而是迎了王女,会不会瞬间爆发越吴之战。”

“臣不同意行人之议。”太史皓进道,“臣以为,战之事可且不论,先议王女奔归合不合乎礼。”

“何谓礼?”扶同厉问。

皓进:“嫁人从夫,嫁狗随狗,是天经地义之事。王女出奔,失礼在前。我若迎之,无理在后。臣以为不仅不可迎,即使王女有归,也该送还,并卑词厚礼,向吴请失教之罪。”

勾践望着这一班臣子面露失望之色,但他仍耐住性子问:“行人大人,还有何议?”

石买却道:“不知大王之意如何?”

允常寝宫,夜。

越国大王允常是个早已不能行走的人,他被六名宫娥用抬舆抬着,正在宫内兜圈。一名侍人进宫,允常立即问:“如何?朝臣们议定了吗?”

侍人摇颅道:“未定。”

允常:“是众臣不愿,还是太子不肯?”

侍人:“监国太子未决,可大臣们……”

允常:“大臣们怎样?”

侍人:“吵成一团。”

允常脱口而骂:“枉寡人如此厚待他们,事到如今,竟全不眷顾寡人的念儿之意!走,去大殿!”

“且慢!”随着说话声,三十来岁的允常嫔妃棠丽已入宫,棠丽道,“大王,此时你若去了大殿,监国太子会怎样想,大臣们又会怎样想?”

允常:“寡人不管他们会怎样想,先将菀儿迎回再说。”

棠丽:“迎回之后呢?”

允常显然有些不高兴,却仍道:“依你之见呢?”

棠丽:“这事先让监国太子去定!大王为何不再看看情形呢?”

允常认为棠丽之语有理,但仍念道:“菀儿,不知你怎样,可苦着你了……”

山道,夜。

载季菀的马车不见踪影,已只剩黑翼一人力战太子宫宫将,他浑身血迹斑斑!此时,忽有一匹快马自吴国方向疾驰而至。正交战着的双方都一愣时,快马上的人根本未将这些人放在眼里,顾自驱马直闯!山道狭窄,黑翼

与宫将等众不得不避让。快马直驰而过,难以看清马背之人的面容,惟见他身披着的一件大风袍于夜幕里猎猎作响!黑翼心知此人一定非友,所以更心焦,刺往宫将的剑几乎挟风……

山道上,横陈着数十具尸体。

阖闾寝宫,夜。

太子波面无血色,孤零零地端立着,另有数名吴国大臣于太子波对面而立。众人俱面向着一面闭合的帷幔,垂目而不敢直视。

“出了大事,你竟敢隐而不报?”帷幔之内,半晌才发出问声。

太子波冷声道:“这的确是大事。”

“连个女人都看不住,亏你有脸说。”

太子波:“本来我能看住。”

“噢?”

太子波:“她一犯贱,我就看不住了。”

“如此,你很不服?”

太子波:“何以服我?”

“啪”!脆亮的一个耳光厉击于太子波的脸上,打太子的手竟从帷幔内疾出,两侧跪着的宫娥随之便掀开帷幔,自锦榻上昂起吴王阖闾,他正抖着打了儿子的手道:“这,足可服你。”

太子波捂脸,怒极而道:“为老不尊,岂能服我?!”

“那好,寡人废了你的太子位,看你服还是不服!”阖闾道。太子波的脸抽动一下,欲冷笑却笑不出,瞬时又摔倒于地浑身抽搐,嘴里已有白沫溢出。“将此废物送回太子宫。传召伍相国!”阖闾虽已年近七十,喊出的嗓音仍中气十足。侍臣及宫人七手八脚地抬走了已不能言的太子。阖闾对众臣道,“他连一个妃子都管不住,还敢对寡人胡言乱语,这样的太子要他何用?”

“太子还年轻,大王多管教就是。”说话人是太宰伯嚭,他讨好般道。

阖闾:“你是王室总管,这后宫的女人逃了,你该负何责?”

伯嚭吓得忙跪地道:“大王恕罪,太子妃出逃,臣有失防之责,可臣……臣却情有可原。”

阖闾:“你有何情?”

伯嚭:“前数日越王允常为其女送了两车蜜与彩缯,派了八名武士押解,太子妃见有机可乘,以探望乡人之由去了驿馆后,才偷出王城而逃!”

阖闾:“闻你之言,越人是有预谋?”

伯嚭:“大王明察,臣不敢胡猜。”

阖闾:“那好,将此贱女拿回,一拷问便知。公孙雄!”

“末将在。”一旁端立的将军公孙雄一揖待旨。

阖闾:“速领兵拿回那个贱女人。”

“末将领命!”公孙雄振臂而行。

"慢！"外宫忽有声音传进，随之而进之人是相国伍子胥，"依臣之见，倒不如让越姬走掉。"

阖闾："为何？"

伍子胥："越姬若逃归越国，我就有发动伐越之战的理由了。"

"相国高见。"行人大夫王孙骆立即叫好。

伯嚭："不可啊大王。"

阖闾："有何不可？"

伯嚭："兵者，主凶。何况用兵徒费糜财，我对越未经文服，岂可言武伐？"

王孙骆："欲臣服越国，惟有武伐才是快捷之途！"

伯嚭讥讽王孙骆道："快捷？未经十月孕身的孩子能长大吗？"

王孙骆厉言："太宰大人……"

伍子胥望王孙骆一眼，王孙骆便不言。

伯嚭："大王，依臣之见，立即遣将追回太子妃，再修书于越，请越王遣使前来，我便可以越姬不安于吴，蓄意毁坏两国之好为由，压越王道歉！然后大王恩威并施，可徐图越国。"

"大王！"王孙骆已熬不住了，他道，"太宰之议，直如乡野稚口过家家，两国之争你死我活，岂能如儿女之嬉！"

伯嚭闻此语，怒气顿时填膺道："尔竟敢藐我？"

阖闾仍拿伯嚭出气："他藐你又怎样？"

伯嚭一愣，忙缩头而不敢再言。

伍子胥道："大王，臣以为太宰之议不无道理。若不动刀兵而决越服，不妨一试。"

阖闾："所议甚好。公孙雄！"

公孙雄："末将在！"

阖闾："速去拿住越姬。"

公孙雄："若太子妃不肯返回，如何？"

阖闾眼中凶光一闪："她肯回则回，若不肯回，那就杀了！"

越王殿，夜。

见越国的大臣们仍议而难决，勾践将目光厉投于石买："大将军，你该有主张了吧？"

石买不得不表态："臣也以为不迎为好。"

勾践已恼："王妹这事，本监国自己拿主意。可主难臣忧，主辱臣死的古训呢？列班的所有臣子，几乎都是大王为你们亲封了爵位的，你们受爵食俸，禄位显赫，可要紧关头，你们的廷议却不着边际！大将军——"

石买："臣在。"

勾践："兵在你手里握着，王妹一定要迎，你不派兵那就本监国去亲迎！"

"监国太子息怒，臣请万死！"石买忙道，他扭首即呼，"灵姑浮将军！"

“末将在！”武将班中的灵姑浮出班抱拳。
石买将一枚兵符扔给他道：“速将兵去迎接王女。”

河流，晨。
这是一条季节河，水草仍丰美。季菀的暖车驰至时，舆手听身后已有马蹄之声，便顾不了许多，打马而驰入水中。水花大溅，不远处的水鸟俱惊，呼呼而飞……水几乎漫进车厢，舆人狂鞭双马，车内的季菀差些惊呼出声。好在水不太深，马车迅速脱离了水的羁绊，沿着旱道疯狂般疾行……
马车去后不久，一匹枣红马已风般卷至，踏水而过时，仍难以判清马背之人面容，可宽大的风袍已腾如巨鸟，朝不远处的马车扑去。

吴越边境，晨。
马车上的舆人已望到吴越边界的界碑，他将双马朝界碑策去，八只马蹄翻如火焰，扇起浓尘！
车厢内的季菀回首一望，见快马愈追愈近，便对舆人疾喊：“快！再快啊！”
舆人已汗如雨下，手中的鞭子抡如风雨。眼看界碑将至，快马已与暖车并行。只见马上之人拔剑在手，双腿力夹马肚，那马疾速，已越过双马数步，马背之人侧身劈出一剑，立见两条马腿被砍断，轰隆一声，断腿马摔倒于道，另一匹马也随之摔出。暖车撞马，于道心惯性前冲，刚好撞于界碑而停……
舆人在地上挣扎了一下，气绝！
季菀被摔出暖车，她强撑着，刚从地上爬起时已闻：“太子妃，哪儿去？”砍断马腿之人勒住马，调首至季菀面前。此人正是吴公子夫差。
季菀摔伤，身子摇晃，却强撑着道：“我以为是谁，原来是公子。”
“太子妃何故悄而出走？”夫差收剑下马揖手以礼，冷声而问。
季菀：“公子又何故穷追不舍？”
夫差：“太子妃可知，你这一走，搅起的可是冲天的杀气。”
季菀一望死马与舆人：“所以公子就出剑伤人？”
夫差：“太子妃这一走，我太子父颜面何存？”
季菀：“我倒是想问问，究竟是你要颜面还是你的太子父要？”
夫差：“全要！且不仅仅是我父子的颜面，还有大王和全吴人的颜面。”
季菀：“那好，我若是告诉公子，你们吴人的颜面早已不存，公子会怎样？”
夫差：“不论你说出何话，夫差是绝不会放太子妃走的。”
季菀：“我明白了，公子想保住的不是什么颜面，而是你父的太子之位。”
夫差：“说得不错。”
季菀：“可那个无能的病秧子保住了太子位又怎样，公子以为他会让位，而你做太子？”
夫差：“太子妃，此话已失你的身份。”
“身份？我的身份是越国的王女，而不是什么吴国的太子妃！”季菀忽然

厉声，几乎有满腔的悲愤要喷薄而出。

夫差正欲言，忽有一支剑疾往他的面门劈来！“蟊贼！”夫差厉责一声，拔剑架住来剑，“呛”的一声，于清晨刚复苏的山野格外响亮。

来人正是黑翼，他弃马而至是想突袭，岂料夫差竟有提防，且力量惊人，被架住的剑几乎振飞。

正当夫差与黑翼双剑胶着，相互较劲时，轰隆之声已滚滚而至。

黑翼情知不妙，大喊：“夫人，快走！”

季菀捷足而欲入越国境内时，只听得“丁”的一声，一支鹰羽大箭擦她身子而过，射在界碑上撞落。

公孙雄已快马挡于季菀前，他收起弓箭道：“太子妃，你还是走不了啊。”黑翼已无法与夫差抗衡，弃剑于地。公孙雄指着黑翼对军卒道，“杀了！”

军卒挥戈，夫差大喊：“留他一命，拿回去问话。”

公孙雄绕过黑翼，问季菀：“太子妃是自己回去呢，还是让军卒架了你走？”

“不用。”季菀说着竟捷手自夫差腰畔抽取了剑一把对准夫差的前胸。

公孙雄一惊，欲护夫差。夫差挥手，止住了公孙雄对季菀道：“太子妃，为何不刺？”

季菀：“让他们退走！”

夫差：“他们是大王所遣，夫差如何命他们退走？”

季菀问公孙雄：“将军，你不会不顾公子的性命吧？”

公孙雄：“本将王命在身，顾不得了。”

“夫人莫慌，灵姑浮来也！”忽闻一声大喊，灵姑浮已策马捷至，他身后的步军也滚滚而来。

公孙雄见此，方天画戟一挥欲战灵姑浮。

“慢！”夫差喝道，“公孙雄，不可战！”公孙雄收了兵器，两军开始对峙。夫差转向季菀，“太子妃，你再不回，吴越两国便爆发大战了！”

“夫人，休听他胡言，灵姑浮迎你归国！”灵姑浮大戈一挥，已挥师杀向吴军。

“将军，不要为我而战！”季菀已自夫差胸前收回了剑。

夫差：“太子妃若肯返回，夫差保你无事。”

季菀冷笑道：“你真该回去问问你的太子父，他能保我无事吗？”

夫差：“太子父若保不了你，夫差叩请大王宽恕你！”

季菀忽就放声大笑，笑得泪溅如雨：“大王宽恕我……可大王又让谁来宽恕……”说着季菀再不犹豫，以剑抹颈！夫差情急之下只能以手去挑季菀的剑。季菀的剑虽被挑飞，可脖子已被抹破，飞起的剑在空中翻滚着还未曾落下时，她脖子上已血流如注。

灵姑浮大喊了一声：“夫人……”

夫差捷步向前扶住季菀，一手按住她的伤口，一手竟撕下一片风袍来要为季菀包扎，季菀却推开了夫差。

公孙雄：“公子，何必救她？”

夫差猛然回首:“你再敢多说一句,本公子绝不饶你!”

季菀任脖子上的鲜血流着,再不犹豫,扭身迈过了界碑,踏进越国境内才摔倒于地。灵姑浮跳下马为季菀包扎。

公孙雄急道:“公子,你让本将如何交大王的差?”

夫差不理公孙雄,对灵姑浮喊:“灵姑浮,好好护着太子妃,她若有事,本公子只向你要人!”

灵姑浮:“废话少说!”

“撤吧。”夫差对公孙雄道。公孙雄仍愣着,十分为难。“吴越还不可战。”夫差道完已跨上马,快马而返。

“撤!”公孙雄无奈而喊……

黑翼挣脱吴军跑向季菀。灵姑浮将长戈往他一挡道:“不可靠近夫人!”

黑翼:“是我力护夫人归来。”

灵姑浮:“可你却不能归国了。”

黑翼:“这是为何?”

灵姑浮:“就是因为你,让所有人都为难了。”

黑翼:“这如何可怪我?”

灵姑浮:“不怪你怪谁!”

黑翼一脸茫然。

大街,日。

一辆车辇静驻于街侧,四周肃立着多名侍人。车辇布着帷幔,当被掀开一角时,探出脸之人是伯嚭。他正对着城门张望,见没有动静又垂下帷幔。

不一会儿,夫差风急火燎地单骑驰入城门。守门军士想上前盘查,几乎被夫差飞驰的马所撞,不得不疾闪至一边。夫差的马未减点滴速度,驰入城内大街。

街侧的车辇内发出呼声:“快,把公子请下马来!”多名侍人连忙疾出,堵住大街。夫差的马冲来,侍人们虽怕得要死却不敢让道,只是以手护住了头颅。夫差一勒马缰,那马生生刹住四蹄,刹得泥屑飞迸。他挥鞭欲抽挡道之人时忽闻街侧有人呼他。只见伯嚭正鬼鬼祟祟地一手撩着帐幔,略露了脸而轻喊,“公子,公子……”

夫差下马,将马缰扔给伯嚭的侍人,步往车辇一揖手:“太宰大人,何事?”

伯嚭:“上车,上车再说。”

车辇已动,沿大街而行。夫差:“请太宰示教。”

伯嚭:“公子啊,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夫差:“大人可言无不尽。”

伯嚭:“储君位之争,已悄然而起。”

夫差大惊道:“此话怎讲,我太子父安然在位啊。”

伯嚭:“公子,这种大事可不能被亲情而障目。”

夫差倒吸一口凉气:“难道大王欲废太子?”

伯嚭:“你太子父多病,大王早不满他的身体。公子知道,多年前的吴国贫弱,所以有今之强盛,是靠大王一拳一脚拼打出来的。公子你说,大王能不看重可嗣位之君的体力吗?更何况……”

夫差接话:“更何况太子妃出逃,更触发了大王的废太子之念?”

伯嚭:“公子高见。”

夫差:“若太子父被废,就会殃及夫差?”

伯嚭:“公子是明白人。”

夫差:“这么说,太子妃必须得要回来?”

伯嚭:“若不回来,一定会有人利用此事趁机发动伐越之战!公子想想,你眼下还只是名公子,无兵无权。而以王子累为首的一帮王子们,他们皆身为将军或位列大夫之职,一旦爆发战争,他们必争先而出战。公子啊,受惠之人会是谁呢?”

夫差:“我明白了。今日凌晨,几乎已与越军交战。幸夫差力避,可太子妃却被越军接走。”

伯嚭:“接走不要紧,还可再向越人要啊。”

夫差:“可如何入越呢?”

伯嚭:“公子若能争取出使越国……”

夫差:“眼下大王如何肯让夫差出使。”

伯嚭:“嚭虽不才,一定会为公子力争!”

夫差猛然醒悟般:“若有符节,便可出使了。”

伯嚭:“可出使的符节只掌在行人府。”

“我太子父处也有一副!”夫差双眼大亮。

伯嚭:“可眼下你太子父已六神无主,如何肯与你符节呢?”

夫差:“大人放心,夫差有法能弄到手。”

伯嚭闪着狡黠的眼神:“公子行事当机立断,是我吴国之幸啊。”

夫差大喊:“停车!”

阖闾书宫,日。

阖闾正黑着脸,公孙雄于一旁跪着。太子宫宫将更跪着,身子打颤:“太子出使的符节有失,太子疑公子夫差,正要召他问话。”

“好啊,太子竟这般治宫?看不住一个弱不禁风的妃子,更看不紧符信,再下去啊,连他自家也看不住了。”阖闾恍如自语一般,忽又杀机一现道,“将太子宫的一班蠢奴,全给寡人砍了!”

“大王饶命啊。”宫将磕头如捣蒜,禁卫们一把将他拎起,拖出宫去。

一旁的公孙雄也吓得脸如土色。

阖闾:“看来,是夫差这孩儿在作祟。可你是将军,不听王命,却听了一名公子的,你说,该如何处治你?”

公孙雄:“大王,饶末将不死。”
阖闾:“念你多有战功,自去军正处领二十杖责。”
公孙雄已喜出望外,忙磕头道:“谢大王宏恩。”

越王宫门,日。
勾践与允常迎季菀至宫门,当季菀被侍人们自车辇以舆板抬下后,允常命抬舆的舆人贴近些,他伸着苍老的手,口喊着:“菀儿,你受苦了!”
季菀躺于舆板之上,一见王父泪水已出,泣不成声。
见勾践冷冷地站于一旁,允常伸出老手抹一抹自己的眼睛道:“太子,这事你办得好!”允常没听到应声,回首而望,见勾践已独自迈进了王宫。

阖闾书宫,日。
阖闾:“相国,寡人这个太子是指望不上了。”
伍子胥:“大王,太子之事还可往后放一放。当下之急,是越姬。”
阖闾:“不错。这个贱妇竟敢逃亡,失了我们的颜面,这口气大臣们咽得下,寡人可咽不下。”
伍子胥:“失了的颜面可以要回,该出的气也要出。臣有个一招两便之法。”
阖闾:“奏来听听。”
伍子胥:“以讨要越姬的名义,向越边境派出一支兵,造成大军压境之势。”
阖闾:“这是一便,二便呢?”
伍子胥:“此军让王子累为将,也可考究一下他的处事能力。”
阖闾:“好啊,相国远见。这的确是一招两便,你是把太子的人选也给考虑了。累的身子骨好,能领兵打仗,好。”
伍子胥:“大王以为这支兵,多少较为合适?”
阖闾:“足可踏遍越境的。”
伍子胥:“那就五万吧。”
阖闾:“对了,夫差那孩儿竟敢偷盗其父的符节。”
伍子胥:“大王欲拿他吗?”
阖闾:“他若敢露脸,就拿住他,下狱问罪。”
伍子胥:“臣猜他一定是使越去了,他以为他能要回越姬。干脆让他去,臣遣人送一封战书,让夫差公子下给越国,限日交战!”
阖闾:“相国不是对累中意吗?”
伍子胥:“眼下臣对谁都不中意。”

吴王宫,日。
众臣列廷。阖闾:“王子累将兵五万,伯嚭副之,刻日发兵,不得有误!”
廷中间立着人高马大的武将王子累,伯嚭端立一旁,二将领命后,王子累问:“大王,若越王不肯归还越姬呢?”

阖闾:“踏平越境,取了越王的首级来见寡人。”
王子累:“相国,请将战书交与本将。”
伍子胥却道:“战书我已遣人直接送给了夫差公子。”
王子累一愣,已很不开心。阖闾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

曳庸府,日。
有司正向曳庸禀报道:“大人,吴使使越。”
“王女刚归,吴使来得好快。”曳庸自语一般,“吴使到哪儿了?”
有司:“已过三十里亭。”
曳庸:“吴越两国关系渐紧,却也不能怠慢。清扫郊道相迎!”

国宾驿馆,日。
夫差对曳庸道:“行人大人,为避两国开战,本使是来讨要太子妃的。”
曳庸:“吴使勿急,容本行人禀报了监国太子再说。”
夫差:“那你快去禀报吧,本使不可久等。”
“吴使稍安勿躁。”曳庸说着已起身告辞。

勾践书宫,日。
曳庸正禀道:“吴使夫差是来讨人的。吴使道,是为避免两国开战。”
勾践:“他这是威胁!”
曳庸:“如何回吴使的话,请太子示下。”
勾践:“不用回话,就让他在驿馆住着。”

石门关外农田,日。
越国的百姓正在田头耕作,忽见远处尘土蔽天。不一会儿,已有人高呼:“快逃啊,吴军杀来了!”
百姓们惊恐异常,忙往关门而奔。
边关守将畴无余自城楼望见漫山遍野的吴军密如蝗蚁,惊恐大叫:“关闭城门!”

石买府,日。
一匹快马驰至,马背上的军报滚鞍下马,高喊着:“报——”捷进府门。
石买读完急报,沉思片刻后对一军校道:“将此急报奏给监国太子。”
军校接报后离去,一旁的莫不邪道:“大将军何不亲禀?”
石买:“还不到火候。”
莫不邪:“为何?”
石买:“老夫得先看看太子对五万吴军的态度。”
莫不邪:“依在下看,太子一定是主战的。”

石买:“即使太子主战,也得等他先开口。”

莫不邪:“若太子开口言战大将军如何办?”

石买顿了顿,只道出四个字:“坚决不战!”

勾践书宫,日。

勾践手里已摞着三份奏报,他对苦成道:“前后不到两个时辰已有三份告急奏报了……石门关危在旦夕,吴人欺人太甚,竟不让我们稍喘一口气。”苦成诺着不敢多嘴。勾践又道,“大将军呢,他为何不来见?”

苦成:“已问过了,大将军说是正忙着调兵遣将,备足粮草。”

“哦?”勾践轩眉,“大将军愿意一战?”

苦成:“微臣不知。”

勾践:“你去告诉他,忙完了,就来见本太子。”

苦成刚诺诺而去,便有一架抬舆,竟将季菀给抬了进来。抬舆上的季菀撑身而起道:“太子,是我一定要来。”

勾践:“王妹欲见,可遣人来,我会去看你。”

季菀无力地摇头道:“太子诸事繁忙,岂能分神。”

勾践:“王妹的伤无碍了吧?”

季菀:“王父使了宫内最好的医人诊治,已无大碍。”

勾践:“要多歇息。”

季菀忽就泣下:“哥,季菀心如刀绞啊……”

“王妹在吴宫,受了不少委屈吧?”季菀闻此伏俯于抬舆上,双肩颤动,泣音连连。勾践亲扶季菀,“王妹,来,起来说。”

季菀竟伏着不肯起,且道:“哥,对不起,季菀闯下了大祸!”

勾践:“王妹,去好好歇着吧。不要哭,你放心,有天大的事,哥来顶着。”

季菀仍一脸悲伤。

太子妃雅鱼进,她本来是去允常寝宫探望季菀的,当听说季菀带伤来找太子,已知有隐情,忙匆匆赶来。她小心地向勾践施礼道:“臣妾见过太子。”

勾践微怒:“王妹有伤在身,你该好好地照料她。”

雅鱼奔往季菀:“王妹,你的伤刚好些,如何就走动了,该好好静养才是。”

“去吧。”勾践挥手。侍人抬走季菀,雅鱼陪出。勾践欲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端坐于书案,摊开了三份奏报再看。忽地,他猛一推,厉喊道,“苦成,将大将军宣来!”

第二章　吴兵压境

雅鱼寝宫，日。

“来人。”雅鱼喊。宫娥速入，躬身而立。雅鱼道，“将棠丽夫人所用的宫娥侍人，一个不剩，全部撤换！”

宫娥一愣：“太子妃，夫人责问起来，该如何说？”

雅鱼：“什么也别说，只管撤换！”

灵姑浮府，日。

灵姑浮携夫人鸢萝恭立于府门。石买隆重的车仗至，灵姑浮速至车辇，搀石买下车。鸢萝行屈膝之礼。

石买：“我只是随意走走，何须如此大礼？”

鸢萝：“父亲莅临，女儿与夫君诚惶诚恐。”

石买：“客套话少说，你啊，一嫁了人，与为父就生分了。”

鸢萝：“父亲责骂得是。”

石买微笑着已往府内而行。石买来至厅堂内，灵姑浮道：“外父请上座。”

石买：“姑浮啊，你也坐吧。”

灵姑浮：“外父面前，小婿不敢就座。”

石买：“老夫有话要对你说，坐吧。”

鸢萝便道：“父亲，女儿且先回避。”

石买：“你也不妨听听。”

鸢萝：“父亲所言必是国家大事，鸢萝一个妇道人家岂可妄听。”

石买微点其颅。鸢萝入后府，灵姑浮：“外父，请。”

“吴五万大军压境，你久经沙场，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石买叹息道，“我们是弱小国家，处于强国的夹缝中生存，一不小心，就会亡国！”

灵姑浮：“外父，能让小婿说句真话吗？”

石买：“老夫此来就是想听你的心里话的，说吧，放胆说。”

灵姑浮：“越国是王室的，该战该和，我们顺着王室之意照做就是了。”

石买：“你糊涂！国是王室的，这话不能说有错。可监国太子毕竟年轻，和你一样，可谓血气方刚。外父是老臣，担有辅国之责，你说，我能眼睁睁地看着越国步入危途而不顾吗？”

灵姑浮：“可大王为何不阻止监国太子呢？”

石买："大王有守成稳重之功，更能顺势而求变。可大王也是人嘛，且是个老人，久病缠身，被儿女私情一叶而障目，即使他看清了这其中隐匿着的厉害，也会犹豫难决！更何况，监国太子也不会听他的。"

灵姑浮："越与吴争，真的就没有胜算？"

"何谓胜算，是必亡无疑！"石买几乎一字一吐地道。

石买府的侍人匆入，禀道："大人，监国太子的侍臣在府中候着。"

"哦？"石买眉宇一锁，"一定是太子急于召见老夫。你去告知侍臣，老夫这就进宫见太子。"侍人退后石买对灵姑浮道，"你说说，太子为何召见我？"

灵姑浮："小婿不敢妄度。"

石买微摇其颅道："那就老夫说。太子想抗吴，他要逼老夫支持他。"

勾践书宫，日。

石买入宫，正欲跪，勾践抬首见了道："司马大人，你很忙吗？"

石买一愣："太子急于见臣，有何吩咐？"

勾践："想讨你的一句话。"

石买："何话？"

勾践："越吴若开战，我能胜吗？！"

石买虽有心理准备，但他想不到太子会如此直奔主旨，他先是一惊，但立即镇静了，他道："太子真想与吴人开战？"

勾践："你问错了，不是我想与吴人开战，而是吴军压境，迫我们不得不战！"

石买沉默了一会儿，才道："大王，臣调兵遣将，备足粮草，就是准备着太子旨下，臣愿身先士卒，与吴人决一死战。"

勾践闻此吃惊不小，他几乎不敢相信："大将军有与吴军决战的意图？"

石买："臣有！大王，我军虽只有三万人，可我们面临的是被灭国的危境，若君臣一心，朝野同仇，军民共愤，就有战胜吴军的可能。"

勾践："大将军有此决，我心甚慰。石门关之围，大将军将如何处置？"

石买："王子累善用兵，他围石门，其目的是想引我军增援，然后他好寻机与我决战。臣意是不管石门关，能守则守，不能守时，吴军会因我关破而轻敌，到那时，我军主力再寻机出战。"

勾践："大将军既已考虑周全，本太子就放心了。"

石买："刚才臣之所言是战胜，臣还有战败之忧！"

勾践："国之交战，当然有败有胜。大将军只要有战之备，甚好。"

石买还欲言，勾践已道："好了，不妨碍你调兵遣将了，若遇难处，就推给本太子，由我为你担着！"

雅鱼寝宫，日。

雅鱼正要出宫，棠丽却闯进宫来，一脸怒色："太子妃，我犯了何罪？"

雅鱼："夫人，王妹奔归，是无奈之举。论起辈分来，你也算是长辈，你该

多安慰于她才是。如何可没轻没重地一味埋怨她,更不该风言风语!”

棠丽底气不足地道:“我如何埋怨,又如何风言风语了?”

雅鱼:“还用说得那么明白吗?撤换了你的下人,就是要让她们长长记性,管好一张胡言乱语的嘴!”

棠丽更怒,却忍着不发作,一转身不辞而去。

勾践书宫,夜。

勾践推开奏策正要起身,苦成禀奏道:“太子,太史大人求见。”

“宣进来吧。”勾践道。

一会儿,皓进进宫,跪拜:“臣皓进叩见太子。”

勾践:“一旁赐座吧。”

皓进谢赐,入座后即道:“太子,吴人的五万大军是奔着颜面而来。”

勾践眉宇一拧:“他们要颜面,我们就不要了吗?吴若不动兵,倒也可以相商。可大军压境,想迫我顺服!你倒是说说,我们该如何做?”

皓进:“太子,毕竟是王女先出走,是我们失礼在先啊,且先忍一时之忍。”

勾践:“皓进,这一时之忍已不能再忍!”

“望太子三思。”皓进紧张得已俯伏下身子。

苦成又报:“行人大人求见。”

勾践已略有所觉,点头认可。

曳庸进,他刚伏下身去勾践便问:“行人大人也是来进谏的吗?”

曳庸:“诺。”

勾践:“也劝我不要冲动?”

曳庸:“眼下我国的确不宜与吴交战。”

“好,很好。”勾践轻声道着,忽指苦成道,“你去宣室,把求见的大臣们全宣进来。”

皓进与曳庸身形皆微动,可这没逃过勾践的眼睛,他冷言道:“我如何知道宫外还有大臣,你们两位很奇怪是吗?”

皓进与曳庸面面相觑时,果然有七名臣子齐齐入宫,叩道:“拜见太子。”

“都平身吧。”勾践说着一指后进来的七名臣子,“你们的用意我已知。我只问,有没有建议与吴一战的?”见七名臣子中无一人吭声,勾践又道,“那你们皆毋庸再言。你们所谏无非两种,一种是我王妹先失礼了,一种便是吴强越弱,不可交战!还有没有旁的理由?”

众臣皆不敢吱声,宫门却响起一声:“臣有!”随声而进之人是司直扶同,他跪地即道,“太子未召,臣却斗胆闯进来了。”

勾践:“是不是斗胆,听闻了你的理由再论。”

扶同:“谢太子。臣以为王女逃亡事小,吴人陈兵讹我事大!我岂可舍本逐末,硬揪住小事不放,却忘其大事,这岂是为臣之职!”

勾践:“说下去。”

扶同："为王女逃亡之事，吴人竟陈兵边境，这不仅是讹诈，更是耀武扬威，其意图岂是为要回一个女人，而是欲趁机压服我国！阖闾、伍子胥之流，最善用远交近攻的谋略，惟如此，二十年前的弱吴才成为今日之强。也许再用二十年，吴国可称雄北方。可不论其多强，我却不可被他们压服。若服，便沦为臣服，傀儡之服。"

勾践几乎要为扶同击案叫好，这一番话直抒他之胸臆，但他却压着不表。他见众臣皆不再吱声，便道："你们都退下吧。回府去好好想想，你们为何就没有司直大夫这样的一番见识?！"众臣失望地纷退。扶同也退时，勾践却唤住他。扶同止步，勾践道，"扶同啊，你帮我解围了。午后闻听大将军的一番话刚有了些兴致，却全被这帮文臣给扫落了。"

扶同："太子，大将军可不是说真心话啊。"

"噢？"勾践一愣，"你听闻了什么？"

扶同："臣未有所闻，可文臣们谏太子，却几乎是大将军的意图。"

勾践："他竟敢指使文臣们围谏我？"

扶同："指不指使臣不敢说，可大将军府有人散布我战必败的消息，臣倒有耳闻。"

勾践已明白，狠声道："好个奸滑之徒，本太子几乎被他装了进去！"

扶同："身为朝臣，就怕他不说真话。"

"他何止是不说真话？"勾践心念一转，"扶同啊，由你来安排，明日朝后，我召见几名大将军麾下的将军，先别让石买知道。"

扶同："为何？"

勾践："本太子得逼石买说出真话！"

允常寝宫，日。

允常正好言安慰季蒬："蒬儿，为何闷闷不乐？"

季蒬斜倚父亲的锦榻："王父……"

"有何话都可对王父说。腹内有苦水，倒出来就没事了。"允常说罢见女儿苦笑，却仍不说。

正此时，棠丽领着十来岁大的幼公子稽会气冲冲地闯进来："大王，臣妾没法活了。"

允常正为女儿烦心，见棠丽如此，大皱其眉："你又有何事？"

棠丽欲开言，季蒬却冷冷道："王父，我先走了，蒬儿想歇会儿。"

"好，好。"允常忙对两名宫娥挥手，"扶我蒬儿去歇着。"

棠丽知季蒬瞧不起她，便冷眼望着她去后的背影："哼，她一回来，就闹出这许多的不是！"

"你……少说两句行吗？"允常欲恼，却又无奈地转换了语气。

棠丽："臣妾为何不可以说。她好威风啊，脚刚踏进国，人家的五万大军已随她而来。"

“你这是何话！”允常忍不住还是发怒了。

幼公子稽会见王父怒，乖巧地挣脱其母向前牵了允常的手道：“王父。”

允常疼爱幼子，改怒为笑道：“还是寡人的稽会懂事。来，坐王父身边。”

棠丽却不肯相让：“她可以做，臣妾为何就不可以说？”

允常气刚顺些，又怒：“你就是不能说！你知道菀儿有多苦吗？在人家那儿受欺，可刚回来，却又要莫名地承担祸国之责。”

棠丽：“她受欺可还有个名分，是为国！臣妾也受欺，却都因她而起。”

允常气坏了，抖颤着身体道：“好，好，菀儿的罪责够大的了，反正她不怕！你压吧，有多少罪名你再往她身上压就是……”

棠丽还欲言，幼公子忽喊：“母亲，你要气坏王父吗?！”

棠丽这才一愣，不情愿向前：“你也别气，躺一会儿，让臣妾给你捶捶。”

被棠丽捶着背的允常气顺了些：“你何苦也来逼我菀儿。”

棠丽：“臣妾岂敢？是太子妃在逼臣妾。”

允常讶异：“太子妃逼你？她又如何逼你？”

棠丽：“就因臣妾说了吴国五万大军压境的话。”

允常：“此话是你告诉菀儿的？”

棠丽：“所以太子妃将气出在臣妾身上了。太子妃竟把臣妾寝宫的所有下人一个不剩，全给撤换了。”

“换得好！”允常一振而道，“这后宫交给太子妃打理，看来寡人是交对了。”

棠丽顿时又一脸艾怨之色：“大王，臣妾该被人欺负啊？”

允常：“你只是受些委屈，可寡人却知道了太子的心思。”

棠丽：“太子是怎样想的？”

允常：“不知就别问。还有啊，你也该管好你的这张嘴，别瞎搅是非！”

棠丽虽心有不服，却无可奈何。

勾践书宫，日。

六名将军各据一案，正襟危坐，打首的便是灵姑浮，然后是莫不邪，最后一名将军则长着一脸戟张大胡，他叫诸稽郢。

勾践端坐书案后，打眼望了将军们好一会儿。将军们不敢直视太子，但凭直觉知道太子在审视着他们，有几名将军心里几乎发毛时，勾践才道：“我细翻了名册，你们俱是积战功而升任为将军的。本太子没说错吧？”

诸稽郢：“太子明察，末将等皆无世袭者。”

勾践：“世袭有世袭的好处，可我看重积战功的，后者更有真才实学。”

六名将军忙躬身道：“谢太子欣赏。”

勾践：“我召你们只是随便聊聊，你们也放轻松些，都抬了头吧。我虽为太子，可若论战功，至今还无一件。真羡慕你们哪。”

灵姑浮：“太子圣躬玉体，末将们的这点儿小功，不值一提！”

“不，你错了！”勾践手指着一面墙道，“若有一日，我这书宫之内，摆满

了众将们的功勋名册，那我就将寝榻安于书宫，枕着你们的战功入寝，那觉睡起来才叫香哪。”

莫不邪：“恕末将斗胆，太子是否欲与吴一战？”

勾践：“的确是够斗胆的。你只是名将军，岂能问战与不战？将军之职是，太平时安守太平，有战时则勇往直前。”

石买府，日。

莫不邪忧心忡忡地对石买道：“大将军，连末将在内，太子可是一次便召见了六名将军。依末将之见，太子求战之心愈坚。”

石买：“这在老夫所料之中。”

莫不邪：“可已是万急，大将军不宜再委婉周旋。”

石买：“你是让老夫再站出来？”

莫不邪：“文臣力谏之计已行不通，将军们未曾亮明态度便被太子堵回，眼下能力挽危局之人，只有大将军了。”

石买：“这么说老夫只能与太子正面交锋？”

莫不邪：“非交锋不可！”

石买无奈而道：“未到关键时刻，老夫再等等吧。”

莫不邪：“吴军可是不会等我们的。”

石买：“既如此，老夫只好去见一个人。”

莫不邪：“是大王吗？”

国宾驿馆，日。

一名吴国行人的有司匆匆奔入馆内，他将一份书慎重地递与夫差：“公子，此是我国给越国的战书。伍相国道，请公子立即下给越国。”

夫差接过战书后，心情十分沉重。

曳庸府，日。

夫差闯入曳庸府内，曳庸忙问：“吴使何事焦急？”

夫差：“行人大人，太子妃之事不可再拖延了！”

曳庸：“夫人有伤，更何况难得归国，总该叙叙亲情吧？”

夫差：“亲情可叙，可军情却是万急啊。”

曳庸：“吴使再耐心等等吧。”

夫差：“本公子可以等，可王子累所率的五万大军却不会等的。”

阖闾书宫，日。

阖闾：“相国，越国还没有什么动静啊。”

伍子胥：“他们岂能就此甘心服输。臣可以料定，那个什么勾践太子正拼命挣扎。”

阖闾:“夫差竟无书来。”
伍子胥:“公子好胜心强,臣料他见不上勾践的面,所以他无事可奏。”
阖闾:“围石门关已几日了?”
伍子胥:“三日。”
阖闾却不经意地问:“相国,夫差将战表下给越国了吗?”
伍子胥:“应该下了。”
阖闾:“那好,告诉累,下了战表后,勾践再无动静,就破了石门关。”
伍子胥:“大王圣断。臣立即修书给王子累,命他依大王旨意行事,不可有误。”

石门关外吴军大营王子累帐内,日。
帐内,王子累读完书信后兴奋地道:“好,大王圣明果断。”
伯嚭一愣,忙讨书而看,便道:“拿下石门关容易得很,可如此一来,夫差公子便危矣!”
王子累:“两国交战,哪里顾得上一名公子的性命。”
伯嚭:“攻破石门关前,是否请求朝廷先召回公子夫差?”
王子累不快道:“且不说夫差是自命而使,据我所知,他竟敢将国家战书压在手里,他是吃了豹子胆。”

伯嚭帐,日。
“来人!”伯嚭焦急地思之良久后对帐外而喊。一名军校进。伯嚭将一密函交给军校道,“你装扮成越民,速潜入越国王城将此函交给夫差公子……”

允常寝宫,日。
侍人禀告道:“大王,大将军前来探望。”
允常:“他来得好,寡人正要问他几句话,让他进来。”
一会儿,石买进,滚地便拜:“臣石买叩大王圣躬大安!”
允常不冷不热地:“你起来吧,寡人不敢受如此重的礼。”
石买平身,笑吟吟道:“大王不受,谁能受之?”
允常:“太子啊。寡人既早已委国于他,他才是一国之主。”
石买:“太子当然可受,可大王更该受啊。”
允常:“这话听起来怎么不顺?你好像有些轻重不分。”
“臣虽拙,可自身有多重还掂得清。臣若不受大王的提携恩赐,哪有臣之今日?来啊。”随石买之呼进了六名侍人,每人皆捧礼盒,石买一一打开,皆贵重之物。石买道,“大王,这是臣的微薄心意,望大王笑纳。”
允常并不将礼物看在眼里,但态度却有所好转道:“礼不礼的于寡人无关紧要,拿回去自己受用吧。寡人老了,身子骨不好使,更有些念旧,只需你们偶有挂念即可。”
石买挥手让侍人们放下了礼后道:“臣不敢说朝夕记挂大王,可感念之

心,却日日有之。”

允常:“入座吧,寡人正好有几句话想讨教。”

石买忙又伏身:“岂敢,大王指教。”

允常:“吴人的五万大军压在边境,他们真的是奔我菀儿而来?”

石买:“其实大王比臣更明白,吴久有臣越之心,此番夫人奔归,让他们找到了伐我的理由。”

允常:“可依寡人看,即使无此理由,吴人也迟早要来。”

石买:“大王所料极是。”

允常:“这般说起来,吴兵之到,与我菀儿无关。”

石买一愣:“可吴人却以此为把柄。”

允常:“这是你们大臣们的事,也可以让吴人捏不住把柄!”

石买:“臣斗胆说一句,这得由太子拿主意。”

允常:“太子拿主意?你们无非出一些割城啊、赔偿什么的主意推给太子去拿。”

石买:“臣岂敢出如此谏议?越国的每一座城池,可都是大王领兵伐下来的,岂能让人白白割走。”

允常:“这么说,你们的主意是打在我菀儿身上喽?”

石买不敢直说,伏身而道:“大王,臣不是没有甘赴国难之心,只是不敢有负大王重托。”

允常冷冷道:“寡人明白了,你确有牺牲我菀儿之意。”

“国为重啊,大王……”石买几乎落泪而呼。

“出去吧。”允常见石买不动又厉叱道,“退下!”石买无可奈何,只好躬身而退。“把这些杂物带走!”允常愤愤而喊。

“大王,就让臣尽微薄之心吧……”石买已泪喊。

允常对宫娥侍人们喊:“把这些烂东西全给寡人扔出去!”侍人们不敢怠慢,抱着六个盒子去往宫外。待石买退走,允常又嚷,“走,寡人去见太子!”

宫娥们向前抬允常时,季菀却已自侧宫扑出,疾往允常面前一跪道:“王父,王父啊,你不能去……”

允常:“菀儿,你听说了什么?”

季菀:“王父,菀儿还用听说吗。”

允常:“寡人知你心里已明。可你不是真明啊。所有的过错不在你身上,而是你王父!寡人错就错在,当初不该让你和亲吴国。吴人欲臣服我国,那就让他们来吧,寡人不能一错再错!”

季菀:“王父,菀儿知你,你是为了国之有生。”

允常竟愤而喊道:“国可灭,但志不可无!”

正好雅鱼进宫,允常一见便道:“太子妃,你看好寡人的菀儿。”

雅鱼忙去扶季菀道:“起来,起来说话。”

允常大喊:“走!”

宫娥们不敢再怠慢，六个人架起抬舆即行。
季菀仍喊："王父，你不该去……"

宫廊，日。
石买正行着，忽见棠丽夫人站在宫廊的尽头，忙一揖道："夫人……"
棠丽："大将军如何有空了？"
石买："夫人这是责罚石买啊。"
棠丽："行了，你别往心里去。大王对你说了什么？"
石买："大王被亲情障眼，欲与吴国一战。"
棠丽冷冷而道："你信了？"
石买："国之存亡大事，石买不敢不信。"
棠丽："大王这是在试探你呢。"
石买一惊："试探？"
棠丽："你以为大王真的糊涂了吗？"
石买："石买岂敢。"
棠丽："你该知道，太子是越来越不听大王的话了，让他监国，他还真以为大王把国全托付给他了。大王试探你，是想看看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石买："石买主张不战。"
棠丽："那就对了。"
石买："可太子却非战不可。"
棠丽："只要你不跟着太子，他用什么来战？"
石买见有宫娥自远处而来，忙道："夫人，石买告辞。"
棠丽："你去吧。记住，大王不会同意一战。"

勾践书宫，日。
允常已进，勾践望着其父的阵势许久不言。允常却耐不住了："大臣们都给你出了些什么主意？"
勾践："什么主意都有。"
允常："你是想割城还是赔偿？"
勾践："既不割城，也不赔偿。"
允常："与吴人言和？"
勾践："吴人野心勃勃，难以言和。"
允常："这么说，你是想与吴人一战？"
勾践："若不战，还有其他出路吗？"
允常："石买他是不是不愿一战？"
勾践："这我倒是可以告诉大王，大将军未说不战！"
允常："可寡人料定，他不会为之一战。"
勾践："大王料定得太早了。"

允常："不早，他已经亲口告诉了寡人。"

勾践已有怒，却克制着道："他是该告诉大王。"

允常："你也可以告诉你王妹，不要因为她一人而让大家都不得安宁！"

勾践一惊："大王为何不亲口告诉她？"

允常冷了脸道："寡人老了，已见不得眼泪。"

勾践："可你宁见王妹流血？她若入吴，必死无疑！"

允常："只要她不死在寡人面前，寡人也见不到血！"

勾践已愤懑得几乎欲爆发了……

允常寝宫侧宫，日。

雅鱼正温声而道："王妹，你无需想得太多，放轻松些，身体要紧。"

季菀面带泪痕："我哥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雅鱼："他是监国太子，该他承担啊。"

季菀冷冷一笑，忽厉声道："可我的事，凭什么要让他来承担？！"

雅鱼一怔："王妹，你还是想得太多。"

季菀："你用不着安慰我，去告诉我哥吧，就说季菀闯的祸，一切都由季菀来担！"

雅鱼："王妹，你误解你哥了。且不说他是个能承担大事之人，就说你在吴宫的这些年，他可没少惦记你。他常和我说，若条件许可，他愿入吴为使，其目的就是要探望你，看你是否开心、你在吴宫是否被人欺负。"

"谁能欺负我……谁能……"季菀几乎是喊，忽又痛哭不止。

雅鱼也陪着落泪，张臂而将季菀搂进怀内。

国宾驿馆，日。

伯嚭所遣的军校已是越民装扮躬立于夫差面前。夫差："你回去告诉太宰大人，夫差多谢。可要不成太子妃夫差绝不返国！"待军校去后，夫差将战书取在手里掂了又掂，仿佛要掂出战书中沉得能压死无数人的分量……

勾践寝宫，夜。

勾践躺在锦榻上，双眼闭着似睡非睡。苦成于一旁蚊蚋般道："大将军已于宫外求见多时了。"

"让他等着，他该有这份耐心。"勾践道。苦成不敢再多嘴。勾践仍躺着，双眼望于宫顶。许久后，他重又闭上眼睛，却道，"宣大将军。"苦成忙去宫外。不一会儿石买进，勾践看着他仍躺于锦榻道，"本太子累了，大将军累吗？"

石买有些哭笑不得，却不得不道："太子诸事繁忙，日理万机。"

勾践："大将军也很忙啊。都这么晚了，有紧急军情？"

石买："太子，这数日我翻来覆去地思谋盘算，算来算去，我若与吴交战……"

"必败无疑！"勾践忽端坐而起，截了石买的话又问，"是吗？"

石买:“不敢绝对,可赢面不大。”

勾践:“败就是败,胜就是胜,有必要模棱两可吗?”

石买:“是败。”

勾践:“你想知道本太子的所见吗?”

石买:“太子认为会赢。”

“你错了,我也认为必败!”见石买大愣,勾践继续道,“不明白是吗,你是大将军,一定不会打已认定的必败之仗。在本太子看来,有时必败之仗恰恰要打!你知道为什么吗?”

石买苦笑:“臣不知。”

勾践:“那你就回府去想,想明白了再来告知本太子。”

国宾驿馆,日。

夫差仍捏着那封战书急得团团乱转,忽见越王宫的禁、侍双卫鱼贯而入,几乎将馆门、馆院排满。“越国太子驾临,吴使谒见——”响起一声亮呼。

夫差放好战书,整衣而迎勾践。分宾主坐定后,勾践道:“公子,驿馆的下人们未曾慢待公子吧?”

夫差已忍不住道:“你终于肯见我了。夫差喜欢快人快语,太子妃的伤该痊愈了。”

勾践:“已无大碍。”

夫差:“既如此,该让太子妃随夫差起行。”

“若我不愿呢?”见夫差一愣,勾践又道,“公子是明白人,你的国家将剑架在别人的脖子上,再向他要东西,换成公子你,你会给吗?”

夫差:“我不会。”

勾践:“那公子还有什么可问的呢。更何况我的王妹回不到你吴国,凭她的性格,她会宁死而不屈。”

夫差:“太子殿下,夫差虽明你的心境,可殿下却不得不做出抉择。”

勾践:“围我石门关的吴军已迫不及待?”

“不错!”夫差说着取战书道,“殿下请看清楚了,这是什么?”

勾践:“是战书。”

夫差:“我担着误国的罪名将战书压在手里已数日。殿下可得考虑清楚了,若接下这份战书,便是吴越两国的生死之战!”

勾践望着战书,微微一笑道:“好。公子却遗忘了一件要紧的事。”

夫差:“何事?”

“公子自身的安危。”夫差这才一惊。勾践又道,“吴王与伍子胥视吴为开化之邦所以下了这份战书,本太子当然也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可你是公子,越国质你算不上很野蛮的事吧?”夫差愣住,竟不知说什么好。勾践道,“公子许是被人算计了吧?我明白你的处境,眼下能帮公子的恐惟有本太子了。”

夫差:“殿下不质夫差?”

勾践："质是不质也可由你自身而定。"

越王宫广场，日。

夫差率着他的随从前呼后拥地来到宫外。他上了旗台，"呛"一声抽出剑来将战书刺于旗杆上，大呼："越国听着，我吴国战书已下，快来接战书！"

守门的禁卫们已闻讯而动，除已有的八名禁卫外，又有数十名禁卫持了戈戟而列，几乎将宫门站满。

越王殿，日。

越宫正升着大朝，文臣武将几乎列满。一名禁卫统领疾趋而入，跪地禀奏："宫门外有吴使下战书，如何处置，请太子示下。"

勾践不说话，却将目光投向众臣。扶同出班疾言："岂有如此下战书的，这不仅是赤裸裸的挑衅，更是视我越国无人！"

勾践："司直大夫，激愤无用。你们只告诉本太子，这份战书接还是不接？"

扶同："接！"

皓进："不能接！"

武将中的灵姑浮也绷不住了，厉喊："接！"

石买："不能接！"

朝堂顿时开了锅，只有两句话，"接"和"不能接"。

越王宫广场，日。

夫差仍厉喊："越国太子殿下，这是战书，敢不敢接就看你的了……"

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人开始围至，有悲愤的，也有害怕的。夫差所率的武士已亮剑保护夫差，逼住越人不让靠前。围住夫差的人中，有王城百姓，更有王宫的人，且已有军卒加入。

越王殿，日。

朝臣们几乎都亮明了态度，且相互对立着。勾践闻不再有声，便对一直跪着等待旨意的禁卫统领道："你多率些禁卫先去保护吴使吧，迟了，就得出事。"禁卫退后。勾践又不再言，仍端坐着，安静地看着他的文武众臣。

吴军大营，日。

王子累帐中，曳庸连个座也没有，他面朝王子累而站。王子累正对曳庸道："除立即送归越姬之外，我动五万大军而耗费的钱粮，必三倍而偿！"

曳庸苦笑而摇颅："哪有此种苛刻的条件啊。"

王子累并不容辩："还有，割石门、洪城、杨柳滩等五城于我，越王须向我王卑词谢罪，才能以乞其和！"

越王宫广场，日。

夫差哈哈大笑后又喊："勾践，想不到你竟贪生怕死，那就献出你们的城池，向我吴国俯首称臣吧！"

人群已经越聚越多，一名军士终于忍无可忍，厉嘶一声："杀了他！"

"杀了他！""杀！"喊声此起彼伏，人群开始骚动，犹如潮涌叠浪般往夫差扑去。夫差所率的随从难以抵挡如此多人的围攻，已退无可退。而端立于车辇上的夫差俯瞰着越民却无惧色，竟仍敞怀大笑。眼看局面失控，越王宫禁卫统领所率的禁卫以兵刃开道，立时隔出一条通道，将夫差等人护在核心。

越王殿，日。

勾践到此时才似乎看够看明白了他的臣子，他道："扶同，你去将吴使带来，要下战书，就下到大殿来！"

扶同道着"遵命"已往殿外而行。众臣先是茫然失措，一会儿后才反应过来，纷乱地追随扶同而去。石买竟先追上了扶同，挺身往前一挡道："你真欲陷越国于绝境吗？"

扶同："大将军，你可回府抱孩子去，休得碍我尽为人臣之道！"

此话对男人皆为奇耻大辱，何况石买，但他仍极力克制着道："好男儿岂能凭血气之勇？那只会害国害己！"

扶同却听不进石买的话，顾自往前而行。

越王宫广场，日。

"吴人滚出去！"宫外广场上围观的人群正有人高喊。"滚！"有多人继呼。

夫差端立于车，他在越民们愤怒的呼声里仍显从容不迫。扶同已现身于宫门，正面无表情地朝夫差走去。人群骚动一下后开始安静。扶同端行于禁卫们分隔出的甬道中，从容不迫，显出特异的威严。夫差收剑，将战书捧在手里。扶同的目光与他的目光交接，两人对视着。扶同："请吴使进宫！"

广场上的人"嗡"的一声，已如一窝蜂般嘈杂。

越王殿，日。

夫差入时，大殿空旷，仅剩勾践一人。夫差："太子殿下，你真要接战书？"

勾践："本太子不仅要接你的战书，还要质押你！"

夫差："太子殿下，为了一个女人而战，不值。"

勾践："即使不为一个女人，两国也难免一战！"

夫差："请太子殿下三思！"

勾践："用不着了，将你的战书呈上来吧。"

夫差已没有广场上的豪气了，沉重地捧着战书递往勾践道："你会后悔的！"

勾践伸出手去："本太子绝不后悔！"

"可寡人要后悔！"随着冷冷的一声，允常已被抬进大殿。

勾践伸着双手，脸色瞬间已十分难看。

允常："吴使，寡人的蓇儿明日起行。"

勾践："王父——"

"你太令寡人失望了！"允常撂下这句话后一拍抬舆，宫人抬了便走。

夫差收回战书，哈哈大笑着离去。

勾践书宫，夜。

曳庸焦急，苦成道："大人，晚些再来吧。"

正此时，雅鱼怒气冲冲而至，且显然是要进宫。苦成更惊，忙往雅鱼前一跪道："太子妃，不可进啊。"

雅鱼："让开！"

苦成几乎欲哭无门了："太子正怒着呢。"

"他怒？我更怒！"雅鱼一扫往日的温雅，似悍妇般一把推开苦成直闯入宫。

勾践闻脚步声，仍不容分说，抓起竹简便砸，还未脱手时，已见雅鱼闯进。雅鱼见勾践持竹简停于半空，怒道："扔啊，为何不扔了？"

勾践放下竹简："你又来凑什么热闹。"

雅鱼："我凑热闹？你真该到我的寝宫去看看王妹伤心成什么样了！"

勾践："王妹找你了？王妹凭什么要找你？她该找的是王父！"

雅鱼："她找王父……有用吗？"

"她找王父没用，找你更没用！"勾践道。

雅鱼："我是个女人，王妹至少可找我诉一诉她的苦难！"

勾践："苦难？她能有什么苦难？"

雅鱼冷笑："她受的何止是苦难……"

勾践："那还有什么？她本可以好好做她的太子妃，可养尊处优，更可百事不管！"

"那她就活该受羞辱?！"雅鱼已爆发一般。

勾践的脸色顿变："你说什么？"

雅鱼："你知不知道王妹为何要逃亡？是吴王阖闾，为老不尊，他竟强暴了你的王妹，他自己的儿媳！"

勾践的脸色骤然一变："你说什么?！"

雅鱼："还用我再说？这种话，我可不想再说第二回。"

勾践："王父知道吗？"

雅鱼："不知，季蓇只告诉了我。"

勾践忽勃然而嘶："那你为何不告诉他?！"

雅鱼："王妹不想让王父知道。"

勾践的眼神已十分可怕："可她却告诉了你？"

雅鱼："因为我是女人。"

勾践厉声："可大王却是她的父亲，他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敢保护，还何

谈保护越国！”

雅鱼："你小声点儿！还能不能设法不让王妹入吴？"

勾践："光我设法有什么用，王妹应该大声地去告诉她的父亲，还可到朝堂去大声地告诉众大臣！"

雅鱼："你忍心让王妹再丢脸？"

勾践："丢脸？就因为国家懦弱，王妹才会受这样的耻辱！她丢什么脸，是这个国家的男人、大臣、大王丢脸！"

雅鱼不敢再往下说，转移话题道："还能不能设法不让王妹入吴？"

勾践："设法？设何法？除非王父死了。"

雅鱼由不得叹息道："王妹真可怜。"

勾践："可怜？因为她，吴国五万大军压境，朝中大部分臣子都主张不战。你说，是谁可怜？朝中的臣子几乎人人皆是大王的旧臣，他们自大王那儿捞到了多少好处，如今却不肯为大王的女儿说一句公道话！你说，又是谁可怜？还有，王父早就打算好要将亲生女儿再送回那个虎狼之地，却非逼着我来拿这个主意。你说，这又是谁可怜？这许许多多，还要我再往下说吗?!"

雅鱼叹口气道："妾身知道你的难处，可如此一来，真会逼死王妹啊。"

勾践："是死是活，她还可以自己拿主意！"

雅鱼："让她将实情告诉王父吗？"

勾践："你说呢？"

雅鱼："王妹不会那么做。"

勾践叹息道："那她就是自寻死路！"

雅鱼听了此话，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怒气，她已不寒而栗！

越王宫门，日。

几辆车辇安静地等待着。季莞、允常、棠丽夫人以及雅鱼，在宫娥们的簇拥下到达宫门。季莞的双眼红如桃，她于车辇前停下，对抬舆上的允常道："王父，请受莞儿一拜！"

允常："莞儿，不用了。"季莞不听这些，她已俯伏于地，对父亲深拜。允常道，"快，快扶我莞儿起来。"

"王父，保重。"季莞只道得这一声后，便钻进车辇之中。

勾践却于此时现身宫门。雅鱼一见勾践，忙对着车辇而呼："王妹，你哥送你来了。"

车辇内好一会儿没有声音。

勾践走到车前，道："既已上车，就不用再下了。"

车辇内仍没有声音。

允常："莞儿，走吧。"

勾践转身欲离开，季莞却下了车："哥，季莞成全你。"

"王妹，路途坎坷，请走好。"勾践说着竟一把抱住季莞。季莞一愣时，勾

践已一把拔下她的一根发簪，季菀的黑发似瀑布倾泻而下……当她再望勾践时，却见他已大步回宫……

国宾驿馆，日。

夫差也起行，行人曳庸送他。夫差道："叨扰多日，谢大人款待。"

曳庸："吴使不必客气，太子让本官转告公子一句话。太子道，终有一日，他会与你在战场上分个高下。"

夫差一愣："好，本公子等着。"

吴越边境，日。

季菀与夫差一行到达吴越边境，国境线上的界碑已触手可及，季菀于车内喊："停！"车辇停下，季菀下车，她回首遥望越境，一脸悲情。

夫差也下了车，对季菀道："太子妃，待渡过此风波，夫差力陈太子父，准你返越探亲。"

季菀一望夫差，竟满目皆是寒霜："公子，季菀已无亲可探。"

夫差一愣，正欲再言，自吴境已疾出一支军队，领先的将军正是王子累。他是夫差的叔叔辈，夫差对他欲行晚辈礼时，王子累已道："侄儿啊，你的礼我可受不起。来人！"

随王子累的喊声军中推出两辆囚车，夫差见了怒火顿升，厉问："你这是何意？"

王子累宣旨般道："夫差身为公子，盗符节，自命而使，压着战书不下，做出许多有损国威国格之事。拿下夫差，囚往大营待罪！"

夫差："你陷害我！"

王子累："来啊，将夫差还有这个贱女人打入囚车！"

军卒们一拥而上，夫差犹自挣扎着时，却闻得"噗"的一声大响——季菀在军卒们贴近她时，竟一头撞向了界碑……

王子累冷冷地命军卒："快探，她死了吗？"军卒将手探往血涌如注的季菀，见已经没有鼻息，便向王子累摇颓。见夫差已经被打进囚车，王子累喊："收兵！"吴军弃季菀尸呼啸而去！

夫差扒着囚车木栅，大呼一声："太子妃——"

第三章　界碑与墓碑

棠丽寝宫，日。

扶同走进其妹的寝宫。稽会先见了扶同，一奔而前喊："舅舅！"

扶同搂住了公子道："公子，想舅舅了？"

稽会："想！"

扶同点颔，自怀里掏出一把十分精致的短剑亮着："公子请看，这是什么？"

"剑！"稽会已迫不及待要抢，"给我。"

扶同："舅舅送给你。"

稽会取剑在手，他拔出剑来比画着，见正合他用。稽会兴高采烈地挥着剑往宫外跑。

棠丽见了便问扶同："干吗让他玩剑？"

扶同："我答应过他，当然得说话算数。"

棠丽："你对稽会说话算数，可你答应我的事你竟忘得一干二净！"

扶同："我没忘！是不是你想让大王册封你为王后？"

棠丽："亏你还记得起来。"

扶同："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大王多病，已让太子监国六年，按说大王早该退位让太子登基，放手让他去干。你也别再有什么当王后的奢望，想统理后宫，你根本不及太子妃，她比你强多了。"

棠丽冷笑着道："活该我受欺负。"

扶同："你受什么欺负？你以为我不知太子妃撤换了你的宫娥？我倒认为太子妃撤换得好！你连下人都管不住，还怨别人欺负你！"

棠丽："你是来指责我的吗？"

扶同："我问你件事，季菀夫人被送走是你的主意？"

棠丽冷笑："你刚刚还指责我不中用。你的妹妹有这么大本事，能给大王出主意？"

"你可以不认，可你得记住，大王年岁大了，易喜怒无常，你该照料好大王，让大王舒畅。别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更不能想你不该想之事！"扶同说完转身即走。

棠丽愣着，恨恼交加。

越王殿，日。

勾践端坐着，众臣列班。勾践手里多了件物品，正是自季菀头上拔下的簪。

曳庸正禀奏着："……吴军五万人所糜费的钱粮必须三倍而偿，交割石门、洪城、杨柳滩等五城……"

曳庸说到此处，大臣们已不安，尤其是武将们满脸的愤怒。扶同欲说话，勾践阻止住他。但大臣们已相互交头接耳。勾践道："让行人把话说完。"

大殿又安静时，曳庸再奏："还须太子亲去卑词献罪，以乞其和，王子累才肯退兵。"

曳庸的话音刚落，扶同疾闪出班："太子……"

勾践："司直大夫，不想听你说话，退下吧。"

"臣话为何不可听？"扶同嗓门一下子提高了。

勾践："不想听！"

扶同只得愤愤而退。

石买已经觉出太子之意了，便闪出班道："臣有话说。"

勾践："你的话我更不想听。"

石买一愣，仍道："太子已知臣会说什么话？"

勾践望着石买身后的一帮将军们，忽然喊："退朝！"

众臣皆愣。勾践已自太子位而起，顾自往侧殿隐去。

勾践书宫，日。

扶同跪而候宣，苦成对扶同道："大人，太子说了，知道你想奏何本。"

扶同："请再转奏，臣有话鲠喉，不吐不快！"

石买府，日。

有多名将军，包括勾践曾召见过的六名将军，皆聚于大将军府厅。石买端坐于军案，面色沉重。将军们也表情复杂，却没人开言。

石买终于开口了："诸位将军，去吧，去求见太子。"

莫不邪："大将军何意？"

石买："还不明白吗？太子既不听扶同那伙人的话，更不爱听老夫的，可太子太想听到军方的一句话了。"

莫不邪："难道太子仍想一战？"

石买："太子可忍其土之失，却不能忍其妹之辱！此时再不言战，那老夫这个大将军啊，就做到头了。包括你们，也只能言战，不可再言和了。"

灵姑浮不合时宜地插话："大将军，若君臣同心，军民同德，举国一战，可死里求生。"

被灵姑浮如此一说，石买不得不挑明了问："姑浮啊，你事军多年，就实话告诉老夫吧，凭我们的这点儿底子，即使举国同战，能战胜吴人吗？"

灵姑浮："末将以为有可能。"

石买："噢？说说你能的理由。"

灵姑浮："将，无不同心同德；军，无不奋勇争先；卒，无不赴汤蹈火；民，无不竭尽其力。人人视死如归，便可以一当十，战胜吴人！"

石买的脸大沉着，许久后才一笑，对其余众将道："灵姑浮将军的一番话，让老夫也血气翻涌！你们也听了，是不是和老夫有同感？"

诸稽郢道："王子累捞不到好处他是绝不会罢兵的。依末将之见，我要么割城赔偿，要么与之一战，没有他途可行。"

诸稽郢的话刚落，另一名将军辛田已道："灵姑浮将军的话道出了末将的腹内之言，末将认为可战！"

"你们都言无不尽了吗？"见将军们皆沉默石买又道，"既然你们无话了，那就老夫亮一亮心境吧。老夫事军多年，原本只凭一个勇字视人视事，甚至视国！如今我老了，勇武压根儿谈不上，血性倒是有一些。逢不平时，也会击案而起，甚至也可大叫大嚷着要挥军一战！可待冷静了细细一想，这脊背沟里便有冷汗啊。血气之勇是什么，是军卒之勇！老夫毕竟是国之重臣，应审时度势，伺机而行。若不然，便是民之危，国之危！话说到这份上，你们该明白老夫的心境了吧。我本想着，与王子累的这一战能不战就避而不战！可事到如今，老夫却不得不言战。你们可知，究竟为何？"将军们面面相觑，不敢再言。石买痛心地摇着头颅再道，"那老夫就告诉你们，你们料今日国事和监国太子一样，单凭血气之勇。老夫明知若战必败，但身为大将军，食君之禄，负护国之责，既人人都愤而欲战，我又何苦做这个绊脚石？"

勾践书宫，日。

扶同仍跪而未去。石买至，跪在扶同身旁而喊："臣石买求见太子！"

苦成出，无奈地对石买道："大将军，太子这会儿谁也不见。"

石买悲壮地道："太子无非是想听到臣的一句话，为何不见？"

苦成已经躲开，石买仍跪而不起。

扶同望了望石买，冷言而问："大将军也欲跪死于此？"

石买："你可跪至死，老夫又有何不可？"

扶同："这么说，你我都为犯颜直谏而来？"

石买："不，犯颜直谏的人是你，老夫是为请战！"

扶同："大将军请战，这可是头一遭。"

石买："你不明是吗？"

扶同："实在不明。"

石买："那老夫就告诉你，为将之责就是守土，未战而使国土有失，是为将者之耻。"

扶同为石买的话而一愣。

苦成出而宣道："太子请两位大人入宫去吵。"

勾践书宫，日。

勾践平静地看着两位大臣，石买与扶同皆行跪礼。"免了，都赐座吧。"扶同与石买向脸而坐，勾践又道，"刚才侍臣告诉我，大将军是为请战而来？"

石买："不错，臣为请战！"

勾践转问扶同："司直大人呢，也为请战吗？"

扶同："臣请不战！"

勾践一愣，由不得道："今日刮了何风啊，你们两个竟同时转向了？"

扶同抢先而道："太子，王子累想割我们的城池，让我们赔偿他大军的糜费，臣以为，这些都可以忍！"

勾践："若忍无可忍呢？"

扶同："也得忍！"

勾践："这又是为何？"

"为国内之忧。"扶同道。空气骤然紧张。勾践望着石买，见石买几乎不动声色便不作声。扶同又道，"宫门之外，大将军已告知扶同，为将者之责是守土，未战而使国土有失，是为将者之耻。臣以为，大将军言不由衷。"

"太子。"石买不得不说话了，"司直大人的话说得对，臣是言不由衷。"

勾践："那你为何要请战？"

石买："那日太子责问过臣，明知败，为何战？"

勾践："不错，我问过。"

石买："臣已想通。"

勾践："噢？"

石买："因为臣是名武人，朝廷让战，臣就不可不战！"

扶同急着插话："大将军，若如此而战，战无不败！"

石买："司直大人所言极是。"

"太子，臣所言的国内之忧，便是军之患。"扶同已矛头直指！

石买："你所谓的军之患，指的是老夫？"

扶同："大将军以为呢？"

石买："太子，若老臣真是绊脚石，我可以告老。"

勾践："大将军这是在负气吗？"

石买："臣不负气。石买本还有甘愿成为越国的千古罪人之念……"

"你放肆！"勾践终于勃然大怒，"你来当这个千古罪人，分量还不够！"

石买也不示弱："明知战败，却一定要战，难道此是为王者之道吗？"

勾践："你不配谈什么王者之道。"

石买："这么说，监国太子已可恩赐石买告老？"

勾践："你不用以此来要挟本太子。真愿告老，本太子准奏！"

"老臣谢太子隆恩。"石买已跪倒而拜，尔后，从袖内掏出一重重的物件往前一推道，"此为大将军印，请太子收好。石买告辞。"

勾践本想挽留，可见石买竟随身带来了大将军印更恼，竟道："请走

好。”石买大拜后起身躬身而出。勾践指着石买的背影道，“石买，本太子告诉你，这一仗非打不可。你们不敢打，那就本太子自己去！”扶同此时也有些愣了，竟不知说什么好。勾践仍在气头上，“让他去吧，没有了他，本太子率兵来打这一仗。”

雅鱼寝宫，日。

一名宫娥正跪于雅鱼面前，雅鱼大惊失色：“什么，太子收了石买的大将军印？”宫娥不敢再吱声。“快，去见太子！”雅鱼说着匆匆出宫。

勾践书宫，日。

扶同仍跪于勾践面前：“太子，石买此人可教，不可不用。”

勾践：“军有患，可是你扶同说的。”

扶同：“军的确有患，是患之恐吴。可石买在军中根深蒂固，若不用他，恐无人为将。”

勾践：“不瞒你说，撤换他是迟早的事。原本不想这么快，可他竟敢妄言做越国的千古罪人，你能容之吗？”

扶同：“可是太子，动了石买可就……”

勾践：“你无须吞吞吐吐，有话直说。”

“免了石买，大王会答应吗？”勾践一愣，扶同又道，“大王之所以还能让太子做一些事，就是因为有石买任着大将军之职。”

勾践的脸色已十分难看，几乎有一腔愤懑要喷薄而出：“做事？我还能做成什么事？我勾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人夫差，将我的王妹绑架一般给绑走了……你说，我能做什么？我所忍受的只有耻辱，奇耻大辱！”

扶同苦笑而言无可言。

苦成匆入，几乎哭泣而奏：“太子啊，夫人她……”

勾践：“季菀？她怎样了？”

苦成：“夫人已于边境撞界石而死！且吴人……”

勾践厉目，十分可怕：“吴人怎样？”

苦成：“竟曝尸而去。”

“混账！”勾践一把扫落案几上的奏策，往宫外疾行。

扶同边追边道：“太子，不可去啊。”勾践根本不顾扶同的劝阻，大步流星，已步出宫去。扶同急对苦成喊，“快，多派禁卫，护紧了太子。”

允常寝宫，日。

允常的眼皮忽跳了一下，便揉着眼睛问一旁的棠丽：“眼皮怎么老跳啊？”

棠丽：“要不，去请卜人来卜上一卦？”

允常摇头道：“卜不出什么好卦。”

棠丽：“那就闭目养养神。”

正此时，一名侍人匆匆入宫来，禀告道："大王，大事不好了。"
允常一惊："快说，何事？"
侍人："太子一怒之下，收了大将军的大将军印。"
允常赫然而起："他昏头了吗？"
棠丽接口道："太子连你都不放在眼里，何况是一名大将军。"
允常已冷静了下来，冷冷而笑。
又有侍人入宫禀奏："太子妃于宫外求见。"
棠丽还想留着，允常不耐烦地挥手，棠丽极不情愿地回避。雅鱼进，恭敬行礼。
允常："免礼了。太子妃啊，何事那么匆忙？"
雅鱼："大王，听说太子收了石买大人的大将军印，已免其职。"
允常："寡人也是刚刚听说，正想找人问问，太子为何要这么做。"
雅鱼："大王，太子他年轻，做事急躁了些。"
允常："可寡人听说太子痛感国之弱，正殚精竭虑，要发奋图强呢。"
雅鱼："这些时日来，太子的确专心治政，废寝忘食，他常对妾身道，大王创立基业不易，要保住这片基业更不易！为不负了大王的重托与教导，惟有恭敬勤勉！"
允常："太子妃啊，寡人知你将来会是一个母仪越国的好王后。抽空啊，好好劝劝太子，寡人的话他可以不听，可这帮大臣们，尤其是石买，当年都是器刃上与寡人一道滚过来的，可谓忠心耿耿！他们若犯些小错，话说得重些，让太子不要太计较！尤其是，太子不能总认为他们是寡人的臣子，会看着寡人的眼色行事，这不好，会让臣子们的心贴不到朝廷上！"
雅鱼："大王教诲得是，臣妾谨记！可大将军处须仰仗大王的劝导啊，一切当以国事为重，向太子认个错，他们也就和解了。"
"认个错？"允常似极不经意地道，"谁向谁认个错？"
雅鱼："最知太子脾性的人，是大王。"
允常："可寡人让他监国已六年了，虽未登基继位，可所办都是王者之事吧？难道他还不懂该如何克制自己吗？国家大事上，各人有各人的见解，看法不同，他太子为何不可包容呢？若总是率性而为，可不是社稷之福啊。"
雅鱼："大王，臣妾知道了，该太子向大将军认错。"
允常："也不可太长了他大将军的威风！这事让寡人来办吧。"

棠丽寝宫，日。
扶同病急乱投医般找进了棠丽的寝宫。稽会一见扶同，唤了一声"舅舅"已奔至。扶同心内焦急，没有兴致与稽会亲热，问："公子，你母亲呢？"
稽会却顾自去取了扶同送的短剑，兴奋地挥着道："舅舅，你陪我去骑马。"扶同只得耐下心来道："公子之身娇贵得很，万一摔下来怎办？"
稽会却纠缠道："舅舅，你送了我剑，要骑在马上我使剑才威武啊。"
扶同微笑道："好，公子有志气。将来啊，太子是大王，你成了一名将军，而且还是大将军，率师退敌，你们兄弟俩保我越国的江山社稷兴盛万世。"

稽会："稽会听舅舅的。"

扶同欣慰地道："到那时，舅舅老了，恐难以上阵杀敌，可舅舅有一双老眼，识得好马，舅舅走遍天下，去为公子寻得一匹千里马来让公子骑。"

"多谢舅舅。"稽会已被扶同说得很神往，双眼之内闪出奇异的光彩。

扶同竟跪下道："可这会儿，你舅舅便是公子的好马！"

稽会望着舅舅的背道："舅舅，稽会岂能骑舅舅的背？"

扶同竟伸手拍了拍背道："放心骑上来吧，你舅舅的背啊结实得很。"

稽会便真骑上了扶同的背，扶同爬着还问："怎样，是不是好马？"

稽会挥着短剑喊："好啊，杀！"

棠丽回宫，见此情景忙喊："稽会，快下来！"稽会不情愿地下了扶同的背。棠丽望着扶同道，"哥，你如何这般没大没小，若给大王瞧见了会怎样看你？"

"公子，去外面玩。"扶同打发了公子又对其妹道，"我喜欢公子，让他当马骑是我情愿的，如何就没大没小了。"

棠丽："我正想找你呢。太子为何要收石买的大将军印？"

扶同满脸峻色，摇颇道："且不先说石买之事。你知不知道，季菀夫人已在边界撞界碑自尽！"

棠丽大吃一惊："竟有这事？"

扶同："你还不知，那大王也不知了？"

棠丽："还不知！就不知太子妃会不会告知大王。"

扶同："太子妃不会如此莽撞。大王年纪大了，送走季菀夫人虽是他开的口，可我仍担心，他经受不住。"

棠丽："可出了这么大的事，总不能瞒着大王吧？"

扶同："我来找你，就是想与你商量该如何禀告大王。还有，监国太子与大将军之间已势如水火，你是大王最亲近的人，你知道该怎样做吗？"

棠丽："太子也太跋扈了，他收石买的大将军印是收给大王看的。"

扶同："这事我在场，谁是谁非，亲眼所见，不能怪太子！是石买竟随身带了大将军印，声言告老而辞印。他这么做，分明是在要挟太子！"

棠丽："你是让我帮太子说好话？"

扶同："你不说话也行，却不可站在石买一边推波助澜。你明白吗？"

棠丽："你又是来教训我的！"

扶同："越国若再这般下去，就有大危了，你知不知道？"

棠丽："国有危，与后宫何干？"

"可与大王有干系！"扶同如此一说，转身即行。

吴越边境，日。

勾践昂立于界碑。也不知多久了，他的双眼一直停留于界碑。界碑上，有风干的血迹！

苦成禀奏："太子，夫人已安灵于车。"

“她……不该回去。”勾践道。苦成没听清，又不敢问。勾践一指脚下道，“在此掘土为陵。”

苦成：“太子……”

“没听清吗，就在此处，掘土为陵！”勾践的口吻不容置疑。

苦成忙向伫立于道的侍卫与禁卫们招手，喊道：“掘土！”

侍卫们以剑，禁卫们则用戈、戟，开始掘土。

有一群吴军唿哨而至，打头之人正是王子累。禁卫们忙挺兵器护驾，勾践却厉喊一声：“掘土！”

禁卫们撤回，继续掘土。

王子累：“越太子，要帮忙吗？”

勾践：“好好留着你的命，就是帮本太子的忙了。”

王子累：“我的命在此，你这会儿就可来取！”

勾践：“先挂在你们大王的账上！”

王子累：“好一个狂妄至极的太子，却保不住自己亲妹的小命！”

勾践自一名禁卫手中夺戟，王子累身后的军校们忙护住王子累，勾践却将戟猛掘进土层……

王子累：“越太子，留着点儿力气，好与本将军在战场上见个高低。”

勾践不再理睬王子累，顾自掘土。王子累无趣了，唿哨一声而退。

掘进土层的戟“咔嚓”一声在勾践手里被扭断！勾践取断戟在手沉思着，忽命一名侍卫道：“将此断戟，送给王子累！”苦成于一旁听了一愣。“快去！”勾践催促道。

允常寝宫，日。

扶同跪在允常面前。允常：“平身吧。”

扶同不起，直谏道：“臣以为大王该训斥大将军，是他在要挟太子！”

允常冷冷一笑道：“你以为寡人真的老糊涂了吗？”

扶同：“臣岂敢！”

“岂敢？你的话已说得够明白的了。石买无非是为国有存才坚决不战！太子却咄咄逼人，让石买无路可走了。你以为太子不明白吗，即使他免了石买之职，太子也不可能与吴一战！寡人告诉你吧，太子无非是以此向寡人发难。”允常这般说着时竟冷冷一笑。

扶同忙喊：“大王言重了！”

允常：“重了？什么是重了？太子想拿越国的大主，那才叫重。”

扶同：“大王，太子监国六年，一直忠奋勤勉，且时时处处为国着想。”

允常：“正因为太子为国着想，所以就不愿为寡人着想了。扶同啊，寡人在他太子的心头没有分量了，连影子也没有。寡人在他那儿早已死亡！”

扶同叩首：“大王，太子对大王忠孝有加。即使太子有些过失，也因吴人欺我太甚，太子是对吴人不服罢了。”

“不服？”允常仍慢吞吞道，“他这一不服啊，可不仅仅是吴人了！”

允常话中的含意愈来愈明，扶同大急，几乎额头都有汗了。

石买府，日。

将军们皆聚于厅堂，人人忧心如焚，石买却将自己关在一间寝居内。

灵姑浮向前敲门喊：“外父，请开门。”许久，门仍不开。

“大将军，末将们有话说啊。”莫不邪大喊道。石买仍不开门。众将无奈，莫不邪突然跪下，高喊道，“大将军，你若不见，末将们就一直跪下去！”顿时，几乎所有的将军们皆跪。

吴军大营，日。

众将正列帐。断戟已摆于王子累的军案上，王子累看着断戟道：“竟敢威胁本将军？好，那就让这个什么太子好好地瞧一瞧。众将军！”

“末将在！”众将振甲而喊。

“两个时辰内，拿下石门关！”王子累抽取令箭。

“慢着！”伯嚭喊。

王子累：“你又有何话可说？”

伯嚭：“将军，越人送还了越姬，说明他们已有言和的诚意。我若贸然攻取石门关，就激起了越廷主战的呼声，促使他们与我决一死战！若如此，就违背了大王与伍相国所拟定的先文服，文服不行尔后武服的决策。”

王子累：“文的我们已经用过了，夫差不是还冠冕堂皇地做了一回什么使节吗？可至今为止，越人只给我们送来一个死了的女人，这算什么文服？夫差已失败，该看本将的了！”

伯嚭：“将军，即使如此，你也不该私自拘押夫差公子。更何况，若非取石门关不可，也得等朝廷旨下。”

王子累：“何必多此一举！”

伯嚭：“将军请三思。”

“用不着了！”王子累说着，已将令箭扔进一名将军的怀里……

石门关，日。

杀声震天，吴军如狼似虎地猛攻石门关。未过一个时辰，石门关破，城楼上已飘起吴军的旗帜。石门关守将畴无余自关后的大道逃往会稽城……

石买府，日。

浑身血迹斑斑的石门关守将畴无余来到大将军府外，却进不了府门，正心惊胆颤地跪着。莫不邪出，对畴无余道：“大将军的大将军印被监国太子收走了。大将军已管不了石门关破不破的事。”

畴无余几乎哭泣："将军，出了这么大的事在下不能不奏！"

莫不邪："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可以去行人府禀告。"

"谢将军！"畴无余未曾多思，揖手而礼，忙往行人府去。

允常寝宫，日。

曳庸一头撞进，对允常道："大王节哀！"

"节哀，寡人节何哀？"允常怒问。

曳庸："季菀夫人乃为国而死，也算是死得其所。"

"你说什么？"允常的双目暴出而问。

曳庸这才大惊——原来允常还不知季菀死讯。但事已至此，他不得不道："季菀夫人已于边界自尽……"

"菀儿——"允常刚喊一声，一口鲜血便狂喷而出。

曳庸急扶允常。棠丽更是惊慌，嘶喊着："医人，医人！"

允常嘴内仍在喷血，不能说话，但他却伸手急止棠丽。棠丽不再喊，与曳庸一道扶允常躺下。不一会儿，允常喘回气来，自揩嘴血后喊："不许惊慌！"曳庸与棠丽惟有点头，但都满目皆泪。允常手指曳庸，"你还有要情没说？"

曳庸看着允常一手掌的鲜血已心乱如麻，他道："大王，臣……"

"讲！"允常屏气而道。

曳庸："我石门关已被吴军攻破，吴军只限我三日，若不割城赔偿，或太子不去吴王廷谢罪便要……"

"要怎样，快讲啊。"棠丽竟也催道。

曳庸："来我王城观兵！"

棠丽："好端端的越国，竟被太子治成这般模样。"

允常厉眼望着棠丽，棠丽才闭了嘴。允常对曳庸道："曳庸啊，你是寡人的老臣，你说真话，还有何法能避吴兵之祸？"

曳庸："大王，臣……"

允常："快说！"

曳庸："追究监国太子的责任，吴人也许就会……就会消气了……"

允常："快去，把大将军石买给寡人请来。"

石买府，日。

将军们仍跪着，石买所在房间的门终于打开。将军们刚面露欣慰之色，却见石买持一柄镶有重宝的剑缓步走出，他步往厅堂的军案，将剑往案几上供好，躬身而拜。将军们随石买俱列军案之前，望着宝剑，神情肃穆。

石买问道："你们可识得此剑？"

"此为斩将剑。"辛田将军道。

"识得就好。此剑是大王所赐，命我可斩怯阵退缩的军卒，更可斩不服军令的将军！你们可知，我将此剑供出是何意？"众将皆摇头，即使有人知道

也不敢说。石买又道，"那老夫就告诉你们。老夫挂大将军印、辞大将军之职非为负气，而为报国！老夫辞职不是为要挟监国太子，而是想让太子清醒一些！越国贫弱，不可轻易言战，何况是面对强大的吴国，只能以巧于周旋为上策。即使他们弄痛了我们，也能忍则忍。"

莫不邪："大将军……"

"不要再呼我为大将军，老夫已是一介布衣。我惟剩一个心愿，欲听到你们面对此剑发誓，为越国有存而战！"见将军们犹豫着，石买厉喊，"快起誓！"

将军们忙揖双手，起誓道："末将为越国有存而战！"

侍人已引曳庸入府，曳庸："大将军，快随我去见大王。此时不去恐再也见不着了！"

石买大惊："大王他……"

允常寝宫，日。

卧于锦榻的允常已奄奄一息。

石买几乎是滚身而入，泣喊道："大王，大王怎么啦？臣有罪啊……"

"菀儿之死，与尔等何干……"允常摇颇，艰难而道。他对曳庸以及棠丽等人道，"你们且回避！"曳庸及棠丽等连忙退出宫去。允常抖颤着手，自枕下取出一份帛书递给石买，"你……拿着……"

石买接过一看，忙跪地大恸道："大王啊，老臣岂敢！"

允常："让你为难了……"

石买："这的确难上之难啊。"

允常忽双眼大睁，厉言道："退吴兵，救越国，寡人全托付你了。"

石买："臣何德何能！"

允常："你怕了？"

石买："大王……"

允常："你放心去干吧，寡人还能挺得住。"

石买："大王安心静养，臣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难辞！"

石买府，日。

府门外等待着为数不少的将军们，当见了石买的车辇行近时，灵姑浮捧斩将剑当先而跪。众将齐跪。灵姑浮将斩将剑高举于额顶："末将等愿以身报国，却不能没有大将军！"

众将："大将军不可辞啊。"

石买自灵姑浮手中接过剑托着，什么话也不说往府内而行。众将正要随石买入府，却闻了一声疾喊："慢着！"众人回首，见是扶同乘着车辇，手里捧着大将军印，满脸威严而来。车辇停下，扶同高举大将军印喊，"大将军印在此，你们岂可听石买的！"

莫不邪："司直大人手捧大将军印，难道大王已改授大人为大将军了吗？"

扶同一愣："大王虽未改授，可大将军印已非石买所佩！"
莫不邪对数名守卫府门的军卒道："夺印！"
军卒们不由分说，跳上车辇夺印。
"你们没有王法了吗？"扶同挣扎着却根本不是军卒们的对手，印被夺走！

雅鱼寝宫，日。
一名宫娥气喘吁吁地跑进来，面对着雅鱼却紧张得说不出话。"快说！"雅鱼命道。
宫娥好不容易定了神，禀道："大王密见石买后，石买又任大将军，连司直大人所持的大将军印也被强夺！"
"不好！"雅鱼大惊，抬首便道，"立即遣人从速禀奏太子！"

石买府，日。
石买端立于军案前，众将排列。石买道："蒙你们不弃，仍尊老夫为大将军。你们听仔细了，自古至今，凡为王者皆以孝治国！监国太子无孝，刚愎自用，大王已命石买废太子！老夫问你们，有没有害怕的，或认为老夫不该如此作为的？若有，就站出来，老夫绝不为难他。"安静了一会儿，没有人站出，石买便厉喊一声，"众将听令——"

吴越边境，日。
大墓已垒成，勾践撒出最后一捧土。苦成小心地问："太子，墓碑呢？"
勾践："已有墓碑。"
苦成："在哪儿？"
"此界碑便是最好的墓碑！"勾践说着，见墓侧的一柄剑上有两只蚂蚁在厮咬，他蹲下身去，伸手自剑刃上将两只蚂蚁扫在掌心里，握着问苦成，"蚂蚁为何非在剑刃上厮咬呢？"
苦成："臣愚鲁，不知为何。"
勾践："你是不敢！免你无罪，说吧。"
苦成："它们是为争剑刃上的血腥之气。"
"你错了。是剑刃的寒芒能助咬兴。"勾践说着，张开手掌，因刚才一扫，手指已割破，掌心见血，可两只蚂蚁却又不咬了。
苦成大惊："太子的手掌……"
勾践却将手掌贴在了其王妹的墓土上，两只蚂蚁钻进了新鲜的泥土。他又问苦成："我为何放蚂蚁逃生？"
苦成："太子心地仁厚，有爱惜天地众生之善。"
"你又错了。"勾践将掌心的血随意往王袍上一揩道，"敢踩着剑刃厮杀者，应该有生。"勾践忽昂立而起，衣袍于风中猎猎作响，他朗声而对大墓问，"季菀，你一定有恨。可你不要恨我是你哥，作为大哥，我一直默默地关

心着你，疼着你。哥知你虽外表高傲尊贵，内心却柔弱善良，我一直为有你这样的一个妹妹而感欣慰。可作为监国太子，你该恨我！你在他国受了凌辱，无助而逃亡，为的是让我好好地保护你。可我有愧啊，我所治理的国家竟不能让一个女人有生！季蒐，你且把恨深藏于这一抔黄土之内，将此界碑视作你探看国事的门户，你终将看到，此处将不会是越国的边界！更可看到，越国的国度里，能够保护每一个女人……"

正此时，禁卫挡住了一名欲闯入墓地的人，此人是黑翼。他被禁卫拦着，跪地大呼："太子，小人力保夫人自吴国逃归，不求有功，却不明白为何要受罚。太子啊，小人有冤！"

勾践听到喊声便步往黑翼，冷看着他："你就是大王遣往吴国的武士？"

黑翼磕头道："是小人力敌吴太子宫的宫将，几乎拼了性命，才护送夫人归国，却被灵姑浮将军所罚，冤枉啊太子！"

勾践："你是有冤。"

黑翼磕头如捣蒜："太子明察。"

"可你知否，被冤枉的人多了。"见黑翼不知何意，呆愣着，勾践又道，"其实你不冤！灵姑浮将军罚你是轻的，本太子再罚你永不可用！"

大道上一匹快马如飞而来。马背之人是岩鹰，他遥看到太子时，加了一鞭，并大呼："太子——"马还未止住，岩鹰已跃下，跪地即禀，"太子，太子妃命在下速奏，太子有危！"勾践竟不惊不问，只是瞪眼望着岩鹰。倒是岩鹰更紧张了，又禀，"太子恐已被废……"

当苦成、侍人以及禁卫、侍卫们俱惊得咋舌时，勾践已跨上岩鹰所骑之马，往王城方向疾驰而去。苦成见状，慌不迭地喊："快，快！"

城门，日。

石买站在门楼上，正朝响道眺望，响道上已无人迹！

报人疾跑上门楼禀报："大将军，太子正朝王城而来！"

守城门的将校紧张地问："大将军，要不要关上城门？"

石买："慌什么，敞开城门！"

莫不邪跑至城楼："大将军吩咐之事，末将皆已办妥。"

石买："要害是王宫之内。"

莫不邪："已遵大将军之令，以灵姑浮为正，诸稽郢副之，二将已率手下军卒入宫当值！"

"好，该去王宫了，我们于大殿等太子至。"石买说着，步下城楼。

城门忽显现出少有的寂静，是刹那间从喧嚣中沉入死寂的。死寂仿佛是一场瘟疫，整个王城迅速被传染，全都沉入死寂之中。

不久，清晰的马蹄声朝城门而来。蹄声清脆，如敲寒冰！

勾践已至，他驰下响道，至城门而一勒马缰时，那马双蹄腾天，昂空啸叫一声后稳稳地站定。勾践打眼一扫，见城门洞开，城楼之内隐有伏兵！

“呛”！勾践抽出剑来，一把甩入护城河中，双臂张袂如荫，两腿一夹马肚，那马似有犹疑，却仍往城门步入。“咚”！马蹄踏上了吊桥，其声立变。

城门内列满荷戈持戟的军卒。他们原本是听惯了马踏吊桥之声的，可这会儿听来，犹如敲动他们的心鼓，惊心动魄。

越王殿，日。

殿外的禁卫早已被撤换，全都是佩甲的军卒！殿门大开……

勾践与马已驻立于殿门之外，殿内仍然寂静无声。勾践在心里佩服石买的老到。石买竟将一切都布置得滴水不漏，严丝合缝。勾践跳下马，开始步往大殿。未被拴住的马竟垂首轻嘶，然后一纵，撒开四蹄跑远。

允常寝宫，日。

允常半卧着，问侍人：“太子妃还未去吗？”

侍人：“一直于宫外候着。”

允常叹息道：“她一心护着勾践，倒是有些难为她了，请进来吧。”

“慢！”棠丽道，“大王，她要么是辩解要不就是求情，大王何必见她？”

允常：“可她一直候着。”

棠丽：“可你见了她，又能说些什么？”

越王殿，日。

殿内竟早已站列了众多的大臣，排列十分齐整，无不神情严峻。石买踞于己位，一脸的肃杀之气。

勾践的脚步声已清晰可闻，大臣们几乎不敢朝殿门而望。

勾践旁若无人般步往大臣们。

石买本不看勾践，可他却感受到了勾践的目光打在他的身上。他被刺痛了，也抬眼望着勾践。

勾践的身体随步伐在动，可目光却一动不动地望着石买，甚至连眼皮也不眨一下。他的目光中不是剑气，也不是流水，而是茫茫寒霜，仿佛铺天罩地！当勾践终于在石买面前站定时，那苍茫的寒霜竟凝聚成冰芒……石买几乎不寒而栗时，勾践忽伸手一指监国太子之位道：“那个位子，你为何不敢坐？”

石买苦笑了一下，自袖内掏出一卷帛书，嘶哑着嗓音道：“大王有旨，众臣听宣！”一直不敢吱声且紧张万分的众大臣在这刹那间仿佛找到了解脱的方法，忙大跪于地，将脸埋入了怀内。石买见勾践不跪问道，“你为何不跪？”

勾践：“我跪谁？”

石买：“大王！”

勾践：“大王在何处？”

石买：“大王大病于榻！”

勾践："那你为何不将他抬来？"

石买无可奈何了，只好宣旨："勾践任监国太子六年，虽略有小成，却缺少通变，刚愎自用，妄动干戈，已有亡国之祸！一旦吴人长驱直入，误国之罪谁来承担？为社稷有安，宗庙有祀，黎民有福，废勾践太子之位，由大将军石买辅国，统理国政，不得有误！"

勾践的目光仍望着石买："这就是为悍臣者的嘴脸！假托其词，阴矫其意。自以为如此，便可名正言顺地专擅威权了？"

石买："老夫之心，惟天地可鉴！"

勾践："天若有鉴，尔定当诛。"

石买："事已至此，你说什么都晚了。"

勾践："大王思之周全，却忘了一件事。"

石买："何事？"

勾践："他的儿子是该杀，还是该放逐？"

石买："大王让你好好深思自省！"

勾践："该深思自省者，是大王！"

石买："灵姑浮将军！"

灵姑浮："末将在！"

石买："送废太子去向病榻上的大王请安！"

"领命！"灵姑浮对勾践摆手，"请！"

勾践问石买："请完安后，你是要将我圈禁呢还是囚入大狱？"

石买："你放心，除大殿不可入外，宫内四处皆可行走。"

勾践已大步而行。一直不敢抬首望勾践的皓进、曳庸等文臣，此时才放眼张望勾践的背影。皓进终忍不住泣呼："太子……"

其他的数名文臣也放悲声道："太子啊……"

允常寝宫，日。

允常卧于病榻，棠丽以及公子稽会于一旁守着。棠丽："大将军正于大殿宣大王之旨。你说，他会不会大闹殿堂？"

允常："大将军办差寡人放心，不怕勾践胡闹。"

棠丽："不能大意啊，此局若被逆转，我们恐就不得安生了。"

允常忽闻了脚步声，已不言。

寝宫外，勾践在前，灵姑浮等诸将随后，正要进宫门。灵姑浮伸臂拦住勾践，对宫门的侍人道："禀奏大王，世子求见。"

勾践厉瞪一眼允常的侍人，责问灵姑浮："你说什么，我求见？"

灵姑浮欲言时，勾践已一把拨开了他，往寝宫内大步而行。

第四章　立誓争王

允常寝宫，日。

允常闭着双眼。勾践步近了允常卧榻，不言，只是望着。棠丽呆不住了，牵了公子稽会的手避开。

允常仍不睁眼，等待着儿子先开口，而勾践却一直望着，既面无表情，却又内含复杂。终于，允常先熬不住睁开了眼："你来了。"

勾践："你还好吗？"

允常："吐了几口血，可寡人却死不了。"

勾践："但季菀却死了！"

允常："就因为你胡闹，让菀儿枉死！"

勾践："你明知若送出，她就必死无疑！"

允常："你以为寡人不心疼她？可为了国有安，菀儿也算是死得其所。"

勾践："也对，你原本就冷酷无情！"

允常："为王者若用情，情便是绞死自己的绞索。"

勾践："那你为何不杀了我？"

允常："还没到杀你的地步！废了你只是为力避与吴一战。"

勾践："与吴一战是迟早的事，迟战不如早战，若再三退让，国必亡！"

允常："就凭你这句话，废你废对了！"

勾践："你可以废了我，我王妹的大仇你也可以不报，可石门关已陷敌手，你收不收回？"

允常："收不收石门关是寡人的事！你走吧，好好深思自省。"

勾践："该深思自省的是你，却不是我。"

允常已怒："你退下！"

越王殿，日。

文臣们仍跪着。石买道："太子已废，你们为何而跪？"文臣们不吱声。石买厉喊一声，"你们都怎么啦？起来吧，我们众臣齐心协力，好好商议国之大事。"见文臣们仍旧不起，石买道，"在座的可都是大王的老臣啊，大王往日如何待你们的？大王忧国，爱惜他亲手创下的这片基业，难道你们就不该为大王分忧吗？"皓进先起身，一声不吭地离开。"太史大人，你回来！"石买喊。皓进仿佛没有听到顾自行着。石买道，"好，好啊……你们逃避吧，千斤重

担，那就老夫担着！”

扶同忽昂身而起，立喊道：“太子之所以被废，是你播弄权术的结果。自此越国会永无宁日。石买，终有一日你要担此罪责！”

石买：“司直大人，老夫敬重你为忠耿之臣，所以让你三分。回府去吧，好生歇着。”

扶同：“你以为不战就可存国了吗？你看着，吴人会更得寸进尺！”

石买挥手道：“将司直大人送回府去！”

勾践寝宫，日。

雅鱼对儿子与夷道：“与夷啊，待会儿你父亲回来时，你怎样说？”

“母亲放心，我知道该说什么。”与夷道。雅鱼放心地点着头时，勾践已入宫。与夷迎上：“父亲，吴人欺我太甚，再过两年，与夷与父亲一道上阵杀敌！”

勾践摸了摸儿子的头：“上阵杀敌的人该是将军。不过你有与吴人一斗的勇气，很好。”

雅鱼：“与夷，让父亲歇息。”

与夷便去亲手搬取锦垫，请父亲入座。

勾践：“你们这是在安慰我。不必如此，我没事。”

雅鱼：“想不到大王他……”

勾践：“他既打定了主意废我，我不怨恨他。只是他让石买辅国这才让我担心哪。”

雅鱼：“石买极力主张不战，你是担心他会向吴人屈服，是吗？”

勾践：“石买自以为能巧与周旋，可他却估计错了对手。吴国可不仅仅是臣服我国那么简单，我担心他们一步走错，便会步步错。”

雅鱼：“这六年来，你也够苦的了。既然被废，那就看开一些。”

勾践：“看开很容易，可收拾烂摊子就不那么容易了。”

雅鱼：“你还是想着国事。王妹怎样？”

勾践：“我将她埋在了边境。”

雅鱼伤心落泪：“王妹就这么去了，又被埋在荒凉之地，她的命……苦哇……”

勾践：“荒凉？那地方荒凉吗？在我的眼里，这王宫才荒凉呢。更何况，我从不信命！”

吴军大营，日。

步入王子累军帐的人，是越国的行人曳庸。王子累：“行人大人，不知贵国对我方所列条款是否还有异议？”

曳庸：“将军，我国已送还季蒄夫人。因她而引发的两国纷争，已随她的送出而烟消云散。”

王子累：“大人说哪儿去了，纷争仍在！”

曳庸：“我想像不出还有何纷争。”

王子累："你们送还的只是一个死人！"

曳庸："将军，夫人可是死在你的面前。"

王子累："那是越姬自己的事，她是无脸再见人。"

曳庸："可人毕竟死了。更何况……"

王子累："怎样？"

曳庸："我监国太子因受此事牵连已被废，他承担了责任！"

王子累："噢？大人竟看不见我的五万大军？此责任该谁来承担？"

曳庸："可将军却攻破了我石门关。"

王子累："这只是给你们的一点教训。"

曳庸："这是怎样的教训啊，石门关的数千将卒就这么死了。"

王子累："我若再进兵，就不仅仅是数千将卒了。"

曳庸："你们竟无法无天！"

王子累哈哈大笑道："天？周天子离我们两国远着呢。何况近了又怎样，我们倒也可以拉周天子来评评理，贵国原本是心甘情愿地和亲我国，却又偷偷地策划出一桩令我国丢尽脸面的逃亡事件。周天子要在，一定也不会帮贵国说话，倒是我国的遭遇令人同情。"

曳庸："王女之所以逃亡，是贵国的宫廷不容于她，轻视鄙薄之故。"

王子累："大人，为何不说贵国的王女任性刁蛮，缺少教养呢。"

曳庸："欲加之罪！想我王女和亲之初，温良恭俭，遇事总礼让在先，为何入贵国后，就任性刁蛮了？"

王子累："事实是如此，大人不必争辩。欲我罢兵，必须割城赔偿！如若你们心疼城池与金钱，那就赴我国宫廷，向我王卑词谢罪！"

曳庸："将军竟无礼至此？！"

王子累："大人，你行人之职任得久了，竟迂腐得霸着个礼字不放。"

曳庸："难道刀兵之前，礼已荡然无存？"

王子累："我王已有旨，贵国若再无动于衷，本将军仍要过关斩将，到贵国的王城观兵。"

石买府，日。

石买一见曳庸，急问："怎样，王子累同意退兵了？"

曳庸痛苦地摇颅道："不肯。"

石买："你告诉他，我们已废了主战的监国太子。"

曳庸："说了。可王子累道，这是我们的事，他要的是结果。"

石买："怎样的结果？"

曳庸："臣服于吴。"

石买："他妄想！"

曳庸："大将军，可我们已无多大的回旋余地了。"

石买："必要时，由老夫出面去与王子累谈。若再谈不通，那就去吴王

廷，他们总该讲点儿理吧。”

勾践寝宫，夜。

勾践于锦榻上正沉沉睡着时，忽就昂身坐起。侍寝的侍人忙挥手招人。勾践自锦榻而下，数名侍人连忙侍衣袍，苦成也入。勾践厉指苦成：“苦成，你去石买那儿，只问他一句话，石门关陷人敌手已几日？”

苦成：“太子，已去问过。”

勾践：“他怎样说？”

苦成：“他说太子已……废，收复石门关之事就不用再操心了。”

勾践：“混账！那好，那你就挨府去问大臣们，为何没有人向大王力谏用兵收复石门关。难道为保住爵位就任大将军丧权辱国？”苦成愁眉苦脸着。勾践厉声道，“还不快去！”

吴军大营，日。

囚夫差的囚笼置之帐外，夫差正猛拍着囚笼的笼栅喊：“来人，来人哪！”一直无人理睬夫差，夫差拍得更猛烈了，笼栅“咔咔”的叫着，几乎被夫差拍散架了一般。“王子累，你敢放夫差出来，与你没完……”夫差拍着喊着，终于累了，坐于笼中歇息。当一队军卒至时，夫差又喊，“过来，放我出去！”军卒们是巡逻的，根本不理睬，顾自巡往他处。

夫差的呼声传进大帐内，端坐于军案的王子累不动声色。伯嚭劝解王子累道：“将军，如此囚禁夫差公子，怕不妥吧？”

“有何不妥？”王子累不屑地道，“他盗符节自命而使，如此胆大包天，难道不该治罪？”

伯嚭：“公子是否是自命而使，伍相国或行人府自会查清。即使夫差有罪，将军也该押解王城问罪啊。”

“当然要押解王城，可也得待我大军回返之时吧。”王子累鄙夷地望着伯嚭，又道，“你似乎很同情夫差？”

伯嚭：“本将……也是为将军好。”

“如此，谢了。”王子累冷冷而笑。

阖闾书宫，日。

阖闾与伍子胥端坐，王孙骆与公孙雄肃立。公孙雄正禀奏道：“楚人欲助越国，竟在我边界陈兵两万。”

伍子胥抬眼一望王孙骆：“这么说，一定有楚使到了越国？”

王孙骆：“一定会有。”

伍子胥：“楚王的这两万兵，是为越国减轻压力而遣。”

阖闾：“如此看来，楚王还未被我们打怕啊。”

伍子胥：“大王，依老臣看来，楚王遣这两万兵却是因为害怕。”

阖闾:“哦? 他怕什么?”

伍子胥:“楚越有盟,他是怕越国被我压服了,会失去一个战略盟友……”

子宫,日。

太子波身卧病榻,脸白如雪,宫娥端了汤药:“太子,该用药了。”

太子没什么反应,连闭着的眼皮也没动。两名宫娥便左右将太子架起,将药喂进太子嘴里。当太子继续躺着,宫娥正欲离去时,却听太子凭空呼了一声:“季蔸——”又是“啵”的一声,秽物飞溅,刚喂进的汤药全被喷出,病榻吱吱大叫,太子又浑身抽搐!

宫娥们吓坏了,一边喊着太子,一边又乱糟糟地喊:“快传医人——”

阖闾书宫,日。

阖闾:“可两万兵能给我造成压力吗?”

伍子胥:“这正是楚王的无能之处。他犹豫不决啊,既不想失去越国,又担心与我再战,才会只遣两万兵马。无非为露露脸,做给越国看。”

阖闾:“楚王敢露首,寡人偏让他缩回去! 他不是要做给越国看吗,那我们就让越国也好好地看上一回。”

伍子胥:“大王是想灭了这两万楚兵?”

阖闾:“不错。”

伍子胥:“如此,遣谁去为好?”

阖闾:“让公孙雄去吧。”

公孙雄一揖道:“末将愿去!”

伍子胥却沉思着不表态。正这时,侍臣入内急奏:“大王,不好了!”

“何事惊慌?”阖闾不快。

侍臣:“太子驾薨!”

阖闾一愣:“他……果然去了……”伍子胥等欲跪。“都免跪!”阖闾怒道,“他是为越姬这个贱人而去的,跪他作甚?!”

王孙骆:“大王,可太子这一驾薨,立新太子之事就逼到了眼前。”

阖闾:“既如此,让王子累率兵回返,伐越之事,押后再说!”

伍子胥却沉思着道:“大王,老臣有谋,望大王采纳。”

阖闾:“相国请。”

伍子胥:“命王子累以罢越之兵为名,出三五千人,大张旗鼓地返王城而来,好以此迷惑楚人。而王子累可率其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捷去西北,将两万楚兵一口吞没。”

阖闾:“谋是好谋,可王子累若听说太子已死,他如何还有心思……”

伍子胥:“太子驾薨之事,可暂秘而不宣。”

阖闾:“相国啊,不瞒你说,寡人担心这许多王子会闹将起来。”

“有大王镇着,我看谁敢? 更何况王子累若灭了那两万楚兵,其功不小

啊。”阖闾一听已有喜色。伍子胥再道，“两万楚兵若灭，让楚王不敢露首的目的一定能达到。他恐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放着越国不打，却转首打他。更何况，眼下的越宫有变，那个好大轻狂的太子已被废！”

阖闾：“那就依了相国，公孙雄——”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随伍子胥进府。伍子胥：“老夫是想让你去石门关走一趟。”

“遣调王子累，大王不是已让公孙雄去了吗？”王孙骆略有疑惑。

伍子胥：“老夫让你去，是想从王子累手里要一个人。”

王孙骆：“谁？”

伍子胥：“公子夫差。”

王孙骆：“是他？在下有耳闻，他被王子累囚在兵营……”

“你知道是谁举报王子累吗？”见王孙骆摇头，伍子胥又道，“是伯嚭。他认为，王子累之为很有可能会无端掀起一场王子、公子之乱！此人还是有眼界的。如今太子一死，此种可能性更大，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王孙骆：“太子的人选，大王似已选定？”

伍子胥：“可惜的是，老夫还没看中谁。”

王孙骆：“所以相国要救公子夫差？”

伍子胥：“你别瞎琢磨！老夫所为，既要臣服越国，又要免我内乱。至于王子、公子们，老夫只是想再看看，多看几眼才能看准！你轻装而去，一定要赶在公孙雄前面。从王子累手里要了夫差后，你就别管他，随他去。”

吴军大营，日。

王孙骆步进王子累军帐时，王子累正与几名将军在商议着什么，他一见王孙骆，忙起身而有礼道：“行人大人如何有空来军营走走？”

王孙骆含笑不言，目光却望着另几名将军。王子累示意其他将军退出军帐，王孙骆这才道：“将军，相国大人念着你啊，将军风餐露宿辛苦了。”

“多谢相国大人挂念！”王子累的情绪顿时好了许多。

王孙骆：“本行人此行，除向将军转达伍相国的问候外，还欲与将军要一个人，将军不会不给吧？”

王子累：“此人是谁？”

王孙骆：“公子夫差。”

“他？”王子累已沉下了脸，“行人大人有所不知啊，夫差已是待罪之身。他被本将囚禁，本应禀奏相国大人，只因军务缠身，还未来得及。”

“将军即使不禀报，相国又岂能不知？”王孙骆仍满面笑容而道。

王子累内心已很不平，但仍道：“好吧，既然是相国要人，本将岂能扣着。来人！”

一名军校去后不久，已闻夫差于帐外高喊：“王子累，有种你出帐来！”

王子累出帐，冷笑着道："你敢挑战本将军，不要命了吗？"

夫差已自一旁端立的军卒手中取了两柄戟，扔了一支给王子累："废话少说，来啊！"

伯嚭闻讯已至，劝夫差道："公子，你被囚了数日，虚弱得很，如何能战？"

夫差不听伯嚭的劝，吼道："让开！王子累，你不敢了是吗?！"

王子累大怒，也厉喊道："牵两匹马来！"

军卒牵了两匹马至，王子累示意给夫差一匹。骑上马的王子累挺戟而道："你的病秧子太子父不教，那就让为叔教你。来啊，放马过来！"

夫差不再言语，驱动坐骑猛扑王子累。王子累哪将夫差放在眼里，一夹马肚也直取夫差，两人大戟一碰，方知势均力敌。但夫差吃亏在刚出囚笼，全凭勇猛支撑着。转眼间，两人已战了十多个来回。观看的军卒们禁不住喊好。就在两人仍不分高下之际公孙雄到，他见此情形，忙喊："大王有旨，王子累接旨！"

夫差与王子累这才作罢。

伯嚭见夫差已大汗淋漓，忙命军卒道："快扶公子去帐中歇息。"

伯嚭帐，日。

夫差等了一会儿要出帐时，伯嚭却进了帐。伯嚭："公子用膳了吗？"

夫差却盯着伯嚭的脸色问："何事？"

伯嚭："大营就要开拔去往西北。"

夫差："西北？是伐楚？"

伯嚭："公子不是此军中人，恕伯嚭不敢有泄军密。可有一句话，伯嚭想提醒公子，据我看来，王宫恐已有事。"

夫差："会是何事？"

伯嚭："公孙雄不肯说。"

夫差："他在哪儿？"

伯嚭："宣完旨，已回返王城。"

夫差："给我匹马。"

伯嚭："公子……"

"快些！"夫差急催。

大道，日。

夫差疾驰，追上了公孙雄，将马挡于大道问："如何避我？"

公孙雄："本将有王命在身。"

夫差："可你已宣旨完毕！"

公孙雄："大王在等着本将复命。"

夫差："你见过本公子后，照样可回去复命！"

公孙雄："公子……"

夫差："你我可是从小玩到大，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生死之谊?！"

公孙雄犹豫一番，避开随行之人，到了土坡。跟随而至的夫差问："究竟发生了何事，休得瞒我！"

公孙雄："公子，你太子父已经……"

夫差："他怎么了？"

公孙雄微摇其颅道："公子节哀。"

夫差："为何秘而不宣？"

公孙雄："公子应该明白。"

"是为太子之位？"见公孙雄点头，夫差又道，"如此看来，大王是让王子累取功去了？"公孙雄苦笑。"一定是了。"夫差自语着，忽问，"若臣服了越国，算不算得大功？"

公孙雄："当然是大功，而且比王子累将立的任何功都大。"

"好！"夫差道了一声，已跑下土坡。

公孙雄喊："公子，去往何处？"

"越国！"夫差已飞身上马。

勾践寝宫，日。

勾践于宫内走动着，神情仍十分愤懑。雅鱼见勾践如此，心疼着想劝，又不知还能说些什么，便示意一旁端立着的苦成随她而出。

避开了勾践，雅鱼对苦成道："太子心里苦，舞乐伺候！"

苦成："可大王已停止了宫内的一切舞乐……"

雅鱼："停了你也得去传。"

苦成无奈，愁眉苦脸而去。不久，数名乐人随苦成躬身鱼贯入宫。雅鱼一指道："将锦榻抬这儿来。"

苦成忙命侍人去抬锦榻。勾践看着雅鱼之为却不做声。

乐声起，四列舞人舞至。雅鱼一见立喊："慢着！"舞人止舞，乐声也停了。雅鱼问，"太子何时赏过四佾之舞？"

苦成："微臣已……尽最大力了。"

"再去传！"雅鱼道。

"太子妃息怒！"随着喊声岩鹰捷进，"太子该赏六佾之舞，在下已将乐正给找来了。"雅鱼望着乐正微哼一声。岩鹰回身，对跪着的乐正喊，"还跪着？快进六佾之舞！"

不一会儿，新增的二佾舞人已进，乐声再起，六列舞姬起舞。

一直望着这一切的勾践道："雅鱼啊，你办起事来竟也如此凌厉。"

雅鱼这才温婉地挽勾践坐于锦榻："就权当是散心吧。"

石买府，日。

"报——"报人高喊着疾入府厅。厅内仍坐满了将军。报人跪地，"禀大

将军,石门关外的吴军已撤尽！”

石买大喜,仍不信似的问:“一个不剩了吗？”

“连吴人的影子也不见了。”报人话音一落,众将已先叫起好来。

莫不邪道:“大将军英明果断,终退吴兵。”

石买:“这五万吴兵不是老夫所退。”

莫不邪:“大将军为存越,已立稀世之功,何必再谦让。”

“非老夫自谦！”石买凝重地道,“全是大王之功啊。大王对老夫道,只要废了主战的太子,吴兵必退！”众将默而不言。“备车！”石买振声而道。

允常寝宫,日。

石买向允常行礼毕,面有喜色。允常:“看来你是有喜事要奏。”

石买:“的确有喜。大王运筹帷幄,用策得当,石门关外的五万吴军已退净。”

允常:“也算不上什么喜事。吴人之所以退兵,寡人料他国内一定有事！可不管怎样,吴人终究是退兵了,我有了喘息之机,就该好好把握,命行人曳庸与吴接洽,着手议和。”

石买:“吴已有使者至。”

允常:“是谁？”

石买:“公子夫差。”

允常:“那就好好地待他。告诉曳庸,吴人议和的条件会很苛刻,即使如此,我却不能急躁,与他慢慢谈。”

石买:“臣领命。”

允常:“勾践你给寡人看紧些,放任自流,只会害了他。别让他四处走动,尤其不能让他见大臣。”

郊道,日。

数名役人正于道心铺着苇席。曳庸率府人正列候着。不一会儿,一行车舆至,从首辆车中步出其貌不扬的楚使文种。行人府奏迎宾曲,曳庸与楚使各自步上苇席,互行礼后文种道:“文种奉王命而使,谒见越国行人大人。”

曳庸:“楚使为越楚两国通好大驾莅临,有失远迎。”

文种:“行人大人勿用多礼！我王祝越国国运永祚,兴盛万世！”

曳庸:“曳庸谢楚王祝辞,楚王圣躬大安！”

文种挥手,随行的侍人管胜命人抱上四只木椟,跪至曳庸面前。侍人打开木椟,里面是玉器、珠宝类礼物。文种道:“区区薄礼,不成敬意。”

曳庸:“受之有愧。楚使鞍马劳顿,且去国宾驿馆下榻。”

“先不忙下榻。文种受我王之命,还有一件礼物需送与贵国的太子。”文种说着,不经意地察看曳庸脸色。

曳庸搪塞道:“我太子偶感风寒,恐不便召见楚使。”

文种:“我王有闻吴五万大军压在贵国的边境,所以遣本使速来！军情

火急啊，大人。”

“楚使好性急啊。”曳庸赔着笑脸，“可楚使知否，吴五万大军已撤军，我与吴争，几乎已烟消云散。”

文种大愣！

石买府，日。

“是何礼物楚使非要急于送给世子？”石买正问曳庸。

曳庸：“不知！”

石买：“依行人大人判断，会是什么礼物呢？”

曳庸：“说不好。有可能是楚越之盟牢不可破，吴越有战争他们会援助一类。”

石买：“从楚使急于见废太子看，他不仅已知我们废了太子，而且还料中了大王的意图。楚越交好多年，他们当然知道废太子主战，也巴不得越与吴形成生死相争的局面。”

曳庸：“让不让楚使见废太子呢？”

石买：“不可！废太子桀骜不驯，若再经楚使煽风点火会更加难以约束。”

曳庸：“可如何推辞呢？”

石买：“不须遮遮掩掩，将实情告诉楚使，且看他反应如何。”

勾践寝宫，日。

舞乐不止，勾践却于锦榻四仰八叉地睡着了。扶同走进，惊醒了勾践：“扶同，你如何进来的？他们没有阻拦你？”扶同行跪礼，勾践忙道，“起来，快起来说话。”

扶同却跪着：“臣有愧啊。”

勾践：“何愧之有？”

扶同：“臣知道，废太子之事和我那个不争气的妹妹有关。”

勾践：“扶同啊，若这般说，那你是抬举她了。”

扶同：“至少她煽风点火！”

勾践：“凭她煽风点火能起什么作用。别说她了，快告诉我王子累有何动向？”

扶同：“王子累已撤出石门关，其五万大军也撤了。”

勾践：“这么大的事，他们竟对我封锁消息。朝廷对王子累的撤军是如何判断的？”

扶同：“石买之流竟天真地以为这全赖废掉太子之功。”

勾践：“我料吴国国内有事，或者他们在使更大的阴谋。”

扶同：“太子所料极是。”

勾践：“文臣们怎样看待此事？”

扶同：“文臣们仍将眼光盯在废太子事件上。”

勾践：“他们为何就不明白，根源仍是越与吴争啊。”

扶同:“有一件事也许可让太子一喜,楚国有使者到。”

勾践果然一喜道:“要紧时刻,楚王给我国伸援手来了。走,见楚使去!”

扶同:“可大王不让太子见外国使节。”

勾践:“他们拦不住你,岂能拦住我?”

石买府,日。

文种在一名军校的引领下进了大将军府,石买只在客厅相迎。文种有礼道:“楚国使者文种拜见大将军。”

“楚使请坐。”石买道。入座后,石买即道,“不敢有瞒楚使,我国太子略缺孝道,所以大王命其好好深思自省。”

文种微笑着道:“大将军,贵国的太子被废不为孝道之故吧?”

石买:“除此之外,他有些躁急。”

文种:“恕文种直言了,贵国太子之所以被废是因吴人压迫之故!”

石买:“楚使之言,有些耸人听闻啊。”

文种:“何为耸人听闻?文种以为,因吴人的五万大军,贵国王廷有人惧战,监国太子就因为主战,竟被废了,才是真正的耸人听闻!”

石买:“楚使言过了。”

文种:“大将军,我王可是视贵国为盟国,当听说贵国有难时即遣两万大军陈至楚吴边境,又急命本使来谒见监国太子。本使若不谒见贵国太子,可是无法回去向我王交差!”

石买:“如何交差是楚使自己的事,可为让我国力避与吴一战,却是本大将军的事。我王废了太子后,吴国的五万大军已撤。什么叫忍痛割爱,这就是!楚使该明此中之理吧?”

文种:“可惜的是,大将军仍难避与吴一战,除非……”

石买:“除非什么?”

文种:“大将军腹内明白。”

“本大将军很不明白。”石买冷冷一笑,已喊道,“送客!”

文种起身,行了数步又扭首道:“大将军,文种见不到贵国的太子是绝不会返国的。”

“恕不远送。”石买根本未曾起身。

文种出石买府门时,正好与莫不邪打了照面。莫不邪见了楚使,加快速度入内,向石买禀报道:“大将军,废太子与扶同正往驿馆而去。”

“不好,他们一定是去见楚使。快去,拦住楚使,将他送往行人府,先软禁起来再说。”石买略加思索,又道,“告诉行人大人,可好好款待。”

大街,日。

莫不邪驱车追上文种的车,拦住道:“楚使大人,行人大人有请!”

文种:“本使见过行人大人才两个时辰,为何又要见本使?”

莫不邪:"在下不知其因。"
文种:"如此,请带路。"

曳庸府,日。
文种跟随着莫不邪穿过数重门廊后,站住不走了。莫不邪:"楚使,行人大人在府内等候。"
文种:"行人大人见本使,为何不在厅堂?"
莫不邪:"也许行人大人有密言。"
文种更觉有异:"胡说!"
"楚使,委屈你了。"莫不邪对跟随的军卒一使眼色,军卒们便执住了文种。
"大胆,放开本使!"文种厉斥。
军卒们哪管这些,已将文种推进一间密室。

国宾驿馆,日。
文种的车御驱着空车而至。管胜在门口等着,见车御便问:"大人呢?"
车御:"已被他们的行人府软禁了。"
管胜大惊:"快,快去救他!"
车御:"凭我们如何能救大人?"
管胜:"那如何是好?走,先回国再说!"

国宾驿馆,黄昏。
勾践与扶同端坐在驿馆内,许久无声。"不用等了。"勾践看了看天色道,"又让石买下手在先了。"
扶同:"乱臣贼子,他的胆子也太大了!"
勾践:"说这些没用,倒不如想一想吴人下一步会使何种手段。"
扶同:"恐怕他们还会遣使而来。"
勾践:"此言不差。"
莫不邪忽于此时露了首,想缩首时已闻勾践喊:"你站住!"扶同与勾践随即起身。馆舍外,莫不邪垂首而立。勾践道,"你们把楚使藏哪儿去了?"
莫不邪:"末将也是来请楚使的。"
勾践:"狡徒!你告诉石买,若楚使有事,破坏了楚越之盟,他就得担着这天大的罪责!滚!"
莫不邪忙缩首而去。勾践与扶同正要出馆舍门时,却见曳庸正陪着夫差而来。勾践对夫差道:"上回你是来讨我王妹的,这回又来讨要什么?"
夫差冷冷笑着,显然未将勾践放在眼里:"你没想到吧,我们这么快又相见了。本公子可以告诉你的是,我想要的东西很多!"
勾践:"可惜的是,我仍不能与你战场上见高低。"
夫差:"最好别见!战场上你不会是我的对手。本公子原本想好好与你

聊一聊吴越两国如何相处的事，只可惜，你好不容易盘踞了六年的监国太子竟已被废！如今，你连与我谈的资格都没有了。”

勾践：“我也替你感到可惜。能与你谈的人他们却决定不了越国的最终命运！所以，你谈也白谈。”

一旁的曳庸已很尴尬。

夫差：“听你的口气，你还想争太子之位？”

勾践：“不，你错了。”

夫差：“你是不敢再争？”

勾践：“当然要争。我争王！”

在场所有的人包括扶同都一惊。

夫差哈哈大笑道：“好！此话本公子爱听，有些气概！勾践，你果若如此，本公子会对你刮目相看。”

勾践冷声而问：“那你呢？”

“我也要争！”夫差全然不顾旁人而道，“我争的……也是王位！”

“好！”勾践大喊一声，“你我一言为定！我勾践若为王时必助你一臂之力。”

夫差：“我夫差争王位凭什么要你助我？”

勾践：“我怕你太嫩！你若争不到王位，那我就找不到一个好对手了。”

夫差恨道：“勾践，休得羞辱本公子。你给我好好听着，我夫差不仅要成为你的对手，而且必定要玩你于股掌之中！”

勾践：“那好，你我三击掌而誓，你若为王而我不能王，我自刎而了今日之誓！”

“我也一样！你勾践能王而夫差不能王，夫差再来你王城自刎以谢罪越国！来啊！”夫差已立掌。

勾践凝望着夫差的手掌也凛然立掌，两个视旁人如若无物般的废太子与公子互击三掌！其声在旁人听来，几乎惊天动地。

允常寝宫，日。

石买与曳庸皆端坐于允常面前，曳庸：“楚国派来一名叫文种的使者。”

允常：“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些年来，楚国一直在走下坡路，我与他虽有盟约，可遇有大事时，他们只是表示道义上的支持。不管用啊，我们仍旧得靠自己苦苦支撑。”

石买：“此番有所不同，他们遣了两万兵压在楚吴边境。可臣以为，楚人是虚张声势。明着是助我，暗里却是恐吴国伐他。”

允常：“楚昭王此人，做事总是犹豫不决！国家大事，他竟若烹鱼，两万楚兵当作料来撒，虽有点甜头，却失了实味。你们如何应付楚使的？”

石买：“已将其软禁。”

允常一惊：“这如何可行？”

石买：“臣等是不得不为。废太子也不知自何处得到消息，竟闯入驿馆

想见楚使。为免意外，所以臣等不得不出此下策。”

允常：“不让勾践见楚使是对的。他不服啊，已私底下煽动大臣来指责寡人。大将军，你要明白，寡人的这个儿子一直就倔，他是一定要与寡人争的。”

石买：“他如何能争得过大王呢。”

允常：“可寡人听说，他还声称要争王位？”

石买与曳庸皆大吃一惊。

曳庸：“也许是玩闹，而且夫差公子也声称要争王，他们二人都疯了一般。”

允常淡淡一笑：“看来这夫差也嫩得很。此话若传回吴国，他恐怕连国也不能回了。”

石买：“这是他们吴国自己的事。可夫差此人既敢如此胆大包天，恐怕比王子累还难对付。”

曳庸：“大将军所言极是！此人再来，目的已很清楚，他想为自己争一份臣服我国的大功。自以为若如此，便有争位的本钱了。”

允常：“吴使的事，由曳庸爱卿去对付。石买啊，寡人还活得好好的，可勾践逆子竟敢公然声称争王位，看来，他已有弑父之念！你倒是说说，该怎样对付他？”

石买有些艰难地道：“大王，世子争王之言的确是狂悖不道，可臣以为，他是因痛恨吴人才说出这样的话。至于弑王之念，恕臣斗胆一言，世子不敢！”

允常冷冷而道：“大将军，你是心善呢，还是稚嫩？”

石买：“大王恕罪。”

允常：“好好给寡人看紧了他。不瞒两位爱卿说，寡人的确是老了，已老得心灰意冷，所以啊，寡人想退位了。”

石买更是一惊，忙伏身道：“大王，眼下正是多事之秋，如何能有此念啊。”

曳庸也伏身道：“大王千万慎重。”

允常：“你们不用劝寡人了，将此口风放出去吧，也好看看大臣们的反应如何。”

勾践寝宫，日。

苦成挥着手命乐舞入。当他们刚端坐了，乐声正起时，勾践却喊：“停！”乐声止，刚要起舞的舞人也不敢再动。“都退下！”勾践厉声道。待乐舞之人全退净后，勾践招手让苦成过来。苦成以为办错了什么事，忐忑不安地走近。勾践命道，“去搬一堆土来。”

苦成：“土？”

勾践：“泥土！”

苦成不敢多问，忙去寻人搬土。

皓进府，日。

皓进于府内迎住扶同道：“司直大人，眼下你还可四处走动？”

扶同:“太史大人怕了吗?”

皓进:“有怕,可我知你一定会来。”

扶同:“噢?”

皓进:“不瞒你说,昨夜我一夜都未曾入寝。大王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改朝换代,非同小可啊。”

扶同:“大王让公子稽会嗣位之念,不是昨夜才透露的。”

皓进:“那自何时?”

扶同:“废太子之时。”

皓进:“可我还以为大王此举是为退吴兵!目的是为追究责任,好让太子深思反省,为日后的社稷有安考虑呢。”

扶同:“若果真如此,我就不会那么激烈地反对了。大王有私啊,让幼子嗣位,他早已处心积虑。”

皓进:“如今看来,的确如此。司直大人明白得早,我明白晚了。”

扶同:“为时不晚。”

“废长立幼,可不是国之福啊,更何况,稽会公子是庶出……”皓进说着,突然一望扶同,忙又不言。

扶同:“稽会虽是我外甥,我也很喜欢他,可国之大事,岂敢有私!”

皓进:“可惜的是,对大王此举,朝廷内只有少数大臣反对。”

扶同:“大人,如今反对之声是小,可你我合力,就可增大其声!”

皓进:“那也仅仅是你我之声。”

扶同:“这要看我们如何行事了。”

皓进:“如何行事呢?”

扶同:“分头去说服其他大臣。”

皓进:“可古圣贤有云,君子朋而不党。离了朝廷而说人,就有结党之嫌!”

扶同:“大人,我越国已到了危之又危之境!吴人欺我,本该上下齐心,全力与吴一争。却偏偏是大将军不肯战,大王竟利用此危塞进私心。眼下这种局面,朝廷里如何能容得了我们大声说理?”

皓进:“话虽可这么说,可我们即使说服了几名大臣,恐仍无济于事,军旅在大王手里。”

扶同:“我们要的是正气,是忠骨!只要我们做了该做的,即使没有结果,也就无怨无悔了。更何况,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

皓进一惊:“司直大人,不可过激啊。”

扶同一笑:“太史大人放心,不到万不得已……”

皓进忙打断扶同的话:“你看,我的话你还是听不进。”

扶同:“好,我听着。太史大人答应去说服其他大臣了吗?”

皓进无奈而道:“好吧,我是迫不得已,只好做一回小人。”

第五章　废长立幼

勾践寝宫，日。

勾践所要的土已被苦成装在一只半人高的四方木框内，苦成正躬身将土培实。勾践却持一柄剑和一把匕首而到土旁，他将一长一短两剑皆拔出，扔掉长剑的剑鞘以及短剑的剑身，只将匕首鞘留着，开始将长剑刺入土中。勾践耐心地以剑刺土，每一下皆凝聚了大力。剑入泥土时，发出"嚓嚓"的厉嘶之声！谁也不知勾践为何如此，就连苦成也不敢多嘴……

雅鱼寝宫，日。

雅鱼思忖了许久，挥手召一名宫娥至，吩咐道："你去灵姑浮将军府，将鸢萝夫人请来。"

灵姑浮府，日。

鸢萝："请我入后宫，她以何名义？"

侍人："是太子妃，夫人。"

鸢萝："不妥！你去禀告宫内的人，就说我身有不适，正卧榻难起。待稍好些，再向太子妃请求宽恕。"

雅鱼寝宫，日。

宫娥又回到了后宫，雅鱼问："你以何名义请的鸢萝夫人？"

宫娥："以太子妃的名义。"

雅鱼微怒，却自省道："忘了与你交代，如何可以太子妃的名义？这分明是让鸢萝夫人为难了……"

灵姑浮府，日。

鸢萝正对灵姑浮道："我若应了太子妃之召，岂不就落了话柄在别人手里。"

灵姑浮："可太子妃于此时约夫人去见，显然是有其用意的。"

鸢萝："鸢萝知道其中的厉害，所以以病为由而婉拒。可如此一来，却也让太子妃对鸢萝产生了看法，以为鸢萝是趋炎附势之人。"

灵姑浮："要是她再召呢？"

鸢萝："再召就难以应付了。"

灵姑浮："夫人去向父亲讨教，该如何应付。"

鸢萝："恐不可。废太子之举，父亲站在大王一边，他能告诉我的，一定是坚决不见。"

灵姑浮："既如此，夫人无需犯难，若再召，干脆拒绝。"

鸢萝："明明是我的事，却让夫君分了心。夫君放心地办差去吧，鸢萝恐把太子妃想得简单了，若再有事，我能应对！"

雅鱼寝宫，日。

雅鱼正将一束刻好的竹简装进一只锦袋，挥手招一名宫娥至，吩咐道："送往灵姑浮将军府。切记，一定要送到鸢萝夫人手里。"宫娥匆匆而去。雅鱼又道，"回来。"宫娥回身。雅鱼道，"放轻松一些，不须如此匆忙。"

国宾驿馆，日。

夫差："我国既肯自石门关罢兵，并将已攻取的石门关也还给贵国，就足以表明，因越姬出逃而导致的损失可以不究，但贵国须立即与楚国中断盟约。据本使所知，楚国已有使者来到越国，虽被软禁了，可贵国仍旧是优柔寡断，为何不干脆杀了！若贵国肯这么做，才表示了你们的诚意，我们再往下谈可就容易得多。"

曳庸："即使我与楚国破盟，也用不着非杀楚使啊。正所谓两国交兵，不杀来使。更何况我们软禁了楚使就已经表明，我与楚盟已名存实亡了。"

夫差："行人大人，你们之所以如此而为，是对楚国还抱有幻想吧？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知道，楚国连自保都来不及，又如何帮助你们呢？"

曳庸："我国对楚国没有什么幻想。"

夫差："那还犹豫什么？"

曳庸："吴使总得让我们考虑考虑啊。"

夫差："看来，大人今日仍不能给我满意的答复。先不谈了，你还是赶紧去请示你们的大王吧。"

曳庸："今日就到此为止，本行人且先告辞。"

夫差："望明日一早，就能听到你带来的好消息。"

允常寝宫，日。

棠丽："大王，有几句话臣妾不得不说。"

允常："什么不得不说，你何时把话装在腹内烂掉了？"

"臣妾是为大王着想。"允常微哼一声，棠丽接着道，"你不可不防啊。"

允常："这句话，你说了多少遍。"

棠丽："可这会儿说又不一样！大王光看紧了世子，可其妻却没有看住啊。"

允常："雅鱼怎样了？"

棠丽："据臣妾所知，她与大将军之女私下有来往。"

允常："竟有此事？"

棠丽："臣妾不敢胡言。"

允常："看来，得给石买提个醒了。"

棠丽："大王啊，大将军那儿该提醒，可大王也得给自己提提醒了。"

允常："你这是何话？你无非是想让寡人尽早将王位交到稽会手里。"

棠丽："臣妾是说，真等到勾践动了手就一切都晚了。"

允常："你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勾践毕竟做了六年的监国太子，有许多大臣向着他，而稽会不仅是幼子，又是庶出！你说说，寡人若硬来，稽会能坐稳王位吗？"

曳庸府，日。

夫差带着多名护卫及侍人到了行人府外。府卫上前盘问："何人？"

夫差竟不理睬，一推行人府府卫便往府内而行。府卫急眼，横戈一架时，夫差的护卫拔剑而逼府卫道："大胆，竟敢对吴使无礼！"

行人府府卫一听是吴使，只得忍气吞声收回了兵器。

"无礼！"曳庸刚道出这两个字，夫差已一脚迈入厅来，冷笑着道："行人大人不欢迎本使？"

曳庸无奈而道："你都已经来了，还有何欢不欢迎。"

夫差："事情紧急，本公子焦心啊。"

"再急也得入座了再道吧。"曳庸勉强让道。夫差入座，双眼厉望曳庸。曳庸问，"吴使何故又焦急？"

夫差掏出一束简策往几案上一扔："我们也不用再谈了。再谈，你仍旧采用拖延之法。这是越国与我国相处的条约，请行人大人三日内给我答复。"

曳庸取策一读，立时惊住……

越王殿，日。

曳庸当着众臣的面在读简策："一、奉吴为上国；二、岁岁进贡……"

"够了！"皓进已喊，"行人大人，当初不是说只要废了太子，两国便可相安无事吗？"

曳庸无奈地望着石买。石买："不错！这话是大王亲口所说，我们废太子之后，吴人的五万大军也的确自石门关罢了兵。"

皓进："可这才过了几日，吴人已变本加厉？"

石买："臣服越人，这是吴人的国策！变本加厉还是步步紧逼，这是意料中的事，关键是看我们如何与之周旋。"

皓进："吴人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我们还如何周旋？"

石买："这就是弱国的难处！可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以讨价还价！"

皓进："行人大人，你打算怎样向吴人讨价还价呢？"

曳庸："我实话实说吧，吴公子夫差咄咄逼人，我真不知该如何讨价还价。"

石买："俗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行人大人，只能为难你了。"
曳庸苦笑道："这份差使，真不好担当啊……"

石买府，日。
石买的车辇正接近府门时，却被一辆张着帷幔的车挡住了道。车御厉喊："岂敢挡大将军的道？"
有侍人将帷幔掀开，夫差端坐于车中："大将军，本公子等你许久了。"
石买不得不道："吴使有事，该先找我行人府去接洽。"
夫差："可本公子却被贵国的行人大人拖得不耐烦了。"
石买："两国间大事，岂可一蹴而就？"
夫差："可大将军应该知道，我五万大军重返石门关只需三五日。"
石买："吴使言必用兵，这就很难谈得拢了。"
夫差："可吴越两国同水而居，同陆而渔，同受浦阳、浙水、吴淞三江环绕，可谓同文同种！大将军，我们可谓一家人哪。"
石买几乎气坏，但他仍极力克制了道："吴使霸蛮之至啊！"
"既如此，本公子就说得再明白些，吴越之地，何必分为两国。若一国而治，越地立强！"见石买愤怒得跳下车，弃车往府门而去，夫差于石买身后冷笑道，"越国如此不欢迎本公子，我只好回国去了。"
石买闻此，脚步停顿了一会儿，可未曾转身，又往府门而行。

勾践寝宫，日。
勾践仍在土中插着剑。剑身已被土打磨得雪亮，而且似已短了……

石买府，日。
石买："行人大人，只好委屈你了。"
曳庸："大将军何出此言？"
石买："去吧，把吴使留住……"
曳庸吃惊："吴使……恐已去……"
石买："那就把他追回来。"
曳庸抖着双手："可……如何说呢？"
石买："好言相慰。"
曳庸："可他的条件呢？"
石买："仍不可答应。不然，老夫如何向大王交差。"
曳庸已万般为难："这……这……"
石买："行人大人，就算老夫求你了。"
"曳庸尽力……尽力而为吧。"曳庸说着，连告辞也忘了，拖脚而行。
石买又补话道："大人，一定要追回……"

国宾驿馆，日。

曳庸的车驶至，命舆人道："快去探来，吴使是否已走。"

舆人跑往大门，问门外的守卫。一脸焦急！

舆人已问明，匆跑入车。曳庸急切地："快走！"

响道，日。

曳庸的车急驰着。见远处的山口有一溜黄尘浮着，曳庸一喜："快，吴使就在前面。"曳庸的车到达山口，打眼一看，哪里有什么吴使，响道上空无一人。"还是让他们走掉了。"曳庸跌坐于车，满脸沮丧。

"铮"的一声，忽有琴声自不远处飘来……

曳庸听清了，自车上又昂身而起。

三十里亭，日。

琴声悠扬。夫差盘琴于亭，一旁竟置香熏，其烟袅袅。他闭着双眼，气定神闲地在抚琴。

曳庸的车驶至。步入亭中的曳庸心中厌恶，却不得不揖手："吴使！"

夫差抚完余音，睁眼装作一喜道："哟，是行人大人。"

曳庸："吴使好兴致！"

夫差缓缓起身，面对如黛的青山与东逝的浦阳江，挥袖一扫道："越国真是大好山水，面对着它，本使由不得不琴兴大发啊。"

曳庸："本行人虽雅致不够，五音难全。可听得出吴使的琴音似不为赞颂我国的山水。"

夫差："行人大人谦逊了。本使不得不借琴而叹，如此至美的景色，可惜用不了多久将会被烽火燃遍。"

曳庸气极，却不得不极力克制："好在吴使已浏览观赏过了，请随本行人回返驿馆。"

"噢？"夫差假装吃惊地道，"这么说，贵国已愿意接受我的协约？"

曳庸："接不接受再议。民间交往，尚且遇事皆可相商，何况两国呢？"

夫差："相商可以，却没有多大的余地。"

勾践寝宫，夜。

勾践仍在打磨着那把剑。雅鱼进宫。勾践："快与我说说外面的情形怎样？"

雅鱼："他们也将我看得很紧，只听说吴公子夫差已提出了臣越的要求。因未得到答复，夫差以离去相要挟，竟被曳庸追回。"

勾践一脸忧色道："雅鱼啊，看来夫差就要得手了。好端端的越国，就因为他们惧怕，竟臣服于人。果若如此，我看大王如何有脸去见列祖列宗，他又如何对得起百姓。"

雅鱼："对了，我还听说大王已放出口风，要禅位于公子稽会。"

勾践："禅位给幼弟，这几乎是明摆着的。他心里早想着让幼弟登基，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可他不该趁着罢吴之兵的理由而废我，他这是在玩火啊，一不小心，越国不是陷于内乱之中，就是被吴国所灭。"

雅鱼："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害怕了。"

勾践："可惜的是，我不能走动！大王好手段啊，他废了我，却不将我迁出这王宫或发配至边地，若能去了宫外，我一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越国就这么给毁了。"

雅鱼："我能帮你什么吗？"

勾践："恐怕很难。依我之料，待幼弟登基后，他们可能赐我一死，也可能将我们流放！若是后者，那才有机会。"

雅鱼："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我与灵姑浮将军的夫人一直有书札来往。"

勾践："石买的女儿？怎样，以你的眼光，此女能否对灵姑浮产生影响？"

雅鱼："此女温婉贤淑，知书达礼，与灵姑浮将军十分亲密。"

勾践："既如此，此人可用。你与她是怎样的书札来往？"

雅鱼："是谈论女容的，什么德、义之类。"

勾践："好！眼下你只限于与她谈论这些，不能因我被废而有所怨言！"

雅鱼："你放心，我会把握分寸的。"

勾践："明日让我试一试灵姑浮，他是否像石买一样死心塌地。"

雅鱼："你怎样试他？"

勾践："试试他的正气，看他惧不惧战！"

次日，灵姑浮正率着一帮军卒巡查至勾践寝宫外。苦成出，拦住灵姑浮道："将军，太子要见你。"

灵姑浮："如今没有太子了。"

苦成便指着寝宫道："可这寝宫里的人说，他想放把火把这寝宫给烧了。"

灵姑浮这才一惊，沉吟半晌："带本将进去！"灵姑浮进寝宫见了勾践一揖手道，"世子。"

勾践："你肯见我了？"

灵姑浮："本将只是想问问，世子没事吧？"

勾践："你以为我会有何事？"

灵姑浮："没事就好，本将告辞。"

勾践："你站住！"

灵姑浮："世子还有何事，难道你真想焚宫？"

勾践："我只想问你，若吴军杀到你府门之外，将军会怎样？"

灵姑浮："世子为何有此问？"

勾践："你不敢回答吗？"

灵姑浮："真是那样，末将何惜性命！"

勾践望了灵姑浮好一会儿才道："好，你可以走了。"

允常寝宫，夜。

允常："大臣们对寡人禅位给稽会有何反应？"

石买："大王，公子登基之事能不能往后再放一放？"

允常："不可！"

石买："可大臣们却仍有看法。"

允常："怎样的看法？"

石买："什么废长立幼不是国之福，还有……"

允常："不要吞吞吐吐，还有什么都直说。"

石买："公子不是嫡出。"

允常："什么嫡不嫡出，除勾践之外，寡人就剩稽会了。难道他们不知，勾践有罪于国？"

石买："臣以为，大臣们还在为世子抱不平。硬行禅位，臣怕……"

允常："会出大乱是不是？这就看你的了，你手里可是握着军队。"

石买："大王请放心，老臣对大王忠心耿耿。"

允常："有你这句话，寡人放心了。"

石买府，日。

一辆围裹甚严的葱灵车停稳于门外。石买出，降阶以迎道："夫人，请！"

棠丽脸蒙羽纱从车内而出，竟不顾大王夫人的身份对石买行屈膝之礼道："大将军先请。"

入府坐定后，棠丽掀去蒙脸的羽纱对石买道："冒昧而至，不胜打扰。"

石买："夫人屈尊光临敝府，是老臣之幸。"

"来啊。"棠丽呼道。宫娥们搬进许多礼盒，棠丽一指，"大将军为社稷之安运筹帷幄，大王与妾身皆感激不尽，待公子稽会登基后会另有重赏。"

石买："老臣有愧。"

棠丽："大将军，妾身有一件事，不知该不该告诉你。"

石买："夫人请。"

棠丽："令嫒近日与世子夫人过往甚密，接触颇多啊。"

石买一惊："竟有此事？"

棠丽："也许大王与妾身多虑了。"

石买："请大王与夫人放心，老臣会阻止拙女，如若查出她牵连其中，绝不会徇私！"

棠丽："也不过是提个醒，大将军可酌情处置，千万别伤了你们父女的和睦才好。"

石买："谢夫人提醒。"

棠丽起身道："叨扰许久，告辞了。"

石买送走棠丽，对一名内侍吩咐道："去将鸢萝叫来。"内侍诺着而去，石买却又道，"慢！"

姑浮府，日。

鸢萝迎住石买，行屈膝之礼。石买只是微点其颅，便步往了厅堂。鸢萝已察其父之色，忙跟随于后，为父亲取了锦垫："父亲请。"

石买："近日都在忙些什么？"

鸢萝肃立着道："鸢萝谨遵父亲教导相夫教子啊。"

石买："就这些？"

鸢萝："父亲听闻了什么？"

石买："老夫听说你往宫内跑得很勤啊。"

鸢萝："这就怪了，是父亲听错了，还是学舌之人在饶舌。"

石买："这么说，是有人冤枉你？"

鸢萝："冤不冤枉父亲自可评判。父亲该知道啊，宫里是怎样的地方，是女儿想进就进的吗？"

石买："王宫的确不好进，可情形特殊时也不那么难进啊。"

鸢萝："父亲是不信自己的女儿了？"

石买："若不是处在这非常时期，我问都懒得问。"

鸢萝："父亲懒得问，女儿倒要好好与父亲说说了。"

石买："你说吧，我听着。"

鸢萝转身去了书房，一会儿便抱出一堆书简往石买面前一放："父亲请看。"

石买展一简而读："《女容》，《德之篇》……"

"父亲该有所明白了吧，这堆书简就是所谓我往宫里跑得勤的证据。"鸢萝又道，"女儿可以实话告诉父亲，宫里我没有去过。这些书简有女儿的，也有太子妃的，我们只是相互论女容之事，且书简是让侍人或宫娥传递的。怎么，这是违禁呢，还是越了规矩？"

石买："可你至今还称世子夫人为太子妃，何止是违禁与越了规矩！"

鸢萝："父亲，女容之论在废太子前已经发生，女儿之所以参与，是为不辜负父亲的教诲啊。世子夫人博学，所论也令鸢萝叹服，便有书简往来，女儿无非是求教，这有错吗？"

石买："仅仅这些当然无错。可是，大王行废太子之事，我是辅国大将军，你是我的女儿，却仍和宫里书简来往，这会让别人怎么想啊？"

鸢萝："别人爱怎么想鸢萝管不着，反正我没有多嘴，更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石买："什么见不得人？你是何意？"

鸢萝："父亲，女儿有闲时爱读点儿书。古圣贤有云，废长立幼是国之祸啊。"

"鸢萝！"石买已怒，厉望了女儿道，"都这种时候了，你竟敢如此说话。刚才老夫还真以为你与宫里仅仅是学问往来，甚至还为你的好学而高兴呢，想不到你竟已受了蛊惑！"

鸢萝："父亲，这句话可不是宫里传出来的，而是鸢萝启蒙之时父亲就告诉我的，要说蛊惑，鸢萝也是受了父亲的蛊惑啊。"

"你，你要气死我吗？"石买几乎厉喝。

"父亲！"鸢萝突然跪下痛呼，"父亲息怒，鸢萝不想惹父亲生气，可女儿却要为父亲的将来打算。父亲想过没有，若废立失败将会有怎样的后果？"

"老夫的将来用不着你来打算！"石买说着已起身大步出府。

"父亲！"鸢萝仍跪而痛呼。

石买府，日。

石买于书房内一会儿长吁短叹，一会儿又脸现怒容！他抓起了一把剑，几乎要喊人，却又恨恨地扔掉了剑。许久后，他终于喊："让灵姑浮来见老夫！"

灵姑浮府，日。

鸢萝竟还跪着。灵姑浮脚步沉重地入了府厅。

鸢萝苦笑而问："姑浮，父亲没有传你吗？"

灵姑浮："我已见了外父。"

鸢萝："那你为何空着双手？"

灵姑浮不解问："何意？"

鸢萝："我是说，父亲没有给你一把剑吗？"

灵姑浮："剑？外父为何要给一把剑？"

鸢萝："你别瞒我了，我知父亲，他会让你带一把剑给我。"

灵姑浮："你越说我越不明白了。"

鸢萝："这么说，父亲还不想赐我死？"

灵姑浮："外父虽大骂了你，可他却没有给我剑。"

鸢萝叹道："在父亲的心里，鸢萝之命还可留。"

灵姑浮："你别跪着了，外父很疼你。姑浮看得出他十分痛苦。"

鸢萝："果若如此，鸢萝有愧啊，原本以为知他，可如今却……"

吴楚边境吴军大营，夜。

一名军校匆匆入帐，将一份帛书呈给王子累道："将军，王子纠的急报。"

王子累展帛一读，道了声："不好，夫差要抢在我的前面去了。"

军校："他抢什么？"

王子累："越国有可能在他手里臣服！不能再等了，传令，明日向楚军发起攻击！"

楚国边境集市，日。

太阳暖洋洋地照耀楚国边境。戴着高帽、装点着荷花或芙蓉衣饰的楚人正三三两两地于集市上踯躅而行，他们身上的铜玉佩件，因他们的懒散

而响着好听的丁冬声。

“吴军来啦！”平地里起了一声呐喊，集市立马就炸了，楚人纷逃……

吴楚边境战场，日。

如瀑般的旗帜渐隐渐远……战场已一片死寂。数千具楚军尸体杂陈于野，戈戟横斜。鲜血已凝固，血腥味弥漫于荒野以及天空，引得野狗成群，秃鹰自高空向战场俯冲……

王子累昂立于战车，身后是如林般的戈戟。伯嚭驰车而至，揖手道：“将军，楚军已彻败！”王子累高傲地一挑嘴角。伯嚭道，“此役俘虏了一万五千多楚兵。俘虏如何处置？”见王子累冷笑而不语，伯嚭又道，“将军……”

王子累：“行了，你不用再呆在大营，先回去向大王报个喜讯。”

伯嚭：“这……”

王子累脸一沉：“你不愿意？”

“好吧，我先回去。”伯嚭无奈。

待伯嚭去后，王子累对身旁的将军道：“往楚境内继续进兵，吓到楚王尿了王袍才好！”

国宾驿馆，夜。

几案相对，曳庸与夫差各踞一案。他们似乎已谈无可谈，一片寂静。曳庸的头颅微垂，双眼缓闭，竟有鼾声喷出。坐于他身后的官员面面相觑，却无人愿意打搅。夫差精神仍健，他望着曳庸呼道：“行人大人，行人大人……”

曳庸“噢”了一声，勉强抬头，朦胧望着夫差，不一会儿，他头一垂又打起瞌睡。

驿馆外忽起了马蹄声。一匹快马驰至，报人捷跳下马，守馆军卒上前拦阻，报人一亮符信后急速入馆。报人向夫差耳语。“好！”夫差大呼一声几欲击案。

曳庸被惊，瞌睡已去，抬了头道：“吴使何故大呼？”

夫差：“行人大人。我国有份捷报，你想知否？”

曳庸：“吴使随意吧。”

夫差：“敝国的军队在吴楚边境灭了两万楚兵，打赢此役的便是曾两个时辰内攻破贵国石门关的王子累将军！”

曳庸心中暗暗一惊，可脸上却不敢有所显露：“如此，该祝贺贵国大捷。”

夫差：“大人先别忙着祝贺，我们所谈的该有个结果了吧。”

允常寝宫，日。

石买、曳庸十分痛苦地端立。允常也一脸峻色，许久后，他叹一口气道：“所以有今日之难，全因为勾践主战。当然，与菀儿也有些干系。看来这事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那王子累又可调过头来。不就是奉他们为上国，每年给些贡物吗？那就给！不要紧，我们还有子子孙孙……这国家之事，隐玄机，

多变数，说变就变！当年齐桓公用管仲成霸，可齐桓公一死，齐国霸业不就迅速瓦解了吗。吴因阖闾而强，可阖闾也老了，若有新主出，伍子胥之流还能权倾吴国朝野吗……”

石买不得不道：“大王说得是……”

允常：“是吗？那两位爱卿就去统一了大臣们的识见，告诉他们，该忍时，我们就得忍着。”

越王殿，日。

群臣几乎齐集。石买：“众位大人，行人大人虽未和老夫叹过苦，可老夫却知道，这数日来，行人大人是苦坏了！能谈出这么个结果来，不易啊，想再有好一些的结果，不可能了。”

皓进：“可此是怎样的结果呀！”

石买：“太史大人，不能再意气用事了。老夫明说了吧，大王是想在公子登基前，先解除了吴国之患！”

“这还叫解吴患吗？真是一派胡言！”扶同忽高声而道，“你石买是大将军，不战而降已是卖国！国家危亡时刻，本该人人奔赴国难，可大王与你石买为一己之私，竟废了一个为国家尊严而战的好太子！石买，你忠国之心何在？大王的天良又何在?!”

扶同一番慷慨陈词，石买已难堪地愣着。又有数名大臣道：“不能就此臣服！”“让监国太子复位！”“撕毁这丧权辱国的和约！”

正这般闹着时，允常的侍人已至，高喊：“大王有请众臣！”

众臣一愣！石买已率先而行。臣子们你望我，我望你的，见曳庸也随石买而去，跟着便有其他大臣跟随。大殿内只剩了扶同、皓进及少数几名臣子。

皓进问扶同：“怎样，我们要不要去？”

扶同：“你说呢？”

皓进：“大殿议事，仍可算是王政，可去了寝宫，便是家之政了。”

扶同：“我们本可去寝宫再与大王抗争，但你说得对，既然是家之政，若是去了，便是自降身格，自取其辱。”

允常寝宫，日。

进入寝宫的臣子们皆肃立。允常本无声而端坐着，见不再有臣子进来，招手让宫娥架起抬舆，抬到每名大臣们面前，先是凝望，尔后又是点颇又是摇颇。点到颇的臣子大松一口气，被摇了颇的臣子却一脸紧张，连大气也不敢喘。允常几乎挨个看完之后，才道：“寡人不是好奇，才过了几年隐居的日子，有许多面孔竟已陌生。看来寡人老了，记不住事，望众位大人莫怪寡人不念着你们。这会儿把你们召进寝宫来，就是为念念旧，让寡人长些记性，没耽搁你们的朝事吧？”

石买：“大王说哪儿去了，大王有召，臣等岂敢不来。”

允常："可寡人却觉着怎么少了几张熟脸？"

石买："大王是问扶同、皓进他们吧？"

允常："不错，就是他们。"

石买："禀大王，扶同、皓进等臣许是身有不适，先行退朝了。"

允常："不适就是不适，什么许是。那就让他们在府内好好歇着，以后也不用再上朝了。"石买一惊！允常接着道，"大家既然来了，寡人就想唠叨几句，念念旧情。不瞒众臣说，寡人这寝宫数今日热闹，谢你们赏脸。见着你们精神、平安，寡人放心了。这数年寡人这寝宫寂寞得很，死气沉沉，是等死之人呆的地方。人老了，就得死！可寡人惟有一样不明白，寡人都是等死之人了，为何还有人盼着寡人早死！这盼着寡人死之人，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请众臣为寡人一解此惑！"见许久无声，允常又道，"为何无人回话？"

石买："大王，众臣皆已心知肚明。"

允常："寡人的苦衷呢？"

石买："也已知。"

允常："那好，望众臣守好越国的这点儿基业，好好服侍它，不想伺候也不要紧！"

众臣皆跪："大王圣明。"

客栈，日。

车辇行着，一脸忧思的皓进忽见了客栈，便喊："停！去打听一下，有没有一个叫范蠡的楚人？"见车御诺着跑进客栈去，皓进自言自语道，"我的官已当到了头，却偏有人要向我求官。"

车御领着客栈店人出，对皓进道："大人，那个叫范蠡的人就住于此。"

皓进："那好，让他来见。"

店人："大人，此客官正在酒垆饮酒呢。"

皓进："指给我看。"

店人便殷勤地由车前领路。

酒幌下，当垆站着一位十分美丽的酒娘，垆旁的房檐下，倚案而坐着一名虽大袖飘飘却浪子模样的人。此人正是楚国士人范蠡，其神态似已微醺。他开口对美人吩咐道："酒娘，上酒！"

"不卖！"随着这恼怒的喊声，闪出一名男人，指着范蠡道，"你占了此位已数日，你究竟想干什么？"

"喝酒！"范蠡从容地又一指酒娘道，"也观美。"

"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我的酒不卖给你！"男人气哼哼道。

范蠡："美者当垆，人皆可赏！你既不能不卖酒，也不能阻止我观美。除非你不开酒铺。"

"酒铺要开，我也不让你看。快滚！"男人说着，便取木棍冲向前与范蠡搏命。可范蠡根本没把男人的威胁当一回事，只将微眯着的双眼投向酒娘。

男人的木棍将砸他的头颅，范蠡身体仍坐得纹丝不动。他又启唇道：“酒娘，请取酒。”

男人被范蠡的非凡气度所撼，砸下的木棍在范蠡的毫发之间收住后左右为难。

酒娘上前规劝自己的男人道：“此客虽每日都来望我，可他既无浪语，更无调戏之举。”

男人：“你怎么向着他？难道你……”

酒娘恼道：“你讲不讲理？”

正此时，领路的店人走近范蠡道：“客官，有官家要见你。”

范蠡：“官家？”店人伸手一指。范蠡看到不远处皓进的车辇停着，便起身步至铺门轻呼，“酒娘，酒娘……”酒娘勉强而笑。范蠡自衣袖内掏出数枚刀币递与酒娘道，“此是酒钱。”酒娘慌慌地伸手来接，差点儿碰上范蠡的手。范蠡却将手抬高了，将刀币倾入酒娘掌中，然后又依依不舍地望着酒娘退后三步，一鞠躬道，“请恕不敬之罪。”

酒娘头垂着，满脸含羞。当她再抬头时，见范蠡已走。

端坐于车的皓进全看在眼里，已有不悦之色。

范蠡施礼：“大人，有何指教？”

皓进的口气冷淡：“你就是范蠡？”

范蠡：“正是在下。”

皓进：“你想在我国求官？”

范蠡：“大人如何而知？”

皓进：“是令堂修书，托我让你在越国出仕。”

范蠡：“你是太史大人？”

皓进：“正是本官。走吧。”

范蠡：“去哪儿？”

皓进：“本官的府第。”

带路的店人却对范蠡道：“客官，你该付住店之资了。”

皓进：“为何潦倒如此？”

范蠡淡笑而不言。

车御对店人道：“店资你自去太史府取。”

皓进却顾自上了车，道了声“走”。

范蠡竟也不恼皓进冷落他，随于皓进的车侧步行。

皓进府，日。

范蠡被皓进的府人带进一间简陋的客房内。府人唠叨道：“府规甚严，客人不可窥视，尤其是后府不可靠近，不可打探消息，更不可传谣！还不可……”

“等等。”范蠡终熬不住，打断了府人道，“还有不可大声喧哗，不可饮酒，不可闹事，更不可斗狠。对吗？”

府人:“客人如何而知？”

范蠡:“请去告诉你府大人,就说范蠡谢谢款待,无以回报,惟有两句话送给大人。一句是,大人必丢官,还有一句,因为丢官所以他日还能保住其官。”

府人愠怒:“客人好无道理,大人好心收留你,岂可咒大人丢官？”

范蠡微笑道:“非我咒人,而是你家大人已惹下了去职之祸,不信,你可去问。”

府人忙去府厅禀告皓进。皓进听罢一愣,问道:“他真这么说？”

府人:“是。”

“此人真怪,其母想让他出仕,他自己却又佯作癫狂！”皓进又道,“如此,是我轻待他了。去吧,将他请来。”

客房已空,范蠡已离去。来请他的府人惊讶不已。

允常寝宫,日。

石买立着。允常向后宫招手。棠丽搀着公子稽会人。

棠丽拉着儿子的手道:“稽会啊,给大将军行个大礼。”

稽会朝大将军“扑通”一声跪下。允常一愣,埋怨地看了棠丽一眼。石买也一惊,忙跪于公子前。允常道:“大将军,稽会可谓是寡人的心头肉,望大将军好好地辅佐他,寡人即使身在黄泉也感激不尽。”

石买:“大王言重了。公子请起。老臣之所以有今日,是大王恩厚啊。老臣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报大王大恩。”

允常亲扶石买而起道:“寡人信得过大将军。”

石买躬身而退。允常挥手让棠丽与稽会也退下后,一名将军躬身而入,跪地道:“末将谨遵大王旨意。”

“去吧,去试一试石买。他若杀你,我却不能救你,可你的一家老少将享荣华富贵。”

将军:“谢大王厚恩。”

石买府,夜。

众将皆聚。石买:“眼下的局面已经退无可退,扶同、皓进等反对的大臣皆已被革职,他们若再活动,便是牢狱之灾,众将不可再犹豫了。”

允常面前现身的那名将军道:“既如此,大将军德高望重,受军民爱戴,为何不自立为王?!”

石买闻此言,未曾犹豫便喊:“来啊,将此胡言乱语者推出去斩了！”

数名军卒当即一拥而上,锁住了那位将军。将军兀自喊着:“大将军,为何当断不断？”

石买:“斩！”

灵姑浮率先跪下道:“大将军,他有所不明,饶了他吧。”

众将纷跪,皆道:“请大将军饶他不死！”

“你们皆听好了，老夫之所以敢这么做，是为禀大王之旨，更是为了越国有生，民众有福。老夫若有为己之念，那老夫成什么人了？我绝不做忤逆之事，更不会犯上作乱。老夫凭一颗拳拳之心，为的就是拨乱反正，拯救越国！若有私念，天不容我！”石买的一番话可谓掷地有声，多名将军此时面露欣慰之色。石买又问将要问斩的将军，“你明白老夫的心境了吗？”

将军：“大将军，你虽自述心境而明志，可仍脱不了忤逆之名。与其如此，倒不如自立为王来得痛快。”

石买：“本可饶你，尔竟罔顾老夫的一番美意。拖出去，斩！”

众将再喊：“大将军。”

石买一脸决绝之色。军卒们便将此将军拖往府外。

“大将军，你一定会后悔的！”将军犹自喊声不绝。

伯嚭府，夜。

伯嚭返回府中。近侍迎往他，见伯嚭的脸色不大好看，便道：“大人辛苦了。”

伯嚭：“我受够王子累了。”

近侍：“大人且先歇息。”

伯嚭：“夫差公子可有书来？”

近侍：“无书。”

伯嚭：“他这是怎么了？”

近侍：“大人，你一心想帮公子，恐……”

伯嚭：“但说无妨。”

近侍：“夫差公子竟当了越人和众多官员的面道出了谋王位之语。”

“公子如此，要闯大祸！”伯嚭大惊之下，又摇颅道，“老夫不信，一定是有人给他设下圈套，公子血气方刚，着了道了。”

近侍：“他谋王位之事，一旦事发，恐就什么都不是了。”

伯嚭：“可公子若有事，就让王子累讨了大便宜。”

近侍：“如若伍子胥真竭力扶夫差为太子，那大人对夫差公子的所有作为也就泡汤了。”

伯嚭大惊：“所言不错！”

近侍：“眼下大局未定，大人若重新选择还来得及。”

第六章　洗耻之刺

阖闾书宫，日。

阖闾："爱卿辛苦了，你们的战报寡人看了，打得不错。"

伯嚭："谢大王赞赏。"

阖闾："爱卿助王子累赢了此役，其功不小啊。"

伯嚭："大王，若论战功，当全归王子累。他用兵有方，指挥若定。微臣恭喜大王得一帅才。"

阖闾："爱卿啊，听你这么一说，寡人也甚感欣慰。王子累经这数年磨砺成熟了，已堪当大任。"

伯嚭："大王，该让王子累率大军凯旋了吧？"

阖闾："这事我已与伍相国商量过，相国之意是让王子累在楚边境多逗留一阵子，也好让楚国不敢再妄动。"

"相国此主意甚妙啊，这么一来，更让越国备感压力，可助夫差公子成就大事。"见阖闾显然不高兴了，伯嚭又道，"大王，公子夫差若能把越国给臣服了，更是天大的喜事，其功之高就连王子累之功也不能比。"

阖闾突然道："那是耍嘴皮子的活，岂能与王子累灭两万楚兵相比！"

伯嚭："微臣失言了，请大王恕罪。"

阖闾："无罪。寡人再问你一句话，你须得如实回答。"

伯嚭："微臣知无不言。"

阖闾："听说夫差在越国竟敢胡言乱语？"

伯嚭仍由不得一惊："大王，微臣有所耳闻。"

阖闾："你怎样看。"

伯嚭："微臣以为，公子岂敢说那样的话。也许是谣言，也许是越人在陷害他。"

阖闾："这么说，你是不信的？"

伯嚭："事关重大，微臣是说，该慎重对待。"

阖闾："你退下。"

伯嚭退下后不久，伍子胥至。

阖闾："相国，与越国议和的条约签了吗？"

伍子胥一惊："大王，夫差公子所为不为议和，而是臣服越人。更何况，真有议和的条约，也早就奏禀大王了。"

阖闾:“可寡人听说,夫差正与越人议和呢。”

伍子胥:“公子所议的是让越人臣服于我,而不是和约。”

阖闾:“什么约不约,寡人才不信这种东西,若他们有实力了,撕约容易得很!关键是要让他们害怕,怕得口服,心更服!”

伍子胥:“大王所言的服恐怕只能以武伐,可公子眼下所为却是文服。”

阖闾:“相国,即使文服越人,也该是行人府的事,让一名公子在那儿乱来算何事?万一他乱塞私货,可就失控了。”

伍子胥:“是老臣大意了。老臣本以为只要有约,日后若越国单方面撕约,便有伐它的理由。”

阖闾:“寡人以为,条不条约的在其次,臣服它是首位,倒不如来个简单有效的办法,打造一套王仪卤簿,由寡人赏赐给越国,让他们将立的那个小王使着,你看他服是不服。”

伍子胥:“大王,既已用文服之策,还得一步步来,若眼下就行王仪卤簿的赏赐,越人必以为是奇耻大辱,恐会适得其反。”

“真适得其反,更说明越人是在耍我们!”阖闾脸一沉,顿时杀机毕现。

伍子胥一沉首道:“大王,老臣明白该如何做了。”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应召入府,伍子胥迎住道:“你去越国把公子夫差换回来。”

王孙骆不解:“行人府刚接到通报,公子干得不错啊。”

伍子胥:“可惜的是,大王已改主意了。”

王孙骆:“此是大事,岂能朝令夕改。”

伍子胥:“不瞒你说,大王不愿夫差拿到臣越之功。”

王孙骆:“如此看来,大王已敲定王子累为太子,只是没有明言而已。”

伍子胥将一份书递与王孙骆:“这是大王一定让老夫办的事,由你交给越国的行人府。”

国宾驿馆,日。

王孙骆出现于馆厅,迎他的夫差一怔道:“行人大人如何亲至?”

“公子,相国大人命我前来接替你。”王孙骆眼光躲闪着。

夫差:“何故?”

王孙骆:“本行人不知。”

夫差:“眼看臣越之策将成,我如何能走?”

王孙骆:“公子走吧,这儿的事本行人会继续做下去,而且臣越一旦有成,功劳会记在公子的身上。”

夫差:“我非争功,而是……”

“公子放心。”王孙骆打断了夫差,“本行人虽愚,可相国自有妙策,这儿的事不会办砸。”

夫差却坚称道:“不行,我不走!我可以不再为使,可我却要好好地看一看。”

王孙骆劝不动了,无奈而摇颅。

石买府,日。

石买:“他们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只是给我一份书。”曳庸说着自袍袖内取书。

石买:“都说些什么?”

曳庸:“还未来得及看。”

石买取书展而读之,面容突然沉重了:“是吴王要对公子稽会行赏赐。”

曳庸:“这可是周天子之为啊。”

石买:“若受了吴王的赏赐,你让老夫如何向大王与朝廷交代?”

曳庸苦笑道:“大将军恐不得不如此了。”

棠丽寝宫,日。

扶同行往其妹的寝宫时,四处军卒林立,其森严空前。

公子稽会一见扶同,呼了声舅舅,奔迎。

棠丽:“公子啊,你玩儿吧,我有事要和你舅舅商量。”

扶同对其妹道:“你好威风啊,禁卫竟超王之规格!”

棠丽恼怒:“我请你是让你来指责我的吗?你总是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扶同:“你想让我帮你什么?让稽会登基为王,你不是已达目的了吗?”

棠丽已有泪溢出眼眶道:“当年,不顾我死活,硬逼着把我送入宫的是你!如今,你仍旧不顾我的死活,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啊?”

扶同:“你若是安守本分,行正走直,何有死活之说。可如今……”

棠丽:“如今怎么了?”

扶同不答棠丽的话,他见正在投壶的公子稽会屡投不中便步往公子。一旁的四名军卒已往公子面前一挡,厉瞪着扶同。

棠丽:“你要干吗?”

扶同:“公子屡投不中,我做舅舅的是想帮帮他。”

棠丽:“这种事不用你帮。”

扶同:“可我已是一介平民,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棠丽:“我的儿子就要登基为王了,为妹想让你于府内设享,好好告祭双亲……”

扶同:“告祭?你让我告祭什么?”

棠丽:“我毕竟为双亲争了光啊。”

扶同:“棠丽啊,你还记得父母?”

棠丽:“父母虽死得早,我为何不记得。”

扶同:“你记得?你若还记得父母,就不该有今之所为!你知不知道,就因为大王与你有私,越国几乎国将不国了。”

棠丽："哥，想不到你竟如此地执拗！棠丽从小与你相依为命，一直视你为英雄，所以为妹进了宫，也想像你一样为家族争光。可你怎么了，让稽会登基是大王的主张，即使如你所言国将不国，也是废太子胡作非为所致，你如何非怪罪我不可呢？"

扶同已摇颅道："看来，你是救无可救了。"

吴越边境，日。

公子稽会乘着车辇已至边界。他身后是石买、灵姑浮、诸稽郢以及众多军卒。当车辇驻停于大道，公子稽会抬头张望时，一眼望见的竟是季菀的大墓。墓前的界碑巍然耸立着，他忽然望见其姐季菀卓然而立，一脸冷笑……

公子大惊，抬手指着大墓喊："她……她……"

石买忙下车步往公子，将他挽下车道："有本将在，公子别怕。"

公子稽会脸已煞白，额头冒着冷汗，躲于石买的身侧不敢再望大墓。

正此时，吴人至。率先的是王孙骆，然后是公孙雄。公孙雄仍身披盔甲，身后列着大量的军卒。王孙骆前行数步，只一揖手道："我王闻越公子稽会将登基为王，专致贺礼，请越公子受之！"

石买轻对公子道："去吧，道谢字即可。"

公子稽会行三步，微颤着喊："谢……"

王孙骆便朝身后挥手。吴军闪出通道，自通道中行来的贺礼让在场的越人俱惊——最前面是一辆王辇，辇前辇后有多名宫娥，然后竟是全副的王仪卤簿……

石买不得不喊："停！"

王孙骆："为何喊停，公子应乘上我王所赐的王辇，然后好归国举行登基大典！"

石买厉言："吴使，王仪卤簿，岂能为礼？这样的祝贺我绝不能接受！"

王孙骆："为何不受？这是我王对公子稽会的一番美意。"

一旁的灵姑浮已声若洪钟般喊："何为美意？此是对我国的羞辱！"

公孙雄也厉喊："灵姑浮将军，岂容你放肆！"

灵姑浮一横兵器，便欲挑战公孙雄。石买大喝一声："住手！"

灵姑浮这才愤愤地收回兵器。

王孙骆："大将军，你是明白人。我王能赐如此厚礼，其喜爱之情，已溢于言表。你们若受了，日后两国便可相安无事！"

石买："我若不受呢？"

王孙骆："若不受，那就表明贵国仍以我国为敌！"

石买已到了万难之境，他痛苦得满脸发青，脸肌纵横。终于，他不得不道："公子，请登上此王辇……"

"大将军……"越军中勃起一片嘶喊。

"住口——"石买扭首厉喊。越军们屏声，却人人俱露痛苦之色。"公子，

登车！”石买对公子也开始嘶喊。公子稽会大惊，忙登上吴人所赐的王辇。“回去！”石买再喊。

王孙骆满脸兴奋之色，对石买道：“大将军慢行。”

石买回首厉瞪王孙骆，目色可怕至极。王孙骆却仍微笑着朝石买一揖。

勾践寝宫，日。

夫差大踏步地走进了勾践的寝宫。勾践仍持剑在土中刺着，见了夫差，先是一愣。夫差笑道：“勾践，为何对一堆土用剑？”

勾践：“你知这是何土吗？”

夫差：“土就是土！”

勾践：“可在我眼里，此土是国土！”

夫差一愣：“你想不到我会来吧？”

勾践：“你的气色不错，看来你是有好事了。”

夫差：“是大好之事啊。我忍不住了，所以想亲口来告诉你。”

勾践：“你用不着说，我也已明白是何事。你能走进我的寝宫，已足可说明，我国的什么大王、大将军等已为你所指使了。”

夫差：“你能明白就好。我臣服了你越国，可谓大功一件。本公子离王位已大进了一步，你呢？”

勾践：“我也快了。”

“哈哈哈……”夫差大笑道，“勾践，你竟大言不惭！你不仅是个废太子，而且你的幼弟即将登基为王，看来你彻底没有机会了。”

勾践：“我若是有呢？”

夫差：“看来你还不死心。勾践，你知道本公子为何将你视为敌手吗。”

勾践：“因为终有一日，你会败在我手里。”

夫差：“你仍然是大言不惭！我之所以视你为敌，就因为我所要的东西还没有人敢不给！更何况，你曾威胁过我。”

勾践：“可惜的是，你仍然要不到你所要的！”

夫差：“那我就告诉你，此番我不仅要到了，而且，你的幼弟正在边界受我王仪卤簿的赏赐！这就好比在你越国的脖子上挂上了一块铜牌，无论谁见了，都知道你越人已改姓吴！”

勾践虽沉着，仍气得发抖：“夫差你记住，你今日之为，一定会付出血的代价！”

“那好，我仍然等着你！”夫差大笑而离去。

不久，灵姑浮率诸稽郢巡宫，正路过勾践寝宫时，忽见勾践黑了脸，正堵着他们。灵姑浮：“世子……”

“没让你说话！”勾践的眼内闪着烈火，却冷冷地问，“你们知罪吗？”

灵姑浮：“本将……不知。”

勾践：“跪下！”

“世子……”诸稽郢欲解释。

勾践："跪不跪下？"

灵姑浮："世子已被废，灵姑浮的双膝只为大王而跪。"

"可我要你为国而跪！"勾践怒道。诸稽郢跪下，其他军卒也跪下，独灵姑浮仍不跪。勾践劈头盖脸地大骂道，"好端端的越国就要葬送在你们这帮蠢才的手里了！乘吴人所赐的王辇，使吴人的卤簿王仪，这算什么？是吴国的臣子还是他们的儿王？公子年幼，尚情有可原，可你们呢，难道会不懂吗？这种奇耻大辱竟也忍而受之，你们还是越人吗？作为一名将军，甚至一个男人，还有何脸面立于这世间为人？！"

诸稽郢竟被勾践骂得汗如雨下。灵姑浮却道："你骂完了吗？"

勾践："难道还不够？"

灵姑浮怒冲冲地喊："走！"

到了夜黑，勾践仍暴怒着，如困兽一般在宫内团团乱转。苦成与岩鹰躬身立着，也满脸焦急。勾践忽止住了脚步道："苦成，司急鼓，升朝！"

苦成一惊："太子已不可升朝。"

勾践厉声道："废话！你去告诉鼓人，若不敢司鼓，就杀了他！"

苦成连忙躬身而去。岩鹰"呛"的抽出剑道："在下以命力护太子去大殿！"

勾践也取剑在手，厉嘶一声："走！"

允常寝宫，夜。

石买正对允常禀奏着时忽有鼓声传入寝宫。允常竟比石买还警觉，问石买："此是何音？"

石买一愣，脱口而出道："升朝的鼓声。"

允常："难道有人玩闹吗？"

石买："立鼓处有禁卫守着，谁敢玩闹啊。"

允常："那就很明白了。去吧，把鼓人斩了，有去大殿的臣子，立即驱散！"

石买："世子呢？"

允常："他不就是想再过一过上朝的瘾吗，没有臣子，一个人上着也没什么滋味，随他去……"

越王殿，夜。

勾践已端坐于大殿内。浑然不解的大臣们正忐忑不安地列班。勾践面无表情地望着大臣们，其神态似在俯视着一群羊……

鼓声忽然停了！

石买正步入大殿，他对勾践道："你已无权升朝！"

勾践厉瞪石买。石买一惊。勾践道："众位大臣，这是我越国最耻辱的时候！不知你们是否已知，公子稽会竟受了吴人王仪卤簿的赏赐！这仅仅是臣服于人吗？没有这样的臣服！此是天下奇闻，千古之辱！"

"太子！"扶同一声嘶喊，已跪于地上痛哭失声。

皓进以及另外七八名大臣也跪下了。

勾践："扶同，你们这是为国而跪还是为耻辱而跪？"

扶同泣喊："太子，扶同悲愤交加，早已无脸昂身于这大殿了……"

石买："世子，为何不正视现实呢？"

勾践："现实就是，你与大王沆瀣误国！"

石买："可老臣以为，大王这是在救国。"

勾践："如此救国，越国必亡！"

石买回身对众臣道："众位大臣，世子已无权升朝，都回府去吧。"

扶同喊："大将军，你又有何权搅乱朝会？"

"扶同，老夫不想与你一般见识。"石买又厉喊，"众臣听好了，老臣不敢有负大王重托，所以辅国主政。老臣再说一遍，众臣退下！"

勾践："众爱卿，大王与石买要对付我就是因为我主战，愿意粉身碎骨地来保护这个国家！你们中若有胆小怕事的可以立即退出大殿去。你们放心，只要不与石买等为虎作伥，我绝不会怪你们！"

有臣子朝勾践跪拜后开始退出大殿，但退了数人后就没人再退。

勾践："石买，看来你和大王对吴人的忍让之举，很不得人心哪。"

石买又喊："众位大人，大王之举是为宗庙有祀，社稷不颓，纲常不废，民之有存！"

"你放肆！"勾践已勃然大怒，"你竟大言不惭！我问你，什么叫宗庙有祀？"

石买："春秋二祭！"

勾践："春秋二祭？那只是每年之为！所谓宗庙有祀，在为王者能否永续国脉。你竟遑论什么社稷不颓，纲常不废？欲社稷不颓，更在为王者勤政恤民，图强除弱！什么君为父，臣为子，你石买为图一己之私，竟全可当做耳旁风，这叫纲常不废吗？再言这民之有存，就因为你们惧怕吴人，竟一味地退让，等你们退无可退时，那越国就是亡国，这叫民之有存吗?！"

"太子所言，至圣之理啊！"扶同喊着已跪。

石买哑口无言。皓进等文臣也高呼"太子"纷纷跪拜。

正此时，一颗首级被一名军卒用盘子托着高举于头顶，军卒跪在勾践面前。

众皆一惊！苦成上前一看，惊呼道："是鼓人！"

勾践："谁如此大胆？"

"寡人！"随着苍老的一声应答，侍人们已自殿外用抬舆抬进了允常，而他身后更有四列军卒捷入大殿，将大臣们分隔开。"退朝。"允常黑着脸，声音不高，但仍让部分大臣的心魄为之一撼。

勾践望着允常，双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却未开口。

没有任何人再吱声，已有大臣们退去。又退去了约一半人，剩下的大臣们仍端立着。

"将他们都押回府去。"允常道，"若再如此，就押进大狱！"

军卒们已将剩余的大臣全押走了。大殿内惟剩勾践、允常与石买，再就

是跪于抬舆四旁的侍人。

勾践与其父仍对视着，他忽冷然一笑道："好手段。"

允常："砍了鼓人的头，又动用了军卒，算不得是好手段。"

勾践："不错！你终于动手杀人了。"

允常："难道你会在乎一名鼓人的性命？"

勾践："原本不会在乎，可杀给我看我就很在乎。"

允常："寡人知你倔，也自负，可怎么也想不到你会狂悖如此！"

勾践："大王，父亲，你身为一国之主，该明白如何存国的道理。难道你真要等到吴人杀进宫来才悔悟吗？"

允常："以你之为，吴人就不会杀进宫来？"

勾践："正所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只要我们争了，战了，即使死于吴人的剑下，又有何憾?！"

允常："这么说，不将这个国家给玩完了，你是不会安生的。"

勾践："你还不明白，越国与吴国的这场乱局是你搅起来的！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形，恐怕连你自己都无法预料，我也预料不到，所以，若有危机出现，我即使想帮你恐也帮不上了。"

允常："只要你不弑父，寡人会怎样，越国会怎样，就不用你操心。"

勾践起身："那好，你自己多保重吧。多灾多难的越国，也多保重！"

扶同府，日。

扶同嚎啕大哭！他的哭声似啸似嘶，惨烈至极。

他对着几面牌位深拜，抬首道："扶同不孝，望列祖列宗宽恕……"

郊道，日。

一乘马车沿道而行，车中所乘之人正是扶同。舆人忽驻马不行，正思索着什么的扶同惊醒，问："为何停车？"

舆人手指前方道："有人尸挡道。"

"人尸？"扶同望去，果然有一具成年男人的身体横陈于道，便道，"为何无人收尸？"

"乱世之下，有几具人尸陈道也属正常啊。大人稍候，待在下将他搬开。"舆人说着，向前要搬"尸体"时，却听有人大呼道，"搬不得！"

扶同和舆人循声一望，见不远处一间酒铺，铺门外立一当垆卖酒的酒保，刚才的喊叫便是他了。"为何搬不得？"扶同问。

酒保道："这人没死，他只是喝醉了。"

扶同："既已醉酒，该醉于户内，为何当道而卧？"

酒保道："你们且过来，我与你们细说。"

扶同见酒保说得神秘，好奇心起，便步往酒铺："难道此人是个无赖？"

酒保直摇其颅："客官不该胡猜。"

扶同："胡猜？此人虽醉，当道而卧，岂不误了来往过客行路。若搬不得，那是真正的霸道了，不是无赖还能是什么？"

酒保："客官冤枉他了，此人身怀绝技，才借酒浇愁，每喝必醉。醉中常扬言，'若遇贤者，此技此身，便都是明主的'。"

"噢？此人有何才？"扶同问。

酒保："此人的剑术，小的可是见过的。有一回他醉了，一只苍鹰以为是死尸，就疾冲而下直啄他面门，此人于酣睡之中，竟将苍鹰劈为两半。且不说他天生警觉，就那拔剑之快，实在是见所未见！所以在下喊搬不得，若是他也误将你当做苍鹰，你如何逃得性命？"

"若如你所言，此人该是名身怀绝技的剑客！"扶同道。

酒保："可不是，听说有剑客曾找他比剑，可一见他拔剑的速度就不敢与他比了。"

扶同冷冷道："我不信！"

酒保："可惜没法试。"

扶同看了舆人一眼："谁说不能试？"

舆人已明白，他拔剑上前，一剑往醉鬼的面门直刺而去。只听得"当啷"一声，舆人的剑脱手而飞！扶同看得很仔细，竟没看清醉鬼是如何拔剑的。而且醉鬼的剑入了鞘后，舆人衣袍的一片前摆才断裂而落于地。此醉鬼正是黑翼，他仍继续酣睡。

扶同心里暗暗一喜："酒保，打一壶酒送到道上去。"

酒保："还让他喝酒？"

"不，是我喝！"扶同说着便往黑翼走去。

舆人胆颤地道："大人，此人出剑太快，当心他伤你。"

"我不伤他，他为何拔剑伤我？再说，若能死于此快剑之下，也是人生奇趣了。"扶同说着往黑翼身畔一坐，低声吩咐舆人，"你走开些，不要管我。"

"大人……"舆人有些担心。

扶同："离我远点儿！"

舆人只好将车驶至远处候着。

酒保已送了酒来，扶同自斟自饮。有步行的过路客好奇，止步观看，扶同以手势驱赶行路人。扶同浅斟慢饮，一壶酒饮完，酒保又送上一壶，这黑翼仍未醒来。直到第二壶酒也将饮干，眼看红日西沉，只听得"咕咚"一声，是黑翼咽喉所发出的响声。黑翼睁眼后便问扶同："为何坐于我身畔饮酒？"

扶同："大路朝天，你睡你的，我醉我的。"

黑翼："可惜你未醉。"

扶同："我若是醉，便无人为两个醉客守道了。"

黑翼："这么说，我已受了你的守道之情。"

扶同："为壮士守道，是扶同心甘情愿，何足挂齿。"

黑翼："你是扶同？"

扶同:“正是!”

黑翼:“是宫里的司直大夫?”

“可惜的是,我已司直为曲。”扶同道。黑翼睨了扶同一眼,却起身,摇晃了身子欲去。扶同又道,“就这么去了?”

黑翼:“我只是一名落魄之人,不敢惊扰了大人。”

扶同:“我比你更惨!你虽落魄,却能当道而卧。而我呢,是丢魂,所以六神无主,无路可行。”

黑翼:“莫非大人有什么隐情?”

扶同:“可否借一步说话?”



皓进府,黄昏。

皓进端坐于府厅内,一脸悲伤之色,却竭力克制着,但似乎克制不住了,欲泪。他忙展开一策而读,刚读出策名:“周官……”却又读不下去,扔了简策,闭上双眼,摇头晃脑而默诵,“夫护嘉苗者,必去莠草……夫护嘉苗者,必去莠草……”皓进再克制不住哽咽之声,面颊上流下了两行冷泪!

府人进,见大人如此,忙跪下,不敢出声。

范蠡却进了府厅,竟微笑而道:“大人。”皓进忙扭首羞惭地揩去眼泪。范蠡道,“大人其实不必悲伤。”

皓进:“你终于肯露脸了,那日慢待你非轻你潦倒,而是嫌你狂浪,望勿怪。”

范蠡:“区区小事范蠡岂能计较。之所以弃府而去,只因大人府中禁酒。”

皓进:“你让我不必悲伤,是何意?”

范蠡:“范蠡以为,大人不仅不需悲伤而是应该高兴。所谓祸者,福之所倚。因吴王赏赐而致的羞辱,一定会激起正义之士的抗争!不需多久,遮于越廷的阴霾会一扫而净!”

皓进:“所以你告诉我,因为丢官,却能保住其官?”

范蠡:“正是!”

皓进:“保不保官皓进不看重,惟越宇廓清是皓进大愿。先生请告诉我,皓进该做什么?”

范蠡:“该做的大人已做了,大人耐心等待就是。”

皓进:“你别再住客栈了,搬来府中吧,本府不禁酒了。”

范蠡笑道:“范蠡不守规矩,大人不必为我而破禁。”

皓进:“你还在怪我?”

范蠡:“范蠡岂敢,客栈是杂烩之地,住在那儿,既有闲言可闻,也有奇事可看。更何况范蠡可替人卜卦,至少生计无愁啊。”

皓进这才微笑道:“我明白了。”

草棚,夜。

扶同弯身低头才可以进门。他张眼一望,棚内一贫如洗,无榻无案,棚

中吊着一只瓦釜，地上散着数只残破的陶盂。一个角落里，坐着黑翼的父母、妻子以及三名孩子。黑翼："大人，请随意坐。"

扶同摇着头道："壮士有剑技在身，为何竟一贫如此？"

黑翼："让大人见笑了。"

扶同："非我见笑，我观壮士有大丈夫之志，为何耽身于乡野之地？"

黑翼："不敢瞒大人，黑翼本已是王宫武士，只是为先王所遣去了一趟吴国，这一切又全都……"

扶同："原来壮士是护卫王女归国之人，失敬！"

黑翼："可黑翼却有冤在身。"

扶同："既如此，我可为壮士申冤，更可让壮士出仕入将，重新求取功名！"

黑翼一愣："大人愿意提携在下？"

扶同："愿！"

黑翼闻后，忙一撩破袍，拜翻于地："在下愿意追随大人！"

允常寝宫，夜。

棠丽："大王，臣妾觉着这气息有些不对。"

"有何不对？"允常似乎明知故问。

棠丽："大臣们也似有怨气。"

允常："这都是预料之中的事。你放心，只要石买可靠，勾践他翻不了天。凡改朝换代都如此，一旦新王登基后，大臣们就会慢慢地把该忘的忘了，把该扔的东西也会扔了。"

棠丽："大王还是要提防啊。"

"寡人能不防吗？"允常对棠丽道，"让稽会来见寡人。"

棠丽："他已经睡下了。"

允常："睡下了就唤醒他，寡人有要紧的话对他说。"

棠丽去唤儿子。允常命宫娥抬起抬舆于宫内转着。他在抬舆上陷入沉思。不一会儿，棠丽领着稽会而来，允常轻拍娥宫的背，宫娥歇下抬舆而退。

稽会揉着惺忪的睡眼，见其父招手，便走到允常面前。"稽会啊，你就要登基为王了。"见稽会只是点头，允常问道，"什么叫登基为王，你知道吗？"

稽会打着哈欠："知……知道。"

允常："那你说来听听。"

稽会："坐到大殿的王位上……"

允常："还有呢？"

稽会："听群臣奏策，然后判断谁是谁非。"

允常摇着头道："这几句话是你母亲教给你的吧？"

稽会："是。"

允常："要真如此简单就好喽，王父也不用为你操这么大的心。这登基啊，就好比是你脚踩了王父的肩膀，而王父呢，早已为你开创了一片国基，

你站在王父的肩膀上便是站在国家的最高处去俯视你的臣民，这臣民就是你的基石。他们该生还是该死，该走还是该留，也就是他们的命运牢牢掌控在你的手里！千万记住啊，是你在握着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当一旦发现有人在觊觎你的权力时，你就要当机立断，毫不留情，立杀不饶！懂吗？”

稽会：“懂了。”

允常：“可你也不能滥杀，要恩威并施。你得懂得使用手腕，就似驭马驾车，要为你所用。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本事，你都得让他们惧你，有惧才有服。”

稽会：“王父是说，这权力就像一根鞭子吗？”

允常：“不错！好驭手很少用鞭子，就因为他们懂得鞭子是什么。这鞭子啊，既是恩威，更是杀伐。一旦用之，是又狠又准！可不用时，就抱在怀里好好地藏着。”

稽会：“王父，我懂了。”

“好，懂了就好。去歇着吧。”见稽会与棠丽退入后宫，允常这才问侍人，“大将军到了吗？”

侍人：“正候宣呢。”

“让他进来。”不久石买进。允常道，“石买啊，这些日子可苦着你了。”

石买：“为大王效犬马之劳，臣在所不辞。”

允常：“公子稽会就要登基了，你说，勾践能服吗？”

石买：“老臣不敢妄言。”

允常：“他有能力，心也狠得起来，将来恐无人能制得住他。”

石买：“大王的意思是……”

允常：“这宫里他不能再呆了，王城也不能！将他流放至甬东吧，那儿是海岛，将可渡之舟尽毁，命陆地不与他往来，就能节制住他。”

石买：“大王圣明，此为万全之策。”

“什么万全之策！”允常摇着头道，“若有万全之策，那就是只好杀了他！”石买大惊！允常冷冷道，“可寡人不想杀人，他毕竟是寡人的儿子啊。虽说这数年他巴不得寡人早死，可寡人不想让他死，他一家人都可去甬东好好活着，给他一些用具和种子，让他们去岛上自食其力吧。”

石买：“何时让世子走？”

允常：“告知他吧，让他准备准备，稽会登基之日就得走！”

石买：“世子走前，大王想见一见吗？”

允常思之许久，长叹一声道：“不用了，我们父子闹成这样，已是形同路人，还是不见为好。”

勾践寝宫，夜。

苦成惊慌失措而入，面对了勾践即跪。他伏着身子双肩耸动，显然是在饮泣。“何事伤心？”见苦成哭着什么也说不出，勾践又道，“究竟怎么了，快说啊。”

雅鱼似乎已知将发生何事,叹息一声,不言。

石买入:“大王有旨,世子一家迁徙甬东,从此不可返回陆地,更不可踏入王城一步,不得有误。”

勾践对苦成道:“苦成啊,原来你是为此而哭,没有出息!”

苦成啜泣着:“甬东与陆地隔绝,没有人烟,瘴气野虫,岂是生存之地……”

“荒蛮僻凉,却也是一片天地!”勾践望着石买道,“是你为我力争的吗?”

石买:“不是!”

勾践:“这么说是大王刻意安排的?”

石买:“大王的仁善,切望世子体会。”

勾践:“好,你带句话给大王。”

石买:“请!”

勾践:“好好活着!”

“世子,后日就得离开,加紧整理吧。”石买说着转身即走。

“大将军!”苦成膝行而扯住石买的衣袍。

“苦成!”勾践喊。

苦成却不顾一切道:“苦成恳请大将军,让苦成也去甬东。”

石买:“难得你一片忠心啊,老夫可为你向大王请求。”

“谢大将军开恩!”苦成大磕其头。

雅鱼向前扶起苦成道:“苦成啊,你这又是何苦?”

苦成:“苦成虽不能为太子分忧,却可追随你们,效犬马之劳。”

勾践:“苦成啊,有你这份心,也不枉了我们相处一场。可你放心,我哪儿也不用去!我的根,就扎在这王宫,扎在这片渗着烈血、埋着忠骨的土地上!”

雅鱼:“太子,话可这么说,可事至如今,他们若以武力驱逐,又如何办呢?”

勾践:“你什么也不用收拾。等着吧,让他们来试试!”

雅鱼:“可我仍旧不放心。”

勾践:“就要见分晓了,该睡该歇息还是该乐,都行。”

雅鱼:“我哪儿睡得着啊。”

“那好,你就陪我赏舞吧。”勾践说着已喊,“苦成,传舞乐!”

不久,寝宫内乐声骤起,于王宫的夜空里徘徊缭绕,铿锵响亮……

越王殿,日。

大殿内零落地端坐着一些臣子。公子稽会冠冕整齐,双眼有些害怕地望着王位。石买道:“不用怕,端正了身子,走。”公子仍犹豫。“走!”石买厉声。公子这才往王位而走。“好!走出你君临越国的气势!”石买随于后,为公子鼓气。可公子不知何为君临越国的气势,双眼不住地往两旁的大臣们身上瞟。终于,公子步至王位端立着。石买道,“坐下吧。”公子木偶般僵硬而坐。石买基本满意了,喊,“护送公子回宫!”

“等一等!”殿门忽有人喊。

众臣一望，见是扶同独自一人衣履单薄地步进大殿。禁卫们挡住扶同，稽会却喊："舅舅！让我舅舅过来。"

石买犹豫一下，命禁卫闪开。

扶同向前数步，望着王位上的公子道："臣扶同参拜新王！"

石买："新王明日可拜。"

扶同："今日公子是扶同的外甥，明日便是臣的大王了，我怕不适，所以要先练着一拜！"石买皱眉时，扶同已于丹陛下翻身便拜，且一拜许久。

稽会："舅舅请起。"

石买："行了，公子换下王冕冠服。灵姑浮将军，护送公子回宫！"

稽会换下王服后欲行，忽想起落下了舅舅送给他的剑，喊："我的剑。"

一名侍人找到剑躬身递给公子。稽会将剑插进怀里朝扶同会意地一笑。灵姑浮命军卒端立成两行，公子稽会自王位起身。公子行不多远，棠丽夫人自侧殿步出，望扶同一眼，便随公子身后而行。

扶同抬了身子便喊："棠丽，妹妹……"

棠丽却没有止步。

允常寝宫外，黄昏。

公子走入院内。棠丽见扶同跟着，身后还有一名侍人便问："你换侍人了？"

"侍人可换，而王却不可换！"扶同道。棠丽狠瞪了其兄一眼，扭身欲回寝宫。扶同与侍人再跟，却已被军卒挡住。扶同便颤声而喊，"稽会……"

稽会已进院子，闻声而回首。

扶同扭身一把抱住了身旁的灵姑浮厉嘶："壮士还不动手？！"

"诺"的一声，扶同身后的侍人竟掣出一柄短剑，此人正是黑翼，他利剑疾出，扑来的军卒已有数人仆身倒地。

公子与棠丽齐惊呆了！

被扶同抱住的灵姑浮挣身，可扶同早做了同归于尽的打算，一身勇力的灵姑浮瞬间竟脱不了身。军卒们欲力护公子，奋身而挡刺客。黑翼的剑更快了，又倒下了一片人……

第七章　允常驾薨

允常寝宫，黄昏。

寝宫内，允常正歇着。侍人恐慌万分地禀道："公……公子遇刺！"

允常厉惊，大呼："抬，抬……"

院内，公子稽会处境已十分凶险！棠丽仍然呆着。

灵姑浮甩开了扶同，拔剑冲往刺客。扶同被摔于地，爬起身来嘿嘿狞笑。军卒护卫全都横尸于地，惟灵姑浮一人在力敌着黑翼。

允常已被惊慌失措的宫娥们抬出，他一只手前伸着，欲喊，已喊不出……

黑翼闪过灵姑浮的缠斗，他的剑已挑往公子稽会的咽喉。公子想逃已不能逃，他呆立着，刚喊出一声"舅舅救我……"其脖子上的鲜血已射出……

黑翼见已得手，抽身便退。灵姑浮仗剑而追！

"大王啊……"扶同面向允常力竭而嘶，"扶同可不忠不孝，却绝不大逆不道！"

允常绝望而呼："逆贼……你……"

扶同狞笑着："大王，你是自食其果！"

"混……"允常欲骂却已骂不出，上身一仰，气绝！

扶同走到稽会身边双膝砸地，头颅沉沉一垂道："稽会，舅舅对不起你。"

稽会已死，可双眼仍惊恐地瞪着扶同。扶同为外甥合上了眼，拾起稽会怀里他送的短剑，再也不看任何物象，就连其妹也不看一眼，往外而去。

棠丽一直没有反应。到了院子内已不剩一个活口时，她笑了，笑得极其灿烂，然后她步往公子，就像往常漫步般地走近了躺于血泊中的稽会，优雅地弯下身去，就像从摇篮中抱一个初生的熟睡婴儿般，她将稽会抱入怀内，抱入了寝宫……

越王殿，黄昏。

扶同如游魂般走入大殿……他步上了丹墀，于王位旁摇晃着身子而站定，轻轻地拔出短剑，但其声于空旷的大殿中仍然响亮，且撼人心魄——"太子……大王啊，越国的耻辱，只有靠你来洗刷了……大王，臣扶同……去了！""噗"的一声，扶同再无犹豫地将短剑刺入了自己的胸膛！当他拔出短剑时，人已摔倒。他用最后的力量将漂满了鲜血的短剑安放于王位后，气绝。

王位上的血剑有扶同的体温，一丝儿热气仍缭绕着……

勾践寝宫，黄昏。

苦成大步奔入，惊恐地喊："太子，公子遇刺！"

"什么？"勾践一惊后立即往外而去。

苦成却猛跪于勾践面前："不能去啊，太子！"

"滚开！"勾践喊。

苦成不仅不让，却将勾践的一条腿抱住。勾践踢翻了苦成，雅鱼自内宫冲出，欲拦勾践时，勾践已冲了出去……苦成起身，欲追勾践而去。

"不可惊慌失措！"雅鱼呼道，"速遣岩鹰去卫护太子。另外，我与与夷去灵姑浮将军府。请太子放心，该做什么事，我很明白！"

"诺！"苦成这才速去。

"找与夷来！"雅鱼对宫娥吩咐道，"速备车辇！"

允常寝宫，夜。

院内，夜明如昼，军卒手内举着的火把吱吱而燃，声若哭泣！

众将肃立。石买几乎是踩着一地的尸体而步往已死的先王允常……短短的十多步，他如翻越一座大山般艰难，他挪动着僵硬的双腿，终于到了允常身旁，双膝如铜，竟于泥地上磕出碎裂般的声音。

寝宫内，棠丽盘腿席地而坐，她的怀里仍抱着稽会，双眼无神，眼皮一眨不眨，茫无目标地望着，毫无表情……

石买与莫不邪抬进抬舆，呆愣了一会儿又缓缓伏下身久久而不仰起。

将校们仍立于院内，神情肃穆，张张脸上点染着郁闷与肃杀之气！

一名持戈的军卒因过度紧张，手竟握不住兵器，那戈砸在一块硬石上，"锵"！刃声响亮。棠丽突然而惊，嘶喊道："有刺客！"她扔了公子稽会，惊慌地往后宫内逃去。宫娥们追进后宫。

正高度紧张的众将闻这一喊，"呛"的抽剑，齐刷刷地涌入寝宫……

"住手！"石买大喊。众将忙将剑一扔皆跪。石买木讷身颤地跪伏于地，轻呼道，"大王啊，石买无能，未保护好你，更未呵护好你最疼爱的公子，石买昊天之罪啊……"石买啜泣声如涨水，愈来愈高，愈来愈切，渐渐便为嚎啕之声！此泣声于充满厉杀之气的王宫夜晚回荡，似狼之嚎，刃之击，动魄惊心。

许久后，石买止了哭泣，问道："灵姑浮呢？"

诸稽郢："正在追拿刺客。"

"他既保护不了嗣君，还能拿住刺客吗？"石买又道，"去将世子带来！"

"我来了。"勾践已进。

石买道："世子，你为何如此残忍？老夫没想到……"

"好一个没想到。"勾践勃然道，"难道你不知王位之争向来你死我活?！"

石买："即便如此，你也不该对一名十岁的孩子痛下杀手！"

勾践冷冷而道："既如此，那你还等什么？可以弑亲之罪而杀了我！"

石买:“即使老夫认为你是弑可嗣之君的元凶，仍会查清来龙去脉，惟有证物俱在……”

勾践:“这么说,你是怕错杀？”

石买:“老夫要事实。”

勾践:“公子稽会遇刺而死就是天大的事实！元凶是谁重要吗？执大政掌权柄者,遇事就得当机立断!大将军不是口口声声要让越国有存吗?为何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却犹豫不决！你若认定勾践是元凶,那就该立杀不赦!即使杀错了又有何要紧,有哪个圣人不做错事,更有哪个王者不杀错人？更何况,你只是名将军。”

石买:“石买决不错杀！”

勾践:“那你如何执越国之政？”

石买:“你错了,越政并不是石买所执。老夫只是辅国之臣,更何况,执政一定要错杀吗？”

勾践:“不敢错杀者,哪怕做个将军都不配！”

石买:“这么说,世子错杀过？”

勾践:“你问得好,我是在想,若错杀一人可换万人之安,那还叫错杀吗？”

石买:“嗣君以及大王的死,换来的却不是万人之安！”

勾践:“我若死,则可换得万人之安。”

石买:“这……老夫还未及考虑。”

灵姑浮府,夜。

鸢萝与雅鱼于府厅相互凝视了许久,鸢萝终于道:“我听姑浮说,夫人与世子将迁徙甬东？”

雅鱼苦笑道:“那个地方恐已不用去了。”

鸢萝:“是大王改变了主意？”

“是公子稽会已被刺。”雅鱼说得很平静。

鸢萝大惊:“为什么？公子被刺难道与世子有关？”

雅鱼:“我说无关,你信不信？”

鸢萝许久后才重重地道:“我信！”

“好。”雅鱼虽松了一口气,但仍道,“可是,会有人不信！”

“夫人是指我父亲？”雅鱼点头,鸢萝又道,“我父亲若不信会对世子和夫人不利？”

雅鱼:“夫人若留我们母子于府,恐对夫人也不利。”

鸢萝:“夫人错了。我父是我父,我是我。我既已信夫人,心中便堂堂正正,即使我父降罪,鸢萝也不怕！”

允常寝宫,夜。

勾践:“公子稽会已死,我本不想分辩。可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不是要找

元凶吗？我就找给你看。”

石买：“当着大臣与众将，你可以分辩，更可以找。”

“石买，我若认定是你和大王杀了公子，你一定不服。因为你听了大王的，所以殚精竭虑，寝食难安，你累坏了！你一定会说，你是为了这个国家……”石买正欲言，勾践却又喊，“行人大人！这些日子，你也很累。”

曳庸提心掉胆道：“臣……”

勾践：“与吴人的交道不好打，他们得一便进十，是不是？”

曳庸：“的确如此。”

“再不好打，可行人大人还是与吴人打上了交道，稽会也以公子的身份去边界受了吴人王仪卤簿的封赏……”勾践说到此处，一些人已有羞愧之色，将脸埋进了怀里。勾践又道，“你们为何垂首？是惭愧了还是累坏了？有人能告诉我吗……行人大人，你能告诉在场的众将，自古以来有哪一个国家做过这样的事，又有哪一个国家接受过这种赏赐？”

曳庸低下了头颅：“没有……”

勾践：“可如今有了。这种事就在吴越两国间发生了。吴人这么做，我能够体谅，他们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当然虎口大开，不足为奇。奇的是你们，我无罪而被废，你们保持沉默，我勾践不怨你们，可国家忍受了奇耻大辱，你们竟连哼都不敢哼一声！惟有一个扶同，以为用稽会年幼的鲜血就可洗净这奇耻大辱了，因此，扶同才痛下杀手……”

众将沉默，连石买也沉默了。偏在此时，棠丽持剑疾速冲出，竟往勾践扑去。勾践猝不及防，幸岩鹰眼明手快，挺身连撞带挡将勾践撞开，而棠丽的剑刃自他肩膀划过，已见血！棠丽稳住身子，仍疯了般要刺勾践。侍臣苦成已不顾什么男女有别，蹿上去一把抱住棠丽，岩鹰趁机夺下棠丽的剑。

被苦成死死抱住的棠丽疯狂嘶喊：“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勾践：“苦成，你松手！”

苦成却不敢松手。石买上前道：“夫人，请冷静。”

棠丽：“你是谁，为何要帮他？他是凶手！”

石买：“我是大将军啊。”

棠丽这才冷静些，却先扭首厉瞪苦成：“拿开你的脏手！”苦成松开棠丽。棠丽审视着石买，“你……真是大将军？”

“我是，夫人。”石买道。

棠丽又一指勾践：“那你为何不杀了他？”

石买：“夫人如何认定世子就是凶手？”

棠丽：“他要夺王位，所以他就是凶手！”

石买：“可世子以为，刺客是扶同所收买。”

棠丽：“可扶同又是被谁所收买？”

石买：“夫人，老臣会好好追查，请夫人节哀，回后宫歇息。”

棠丽：“不！我要看着他也被刺而死！”

石买对宫娥道："好好侍候夫人！"

宫娥们将棠丽硬拉往后宫，棠丽犹自喊声不绝："凶手！他就是凶手……"

石买："世子，谁都知道扶同是你的心腹之臣，他对世子从来都是言听计从。这会儿他已死，可谓死无对证。"

勾践听石买如此说，由不得仰首而叹："稽会的鲜血仍旧洗不明你这对昏花的老眼！"

"辛田将军！"石买恼怒地喊。

"末将在！"辛田振声而答。

"世子有刺杀嗣君之嫌，请回寝宫！"辛田诺后，石买又对勾践，"世子请！"

草棚，夜。

黑翼于睡梦中惊醒，正要呼家人时，杂乱而急促的脚步声已近。来不及多想，他自草庐惟一的一只土窗中翻越而出时，草庐门已被撞开……

亮光大闪，军卒们举着火把搜寻黑翼。家人们俱被吓醒，缩于墙角，惊恐地打着哆嗦。灵姑浮入草庐一望黑翼的家人，退出门即令道："全杀了！"

军卒们挥戈，不费吹灰之力便砍杀了黑翼一家六口。灵姑浮自一名军卒手中取过火把扔向草棚。一名军校道："将军，刺客往南而遁。"

"快追！"灵姑浮厉喊。

石买府，夜。

莫不邪突然跪下："大将军，可嗣之君被刺，勾践难逃其咎，已不可为王！大将军中流砥柱，国之栋梁，为何不登基！"

"住口！"石买厉喊，"莫不邪，你竟敢信口雌黄，置老夫于不忠不义！"

"何谓不忠不义？如今王位几乎白送入大将军之手，此时不取更待何时？"见石买摇头，莫不邪又道，"已再无可嗣之君，大将军置国不顾吗？"

石买："一派胡言！勾践无子吗？"

莫不邪仍强词道："勾践暴虐，其子如何能嗣？"

石买："有何不可，只要他是王族！"

莫不邪："大将军……"

石买："退下！"

城门，晨。

莫不邪与辛田将军守在城楼的兵库，辛田："灵姑浮将军能抓住刺客吗？"

莫不邪："刺客是死是活已无关紧要！"

辛田："你……这是何意？"

莫不邪："若抓住了刺客，他也许可证实扶同是勾践所指使，也许他证实不了。我说无关紧要是指，大将军完全可一口咬定就是勾践主使！"

辛田："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这可是天大的事，为何要一口咬定？"

莫不邪："你真不知我想说什么？"

辛田："不知。"

莫不邪："我若告诉你，我想为大将军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你会怎样？"

辛田："为大将军做事是职责所在。你说是怎样的事？"

莫不邪："将大将军推到王位上去！"

辛田大惊："这……如何可能？"

"如何不可能！"莫不邪道，"大王因为有私，废太子而想让其溺爱的幼子为王，可他未曾料到幼子这么快就被刺，这是大王自作自受，却白让大将军得了个天大的便宜！如今我们只要再做两件事，大将军就可登上王位。"

辛田："大将军自己肯吗？"

莫不邪："只要我们做了这两件事，即使大将军不愿那王位也只能是他的。"

辛田："你且说说，是哪两件？"

莫不邪："第一件，是证实勾践是刺弟的元凶；第二件，杀了勾践惟一的儿子，这王族就再无嗣位之人，你说，越国的天下会是谁的呢？"

辛田："听你这么一说，大将军这王位的确已唾手可得。"

莫不邪："你愿不愿干？"

辛田："大将军的意思呢？"

莫不邪："他虽表面上推辞，可白得一国，心里哪会不愿意。"

辛田："若大将军真的愿意，辛田无话可说。"

莫不邪："那好，灵姑浮恐就要回来了，我们一起来对付他。"

辛田："对付他？他是大将军的女婿，为何不帮大将军？"

莫不邪："怎么说呢，毛病不出在灵姑浮身上，而是大将军的女儿。她读了一些书，又经勾践夫人的煽动，便迂腐了。你别看灵姑浮有勇，却全听夫人的。你还不知吧，勾践夫人与儿子就在灵姑浮府中。待会儿灵姑浮若合作便罢，如若不肯，也不勉强他，我们以大将军的名义收了他的兵权，然后用兵围了他的府第，搜出勾践的儿子，立杀之。这王位啊，大将军就坐定了！"

正此时，灵姑浮率军卒至城下，见城门紧闭，便示意一名军校上前喊城。

守城官朝城下一望，看清了是灵姑浮，便喊："大将军有令，灵姑浮将军单身入城！其余兵众于城外待命！"

灵姑浮闻声一愣。随身军校劝他："将军，大将军恐已疑你，不可入城。"

"即使有疑，本将却难以逃避。你们不可妄动！"灵姑浮说着入城而去。

辛田于城门内拦住刚入城的灵姑浮道："请下马。"

灵姑浮跳下马，干脆将剑也解了，扔给辛田身后的军卒。

灵姑浮刚入兵库，还未看清，已听得冷冷地一声："大将军问，刺客拿住了？"问话人是莫不邪，他昂立于四处皆是兵器的兵库，背向着门而道。

灵姑浮："晚了一步，刺客跑了。不过刺客的家人已尽皆剿灭。"

莫不邪："不错，是该杀人灭口。"

灵姑浮："本将有失职之罪，可……"

莫不邪："先不言罪，大将军问，公子稽会究竟是何人所刺？"

灵姑浮："刺客所刺。刺客名黑翼，曾是王宫武士！"

莫不邪："刺客如何藏身于宫内？"

灵姑浮："刺客是扶同所收买！扶同大人可在宫内行走，刺客既为王宫武士，对宫内情形皆熟。灵姑浮亲眼所见，刺客装扮成扶同的侍人。"

莫不邪："一名刺客，如何就能刺死公子？"

灵姑浮："扶同死死地抱住我，由于事出突然，禁卫猝不及防！何况本将和黑翼交手，其剑技精妙。"

莫不邪："再精妙也敌不过数十军卒！依本将看，一定是宫内有人与刺客里应外合。"

灵姑浮："将军所言的内应，就是扶同。"

莫不邪："不，绝不止他一人！"

灵姑浮："那还有何人？你莫不是怀疑我吧？"

莫不邪："你有失职之罪，却绝无刺杀公子的胆量。"

灵姑浮："我可以发誓说的全是实话。"

莫不邪："看来，你已误入歧途。大将军让你回府等候处置！"

灵姑浮去后莫不邪再劝辛田："将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辛田："闹不好，这就是灭九族的大事，是否再问准了大将军？"

莫不邪："大将军岂能明目张胆，惟有半推半就才成。"

辛田："你非要干，那就听天由命，去卜一卦。"

莫不邪："若卜出是好卦呢？"

辛田："那我就不再犹豫！"

莫不邪："一言为定！"

客栈，日。

莫不邪与辛田端立在范蠡面前。范蠡坐于床榻也不起身，一脸无所谓地看着两名将军。三个人相互审视。许久后，范蠡才道："你们想卜卦？"

莫不邪："你能卜生死吗？"

范蠡："能。先卜谁？"

莫不邪："你！"

范蠡："我的生死不用再卜，我的性命已捏在你们的手里。"

莫不邪："说得不错！若有差池，我立即就可以要了你的命！"

辛田："你别吓唬他了。先生，先为我卜。"

范蠡："我可为你两个一起卜。"

辛田："两人一道如何能卜准？"

范蠡："一定卜准。你们两个可是生死兄弟，这会儿，已将性命捆在一起。"

莫不邪："废话少说，那就快卜！"

皓进府，日。

范蠡匆匆而入，皓进一见忙问："先生似有急事？"

范蠡："大人，速遣人去灵姑浮将军府……"

灵姑浮府，日。

皓进脸色煞白，正焦急地望着灵姑浮。灵姑浮于案几摊开一帛，挥掌在案几上供着的青铜剑上一拍，手指出血，他以血草就帛书递与一军校："速去会稽兵营见诸稽郢将军！"军校自厅侧而去。灵姑浮又喊，"有请太子妃。"

雅鱼与儿子出，鸾萝也出。皓进先行施礼："拜见太子妃。"

灵姑浮也跪拜道："灵姑浮府有点儿事，恐惊了太子妃和公子，所以事先禀明。"

雅鱼："会危及府人吗？"

"灵姑浮谢太子妃关爱府人。请放心安坐。"灵姑浮起身喊，"来啊。"厅门打开，有多名灵姑浮的亲兵鱼贯入厅将雅鱼与与夷护住！"不可让任何人碰了太子妃与公子！"灵姑浮下令后，步出厅门。

灵姑浮府，日。

莫不邪率大批军卒包围灵姑浮府。莫不邪神情严峻："都围紧了吗？"

军校："围紧了！"

"无论谁见到勾践之子……杀了！凭他的首级可换黄金百镒！"莫不邪道。这对所有人都是个咋舌的大数，军卒们斗志一昂。莫不邪挥手，"攻门！"

军卒们端了擂门大木开始撞门，三五下后，府门"咣"一声被撞开！众军卒正欲往府门内涌，却见灵姑浮端立门内，手中仗着那柄令人丧胆的长戈，声震府墙而喊："有擅入府者，戈刃上见！"

剑拔弩张，门外的无数军卒与门内的灵姑浮开始对峙。

府厅内，雅鱼与儿子与夷已闻得出空气中所弥漫的凶险，雅鱼紧张万分，与夷小脸煞白……几乎能听见昂立于周遭的亲兵们血液在血管中奔突的声音。

石买府，日。

一名军卒撞入，见石买便喊："大将军不好了，莫不邪要杀掉公子与夷，已酿成兵变！"

石买大惊……

国宾驿馆，日。

王孙骆："公子，越王宫之变看来已成定局。我们留在这儿会有诸多不便。快走吧。"

夫差："不，我不走！"

王孙骆："公子，勾践不仅视我国为敌，更以公子为仇啊。"

夫差："要走你走，我不怕他勾践！"

王孙骆急得直跺脚："公子如何不听劝呢？"

夫差却镇定自若地一笑。

灵姑浮府，日。

莫不邪再也忍不住了，拔出剑喊："杀进去！"

军卒们端着兵器却仍不敢进。门内的灵姑浮连眼皮都未眨一下，惟手中的戈似已有激鸣之声！

后队的军卒于此时起了不小的骚动……

诸稽郢所率之师已至，大街立刻塞满兵众！一场混战眼看避无可避时，有人高喊一声："大将军到！"

军卒们纷闪，车辇自兵缝而行。车至灵姑浮府门，石买于车中望着府门内的女婿。他望了好一会儿，正欲说什么时，鸢萝却手持一剑，步至灵姑浮身旁端立了，对石买呼："父亲！"

石买："你们还认得我这个父亲吗？"

鸢萝："父亲息怒，请受女儿一拜。"

石买："老夫受不起！"

"一定要受，这可是女儿的最后一拜。"鸢萝说着对石买躬身大拜。

石买的脸色一变，待女儿直身时，大呼："姑浮，打掉她的剑！"

灵姑浮一愕时，鸢萝的剑已至咽喉，幸灵姑浮手快，一把握住了。

石买终于以嘶哑的嗓音道："姑浮，请代外父去向太子请罪……"

莫不邪尖厉而喊："大将军，不可啊——"

"你住口！老夫让你杀人了吗？"石买喝着，又望向灵姑浮，"姑浮，念在莫不邪忠主，求太子饶他一命。"

"嘿嘿嘿……"莫不邪似哭似笑，:你为何不肯做大王？大将军，你让鞍前马后出生入死追随你二十年的莫不邪绝望了！"

莫不邪也欲刎颈，却被辛田拦住了。

勾践寝宫，日。

灵姑浮奔进。勾践仍于土前插剑，那剑竟已磨得短如匕首。灵姑浮大跪而不敢言。勾践以指试了试匕首的锋刃，似乎满意了，喊："苦成，取鞘来！"

苦成取匕首鞘至，勾践将匕首插入，几乎严丝合缝。

"灵姑浮叩请死罪！"灵姑浮这才喊。

"夫差呢？"勾践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问夫差，苦成与灵姑浮皆一愣。勾践道，"去看看夫差逃走了没有。"

国宾驿馆外，日。

王孙骆几乎拉扯一般，将夫差弄上了车。夫差仍极不情愿。王孙骆："再不走，公子就走不掉了。"

夫差："我不相信，勾践敢把我怎样？"

王孙骆："等他怎样时就一切都晚了。公子啊，你若有事，王孙骆如何归国交代啊。"

夫差这才扭了首，不再朝越王宫方向而望。四辆车辇，数十名护卫匆匆护夫差而行。

响道，日。

王孙骆一行人正行着时，一名军卒喊："大人，快看！"

夫差回头一望，见队后方向已有一溜黄尘正疾速卷来。

王孙骆大惊："公子，一定是勾践的追兵，快走啊！"

"行人大人，不用惊慌！即使是追兵，夫差也能挡住它，你们且先走！"夫差说着自车舆上跳下，竟换了马，然后昂立于道。

王孙骆哪里敢先走，只好命护卫们保护公子。

来人并不多，当先一骑已将数十名护卫甩在身后。渐渐地便看清，此人正是勾践。当两匹马挨近时，勾践与夫差四目厉对，如剑刃般撞击在一起。

勾践先开了口："就这么走了吗？"

夫差："难道你还想送我？"

勾践："竟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失礼了。为何走得如此匆忙？"

夫差："你为越王已成定局，你再不用自刎而谢立誓之罪。"

勾践："所以你想回去争王位了？"

夫差："不错！"

"好。"勾践说着自怀里掏出那把匕首扔给夫差，"没什么可送给你的，此剑可是我自国土上磨出来的，锋利得很，也许可助你争王一用。"

夫差拔出匕首一瞧："好，将一把大剑磨成匕首，也就是你勾践有这种耐心！不错，我收下它了。"

勾践："争王位可是很不容易，望你也有我一样的耐心，切不可半途而废！"

夫差冷笑道："你尽管放心，我再来你的王城，一定不会是自刎而谢罪！"

勾践："那好，我等着你！不过你记住，你不仅欠了我王妹的性命，你还羞辱了我国！"

"不管谁欠谁的，还是你托曳庸捎给我的那句话，你我在战场上来分高下吧。告辞！"夫差说着，拨转马首即行。

勾践却仍伫立着，一直到夫差一行不见了影子。

吴越边境，黄昏。

当夫差一行驰近时，公孙雄已率一队军卒在等待着。公孙雄命人推出

一辆囚车，对夫差揖手道："公子，对不住了，伍相国命本将将你囚禁。"

夫差："我又犯了何罪？"

公孙雄："公子请原谅，公孙雄不知。"

夫差一脸郁愤地跳下了马，不得不进囚车……

允常寝宫，夜。

勾践见寝宫冷冷清清，连丧仪也没有，勃然变色喊："人呢？"闻声已有侍人奔至，大跪于地，不敢吱声。勾践指着寝宫问，"为何如此冷清?！"

"太……太子，小的们不敢。"侍人抖颤着道。

"将宫里所有人都给我叫来为先王守灵！"勾践扔下话后转身即行。

越王殿，夜。

大殿的门关着，因而大殿更显暗而宁静，几乎没有光亮。偶有兵刃擦出的响声，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回旋……

监国太子位上有人，他十分平静地端坐着。此人是勾践，他似乎是在思索，又似乎什么都不想，他仿佛是一个累极了的人，只想坐而休息。但他仍不得不想起往事：季菀自刎、废他太子位的丹书、公子稽会脖子上喷涌着鲜血……

苦成速入，道："太子，请！"

勾践这才起身步出大殿。

宫廊，夜。

两排白灯笼几乎绵延不尽。勾践步行在白灯笼间，朝其父的寝宫而去。

允常寝宫，夜。

寝宫内灯火通明，白鹤羽幡，祭品牺牲，丧仪已一应俱全。不仅仅是宫人尽至，朝廷的大臣们，就连石买、曳庸等有罪之臣也来了。可大臣们仍不摸底，几乎都站立着，惟宫人们一律跪着。

勾践面无表情地走到允常的棺椁前，站立了好一会儿。整个寝宫随勾践的这一站已是鸦雀无声！也不知多久，终于听到了膝盖碰地的声音，是勾践跪下了！这是他的第一跪，沉重得如山崩一般。

"轰隆"一声，他身后的大臣们全数跪倒，并随之勃起了"先王啊"的泣呼。

勾践起身，他将目光投向石买。石买已感受到了勾践凌厉的目光，本跪伏着的上身昂起，竟凛然而道："罪臣石买，奏准太子择日登基！"

勾践："石买，你这是何意？"

石买："国不可一日无主。王族再无可嗣之君，大王之位非太子莫属。"

勾践："石买啊，听你的口气，其实是很不情愿。"

石买："罪臣虽不情愿，但罪臣仍然必请！罪臣明白，太子的登基之日便是罪臣的人头落地之时。"

勾践:“那你为何还要请?”

石买:“石买是为国而请!”

众臣此时已一迭声而道:“太子,请择日登基……”

勾践却什么也不再说,启步离去。

勾践寝宫,日。

勾践独自端坐在那方装了土又磨了剑的大框前,双眼一直凝视着。雅鱼进,勾践抬首:“雅鱼,陪我坐坐。”雅鱼端坐到了勾践一旁。勾践道,“雅鱼啊,我还未谢过你呢。”

雅鱼:“谢我?我没做过什么啊。”

勾践:“你救了我一命!”

雅鱼:“你言重了。你的命重啊,岂是我能救得了的。”

勾践:“你啊,从不争功摆好。此番若不是你,我的命再重恐也没了。”

“即使我做了一点儿事,那也是我该做的,这也是救与夷救自己啊。更何况,我是你的女人,能帮上你的一点儿忙理所当然。”雅鱼望着勾践又道,“太子,答应大臣们的登基之请吧。”

勾践:“大臣们找到你了?”

雅鱼点着头道:“我没有答应他们来劝你,只是眼下越国百废待兴,你还是择日登基吧。”

勾践:“雅鱼,大臣们会以为我矫情吗?”

雅鱼:“即使有大臣如此以为,雅鱼却道它不是。”

勾践:“噢?”

雅鱼:“你之所以没有答应登基,是你掂到了王位的分量。”

“还是你知我啊,雅鱼。”勾践几乎要牵雅鱼的手了,但他没有,只是道,“那个位子不好坐啊,一旦坐上了,便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几乎难以预料哪儿是山,哪儿是陷阱。这还不要紧,要害是,我能中兴越国吗?即使中兴了,又会不会在我手里败了?”

雅鱼:“你能想得这么远正说明你将会是个好大王,你会让弱之又弱的越国在你手里强大起来,从此,再没有哪个国家会欺负我们,也不再受任何羞辱了。”

越王殿,日。

勾践身穿孝服而进侧殿。侍人为他除去孝服,换上王袍。

殿门轰然而开。阳光如喷雪,洒入大殿。众臣已列班。着王袍的勾践进大殿。众臣跪拜,呼道:“恭贺大王登基,大王圣躬永寿!”

“众卿平身。”勾践道,“寡人本应守大孝三年,可吴国强敌当前,为国无患,寡人答应众臣登基为王。望众臣齐心协力保我越国国运永祚,兴盛万世!”

众臣:“谨遵大王教诲!”

灵姑浮出班:“灵姑浮向大王叩请死罪!”

勾践:“将军,你有何罪?”

灵姑浮:“臣明知石买作乱却盲目顺从,助纣为虐,险些酿成亡国之祸。”

勾践:“可将军知错而改,悔过自新,其功不小啊。”

灵姑浮:“灵姑浮岂敢言功。”

“起来吧。”勾践道,“功是功,过是过,寡人会赏罚严明的。”

勾践:“石买为何不来上朝?”

皓进:“大王,臣以为石买该杀!”

勾践却未曾听到皓进之言般问:“大将军印何在?”

岩鹰从袍袖内掏出道:“大王,这是在下去石买府搜得的。”

“呈上来!”勾践喊。侍臣忙自岩鹰手中取印而呈于王案。勾践抚摸着大将军印道,“将军们之所以会死心塌地地追随石买,祸根和此印有关,自今日起,大将军印不能由司马掌管,而是寡人亲执!”

皓进喊:“大王圣明。”

“灵姑浮听封。”灵姑浮忙跪。勾践接着道,“寡人封你为司马,诸稽郢副之,你二人立即着手整顿兵务,做好战备,不可有误!”

灵姑浮与诸稽郢齐道:“臣领命!”

“岩鹰!”勾践又呼,“寡人封你为大夫,领统领之职,王宫禁卫、侍卫全由你掌管。”

岩鹰磕头:“岩鹰谢大王隆恩!”

勾践:“其他大夫仍领原职,各司其责。”

宫廊,日。

勾践走着,忽回首对岩鹰道:“眼下有件事,须你去办。”

岩鹰:“请大王吩咐!”

勾践:“你去准备两样东西,然后速送至吴廷……”

勾践书宫,日。

岩鹰恭立在勾践面前,书案上已备下勾践吩咐的两样东西。勾践先取出的是一把小铜耙,他看着道:“扒灰佬,你该明白这是寡人的战书……”

第八章　奇特的挑战书

皓进府，日。

范蠡："大人，范蠡要有所求了。"

皓进："你放心，我一定会向大王好好荐你。"

范蠡："大人误会了，范蠡所求的不是自己。"

皓进："那是谁？"

范蠡："文种！"

皓进："是出使我国的楚使？"

范蠡："正是他！楚王要拿他治罪，文种的府人已被流放，他若回去，想存命都难。"

皓进："可欲保住他，有涉楚越两国的关系，非得大王才行。"

范蠡："也只有越王才能救他。"

皓进："可若保住了他，就会妨碍你。"

范蠡："我可以等。"

勾践书宫，日。

皓进跪着。勾践："太史大人，石买、曳庸软禁楚使已得罪了楚国，我国若留下此人，两国关系便会受到更严重损害，你知吗？"

皓进："臣知道。"

勾践："那你为何还请求寡人救他？"

皓进："不得不请求。臣欠了一份大情。"

勾践："是欠楚使的？"

皓进："不是他，可他也是名楚人。"

勾践："你说清楚些。"

皓进："大王，臣在楚国有一名故人，其子被他的母亲遣来臣府，欲在我王廷出仕。想不到他来到臣府正是臣被先王免职之时，可这个叫范蠡的人却告诉臣，我王廷的阴霾很快就会扫净。而且还是他探得莫不邪围灵姑浮将军府的消息，然后来告诉臣的。"

勾践："他凭什么知道我王廷必能拨乱反正？"

皓进："他说，凭越人的正气。"

勾践："照你这么说，这名叫范蠡的楚人真有才？"

皓进:"臣以为,是大才。"
勾践:"是否大才得用了方知。"
苦成入,禀告:"大王,那名楚使已被楚王所遣的公人拿走。"
勾践:"楚王竟如此急不可待。"
皓进:"大王,请救救他!"
勾践终于道:"苦成,你让岩鹰去把人追回。"

允常寝宫,日。

数名宫娥十分不安地守着棠丽。棠丽正在梳洗打扮,当最后一支簪花插妥当后,两名宫娥扶她去照妆井照妆。当棠丽站在井旁,似临水的弱柳孤花,茕茕而立……

雅鱼此时已进:"夫人好吗?"
棠丽:"好,很好!我就等着你来杀了!"
雅鱼:"夫人,没人会伤害你。"
棠丽:"可我的公子是被谁伤害?"
雅鱼:"是刺客。"
棠丽:"刺客呢,为何不拿住他?"
雅鱼:"灵姑浮将军去拿了,可惜的是给他逃掉了。"
"胡说!"棠丽突然大喊,"一名将军竟会拿不住一名刺客,谁信?明明是你们有意放走了他!"
雅鱼:"夫人,公子的事让你难以承受,可毕竟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请夫人节哀。"
"你要么杀了我,要不就滚出去!"棠丽厉喊。
"好,我这就走。"雅鱼后退着对棠丽的宫娥道,"伺候好夫人。"

大道,日。

一辆大车正疾驰着。文种戴着钳颈,锁着铜链,被两名楚国公人解在车上,一脸的峻色。当车转过一个弯道时,见岩鹰率着四五名侍卫横马立道。解文种的车御不得不停车。一名公人跳下车,向岩鹰一揖道:"这位大人,我是楚国的公人,请借个道。"
岩鹰指了指文种道:"闲话少说,你们将此人留下就不耽搁你们走路。"
公人:"可此人是我王钦点的罪犯!"
岩鹰:"本大人才不管什么楚王,若不放人我连你们一块拿。"
"你好大的口气!"文种忽冷冷而道。
岩鹰一愣:"我是为了救你!"
文种:"我要你救吗?"
岩鹰:"本统领是奉我王之命而来!若不为此,本统领才不管你文种还是武种。来啊,都带回去!"

“越王？”文种一愣！

岩鹰身后的侍卫们已向前驱车。两名公人不服，欲拔剑。岩鹰的剑却早已到了一名公人的脖子下，公人再不敢动。“走！”岩鹰厉呼。

勾践书宫，日。

侍卫执着文种至，两名楚国公人也跟着。岩鹰回首命公人：“打开他的钳颈！”

公人欲打开文种的钳颈时，文种道：“你说打就打吗？你如何就不问问我？”

岩鹰：“打开！”

文种猛一挣身道：“你若再敢强迫我，我会让你丢了什么统领之职！”

岩鹰有恨意，却不得不道：“这可是你自愿的？”

文种：“本来就没让你们多管闲事。”

岩鹰将文种带进了书宫，低呼：“跪下！”

文种却不跪。

勾践抬头，冷声而问：“你就是楚使？”

文种：“这会儿已不是了。”

勾践：“这么说你愿服你王所降之罪？”

文种：“愿服！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更何况文种的确有罪。”

勾践：“此话不错，寡人也愿意成全你。走吧。”

文种一愣，一跪道：“文种谢越王成全。”

勾践不看文种，挥手让岩鹰带下去。岩鹰执了文种即走，已出宫门时，又闻勾践呼：“将此人送到皓进府上去。”

岩鹰：“押文种的楚国公人如何处置？”

勾践：“打发他们回去。若不肯回，那就杀了。”

阖闾书宫，日。

伍子胥、伯嚭、王孙骆皆端立着。阖闾：“王孙骆，你失策了。”

王孙骆一惊，忙道：“有不当之处，请大王降罪。”

阖闾脸一沉：“何止是不当。你们在被人家玩弄哪！一个被废了的太子，居然将你玩于股掌。”

王孙骆欲辩解：“大王……”

伍子胥忙对王孙骆使眼色。阖闾已看见，却仍道：“你有冤屈是不是？寡人知道，首要的责任在夫差，这孩子除了胡闹他还能干些什么？”

“大王！”伍子胥呼道，“臣越之策是老夫所施行，公子夫差与王孙骆只是执行了老夫的指令。臣对越人判断有误，不仅看错了石买，更看错了勾践，犯了躁急的毛病！臣自请降职罚俸。”

阖闾道：“好在相国已惩罚夫差了，那牢就让他坐个三年五年，看他以后还闹不闹！此责既然由相国承担，王孙骆仍可任行人之职。至于相国嘛，

为国操劳，偶有失误，何必降职罚俸？”

侍臣端着两只锦匣急入：“越王送来两份礼物。一份是大王的，另一份指明给相国。”

阖闾：“给寡人和相国送礼，难道勾践学乖了？”

伍子胥：“依老臣看，勾践是想使缓兵之计。”

阖闾：“那就打开看看。相国，先看你的这一份。”

伍子胥点颔，对侍臣道：“打开。”

侍臣便开拆伍子胥的锦匣。匣有三重，大匣内套小匣，当将最后的小匣打开后，众人俱都一惊——匣内装着的竟是一只蜘蛛。

伍子胥见了脸色立变，不仅发青，额头竟有细汗渗出。

阖闾：“快扔了它！”

伍子胥显然是心口疼了，却强撑着：“不，将它留着。”

阖闾：“那就扶相国去内宫躺着吧。”

伍子胥：“大王，老臣先行告退。”

“快，送相国回府。”阖闾命道。侍臣立即招来两名侍人将伍子胥架走。阖闾又命侍臣，“让宫医快去为伍相国诊治。”

侍臣去后，伯嚭道：“相国这是为何，难道他见不得一只蜘蛛？”

阖闾黑着脸道：“你知道此是何蛛？是食母蛛！”

伯嚭：“食母蛛？”

“就是其母辛苦把它养下之后，回头便将其母吃掉了的毒物。勾践恶毒，他在捅伍相国的疮疤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岂料相国……”阖闾不再往下说。

王孙骆：“那就将大王的这一份扔了吧？”

阖闾：“不要扔！寡人倒是想看看，勾践还有何恶招能气了寡人。”

伯嚭：“大王，还是别看了吧。”

“不，要看！”阖闾坚持。

送给阖闾的锦匣是长形的，伯嚭动手打开，仍然又是三重，最后取出了一把青铜小耙子。王孙骆不解问：“这又是什么？”

“是扒灰用的耙子吧？”伯嚭脱口而出。阖闾一开始也没看明白，让伯嚭一点破，他的脸色比伍子胥变得更快，几乎黑如锅底。“大王，大王，不要紧吧？”伯嚭问。

阖闾的脸色阴沉得可怕，双眼内有厉光一闪：“命王子累别在楚边境玩乐了，移兵石门关，与寡人会合！”

王孙骆更加吃惊：“大王……”

阖闾：“你们不用再说，寡人亲去灭了勾践！”

伍子胥府，日。

伍子胥卧于榻上，王孙骆正在探望。伍子胥：“此番委屈你了。”

王孙骆：“相国劳身苦心，臣这点儿委屈算得了什么。”

伍子胥："此委屈是老夫让你为夫差受的，不要对老夫有怨。"

王孙骆："相国言重了。"

伍子胥："我们的对手不简单啊，恐怕以后还会有许多委屈要受。"

王孙骆："臣在所不辞。"

伍子胥指了指锦匣。王孙骆取了递给伍子胥，伍子胥自匣底取出一幅帛书递给王孙骆："你也看看。"

王孙骆一看："勾践还敢威胁相国？"

"他说，迟早要取老夫的命，那老夫就等着！"伍子胥叹一声又道，"当年楚平王无道，杀老夫父兄，我为复仇，亲率吴军打进了自己的母国！不瞒你说啊，当时吴军入楚后，老夫见死了无数的母国百姓，已胆战心惊！可一切为时已晚，收不住了。老夫悔啊……勾践竟一把击中老夫的要害，其毒如蛇！看来，此人不灭，我吴国难有宁日。"

王孙骆："可大王却要亲伐越国。这立太子之事……"

伍子胥微摇其颅："大王一旦动怒，谁劝也没用。立太子之事只好往后放放再说。"

王孙骆："可大王年事已高，即使伐越，也不该亲去！"

正此时，侍人已报："大王驾临！"

见伍子胥忙起身，王孙骆道："相国，你病未好啊……"

伍子胥执意道："赶紧出迎！"

客厅内，吴王阖闾被两名宫娥搀着正四下里张望。伍子胥奔入，于阖闾面前一躬身道："大王，为何不上座？"

阖闾："寡人是来探你病的。"

伍子胥："老臣已好。勾践想气死老臣，他做不到。"

阖闾："这就好。"

伍子胥："大王请上座。"

阖闾却微笑着道："你这客厅，寡人到过多少回了？"

伍子胥感动地道："数十回吧，臣几乎已记不清。"

阖闾："是不是老了的缘故，寡人留恋旧物，也是看一眼少一眼哪。"

伍子胥眼眶微微湿润，他挥走宫娥，亲扶阖闾上座后亲切地道："大王能在寒府端坐，臣这心里就踏实。"

阖闾："相国，你踏实了，寡人心里可是乱糟糟的。"

伍子胥："大王，臣以为越国该伐，可命王子累去就行，为何非得亲为呢？"

阖闾摇颅："相国，你是否嫌寡人老了？"

伍子胥忙道："臣不是此意。"

阖闾："征伐之事，就这么定了。相国啊，寡人还有重托。"

伍子胥："大王是为太子的人选？"

阖闾："正是！"

伍子胥："储君的人选，已在大王心里装着了。"

阖闾望了伍子胥半晌，一笑后又道："寡人这一生啊，能招帅才，也能纳大贤，可对自己的这一群儿子，没一个能拿捏得准。究竟谁是储君的料，还须仰仗相国啊。"

伍子胥："国之大事，伍某必竭心尽力。"

阖闾："好，寡人可以放心地去伐越了。"

伍子胥："大王保重。"

阖闾："相国放心，此番伐越保准手到擒来。"

伍子胥："还是不可太轻敌。"

"不会。"阖闾摇颇而道，"王子累是名得心应手的战将，是块好料，寡人之所以亲去，无非是为他稍加指点罢了。"

伍子胥心中已明大王驾临他府第的真正用意，便进一步试探道："大王怎样处治夫差？"

阖闾很不经意地道："寡人不是说过吗，让他在狱中呆着。"

伍子胥仍一惊："老臣遵旨。"

阖闾："相国也是为了寡人的这些王子王孙们好啊，夫差一味闯祸，适当地加以保护，可免掉一些麻烦。"

伍子胥表情有些尴尬道："将夫差囚禁，本为磨一磨他的烈性。眼下国有战事，老臣所以一再为他求情，是因他是太子的长子，想让他去吊唁守灵。"

"不！"阖闾口吻坚决，"就让他在大狱里好好呆着！"

皓进府，日。

文种早已去掉了钳颈，但仍愁眉苦脸，范蠡劝他："文种，越王是在救你。"

皓进："我王有惜才之意，所以留你。"

文种："此情文种岂能不知？可文种若是留下，便成不忠不孝之人。"

范蠡："亏你还是明白人。你若回，楚王必杀了你，你是尽了为臣之忠，可你知不知道，你若留越为臣，这会给楚国带来多大的好处？"

文种："可文种一旦留越，便必定一切以越国的利益为上！"

范蠡："你是当局者迷。范蠡没让你不以越国的利益为上，而是说，只要你助越王与吴一争，楚越之盟不就更为牢固了吗？"

文种这才大愣！

苦成忽至，皓进、文种、范蠡迎于府门内。

"王命下。"苦成道。皓进、文种、范蠡皆跪。苦成宣道，"宣文种、范蠡入宫晋见。"

皓进："谢大王隆恩！"

文种、范蠡起身随苦成走。皓进欲同行，苦成拦住："太史大人留步。"

皓进望着文种与范蠡，其意殷切。范蠡对皓进微笑而点头，以宽其心。

勾践书宫，日。

苦成又挡住了范蠡，先领文种入宫。

文种垂首而跪于勾践面前。"文种，抬起头来。"见文种微微抬了头，勾践又道，"楚王已流放了你的家人，你是否有恨？"

文种："文种身为人臣，有罪在身，却未曾服罪，已大逆不道，岂敢有恨。"

"楚王若怪罪，寡人会为你担着。你也可在我王廷为臣，只是……"勾践顿了一下，文种忙将身子伏得更低。勾践又道，"你须得一心向越，不可有二臣之心！"

文种："苍天在上，可鉴文种之心。如若负越，皇天不佑！"

"好。"勾践道，"你须切记，若负寡人，便要杀你！你退下吧！"

文种退出。苦成又将范蠡带进来。

"楚人范蠡，拜见越王陛下。"范蠡虽跪，但上身挺直，显得不卑不亢。

正在阅策的勾践抬头即问："寡人听说你善察阴阳进退，预知未形？"

范蠡："略懂一二。"

勾践："你曾为皓进卜了一卦？"

范蠡："太史大人因祸得福，皆因越王乾坤再掌。"

勾践："你能为寡人卜上一卦吗？"

范蠡："王之制于四海，臣民皆畏，皆因持生杀之柄！若后事有泄，岂非……"

"这么说，你只是以卦相而欺人。"勾践打断范蠡道。

范蠡："能预知前后之事，皆因善察而得。初次见面，别人为何而信？所以才有所谓的卦象之说。借天而语，无非是利用了人对天地的敬畏之心。"

"此言还算不谬。"勾践道，"你可知，寡人本要逐你出我王城。"

范蠡："可陛下仍有好奇。"

勾践："那是因为皓进极力荐你。你若真有才，为何非借天而语？其行犹如乡野混混。若生性孟浪癫狂，倒也不失其真。"

范蠡："陛下所责极是，范某汗颜。"

"你既托皓进，欲列我王廷为臣……"勾践手握着一束简策，把玩一下随手一扔又道，"读了一些书，所以自信，是吗？"

范蠡："欲出仕者，读是一道，历练也是一道。可范蠡以为，读为明理，历练只获取经验。专此二道者，缺一个悟字即使为臣也难有建树。"

勾践："这么说，你颇懂治国之道？"

范蠡："国事纷繁，大业昭昭，古贤主圣王之所以大治，皆举重若轻。左道右术，去末取实后也就是四个字，即：道、术、末、实！道者，天地先生，不知始，不知老！道生气，气生阴，阴生阳，阳生天地。天地立，然后有寒暑、燥湿、日月、星辰、四时，这才有万物备。所谓术者，天意。盛夏之时，万物生长。圣者顺天之意，握地之心，好比舜，缘天地心意，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大治。末者，是名。名过其实，沾沾自喜，则百姓不亲附，贤士难为用。图名者，无非让他国一闻而已，圣主不为。而实，则贮谷物，得人心，任贤能……"

“你说完了吗？”是苦成在问。

范蠡一愣，再望勾践时，见王位已空。勾践不知何时已去。

苦成：“退下吧。”

范蠡起身：“陛下既有要事，范蠡可改日再来。”

苦成：“恐已没有改日了！”

范蠡自信地道：“定有！”

皓进府，夜。

皓进：“范蠡啊，大王说你华而不实，只会夸夸其谈。”

范蠡：“越王陛下所言不虚。”

皓进：“你既已明，为何不说些实的呢？”

范蠡：“还不到火候。”

皓进：“你想要怎样的火候？”

范蠡笑而不语。

吴王宫，日。

早朝。阖闾沉脸不语。吴国司农大夫正道：“大王年事已高，岂可亲征？”

“啪”！阖闾一掌击于王案，“你是嫌寡人碍事吗？”

“大王不可置国于不顾！”司农也倔。

众臣齐跪：“大王，三思啊！”

“众卿不必再言！”阖闾脸已大黑，“若再有阻寡人者，立斩不饶！”见众臣仍跪着，却再不敢出声，阖闾又道，“就这么定了，明日寡人亲征，不灭越国，寡人绝不回兵！”

蛇门，日。

如林的旌旗自城门猎猎涌出。举目皆见翎、旄、羽、祓、矛、戟、戈、斧、钺等王仪卤簿。浩荡车队里簇拥着一辆大辂王车，车上的阖闾黄金铠甲青铜剑，不怒自威。

城门，日。

数匹快马驰至，领头的军报于马背亮着符信，高喊：“让开！”

守门卫士连忙闪身。数匹快马未停，已一阵风似的刮进了城门。

勾践书宫，日。

勾践闻盔甲之声一怔而抬首。灵姑浮已进，禀奏道：“大王，吴王阖闾御驾亲征，会同伐楚的王子累，共六万大军正奔我石门关而来！”

“果然来了……”勾践轻声而道，“他们还需几日可至石门关？”

灵姑浮：“早则三日，最迟五日。”

“好。”勾践点着头，他忽对灵姑浮道，“你已披上战袍了？此一战再不可避，寡人也会披上战袍。可现在早了些，回府去吧，卸了战袍再来上朝。”灵姑浮盔甲一响，道了大诺退出。勾践喊，“苦成，升朝……”

越王殿，日。

众臣已列班，神情肃穆。勾践：“灵姑浮将军，由你禀明众臣吧。”

“是，大王。”灵姑浮出班向众大臣道，“自我王粉碎了吴人欲臣服我的企图后，吴王阖闾恼羞成怒，不顾其臣子们的劝阻，亲率兵旅一万，又命吴楚边境的五万吴军正由西向南而来。两路吴军预计三日后于石门关外合军一处。本将已命石门关守将畴无余立即封关，严防死守，等待朝廷大军驰援。”

勾践：“众位大臣，阖闾几乎征战一生，可谓老奸巨猾，能征善战。其子王子累则残暴凶狠，治军甚严。而据密报，吴国的太子早死了，他们之所以秘不发丧，就是担心引起夺位之争。阖闾此番伐我，恐与他重王子累，想让此子登太子之位有关。所以，阖闾与王子累一定是志在必得！我如何御此强敌，请众臣献计献策。”

“大王。”皓进道，“吴军既来势汹汹，既然此战再无可避免，臣请杀石买、曳庸等犯臣，好以顺民心，以振士气！”

勾践：“杀了石买等真能有利于此役吗？”

皓进：“何止是有利。大王，皆因石买等惧战，所以才有废立之乱，越国差些就葬送在这帮犯臣犯将手里。杀了石买，所显示的是我王廷誓与吴人决战到底的决心，更是儆示那些至今仍有恐吴之心的人。”

勾践望着众臣，臣子们皆默而不言。勾践不得不问：“众臣之见呢？”

这才有三名臣子几乎同时而道：“石买该杀！”

勾践又望灵姑浮以及几名将军，他们将嘴闭得紧紧的，不发一言。

“杀人？杀人容易得很！”勾践不得不道，“可有没有人能告诉寡人不杀？”

皓进：“不杀当然可以，大王下旨赦免就万事大吉。可是，石买拥兵自重，大逆不道！这样的人都不杀，会让忠心报国者失望，更会让惧吴者找到理由！”

勾践：“太史啊，寡人是问不杀之法。”

皓进：“没有不杀之法！大王一定让臣造个不杀之法，那只能是枉法！”

勾践摇着头道：“看来，你们的心思全用在一个杀字里了。灵姑浮将军，你能告诉寡人什么吗？”

灵姑浮苦着脸道：“大王，臣要避嫌啊。”

勾践：“你不用避嫌，你只告诉寡人你最想说的话。”

灵姑浮：“臣最想说的……他毕竟是臣的外父，臣当然想让他苟延残喘，善终其身。”

勾践：“你说的是实话，寡人不会怪你，可还不是寡人想要的。”

文种突然道：“石买可杀，也可不杀！可杀，是为法度，也为惩戒后者。这是最简易的处置之法，历来的王者几乎都采用这个杀字。而不杀却最为不

易，既不能助长石买之流惧吴的歪风，让众臣心服，更要令石买等悔过自新。若能如此，才显大王的宽宏大度，从而更能凝聚越国与吴一战的士气！”

勾践望着文种：“文种，你说出了寡人想说的话。”

文种：“大王，吴军已逼近我们的家门口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制定御敌之策。”

勾践：“文种，我军满打满算才三万，你告诉寡人，你有御敌之策吗？”

文种：“兵不在多而在精。能不能胜，在军之锐气！”

勾践：“那你说，我军有锐气吗？”

文种：“臣实话实说。我军不仅没有锐气，而且还有惊弓之鸟的嫌疑。”

勾践：“我军虽从未战胜过吴军，可也未曾大败过，如何就成惊弓之鸟了？”

文种：“死鸟不会惊弓，活鸟才惊哪，石买不就如此吗？”

勾践：“文种啊，你的话虽不入耳，却入理啊。这么说我军胜败与否，不光是得有锐气，还得练胆？”

“不错！”文种道，“大王，臣斗胆荐贤，御敌之策，可问范蠡。”

勾践：“可此人经太史之荐，寡人已见过。他竟与寡人论什么阴阳之变、尧舜为帝之道。其论迂阔，讲学可用，可以去当先生，于国却无补。”

文种：“大王为何不再问。”

勾践：“问他什么？”

文种：“为军之道。”

勾践：“此人未从军旅，只不过是读了一堆简策，能将《握奇经》、《六韬》倒背如流吧？”

文种已被勾践问得哑口无言。

越王殿外，日。

文种对皓进道：“太史大人，大王如不用他，也绝不可让他去了吴国！”

皓进：“他之所以想出仕，是为不违其母之命，楚不用，我也不用，那就难保他不去吴国了。”

文种：“他若真有去吴之意，那就请太史大人杀了他！”

皓进一惊：“为何？”

文种：“文种深知范蠡之能。若为吴所用，我更不利。”

皓进：“既如此，你为何不下手？”

文种：“我与他相交多年，极难下手。”

皓进：“我与他父也有交往，皓进怎能向故人之子下手？”

文种：“即使不杀，那就软禁了他！”

皓进仍是摇颅，苦笑道：“让我再想想办法。”

皓进府，日。

苦成入，皓进躬身而迎。苦成：“太史大人不用客气。请问有何吩咐？”

皓进:"皓进为官至今,很少求人,如今腆颜而求,只为范蠡。"

苦成:"大人惜才之心令苦成敬佩。可不瞒大人说,苦成虽早晚服侍大王,可范蠡之事却也不敢求情。"

皓进:"这可如何是好?"

苦成:"大人莫急,苦成想若玉成此事……这样吧,由我去求王后试试。"

"太好了!"皓进道,"此番平定乱局,王后可谓立稀世之功,而且她与大王恩爱,王后若肯开口,大事必成。"

到了晚间,苦成再入。皓进急问:"如何?"

苦成:"王后未忘范蠡之功,平定莫不邪,是范蠡探得的消息,所以请准了大王。大王有旨,让大人陪着范蠡速入宫去见。"

皓进:"谢大人周旋。"

"为国荐才是苦成的本分,为何要谢?"苦成说着转身而行,"大人速至啊。"

皓进送走苦成,忙呼:"有请范蠡。"不一会儿,范蠡至。皓进迫不及待地,"大王同意见你了,这就进宫。此番你可想好了对策,不好迂阔妄论。"

范蠡:"大人放心,此番越王必降旨用我!"

勾践书宫,夜。

皓进率范蠡入,正欲跪,却大愣。勾践不在,王案下跪着石买、曳庸、莫不邪三人。

苦成入,宣道:"大王有旨,命犯臣石买等与范蠡论战,言语交锋务求激烈。"

"这……"皓进目瞪口呆。

范蠡却自石买等人对面坦然就座,然后对石买道:"请!"

石买淡淡一笑:"听说你懂战?"

范蠡:"懂!"

石买:"是肉身之战?"

范蠡:"肉身之战至多是武士之战,何必多问。"

石买:"这么说,你懂略战?"

范蠡:"懂。"

石买:"懂多大略战?"

范蠡:"小至固城守关,大到挥师千里!"

莫不邪插话:"那是强兵之战,弱兵如何可战?若战必败。"

范蠡:"何为弱兵?"

莫不邪:"兵寡即弱!"

范蠡:"你错了!岂可以兵之多寡而论强兵弱兵?无训、无教、无义之兵,方为弱兵。"

石买:"何谓教,又何谓义?"

范蠡:"有教之兵,懂得为谁而战。而有义,在征战的目的。为卫国、卫王、卫天道,才是有义之兵。"

曳庸："吴国大将广，越国小兵微，如何与之战？"

范蠡："以谋略与之战！国大者虽广，易强弱不匀，鱼龙混杂。兵多者虽众，更易争功冒进，军心不齐。而国小者，却易君臣同心，民众协力，大至外交，小至兵法，审时度势，握其良机，可保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石买："说得容易，行之却难。"

范蠡："你说得不错。可既谓之谋略，在于决策者的审慎，善避势不可挡的锋芒，把握稍纵即逝的良机，后发而动，一动即锐利无比，致敌死命！"

石买："你虽说得精妙，可老夫仍然不信。"

范蠡："对懦弱者而言，再精妙的谋略都如风过耳，会更促其犹豫不决！"

"说得好！"勾践已自后宫而出。

范蠡："范蠡叩见越王陛下。"

勾践："石买，你们都退下！"

石买、曳庸、莫不邪等叩首后退出时，勾践忽又冷声而道："等等。"石买忙回身而跪。勾践道，"石买，寡人说过不杀人。"

石买："所以大王留着犯臣的老命。"

勾践："可寡人没说过要留着已动了杀机之人的性命。"

已步至门口的莫不邪闻勾践之言已怔而不动。

石买："大王……"

"还要寡人说第二遍吗？"勾践言语之冷，令石买一颤！

石买不得不道："那就请大王赐毒酒一壶。"

"毒酒？"勾践的声音更冷了。

石买："此是大王的恩典！"

"他不配！"勾践说着一拂衣袖。石买连诺声也没有了，后爬三步，摇着身子退出。勾践又道，"太史大人，你也退下吧。"

皓进见范蠡被用有望，欣慰而道："谢大王。"

勾践："范蠡，可知寡人的用意？"

范蠡："陛下用意之深，范蠡只能领会一二。"

勾践："你领会了什么？"

范蠡："一战不易！"

勾践："一战不易？此话说得好。我王廷何止是石买之流惧战，这恐吴之症啊，在军旅、民间都已有蔓延。"

范蠡："可若欲治恐吴之症，只能一战而胜吴军。"

"来，赐座。"勾践摆手而道。

"谢陛下。"范蠡不再谦让，坐下。

勾践："寡人愿细闻强兵之策。"

"所谓国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强，不可以摧敌。正如谷物能养身，也能杀身，兵能立国，更能毁国。欲强兵，莫如劝战！劝战之要，在义战……"范蠡已侃侃而谈，直至夜深。

石买府，夜。

石买端坐着，莫不邪跪于石买脚前，数名宫内的武士持剑端立。一名武士道："大人，小的们要下手了。"

石买不言。武士拔剑欲刺莫不邪时石买却冷言道："不用你们动手。"武士收剑。石买挥手一招，一名侍人送上一壶酒来摆于案儿。石买对莫不邪道，"你听到了，大王不肯赐毒酒。"

莫不邪淡淡一笑："可大人却赏给在下。"

石买："你后悔吗？"

莫不邪仰首而道："何悔？"

石买："不该追随于我。"

莫不邪："可在下却想着，来生还追随大人。"

石买浑身一颤时，莫不邪已端起酒壶，正要灌时，石买道："等等。"

莫不邪："大人有何吩咐？"

石买："你一个人去赴黄泉路，会很孤寂。"

莫不邪："虽孤不寂！"

石买："为何？"

莫不邪："在下肩负了大人的恩情，所以不寂。"

石买："这老夫就放心了，你……可以去了……"

"谢大人。"莫不邪说着，将酒灌下，只一会儿，毒发倒地。武士上前验了验，仍拔剑欲刺，却听石买猛言道，"这一剑老夫替他挨了！"

武士："大人，此人若还活着，小的们可就性命难保。"

石买："老夫阖府人的性命，比你们之性命如何？"

武士："贵百倍千倍。"

石买："那好，老夫以阖府之命担保，他已死无疑！"

石门关帅府，日。

勾践正与众将升帐议事，军报速入："禀大王，吴军于关外挑战。"

勾践："挑战者何人？"

军报："王子累。"

"正想要他性命，他却送上门了！"勾践已怒！

范蠡："大王，眼下我只可试一试吴军的战力。"

勾践这才压住怒气道："依军师的想法呢？"

范蠡："可以先会一会王子累，却不可恋战。"

勾践："何人愿意打头阵？"

"末将愿往！"诸稽郢已振甲而道。

石门关，日。

王子累正对紧闭着的关门大喊："勾践，你出关来，本将与你大战三百回合！"

城门开启，诸稽郢一马当先，挥戈而出。越军随后扎住阵脚。

勾践与范蠡步至城楼观战。

王子累挺戟一指城楼上的勾践道："勾践，为何不敢亲自出战？"

"休得猖狂，本将来会你！"诸稽郢喊着一挺大戈疾出。

王子累身旁的一名战将却抢先催动坐骑奔诸稽郢而来。枪戈相交，"咣"的一声亮响，两将转眼便战了十多个回合。眼看诸稽郢已占上风，吴将渐渐不敌时，王子累一挥大戟，高喊："杀！"吴军齐齐嘶喊一声，全阵出击。

越军阵里的将军挥动令旗，军阵移动，可十数步后阵势已乱，与吴军相比，气势上已是下风。望着滚滚而至的吴军，有部分越军军卒已回头便逃。

诸稽郢边战吴将边大喊："怯阵者斩！"

却哪里喊得住，越军几乎未与吴军相碰，已全阵溃散……

城楼上的勾践不得不喊："鸣金！"

金钲敲响……诸稽郢气得五官冒烟，却不得不拨转马首收兵。

诸稽郢回至城内，勾践命灵姑浮："将率先逃跑的前百名军卒绑起来……"

石门关帅府，日。

勾践仍怒不可遏。灵姑浮进，禀道："大王，百名逃跑的军卒皆已绑至法场。"

"斩！命校以上军官前去观斩。"勾践毫不犹豫。

灵姑浮转身欲去，诸稽郢却撞进，跪倒即道："大王，请饶了他们吧。"

勾践："亏你还有脸来求情。寡人问你，你的军卒无训吗！"

诸稽郢："有训。"

勾践："缺了他们的军粮？"

诸稽郢："不缺！"

"那你瞎求什么？灵姑浮，为何还站着?!"勾践道。灵姑浮已出，诸稽郢丧气地垂首。勾践道，"你也去，去看看你带的好兵如何问斩！"

石门关法场，日。

百名军卒皆跪绑着。灵姑浮："斩！"

法兵们挥刀……观看的军校们不忍卒看。

石门关帅府，日。

勾践忧心忡忡道："军师啊，文种说得不错，我军所缺的是胆！"

范蠡："军之胆不是一日两日就能有的，得慢慢打磨。"

勾践："敌我力量悬殊不说，我军几乎不能战啊。"

范蠡："先应付了眼下之急再说。"

勾践："何急？"

范蠡："吴军首战有获，他们今夜必来破关。"

灵姑浮一听忙道："既如此，本将命将士们坚守。"

范蠡微笑道："恐怕守不住！"

灵姑浮："那如何是好？"

范蠡望着勾践道："大王，不如弃关。"

勾践正思索着，灵姑浮已道："有关不守，是何道理？"

"对啊。"其他将军附和。

勾践却道："听军师的。"

灵姑浮："可弃了关，去何处坚守？"

范蠡："野外。"

灵姑浮："既然关隘都不能守，野外岂不更危？"

范蠡却不愿意解释。勾践下决心道："弃关！"

"大王……"将军们呼。

勾践："不必再言！"

范蠡望着不敢再吱声的众位将军，微笑道："今夜众将随大王去野外扎营，范蠡领兵一千，会有小获。"

石门关，夜。

王子累望了城楼许久，挥兵破关。吴军冲向关门，关门一碰即开……

一名将军拦住王子累道："将军小心！"

"小心伏兵是吗？你放心，白日一战，勾践早吓破了胆，已弃关而逃了。"王子累不屑而道，策马奔入关门。

阖闾帐，夜。

阖闾于营帐中睡得正香，一阵喊杀之声将他惊醒。一名将军奔入道："不好了大王，越军袭营！"

"你慌什么？"阖闾任侍人为他披上袍服，然后才道，"勾践无计可施，才会用些小股军卒骚扰。"

又一名将军入帐，禀报："禀大王，左营首将伯嚭遣人来报，越军约千人，袭破我左营的三座营帐后退去！"

"果不出所料。"阖闾又问，"王子累破关了吗？"

将军："关已破，关内的越军早已望风而逃。"

阖闾这才一愣："王子累未遇越军？"

将军："未遇一人。"

"告诉王子累，让他不可大意！什么望风而逃，越军已有料在先，与我玩起计谋了。快去！"阖闾已很严厉。

越军野营，晨。

范蠡率军回营，见勾践眼内布满血丝，问："大王未睡？"

勾践："军师也未睡啊。战绩如何？"

范蠡微笑不言。与范蠡一道回营的一名将军道："我军袭破三座营帐，取吴军首级一百多颗。"

范蠡："大王，请立即奖赏！"

勾践："如何奖赏？"

范蠡："取一颗首级者，进爵半级，两颗进爵一级。"

"有理，可眼下却不能用此赏！"勾践道。

范蠡一愣。

勾践帐，夜。

勾践卧在榻上，却翻来覆去地怎样也无法入睡。帐外，偶尔传入兵刃的碰撞以及军卒们换哨的声音……勾践忽昂身而起，呼道："来人。"岩鹰入。"把军师请来。"勾践道。

范蠡刚入帐，便闻得"铮"的一声！端坐于军案后的勾践正手持一张硬弓，刚才的声音显然是勾践拉动了弓弦。

范蠡："大王召范蠡？"

勾践："军师闻弓，为何无惊？"

范蠡："因为大王的弦上无箭。"

勾践却一笑，自军案下摸出一支箭来搭于弓弦。"嗖"的，箭射出。岩鹰正好入帐，那箭击中他头顶的檩木，钉于檩木的箭尾激颤而鸣……

岩鹰大惊失色。勾践："岩鹰为何有惊？"

范蠡："他因颅顶的檩木而惊。"

勾践："这么说，能让吴军也有惊，必须射出一支擦耳而过的箭！"

范蠡："不错！只有让对手猜测我们何时会发致命之箭，他才会心惊胆颤。"

勾践会心一笑，挥手命岩鹰退去，又问："如何才能让我军有胆？"

范蠡："会战，懂战！"

勾践："愿闻其详。"

范蠡："会战，是卒有技，将有法。进，则奋力击之；退，能从容不乱。懂战，是无论将卒，既知为国而战，更知为祖业而战，为拥有自己的葬身血地而战！"

勾践："可眼下如何让将卒会战？"

范蠡："眼下虽大敌当前，可只要大王及众将领有足够的耐心，便可一面与吴军周旋，一面训将卒会战。"

勾践："军师，不瞒你说，寡人担心哪。我临阵才磨刀，是不是晚了？如此与吴军周旋，万一忙中出错，恐会全军覆没啊。"

范蠡："眼下再无计可施，只能如此。"

越军野营，日。

有新招募的兵员送达军营。灵姑浮亲率众将验看，他走近新兵，望着一张娃娃脸问："你多大？"

新兵胆怯而答："十……四岁。"

灵姑浮已怒，又指住另一名新兵："你又多大？"

"十五。"新兵答道。

众将凑往灵姑浮，已有将军道："老弱病残啊。"

诸稽郢："年长者，竟已五十一岁。"

勾践帐，日。

灵姑浮："大王，这仗还怎么打？送来的新募兵丁皆老弱病残，年长者五十一岁，年少的才十三岁。大部分是娃娃，如何能让他们不害怕？"

勾践也怒："这批兵员是谁让送来的？"

灵姑浮："文种。"

"啪"的一声，勾践一掌击于军案，脸上杀机已现。

范蠡挥手让众将先退出，然后道："大王，恐事出有因，且息怒。"

勾践："你让寡人如何不怒？本就敌众我寡，我军的战力又如此低下，我们在这儿苦苦支撑，可他文种竟敢招募些老弱病残来糊弄寡人。不治文种之罪，如何能赢此役，又如何能服众将！"

范蠡："是否先查明详情，再降文种之罪？"

勾践："寡人恐怕得回一趟王城了。"

范蠡："可大王若走，范蠡如何能镇得住众将。"

勾践："遇事你多与灵姑浮相商吧，更何况寡人信你，寡人不在军中，你倒可放开手脚去干。"

第九章　三百死士

越军野营，日。

范蠡手持令旗端坐于训兵台。令旗挥动，军卒们挺枪，进击，旋转……

一旁的灵姑浮看了一会儿，不屑地转身而去。

灵姑浮帐，日。

“大敌当前，军师还练什么兵啊。”灵姑浮道。

诸稽郢：“他所练的，与我们教给军卒的也没有什么两样。”

灵姑浮：“我真是有些担心啊。军师虽有好口辩，可用兵就难说了。”

诸稽郢：“不管怎样，他是大王重用并赏识之人……”

勾践帐，日。

灵姑浮与众将入帐，见只有范蠡端坐于军案旁，灵姑浮：“军师，大王呢？”

范蠡：“何事？”

灵姑浮：“有事要奏大王。”

范蠡：“大王身体不适，正于后帐歇息。”

灵姑浮：“既如此，末将等去问候大王。”

见众将乱哄哄地拥往后帐，范蠡道：“大王有旨，谁也不许惊扰了他。”众将一愣，返身至军案旁，范蠡这才慢吞吞地解开案上的锦袱，露出了大将军印，随意一翻道，“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灵姑浮这才道：“军师，吴军又攻占我洪城！”

范蠡并不惊，懒洋洋道：“让他去吧。”

“军师，本将不明，你这用的是何谋？”灵姑浮负气而道。

报人又入，禀道：“军师，吴军已探明我大营所在，正奔我而来！”

范蠡：“既如此，那只好我们拔营。”

灵姑浮：“军师，你这打的是什么仗啊？城一座座丢，营安了拔，拔了安，难道这就是军师之谋？”

“是啊，为何如此，请军师说个明白。”另一名将军道。

灵姑浮：“军师，你让我们见一见大王！”

范蠡突然道：“大王根本不在军中。”

众将俱惊！灵姑浮愤愤道：“军师为何要骗我们？你说，大王哪儿去了？”

"大王去哪儿,我又如何而知。"范蠡仍不紧不慢道。

诸稽郢:"不行,今日军师一定要告诉我们,大王究竟在何处?"

"对,快说!"将军们已闹成一片。甚至有将军几乎将手指点到范蠡的脸上。范蠡干脆闭上眼睛,顾自养起神来。

有一名将军已探过了后帐,反身告诉众将道:"大王果不在后帐!"

"既如此,就与吴军拼个你死我活!"灵姑浮怒着已往帐外而去。

"有擅自出战者,斩!"范蠡突然睁开眼睛,目中厉光闪闪。

数名执法的军卒已拔剑拦住了灵姑浮。

灵姑浮回首,厉责范蠡:"你是什么军师?莫非是欺世盗名之辈!"

"你又是怎样的司马?"范蠡终于拍案而起,"所率之师连个阵脚都扎不住,这样的军队能与吴军决战?去了也是白白送死!"灵姑浮气得须发皆张,竟不顾一切地往外冲去。"将他绑住!"范蠡喊。

法卒们按住灵姑浮,灵姑浮大骂:"范蠡鼠辈,天生无胆!大王竟用你为军师!"

范蠡:"你竟敢辱骂本军师!来啊,拖下去打二十军棍!"

军卒拖下灵姑浮。众将惊愕之下只好求情:"军师,饶了司马大人吧。"

范蠡:"就因为他是司马,竟敢率先不遵军令,岂能饶他?"

众将一齐跪下,仍道:"饶了他吧。"

范蠡又闭上了眼睛。帐外传来棒肉的声音。二十响后,范蠡睁眼望着众将:"还有欲一战的吗?"

众将虽不服,却已不敢吱声。

灵姑浮帐,夜。

灵姑浮有背伤,只能趴着。

见范蠡进帐,灵姑浮便对伺候的军卒道:"你们退下。"

待军卒去后,范蠡道:"将军,苦了你了。"

灵姑浮:"此举若能让众将卒皆服军师,这点儿苦算得了什么……"

石买府,日。

侍人将曳庸领至一间房舍外道:"大人已经多日闭户不出了。"

曳庸挥手让侍人离去,他端坐于房舍外道:"你为何就闭户不出呢?这一切可都是你自己愿意放弃的。"见房舍内没有声音,曳庸又道,"你何苦如此?朝中喊着杀掉你我的嗓门早已经喊破了。"

"让他们来杀吧,老夫等着。"房舍内终于有了回音。

曳庸:"可惜的是,已用不着大王来杀了,吴王阖闾所率的六万大军已破石门,夺洪城,用不了多久,就可兵临我王城之下了!你不是说过吗,吴越若真一战,你可身先士卒……"

房舍的门忽就打开!蓬头垢面的石买蹒跚而出,对曳庸道:"走吧。"

曳庸："去哪儿？"

石买："太庙……"

太庙，日。

石买、曳庸等人跪着。石买泣道："先王啊，你呕心沥血创下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

陆陆续续地，有许多扶老携幼的百姓也来了，皆跪于庙前，闻石买之言，痛哭失声。

竹寮，日。

躺于竹榻正听着一片翠竹沙沙之声的勾践见岩鹰速来，问："文种呢？"

岩鹰："文种去民间征军粮，在下已命人去宣他。"

勾践又问："城中怎样？"

岩鹰："石买大哭太庙，引得许多百姓也去了。"

勾践怒极，一手拂去竹榻旁的物件："老贼安敢如此，他真以为我杀他不得?!"

岩鹰立马起身道："大王，臣这就去取了他的首级。"

"慢！"勾践的脸阴沉得可怕，他思索着道，"你多带些人，封住去太庙的道，已入庙的百姓一律驱逐！至于石买，让他哭吧，看他能哭到何时！"

太庙，日。

"先王啊，臣无力回天，活着何用？"石买哭喊着竟往一只祭祀的大鼎一头撞去。曳庸等拦阻不及，只听得"砰"的一声，石买额头已破，血流不止。曳庸等忙扶起石买，连呼："大人，大人，何苦啊大人……"

侍卫们正将百姓驱赶出太庙。岩鹰上前一摸石买的鼻息，见还有气，便道："快，送医！"

竹寮，日。

岩鹰垂首而立。勾践："他想死，没那么容易。一定要死，那也得待寡人胜了吴师。你去，找人把他看起来。若还要寻死，该捆就捆，就是偏不让他死！"

石买府，日。

石买果然被绑在一张木榻上，他的家人跪了一地，嘤嘤而哭。数名王宫侍卫抚剑端立，守在一旁。

鸢萝匆匆而至，一见此情景忙向前为父亲松绑。侍卫不让，鸢萝怒道："交给我，他不会有事！"

侍卫这才退后。

勾践书宫，夜。

文种进，刚跪下欲请安，勾践已道："文种，你知罪吗？"

"文种不知有罪。"文种道。

勾践："你竟敢说不知有罪，寡人问你，送往大营的新兵为何是老弱病残？"

文种："原来是为此事……"

"来人！"勾践大喊，文种的态度令勾践更怒，"将文种下进大狱！"

"等等！"文种道，"大王且先听了文种之言，再下狱不迟。"

勾践："看你还有何话可说！"

文种："文种岂能不知所募兵丁须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可大王知否，国中已无此年龄段内的兵丁可募。"

勾践："你说什么？"

文种："文种是说，已无适龄的兵丁可募！文种会同司农府，详查过越国的总人口数，共有民二十多万，除去已赴战场的兵众，国内只有适龄之民不到两万。依据大王所颁之律，独子、公人、贵族等免其兵役，剩下的可募适龄之民不足一万。而大王命臣募兵丁一万，不用老弱，如何可凑足这万名兵丁？"

勾践沉声而道："文种，你说过，我军能不能战，所缺的是胆！可你知否，至今为止，我军仍缺足够的胆量。"

文种："招募兵丁时文种也想过，老弱之人，即使他们有胆也难以一战。所以臣几乎就想向大狱内伸手，招一批囚犯凑足一万之数。后来臣打消了这个念头，囚犯们不缺胆量，可他们若闹将起来更会不堪设想。"

勾践忽问："你说囚犯？"

文种："这只是臣的胡思乱想。"

勾践："走，去大狱！"

死囚牢，日。

狱内阴暗，笼栅内皆是荷枷或戴着锁链的死囚！勾践走进栅廊。有一只肮脏不堪的手忽然一把握住了勾践的脚。"呛"，岩鹰拔剑欲砍。"慢着！"勾践道。岩鹰的剑几乎已至死囚手臂时收住。勾践问死囚，"为何不收手？"

死囚："我有所求。"

勾践："你是求生还是求死？"

死囚："已是死囚，如何求生？"

勾践："那你求速死？"

死囚："能生一时是一时，为何求死？"

勾践厉言："那你求什么？"

死囚："只求一口膳食。"

勾践："为求一口膳食，可舍一只手？"

死囚："待死之身，手有何用？"

勾践："可去了一只手，你将血尽而死。"

死囚："食为大欲，一死可换取一欲，值之又值！"
勾践："为何不再多求一欲。"
死囚："既为死囚，如何能多求？"
勾践："若寡人准你多求呢。"
死囚大愕，忙跪地磕头道："大王……大王……"
众死囚已反应过来，各自跪于囚笼，磕出一片枷链的响声，且呼着："大王饶命！""请赐一口膳食！""让见一面爹娘，死就无憾！""给一个女人……"
勾践退出囚牢后，命文种："挑选三百名死囚，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要女人，也给！立下生死状后，遣送去我军大营！"
文种："臣这就速办。"
勾践："岩鹰，将石买、曳庸等也拿送至大营！"

勾践寝宫，日。
雅鱼："大王，你瘦了。"
勾践："何止是瘦啊！自上了战场，就没有睡过一次安生的觉。寡人的压力之大，平生从未有过。不瞒你说，寡人甚至以为石买等惧战没有错，错的是寡人！吴军的确强大，强大到根本无法战胜！"
雅鱼暗暗心惊，但不敢表露，只是道："大王，臣妾知道你难。可臣妾更知，大王从来没有服输过，更不言败。"
勾践："此番却不同啊，吴军的兵力高出我一倍以上。这且不说，要命的是，我军因惧怕，几乎不能战。"
雅鱼："大王不正在设法吗？"
苦成入："王后，灵姑浮将军的夫人请求晋见。"
雅鱼望着勾践："难道她是为其父的生死而来？"
勾践："石买是自己寻死觅活的，是寡人偏不让他死。"
雅鱼："可鸢萝夫人明事理，一身正气。"
"寡人明白。苦成，请她进来。"勾践又道，"寡人也见一见她。"
鸢萝入，行大礼道："鸢萝代罪父谢大王的不杀之恩。"
"平身吧。"勾践道。
雅鱼："夫人，灵姑浮将军上阵杀敌，我本该过府探望。"
鸢萝："谢王后关爱。"
雅鱼："夫人，若有所求，当着大王请尽管开口。"
鸢萝却犹豫着。勾践："夫人，是为寡人让石买上阵之事吗？你该明白寡人将他送去阵上之意。"
鸢萝："妾身明白，大王仍然是为了救他！妾身之所以求见王后，是想托王后转奏大王，妾身有一句话要捎给灵姑浮。"
雅鱼："正好，夫人可直接禀奏大王。"
鸢萝："大王，烦请转告灵姑浮，此仗若败，他回来时就再见不到鸢萝

了。鸢萝会自行了断,以谢罪国家。"

勾践:"夫人之义,令寡人感动,但夫人不必如此!"

鸢萝:"大王,请信妾身之誓。"

勾践:"寡人信你。可寡人想告诉你的是,我军一定会取胜,你的丈夫灵姑浮,也会为夫人有存而归!"

越军野营,日。

训兵台上,范蠡仍在练兵!喊杀之声阵阵……

将军们列而观看,却无人敢再擅自离开。

阖闾帐,日。

王子累愤愤地步入帅营。阖闾:"越军仍不肯出战?"

王子累:"勾践缩于营中,连影子也不见!"

阖闾:"越营中可有异常?"

王子累:"只闻阵阵的喊杀之声。"

阖闾:"他们是在练兵。"

王子累:"他们白日不战,夜袭他大营又次次扑空。大王,依儿臣看来,他们是在与我周旋拖延时日。倒不如拨一支兵与儿臣直去越王城,可保功成。"

阖闾:"你还看不出来吗,勾践此人很不简单。寡人数番围他,竟次次被他预料在先,拔营而走。眼下我若分兵,恐被他乘虚击之。更何况,此去越王城,有山水之阻,易中伏兵,倒不如安心等待。寡人料勾践正在寻找时机,想与寡人决一死战!"

"儿臣听大王的。"王子累接受得很勉强,却在帐中盘桓不去。

阖闾见王子累不去,便问:"你为何不退?"

王子累这才道:"对了,大王,太宰伯嚭自左营遣人,说是要问候大王风餐露宿之苦,鞍马劳顿之安。"

阖闾:"噢?太宰所遣的人呢?"

王子累:"已被儿臣打发走了。"

"打发走了?"阖闾惊讶地问。

王子累:"儿臣丢了几句话,让他带回给伯嚭。"

阖闾:"你如何说?"

王子累:"大王运筹帷幄,用心征战,太宰是左营首将,何必无事打搅。让他好好把心思用在左营的安危上。"

阖闾:"你为何要这么说?"

王子累:"太宰之为,有小人之嫌!"

"累啊,这可是你的不是了。"阖闾摇着头颅,"这些年,你也是只懂征战,还不知何为治臣驭民。古圣贤虽有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可对小人,你却不可视而不见,对流语谗言你也不可不闻!不见,如何俯视,不闻,又如何察

微。为王者不俯视，如何观天下；不察微，又如何明身立德，知臣解民。所以啊，寡人之诀是，用君子，也用小人。君子因小人而君，小人也因君子而小，他们相辅相成，相生相克，才泱泱而鼎我大国之象，更芸芸而成我众生万民。”

王子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

阖闾：“就拿伍子胥和伯嚭来说吧，他二人同为楚人，寡人先用伍子胥，子胥又荐伯嚭。一开始时，寡人以为子胥既荐伯嚭，他们的性情必相近。用不多久才知，此二人大相径庭。子胥谋略过人，却性情孤傲，为人了无生趣。而伯嚭巧于周旋，办事利落，可用可任！”

王子累：“大王所言，令儿臣茅塞顿开，可小人无义无忠啊。”

阖闾：“所谓忠义，在为王者能否知人善任。有忠者，若任错了，会失其忠。无义者，若用对了，可得其义。”

越军野营，黄昏。

勾践突然现身于营。他的身后竟是一列奇特的囚车，竟有二十辆之多。率先的一辆内是石买、曳庸等，后面的囚车内皆为大狱内的死囚。

众将列帐。勾践正欲开言，范蠡却道：“大王且慢！”

数名执法军卒已自营外送进灵姑浮，范蠡上前，亲解其缚后，一揖道：“司马大人，委屈你了。”

“这点儿委屈算什么。我为司马，本该操心军中之事。”灵姑浮微笑道。范蠡与灵姑浮这般说着，众将俱都迷惑。灵姑浮这才对勾践与众将道，“大王离开军营，我担心有事，所以求军师打了我二十棍，才换得这多日的清静。”

众将这才明白。勾践道：“你清静了，可苦着军师。”

灵姑浮：“但军师不仅让我军避开了吴军的锋芒，且将兵马操练得与以往大不一样。”

勾践：“军师，我军已会战？”

范蠡：“至少不会自乱阵脚了。”

“把石买、曳庸都带进帐来。”勾践忽喊。石买、曳庸以及几名武将解进。勾践道，“至今为止，朝中仍旧是一片杀他们之声，连石买自己也想早日被决。要杀石买的人，是不肯免其忤逆。石买想死，却是不愿看到越被吴亡。石买，寡人没有曲解你的意思吧？”

石买：“大王，犯臣仍请一死！”

勾践：“你死不了啦，因为你小瞧着寡人哪！寡人不仅不让你死，从这会儿起，你只要带着眼睛看，用了双耳听，你一定会听到看到，我越人神圣而不可犯。若来犯者，必败他无疑！”

大帐内一片寂静。石买却点着头：“好！若果真如此，犯臣死而瞑目。”

越军野营，日。

观兵大台上，勾践率众将端立着，范蠡手持令旗。勾践：“军师，你自为

军师以来，只告诉寡人三句要紧的话，可寡人以为，此三句话字字千钧哪。”

范蠡只道：“请君王观兵，大王的将士们已牢牢记住这三句话。”

台下，士兵身披藤甲，将士头戴兜鍪，长戟如林，旌旗蔽空，整齐划一地排列着。令旗未动鼓声不起时，百千将士的营场上几乎不闻喘息之声。只有刀矛剑戟被太阳激亮的幽光，似野火般东起西伏，南突北闪。

范蠡终于按动了令旗。

“为土地而战！”

“为祖业而战！”

“为葬身的血地而战！”

勾践已去往巨大的象鼓旁，他王袍束于腰际，手抄两支大鼓桴，终于擂响了战鼓。一通鼓，将士前进后退，急速列成战阵。二通鼓，队形旋转变幻。三通鼓，三军各自合战。

营场上虽不见血，却搏杀得人喊马嘶，刀枪飞舞，剑戟交响。

石买帐，日。

曳庸等正用膳，惟石买不用。看守他们的亲兵厉喝：“犯臣，为何不用膳？”

石买根本未将亲兵所喝当回事，端坐着不动，且干脆闭上了双眼。

勾践闻讯已至，他率范蠡进帐，曳庸等皆跪，独石买仍不动声色。勾践：“石买，你仍料定寡人必败，是不是？”

石买：“是！”

勾践：“寡人还是想听听你的理由。”

石买：“大王有多少兵马？”

勾践：“连新补充的老弱病残在内共四万。”

石买：“吴军呢？”

勾践：“六万！”

石买：“几乎一倍于我！大王心里一定明白与吴军硬碰不得，因为今番与我对阵的是吴军精锐，许多将校皆出自孙武门下，所以想用智取，对吗？”

勾践：“你不愧曾任司马。”

石买：“所谓智取只能用伏兵，可此处是平原，且不言难以伏兵，就以吴王打了一辈子仗而言，他岂能轻易中伏？”

范蠡冷冷道：“照你这么说，我军没有任何赢面。”

石买：“你是军师，其实你很明白越军的处境，为何不力劝大王早早收兵呢？”

范蠡转向勾践：“大王，你肯收兵吗？”

勾践：“不肯。”

范蠡：“大王圣明。”

石买：“范蠡啊范蠡，你若不是个疯子，便是名妄自托大的空谈之辈。你明知越军将败，却谄媚大王。”

范蠡：“你骂得好，范蠡的确是个疯子。”

“军师若是疯子，那寡人比你更疯！”勾践笑对范蠡道。石买也笑，却笑得十分苦涩。勾践又道，“寡人还是劝你赶快用膳，好留着命留着力气，亲眼看到寡人如何挥师大败吴军。”

石买：“大王所言，犯臣太想看到了，可惜的是，犯臣肯定看不到。”

勾践厉问：“你若看到呢？”

石买：“那就是犯臣有眼无珠！真如此，石买自毁双目，尔后爬着来向大王请万死之罪！”

勾践：“石买，不要忘了你的誓言。”

勾践帐，日。

岩鹰送进厚厚一沓帛书，禀道：“大王，帛书是王后遣人送来。王后道，是否有用，请大王定夺。”

勾践一翻帛书道：“王后又帮了寡人。岩鹰，宣众将升帐。”

众将开始列帐，其中有许多军校，大帐内几乎挤满。勾践指着王后所送的一堆帛书道：“这是在列众将夫人的家书。岩鹰，分发与众将。”

岩鹰取帛书开始分发。几乎每将都手持一帛，惟灵姑浮没有。

“都看一看，夫人们告诉你们什么？”勾践道。众将皆看，看后脸色皆沉。勾践对灵姑浮道，“灵姑浮将军，你一定奇怪为何就你没有夫人的帛书？”

灵姑浮：“是有些奇。”

勾践：“你的帛书在寡人这儿。你的夫人求见寡人，请寡人转告你，你若打了败仗，你的夫人就一死而谢罪国家！”

灵姑浮竟道了声：“好，是我灵姑浮的女人！”

勾践：“众位将军，你们的夫人都说些什么？”

众将：“与司马将军夫人说的一样！”

勾践：“灵姑浮将军，你有一位深明大义的好夫人哪！她进宫求见王后，寡人本以为她是为石买求情，可她不是！她所告诉寡人的仅此一句话，这句话重如千钧哪。众位将军，你们能让夫人们绝望吗？”

“不能！”众将齐呼。

勾践：“明日一战，是我越国的生死之战。战胜了，从此我越国有生。若战败，就不仅仅是夫人们无生，我们的孩子和老人也无生。告诉众军卒，取敌首级一颗，奴隶可脱其奴籍，平民可任官职！两颗首级晋一级爵位，取三十颗以上者，便为贵族，可享采地十里！”

灵姑浮已卸了盔甲，奏道：“大王，明日一战，是为国赴死，要盔甲何用？”

诸稽郢：“不错！卸了盔甲，更能轻松杀敌！”

勾践便取兵符喊：“灵姑浮！”

灵姑浮：“末将在！”

勾践：“明日你领兵三千至吴营挑战。吴军若出战，你便诈败。”

灵姑浮：“末将领命。”

勾践将兵符递与灵姑浮："将军放心前去，吴军必识破你的诈败之计，吴王阖闾也会料定寡人引军而待他。你诈败的目的，就是为引吴王亲自出战。"

灵姑浮："明白！"

勾践："众将军！"

"在！"众将喊。

勾践："今夜三更造饭，天明时兵发杨柳滩列阵，静候吴军。"

"领命！"众将又齐齐喊了一声。

越军野营，夜。

二十辆大囚车一字排开。有削发师、文身师正在忙碌着。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呼喝。军卒自囚笼中领出死囚，去掉枷锁脚链，长发被削发师削剪干净，然后至文身师前开始画上令人恐怖的文身……

勾践与范蠡正边查看营帐边说着话，岩鹰率数名侍卫远远跟着。

范蠡："大王，你该歇息一会儿。"

勾践："能歇着就好喽！范蠡啊，寡人知此仗非打不可，可没想到会来得如此之快！"

范蠡："大王对明日一战仍无必胜把握？"

勾践："寡人倒是想问问，你有吗？"

范蠡："臣说真话，仍然没有。"

勾践："这就对了，寡人也一样。可我们该做的都做到了，该想的办法也想尽了。还是文种的那句话，死鸟不惊，活鸟才惊！明日一战，就看他吴军是否心惊！"

范蠡："恕范蠡又要钻古籍堆了。"

勾践微微一笑道："你说。"

范蠡："大王将用的惊鸟之计，史无前例。"

勾践："这么说此役若赢，我们便创造了一种战法。"

范蠡："不错，应命名为惊心之战。"

"不管何战，寡人只求一个胜字。"勾践又道，"明日寡人与众将卒一样，也卸去盔甲。岩鹰！"岩鹰速近。勾践道，"你为寡人带来了多少护卫？"

岩鹰："禀大王，有二百名！"

勾践："二百名护卫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哪，明日你率这二百名护卫自吴军的右翼冲杀吴军大阵！"

岩鹰惊道："大王不可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

范蠡也道："大王，慎重。"

勾践："刚才不是说了吗，寡人要卸去盔甲。用不着再劝。岩鹰，去准备吧。"

岩鹰："既如此，岩鹰去了。大王放心，这二百名护卫可当一支千人之军……"

阖闾帐,夜。

王子累人。正被侍人披上袍服的阖闾问:“有何急事?”

王子累:“据探子所报,越军大营已增兵,越王勾践也现身大营。”

阖闾:“这么说,勾践已准备好了?”

王子累:“怪异的是,勾践竟准备了数百名死囚带入大营。”

阖闾:“他要死囚何用?”

王子累:“不得而知,也许是想充为兵卒。据探子称,他们所增兵员几乎是老弱病残。”

阖闾:“数百名死囚即使充为军卒,又能顶得何用?”

王子累:“难道勾践是想以死囚之血而祭旗,好以振军心?”

阖闾:“既探不准,就不用猜它。你且告诉众将,种种迹象表明,勾践已摆出与我决一死战的架势,让他们小心提防着越军会夜袭大营,若来袭,各营须相互呼应,只要拖住了越军,便可围而歼之。”

越军野营,晨。

晨曦初露,已初闻军卒们粗俗的清喉声,战马也发出“啵啵”的喷鼻之响,有兵器自鞘中拔出、碰击以及人尿的喷射……渐渐地,人及牲口、野物的混响开始鼎沸……军官们低沉的喝斥之声也开始响起!

朦胧的曙色中雾霭缭绕,军帐间已有密密麻麻的军卒游走于雾霭中……

许是大战将临,苦成显现出紧张,他奔往帅帐,碎步而趋时,双肩颤动如一条游于水流中的鱼。

勾践已起!帐柱上用动物油脂为燃料的灯豆几乎奄奄一息,却将勾践憔悴的身影打在篷帐上。苦成撩帐门而入时,清晨的微风打灭了灯豆,苦成忙道:“微臣该死,这就点上。”

“不用了。”勾践嗓音显得沙哑,他问苦成道,“将卒们已起?”

苦成:“回大王,已全起。”

勾践:“用上膳了吗?”

苦成:“回大王,正在用。”

勾践:“全是干食?”

苦成:“回大王,全军皆用干食。”

勾践:“肉呢?”

苦成做着手势道:“遵大王旨意,每名军卒皆有这么大的一份肉食,早已连夜分发至军卒们。”

“好。”勾践轻声而道,“让他们别存着,全得用进肚子里去!”

“诺!”苦成唱了很好的一个诺,又道,“微臣这就去传。”

苦成去后,勾践忽觉着无事可干,他愣立了一会儿,这才去帐壁摘下了佩剑,“锵”的一声抽出,以指轻游,试着锋刃……

先行的兵众正列队,随着军官们的吆喝已开始出发!

营坪上，雾霭重重，一列军卒消失后，更有多列军伍随后跟上。

苦成回至勾践帐内，禀道："大王的旨意已被令卒分传各营。"

勾践将剑归鞘道："石买他们也起了吗？"

苦成："早已起，据军卒禀报，他一早起来便让传膳。"

"噢？"勾践道，"他又愿意用膳了？"

石买帐，晨。

石买指着一豆膳食正训斥一名军卒："竟以此等烂膳来打发我吗？"

军卒既不敢吱声，却也不愿为石买与曳庸换膳。石买将膳豆一把打翻，"你换不换？"

正此时，勾践进帐，看着被打翻的膳食道："石买，正踏进战场的将士们，用的也是此膳！"

石买："大王，你与罪臣可是有赌在先。"

勾践："可你的赌注不够分量。"

石买："而大王却未下赌注。"

勾践："你大错特错，寡人下的赌注已够大的了。"

石买："是何赌注？"

勾践："整个国家。"

石买："是够大的。罪臣的这双老眼，哪怕押上阖府人的身家性命来与大王的赌注比，都是比无可比。"

勾践："你有大赌注，可你却不敢下。"

石买："可惜罪臣找不出大王所言的大赌注。"

勾践："你有，你的良知！"

石买："不错！这能算得上大赌注。"

勾践："你愿意下吗？"

"愿下。"石买道着竟一指案几上的一樽酒，"罪臣的良知已下在这樽酒里。"

勾践："这么说，此是一樽取命的酒？"

石买："一樽毒酒！"

勾践叹息般道："石买，寡人想不到你竟如此的冥顽不化！好吧，寡人本不愿赌你性命，可你一定要赌，寡人可以奉陪！来啊！"苦成入。勾践又道，"石买，寡人可满足你最后的要求。军营之中，做不到钟鸣而食，但有什么就给你什么。苦成，为石买列鼎而食！"

石买帐外，石买昔日麾下的所有将军几乎尽皆而立！当勾践撩开帐门愤然而出时，他不仅看到了将军们愤怒的目色，更看到灵姑浮眼中噙着泪水……

"该出发了，是吗？"勾践问得很轻。

"大王……"灵姑浮声音颤抖，"大王，末将们定为大王赢回赌本……"

槜李杨柳滩，日。

越军已摆战阵静待，不久后，果见灵姑浮率诈败之师，匆匆而至。

勾践迎往灵姑浮道："将军，阖闾来了吗？"

灵姑浮："他已亲至！"

勾践："将军请先退入林中歇息，战鼓起时，可自左翼杀入吴军大阵。记住，一定要将王子累活捉，交给寡人！"

"末将领命！"灵姑浮一荡手中的长戈对手下将士喊，"随我来！"

石买帐，日。

帐中已列六只小鼎，鼎中皆肉。石买与曳庸各踞一案而对坐，案几之间，高置着那樽毒酒。有侍人自鼎中割取牛羊肉盛于豆中送与石买与曳庸。见曳庸望着肉呆愣着，石买开口道："老东西，你还犹豫什么，是不是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曳庸一愣："没有了，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石买："那就开始好好享受你我这最后的盛宴。"

"好，开始！"曳庸说着，将一片肉优雅地填进嘴里。

石买望着曳庸一笑，忽对侍人道："不需将肉片切得这么细！曳庸啊，以往我们食不厌精，今日就来它个食不厌粗如何？"

曳庸："好，大块吃肉，大盆喝酒，那才叫痛快！来，上大肉，换大盆！"

侍人们忙为两人换上大盆，又切上整块的肉。曳庸与石买将大肉抓在手里大啃，那神态如江湖豪杰。石买："行人大人，你这辈子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曳庸忽然又一沉，愣了半晌才支吾着道："你先说。"

石买："老夫嘛，当然是平定姑蔑部落的那一战。老夫只用了五百人，就将姑蔑酋长的三千杂牌给收拾了。那一仗打得过瘾啊，老夫竟亲手砍了五十多人。后来砍不动了，老夫还以为是自己的力气不够。后来才知道是老夫的青铜剑砍卷了刃，再见不到一处完整的锋口了。哈哈哈……"

曳庸竟听得很神往。当石买的笑声止歇后，曳庸道："我说什么呢，我几乎做了半辈子行人，到过十多个国家。只记得这半辈子一直是在跑，车辇跑坏了就换，也不知换过多少次车了。最忘不了的是……是一个女人！"

石买一惊："你竟会忘不了一个女人？"

曳庸苦涩地一笑道："是一个女人。"

石买问："此女是谁？"

曳庸："是楚平王的姬妾孟嬴！"

石买几乎惊得咋舌道："此女来自秦国，据说其美无比。为此还引起了楚国的一场宫廷内乱……"

曳庸："不错，伍子胥与楚平王的大仇也因此女而结。此女本来是许嫁楚国太子的，就因为她太美，让楚平王垂涎才据为己有，伍子胥之父力谏楚

平王不该乱了人伦，才招致大祸啊。”

石买：“曳庸啊，想不到你竟与此女有关联，快与老夫细说……”

檇李杨柳滩，日。

吴军已至，在距越军百步处迅速扎开大阵，两支人数与兵员素质不相对称的军阵开始对峙着。吴军服着盔甲，而越军所有人全弃甲不服。吴军老兵居多，而越军却以十七八岁的新兵为主。阖闾自他的大辂车中讥讽道：“乳臭未干的勾践小儿，你与寡人周旋多日，寡人耐心着呢。今番竟想以诈败之计来诓本王，你以为本王会识不破吗？凭你这几个娃娃兵就敢与寡人叫阵？更何况，你们穷得连身盔甲也置不起，勾践，你是活到头了。”

勾践弃车站在一座土坡上，一旁是一架战鼓。他抽出剑来插于土坡，然后道：“吴王，你已年近七十了吧？”

阖闾：“七十又怎样？收拾你仍手到擒来。”

勾践：“七十岁的老人，是你天性不肯安耽，还是你找不到可领兵的帅才？”

阖闾：“这本王倒是可以告诉你，本王征战一生，听惯了战鼓，爱嗅这战场上的血腥之味，本王就好这一口！”

勾践：“那这已经是你最后的一口了……”

石买帐，日。

曳庸已讲完了他的故事，石买听得唏嘘不已。曳庸竟侧耳倾听了一会儿。石买：“你听什么？”

曳庸：“厮杀之声。”

石买：“曳庸啊，你还是放不下。你根本就不该把心思用在这上头，谁都知道，今日此赌我石买准赢……可是，我赢来的是什么，是一个灭亡了的国家！我将赢到手的竟是我越人的鲜血和泪……你说，我能算赢吗？可我又不能不赢！求你了，曳庸匹夫，别再让老夫心如刀割！这会儿的酒没有毒，我们该尽情品尝大王的赏赐。列六鼎而食，诸侯之礼啊，更何况在这战场之上。哈哈哈……”

曳庸：“好，好，不再把外面的战事搁在心头了。饮酒，食肉，好好地品尝这最后的美味。”

“这才像话。来，老夫敬你。”石买举盆，先行一饮而尽。

曳庸也饮了酒，他咂着舌道：“怪了。”

石买：“如何怪了？”

曳庸：“此是何酒？”

石买：“紫红华英啊。”

曳庸：“紫红华英只是宫里的二等酒，难与九丹金液相比，为何此时饮之，竟如此美味？”

石买：“好，你心已静。老夫也是，平生饮酒无数，惟今日味好。来，请痛饮！”

曳庸："都说你豪饮，我看你能饮多少！"
石买："好，筛酒！"

槜李杨柳滩，日。

阖闾与勾践的嘴仗似乎已打完。范蠡于阵前挥动令旗。这是暗号，自越军阵里，步出百名文了身的死士，当他们步伐整齐地步出军阵二十步后，百名死士高呼"为土地而战"后，竟从腰里拔出短剑，一齐刎颈而死。随着死士的呐喊，越军阵里如晴空突爆惊雷般齐呼："为土地而战！"

吴军阵中居于前列的将士皆目瞪口呆。一名昂立于战车上的将校忽然发出数声"嗬嗬……"的怪笑后，浑身急剧抽搐，痛苦不堪地蜷身于车内，口吐白沫与胆汁，竟生生地被吓死了。

越军阵里，第二排人又步调一致地走近第一排死士，仍然高呼"为祖业而战"后，又齐崭崭地刎颈而死。越军阵里继续爆出呐喊："为祖业而战！"

当第三排死士喊过"为葬身的血地而战"，短剑已刎颈，人还未倒下，一百只脖子朝着太阳狂喷鲜血时，勾践已擂响了战鼓！

柳林中，等待许久的灵姑浮闻战鼓之声，于马背振戈高喊："杀！"

众军闻令，猛扑吴军。

吴军左翼，岩鹰所率的卫士借土坎掩身，已摸至吴军的脚下，战鼓起时，他们跃身而起，几乎与吴军面对面了。卫士们挺剑往敌便刺……

偌大的杨柳滩上，随着战鼓之声，三万之众崭崭齐嘶"为葬身的血地而战"时，那军阵已如排山倒海狂风暴雨般席卷向吴军大阵！

吴军虽战事频繁，却从未见过如此阵仗。三百人自刎，三声惊天地泣鬼神的呐喊倒将许多"野狼"吓傻了，当越军如汹涌的洪水漫至时，吴军的精神防线先垮，胆大的军卒转身便逃。胆小的愣在原地，胸膛早已被越军的长戟轻松洞穿。

阖闾见阵势不对了，他狂喊"鸣金退兵"，但他的喊声淹没在战场的狂风海啸之中，就连他自己也听不到。阖闾的车御这时已拨转马头，驱车狂逃。

灵姑浮自侧翼杀出，他挺着大戈，连斩数人之后，瞅准了王子累，沿大道驱马猛追。王子累拨马便逃，结果逃至阖闾车旁。阖闾大叫着"救驾"，竟用剑鞘去击打车御。

灵姑浮已追上了王子累，截住厮杀！灵姑浮猛击一戈竟将王子累手中的长戟震脱手去，长戟不偏不倚地栽进了阖闾的王车。阖闾闪身，那戟插在了阖闾的脚上。

这时，伯嚭率着另一名吴将疾驰来救阖闾。灵姑浮且战且退，斩吴将于马下，他见王子累已逃远，便以戈为枪，向王子累猛掷过去！那戈如大箭般呼啸而去，被王子累闪身避开，却打中了前后两名步卒，一名身体被洞穿，与另一名步卒串成一穿，倒身而死！王子累看得心惊肉跳，逃得更快……

伯嚭却趁机掩护阖闾逃出了战场。

石买帐，日。

曳庸："石买，该饮这樽毒酒了吧。"

石买："你急什么，就无话对我说了吗？"

曳庸："有话，黄泉路上还可再说。"

石买："可一旦上了此路，你我恐就顾不上说话喽。"

曳庸："倒也是。石买啊，你算过没有，你这一生蓄积了多少财产？"

石买："这倒是没有细算过。"

曳庸："那就算一算。"

石买："我有七处府第……"

曳庸："不对，是八处。"

石买："是八处。怪了，你如何帮老夫算得如此清楚？"

曳庸："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计较什么，往下算吧。"

石买："还有采地三百里。"

曳庸："其他没有了吗？"

石买："珍玩摆设可不好算。"

曳庸："当然要算。记得有一回，先王赏赐你时少给了你两名女人，你竟装病不朝。"

一提到先王，石买立即沉重了，好一会儿才道："被你如此一说，倒是让老夫心酸了。老夫的什么府第、采地还有女人，没一样是老夫自己赚下的，全都是先王所赏赐。"

田野，日。

灵姑浮见溃逃的吴军漫于田野，王子累逃得不见踪影，阖闾之车也逃得远了，便没有再追。但他又有些恋恋不舍，他倒提了戈，勒马横于大道。吓破胆的吴军根本不敢自大道逃跑，远远地避开灵姑浮往树林、河道或庄稼地里乱窜。

石买帐，日。

石买："时候差不多了。"

曳庸："是该走了。筛酒！"

侍人筛酒，却被曳庸打掉，他一指毒酒道："是这樽酒！"

侍人抖颤着为曳庸与石买筛满。石买端着酒道："你我一同去追先王。"

曳庸："你脚力健，可得等等我。"

当两人正要一饮而尽时，一名军卒撞进营帐狂喊："我军胜了！"

石买指着大喊的军卒："他被吴军吓疯了吗？"

槜李杨柳滩，日。

数名军卒将石买与曳庸拖出帐外，架到了勾践面前。石买与曳庸一望尸体遍地的战场，这才目瞪口呆。曳庸抖颤而道："看来是我们错了。"

石买仍然摇首而不信："这不是梦中吧？"

曳庸："的确像梦，可一切都是真的。"

石买："是吗……是真的。"

曳庸忽跪于地，泣喊："曳庸该死啊，竟有眼无珠欲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

石买："你算不得有眼无珠，是老夫拉你下水的……罪责就由老夫一个人担当吧……"

曳庸："我也……罪无可赦……"

石买："大王，请赐石买一死！"

勾践："石买，你输不起吗？"

石买："所以罪臣惟有一死。"

勾践："死是逃避！"

石买："大王还想折磨犯臣吗？"

勾践："寡人既不折磨你，也不让你死。"

"那大王究竟要什么啊？"石买几乎声嘶力竭。

勾践："只要你承认，我们赢了。"

曳庸等人已趴于地喊："恭贺大王，臣羞愧至极……"

石买："大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勾践："我军居然能赢，你仍旧无法相信是吗？"

石买："罪臣是问，大王究竟凭什么而赢。"

勾践："凭气节，凭尊严，凭正义！也许都不是，凭的就是寡人不服他吴人！"

诸稽郢速至禀报："禀大王，吴军已溃不成军，我军正全线追击！"

勾践："吴王阖闾如何？"

诸稽郢："已被司马大人击成重伤。"

"速令全军停止追击！"见诸稽郢有不解之色，勾践再喊，"快去！"

第十章　假鼠而语

陉里，日。

一路颠簸，阖闾王车退至一座吴人村庄时，伯嚭见身后已无追兵，便对阖闾道："大王，我们已安全了。"

阖闾光顾着逃命，听说安全了，便垂首看了看伤脚。不看则已，一看便傻了——车盘上到处都流淌着鲜血。阖闾抬了抬脚，见脚已剩半只，这才大叫一声："痛死寡人了！"

伯嚭瞅准了一座房子："大王，暂于此舍歇息，让微臣为你包扎伤口。"

因为战争，民居内的人早已逃之夭夭。伯嚭将阖闾亲背进屋，自撕衣袍将大王的半只脚草草包扎好，唤进车御道："你去大道截住撤退的将校，命他们阶不分高低，军不分左右，收拢散兵，速来此地卫护大王！"

车御领命而去时，阖闾已陷入昏迷状态。伯嚭不敢离开阖闾半步，他看大王的伤脚仍渗血不止，急切中又觅不到医人与药草，寻思用冷水泡脚也许可以止血，便在屋中找到一桶水，将大王的脚浸入水中。半晌，阖闾被冷水激醒，见桶内之水尽是血色，便道："寡人竟流了一桶血吗？"

伯嚭忙跪地请罪道："微臣该死，想用清水为大王止血！"

阖闾："卿家的忠心寡人岂能不晓。你速遣人请相国来见寡人吧。"

正好有两名侍人与侍卫找到此，伯嚭对侍人道："速去寻找医人来。"侍人去后，伯嚭又将一面令符递与另一侍卫，"乘快马速回王城……"

捱至夜黑时，王子累率着一批残兵败将寻找而至。回光返照的阖闾睁开眼来，见王子累跪在他的床边。阖闾示意其他人出屋后，对王子累道："儿啊，离父亲近点儿。"

王子累："大王，社稷为重，千万保重。"

阖闾："就我们父子两人了，叫寡人父亲吧。"

王子累便悲痛地呼喊一声："父亲！"

阖闾闻得这一声，眼角便有老泪流出，他道："儿啊，为父遭此惨败，全因为轻敌。如今看来，勾践此人非同凡响，是我吴国的劲敌啊。"

王子累："父亲，儿臣一定会手刃勾践此贼。"

阖闾："此人狡猾多诈，全不按常理行事，对他你要防之再防。"

户外，蛙声一片，夜空深邃，繁星无边无涯，虽四处漆黑，但隐约可见密密麻麻的人影。

残兵败将东一堆西一堆地挤坐在一起，有伤号，更有不知是死是活而躺在地上的军卒。一名持戈的哨卒朦朦胧胧地眼前突然闪现：死士自刎以及越军排山倒海般汹涌而至……“越军来啦！”哨卒一声狂呼，竟将戈一扔撒腿便往野地里跑。

“轰”的一声，军卒们闻了这一声惊心胆战的狂呼，自地上一纵而起，乱成一片地逃窜……伯嚭与数名将校拔剑而嘶：“不许后退！怯阵者斩！”

没有人听军官们的，屋舍外能跑的军卒几乎跑光，只撇下一些伤者于地上爬着，挣扎着，惊悸地呼叫、呻吟！

王子累已持剑自屋舍捷出。挥剑劈翻了一名无头苍蝇般几乎窜入他怀内的军卒，厉喊一声：“越军在何处？！”

这一声喊使跑着的军卒停了下来，心惊着往越国方向望。哪里有越军的影子。

王子累愤怒异常，又挥剑欲砍军卒，伯嚭忙道：“王子，是本将失职。”见王子累收剑，伯嚭又大喊，“搜集柴薪，燃起篝火！”不一会儿，已有数堆篝火燃起。“王子放心，这会儿由伯嚭自任哨卒！”伯嚭说着，自一名军卒手里取过一柄戟，小跑而至土坡，凛凛一站，威严十足。那名被伯嚭自王子累剑下所救的军卒，也持戈而跑往土坡。

王子累一脸的杀伐复仇之色，他朝屋舍方向一跪而道：“大王，累这就为你报仇！牵马来！”军卒牵马至，王子累跃上马背。

伯嚭见状不对，又速奔至王子累道：“王子，请冷静。”

王子累：“你好好伺候着大王。”

伯嚭欲牵王子累的马缰，王子累却已猛加其鞭，马已蹿出。

伯嚭见王子累驰往姑苏方向，忙对一名马军道：“王子累是搬兵去了，快速去禀报伍相国！眼下恐惟有伍子胥才能拦得住他！”马军上马，伯嚭又道，“就是将马跑死了，也一定要抢在王子累之前！”

公孙雄府，晨。

守府的军卒见王子累满脸杀气而至，欲拦：“王子……”

王子累出剑，“嗖嗖”两声，当即将两名军卒劈翻，提着犹自滴血的剑闯入府中……

公孙雄匆匆迎出府厅，见王子累十分凶恶，他未及开言，王子累已道：“大王被越人所伤，生命垂危！你手里有两万兵马，本王子只问你一句话，愿不愿随我去为大王复仇？”

公孙雄：“王子，大王的仇一定要报！可公孙雄所率的两万兵马是卫护王城的，是否先请准了伍相国？”

王子累：“伍相国也得为大王复仇！”

公孙雄：“那也该听伍相国统一部署啊！”

“可我是王子！”王子累喊着，一把将剑架到了公孙雄脖子上。

公孙雄：“王子，请冷静一些！”

“还要怎样冷静？你到底随不随我去?！”王子累的剑一抖，公孙雄的脖子已被划伤……

越军野营，晨。

众将聚于帅营，独不见勾践。灵姑浮：“军师，探子已探明，阖闾身负重伤，退守于陉里，收拢吴军约万人，为何不乘胜出击收拾了这堆残兵败将？”

诸稽郢等将：“军师，赶快奏准了大王，再晚，恐就被他们逃掉了。”

范蠡望着苦成，苦成已明白，点头而进内帐。众将皆屏声静气地等待着。许久后，苦成出：“大王有令，已伤了他们的大王，穷寇莫追！众将各回大营，做好战备，以防吴军复来袭营！”

灵姑浮等还欲言，范蠡道：“都别再言，大王所虑极是！回营去吧，多放哨探，做好战备……”

陉里，晨。

屋舍内，阖闾已是回光返照，他睁开眼来，问守在一旁的伯嚭：“太宰，累呢？”

打着盹的伯嚭惊醒，忙道：“大王，王子累连夜赶去王城。”

阖闾：“他去王城干什么？”

伯嚭：“王子未明说，但微臣审其情，一定是想搬兵好再与勾践决一死战。”

阖闾：“他太冲动了。你为何不拦住他？”

伯嚭：“大王，微臣拦了，可王子的烈性……”

阖闾：“寡人明白……太宰啊，寡人恐……”

“大王，千万挺住啊。伍相国已遣宫医正赶来呢。另外，他已密遣没地、椒山两支人马左右策应，若越军来追，必中伏击，大王已平安无事。”

“恐来不及了……太宰啊，请告诉相国，寡人之仇要报，却绝不可操之过急，三年、五年以后再说……”阖闾还欲言，却又止住了不说。

伯嚭连忙跪下垂泪道：“大王，微臣记下了。”

阖闾：“寡人征战一生，竟招致如此惨败……寡人的心思，伍相国该明白……你只须转告他，一定要选一个能灭了它越国的嗣君，不然，寡人死不瞑目啊……”

“大王……大王啊……”伯嚭哭着。再望阖闾，他已气绝，伯嚭便爬着而出屋舍……刚爬出屋舍，伯嚭喊：“大王——驾——薨——”

将士们尽皆而跪：“大王啊——”

跪着的伯嚭击掌而哭。已有数名将校拔剑喊道：“为大王复仇，随我来！”

伯嚭由地上站起喊：“谁敢妄动?！”

城门，晨。

王子累与公孙雄策马而至城门时，却见城门已关闭，城门上下的军卒皆荷戈持戟，紧张万分。王子累厉吼：“赶快打开城门，迟者格杀勿论！”

城楼上有守城官喊道:“王子殿下,伍相国有令,谁也不许出城!殿下若有疑问,可去蛇门,相国在那儿等着王子殿下!”

“谁敢阻止我?”王子累“呛”的出剑,对公孙雄道,“出了此门,便可进入你的兵营,你我杀出这城门!”

公孙雄:“伍相国既已知情,你我再擅自行动,那便是抗命,请殿下三思!”

王子累:“想不到你竟如此贪生怕死,难道大王的仇就不报了吗?”

公孙雄:“大王之仇非报不可!可眼下恐是有乱之际,王子为何不去见一见伍相国,先听一听相国怎么说呢。”

王子累咬牙切齿着,一拨马首,猛往蛇门而去。

蛇门,日。

王子累疾马而至城门时,见城门大开,而伍子胥率众皆朝城门外而跪,且每人身着大孝之服。王子累勒马而问:“大王怎么啦?”

一名宫仪高喊:“大王已驾薨——”

“大王——”王子累厉嘶着,策马便要冲出城门。

“拦住他!”伍子胥喊。

城门两旁的军卒奔出,迅速组成了一道兵器大墙!

王子累不得不勒住马喊:“伍相国,为何不让我复仇?!”

伍子胥:“王子,凭你一人之力,能报仇吗?!”

王子累:“相国与我两万兵马便可复仇!”

伍子胥:“且不说两万兵马能不能复得了仇,眼下王子该以国事为重,先迎大王灵柩归来,那时再议如何复仇!”

王子累:“可我等不及!”

“非等不可!”伍子胥又喊道,“下马!”王子累这才不得不下了马。“换上丧服!”伍子胥又喊。伍子胥的府人不由分说,扯开一件白袍胡乱地为王子累套上。“随老夫去迎大王灵柩……”伍子胥起身而道。

越军野营,日。

苦成出帅帐而喊:“大王有旨,后军改为前军,前军殿后,三军有序撤出战场,凯旋回国……”

城门,日。

北门外,艳阳普照,旗鲜戈亮,文种率群臣早已迎候。

当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猎猎旌旗时,司礼官高喊:“来了,来了!”

官员们忙整衣端立,人人脸上皆喜气洋溢。司礼官挥动乐旗,乐人们开始奏乐,《得胜还朝曲》锵锵响亮,回旋于空……

铸器坊，日。

青烟缭绕，炉火通红，锤声丁当。庞大的铸器坊内是铜器的世界：铜鼎、铜簋、铜樽、铜锅……铜索四处悬吊，画戟刀戈交叉而立！

当勾践率侍卫走进铸器坊时，所有匠人立即停止干活，跪倒在地。勾践走到一张圆木拼就的木桌前站定。木桌上有残铜杂器，一名侍卫向前将所有器物一撸而光。“丁当”声中，匠人们连忙抱上十三只重重的木箱。箱板打开时，赫然而见的是十三颗铜铸的头颅，精美至极，颗颗如生。另有一尊铜像，十来岁的孩子那么高，细细看去，竟与已死去的公子稽会有些相像。

勾践一颗颗看过去，见其中的一颗脸颊上有细小的污渍，他擦了一把，竟是未曾磨净的铸沙。“此颅是谁所铸？”勾践冷冷地问。

一名匠人忙向前跪走几步：“是……小人。”

勾践：“为何给壮士脸上留沙？”

匠人：“小人粗……粗心。”

勾践眼中寒光一闪：“粗心？”

匠人：“小人这就磨光了它。”

勾践淡淡道：“来不及了。来人！拖下去打二十大板，全家发配为军奴！”侍卫们不由分说拖走了那匠人。勾践转身道，“将壮士们的头颅送往陵园！”

陵园，日。

粗大的圆木被铜斧对半劈开。文墨军士以匕首代刀，于木头上刻字。他们所刻的是一块又一块的墓碑！

一块偌大的阳坡，凭空崛起了三百座新坟，坟前一律立着刻字的木墓碑，木墓碑呈三角形排列，远望似一支大箭之矢。

越国所有的文武大臣于陵前肃立。将士也一律披坚执锐，列成方阵。

高立于观兵台上的勾践扫视着他的文武大臣以及威武壮观的得胜之师。偌大的校场没有一丝声音。勾践道：“让你们久等了！寡人的三百壮士少了十三颗头颅啊，得找回这十三颗头颅！越国可以铜铸船，以铜铸剑，王宫的大印也以铜而铸，为何不可以铜铸壮士头颅？今后，壮士的头颅若被战火烧毁，壮士的身躯若被刀剑揉碎，寡人将一律无头铸头，无身铸身，绝不会让壮士们遗憾而去！”

“大王圣明！”会稽山麓响彻呐喊之声。

“三百壮士敢于为国捐躯，寡人绝不会亏了他们，越国从此没有遗憾而死的壮士，寡人的国度更没有枉死的英魂！”勾践顿了顿，“这块土地，群山环抱，绿水长流，是越国的风水宝地！但寡人要它成为壮士们的葬身血地！今日他们先睡在此地，将来，寡人也要睡来此地。国是寡人的，更是你们的！”

又是一阵齐呼：“为国而战！为葬身的血地而战！”

勾践：“寡人从心里感谢你们。回宫后，寡人将重赏有功的将士！”

将士们又齐呼：“大王万岁，万岁！”

勾践忽然对石买道："石买大夫，由你先拟个赏赐之策奏给寡人。"

石买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愣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归途中，石买愁眉不展，有意落到最后，他拦住曳庸："别急着走啊。曳庸大夫，你说老夫该怎办？"

曳庸："你我本是有罪之人，不仅被大王赦免，还将赏赐重任落于你肩，大王恩比天高啊。"

石买："可老夫总觉着有哪儿不对。"

曳庸："你可别想得太多，不要又弄巧成拙。"

石买："你不帮老夫就算了。"

曳庸："大人啊，以后我可不敢再乱帮你，你还是饶了我吧。"

石买："走吧。放心，以后有事老夫不会再找你相商。"

曳庸正求之不得，连忙离开。

文种却追问范蠡："大王能饶石买不死，还仍让他为臣，是大恩大化之举。可由他来拟定赏赐之策，这可是重任啊，我以为不妥。"

范蠡："大王知道此举不妥。"

文种很吃惊："那大王为何？"

范蠡："你刚刚还在言此为大化之举！石买不会因大王这一回胜了就能心悦诚服。"

文种："大王还想让他记取教训？"

范蠡："大王要让石买真正懂得何为为臣之道。"

越王殿，日。

众臣齐整。范蠡与文种已列于班首，端坐于王位的勾践久无其声。众臣被大殿的气氛震慑着，俱有些紧张，几乎没人敢发出丁点儿声音。

勾践终于道："你们是不是细细想过，这场仗我们是如何赢得的？还有石买、曳庸等，寡人仍用他们为臣这又是为何？十数年前的那场吴楚柏举之战，令楚国至今还一蹶难起。吴国也自那时起，国力蒸蒸日上。伍子胥是名臣啊，他荐孙武，用伯嚭，立城郭，实仓廪，这一系列的强国之举兴盛了吴国。如今吴国之强，强我数倍，所以他们想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要压我成为他们的儿臣傀儡！他们压不服时，便恼羞成怒兵刃相见！就因为他们强大，所以石买、曳庸等害怕了，一开始时，寡人也害怕！石买，寡人倒要谢你呀，是你逼得寡人无路可走，这才让寡人彻底丢了这个怕字，下了与他吴人斗到底的决心！吴越之争，首战我们赢了，但寡人可以预料，往后的争斗会更加惨烈。自这会儿起，寡人让你们把这个怕字撂在一边，你们都记住，这普天之下丢了国的，就是为王为臣者胆小懦弱！"

"大王圣明！"众臣颂声一片。

勾践的脸色忽然一沉问："你们一定在暗暗高兴，此役竟能伤他吴王，使其伤重而死？"

“死得好！”曳庸呼道。

又有一名臣子道：“他该死！”

“还有哪位大臣认为阖闾该死？”见再没有大臣说话，勾践又道，“文种，你为何不说话？”

文种却忧心忡忡道：“阖闾一死，吴越两国的大仇已结，正如大王所料，往后的争斗会更加惨烈。”

勾践：“文种所言极是。不瞒众臣说，寡人没料到这一仗会把吴王给打死！吴人失国君，必以为耻！有耻就要昭雪，雪耻之国，其志必坚，其力更齐！寡人这么说并不是怕，而是要明确地告知众臣，自今而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吴人不会就这么算了，他们会举国而报仇！我们该怎么办？”

灵姑浮：“枕戈待旦，时刻警惕着！”

诸稽郢：“不错！我们不可一日松懈，继续强兵习武，准备再战！”

勾践：“文种，眼下寡人所要密切关注的，是吴国将立谁为嗣君！”

文种：“大王所言极是。吴宫可被立为嗣君之人，至少有十人之多。可最为出挑的人当属王子累。他领兵为将近十年，服陈国，败鲁兵，最近又一举灭掉了两万楚军。此番他虽被我所败，可此责当由已死的阖闾而负。”

范蠡：“可王子累此人杀伐果断，残暴得很！吴楚之战，他竟将俘虏的楚兵全部坑杀！此人若为吴王，我恐怕更无宁日了。”

文种：“大王，既如此，我们该速遣细人入吴王城，探明一切详情。”

勾践：“准奏！告诉细人，牢牢盯住伍子胥。”

死囚牢，日。

一只肥硕的鼠咬住了夫差的脚趾，夫差用另一条腿去赶鼠，可那鼠竟十分张狂，直到夫差的脚压了另一只脚，那鼠才“吱”一声逃开了。

囚室潮湿黑暗，地上散着一些乱草。夫差十分烦躁，开始砸墙而嘶：“来人，来一个活人啊……夫差是公子，不是死囚……为何……”

墙被砸得山响，不管他如何嘶叫，就是没有一丝儿人的气息。夫差再也砸不动叫不动了，他趴在墙上，沿墙而滑于地上，眼神绝望……

大道，日。

阖闾的灵柩装载在一辆四周围了帷幔的大辂车上，正缓慢而行。伯嚭命军卒结草为环，一路播撒以招亡灵。车轮辚辚有声。原先的六万雄兵已不足两万，正偃旗息鼓，随灵车之后而行。灵柩行不多久，已见伍子胥、王子累等跪于当道，悲痛万分。“大王啊……”王子累嘶喊而呼。

伍子胥问在一旁跪哭的伯嚭：“太宰，大王可有遗诏？”

伯嚭：“大王诏曰，请相国选一位可灭越国的嗣君，不然，大王永不瞑目！”

伍子胥：“谨遵遗诏！”

王子累已趁此而泣喊：“不杀勾践，不灭越国，本王子誓不为人！”

伍子胥老眼有泪噙着，闻王子累语，眉宇微微一耸……

死囚牢，日。

夫差以一根草在钓鼠。那鼠一口叼住了草，竟不松口。夫差道："你逃啊，快逃，不然就捏死你！"鼠却不怕，仍咬草。夫差大恼，在潮湿的地上猛拍一掌，那鼠蹦了一下，却还是咬草不放。"你怎么那么笨！"夫差双手猛捶头颅，忽又一蹦而起砸墙而喊，"闷死我了，闷死我也！来人，来个活人啊！公孙雄，是你把我关进这死囚牢的，你怎不来看看我啊。公孙雄，我要杀了你，杀了你！"

正这时，狱门却打开了。公孙雄进，喊着："公子，公子……"

忽有一双铁钳似的大手，一把掐住了公孙雄的喉咙。公孙雄挣扎着："公子……大王驾薨……"

夫差大惊，这才松了手，瞪着可怕的双眼，厉喊："你骗我！"

公孙雄见夫差又要掐他，忙喊："大王的灵柩已扶回，百官都去跪迎！相国特许公子……"

蛇门，日。

吴国的文武大臣一身孝服，皆跪于蛇门之外。夫差囚于车上，孤零零地被遗于一角，有数名军卒看押着。他对军卒道："喂，跟我说话，快跟我说话啊……"

阖闾的灵柩已至，百官齐呼："大王归来……"

乐人奏响迎灵大曲，悲哀低回……偏在此时，竟爆发出一阵足以盖过乐声的狂啸："呵呵呵……"众臣闻声禁不住回首，见囚车中的夫差手里捏着一条活鼠，正对鼠高声而道，"你说什么，平生能做成三件大事？是哪三件？说，快说！"夫差抖动着手中的鼠，忽闭眼而再道，"朝中大事皆出于我口。"

凡在场的人皆呆住，连乐声也乱了。王子累厉喊："快封住他的嘴！"

伍子胥："让他闹。"

相国开了口，便没人敢去封夫差的嘴。

夫差仍大叫着："率师伐遍邻国！妻尽天下美女！哈哈，小子，你好狂妄啊——"

王子累已怒不可遏，拔剑大骂道："夫差狗人，大王驾薨，举国同悲！你竟丧尽天良，看我杀你！"

眼看王子累的剑已到胸膛，夫差不避，更不惊，竟将活鼠一撕两片道："我吞吃了你！"

公孙雄疾出，挡住了王子累的剑道："不可杀人！"

"如此忤逆不孝之辈，留他何用？"王子累又挥剑欲刺夫差，却闻得伍子胥一声大喊："看谁再闹？！"

王子累的剑定于空中，他回望着伍子胥道："他哪里是疯，他是野心勃勃！他在越国为使时，竟与勾践立誓争王！如此忤逆之辈，与牲畜无异。相国，岂可饶他？"

伍子胥的脸阴沉得可怕，众臣皆提心吊胆地望着。只见他嘴唇动了动，

大多数人几乎都希望他吐出个杀字，也有已准备着为夫差求情告饶的。却听伍子胥道："行了，何必跟一个疯子计较。公孙雄，将他押回大狱去！"

夫差竟于囚车中一抱拳道："多谢相国，让夫差呆了个该呆的地方。"

大街，日。

夫差的囚车行着，街人纷看。公孙雄："公子，你不该啊！"

夫差："如何不该？"

公孙雄："王子累没说错，眼下的确是举国同悲，你如此一闹，朝中还会有哪个大臣向着你……你啊，本想让相国见你可怜，好赦免了你，可你倒好，这么一来，又什么都不是了。"

夫差冷笑："将军以为夫差还有什么？"

公孙雄："至少还有赦免的希望。"

夫差："赦免？夫差凭什么要让别人来赦免。"

公孙雄："公子，这种话你可不能再说了。"

"为什么不说？只要痛快，夫差什么都敢说！"夫差正这般说着时，已经有人将去路给堵了。

公孙雄一看，见是一帮王子们，便施礼道："诸位王子，让个道吧，请不要耽搁公孙雄执押人犯。"

一王子道："没你什么事，滚开！"

公孙雄："怎会没我事？我在执行差使。"

"少跟他啰嗦。"另一王子说着一挥手道，"架一边去！"

立即有多名王子府的亲兵一拥而上，将公孙雄以及几名押解的差人制服，架至街墙，让他们的脸贴了墙，后背用剑顶着！

公孙雄仍喊着："你们目无王法！"

夫差冷冷地看着众王子。一名王子道："论辈分，我们都该是你的叔和伯，你竟敢搅了大王的丧事，你那个什么死太子父不教，那就我们来教！"

夫差忽然微笑道："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夫差若是眨一眨眼，你们可将夫差的这颗头颅取了去当酒器！"

王子道："也没什么特别的手段，打骂你是司空见惯了，可万箭穿心的滋味你一定是没有尝过。"

夫差一听暗暗心惊，可嘴仍硬："这倒的确没有尝过，不知滋味如何？"

那王子便喊："闪开！"

众王子皆往街两旁闪，立时自街口、民舍内以及民舍的楼上涌出多名弓箭手，张箭便往夫差射去……

夫差瞪圆了双眼，待箭至时，他才发现那些箭都是去了箭镞的，但箭杆激射于身比木棍打击还重三分。箭声呼啸，夫差从头至脚，都中了箭杆的击打，其痛难捱，几乎被击倒，但他却又挺身而起！双眼更是一直瞪圆，果然连眨都未眨。

一口气射了不知多少箭，几乎箭箭皆中，囚车内外落满了箭杆！

又一名王子端了一桶散发着骚膻味的东西到了夫差面前道："跪下！"

夫差："凭你们，也能让夫差下跪？"

王子："知道这是什么吗？是驂马的尿！你浑身皆伤，若经此尿一淋，便如万只蝼蚁爬身不说，你的身子还会迅速肿大。如此，你就是一条猪了。"

夫差忍着一身的剧痛，犹自大笑道："夫差愿跪时，无论是谁皆可跪。若不愿跪，普天之下还无人能让夫差下跪！"

"那好，那你就是猪！"王子说着，将马尿猛淋了夫差一身。

夫差已似落汤鸡似的，兀自还笑道："嘿嘿嘿，你们也就这点儿本事了，能奈我何？嘿嘿嘿……"但转眼之间，夫差浑身便奇痒难耐了，他开始蠕动身子，摔倒，于囚车中挣扎。

众王子大笑大叫着而去，街人们对夫差惨象已不忍卒看。

公孙雄被放开后，奔往囚车，大呼着："公子，公子，你没事吧……"

仍在挣扎中的夫差仍道："没……没事。"

囚车疾驰。夫差却又挣扎着坐起，他已脸肿身肿，但他仍嘶哑着喊："朝中大事皆出我口……率师伐遍邻国……妻尽天下绝美……绝美的女子……"

说到此处，夫差已昏迷！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相国，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主，这嗣君的人选……"

伍子胥："连你也急了？"

"在下不敢有急，只是风传很多。"王孙骆道。

"你都听说了什么？"伍子胥打断了王孙骆。

王孙骆："大臣之中在传，说是大王临薨前已托付了大事。"

伍子胥："托付给谁？"

王孙骆："这么说，相国还不知？"

"能不知吗？"伍子胥一指书案上如山的简策，"你看看，大臣们早已将奏策递上来了。"

王孙骆："都说些什么？"

伍子胥："一些是要求追查夫差使越的动机。说他与勾践勾结密谋王位！再就是说王子累好话的，什么人品贵重，能征善战，深受大王器重。一句话，是王子累可当大任。"

王孙骆："可臣以为，夫差公子使越确有个人目的，但充其量，他是为表现自己罢了。至于他欲谋王位之事，那是着了勾践的道。"

伍子胥："你是帮夫差说话？"

王孙骆："在下只是据实而言。可对公子闹灵，在下以为，他目无尊长，虽是借鼠而语，却仍忤逆不道！"

"可老夫以为，他闹得好！"见王孙骆有些吃惊，伍子胥淡笑道，"夫差若

不闹一闹，王子们的本相如何暴露？老夫的这双老眼便没有东西可看。”

王孙骆：“相国高明。”

伍子胥叹道：“何谈高明啊！老夫若高明，就该阻止大王暂缓伐越，先立了太子，便不会有今日之乱了。”

王孙骆：“相国不必自责，选对了嗣君，便可慰大王在天之灵。”

伍子胥：“你这句话说得好。老夫也老了，可不敢把大位之君给选错了。有负了大王，老夫如何向吴国众生交待？”

王孙骆：“相国可有中意的人选？”

伍子胥微摇其颅，却问：“听说王子们把夫差用箭杆射了，还淋了马尿？”

王孙骆：“确有其事。”

伍子胥：“看来，王子们此为不仅仅是泄愤，而是想整死夫差！”

王孙骆：“经相国这么一说，在下倒是想起了一件事。”

伍子胥：“何事？”

王孙骆：“夫差公子自越返吴时，相国嘱咐在下注意王子累的动向。在下让人去楚吴边境探得消息，王子累遣多名武士密出大营，五日后才回返，但所为何事却不得而知。”

伍子胥：“这就是了，那时你在越国，是老夫不放心，才遣公孙雄去接你和夫差的。将他投进狱中，也是怕他有事。如今看来，倒是让他避过了一劫。”

王孙骆：“还有一件事，在下须禀明相国。”

伍子胥：“说吧。”

“王子累俘虏的楚兵，相国本让他送往煤山为奴，可王子累嫌遣兵押送太麻烦，竟将那一万多俘虏全给坑杀了。”见伍子胥微微一惊，王孙骆又道，“没事吧，相国？”

伍子胥：“没事。越国的情形如何？”

王孙骆：“勾践大张旗鼓地凯旋，又祭祀了宗庙，以烈士之礼隆重埋葬了于我军阵前自刎的死士后，正加紧操练兵马，以防我复仇。”

伍子胥：“勾践本不是大王对手，他之所以能赢，和死士刎颈大有关系。可此前越军不以守城为目的，而是将我军牵了鼻子一直在野地周旋，竟让用兵稳健雄奇的大王也着了道！老夫料想，越王勾践一定是用了能人。”

王孙骆：“相国所料不错。据细人所报，越王新纳了两名楚人。”

伍子胥：“楚人？”

王孙骆：“一名是文种……”

伍子胥：“文种？此人老夫知道，他本是楚国行人府的人，曾出使过我国。”

王孙骆：“此人本为助越国对付我国而出使，却被曳庸软禁，他与国内断了联络后，正好两万楚军被我所灭。楚王震怒，欲拿他问罪，此人为避难，才被勾践纳为客卿。”

伍子胥：“老夫记得此人很耿。”

王孙骆：“不错。”

伍子胥："一名耿人去伺候勾践，不见得是好事。此人不足为大虑，且不管他，还有一人呢？"

王孙骆："另一个名叫范蠡，楚国上宛人氏。据闻，此人放浪癫狂，没有士子之风，被楚王拒用，所以他到了越国，经越国太史等人的重荐，以一番论兵之词，得越王勾践赏识，用为军师。"

伍子胥："此人多大年龄？"

王孙骆："三十岁不到。"

伍子胥："此人既如此年轻，又未曾出仕过，勾践竟能直接用为军师，看来此人必有绝学！如此，你遣人去楚国上宛，彻查此人所学渊源！必要时，可采取措施，能拉来我国为我所用那是最好！若拉不过来，就给楚国施加压力，让他们召回范蠡。"

王孙骆："好，这就遣人去办！"

范蠡府，日。

文种未坐已道："据探得的消息，王子累成为吴国嗣君的可能性更大了，吴国的朝臣绝大多数都支持他。"

范蠡："大王让紧盯着伍子胥。若伍子胥也支持王子累，那就大局已定。"

文种："可奇怪的是，伍子胥没有任何态度。"

范蠡："这就是了，伍子胥不一定喜欢王子累！凭他在吴国的地位，谁为嗣君，几乎由他说了算。他不表态，至少可以说明，他要么有其他人选，要么是对王子累不放心，欲进一步考查他。"

文种："与你相商就是想问你，以你之见，伍子胥手里还会有谁可为嗣君？"

范蠡："眼下还看不明白。"

文种："吴有兄终弟及的继位传统，他们的王弟辈里是否有堪当大任的人选？"

范蠡："你如此问我，我很难回答你，除非去吴国走一趟。"

文种："我正是此意！走，进宫求见大王。"

勾践书宫，日。

曳庸大跪于勾践面前。苦成入，禀奏道："大王，大夫文种、军师范蠡求见。"

勾践："曳庸，你且回避。"

曳庸起身却不知往何处而避。勾践示意苦成，苦成便将曳庸领至一面屏风之后。

文种、范蠡已进，跪而行礼。勾践："两位爱卿何事求见？"

文种："大王，据细人奏报，吴眼下的嗣君人选仍看好王子累。"

勾践："军师怎么看？"

范蠡："除王子累外，臣还看不出有谁可与王子累一争。"

文种："奇怪的是，伍子胥一直不表示态度。"

勾践："那就对了，这说明他手里另有人选。"

文种："是谁？"

勾践："夫差。"

文种："夫差？这如何可能？虽然他是太子波的长子、阖闾的长孙，属嫡出，具继位条件。可他一直只是名公子，未曾领兵为将，即使出仕，也是他自任使节。他身无寸功，与王子累相比，实在不堪匹敌。"

勾践："世事难料，何况伍子胥老奸巨猾，行事出招非常人能料。"

文种："还是难以相信。"

"你出来吧。"勾践语言刚落，曳庸自屏风后出，表情略有些尴尬。勾践道，"曳庸，你将探得的实情说与两位大人听。"

"遵命。"曳庸施礼后对文种、范蠡道，"夫差自越归吴后，就被伍子胥密囚于死牢。据在下看，夫差即使自命而使，也不该是死罪，更何况，他早已得到伍子胥的默认。伍子胥将他囚入死牢的惟一解释，就是为了保护夫差，这是其一；其二，阖闾灵柩返回王城时，伍子胥安排夫差乘囚车迎灵，夫差竟大闹，王子累以及吴臣皆愤，要杀掉夫差，却仍被伍子胥护着。眼下夫差虽仍被囚于死牢，可据迹象看，伍子胥似乎在等着大臣为他求情，便可顺水推舟放他出狱，为夫差争嗣君位创造条件。"

勾践："寡人以为，曳庸探得的是实情。寡人也一直在想，王子累和夫差相比，王子累要残暴得多，也凶悍得多。而夫差虽强悍，待人却诚，在理字面前他能退让三分。若夫差为吴王，对我国会较有利。"

曳庸："大王所言极是，我们情愿看到夫差为吴王。"

勾践："若想看到，就该伸出手去好好帮夫差一把。"

文种："如此，文种愿出使吴国助夫差嗣位！"

勾践："军师怎样想？"

范蠡："大王助夫差登基之谋，甚有远见。可助他时须滴水不漏。伍子胥十分警觉，一旦被他察觉，那即使他已选定夫差为嗣君也会决然放弃。至于出使的人选，文种大夫可去，臣也可任。"

勾践："可此番出使，寡人以为不能明出……"

曳庸忙道："大王，臣愿去吴国。"

勾践："若被伍子胥、王孙骆等察觉，你如何应对？"

曳庸："大王可以臣所犯之罪，明发一道旨，将臣革职，废为庶人，臣再去吴国便有托词。"

勾践思忖一番道："那就先委屈你了。入吴之后，你要不惜重金，买通一切可买之人，助夫差登上王位。"

曳庸躬身道："吴国的太宰伯嚭与臣有过交往。此人精明圆滑，曾深得阖闾信任。可此人有个最大的弱处，就是贪婪。"

勾践："好，就从此人身上下手。"

伍子胥府，夜。

伍子胥正赏着一把宝剑，他挥指轻弹，宝剑发出龙吟之声："唔，好剑。"

一旁立着的公孙雄道："都道相国慧眼识才，岂料更能识剑。"

伍子胥："可老夫知道，此剑是你的宝贝，为何肯献给老夫？"

公孙雄："既是宝贝，便只能赏而不实用。在下是个只懂武的粗人，会耍一两把剑，却不懂得鉴赏，要它何用啊。"

伍子胥："你是想让老夫多给你些征战的机会？"

公孙雄："在下久有此意。但此番打扰相国是为求情。"

伍子胥："为谁求情？"

"公子夫差。"公孙雄躬身一揖。

伍子胥眉眼一跳道："噢？你为他求情竟拿出了府传之宝，倒是新鲜。你知不知这满朝文武，为夫差求情的人惟你一个啊。"

公孙雄："相国大人，夫差公子早年丧母，所以对那个越姬有些依赖，才会做出盗符节、失国格的蠢事，可他有情有义，公孙雄请求相国饶了他吧。"

伍子胥："夫差公子躁进冲动，狂放不羁，虽有点儿情义，可那只是民间好汉的修为。更何况他在越国胡言乱语，令朝廷大臣都为之震怒，若不是你率兵保护，路途之上恐就有人要愤而杀他。不过，老夫倒是赏识将军的仗义。那就放了他。"

公孙雄："谢相国开恩。"

伍子胥取剑："可此剑你须收回，若不会鉴赏就用于杀敌，不只是人才会赏剑，剑可是也能鉴人的。"

公孙雄忙揖手躬身道："谢相国大教！"

死囚牢，日。

黑墙下，夫差一动不动地坐着，若不是他双眼在闪，就像个死人。他忽然将按于地上的手猛一划，在尖硬的石上割破了手指。他将手指端在眼前看，见那血如豆泡了水般涨大……夫差缩指一弹，那颗如豆的鲜血激射而出，打在对面的黑墙上。

囚牢的门终于打开："夫差出来——"

随着司狱人尖利的呐喊，夫差步出狱门，却又回首好好地望了一遍囚室。"我不会再回到这儿来！从今开始，该得的夫差要得，不该得的夫差也要得到……"夫差的心语在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甬道中弥漫。

公孙雄驾车迎住夫差道："公子，请上车！"

夫差："去哪儿？"

公孙雄："在下的府内。在下有要事相告。"

公孙雄府，日。

夫差一踏进府厅时由不得一愣！案几上竟摆放着许多珍宝异玩。夫差：

"你弄了这么一堆杂玩干吗?"

公孙雄:"这是在下为公子而备下的。"

夫差:"为我而备?我要这些破烂何用?"

公孙雄:"破烂?公子啊,在下可是变卖了多半府产才换到这些东西。"

夫差:"你为何要这么做?"

公孙雄:"公子呆在大狱,所以有所不知,眼下王叔王子们可是人人都在争!"

夫差:"争王位是吗?"

公孙雄:"是。"

夫差:"他们如何争?"

公孙雄:"争法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忙着笼络大臣,有的日日去太庙哭灵,还有的更绝,要在大王的灵柩前上吊。"

夫差:"争得最凶之人一定是王子累!"

公孙雄:"当然是他。"

夫差:"他又如何争?"

公孙雄:"他已将能说上话的大臣给笼络遍了,这几日正专攻伍相国。"

夫差:"他给伍相国送礼?"

公孙雄:"礼如何能免。"

夫差:"所以你给我备下这些礼?"

公孙雄:"正是。"

夫差:"这不是我夫差所为。"

公孙雄:"难道公子不想争?"

夫差:"我一定最不被看好,可夫差却非争不可!"

伍子胥府,夜。

相国府门庭若市,灯火辉煌。府内已坐了十一名王子。伍子胥一言不发,他双眼闭着,但其心却是看着。王子们正高谈阔论。

当夫差走进,众王子转头看他,眼神轻蔑!当见他空着两手时,有的不屑一笑,有的暗自高兴。伍子胥没有起身迎客,但他看着夫差道:"好,你一到,二十五岁以上的王子王孙们就全齐了。"

夫差:"相国府门庭若市,说什么夫差也得凑个热闹。"

伍子胥:"你带礼物了吗?"

夫差:"先让我看看他们送些什么礼。"

一溜长案上琳琅满目地堆满了东西。夫差一件件看那些宝物,不禁报出名来:"商鼎、玄绿、结黎……可以开个宝物馆了。"

伍子胥:"没错,大王赐的宝物大概有一多半都在这儿了。"

王子累:"相国为吴国日夜操劳可谓中流砥柱,送点儿礼是应该的。"

伍子胥笑而不答。

夫差:"相国,我也带了礼物来。"

伍子胥:“哦,拿出来看看。”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夫差说着竟从袍袖中掏出一只丑陋的公鸡。王子们一见便笑得前叉后仰。待王子们笑够了,夫差道,“相国,你可别小看这只公鸡,它混在它的叔叔伯伯的堆里可谓鹤立鸡群!”

“鸡就是鸡,怎么扯上鹤了。”一名王子道。

夫差:“不,它比其他鸡多了一身漂亮的羽毛!”

伍子胥:“可老夫怎么看也是一只丑陋的公鸡嘛,是我老眼昏花了?”

夫差:“现在它是很丑,可我在抓住它之前却看见它的羽毛被一群糟鸡给啄断了。”

王子们听了此话俱都有些愤怒,正欲指责夫差,夫差却一扭首走掉了。

“行了,你们将宝物都搬回府去。”伍子胥用脚拨了拨公鸡道,“被啄了羽毛的鸡,老夫倒是第一回见着……”

勾践寝宫,夜。

岩鹰急匆匆入,苦成挡住道:“何事?”

岩鹰:“在下有要事禀奏大王。”

苦成:“可大王已睡下。”

岩鹰:“此是急奏,大王曾吩咐,无论昼夜,要随时奏报。”

“那你稍候。”苦成有些忐忑地走进内宫,一会儿即招岩鹰,“正好大王未曾睡着,快去吧。”

岩鹰步入内宫,跪下道:“大王,夫差已被伍子胥自狱中释出。”

勾践本躺着,闻了奏报即坐起身道:“好!”他沉思片刻后又道,“告诉曳庸,将能用的关系全用上,别在惜金银珍宝。”

“遵旨!”岩鹰又奏,“大王,曳庸大人还探得一个消息。”

勾践:“禀!”

岩鹰:“伍子胥想笼络范蠡军师。”

勾践:“竟有此事。他如何笼络?”

岩鹰:“详情不明。”

勾践:“命曳庸务必查清,此事不可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岩鹰:“在下岂敢!”

勾践见岩鹰不退,问道:“还有何事?”

岩鹰:“在下已查明,刺杀公子稽会的凶手现已投在公孙雄门下。”

勾践:“此人不足虑,若碰上取了他首级,给棠丽夫人一个交代即可。”

第十一章　夫差为王

王子累府，夜。

王子们聚齐。王子纠："相国命我们明日去围场射猎，看来，他还要看看各人的武艺。"

"看武艺？夫差能与二哥相比吗，他必输无疑！"另一名王子道。

王子累："相国哪里是看什么武艺，他是让着我们的一点儿面子。"

王子纠："这么说，相国已偏向了夫差？"

王子累："多半已是。"

王子纠："不见得吧？"

王子累："如何不见得？且不说他在越国犯的那些事，单论夫差假鼠而语，可谓忤逆，而相国却充耳不闻！朝中大臣力谏夫差之罪，相国却释放了他。据我判断，相国已十有八九选定夫差。"

"不行！若让夫差嗣位为王，哪里还有我们的活路？不是要去射猎吗，干脆趁射猎之机将他射杀，不就无人与二哥争了吗?！"另一名王子道。

王子累："当相国面射杀他，恐很难瞒得过去。"

众人一时无声。"只要做得巧妙，至多是误杀，即使相国有疑，来个死都不认，又能耐我何？"王子暴道。

王子累："仍旧不妥。"

"二哥你别怕！相国真要较起真来，大不了我来认这误杀之罪。总不会断我死罪，我蹲他几日大狱，熬到二哥登基之时不就是出头之日吗？"王子暴道。

王子累陷入沉思之中……

秘室，夜。

伯嚭的近侍将伯嚭领进一间秘室，曳庸迎上："见过太宰大人。"

伯嚭："曳庸，眼下你如何还敢在我王城露脸？"

曳庸："我未曾露脸，只是借贵国王城的一角屋檐而藏身。"

伯嚭冷冷一笑道："这回越王的祸可是闯大了。他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伤我大王啊。"

曳庸："此事我王已查明，贵国大王可不是我们所伤，而是王子累。据说太宰当时也在，是王子累被灵姑浮将军震脱了兵器才伤及贵国大王的。"

伯嚭:“不瞒你说,你们的灵姑浮将军没有说错,事实的确如此。可惜的是,我国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我也不会去逆流而动。如今我朝野上下,几乎是人人看好王子累。”

曳庸微笑着去墙上取火朝墙角一亮，墙角一溜摆了数只大木椟:“大人,这里面有一千镒黄金！我们只想买大人的一句话。”

伯嚭:“一句何话？”

曳庸:“一句能助夫差公子登上王位的好话。”

伯嚭:“这岂止是一句话能说得明白的。”

曳庸:“太宰大人也可分成两句话来说。事成之后,我们会再奉上另一千镒黄金！”

伯嚭:“这样吧,我先送你们一句话,伍子胥将领着一帮王子王孙去槜李射猎,夫差也去,该如何助他,你们看着办！”

槜李杨柳滩,日。

一支大箭破空而出,挟着劲风荡碎柳枝,“噗”的一声,一只正蹿着的兔子中箭翻身,蹬了几下腿后,死了。而被箭荡开的柳枝纷纷于风中飘洒一地。

十二名王子王孙在府兵的簇拥下,戎装战马,盔甲耀眼,正驱动坐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杨柳滩上,大箭横飞,兔子四窜。

一处高坡上,伍子胥坐于辎车之中,看着偌大一片柳树林被王子们瞬间搅出一个烽火猎场。

吴越边境,日。

此处却烽火更旺！一大群吴国与越国的村夫正手持农具,在一块犁翻了一半的土地上群殴得难解难分。扁担、锄把、镰刀,真厮杀起来似乎也不逊于兵器,鲜血四溅,惨叫声不绝。

槜李杨柳滩,日。

浓密的柳阴处,王子暴已张弓搭箭,自箭矢所瞄之处而望,前面正是夫差。夫差浑然不知,他手里拎着一只死兔子,恰巧看到了远处有人械斗,便策马而去。王子暴失望地松了弓弦……

吴越边境,日。

夫差带着府兵赶到,一名越人眼尖,看到吴兵来了,便狂喊:“吴兵来了,快逃啊！”

正械斗的越国村夫们闻得这一声喊,斗志已弱,而吴国村夫们更来了精神。越人想逃,勇气倍增的吴人却死缠着,哪里能够脱身而去。

转眼间,夫差的府兵已将械斗着的全部村夫都围了起来。

越国境内，日。

灵姑浮、诸稽郢两名司马亲领了一支兵，正潜伏着。军校来报："司马大人，吴军出动了。"

灵姑浮："领兵者是谁？"

军校："公子夫差！"

灵姑浮："王子累呢？"

军校："在射兔子呢。"

灵姑浮："再探！"

诸稽郢："怎样，我们打是不打？"

灵姑浮："再等等。"

吴越边境，日。

公孙雄急驱战马而至，对夫差道："公子，眼下吴越两国刚刚休战，不要因你而再闹起战端。"

"怕什么？"夫差问一吴人村夫，"为何械斗？"

吴人指着一对越国父子道："越人霸占我们的土地。"

"胡说！"越人父亲将年轻的儿子护到身后，壮胆道，"这块地我已经耕种了三年，凭什么说我霸占你们吴人的土地？"

夫差指着村夫问："那你曾耕种此地多少年？"

吴人："十年。"

夫差："这么说，你们都耕种过这块地。"

"可我耕种的年岁比他长得多。"吴人道。

夫差挥手便抽了那吴人一鞭。吴人恼怒："你怎么倒打自已人？"

"你该打！夫差冷冷道。

"凭什么？"吴人村夫梗了梗脖子，很不服气地道。

夫差："凭你这没出息的话。拥有土地不分年岁长短。"

吴人："那凭什么来拥有？"

夫差"哈"一声抽出剑道："凭它！"

说话的吴人见剑已出鞘，便高喊："好，砍了这些该死的越人。"

只听夫差喊一声"闪开"时，他驱动枣红马，将剑侧着马身刺入土地。那马如一团烈火般朝前滚去时，利剑竟如犁铧，在土地上划开一道深沟。吴人和越人皆看呆了。夫差又风一般卷回头，挥手对众村夫道："以此沟为界，吴人种北，越人种南。"

吴人见己方亏了，便恼怒地问："你是什么人，竟让本国人吃亏。"

夫差的府兵道："他是夫差公子，你敢不听话？"

"官兵不保护我，我就是不服。"吴人很倔强。见府兵拔出剑来，吴人道，"你砍了我的头，我还是不服！"

公孙雄举剑，夫差挥手止住对吴人道："你说得也有几分道理，还有一

种办法划界。”

吴人:“什么办法？”

夫差:“会射箭吗？”

吴人:“会！”

夫差便将自己的弓箭递给村夫:“朝越人的方向能射多远射多远，要尽全力。”

越人父子似乎看出了夫差的意图,用身体挡在吴人面前喊:“不准射！”

“由得你吗？”府兵用剑架着越人的脖子,逼开他们。

当吴人鼓足力气弯弓搭箭时,夫差喊一声“慢”。他掏出一面令牌,绑上箭尖后才让射。那竟是一支响箭,尖啸着往越境内飞去。

夫差对他的府兵喊:“谁抢到箭,那令牌便是谁的。”

府兵们一拥而上,越境的地里种了庄稼,刹那间便被踩平了。

越人父子嘶喊着:“稼禾,我的稼禾毁了。”

此情景让那射箭的吴人也看得目瞪口呆。

夫差对吴人道:“射得不错。至箭落下之处,东西宽一里,这块地归你所有！”

吴人:“等你们走了,越人想抢回去怎么办？”

“你去把抢到令牌的那名军卒找来。”夫差道。吴人跑步找来军卒,夫差指着军卒道,“这彪府兵归你统领了！”

军卒:“他们不听我的怎么办？”

夫差挥手便赏了他一鞭子:“你手中的令牌是吃素的吗？”军卒抚摸令牌,咧嘴而笑。夫差又道,“你领着府兵就在此地扎营,越人敢抢夺这块地,格杀勿论！”

越国境内,日。

军校又返。灵姑浮:“怎样？”

军校:“夫差竟划去了我国一大片土地。”

灵姑浮:“让他划吧。”

诸稽郢:“动手吗？”

灵姑浮:“可以了,却一定要活捉或杀了王子累！”

诸稽郢:“夫差呢？”

灵姑浮:“大王让我们做出恨他的样子,却不可伤他！”

诸稽郢便命身后的军卒道:“出击！”

众军正随灵姑浮与诸稽郢朝吴境扑去时，范蠡已捷马而至:“两位将军,等一等！”灵姑浮命众军止行。范蠡道,“将军,大王有令,不许出击！”

灵姑浮:“可王子累在,拿了他便少去很多麻烦。”

范蠡:“将军不可造次。大王道,伍子胥多疑,我们若出击,恐会帮倒忙！”

灵姑浮懊丧道:“回去……”

槜李杨柳滩，日。

狩猎已经结束，王子们于伍子胥的车前纷纷亮出自己的战果。

“王子累二十七只，王子暴二十二只，王子纠十九只……”伍子胥的侍人点着数，大声报着数字。当轮到夫差时，“我自己报吧。”夫差举着一只兔子，大声喊，“夫差，一只！”

王子们忍俊不禁，差不多同时爆起一阵大笑。

大街，日。

伯嚭的近侍出门往大街而去时，有一个人悄悄盯上了他。此人是黑翼。近侍到了一处民居，黑翼跟踪至门口。

公孙雄府，日。

黑翼朝公孙雄跪拜道：“主公，小人探得一桩秘事，须禀明主公。”

公孙雄：“禀。”

黑翼：“太宰府的侍人与越国的行人大人私通。”

公孙雄：“竟有此事？”

黑翼：“越国的行人曳庸小人识得，现正隐藏于一间民居。”

公孙雄：“行人若出使我国，该冠冕堂皇地入住国宾驿馆，为何偷偷摸摸地藏于民居？既如此，你带几个人速拿来见我！”

民居，日。

黑翼率多名军卒，将门撞开。军卒涌进，执出了曳庸……

公孙雄府，日。

公孙雄：“行人大人，为何鬼鬼祟祟地藏在我王城？”

曳庸：“将军误会了，我早已不是什么越国的行人。废太子时，我参与其中。勾践执越政，我即被革职，废为庶人。”

公孙雄：“可本将听说，你们的大将军石买参与得更深，他却仍被越王勾践任用为大夫。”

曳庸：“石买曾任大将军之职，他在军旅中的根基极深，即使有罪，勾践仍不得不用他，好做样子给军旅看，更何况，他的女婿灵姑浮为勾践立下大功，石买再任大夫本属平常。可我就不同了，虽为大臣，却无靠山，更何况越宫出了如此大事，总得有人来承担罪责，所以，我才首当其冲。”

公孙雄：“你与太宰府的人为何有联络？”

曳庸：“曳庸之所以入吴，是为避难。联络太宰，无非是想找个靠山。”

公孙雄：“既如此，只好委屈你了。带下去！”

曳庸：“将军，曳庸已辩分明，为何不放我走？”

“眼下可是非常之期，岂可轻易信你，待查清了，自会处置。带走！”待曳庸被

带走后，公孙雄又对一名军卒道，“将公子夫差请来。”

不久后，夫差至。公孙雄：“公子，我拿住了曳庸！”

夫差：“他？你怎样拿住他的？”

公孙雄：“他与太宰的府人有联络，被我的门客发现。”

夫差：“这种时候，他来我国干什么？”

公孙雄：“他自称是避难。”

夫差：“避难？也许是真，也许是假！越国的事，眼下我们别沾，你将他遣去行人府，由王孙骆审他。”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匆匆而入。伍子胥：“何事匆忙？”

王孙骆：“公孙雄拿住了原越国的行人曳庸。他说他遭勾践革职，是来避难的。据公孙雄门人说，他与伯嚭的府人暗中勾搭！”

伍子胥：“是公孙雄拿住，又送到你手里？”

王孙骆：“是公子夫差让他送的。”

伍子胥：“公孙雄拿得太早了。”

王孙骆：“曳庸若真是避难倒也无话可说。可这种时候，也很可能是有使命而来！他究竟想干吗？”

伍子胥：“曳庸若真有使命，那一定是为我嗣君的人选而来。”

王孙骆：“难道越王勾践还想干预我们的嗣立？”

伍子胥：“这说明他害怕了，他无非是想让我们选一个对他们有利些的嗣君。”

王孙骆：“他所看中之人会是谁呢？”

“夫差！”伍子胥断然道。王孙骆已吃一惊。伍子胥道，“你加紧审问曳庸，关乎国家命运和前程，一定让他开口说实话。”

勾践书宫，日。

岩鹰跪着。勾践闻完奏报，脸色沉重：“速将曳庸府人流放！”岩鹰一愣，想说什么时，勾践又道，“还不快去？”岩鹰忙下。勾践又对苦成道，“速召范蠡、文种、皓进等大臣来。”

苦成去后，勾践似很不安。他拿起季莼的簪看着捏在手里，又不时地望一望宫门。不久后，文种、范蠡、皓进先后而至。众臣欲行礼，勾践挥手免去，急切地道：“曳庸出事了！他被公孙雄拿住，又送到伍子胥手里。”

皓进：“曳庸若是开口，我们助夫差之谋便会适得其反。”

勾践：“曳庸也许开口，也许不会开口。寡人已将其府人流放，做足曳庸去吴避难的假相。若曳庸开了口，我们做何补救？”

文种：“把水搅浑！摆出我们与王子累频繁接触的架势，让伍子胥难辨真假！”

勾践:“军师怎样看?”

范蠡:“文种之谋可行。不管王子累肯不肯受,我们向他献美女,送珍玩,修书与他,向他示好。”

勾践:“既如此,命灵姑浮去办。我司马大人与曾为将军的一名王子套近乎,会更合情理。”

王子累府,日。

王子暴持一策书微笑而至王子累前道:“二哥,越国司马灵姑浮竟一口气向你献了十六名美女。”

王子累:“向我献美女?灵姑浮想干什么?”

王子暴:“这是他的书信,你看看吧。”

王子累展书信而读:“灵姑浮再拜奉书吴国王子殿下,异日与将军交战,曾罪于将军,诚惶诚恐,有愧于心。献美婢数名,以伺候将军,聊表姑浮悔意。倘蒙鉴察,勿伤旧谊,姑浮幸甚!”

王子累读罢,将书信一摔道:“混账,我恨不得啖他之肉,寝他之皮,他竟妄论什么旧谊,是何居心?”

王子暴:“许是此人怕了二哥罢,想套近乎?”

王子累:“将此书焚去,所献美女砍了!”

王子暴:“恐使不得。”

王子累:“为何?”

王子暴:“我听说公孙雄拿住了一名越国的行人,夫差也不敢私下了断,已送与相国处置。依我看,此书与十六名美女也该缴与相国,听相国发落。”

王子累:“可相国若有疑,又当如何?”

王子暴:“二哥若私下处置了,万一传到伍相国那儿,不更有疑吗?”

王子累:“将所有得知此事之人尽皆砍了,如何会传开去?”

王子暴:“砍人容易,那灵姑浮既然有居心,他恐怕还会再送,甚至大张旗鼓地送!那时二哥还能砍人吗?”

王子累搔着头颅道:“真是麻烦,日后再遇灵姑浮此贼,必不饶他!”

王子暴取书:“由我送往相国府去吧。”

伍子胥府,日。

伍子胥:“曳庸还不肯开口吗?”

王孙骆:“他仍一口咬定,来我吴国是为避难。”

伍子胥:“用刑了吗?”

王孙骆:“用了,可不起作用。”

伍子胥:“难道他果真是避难?”

王孙骆:“据遣往越国的细人奏报,曳庸阖府上下尽遭越王勾践流放。”

伍子胥:“也许是冤枉了他,可还得继续审。勾践奸诈狡猾,诡计多端,不

可不防。你还不知吧，越国的司马灵姑浮竟向王子累献美，且修书示好。看来，勾践不仅仅是在军事上与我对抗，他还想在治政、治国上与我一较高下！”

王孙骆：“既如此，我应尽早确定了嗣君的人选。新王一旦登基，就可打破了勾践之谋。”

伍子胥：“尽早确定，谈何容易？老夫也觉得难了，原本几乎没有什么事可逃过老夫的眼睛。可经勾践一搅和，还真看不透彻了，朝中大臣为王子累说好话，这老夫明白，有不少人是见风使舵，他们原本就是看大王脸色行事的，见大王有意栽培王子累，当然得跟上。还有一些人，是得了王子累的好处才帮腔作势。可别的大臣呢，是否有人也被拖下了水？”

王孙骆有些坐不住了：“相国，那就让在下好好地查一查！”

伍子胥：“眼下局势已错综复杂，你难以查清！更何况嗣君之位若再拖下去，就有可能生变。”

王孙骆：“生变？”

伍子胥：“不仅生变，且有可能会是大变。”

灵堂，日。

夫差于太子的灵位前跪守着。公孙雄入，跪于夫差一侧。夫差望了公孙雄，却不说话。公孙雄：“公子，你不该就这么守着啊。”

夫差：“我太子父死了这许久，没有大臣来吊唁，更没有人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我是他的长子，我再不守，那便是不孝了。”

公孙雄：“该守，却不该是此时！”

夫差：“那该是何时？”

公孙雄：“公子争得大位之时。”

夫差：“不，我已不想再争。”

公孙雄大惊：“这又是为何？”

夫差：“为吴国有安。”

公孙雄：“公子不争，吴国就有安了吗？”

夫差：“你没看到吗？朝中的大臣十之有九都看好他王子累，就连当初为我出过主意的伯嚭也不看好我，我争有何用？”

公孙雄：“可据我看来，伍相国对公子有好感。之所以迟迟不立嗣君，也说明相国不看好王子累。”

夫差：“如今朝中大事虽由伍相国说了算，可不知伍相国是否想过，他真将王位交到了众多大臣都不赞同的人手里，朝廷会有安吗？朝廷不安便是国之不安，大王的大仇何时能报？”

公孙雄：“可是……”

夫差：“你别再说了，我说不争就绝不再争！自今而始，夫差将为太子父守大孝三年！三年之后，夫差将云游天下，再不返吴！”

公孙雄：“你这一番话，我可以告知相国吗？”

夫差："你爱跟谁说都可以，就是别再来烦我，让我清守太子父大灵！"

伍子胥府，日。

伍子胥："他真这么说？"

公孙雄："他不仅如此说，也如此做了。"

伍子胥："他为何要跟你说这番话？"

公孙雄："相国大人，公孙雄与公子自小玩到大，我深知他的脾性，他历来说做就做，绝不虚情假意。"

伍子胥："噢？这倒是有趣，可他为何只守他太子父之灵而不守大王的？"

公孙雄："这……"

伍子胥："你照实说，老夫不会怪他。"

公孙雄："他是为太子抱不平呢！自太子薨后，几乎没有大臣前去吊唁。"

"也是！夫差该为其太子父抱不平，大王虽不喜欢太子，可他薨于太子位上，大臣们竟蔑视太子，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来人！"伍子胥说着站起，"备下祭品，老夫去吊唁太子。"

灵堂，日。

祭品被伍子胥的侍人扛入，供于案。伍子胥入，大跪而叩首后又为太子祭酒。夫差："相国，此时来吊，是否已晚？"

伍子胥："是晚了些，可纠错却未晚。"

夫差："这么说，我太子父无过？"

伍子胥："凡人皆有过，太子恐也难免。可太子在位二十余年，鼎力襄政，大王征战颇多，太子守国有成，虽有小过，却难掩其功绩。伍某本欲待新王立后，再奏明大王，为太子开掘陵寝，增封谥号，举国而悼。"

夫差这才道："谢相国。我太子父可与大王灵后安卧即可。"

伍子胥："可老夫知道，大王生前曾有废太子之念。"

夫差："可他们毕竟是父子。"

伍子胥："公子是说太子不会记恨？"

夫差："岂有子记父恨之理。"

伍子胥："难得公子如此明理。"

夫差："夫差谢相国有教。"

伍子胥："听说公子已放弃争嗣？"

夫差："相国所闻是真。"

伍子胥："老夫还是想问个为什么？"

夫差："夫差想说为国有安，为大王之仇得报，恐相国不信。"

伍子胥："是难以相信，王位可谓人人想得。"

夫差："相国错了！也有人不敢想。"

伍子胥："此人是你？"

夫差："正是！"

伍子胥："为何不敢？"

夫差："王者，是为社稷江山有安而王，正所谓恩德加于百姓，大义布于诸侯。夫差自问不及，所以不敢再争。"

伍子胥："可是王位若被无道者争之，便是天下苍生之大祸，公子又作何感想？"

夫差："吴有伍相国在，无道之人岂能争得王位?！"

伍子胥虽淡淡一笑，却仍道了一声："公子惟此言不谬。"

勾践书宫，日。

文种、范蠡、皓进皆面勾践而立。文种正道："灵姑浮将军所进美女与书，王子累不敢私处，缴与伍子胥后，伍子胥仍未有动静。"

范蠡："伍子胥此人虽刚直不阿，但疑人之心甚重，此事他不一定会追查，可疑问一定是搁在他心头了。"

皓进："大王，曳庸大人虽未开口，但他被拿必惊伯嚭，臣建议该遣人给伯嚭施加压力。"

"太史之议甚好。文种，给伯嚭修书，可明白告诉他，不能尽得好处，要紧之际他务须站出来做事，如若不然……"勾践未往下说，但文种已明其意，忙道，"臣这就修书。"

伯嚭府，夜。

伯嚭手里持着书信，恼怒异常："他们竟敢要挟我。"

近侍："大人，且先忍一时之忍。越人要不要挟在其次，谁将为吴宫新主才是关键。大人，眼下已到了关口啊。"

伯嚭："怎样的关口？"

近侍："曳庸被拿，伍子胥能不疑大人？可他却不予追查！这足以说明，伍子胥的大主意已拿定。"

伯嚭："仍旧是夫差？"

近侍："十有八九。"

伍子胥府，夜。

王孙骆："相国拿定主意了吗？"

伍子胥："不瞒你说，老夫有些喜欢公子夫差了。"

王孙骆："在下好奇，倒是想听听。"

伍子胥："开始时，老夫不看好他，甚至以为，他当个将军都不够格。直至他盗符节，自命为使，老夫也仅以为，他只是不知天高地厚罢了，可却有些赏识他的胆量，便想看看他的胆略，所以将他下了狱。直到大王回灵那日，才真正对他刮目相看。他竟借鼠而语，道出了三件要事……"

“第一件，是朝中大事皆出于其口；第二件，要率师伐遍邻国；第三件，则为妻尽天下美女。”王孙骆道。

伍子胥：“不错。公子不仅道出了王者之道，更是拿住了我国的要紧之处。大王治国三十余年，我已积丰厚的家底，成为南方诸国中的强国。今后我国的重中之重是抑楚灭越，为大王复仇！然后向北方发展，用二十至三十年左右的时日，可成称雄天下的霸主。”

王孙骆：“相国慧眼识才啊。”

“可夫差的缺陷也很明显。”伍子胥却摇颇接着道，“他难脱情义二字，远不如王子累那么杀伐果断！若论雄才大略，王子累也不差。治乱国，王子累可用。可老夫对王子累最大的担忧，偏偏是他过于残暴。残暴之人一旦失控，便是国之大劫啊。”

王孙骆：“可公子却明言，他不愿争。”

伍子胥：“不争才是争啊。老夫更赏识他不争后的两句话，即恩德加于百姓，大义布于诸侯，这才是真正的霸主之言！”

王孙骆：“那就让公子继位？”

伍子胥：“不，老夫还得再听一听大王的。”

王孙骆大惊：“可大王他……”

伍子胥：“你别紧张，老夫没疯。大臣们不是在风传大王已托位于王子累吗？老夫该请一个人来府中叙叙旧了。”

王孙骆：“谁？”

伍子胥：“伯嚭！”

王孙骆一愣：“大王驾薨时，他在大王身旁，可伯嚭肯对相国说真话吗？”

伍子胥一笑：“老夫就要听他的假话。”

伯嚭一进府厅，还未见着伍子胥，已躬身大揖着，十分虔诚。

伍子胥步近伯嚭：“太宰大人，你与老夫同朝为臣，何必如此厚礼。”

伯嚭这才直了身子，竟双眼红着道：“行个礼算得什么，真计较起来，相国是伯嚭的恩公。”

伍子胥：“过去的事，何必再提。”

伯嚭：“如何可以不提，当年伯嚭之祖遭奸臣陷害，楚平王拿获伯嚭一府人治罪问斩，惟伯嚭逃出。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之际，幸相国大荐，才有伯嚭的今日啊。”

伍子胥：“入座吧。”

伯嚭：“伯嚭谢座。”

伍子胥：“老夫找你来，也是想好好叙一叙旧。可眼下是朝廷的非常之期，老夫想问一问，大王驾薨前的情形。”

伯嚭：“相国尽管问，此为国家的头等重事，伯嚭不敢说错一个字。”

伍子胥：“你曾告诉过老夫，大王临薨前的遗诏是，选一位可灭越之人继大位，不知大王是否还有遗诏？”

伯嚭："有！"

伍子胥："怎样的遗诏？"

伯嚭："大王临薨前还告诉臣，王子累继位！"

伍子胥："这关乎国之存亡，如此大事，你为何不早告诉老夫？"

伯嚭："伯嚭岂敢？我若早说，伯嚭之命恐难保。"

伍子胥："谁会对你不利？"

伯嚭："相国该知道！"

伯嚭府，日。

伯嚭回府时，近侍迎住了问："大人，伍子胥说了什么？"

伯嚭："他竟问我大王临终还有何遗诏！"

近侍："大人如何说？"

"王子累继位！"见近侍一惊，伯嚭又道，"你惊什么，他伍子胥会信我的话吗？所以我必须得说反话。"

近侍："大人还是得提防着他。"

"可他伍子胥却怎样也想不到，召见本太宰一次，竟将谁为嗣君的终决之权，落在了本太宰的手里！"伯嚭又得意地吩咐近侍，"快放出伍子胥召见过本太宰的风去。"

王子累府，日。

王子暴刚进，便道："二哥，相国已召见了太宰。"

"都到了这种时候，相国为何还要见太宰呢？"王子累道。

王子暴："一定是为了一句最为要害的话。"

"是大王托大位于我的话？"王子累问。

王子暴："不错！这话是我们放的风，相国也许有猜疑，所以还得问。"

王子累："不知伯嚭会怎样说？"

王子暴："他已明白地告诉了伍相国，大王遗诏，王子累继位！"

"为何？"王子累有些讶异，"此人我并不善待他。"

"这就是二哥的不是了。好在我们已提前向伯嚭下了重贿，串通了他。"见王子累几乎半晌做声不得，王子暴又道，"二哥别多想了。你不是说，大王曾对你说过，所谓忠义，在为王者能否知人善任。"

"'有忠者，若任错了，会失其忠。无义者，若用对了，可得其义！'"王子累吟诵一般。

"不错，二哥，此话对啊。"王子暴道。

伯嚭府，夜。

一辆车辇静悄悄地到了府门。车御上前敲门，待门开时，王子累从车内而出。

伯嚭迎至府门。待王子累进门，他吩咐门人："闭上府门。"

灵堂，日。

夫差跪而守灵。伯嚭进，见夫差没有看他，便抓了把花瓣，往设灵处一撒道："太子啊，伯嚭为你吊唁。"

夫差这才道："多谢太宰大人。"

伯嚭："公子何须客套。"

夫差："我太子父虽有不足之处，可大臣们却无人为他而吊。"

伯嚭："世态炎凉。大臣们除为大王吊唁外，可是全往王子累及相国府跑动啊。"

夫差："这么说，王子累将嗣位为王?！"

伯嚭："也不一定！"

夫差："还会有变数？"

"公子，你很快就会知道，伯嚭是如何为公子赴汤蹈火，死不足惜的。"伯嚭忽用悲壮的语气道。夫差一怔，凝视伯嚭。伯嚭接着道，"请公子相信伯嚭，我并无所求。若伯嚭有事，只请公子能善待我的府人。"

夫差："有事？你会有何事？"

伯嚭："公子不用多问。"

夫差："你告诉我！"

"我只能告诉公子，伯嚭愿为公子去死！"伯嚭说着，满脸悲壮而去。

"大人，太宰大人……"夫差呼着，可伯嚭却不再返回。夫差沉思着，仍难解伯嚭之意。

公孙雄府，日。

公孙雄狐疑地望着伯嚭。伯嚭一脸冷峻道："将军，有一件关乎公子生死，更关乎社稷安危的大事……"

伍子胥府，夜。

伍子胥与王孙骆皆肃坐着。

王孙骆："相国，二鼓早已漏远，即将三鼓了，伯嚭所密告，是否确有其事？"

伍子胥："稍安勿躁。老夫太了解此人了，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拿自己的命来做赌注的。"

王孙骆："公孙雄是否已按时赶至兵营？"

伍子胥："公孙雄不仅有勇，其谋可略胜王子累一筹。"

勾践书宫，夜。

越国的重臣皆聚于书宫。独勾践不在。众臣俱面色严峻。

许久后，皓进忍不住问："伯嚭捎来的消息是否可靠？"

文种："他说吴宫之变就在今夜，该不会有假。"

皓进："既如此，那我们再等。"

郊道，夜。

一支难以计数的吴军被王子累率着，正朝姑苏城移动……

姑苏城，城门皆已紧闭。城内黑灯瞎火，毫无动静。

灵堂，夜。

夫差仍在太子灵堂守灵。禁卫步伐之声一阵又一阵地传入……

吴王宫内的宫坪、宫廊、宫道，不断有禁卫巡逻着。

夫差问侍人："今夜为何有如此多的禁卫巡宫？"

侍人："小人不知。"

夫差："已何时？"

侍人："将至子时。"

郊道，夜。

城外，王子累正率军行进。暗夜中忽有一将挡道，正是公孙雄，他挺兵器指着王子累道："王子殿下，本将奉相国之命，已候你多时！"

王子累正欲说话时，他所率军队的四周皆有熊熊火光燃起……

灵堂，夜。

三鼓之声至。一整队刚好巡至的禁卫将手中的戈戟一扔，拔出腰间的剑迅速奔入太子宫。夫差见有多名禁卫持剑逼至，厉喝道："你们是何人？"

禁卫们不由分说挺剑欲扑。"大胆！竟敢伤我嗣君！"随着一声亮喝灯火立明，有更多的侍卫自伏身处而起将禁卫围住！伯嚭闪出道，"嗣君勿惊！"

伍子胥府，夜。

一伙黑衣武士逼近府门，数人搭了人梯，让一人翻进墙去……

门开后，数十黑衣武士皆入，正要往府内摸去时，忽闻府门"砰"一声合上！立时火把通明，有无数的军卒围住黑衣武士……

响道，夜。

一匹快马如风而驰，当将跑近三十里亭时马忽然摔倒，马背上的报人被摔出丈外。他挣扎着爬起去牵倒地的马时发现马已不动！报人以脚踢马而哭喊："快起来啊……"

马已毙命，报人不敢再迟疑，弃马疾跑。

三十里亭中已有备着的报人策马而出。奔来的报人见之，狂喜而喊："石门关加急廷奏！"

骑马的报人自马背侧身取过廷奏，又加鞭而往王城狂驰……

吴王宫,日。

早朝,众臣肃立。夫差步往丹墀,众臣皆跪,山呼:"吾王万岁。"

夫差:"众卿平身。"

众臣起而列班。伍子胥脸色一严:"将王子累押进来!"王子累一行十多人,有王子暴、王子纠等皆捆得严严实实,被侍卫解入宫殿。伍子胥道,"王子累,你知罪吗?"

王子累:"我何罪之有?论起辈分来,我是坐于这王位之人的叔!为何他可做得大王我却做不得!众臣们说,这于情于理能说得过去吗?"

伍子胥:"你还敢狡辩?!本相国问你,你买通了宫内的禁卫统领欲刺公子,属不属实?"

王子累:"刚才已言明,对无情无理之举,我不服!所以我何罪之有?"

伍子胥:"你动大军奔王城而来,难道也为除掉你所不服的嗣君吗?"

王子累:"这……"

伍子胥:"更可恶的是,你竟连老夫也想刺杀!"

王子累:"杀你,是因为你用偏了心眼。"

夫差:"太宰,你问问他,他是如何收买你的。"

伯嚭出班:"王子啊,你欲刺之人何止是嗣君。你亲口告诉禁卫统领,若刺不成便里应外合杀了伍相国和不服你的大臣,然后一举夺了王位……"

"你!"王子累几乎喷血,厉瞪着伯嚭道,"我明白了,原来是你这个小人出卖了我!"

夫差:"他出卖了你,却保住了国!"

王子累:"伯嚭,累恨不得啖汝之肉,饮汝之血……"

"拉出去……"夫差厉喊。

勾践书宫,晨。

数名大臣皆已东倒西歪地睡着,惟勾践立着看苦成送进的奏报,勾践看完对苦成道:"叫醒他们!"苦成将文种等人一个个推醒。众臣揉着眼时,勾践道,"吴宫大局已定。"

皓进:"是谁?"

勾践:"如我们所愿。"

皓进:"好,太好了。"

勾践:"没什么好不好的,夫差与王子累相比,无非是论理一些,可他仍旧是我国的劲敌,我绝不可疏忽大意。"

皓进:"大王所言极是!"

勾践:"众爱卿熬了两夜了,先回府去睡个好觉吧。"

第十二章　杀一儆百

勾践书宫，日。

勾践："石买拟的赏赐之策众卿家都看了，你们有何意见？"

皓进："石大夫此番广泛征集各层官员的建议，尤其是征求了军师的意见，已力求公平，臣以为此策较合理了。"

勾践："军师，果真如此吗？"

范蠡："是的。"

勾践："那就好，寡人就按此策赏赐有功将士。"

范蠡："可臣有看法。"

众臣都有些诧异。勾践："说来听听。"

范蠡："此策上让臣居首功，臣不敢受！"

勾践"哦"了一声，没有说话。众臣便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军师该当其功！""微臣不这么看，当得首功的应该是灵姑浮将军……"

"有话明着说。"见没有大臣站出来勾践向石买道，"石买啊，你说说。"

石买："大王，军师首当其功不是微臣个人之意，微臣在征求意见时，都道越国自开国以来，大大小小也经历了几次战争，但没有一次能像这次打得如此之好，这首仰大王恩威，也赖军师谋划有方啊。"

勾践："既如此，军师就别推辞了。"

棠丽寝宫，日。

正宫的案座上摆着一尊缯布遮着的物件，一群宫娥肃然而立！

"掀开！"棠丽命道。两名宫娥掀开缯遮，赫然而见的是一尊青铜塑像。众宫娥一见，忙跪了一地。棠丽道，"他是谁？"

宫娥："公子。"

"亏你们还记着！"棠丽冷冷一笑，又道，"将公子送进灵姑浮府去！"宫娥们不知何意，愣着。"快去！"棠丽喊。

灵姑浮府，日。

宫娥们一身缟素之服，默默地到了灵姑浮府外。灵姑浮府府卫见状大惊，忙跑进府内。众宫娥则抬着塑像随后跟进。

鸢萝见宫娥们抬着的铜像一惊，忙道："这是什么？"

宫娥:"公子之灵!"

鸢萝:"公子若是有冤,棠丽夫人可为其申冤!抬来我府,是何道理?"

宫娥:"夫人道,公子正是申冤来了。"

鸢萝已明,冷而不再言。宫娥们将铜像安于厅之正中,然后摆上祭品。

大校场,日。

一群将校及军士们聚于校场,一副忿忿不平的神态。"军师功劳是大,但不该占首功。""灵姑浮将军浴血奋战,一戈便要了吴王的性命,占首功的应该是他!""大王赏赐不公啊。""这不怨大王,全是石买搞的鬼……"

石买府,日。

灵姑浮府的侍人正对石买禀道:"大人,先王夫人竟将稽会公子之灵安进了灵姑浮将军府中。"

"她疯了吗?"石买大惊,忙起身而行。

石买还未踏出府门已见门外围了数百名将士,心中又是一惊!"大人,还我们公道!"一名将校大喊。

石买不敢踏出府门,将校们见此纷纷围府门而坐。

"这可如何是好?"石买抖着双手,大急。

灵姑浮府,日。

鸢萝望着公子铜像正苦笑着。灵姑浮进门一见便明白了,向前一把夹了铜像而行。

鸢萝:"姑浮,你想干吗?"

灵姑浮:"去求见大王。"

鸢萝:"放下!"

灵姑浮:"平白无故的,为何要受此种羞辱?"

"先放下它,我与你说。"见灵姑浮放下了铜像,鸢萝又道,"你不可去求见大王,此辱我们必须忍受。"

灵姑浮:"不如此,我恐先王夫人还会来闹!"

鸢萝:"姑浮啊,你该明白,棠丽夫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明着冲我们而来,暗地里却是冲着大王而去。"

灵姑浮:"如此,更应禀明大王啊!"

鸢萝:"你还是不明白啊,大王一旦得知此事会有什么后果,你想过吗?"

灵姑浮:"这倒未细想。"

鸢萝:"公子被刺,虽是扶同所为,可扶同已死,大王是有嘴也难以说清。"

灵姑浮:"怪不得大王重执其政后,再未提及此事,就连扶同是忠是奸也不了了之。"

鸢萝:"所以啊,如今若再揭大王痛处,那么杀几个人恐就难以避免。"

灵姑浮："杀棠丽夫人？"

鸢萝："不，她不会被杀，但一定会被终身软禁。"

灵姑浮："那杀谁？"

鸢萝："我父亲。"

灵姑浮一惊："大王不是已宽恕了外父吗？"

鸢萝："那是因为父亲在军旅的根基，还有父亲的所为是出于国之安危，虽有逆，却没有私，所以父亲被宽恕了。如若棠丽夫人追究公子被刺的事再闹大，牵扯了大王说不清道不明的家事，那就得有人来承担此责，由我父亲担之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灵姑浮："听你如此一说，我几乎惊出一身冷汗来！"

鸢萝："你也不用太担心，棠丽夫人若再来闹，还有一个人可制她。"

灵姑浮："你是说王后？"

鸢萝："是王后。即使她制不住棠丽夫人，王后也会将此事大事化小。"

正此时，有侍人来报："将军，出事了……"

石买府门，日。

将士们仍静坐着。灵姑浮没有走近，自远处望了一会儿又离去。

大校场，日。

灵姑浮入诸稽郢军帐问："将军，这是怎么回事？"

诸稽郢："将士们愤石大人拟策不公，致使大王赏赐有误。我已再三规劝，可那些人就是不听。"

灵姑浮："将士们竟不听号令？这要是被大王知道了，如何是好。"

诸稽郢："他们不仅是不听号令，且以为将军愤不公的名义，将矛头对准了你的外父！"

灵姑浮："这让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啊！不出面制止，会让人以为我也不平，所以默认或煽动将士这么做，若出面制止，人家更会说我是在向着外父。"

诸稽郢："将军，我明白你的苦衷，我去把他们弄回兵营！"

灵姑浮："不可将此事闹大！"

"将军放心，我不会用强，无论如何说服他们。"诸稽郢出帐乘车而去。

灵姑浮出帐，见军卒们三五成堆地在闲聊着，便喊道："今日谁当值？"

将军胥犴跑近："司马大人，是末将当值！"

灵姑浮一指天空道："大太阳在天上悬着呢，为何不操练？"

胥犴面露难色："大人，许多军校皆已离营……"

"他们闹事去了，难道我不知吗？"灵姑浮的脸色已十分难看。

"大人息怒，这就开始。"胥犴说着跑往场心，喊，"听我号令，操练开始！"

军令下达后，将士们竟慢吞吞地开始列队，好不容易排成两列后，竟曲曲折折的，且有喧哗之声。

灵姑浮一直黑脸看着。他终于忍不住一撩袍服亲去鼓旁，自鼓吏手中夺过鼓桴猛敲大鼓。按说鼓声一起，两队便要相向而摆开厮杀架势，将戈戟挺起，但此时有许多军卒不仅挺得软弱无力，竟有一名军卒的戟摔在地上。灵姑浮一见，怒击一桴，竟将大鼓也捅破了。

胥犴便大步而至那名掉戟的军卒，挥鞭便猛抽军卒！

军卒抱着头，却不服："不敢惩治闹事之人，为何拿我解恨？"

"你还敢喊？"胥犴的鞭子抽得更猛。

"够了！"灵姑浮虎吼一声，大步往车辇而去。

石买府门，日。

军卒们仍默坐。诸稽郢劝解着，竟无人争辩，却也无人离去。

灵姑浮的车辇至，他自车上跳下，大步而往府门。诸稽郢见他一脸的怒气，上前拦他道："大人，不可啊。"

灵姑浮推开诸稽郢，顾自挥大手拍门道："是我灵姑浮，开门！"

过了许久，门终于打开。

石买迎住灵姑浮，他的脸色极其难看："姑浮，你不该来。"

灵姑浮："可是外父，我能不来吗？"

石买："你来了又怎样，能吓走门外的那些军卒吗？"

灵姑浮："我为何要吓他们？"

"那好，你跟他们论理去吧，看一看他们会不会听你的！"石买说完，灵姑浮不由一愣，他知道，此时他无法论什么理。石买接着道，"你知道为什么吗？是你外父倒了，没有任何威势了。你可能还不解，你是司马，也是大将军，他们为何就不怕你。姑浮啊，也仍旧是因为你有我这个失了势的外父。你是受我的连累哪！老夫还听说，先王夫人也上你的府第去闹了？"

灵姑浮："闹了。"

石买叹息道："她这是闹给老夫看的，也闹给宫里的大王看。她不服啊。全是老夫作的孽，当初不听他先王的，就不会有如今的局面。"

灵姑浮："外父，好在大王宽恕了你。"

石买淡然道："大王只是不杀我而已。"

灵姑浮："不杀，就是厚恩了。"

石买："姑浮啊，有些事你还是不明白为好。你打算将公子之灵怎么办？"

灵姑浮："熬些日子，再送还先王夫人。"

石买："不，你不能送还。就让它在你府内摆着，他毕竟身为公子，驻灵于你府内也不辱没了你。更要紧的是让大王知你，要学会忍辱负重！"

灵姑浮："这事姑浮可听外父的，可外父也听姑浮一句话。"

石买："何话？"

灵姑浮："外父去向门外的将士们请罪！"

石买："请罪？好，你终能对外父也狠下了心。军旅是大王的宝器、重器，

为了它，你就该不惜一切！惟有如此，大王才会一直用你！可是，你还是嫩啊，若外父向他们请罪就能让将士们离去，外父早就那么做了。可是不可能，将士们是不会离去的。你知道为何？”

灵姑浮：“不知！”

石买：“那老夫就告诉你。大王早就料到会有此事发生，所以，大王即使看出了老夫所拟之策有误，也不想予以纠正，为的就是让老夫真正地心服口服！更是为让你以及众将军明白何谓臣之本分！”

灵姑浮：“外父所言，姑浮明白了。可门外的将士如此坐着，万一他们闹得更厉害，让我如何是好？”

石买：“回兵营去吧，好好地守着，只要营内的将军们不再哄闹，会有人来解此围的。”

灵姑浮：“外父是指……”

石买：“切不可声张，只要你心中有数就行。”

勾践书宫，日。

灵姑浮与诸稽郢入书宫。勾践：“两位将军，这数日兵练得如何？”

灵姑浮微微一惊，不得不道：“未练！”

“为何不练？”见诸稽郢向灵姑浮使眼色，灵姑浮略在犹豫，勾践又道，“你二位应该知道，吴人不会善罢甘休。”

灵姑浮：“大王恕罪！末将领兵无方，这数日有将校、军卒数百人闹事，致使军心涣散，无法练兵！”

勾践望着灵姑浮与诸稽郢，脸上已有怒色：“将士们怎样闹？”

灵姑浮：“他们指责石买大夫拟策不公，致使大王赏赐有误，便愤而去石买大夫府外静坐。”

勾践：“几日了？”

灵姑浮：“已经三日。”

勾践大怒：“出如此大的事，你们竟不奏报？”

石买府，日。

苦成来到石买府道：“石买大夫，大王召你！”

大跪着的石买连忙起身。

出府门时，苦成随手便点了两名军校道：“随我进宫！”

两名军校已有些慌，却不敢不走。

越王殿，日。

众臣皆已列班，武将们更是列得整齐。两名军校跪着。王位上的勾践扫了一眼军校，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军校们不敢抬眼望大王，可他们却感觉到了大王凌厉的目光，因而将身子伏得更低。

勾践终于启口:“为何都不说话?石买,你说。”

石买:“大王,将士们控微臣拟策不公。”

勾践:“那你公平了吗?”

石买:“微臣粗心,也许有误。”

勾践:“什么叫也许?”

石买:“是有误,大王。”

“该你们说了。”勾践又对两名军校道。

领头的军校微抬了身子道:“大王,小的们是为司马大人愤不平。军师功劳是大,可司马大人一戈要了吴王的命,占首功的该是司马大人。”

勾践:“还有呢?”

领头的军校不敢再言,另一名军校附和道:“小的也为此而愤。”

“以军校之职,竟敢为司马大人愤不平,不错,有出息。”勾践冷冷道着,忽声调一高:“可寡人知道,你们是假借司马大人的名义,愤的却是自己的不平!”两名军校身体一震,勾践之语显然是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勾践又道,“说吧,这会儿给你们机会。”

领头的军校:“小的取敌首级九颗,可石大人只给小的晋了四级官爵……”

勾践:“少给了你半级,若这半级加上你已可为将,对吗?”

军校:“大王圣明。”

勾践又望了另一名军校,那军校忙道:“小的也是,取敌首级七颗,却只加了三级官爵。”

勾践的目光再投向石买。石买一怔忙道:“此是事实。可是大王,军中单数者众多,半级之爵只能记于功劳簿上,若再战有取,凑齐了双数还可再爵啊。”

勾践:“寡人明白了。这半级之爵,石大人若给了你们,他就有失职之嫌。不给呢,你们却吃了亏,所以就愤不平,竟有兵不训,仗着人多势众敢闹到朝廷大臣的府门去。扰乱军心不说,竟还敢假借司马大人的不平,你们知罪吗?”

两名军校大惊,伏地求饶道:“大王恕罪。”

“恕罪?”勾践忽声调一沉道,“你们的官爵可加半级而赏,这一加啊,你二人就是将军了。可两名将军的头颅却要给司马大人一用。灵姑浮!”

灵姑浮:“微臣在!”

勾践:“将此二人砍了,首级悬于兵营示众,若再有敢滋众闹事者,一律问斩!”

两名军校已连磕其头道:“大王饶命!”

勾践:“饶你们不得!放心去吧,你们的亲属皆可得到抚恤!”

本还有人想为军校求情,听大王话已至此,便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灵姑浮喊:“带下去!”

禁卫们押走了两名刚升为将军的军校。

石买双膝一抖跪下了,泣音道:“大王,微臣有罪,也有所明白了。”

勾践:“你明白什么?”

石买："这世上啊，有两件事不可欺，甚至想都别想。"

勾践"噢"了一声："是哪两件？"

石买："一件是王道，一件是民意！"

"起来吧。你是有所明白了，可还有不明白的。本来是一件事，你却将它分为两件。"石买未曾起来，听了此话由不得打个激灵。勾践接着道，"在寡人看来，王道即为民意，民意也为王道啊。自以为民意可欺，可所欺的恰恰是王道！为臣者，自以为是为民请命，可有时请的正是为臣者的己命！"

石买："微臣已大明。"

勾践："噢？"

"为臣子者，入了王廷，就为王分忧；退出王廷，则固府自守！"见勾践开始微点其头，石买又道，"所谓每日三省吾身，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先王之忧而忧，后王之乐而乐。"

勾践："看来，寡人不杀你是对的。杀了你，你只能带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怨恨走，如今你却悟出这些道理来。石买啊，寡人留你，终于让你懂得了何为为臣者该固守不渝的本分。"

石买忙磕了一个头："大王，微臣有个请求，微臣的府第与采地太多了，甘愿还给王廷。"

勾践："不必了吧。"

石买："一定要还。微臣有八处府第，留下一处自住即可。另有采地三百多里，臣自用十里也足够了，其余的全部纳还。"

勾践："这可不是寡人之意。"

石买："与大王没有一丝关联，是微臣甘愿的！"

勾践："既如此，寡人受纳了。退朝！"

夫差书宫，日。

夫差正读完了一份奏策，将策一扔便喊："宣伍相国！"

侍臣伏地奏道："大王，伍相国才走不久。"

夫差脸色一变："那就再宣！"

不久，伍子胥至，微笑了道："大王，又有何事？"

夫差并不赐座，拈起奏策道："相国，此策寡人已阅。"

伍子胥："大王以为如何？"

夫差："不妥！"

伍子胥一怔，脸上已明显不快却克制了道："大王倒是说说如何不妥？"

夫差："我何必再建一支陆地之师？"

伍子胥："不建陆地之师，那该建何师？"

夫差："水师！"

伍子胥话已犀利："大王，此支陆地之师，将是我伐越复先王之仇的精锐！"

夫差："水师就不能伐越吗？"

伍子胥："越国多山少水，敢问大王，水师如何伐越？"

夫差："相国，至于水师如何伐越，须水师建成之后方知。"

伍子胥尽量心平气和："大王，此言不妥啊。大王可知，打造一支水师，须多大的财力吗？"

夫差："财力之事，由你相国打理。不管多大，不需告诉寡人！"

伍子胥："大王错了，财力才是国，是用兵养民之重器！一国之王不审财，就不明国有多大的力！王不明力，如何用兵？王不懂财，如何养器？"

夫差："相国说完了吗？"

伍子胥："还没完！"

夫差："相国若还想说，寡人可以听着。这些都是简策上的东西，什么谷能生人，也可杀人，养民之要，首在养食。这些东西，寡人岂能不知！"

伍子胥："大王，这些可不是什么东西，而是圣王、圣主之理，是治理国家的金玉良言！"

夫差却一笑："好了，还是说正事吧，寡人仍以为建陆师太守旧！"

伍子胥："如何守旧？"

夫差："不知相国是否仔细想过，槜李之战因何而败？"

伍子胥："勾践的狡诈与出其不意。"

夫差："这只是表象！此战我真正的败因是，勾践边战而边训出了一支善战的陆地之师。可先王与王子累却以为越军不堪一击！"

伍子胥："大王的话，有些道理。"

夫差："既有些道理，相国为何还非建一支陆师不可，即使建成，那也是与越军硬碰硬。如此用兵，岂不更是劳民伤财？"

伍子胥几乎被夫差说得哑口了，不得不道："这么说，大王非建水师不可？"

夫差却反问："相国硬加阻止吗？"

伍子胥："好吧，那就让老臣再好好思谋一番。"

夫差已取奏策往伍子胥手里一递道："此策退回。相国可好好思谋，却不能拖得太久。"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问："相国，大王是否听信了什么谗言？"

伍子胥："不，老夫明白大王心里在想什么。"

王孙骆："难道大王不想报越之仇了？"

伍子胥："我与越不共戴天，越仇若不报，国人岂能咽下这口气。大王明白此理，眼下他不会惹此众怒。他之所以想建水师，是他的心很大，想一举两便，用水师既报越仇，又可向北方进伐。按理说，大王的设想没什么不对，老夫所担忧的是，水师恐难迅速战胜越军！这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待水师建成，那已是两三年之后，等到那时，朝野是否还牢记着先王之仇，尤其是大王，会不会丧失灭掉越国的狠心？"

王孙骆："相国所忧甚是，既如此，就顺了大王之意，我从速打造水师，力争早成，便可缩短复仇的时限。"

伍子胥："老夫没想到的是，大王竟如此之倔，水师之事不顺从他他竟不让组建陆师。不可再拖延，此事只好顺他之意。"

夫差书宫，日。

伍子胥与王孙骆一同晋见夫差："参见大王。"

夫差："行人大人，你来得正好，寡人刚想着要宣你。"

王孙骆一怔时，伍子胥道："大王，老臣与行人是为商议打造水师而来。"

夫差竟道："打造水师之事，相国去与公孙雄商议即可，寡人已命公孙雄为大将，立即开始编练水师！"

伍子胥惊呆了，十分不快地："即使编练水师也得待大朝时与众臣议定！"

夫差："寡人没有听错吧，此种要事，为何还须众臣议定？"

伍子胥："正因为是要事，所以必须众臣议定！"

夫差："若议而不决呢？"

伍子胥："那就再议！"

夫差："既如此，要寡人何用?！"

伍子胥终于忍不住了，厉言道："那是因为国不可无主！可一国之主，却绝非一家之主，一家之主爱怎样都行，国却不可！遇有要事，大王必须与众臣商定！"

夫差几乎已坐不住了，但他不得不克制道："可以让众臣来议定！可寡人还是想告诉你，打造水师，为的就是出其不意！若众臣皆知，万一泄露了此密，那打造水师就没有什么意思。"

伍子胥："既如此，可以缩小大臣的范围。"

夫差："那好，相国尽快商议去。"

王孙骆："大王对臣有何吩咐？"

夫差："寡人欲让你出使越国。"

"出使越国？"王孙骆更惊，"为何此时使越？"

夫差："与越国议和！"

伍子胥的脸已黑。王孙骆："与越国议和？大王，臣未听错吧？"

夫差："你的耳力很好，没有听错。"

伍子胥愤声道："大王，老臣告退！"

王孙骆也道："大王，臣也告退！"

夫差："那你打算何日出使？"

伍子胥与王孙骆皆不回话，已出。

伍子胥府，日。

有近十名大臣在座。伍子胥昂立着自语般道："老夫的老眼昏花了吗？"

一名大臣道："相国，大王是年轻，还不知利害得失！"

"看来，大王还须磨砺。"另一名大臣道。

伍子胥："如此，必须约法，请大王守之！"

王孙骆："适当地加以约束，这是爱护大王。"

夫差书宫，日。

伍子胥："大王，若欲先王大仇得报，大业有成，臣等谏议，国之大事，须与众臣议定；自古圣君皆先苦后甜，先忧后乐，大王须五更即起，天黑方歇，专攻国政；为先王之仇每日不忘，须在大王的出入之处，立人痛呼！大王能纳此谏吗？"

夫差："这有何难，寡人皆纳！还可再加上，先王之仇未报，寡人不近嫔妃，不衣重彩，不住行宫，不闻大乐，每食四膳！"

伍子胥："大王果能如此，是国之大福。"

众臣皆呼："大王圣明！"

夫差却道："慢着！卿等的谏议寡人答应了，且说到做到。可寡人却要你们答应两件事。"

伍子胥："是哪两件？"

夫差："第一件，以公孙雄为将，开始打造水师。第二件，行人王孙骆立即出使越国，与他们议和。为表示诚意，将曳庸遣还给越国！"

伍子胥面色严峻："可！"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大人，真与越国议和吗？"

伍子胥："不！你可去，也可谈，甚至可口头答应一些条件，就是不能答应签约！若他们逼着签约，你以面奏大王之名立即返国。"

王孙骆："在下明白了。"

夫差书宫，日。

夫差步入书宫时，已有十八名持戟武士敲戟而呼："夫差，尔忘记其祖之仇了吗？"

夫差直立而答："不敢忘！"

姑苏道上，数百名军卒以及随从簇拥着两辆车。当先的一辆是王孙骆，随后的一辆是曳庸。队伍在吴廷敲戟武士的疾呼声中，正浩荡而向越国进发。

勾践书宫，日。

皓进应召而来。勾践招手道："太史大人，自这会儿起，寡人命你改任行人之职，你手中所有的事都先放一放，只一心一意地与吴使王孙骆议和。"

皓进："大王，我与吴国真能议和吗？"

勾践:“以爱卿之见呢?”

皓进:“臣以为不能。”

勾践:“寡人也以为不能,之所以让你去,就是奔着这个不能。”

皓进:“若吴使再提出一些羞辱我国的要求呢?”

勾践:“此番议和与之前不同,我有檇李之胜铺垫着,敢保吴使不会再居高临下!爱卿只要抓住你所讲究的那个礼字,与吴使以礼而待,以礼而谈,甚至以礼而与之周旋即可。”

“臣这就去准备着,告退。”皓进刚走,文种又入。

勾践:“文种,曳庸被吴人给放回来了。”

文种:“臣已闻。”

勾践:“以你之见,该如何对待曳庸?”

文种:“曳庸入吴后,他的使命是完成了。可被伍子胥拿获后,他的表现究竟怎样,却不得而知。”

勾践:“找你来,也正因为此。我未对曳庸予以营救,便被吴人主动送了回来,他是否有变节之为,吴人对他有图谋否,这些,你考虑过吗?”

文种:“臣未考虑。”

勾践:“那你该好好地考虑。曳庸是先王的老臣,废立时他有罪,可寡人却不予追究,宽恕了他。如今牵涉到吴国,寡人只能慎之又慎。”

文种:“大王是让臣去考查曳庸?”

勾践:“正是此意。你也要慎之又慎,既对曳庸负责,更要对朝廷负责!”

文种:“臣明白。”

郊道,日。

会稽城外的郊道上铺着精美的苇席。乐人大奏迎宾之曲。皓进与王孙骆互施国礼……

曳庸被冷落在一角,他身体虚弱,衣履单薄,身子躬着,双眼无神,仿佛能被风吹倒。皓进已将王孙骆迎往国宾驿馆,只余下曳庸。御车的马慢悠悠地走着。到了大街后,曳庸似鼓足了勇气,对车御道:“去王宫。”

宣室,日。

曳庸跪着。许久后,苦成自书宫内出,对曳庸道:“大人,先回府去吧。”

曳庸却呼:“大王,臣曳庸被拿,虽羞愧难当,可臣未曾变节啊……”

苦成摇頫,压低声道:“大人,这没有用。惹恼了大王,对大人没好处。”

曳庸不得不颤身而起,缓慢地步出宣室。

曳庸府,日。

曳庸的府第已尽失昔日的尊荣,门庭冷落。他的府人仍流放未归,当曳庸踏入府内时,凄凉地呆立着。

有一个人却步出府厅而迎他。此人正是文种。曳庸:“你为何而来?”

文种:“先歇口气吧,你是累坏了。”

“不,是被吴人给拷问坏了。”曳庸说着,竟脱下袍服裸露出浑身的疤痕……

上林苑内,日。

与夷正在练射,有一名武士于一旁教他。禁卫森严,勾践与雅鱼也在。

勾践歇下读着的简策,打眼望着与夷所射之靶,与夷所射出的箭皆未中靶心。勾践忽道:“太安静了。”

雅鱼:“大王难得清闲,安静些好。”

苦成至,禀奏道:“大王,吴使欲问大王安!”

勾践:“吴使?”

苦成解释道:“行人大人与吴使也在林苑。”

勾践:“噢?议和也议到林苑来了。”

苦成:“吴使闻大王在,所以想问安。”

勾践:“既如此,请吴使来。”

苦成便喊:“大王有旨,吴使晋见!”

不一会儿,皓进陪王孙骆自林苑的另一方向而至。王孙骆行大礼道:“吴使王孙骆晋见,祝越王陛下圣躬大安。”

“吴使免礼。”见王孙骆起身,勾践又道,“吴王可好?他都在忙些什么?”

王孙骆:“我王也圣躬康健,在忙着读书。我王道,登基之后才知以前读书太少。在下出使前,我王召见在下,他让在下捎口信给越王陛下,以往的恩恩怨怨搁置一旁,吴越两国的关系可以从头开始。”

勾践:“吴王不计前嫌,着眼未来,是个圣明的君主啊。所谓近邻友善,是邦之宝。越吴能重新开辟关系,立平等、祥和、相互给予、各取所需的邦交,也正是寡人的愿望。所以寡人让颇懂礼仪的太史皓进改任行人,与吴使一道,着手构造越吴的美好前景。”

王孙骆:“谢越王陛下吉言,本使也会好好地努力。”

勾践:“好,好。”

王孙骆:“在下告退。”

皓进:“臣也告退。”

待王孙骆与皓进等去远后,勾践的脸色一变,沉声道:“起驾回宫!”

与夷:“父王,让孩儿再射几箭。”

勾践:“宫内也有箭靶。”

勾践书宫,夜。

文种、范蠡、皓进、灵姑浮、石买、诸稽郢皆应召而来。勾践:“这数日,寡人总觉着有哪儿不对!尤其是自吴使来了之后,寡人的心里便积了一些东西,很沉哪,不知众卿怎样?”

灵姑浮："大王，据细人所报，吴军几乎没什么动静，就连操练也是平常，看不出任何备战的迹象。"

勾践忽问："众卿对吴王夫差怎么看？"

石买："他登基之前……"

勾践："不问他登基之前。"

石买："吴王能过了伍子胥这道难关，可见他很不简单！而伍子胥灭我之心早已有之，再加灭他先王之根，可见吴王对我也绝不会存仁善之心！"

勾践："不错！吴王遣使而来，无非是想麻痹我们。我们绝不可被眼下的安静平和给遮了眼，不仅要做好战之备，更要迅速摸准吴人的真正企图。灵姑浮！"

灵姑浮："臣在！"

勾践："你所遣的细人可谓不细，吴军一定有战略上的大谋，你们要从速查清！"

"遵旨！"灵姑浮道。

文种："大王，据臣所查，曳庸没有变节行为，是否……"

勾践打断文种道："你断定得太早了。"

文种："臣敢担保。"

"你用什么来担保？"见文种一怔，勾践断然道，"这事先搁着！"

范蠡："大王，臣有一事不知可不可问？"

勾践："军师为何客气，请随便问。"

范蠡："不知行人大人与吴使谈得怎样？"

勾践："皓进，由你告诉军师吧。"

皓进："王孙骆可谓礼仪有加，可他所议之事，大多皆不着边际，几乎不涉及越吴关系的实质。"

范蠡："大王，范蠡以为吴使此来，对我是个良机。"

勾践："噢，怎样的良机？"

范蠡："议和。"

勾践："军师，寡人知道夫差的这点儿招数，他命王孙骆前来，无非为迷惑我们，好以此掩盖他真实的企图。"

范蠡："大王既已看清是假，我们却与他真议和，若能谈成，就逼他们签订条约。"

勾践："可就算他们签了约，也可随时撕毁。"

范蠡："如若他们单方面毁约，那他们就失礼了，会遭到列国的取笑。"

勾践："凭吴国所为，他们还怕什么取笑。"

文种忽道："依臣看来，伍子胥不怕，可夫差却难说。"

范蠡："而且我与王孙骆一旦谈成，他们若不肯签，那更能判断吴国的真实企图。"

"军师的话也有道理。寡人已让皓进与王孙骆先谈着。"文种与范蠡显然还

想再说什么，勾践又道，“灵姑浮，摸清吴军动向之事务必抓紧。”

灵姑浮：“臣领命。”

“都退了吧。”勾践道。文种、范蠡以及两名将军先退出宫。石买犹豫一下，见皓进竟不动，也退出。勾践见只剩了皓进一人，问，“皓进，你为何不退？”

“大王，臣有请求。”见勾践深皱其眉，皓进又道，“臣不适合议和之任。”

勾践：“不适合？皓进啊，刚刚还在说，此番议和只是应付他吴人的，何况一开始寡人便明白地告知于你，你只要以礼而应酬这个什么王孙骆即可。”

皓进：“可臣仍不能胜任。”

勾践：“这么说，你是很不愿谈？”

皓进：“臣请大王宽恕。”

勾践：“好吧，你先退下，让寡人考虑了再说。”

皓进拜而告退后，苦成入：“大王，石买大夫求见。”

勾践：“石买没有走？”

苦成：“他在宣室候着。”

“让他来。”石买进来跪拜后，勾践道，“石买，你还有何事？”

石买：“大王，臣是为范蠡与文种之议。”

勾践：“范蠡请求寡人将计就计，你有何看法？”

石买：“范蠡所谓的将计就计是假，而想真正议和才是真。”

勾践：“噢，这么说文种也是？”

石买：“他二人的意图已很明显。”

勾践微微一笑道：“如果是真议和，你怎样想？”

石买：“臣的想法与大王一样，不要说眼下看不到，就是再等个三五年，也看不到议和的局面出现。越吴再战，势在必然。”

“好。”勾践微点其颀，又道，“寡人还想问你，你对曳庸怎样看？”

石买忙道：“曳庸回国后臣未敢见他，可听人说他受了严刑。严刑拷打之下会不会变节，臣不敢断定。”

勾践：“你们曾同朝为臣，该去看看他。此番入吴，曳庸毕竟有功在先啊。”

石买恭敬而道：“臣遵大王吩咐。”

待石买退后，勾践沉思良久，忽对肃立于身旁的苦成道：“苦成，传旨，皓进仍任太史之职，改任文种为行人，让他去与吴使议和。”

文种府，夜。

苦成入，宣道：“大王有旨。”文种跪下。苦成，“文种大夫改任行人，接替皓进，与吴使议和。”

文种一怔：“大人，大王为何这么快就……”

苦成：“行人大人，你多问了。”

文种忙道：“文种遵旨，谢大王隆恩。”

苦成转身即走。文种于府厅愣了片刻，渐有悦色溢脸。

第十三章　议　和

曳庸府，夜。

曳庸府已冷落得似一幢鬼宅。府内不点一盏灯，也几乎没有一丝人的气息。有咳嗽声断断续续地响起时，才大致能看清曳庸躺于床榻，身子蜷缩着没有什么动静，惟有咳嗽时，他的身子才动。

府门被人推开，曳庸已闻其声，但他却无动于衷。他一定是在想，那也许是一个宵小之辈，他没有任何兴趣去搭理一个小偷的光顾。

“如何无人？”进了府厅的人不止一个，声音却很熟。

曳庸终于辨清，此人是石买。府厅里一阵打石之声，灯火渐明。亮光朝卧房而来，侧着身的曳庸看清，一名石买的侍人掌着灯，正引着石买而进。

石买看清了躺在床榻上的曳庸由不得一惊，只见他一脸病容，已瘦得不成人形……曳庸挣扎着，要坐起身。“你竟一病至此？”石买按住了曳庸，想好好说一句安慰的话，想不到竟有哽咽之声。

“不须……如此。”曳庸说着，仍坚持起身。石买只好让他倚靠于墙。曳庸一笑，却笑得极其苦涩，他道，“想不到大人会……会来探望我……”

石买：“老夫不该啊，早就应来探望。”

曳庸：“你此时来，也不迟啊。”

石买见曳庸并不怨他，便摇了头颇道：“不瞒你说，这之前老夫是不敢。这人啊，怎么越活越胆小怕事了呢？倒是大王提醒老夫，让老夫来看看你。”

“你见着……大王了？是大王让你来……看我的？你可别骗我……”曳庸已很激动，连咳嗽竟也消失了。

石买：“都到了这份上，老夫何苦骗你啊。”

曳庸：“这么说，大王还记着我曳庸？”

石买：“不仅是记着，大王还说，你入吴后所办的差，办得很好。”

“谢大王赞赏！”曳庸说着便要下床榻。

石买拦住：“你都病成这样，就别下榻了。”

曳庸便在床榻上朝王宫方向而跪，呼道：“谢大王隆恩！”经这一折腾，曳庸咳嗽连连，气喘不匀，但面色渐红。石买望着曳庸不知说什么好。曳庸已冷静一些，“大王终于信曳庸未曾变节。”

石买斟酌着词句道：“你先安心养病，回去老夫遣数名侍人给你。”

曳庸已觉：“这么说，大王还未全信我曳庸？”

石买："你先别焦急。大王虽未明说，可老夫以为，大王心里是有数的。"

曳庸："大人，你还得帮曳庸带话给大王，曳庸虽愚，曾犯了大错，对不起大王，可忠国之心从未有变！"

石买岂敢带这种话，可又不愿伤曳庸的心，只是道："大王会明察。你尽管放心，终有一日，大王还会再用你。"

曳庸："曳庸明白了，我可以等，就是不知等到何时？"

石买："不会太晚！"

曳庸："那是何时？"

石买："越国有战之时！照老夫看，越吴很快就会有一战。"

曳庸："吴人伐我？"

石买："不，是我伐吴人！"

大校场，日。

灵姑浮道："我想去吴国境内走一趟。"

诸稽郢大吃一惊："这如何可行？你若出了事，让我们如何向大王交差。"

灵姑浮："可你都听到了，昨夜大王两番授命，若我们再不摸清吴军动向，就更难向大王交差！"

诸稽郢："那就我去。"

灵姑浮："别争了，还是我去吧！"

国宾驿馆，日。

王孙骆见文种率了一干随行而进，诧异道："皓进大人呢？"

文种："皓进大人身有微恙，为不误和议，我王已授命文种与吴使商谈。"

王孙骆："可昨日他还好好的。"

文种却已端坐道："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何况生病。吴使，我们开始吧。"

文种府，夜。

范蠡入府，文种迎了道："我才与吴使刚开始谈，你就迫不及待了。"

范蠡："非我迫不及待，而是大王。"

文种："大王？"

范蠡："你没感觉到吗，大王这数日可谓坐卧不安。他在担心着吴人的复仇。"

文种："大王当然担心吴人复仇，所以他设法干预吴国的嗣位之君。夫差既已嗣位，我们就有与吴国和解的可能。"

范蠡："你恐怕想得过于简单了，从种种迹象看，吴国一定在做复仇之备。大王其实早已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让灵姑浮全力摸清吴军动向。若一旦发现吴军异常，大王恐会采取先发制人之策。"

文种大吃一惊："且不说先发制人能不能赢，单论我花大力助夫差嗣

位，终于见到议和的可能了，为何要放弃？”

范蠡：“因为大王对吴人的看法和你我不同。”

文种：“大王与你议了什么？”

范蠡：“前数日，大王曾向我问战。”

文种：“你怎说？”

范蠡：“什么也没说，但我会做成一策后奏给大王。”

文种：“那好，你所奏之策，应该劝战！”

范蠡：“劝战？你认为大王会采纳吗？”

文种：“大王让文种任行人，这可以说明，大王内心还是有议和的想法。”

范蠡：“范蠡却看不到。”

文种：“那我问你，若大王真决意再战，你会怎样？”

范蠡：“范蠡还能怎样？”

文种：“你不打算力谏？”

范蠡：“怎样力谏？照范蠡看来，眼下的越国已处于两难之境！再战，没有胜算。不战，若吴人缓过气来，待他来伐我，越国就更危。”

文种：“你太犹豫了。文种认为，我绝不可主动先战，而应抓住点滴良机，化解吴人的仇恨，实现真正的议和。”

范蠡：“你却太乐观。你将可以看到，大臣之中恐很少有人会出面劝战！而你我毕竟是客卿，力谏的后果会怎样，你考虑过吗？”

文种：“这文种倒是没有考虑过，而且，我也不会考虑。”

范蠡脸上已有忧色。

夫差书宫，日。

夫差刚读完一束奏策，呼了一声“好”，喊着：“来人。将公孙雄的奏策送给伍相国。”

侍臣：“大王，此策是伍相国所奏。”

夫差一愣：“这明明是公孙雄直接奏给寡人的。”

侍臣：“伍相国说，为不碍大王专攻治国之道，凡奏给大王的奏策，都须由相国先过目，无关紧要的相国便可处置，好为大王挤出读书的时辰来。”

夫差：“如此看来，相国的确是够操劳的了。”

侍臣：“相国说，此是他为臣者该尽的职责。”

夫差：“那好，你去告诉伍相国，大船的造办处应与水师大营分置两地，伐下的木材也分批而运，若目标太大让越人过早察觉，会被他们偷袭！”

侍臣：“这一切伍相国都预料在先，已经嘱咐过公孙雄将军了。”

夫差：“那你再传一回。”

侍臣：“这……”

“你传是不传?！”夫差厉喝。

城门，日。

灵姑浮身着便袍，率着十多骑人正策马返回。他的衣袍有半片染红，显然受伤。入城后，灵姑浮对随行人道："你们且先回营。"

"大人的伤……"一名随从担心道。

灵姑浮："不碍事，你们走吧。"

随从们策马驰走，灵姑浮望了望伤处，先行回府。

灵姑浮府，日。

鸢萝见了灵姑浮大吃一惊道："你受伤了？"

灵姑浮命侍人："找件干净的袍服与我。"

鸢萝："不，先唤医人来。"

灵姑浮止住："不用了，包扎一下就行，我得赶紧进宫去禀报。"

鸢萝："可你伤得很重。"

灵姑浮："你别担心，我能扛得住。"

侍人已将包扎物与袍服取来。鸢萝亲手为灵姑浮小心去掉袍服，见灵姑浮肩膀上有巴掌长的剑伤，鲜红的肉翻卷着，血仍渗流，她不忍卒看。

灵姑浮命侍人："你来！"

侍人正要动手，鸢萝却自侍人手里接过绷带亲手为灵姑浮包扎。当一切都收拾妥当，灵姑浮起身出府厅时，鸢萝强忍的泪水这才涌出眼眶……

勾践书宫，日。

灵姑浮禀奏："大王，现已查明，吴军已在椒山一带开始打造水师。"

勾践："规模呢？"

灵姑浮："眼下还看不出规模究竟如何，但从已建成的船坞看，其所造之船将空前巨大。"

勾践："已建有多少船坞？"

灵姑浮："大大小小有十多个，且已聚齐造船工匠、杂役近千人。"

勾践："查明督造水师之人了吗？"

灵姑浮："已查明，是公孙雄。"

勾践："公孙雄是吴廷大将军，水师若由他亲自督造，将来的领水师之帅也会是他。由此可见，此支水师的规模一定庞大。"

灵姑浮："大王所料极是。"

"好，此差办得好！"勾践道着忽脸色一沉，"将军，可你知罪吗？"

灵姑浮大惊："大王，臣不知。"

勾践："你竟还说不知？你是寡人的司马，是大将军，竟自降身份去办一名细人的差使，扔下寡人托付与你的国之重器于不顾，你还敢说你无罪？！"

灵姑浮忙伏地道："臣已知罪，请大王责罚。"

勾践："责罚？你这是避重就轻！"

灵姑浮："请大王降罪！"

勾践："怎样降罪？革去你的司马之职吗？"

灵姑浮："大王该革灵姑浮之职，可罪臣仍有一请。"

勾践："何请？"

灵姑浮："望大王保留罪臣军职，充任军卒，或马伕也行，只要能留军即可。"

勾践："按你的所为，你也只配充任一名军卒。"

灵姑浮喜出望外："谢大王开恩。"

"灵姑浮，寡人再重申一次，司马之职不是去冲锋陷阵的，单凭匹夫之勇，有战必败！要将你的目光抬高到国家的安危上。这一点啊，你该向你的外父好好学。"见灵姑浮伏在地的上动都不敢动，勾践又道，"起来吧，先回府去好好歇着。"

"灵姑浮告退。"灵姑浮胆战心惊地退出。

勾践的目光投于灵姑浮所跪之处，觉有异，起身察看，见是数滴鲜血，喊道："苦成。"苦成入。勾践道，"司马大人负伤了，着宫医去为司马大人医治。还有，让膳房烹几样大补之食，赐给司马府。"

灵姑浮府，夜。

灵姑浮端立于铜像前凝视着。鸢萝："你心里别搁着此事，这没什么。"

灵姑浮："不，我不是因为此铜像，而是此番入吴时我碰到了一个人。"

鸢萝："是谁？"

灵姑浮："刺杀公子的刺客！"

鸢萝："竟会是他？"

灵姑浮："他叫黑翼，我牢牢记下他了。他不仅当着我的面刺杀了公子，我去拿他，又被他逃走，想不到他竟已投靠了公孙雄，成了吴人的帮凶！我肩膀上的剑伤就是他留下的。终有一日，灵姑浮要活拿他，好为公子报仇！"

鸢萝："用不着活拿，杀了即可。"

灵姑浮："为何要杀，活拿了，便可向先王夫人有所交代。"

鸢萝："姑浮，你仍没明白，若此人一口咬定是大王所主使，不就更乱？"

灵姑浮："可先王夫人那儿……"

鸢萝："既然交代不清，你就用不着什么交代，你只要做到无愧于心即可。更何况，你这也是为大王着想。姑浮啊，牢记了父亲的教训，为臣子者，不仅要有忠，还要懂得如何为君养器，维护大王的权威。"

灵姑浮："夫人，姑浮懂了。"

正此时，苦成已入，身后率着多名侍人。苦成："大王使宫医为司马大人疗伤，赐大膳给大人补身。"

灵姑浮跪，鸢萝退身行大礼："谢大王隆恩。"

苦成却一眼看到了铜像，由不得一愣。

棠丽寝宫，日。

王后宫的宫娥进了棠丽的寝宫，对棠丽道："夫人，王后召。"

棠丽一愣："王后召我？"

宫娥："请随我来。"

棠丽带上数名宫娥随王后宫宫娥而行。

宫道，日。

棠丽走着走着已觉不对，问："王后既召我，为何不去王后寝宫？这可是通往冷宫的道。"

王后宫宫娥："夫人怕了吗？"

棠丽冷冷而笑道："我怕什么？"

"那夫人快走吧。"宫娥道。棠丽虽犹豫，却仍跟着宫娥而行。没走多久，王后宫宫娥一指冷宫，"夫人，请你自己进宫去吧，王后等着你呢。"

棠丽已有恨，一狠心，步往冷宫。宫娥们要跟时，被王后宫的宫娥拦住。

冷宫，日。

棠丽刚一踏进冷宫时，已觉一股冷风扑面而来，竟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冷宫内不仅凉，且颓败。

雅鱼一个人端立着，听棠丽已进，转回身望了棠丽好一会儿。棠丽眼中闪过一丝不安的神色，却道："王后，召我来此，是何意？"

雅鱼这才一笑道："夫人，有件事想告诉你。终于有伤公子刺客的下落了。"

棠丽："噢？此人叫何名，落脚何处？"

雅鱼："名黑翼，已投往吴国！"

"黑翼！"棠丽切齿而道。

雅鱼："大王说，不管此人投往哪国，终有一日会拿住他！"

棠丽："那好，我可等着报仇雪恨了！"

雅鱼："会有这么一天的。"

棠丽又扫视了一遍冷宫道："我该住到这冷宫来了，是吗？"

雅鱼："不，我想它不该是你住的。"

棠丽："噢？是王后下不了手，还是大王？"

雅鱼转身步出宫门，忽又扭首道："还是将公子之灵请回王宫吧，放在宫外不好。"说完雅鱼已走掉了。

棠丽一个人站着，先仍是恨，渐渐地便有痛苦之色！凉风袭来，寒意更重。棠丽忽感到凄凉而孤独……

灵姑浮府，日。

有数名宫娥入府。鸢萝迎着，几名宫娥向前，抬了铜像就走。

雅鱼寝宫,日。

鸢萝向雅鱼行大礼道:“拜见王后。”

“免礼。”雅鱼道着步至鸢萝,亲挽其手,“夫人,让你受委屈了。”

鸢萝:“算不得什么委屈。”

雅鱼:“你不用替她瞒着。若不是此事传入宫内,我还蒙在鼓里。”

鸢萝:“王后,事情都已过去。”

雅鱼:“亏得你大度,再有这样的事发生,你就进宫来告诉我。”

勾践书宫,夜。

勾践望着雅鱼道:“寡人找你来是有一事想与你相商。”

雅鱼:“请大王吩咐。”

勾践:“该将先王夫人迁出宫去了!或者,干脆让她去为先王的陵寝守灵终生!”

雅鱼忙道:“大王,先王夫人虽刁蛮无理,可她毕竟痛失公子。”

勾践:“你竟为她求情?”

雅鱼:“做母亲的,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死在面前却救不了他,一般人恐就疯了。先王夫人还算坚强,她之所为虽激烈了些却情有可原。”

勾践:“可她竟敢将矛头指向寡人,刚刚拢正了的人心很容易会被扰乱!”

雅鱼:“也怨臣妾治后宫无方,求大王饶了她这一回。臣妾会好好规劝她。”

勾践:“雅鱼啊,难得你如此仁义。可你须将她看紧了,若再去什么大臣的府上闹,受牵连的就不止她一人。”

雅鱼一惊,忙道:“谢大王宽恩,臣妾会看紧了她。”

苦成入,禀道:“大王,军师求见。”

勾践:“宣他进来。”

雅鱼:“臣妾告退。”

勾践见范蠡进来:“苦成,为军师赐座。”范蠡谢座后入座。勾践道,“军师,吴国虽由夫差当政,可寡人仍松不了一口大气啊。”

范蠡:“大王是担心吴国复仇?”

勾践:“照吴国的国策以及伍子胥的为人,他们一定会复仇!只是他们会怎样复仇以及大致在何时呢?”

范蠡:“臣以为,伍子胥一定会吸取槜李之战的教训,恐会做长期而充足的准备!而他们的复仇之期,要看他们与它国的关系,连年的收成以及军旅之备。总之,审战便可知他们的复仇之期。”

勾践:“审战?有意思。”

范蠡:“近日臣偶有所思,正准备修成一策而奏给大王。”

勾践:“好,寡人愿早日看到你的审战之策。此番宣你,是想与你聊些家事。”

范蠡一怔:“是臣之家事?”

勾践:“寡人还未曾听闻过你说家人。”

范蠡："臣世居楚国上宛，家中只有母亲。"

勾践："既如此，为何不将令堂请来？"

范蠡："臣有请家母入越之意，可她留恋故土，依依不舍，所以臣不敢相强。"

勾践："楚国出人啊，伍子胥、伯嚭，还有你。可惜的是，楚王廷不善用。"

范蠡："臣不敢忝贤者之列，伍子胥、伯嚭皆因楚王迫害而为吴臣，惟范蠡是遵母命，幸大王不弃，范蠡才得遇明主。"

勾践："寡人不敢自以为明主，却知周公吐哺握发以纳天下贤士之义。更知贤君择人为佐，贤臣亦择主而辅的君臣之道！所以寡人不会屈了你的匡国济世之才，更深知爱卿的报越忠君之心！"

范蠡脸色微变，忙躬身而拜道："范蠡谢大王知遇之恩。臣告退。"

待范蠡退后，勾践将岩鹰召入。"你密去一趟楚国……"勾践道。

灵姑浮府，夜。

见诸稽郢与胥犴入，灵姑浮让往客座："请！"

诸稽郢却不入座："大人，自闻知吴军打造水师后，将军们纷纷献策请战，认为应出一支精兵，去火烧了他们的船坞与正在打造的战船。我以为有理，已抽调善战的军卒千人，由我以及胥犴将军亲率，备足了磺硝火器，若昼伏夜行，三日后便可抵达椒山，一举发起突袭，可保功成！"

灵姑浮："好，我也正有此意！"

诸稽郢："既如此，我们今夜就出发。"

灵姑浮稍一犹豫道："此策虽好，可必须请得大王旨意！"

诸稽郢："大人，眼下士气正高，待请得大王之旨，恐士气已泄。"

胥犴："是啊，大人，公孙雄虽已知我们发现了他的水师与造办之地，可他不会想到我们如此之快就发起突袭，我们只能宜早不宜迟。"

灵姑浮："不行，必须得大王示下！我立即进宫请见大王，你们可在我府内等着，千万不可造次，务必等我回来！"

勾践寝宫，夜。

勾践："将士们愿主动出击是好事。"

灵姑浮："大王已准？"

勾践："寡人先问你，吴军水师若已有备呢？"

灵姑浮："我们是突袭，不怕他有备。"

勾践："既如此，一千人太多了。"

灵姑浮："大王以为多少人合适？"

勾践："此行的目的是为放火，两百人足够了。"

"那就精选两百人，今夜就去。臣告退。"灵姑浮已迫不及待。

"慢着！"勾践喊道，"寡人未准！"见灵姑浮一愣，勾践又道，"寡人问你，此行不管有成无成都不许暴露身份，你们能做到吗？"

灵姑浮:“不暴露身份?”

勾践:“不错!也就是说,这不是我们干的。”

灵姑浮:“推到楚国头上去?”

勾践:“不是推,而是要着楚人的战袍,用他们的旗帜,就连行军,也应由楚国方向潜入,能办得到吗?”

灵姑浮:“能!”

勾践:“还有最后一件,不许让吴人拿去一个俘虏。”

灵姑浮:“那就臣亲去。”

勾践:“不行,凡将军皆不可去!”

灵姑浮已不能确切回答了,只得道:“臣这就去请教军师。”

勾践:“不行,这事越少人知道就越好。”

灵姑浮:“臣有了。这两百人,务要挑选家中父母健在的,臣会宣称,若有人当了俘虏,父母家人尽皆获罪。”

“灵姑浮,你退下!”勾践声调一高。

灵姑浮:“大王准了?”

勾践:“不准。退下!”

灵姑浮只得悻悻而退。勾践开始沉思。苦成悄声取出一件大袍为勾践披上。“没你的事了,去吧。”勾践挥手赶走苦成。

天亮时,苦成再入,见大王仍在外宫呆着,惊道:“大王一夜未睡?”

勾践这才断然道:“你去告诉灵姑浮,他们的计策可行,但若有失,必须由他担起此责!”

大校场,日。

苦成入军帐。灵姑浮正与诸稽郢、胥犴等人密商着,一见苦成,灵姑浮正要开口,苦成却道:“司马大人,让其余人等皆退下。”

诸稽郢等人退出帐后,灵姑浮迫不及待:“大王准了?”

苦成:“大王旨意,你们的计策可行,但若有失,其责须由你承担。”

灵姑浮:“请大人禀告大王,若有闪失,灵姑浮绝不推卸罪责!”

到了当日夜间,两百名敢死的军卒皆已肃立!灵姑浮道:“你们此行干系重大!若火攻有成,人人进爵三级。若不成,就拼杀至最后一人。本司马将赏罚分明,以身殉国者,你们的父母妻儿,皆可得重恤!若被俘,那你们的家人重则处死,轻者流放或发配为军奴……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众军卒皆呼。

寒风中,军卒们出发。灵姑浮凝望着,一直望到最后一个人影消失于夜幕之中……

伍子胥府,日。

公孙雄入府。伍子胥见了不快道:“你岂可擅离水师大营?”

公孙雄："相国，事情重大，公孙雄不得不亲禀相国。"

伍子胥："噢？"

公孙雄："我水师的造办处与大营皆已被越军探去。"

伍子胥怒道："你们是如何保密的？"

公孙雄："末将失职。"

伍子胥缓和了语气道："先不言失不失职，告诉老夫详情。"

公孙雄："此番来人竟是越国的司马灵姑浮，幸被末将帐下的武士黑翼发现，禀明末将，末将亲率人围堵截杀，还是被他逃了回国。"

伍子胥："能发现他们还算不错，若不然，我会仍蒙在鼓里。想不到越国的司马都可充当细人，如此看来，勾践对我军的动向早已高度关注。"

公孙雄："请相国示下，眼下我该如何办？"

伍子胥："若迁移造办之处，我损失太大了。依老夫看，造办处仍不迁移，但为防小股越军火攻或偷袭，须重兵把守。干脆，将水师大营与造办处合于一道，早晚警觉，严防越军！"

公孙雄："谨听相国之命。"

"速回营去吧。"伍子胥说完见公孙雄还在犹豫，便已看出端倪："大王那儿你不用再禀，以免他分神，老夫会善加处置。"

公孙雄不敢再多言，默默而退。

林中，夜。

一群抱着磺硝油脂的军卒正要越出树林往不远处的船坞扑去时，忽然火光四起！军卒们已被团团围住。厮杀顿起。军卒们纷纷被杀！

"大将军有令，拿活的！"一名将军喊后，吴军卒勃起一片"拿活的"呼喊。

火攻的二百军卒只剩下十多人。他们见退无可退时，便将磺硝油脂堆在一道，打石点火，烈焰顿时冲上树梢……围在一起的军卒们纷纷被烧死！

公孙雄率着黑翼至："拿住活口了吗？"

一名将军道："皆死！"

公孙雄："究竟是何人？"

将军："他们打的是楚军的旗帜，军卒皆服楚人的袍甲！"

见黑翼垂身在翻看尸体，公孙雄："你还翻什么？"

黑翼："他们不像是楚军。"

公孙雄："若不是楚军，那便是越军。快查！"

黑翼以剑割开尸体的袍服，割了数具尸体后，终于发现一具尸体的背上有文身，便喊："大将军，是越人！"

伍子胥府，日。

伍子胥一掌击于几案，厉问道："能揭露他们吗？"

公孙雄："能！"

伍子胥:“怎样揭露?”

公孙雄一指身后垂着首的黑翼道:“正好有一具尸体是他所认得。”

伍子胥:“好,王孙骆出使于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文种正逼着王孙骆签什么和约呢。你们以使节的身份立即入越,一定要揭穿勾践假惺惺的面目,把破坏和谈的责任全推在他身上。”

国宾驿馆,日。

文种与王孙骆正谈着,一名吴国的有司人,与王孙骆耳语着。王孙骆脸色立变对文种道:“大人,本使向贵国严正抗议!你们一面与我国议和,一面竟偷袭我军,你们竟不宣而战!”

文种微笑道:“吴使无事生非,无故诬陷我国是何道理?文种代我大王也向你抗议!”

王孙骆:“那好,请去一个地方,看你如何抵赖!”

村庄,日。

文种与王孙骆率多名随从进村。当行至村场时,公孙雄与黑翼已在。在场还有多名村民。

公孙雄向黑翼示意,黑翼便问一对年老的村民:“你们的儿子呢?”

村民:“从军啊。”

黑翼:“想不想见儿子?”

村民:“能见,再好不过。”

黑翼便自一只木椟内取出一只包裹当着老夫妇打开。竟赫然是一颗首级!年老的夫妇一见,当场即晕。黑翼早有准备,竟取一桶水,泼向老夫妇。不一会儿,便听得一声凄厉无比的呼号:“儿啊——”

村场顿时一片嘈杂。

国宾驿馆,日。

文种善辩,此时也已难辩。公孙雄与黑翼昂立而冷笑。王孙骆抖着一束书简道:“大人,此是你所列的数种条款,第一款便是互不相犯!想不到你们竟使无赖行径,无诚无信。是你们打破了议和局面,一切责任皆由你越国负。”

文种:“吴使,这其中必有误会,请让我解释。”

“用不着了。”王孙骆冷冷道着,将书简往地上一扔,“回国!”

文种:“吴使且慢!”

已没有人再听文种的,王孙骆等众脚踩着竹简,皆出驿门。

范蠡府,日。

范蠡一见文种,便大吃一惊:“你怎么啦?”

文种脸色之可怕范蠡也从未见过。他死死地盯着范蠡,许久,忽勃然而

喊："你混账！"

范蠡："平白无故的，你骂我干什么？"

文种："骂你，我恨不得扇你！"

文种真的挥手欲扇，被范蠡一把拿住，范蠡问："究竟何故？"

文种这才道："你是怎么做军师的？读了些鬼书就敢出来胡混？"

范蠡："我是胡混，与你无关！"

文种："你误国，与我有关无关？"

范蠡这才大怒："你说什么，范蠡如何误国了？请你说清楚！"

文种："你为何要煽动大王去火攻吴军的水师大营？"

范蠡一惊，冷声道："我若说此事我毫不知情，你一定不信。"

文种："你是军师，如此大的事你会不知？你就是说破天去也没人会信。"

范蠡脸更冷："我不想说，更不想把天说破。你走吧！"

文种："你不想解释?！"

范蠡："用不着！"

文种袍袖一甩，愤而出府。

勾践书宫，日。

文种入内便道："大王，岂可如此行事啊！"

勾践："你指什么？"

文种："我军夜袭吴水师之事！"

勾践："文种，你气冲冲的是来责问寡人的吗？"

文种这才收敛："大王，王孙骆道我无诚无信，发出严正抗议后，撕毁了几乎已谈成的和约，扬长而去啊。"

勾践："什么无诚无信，他吴人有过诚信吗？"

文种："可此番毕竟是我失信在先。不知此事是如何发生的？臣问过范蠡，他推说不知。"

勾践已怒："文种，你想追查是吗？"

文种："总该有人承担责任，如此，我们也好给吴人有个交代。"

勾践："给吴人一个交代？文种，你可别忘了，吴亡我之心不死！"

文种："正因为此，我才更应有理有节。"

苦成入，禀道："司马大人已在宣室跪请大王降罪。"

勾践："宣他进来。"

灵姑浮入，跪告道："大王，末将自作主张，又谋策不力，导致突袭吴军水师失败，损失了两百名军卒，请大王降罪！"

文种："司马大人，你这是避重就轻！死了两百名军卒算什么，因你此举，破坏了越吴两国关系，此罪才大！"

灵姑浮反驳："大人，吴越两国有怎样的关系？不仍然是你死我活吗？"

文种："照你之言。两国之间，就一直要你死我活下去？"

灵姑浮还欲言。“别争了！”勾践已喊，“灵姑浮，寡人革去你的司马之职，你服不服？”

灵姑浮：“臣服。”

勾践：“那好，由诸稽郢暂任司马之职，你仍可为将，在他帐下好好效力吧。”

文种对大王的处置显然不服，刚道：“大王……”

“别再说了！”勾践断然道，“都退下！”

夫差书宫，日。

伍子胥：“大王，王孙骆已自越国返回。”

夫差：“他返回干吗？”

伍子胥：“谈无可谈！”

夫差：“既是议和，就什么都可以谈，为何会谈无可谈？”

伍子胥：“因为越人毫无信义可言。”

夫差：“寡人所以命王孙骆去议和，图的就是他们的不讲信义！”

伍子胥：“有何必要，我们干吗陪他们浪费精力。”

夫差：“相国，国与国间的关系原本就很复杂，这岂能说是浪费精力？”

伍子胥：“大王，臣正想向你禀报呢，勾践遣了一支精悍的小队，带足了磺硝油脂……”

夫差惊道：“他们要火烧我水师大营？”

伍子胥：“大王勿惊，区区两百人的小队，已被公孙雄将军杀得一个不剩。”

夫差：“好！”

伍子胥：“可令人更愤慨的是，勾践竟命此小队扮成楚军，幸被公孙雄察觉。老臣命他入越，揭露了真相，提出严正抗议后，王孙骆才撤回国来。”

夫差：“既揭露了真相，本可好好利用，羞辱得他勾践抬不起头来，让他产生悔意，王孙骆为何匆忙而撤？”

伍子胥：“是老臣命他撤回的。勾践不会有任何信义可言，大王再不能对他心存幻想了。我们与越国不可能太平相处！”

夫差：“寡人说过要与勾践太平相处了吗？”

伍子胥：“那大王何意？”

夫差：“臣服了他，让勾践拜在寡人的脚下！”

“绝不可能！”伍子胥突然严厉地道，“大王岂可忘了先王之仇？若是如此，所有的吴人都不会答应！”

夫差：“相国无需动怒，臣服可文服，也可武服，寡人一定会将勾践拿住，那时再来争杀是不杀，如何？”

伍子胥：“勾践毕竟是一国之主，越国的力量也不弱，拿他并不容易，我举国上下均需发奋，大王更应如此。至于杀是不杀，那就等大王拿住他再说！”

范蠡府，日。

范蠡正极其认真地在刻着竹简。灯火摇曳。范蠡心语："臣闻，夫圣人行兵，上与天合德，下与地合明，中与人合心，义合乃动，见可乃取。臣又闻，夫战之道，知为之始，不知，未可战。知为之要，知即审也……"

文种府，日。

文种对立于面前的管胜道："去将范蠡请来。"

管胜："大人，小的已请过了，他不肯来。"

文种："那就再去请！"

管胜："大人为何不去他府上呢？"

文种："你啰嗦什么，快去！"

勾践书宫，日。

曳庸大跪于地。"曳庸，平身吧。"勾践道。曳庸仍沉浸在大王终于召见他的激动中，他双肩耸动，几乎不能起。勾践又道，"这些时日委屈你了。"

曳庸哽咽出声："大王，大王啊……"

"坐吧，坐着说话。"苦成为曳庸铺了锦垫，去扶曳庸。曳庸坐下后，勾践又道，"越吴为敌，此番你又是被伍子胥拿住，寡人不得不慎重对待。"

曳庸："应该的。大王这是为罪臣好啊。"

勾践："自明日起你继续上朝，你的府人已遣人去召回。你可知，寡人为何要流放你的府人吗？"

曳庸："曳庸去吴声称是为避难，若不是大王果断流放了臣的府人，伍子胥岂能善罢甘休？臣恐怕早已被折磨死于异乡，又岂能回国面见大王？"

勾践："你明白就好。"

文种府，日。

文种："他还是不肯来？"

管胜："范大人说，反正上朝时皆可见面，他让大人别再烦他。"

文种："他怕烦，就别出仕。"

范蠡府，日。

大门紧闭。文种亲至，命管胜敲门。管胜敲了许久，没人应门。

文种喊："范蠡，为何不敢见我文种？"

灵姑浮府，日。

石买问灵姑浮："姑浮啊，你知道老夫为何急着见你吗？"

灵姑浮："外父有何要事？"

石买："天大的事！老夫刚闻侍人来报，大王已召见曳庸，宽恕了他。"

灵姑浮:“这是好事,却不是天大的事。”

石买:“你看你,还是不上心哪,怪不得大王会免了你的司马之职。”

灵姑浮:“偷袭遭败,死了两百军卒,灵姑浮应该获罪。”

石买:“你啊,你还是不明白,死两百军卒大王就能免去你的司马之职?大王之所以免你,是文种和范蠡等欲议和,大王是免给他们看的。其实,大王心里一定是不情愿,你知道为什么吗?”

灵姑浮:“不知。”

石买:“大王欲战!可担心文种、范蠡等的极力反对,所以,先按下心思不露。这会儿,你复职的时机已到。”

灵姑浮:“请外父细言。”

石买:“再用曳庸,足可表明大王已暗暗下了与吴再战的决心,其目的是为增强文臣们主战的呼声。眼下,大王最想听到的是武将们的请战之声。大王本想从范蠡那儿先听到,可范蠡也主张议和,这让大王很失望。姑浮,你应率先去向大王请战!去吧,进宫去求见大王。”

勾践书宫,日。

灵姑浮正候宣。苦成道:“将军,大王让你有话放到明日朝会上去说。”

“大人,请再禀告大王,灵姑浮是为请战而来。”见苦成犹豫着,灵姑浮又道,“大人,事关国家大计,请再禀一次。”

苦成只得又入内,再出时对灵姑浮道:“大王已同意见将军,请吧。”

书宫内,勾践望着跪下的灵姑浮道:“你是为请战而来?说说必战的理由。”

灵姑浮:“大王,末将的理由很简单,吴军水师就是为侵伐我国而打造,待其建成,想再灭它就难了。我无论如何得趁其尚未成军,将其一举摧毁!”

勾践:“你的理由是很简单,却很明了。此是你个人之见吗?”

灵姑浮:“所有的将军们都与末将持相同之见。”

勾践:“将军们虽有此见,可把握如何,将军们考虑过吗?”

灵姑浮:“吴军的水师人数大约三万,我若主力尽出,虽也是三万人,可吴军水师因大船未造成,还不能水战。我若攻他,他只能与我进行陆战。而吴水师是由部分陆师以及招募的新兵组成,公孙雄未行陆战操练,我若突然伐他,必惊慌失措,战力不强,所以我会有必胜的把握。”

勾践:“你与将军们关注的全是水师,可寡人知道,伍子胥手里还握有两万陆师,就驻扎在他们的王城附近,这你们考虑到了吗?”

灵姑浮:“我们想到过,却未能如大王思之周全。”

勾践:“那好,无论战与不战,你都可与诸稽郢、胥犴等将军好好商讨,拟定出一个详细的战之谋划来奏与寡人一阅,如何?”

“遵旨。”灵姑浮道。

第十四章　范蠡出走

范蠡府，日。

范蠡已刻完那束名为《审战》的竹简，包扎好。当范蠡出府门时，文种却自墙角转出堵住了范蠡。文种道："你竟不肯见我？"

范蠡："大人有事吗？"

文种："想不到你竟如此气狭？"

范蠡淡笑道："这种时候非要见我，你以为合适吗？"

文种："何谓合适？进府去说！"

范蠡："可范蠡正要去见大王呢。"

文种："大王召你了吗？"

范蠡："未召，是求见。"

文种："大王正忙着见其他大臣，你急什么？"

范蠡一愣，这才挥手，请文种进府。

刚在府内坐定，文种便道："你知道大王忙着见大臣为的是什么吗？"

范蠡："猜测大王的意图，你不怕犯了臣戒吗？"

文种："关乎到国家安危，还怕犯臣戒？你知不知道，大王恐已下了一战的决心？"

范蠡："大王要战，自有大王战的道理。"

文种："你还在与我赌气？"

范蠡："我何苦要与你赌气。"

文种："那你告诉文种，你是不支持一战的。"

范蠡："越吴必定要再战！既如此，迟战不如早战，早战还有机会破敌，迟战恐就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了。"

文种："你真这么想？"

范蠡："不是范蠡，而是大王这么想。"

文种摇颀叹息道："真是可悲可叹啊，眼下朝廷的文武大臣几乎人人都持此见。文种本以为你能清醒一些，没想到你竟也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范蠡："你不知我的还有更多。"

文种："还有什么？"

范蠡："范蠡怕事，而且还怕死！"

文种："本想着你也能力劝大王，可你……既如此，文种也没什么再可

说的。告辞！”

范蠡不言，也不送。待文种去后，范蠡思之良久，他竟又摊开卷好装袋的简策，以手抚而苦笑。范蠡的心语："所谓审战，一审赏，二审罚，三审物，四审备，五审声，六审思，七审天地之象，八审中正人和……"

侍人入，打断了范蠡问："大人，宫内还去吗？"

"先不去了，你退下吧。"范蠡仍深思着。

越王殿，日。

石买出班奏道："大王，微臣闻，夫差矢志报其祖之仇，正日夜备战，若待其有成，我便悔之晚矣。臣请大王先发制人，挥师攻入吴国，灭其尚无战力的新编水师。"

文种："石买，休得蛊惑大王！且不说吴人实力强大，单论我远道去伐，不仅易兵疲力衰，还会激起其国人的同仇敌忾，吴若奋力一战，我军必败！如此，将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勾践："是何后果？"

文种："吴人必会趁我军败时挥师反攻，侵入我国。到那时，我将以何兵拒之？"

勾践："军师，你怎样看？"

范蠡："正如文种所言，夫差失其祖，有愤。而吴丧国君，更有耻。雪耻之国，其志坚，其力齐。万民同心，其势必不可挡！"

文种闻范蠡的这一番话，惊讶地望他。范蠡却视而不见！

灵姑浮却已按捺不住："军师，难道你怕了吴国？"

范蠡："将军，你以为范蠡会怕吗？"

灵姑浮："军师的话里我听出了个怕字！"

范蠡："范蠡果真有怕的话，那也是怕你。"

灵姑浮："怕我什么？"

范蠡："浮躁轻敌！"

"你……"灵姑浮瞪圆了双眼，须发贲张。

"灵姑浮，退下。"灵姑浮退后，勾践又道，"军师，即使我不先发制人，夫差也会很快率师来伐！依你之见，如何拒敌？"

范蠡："真到那时，我可避其锋芒，保存主力，坚守要冲，乘虚击之！还有，自现在起，我就应与楚国打好交道，吴若伐我时，请他们借兵与我，到时，可合两国之力而败吴。"

灵姑浮在一旁道："楚国自顾不暇，他们肯借兵吗？"

范蠡冷笑，不愿理灵姑浮的茬儿。文种："臣有本要奏。"

勾践："你说。"

文种："大王，以臣之见，不仅不可先发制人，我还该向吴国主动示好，再次言和！"

勾践："再次言和？文种，寡人没有听错吧。"

文种："微臣之所以力主言和，是鉴于越吴两国国力的综合考虑。且不说吴国兵多将广，单就民殷国富而言，越国也不及吴国的一半！两国若再开战，不说首战谁输谁赢，拖上个一年半载的，首先拖不起的是我们……"

灵姑浮不耐烦地打断文种道："之前也是吴强我弱，为何有槜李之胜？"

文种哼了一声道："槜李之胜是侥幸之胜！"

勾践已明显不快："文种，何出此言？"

文种："之所以有槜李之胜，原因无非两个，一是三百死士刎颈，二是阖闾的浮躁轻敌。若与吴军再战，死士之计已不可用，用也无效。请问，我有何计何策，能再战而胜敌。"

皓进也道："话不能这么说。我当然不会再用死士之计，夫差也确不是庸常之辈。所谓水无常势，兵无常形。用兵之道，在于出奇制胜。你又如何料定军师再无计可施？"

文种冷冷道："若要有计可施，恐怕得请孙武仙临了。"

曳庸也站了出来："可大人别忘了，范蠡也极善用兵！"

文种便盯着范蠡道："范蠡的确有将帅之才，可是……"

范蠡连忙道："范某自知不才，即使略有雕虫小技，又岂能与用兵如神的孙武大师相提并论。可以这么说，孙武大师如苍穹孤悬之月，而范蠡只是暗夜的萤萤一虫。"

勾践便转向众人："众卿家，文种大夫之议可行吗？"

曳庸："且不说夫差，就伍子胥此人的霸道而言，他会容忍我再与他们议和吗？"

皓进："千万别再提什么议和，我们若再提，只会遭他吴国耻笑，何必再自取其辱？"

文种："吴人耻笑也好，不理不睬也行。文种不信吴国就没有识大体、顾大局的臣子！"

勾践："文种啊，你的再次言和，无人苟同，此议搁置了。"

文种："大王请三思。"

勾践道："还要怎样三思呢。吴国正全力打造水师，如果迟早一战，我只有趁其尚未成军，毫无战力之际，一举而击溃它！"

范蠡："挥师伐吴，我军几乎没有胜算！"

文种："何止是没有胜算，越国危矣！"

勾践已明显露出不快之色。

"大王，灵姑浮已忍无可忍了！"灵姑浮的手指几乎触及文种的鼻子，"想不到你竟如此贪生怕死，枉大王重用你！"

"放肆！文种区区一命算得了什么？"文种终于大怒，他转身对勾践道，"大王，朝会议政，若容人身攻击，越国更将无宁日！"

勾践冷冷道："灵姑浮，你退下吧。"

"我灵姑浮眼里容不下沙子,更见不得妇人!"灵姑浮退后时又说了一句。

文种厉目望着勾践,见勾践装作没听到便长叹一声:"文种虽愚,岂容他人如此诋毁!"说完,竟拂袖而去。

勾践:"灵姑浮,文种虽耿,可他并没有恶意,你不该当朝羞辱他。"

灵姑浮:"末将谨记大王教诲!"

勾践:"散朝后,你去他府上赔个不是。"

"这……"灵姑浮极不情愿。听勾践"哦"了一声,灵姑浮才道,"末将遵命。"

文种府,日。

灵姑浮下了车,正要叩门时门却开了。自门内走出管胜,他有意般问:"将军,何事?"

灵姑浮:"请告知你家大人,就说灵姑浮来访。"

"来访?"管胜假装不懂。

灵姑浮:"那就……求见吧。"

管胜:"究竟是来访还是求见?"

灵姑浮欲怒,却克制了道:"那就……道歉!"

管胜:"将军,你如何得罪我家大人了,要对他道歉?"

"你究竟通不通禀?"灵姑浮怒道。

管胜这才一笑道:"将军,在下多有得罪。我家大人料定将军会来,所以命在下恭候将军。我家大人有言,朝中之事他已不放在心上。"

灵姑浮:"这……"

管胜:"我家大人还说,将军若有闲就多做些战备之事,胜过向他赔礼十倍。"

灵姑浮尴尬了,苦涩着脸问:"你家大人的话比打灵姑浮还难受啊。"

"将军请走好,不送。"管胜已开始逐客。

灵姑浮只得离去。

勾践书宫,日。

勾践:"军师,今日朝中,你只说了一半话。"

范蠡:"范蠡已无话,倒是文种的话才刚开了个头。"

勾践:"能不能不提文种?"

范蠡:"臣不得不提。文种的再次言和之词,太刺耳啊。"

勾践:"寡人承认,文种的话很不中听。"

范蠡:"岂止是不中听?"

勾践:"说下去。"

范蠡:"越国好不容易迎来了一场大胜,从此再不惧他吴人了,且士气正旺,民心振奋。吴王遣王孙骆来言和,不见其真意,所以只能是失败的言和。可文种却偏于此时再提言和,这两个字于如今的朝中,不仅仅是刺耳,在部分大臣那儿,恐把文种看得已比当初的石买还可恶啊。"

勾践眉宇微挑，他知道，范蠡不仅看出他的心思，且有意在旁敲侧击，便道："范蠡啊，你虽是寡人所拜的军师，可寡人更愿意你我之间少了君臣的桎梏。不瞒你说，寡人的确难以明白，文种为何于此时再次抛出言和之策。"

"可在范蠡看来，文种此策却不那么可恶……"见勾践望着自己，脸上有愿意倾听的神色，范蠡道，"范蠡以为，这是文种的深思熟虑之言，即使大王不言先发制人，文种也会很快抛出言和之策并建议大王再次采纳。"

勾践："采纳文种的建议很容易，可眼下我与吴不存在任何言和的条件。"

范蠡："范蠡也看不到任何言和的希望，但我相信，文种也许看到了。"

勾践："这么说，今日朝中倒是寡人躁急了？"

"是不是躁急，范蠡没有看到，可大臣们同仇敌忾的态度，范蠡已看到。大王，此是范蠡的涂鸦之作，斗胆奏与大王，请大王斧正。范蠡告退。"范蠡说着，将简策恭敬地呈与勾践。

勾践："军师啊，你我的话才刚开了个头……"

范蠡："请大王宽恕，范蠡的身体有所不适。"

"那先回府好生歇着。"勾践不再勉强范蠡，却呼："来人！恭送军师回府。"

范蠡忙道："请大王让范蠡自便。"

勾践："好吧，路上小心。"

"范蠡告辞。"范蠡起身大揖后步至书宫门时，又回身对勾践稽首而礼。

"爱卿，何须多礼。"勾践温声而道。范蠡这才一扭首去了。勾践望着范蠡的背影，觉有异常，对苦成道，"你过来……"

书宫外，范蠡与入宫的文种照面。文种："正好，一同求见大王。"

范蠡的眉宇间隐含着些许无奈道："可我已见过了。"

"再见又有何妨，走！"文种说着要牵范蠡之手。

范蠡却一揖道："文种兄，范蠡知你的志向。"

文种："好端端的你提什么志向？"

范蠡掩饰地一笑道："我是说，你凡事皆较真，令范某不得不佩服。可太较真……"

文种不耐烦这些："你如何又来了？我知你已见过大王，不想再见是不是？"

"知我者，文种也。"范蠡说完，已不再犹豫，转身大步而行。

勾践正展开范蠡的奏策，读出了题目："《审战》……"

文种入，正要拜见，勾践道："免了。文种啊，寡人怕见你……"

"可文种却偏偏要见。"文种截话道。

勾践："不错！"

文种："大王愿多见范蠡，可他却……"

"能避则避。"勾践也截话道。

文种："这是此人最大的毛病，文种最讨厌他这一点。"

勾践："文种啊文种，你讨厌的恰恰是人所喜爱的。"

文种一愣："文种知道，我更令人生厌！"

勾践："看来你还有自知之明。可寡人实话实说，你文种虽令人生厌，却一根直肠通到底，事后想想，你却并不那么令人生厌。"

文种这才跪拜道："多谢大王！文种为臣以来，此是大王对文种最高的评价！"

勾践："文种，你求见寡人，仍是为言和？"

文种："正是！"

勾践："可寡人这会儿不愿谈此事。"

文种："大王不愿，可文种仍然要谏。"

勾践："言和之事放一放，先谈范蠡吧。"

文种："谈他？"

勾践："恐已不得不谈了。"

文种忽然明白："他是否要走？已向大王辞行？"

勾践："虽未明确辞行，却也差不多是走的意思。"

文种冷笑着道："这就是了。他之所以入越为臣，是遵其母的出仕之命，如今略有小成，便以为已足以向其母交代了。"

勾践："可他此为是半途而废啊。"

文种："他本人可不这么看啊，更何况大王想先发制人，他一定认为若战必败，不想再蹚这浑水了。"

勾践："文种，为何又旁敲侧击？"

文种这才收回话头："大王挽留他了吗？"

勾践："他若打定主意要走，寡人何以挽留？"

文种已恼道："我去找他！痛骂他一顿。"

勾践："范蠡此人，骂有用吗？"

文种一愣："他的确不怕骂。在楚国之时，文种曾因一件事而暴跳如雷地骂他，可他竟什么事都未发生似的，笑看我骂。"

见苦成进来，勾践问："军师如何？"

苦成："如大王所料，军师正于府中收拾，装车待行。"

勾践："你惊动他了吗？"

苦成："微臣不敢，只是……"

勾践："只是什么？"

苦成："命四座城门，立即关闭。"

"混账！"勾践勃然而怒，"你还说没惊动军师?！"

苦成吓得跪地求饶："大王息怒，微臣该死！"

勾践："城门一关，他必以为寡人强行留他！"

"微臣这就命人去重启城门。"苦成说着躬身速退。

"慢着，让皓进来见寡人。"勾践道。

文种也对勾践一揖道："大王，且赐利器一用！"勾践取了一把剑，扔给文种。文种挥剑便割下一片前袍，递给苦成，"你将此断袍带上……"

城门，日。

城门紧闭。范蠡已自御车辇而至。守城官与众军卒列于城门内。“何必为难范蠡？”范蠡道。守城官只是单膝一跪，众军卒也一齐单膝而跪，无声无息。“既如此，只好范蠡自己开门了。”范蠡说着自车而下去开城门。

“军师，饶了小的们吧！”守城官大喊。

“非范蠡有意为难，你若怕失职，尽可以拔剑阻我！”范蠡说着，仍顾自开门，门还未开，街道已有快马追来。

“军师，请等一等！”苦成大呼着疾至。

范蠡便笑着对守城官道：“你看，没你的事了。”

苦成对守城官：“打开城门！”范蠡道一声“谢大王”，开始御车。“军师请慢，文种大人有样物件让我务必交给你。”苦成说着自怀中掏出断袍……

范蠡单手捏着文种的断袍，对苦成道：“请转告文种，范蠡谢了！”

苦成一怔，范蠡已御车而出城门……

勾践书宫，日。

文种已急：“若割袍断义仍留不住范蠡，那可怎办？”

“他若决意要去，还能怎办。”见文种忽地跪下，勾践道，“你这又是为何？”

文种：“大王，范蠡不可不留啊！”

勾践：“快起来吧。”

文种：“大王为何不追？”

勾践：“寡人若苦苦挽留也许能留下他，可如此留他，只能留身，却留不了心啊。”

文种：“大王虽言之有理，可为何不先留住再说?！”

勾践早已心焦，一不小心他碰到了文种用于断袍的剑，剑“锵”的一声掉于地上，犹自龙吟……勾践的目光投之于剑忽然一亮，自己弯了腰捡起剑来猛往一只青铜鼎上劈去……

大道，日。

当范蠡行着时，忽见有车挡道，打眼一望，来人却是皓进。皓进也不下车，而是将手中的剑扔给范蠡道：“这是大王给你的。”

范蠡接过剑：“越王无话吗？”

“我王道，望先生收下此剑留做永世之念。”皓进说着命舆人驱车让道。

范蠡望着皓进：“大人，范蠡承蒙大荐得越王重用，此恩不忘。只是，范蠡有难以道明的苦衷，不得不返回楚国。告辞！”

皓进：“先生既不愿道出苦衷，也不好相强。先生请走好。”

范蠡驱马而行。行不多远，范蠡抚摸着剑鞘，将剑拔出时他愣住了——这竟是柄断剑……

石买府，日。

石买一望灵姑浮的脸色，便知道有事："发生了何事？"

灵姑浮："军师回楚国去了！"

石买："为了战与和的争执他竟弃官不做？"

灵姑浮："他这一走，会不会对大王的主战之决有影响？"

石买："影响一定会有，多大却难预料。"

灵姑浮："小婿要不要再进宫请战？"

石买："不，先看一看情形再说，你眼下该做的事是，不让范蠡为何而走的猜测在军中谣传，勤训其兵，努力备战！"

勾践书宫，日。

皓进躬身立着。"什么识大体，顾大局，全不放在他范蠡身上啊。"勾践抖动着范蠡所进的那束简策道，"他让寡人审战，其意再明显不过，就是我不能战，若战必输。一派胡言！"勾践说着，怒不可遏地将策撕散扔于地，"他若不走，寡人也许就采纳了他的谏议。可他竟用一走来要挟寡人，此人即使回来，也再不可用！"

皓进跪地道："大王，范蠡说他有难言之隐。若情有可原，请大王谅之。"

"皓进，什么叫做客卿，范蠡就是！"勾践说完一甩袍袖，昂然而出书宫。

皓进一怔，喊着"大王，大王"追出书宫。

苦成已一脸愁容，他蹲身收拾着撕散了的竹简时，见有人站到他面前，仰首一望，是王后。雅鱼："你去服侍大王吧。"雅鱼将简策捡拾而起……

雅鱼寝宫，夜。

雅鱼已用牛筋穿好了简策，卷好后又张而读之。范蠡的声音："审人之赏，知可战否？赏乃明信，有功而及，无功不加，则士卒不怠，勇也……审人之备，知可战否？物足谷丰，以待不虞，设坚守固，必可应难，慎也……"

正此时，外宫响起"大王驾到"的呼声。雅鱼闻之忙将简策藏起，整身而迎。

勾践的脸色仍不大好看，他道："王后，寡人随意走走。"

"臣妾明白。"雅鱼张罗着请勾践入座，又温声道，"臣妾备有酒，大王赏脸，请饮几樽？"

勾践："酒就免了，饮清吧。"

"让臣妾去为大王温一温。"雅鱼欲去。

"你别忙了，清冷即可。"勾践道。雅鱼便示意宫娥进清冷之饮。勾践尝后道，"好味！"

雅鱼："大王仍为战与不战而操心？"

勾践："王后也用心战与不战？"

雅鱼："此番若战，是举国之战？"

勾践:“只能举国一战,我才能赢。”

雅鱼:“既是举国之战,那就人人都得出一份力!臣妾恨生为女流,不能为大王陷阵杀敌,可若有力所能及的事,请大王吩咐,臣妾不敢推辞。”

勾践:“有你这番话,寡人之心甚慰。”

雅鱼:“大王,臣妾若斗胆一言,劝大王不可再战呢?”

勾践:“雅鱼啊,你想说什么?”

雅鱼:“大王为何不回答臣妾的话?”

勾践:“你劝寡人,能起作用吗。”

雅鱼:“因为臣妾是女流?”

勾践:“不,你是寡人的人。”

雅鱼:“谢大王,臣妾也这么想。大王即使不对臣妾以礼相待,臣妾只能无怨无悔,而大王若对臣妾总是待之以礼,臣妾反倒觉得生分了。可臣子呢?”

勾践:“雅鱼啊,你问到寡人的痛处了。”

雅鱼:“何痛?”

勾践:“臣子即使不为寡人着想,可只要他与寡人一条心,何有如此之多的事发生啊。”

雅鱼:“不错,此正是大王的痛处,也是最难之处。因为臣子们和雅鱼不一样,雅鱼嫁给了大王,就只能生是大王的人,死是大王的鬼。而臣子就不同了,他们心里想着的,恐怕全是什么君使臣以礼,臣才使君以忠啊。”

勾践:“你啊,你是拐弯抹角地在为范蠡说好话。”

雅鱼:“臣妾不敢瞒大王,的确是帮范蠡说情。大王有耐心听雅鱼再说吗?”

勾践哼了一声道:“你想说就说吧。”

雅鱼:“齐桓公那时,有一名叫敬仲的陈国人投奔齐桓公廷下为客卿。有一回,敬仲奉旨陪齐桓公饮酒,饮了一昼,齐桓公未尽其兴,让敬仲再陪着夜饮。敬仲对齐桓公申辩道,臣若不陪,便是无忠,可臣若陪,就是无义!齐桓公问其故,敬仲解释道,臣若陪君夜饮,君必醉!明知醉会伤君之身,岂不是臣者无义?”

勾践:“此敬仲一定是为有义而择不忠。”

雅鱼:“可齐桓公事后却谓敬仲此人有大忠。”

“行了,雅鱼,你也算是用心良苦了。就算范蠡是为了寡人好,他却不该说走就走。岩鹰也该回来了,若范蠡确是情有可原,寡人也就不怪他了。”勾践说着起身欲走。

雅鱼去取出范蠡的奏策,递与勾践道:“大王,不管范蠡能否再成为大王的廷臣,他所撰的《审战》之策,臣妾以为,值得一读。”

勾践犹豫一下,还是伸手接过了奏策。

勾践书宫,日。

勾践问苦成道:“对范蠡的离去,大臣们有何反应?”

苦成："此番大臣们很沉得住气，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勾践："军队呢？"

苦成："也怪了，自范蠡去后，军队不仅一切如常，就连操练也比平日要勤，且士气高昂，那喊杀之声比往常更响亮。"

勾践："好，如此看来，灵姑浮与诸稽郢等处乱不惊，成熟了，可当大任！"

"文种求见大王！"门外竟传来文种的喊声。

勾践："去宣他来见。"

文种一进便道："想不到范蠡竟如此的无情无义！"

勾践："这也许是范蠡的可贵之处。"

文种："大王原谅他了？"

勾践："他是一名真人！一个真字已压倒一切，如何容得寡人来原谅？"

文种："枉负使命之人，何谈其真？即使多智，也是枉负了天之所赐！"

"文种啊，你是他朋友，按说更应该谅解他，可寡人知道，你认准了的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见文种一怔，勾践又道，"你文种一旦认了死理，恐就难以拉回了！"

文种："大王所言极是，文种多加注意。"

勾践："范蠡之事，我们只能等待。文种，你退下吧。"

文种："全给范蠡搅了，文种入宫，仍是为言和而来。"

勾践："文种，其实寡人很清楚，我们只打了一回胜仗，算得了什么呢？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吴强越弱的状况。寡人明白，我们该拿住此良机，力求言和，争取吴越双方相安无事。如此，我便有休养生息之机会，是也不是？"

文种又愣了道："大王言之在理，此正是臣想说的话。"

勾践："可你有所不明白啊，夫差新为吴王，还难以断定他真实的想法。单就伍子胥而言，他久存灭越之心，是绝不会理睬我们言和的倡议的。"

文种："可文种却不这么看。不错，伍子胥报复心理极强，他率吴师而伐母国便是明证。可文种以为，国家大事，此一时彼一时也！那时伍子胥之所以复仇有成，是他利用了吴国刚兴，其君其臣急于显示一下国家的实力。而如今却不一样，他们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并且视自己为有礼之邦，大国之相。我们正可着重利用这一点，在他的君臣之间极力游说。即使难以令其不伐，也可造成他们朝廷内的纷争，形成巨大的阻力。到那时，吴军即使伐我，也是三心二意，军力涣散而致不强。"

勾践："文种啊，你这一番话，令寡人犹豫了，先发制人虽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风险极大，是不得已而行之的下策。能言和当然好，寡人何乐而不为？且不说能不能言和，单这出使者都难有合适的人选。"

文种："臣愿往！"

勾践一愣即断然道："你？不可！"

文种："为何？"

勾践："凭你的智谋，舌辩，的确是使吴的最好人选。可就因为你太较

真，寡人担心你有失。”

文种这才松了口气道：“大王担心文种有危？”

勾践：“你是寡人的重臣。”

文种：“谢大王的器重！至于安危大王大可不必担心，文种自保足矣。”

响道，晨。

一乘轺车正朝吴国驶去，御车者是管胜，车中之人正是文种。

伍子胥府门，日。

轺车停下后，文种下车叩门，将名刺递与阍人道：“文种求见伍相国。”

阍人：“你在此等候。”

文种在门外等了许久，却不见阍人出来。他再一次叩门，门却开了一条缝，门缝内扔垃圾般扔出文种名刺：“相国不见任何越人，快走！”

“砰”的一声，门合上了。文种捡了名刺，悻悻上车离开。

国宾驿馆，夜。

文种回到下榻的驿馆，呼道：“管胜，我饿了，快让驿馆的侍人送膳来。”

管胜应着出去。一会儿后，管胜回返，气哼哼禀告道：“大人，驿馆的膳人说，他们已开过膳了。”

文种：“我们可是宾客，难道吴人连脸面也不要啦？即使开过膳，也可以再庖制嘛。”

管胜：“小人交涉过了，膳人不肯。”

“岂有此理！”文种忽又冷然一笑道，“你再去，有剩膳也行，好歹填了肚子，就不与他们计较。”管胜又出门跑了一趟，仍两手空空而返。文种道，“怎么，他们竟连剩膳也不肯给？”

管胜：“膳房门紧闭，连一名膳人的影子也不见了。”

文种自嘲般：“一顿膳食岂能难住我文种？走，我们去街面的膳铺。”

当文种出馆门时，见有许多着便袍的吴人紧盯着他，文种微哼一声。

膳铺，夜。

文种与管胜进，当拣一案而入座时，那些紧跟的吴人已围着文种的四周而坐，且将剑拍于案上，虎视眈眈。

管胜呼：“店家，用膳。”

已有一名变了脸色的店家道：“客官，请上他处看看，本店已无膳可用。”

管胜将钱拍于案上道：“难道是怕我们不给钱？”

见店家已溜进后铺，管胜起身欲循入后铺论理。文种：“管胜，此处不卖还有别处，走！”

大街，夜。

文种与管胜一路而行时，见吊了酒幌的铺门已纷纷关门闭户。

国宾驿馆，日。

文种已饿得头晕眼花，正焦急地朝馆门而望。不一会儿，管胜拖着有气无力的双脚至，摇着头道："大人，膳房的门仍然紧闭。"

文种："那就砸开它，只要有食物，我们自己庖制。"

管胜："小人已私自翻进膳房，里面什么也没有。"

文种："真是岂有此理！"

管胜："大人，要不小人厚了脸，去外面乞些食来？"

文种："混账！堂堂越使，岂能乞食？这种丢国脸的事，岂能为之？"

管胜："那大人就这般饿着？"

"你不也饿着吗？别瞎嚷嚷了，坐下吧，闭目静养就不饿了。"文种道。管胜刚坐下，驿馆外却起了一阵嘈杂之声。文种道，"去看看何事。"

驿馆外，有人正在搭一座膳棚，棚外聚了许多的乞丐。

管胜截住一人问："你们干吗？"

那人道："我们在举行一个贺会。"

管胜："是何贺会？"

那人却不高兴了："贺会就是贺会，你管这许多干吗？走开，别在这儿碍事。"

文种闭目打坐着，管胜回至道："大人，一群人领着一大帮乞儿在开什么贺会。"

"哼，他们这是逼我们走啊……"文种说到这儿肚子却已不争气了，他用手按着，面色痛苦。不一会儿，膳食的香味滚滚而来……

驿馆外，烟雾缭绕，几名膳人正在支搭起来的大锕锅前忙着庖食。

一人站往高处大呼："膳食得之不易，蒸、爆、炸、炙皆为美味。王城乞人皆可贺而食之。进膳须狼吞虎咽，饮酒必啁啁有声！开席——"

乞人们几乎一拥而上，各占席次，伸手到案儿的食盘内乱抓一气，填得满嘴皆食。

文种在与自己的肚子"厮杀"着，一脸的难受。最可恨的是驿馆外爆、炸膳食的声音和一阵阵扑鼻的香味！文种已撑不直他的脊背了，他上身塌着，几乎要垮了一般。管胜再也看不下去了，起身即往外去。

文种在他身后喊："不可……乞……食……"

马房，日。

管胜避至驿馆后院的马房，伸手拍了拍为他们拉轺车的马，不由得流下泪来。那马与管胜热乎了一会儿又低首而食。管胜看着马槽，忽就双眼一亮。马槽内的草料中夹着点点黑豆！管胜大喜之极，开始扒着马槽的草料将黑豆拣出。不一会儿，他便拣了一捧黑豆，用双手托着，急往前院而去。

国宾驿馆，日。

"大人，大人，快看！"管胜已不知饿，将一捧马食端给文种。

文种睁眼看了，强撑力气问："哪儿来的？"

管胜："反正不是乞讨而来。"

文种："那是偷的？"

管胜："也不是。"

文种厉声："那是从何而来?！"

管胜只好实言："是马料。"

文种这才呆愣了，许久才道："马料就马料，马可食，人为何就不可食？"

管胜："大人用吧。"

文种嚼着马料道："你不饿吗？"

管胜："小人自小就饿惯了的，还饿得起。"

"让你用就用，啰嗦什么。"文种道。管胜不敢违拗，撮了几颗豆子在嘴里嚼，却嚼出一脸的泪来。文种见了脸一变，却又叹出一口气来，"管胜，你跟了我文种，怨不怨？"

管胜："大人说哪儿去了，你待管胜若父啊。"

文种摇颅道："文种好强啊，让你吃苦了。"

管胜忙道："大人，小人不苦……"

正这时，舍门已走进一人，是王孙骆。他笑看着文种道："马食好昧？"

文种一见王孙骆就火了，将所剩马料一扫，厉言道："吴王英雄豪杰，伍子胥也能慧眼识金，他们却任你这种人为行人，我为吴国可悲可叹！"

王孙骆："我观越王也非鼠辈，为何就无眼，用了你这种自以为能谋却谋不到一顿饭食的草料之辈？"

文种："我是堂堂越使，慢待于我，丢的可是你们吴国人的脸面！"

王孙骆爆出大笑："好一个堂堂越使，到我吴国竟膳牲畜之食！传了开去，究竟是谁丢脸啊？"

"你是行人，不仅毫无礼仪，还强词夺理！"文种冷笑着，"不错，文种虽食了马料，可我是为两国有安，为天下太平而食。是不计个人之辱，一心只为两国友好的煌煌义举！"

王孙骆："文种，你这是在做白日梦吧，你以为吴越之间还有友好的可能吗？"

"有！"文种大声道，"不错，吴越两国一直以来是有不和，且因槜李的仇怨而加深。可古语有云，怨怨相报何时了？倒不如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即使有怨气，也可于话案上痛泄！然后两国各让些步，图成太平之局，如此，对吴越双方都有利。"

王孙骆："你所谓的有利，是针对你越国。"

文种："对你吴国不也一样吗？"

"不一样！"王孙骆也嗓门极大，"本行人遵我王旨意，冒着国人痛骂之

声来你们越国议和。而你们竟仍不思悔改，用些下三滥的手段夜袭我军水师，这种赤裸裸的挑衅行为，我岂可忍之？还有什么可议的，你回国去等着吧，我国已视你们的行为是不下战书的战书，是无仁无义的挑战！终有一日，我大军会挥师伐越，只有灭了越国，让吴越一统，才对我国真正有利！”

文种忽淡淡而道："行人大人，你竟大言不惭？"

王孙骆："你以为我国做不到，是吗？"

文种："你如何也与你们的先王一样？"

王孙骆大怒："文种，你——"

"不是吗？你们若不小视我越国，何有槜李之败?!"王孙骆闻此双眼暴圆，扭身即走。文种却不急不躁，"恭送行人大人。"

王孙骆忽扭首厉言："文种，劝你还是尽早离开我吴国。不然，你的安全本行人可不敢保证！"

"多谢提醒。"文种竟微笑而道。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文种不知好歹，胡言乱语。"

伍子胥："老夫倒是要看看他有多倔。既然饿不走他，那就国宾驿馆也别住了。"

国宾驿馆，日。

有多名军卒自驿馆内将文种以及管胜押出。

"岂有此理？"文种仍回头望着馆舍愤愤而道。

见军卒们以戈戟挡住馆门，管胜有些害怕："大人，要不我们回去？"

"不回！"文种厉言而道。

勾践书宫，日。

岩鹰入，跪道："禀大王，岩鹰奉旨已接来了范母。"

勾践："你如何去了这么久？"

岩鹰："正如大王所料，伍子胥不知使何手段，疏通了楚国的行人尹，行人尹遣人去利诱范母，若召回范蠡，可向楚王荐为楚臣。岂料范母竟有理有节，认为范蠡已为越臣，岂可再事楚君？断然拒绝了行人尹的利诱。谁料行人尹假楚王之名将范母流放。在下寻至范府才得知范母之事，便四处寻找，在城父找到了范母，才日夜兼程赶了回来！"

勾践："看来，伍子胥为灭我，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你有否碰上范蠡？"

岩鹰："未曾碰上。"

勾践："范母现在何处？"

岩鹰："已送到范府。"

"此差你办得好，退下歇着吧。"岩鹰退后，勾践呼，"来人。"苦成入。勾

践道，“去告诉王后，范蠡的母亲已被岩鹰接到。”

范蠡府，日。

雅鱼亲至。宫娥先入门，正欲喊，被雅鱼阻止。

范母正端坐于府厅，她一见雅鱼，拜道：“民妇参见王后。”

雅鱼赴前，亲手扶起范母道：“夫人何须多礼？”

范母：“民妇再为我蠡儿请罪！”

雅鱼：“夫人无需多虑，大王会谅解范蠡大人的苦衷。”

范母：“谢王后，待我蠡儿归来，民妇催他进宫向大王请擅离之罪！”

“夫人知书达理，此乃我越国之福。”雅鱼道着，回首喊，“来啊！”数名宫娥托着彩缯锦缎等礼呈上。雅鱼道，“夫人，一点儿薄礼，不成敬意。”

范母：“王后赏赐，愧不敢当啊。”

雅鱼：“我听说夫人受了惊吓，更吃了苦。夫人免惊，到了越国就与到家一样。”

范母：“谢王后关爱。还是我蠡儿有识见啊，投往越国是他之福分，更是民妇之荣……”

勾践书宫，日。

苦成正奏报道：“据奏来的探报，文种大人在吴王城举步惟艰。”

勾践：“到怎样的程度？”

苦成：“得不到膳食，就连下榻的驿馆，吴人也不让住了。”

勾践沉思片刻后道：“去告诉曳庸，让他使人去疏通伯嚭，无论如何安排文种见吴王一面。”

夫差书宫，日。

夫差正用功阅策，虽困，却继续批阅。伯嚭突然而入，跪拜道：“大王。”

夫差不耐烦地：“你又来扰寡人吗？”

“微臣岂敢！”见夫差顾自阅策，伯嚭道，“微臣见大王夜以继昼、废寝忘食地治政，心都碎了。”

夫差这才放下简策道：“你有何事？”

伯嚭：“微臣得了件好物，欲送与大王。”

夫差：“留给你自己吧，别扰寡人。”

“大王先见一见，若不喜欢再拒绝也不迟啊。”伯嚭说着已朝身后摆手，有两名侍人抬了一架木案入。

夫差却不看，只是挥着手道：“太宰该退了。”

伯嚭厚着脸：“大王，请赏一眼，赏了这一眼，微臣便退。”

夫差不耐烦地抬眼一看，见木案之内竟是近千具偶人，偶人手中皆有兵器，整整齐齐地扎了六个大阵，正对峙着。夫差双眼一亮。

伯嚭道：“微臣早有闻，先军师孙武有一架研习兵法的偶器，十分好玩。

臣见大王治政辛苦，就想找一件稀罕之物来供大王解乏。四处寻觅，才从一破落之户内得之，还未入府，就匆匆进宫来见大王了。”

夫差尤喜行兵打仗，已迫不及待地搬弄着木案上的偶人演起阵来。伯嚭凑往木案，帮夫差一道搬。夫差却自语般道：“好东西，可不能让伍相国知道……”

“夫差，尔忘记其祖之仇了吗？”有多个高喉大嗓的齐喊忽自宫外滚入宫内。

“啪啪啪……”数声脆厉的鞭声之后又是大呼：“夫差，尔忘记其祖之仇了吗？”

夫差不得不推开偶器起身步往宫门。

宫院，一名宫人正挥着水湿大鞭，又凌空抽出三声鞭哨，水花四溅时，十八名持戟的武士又呼：“夫差，尔忘记其祖之仇了吗？”

“不敢忘——”夫差痛呼。

立于宫廊的夫差叹了一声，抬眼望着远处……远处的树上、天空，有各种鸟儿欢唱，飞翔。夫差愣了好一会儿，当宫人又持鞭欲凌空而抽时，夫差忙转身回至宫内。持鞭的宫人这才作罢，将大鞭浸入一只铜鼎。

回到书宫内的夫差无奈地望着偶器，对侍人道：“收起来吧。”

伯嚭心疼地道：“大王太苦了……”

夫差：“你退下。”

破祠，黄昏。

管胜将文种领进破祠。文种一望，见祠内破烂不堪，杂物一地，且有野草长着。管胜苦着脸道：“那个叫什么王孙骆的，存心要与大人过不去，竟颁令与这城内的大小客栈，谁也不准接纳我们，所以只好……”

“就住这儿！”文种以手掸着蛛网道。

到了夜间，文种与管胜竟席地而卧。管胜：“大人，依小的看，吴人不会让大人再见任何人了。”

文种：“难说。”

管胜：“大人还想见谁呢？”

文种：“吴王！”

管胜：“这如何可能？吴王是不会见大人的。”

文种的口吻已软一些：“若见不到，我如何向大王交代？”

管胜：“大人是不是向大王夸下海口了？”

“多嘴！”文种斥了管胜一声便不再言语，可双眼望着祠顶的破洞。

夜空，苍穹无边，繁星灿烂……

第十五章　先发制人

勾践书宫，日。

皓进："大王，臣闻文种大人在吴国受尽羞辱，他竟还徘徊吴王城而不返，实不该啊。"

勾践："怎样不该？"

曳庸："文种大人之为，已有辱国格。"

勾践："可寡人倒是以为，文种能锲而不舍，实属可贵。"

皓进："即使文种之为无可非议，可如此拖着不是长久之计啊。"

勾践："皓进，寡人之所以准了文种使吴议和，为的就是让他对吴人再不心存幻想，他的议和之念也就打消了。待他回来后，便可君臣一心，该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即使吴王夫差肯见文种，那也好，让文种向夫差好好表一表我们的求和之意。至少可让吴王知道，非我们好战，而是我们被迫才不得不战！"

曳庸："臣明白了。"

勾践："你明白什么了？"

曳庸："麻痹夫差！"

勾践微笑道："若能如此那当然好，可寡人以为，夫差此人恐也不那么好麻痹的，我们还得打算好了。"

皓进："打算？大王是指突袭他们的水师，先发制人？"

勾践："你们以为寡人的决心动摇了？"

曳庸："大王圣明，看来是臣等迷惑了。"

勾践："那好，寡人先给两位爱卿再打个招呼，灭吴水师关乎我国的生死存亡，谁都不可松懈！无论军方还是民间，从速做好战之备，一旦有了时机，寡人绝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皓进与曳庸皆道："臣明白。"

膳宫，夜。

夫差正用膳。案几上只有两道膳，他吃了几口，嫌味不好，便不吃而问侍人："还有膳吗？"

"大王稍候，很快就进。"侍人躬身退后不久，端进一盘腾着热气的鱼。

夫差尝了一口，赞道："好味！何人烹制？"

侍人："是太宰大人亲庖。

夫差道："传太宰来见。"
侍人："太宰已回府，大王要召他吗？"
夫差："太宰有心啊，先不传他。"

伯嚭府，夜。
侍人禀告伯嚭："大人，有大贵之人来见。"
"大贵之人？"伯嚭正疑惑着，一抬头时，见入厅之人却是夫差，忙大喜而跪接道，"大王，臣何其幸也。"
夫差："不须声张，寡人可是悄悄来此啊。"
伯嚭已感动得眼有热泪："大王，请上座。"
夫差坐后，对伯嚭道："你随意一些，寡人之所以来，只因宫内太闷。"
伯嚭："大王受累了。"
夫差："该受！寡人不敢有怨。"
伯嚭："可大王自砺太严，臣知大王每日操劳七八个时辰，且每食不过四道膳，如此苦身劳心，臣心疼。大王虽龙筋虎骨，可也该劳逸有度。"
夫差："你所献的偶器，是好物啊。先军师孙武之智，令寡人眼界大开，已恨不得上阵厮杀一番，以证其效。"
伯嚭："大王英明神武，终有一日会挥我雄师，威震天下！"
"寡人不可出宫太久。"夫差起身，忽又道，"还得谢你所庖之鱼，好味。"
伯嚭忙道："此为炙鱼，若临湖而庖，其味更美。"
"那好，寻机可再尝美味。"夫差说着已去。伯嚭殷勤而送。"你留步吧，寡人不想太招摇。"夫差阻止了伯嚭。
伯嚭躬身而跪送，待听不到夫差的脚步声了，他起身即喊："来人！"侍人入。伯嚭道，"去将越国来的使者文种寻来府中。"

破祠，日。
伯嚭的侍人对文种一揖道："大人，你让小的好找啊。"
文种："你是谁？"
侍人："太宰府的侍人。"

伯嚭府，日。
伯嚭迎住文种道："你便是楚人文种？"
文种："久仰太宰声名大威。文种如今是越臣！"
伯嚭："听说你受苦了？"
文种："只要吴越两国能交好，吃些苦又算得了什么？"
伯嚭："吴越交好？你说得好轻松啊。"
文种："却也不很沉重。"
伯嚭："听说你想求见我大王？"

文种："正是。"

伯嚭："我国行人、相国都不肯见你，大王可是更难见啊。"

文种："若太宰着力周旋就可以见。"

伯嚭："见了又怎样呢？"

文种："只要能见，文种有理由说服贵国大王。"

伯嚭："我倒是想听听你的理由。"

文种："其一，贵国新王刚刚登基，可谓百废待兴，需要一个周边安宁的环境；其二，立国者当以国基为重，利益为上，岂可单以复仇为国之要事；其三，战之事主凶，立国者好战，也许会赢，却更有可能输！若一输再输，便会动摇国基，输尽国本；其四……"

"好了，足够了。"伯嚭打断文种道，"你且在我府中安住。"

湖畔，日。

帷幔张于草地，四处禁卫森严。有一堆篝火燃着，伯嚭正将一尾活鱼去鱼鳞后，以匕首轻刺鱼身，撒之以各种作料后，将鱼于篝火上炙烤。

夫差于一旁观看着，由不得赞赏道："太宰啊，之前可从未见过你如此炙鱼。"

伯嚭："之前大王为公子，只用心于学问，食、色、味皆淡，所以视而不见。"

夫差叹道："看来，生之为人，既要掌大事，也需有味有乐啊。"

伯嚭："知味知乐，方知生之贵。知人知国，才知权之重。"

"知味知乐，知人知国？太宰，这话说得好。"夫差道。伯嚭微喜，将已炙透的鱼递给夫差。夫差抱剑一尝，喜道，"确有别样的滋味。"

伯嚭："大王，这数日臣也有别样滋味在心头啊。"

夫差："何种滋味？"

伯嚭："大王对臣的恩宠。"

夫差惊觉道："为何说这些？"

伯嚭："臣只是想说，大王待臣恩重，臣更该为大王分忧！"

夫差："你是否有国事要对寡人说。"

伯嚭："臣有几句话于腹内翻来覆去许久了。"

夫差："既如此，说出来不就行了。"

伯嚭："敢问大王，如今我吴国真将复仇视为第一国事吗？"

夫差："当然！"

伯嚭："有仇当然要复，可作为国家，若仅仅为仇而仇，有狭隘之嫌啊！"

夫差的脸色已变，但未怒，只是冷言道："说下去！"

伯嚭偷视着夫差脸色的变化，心情忐忑，忙道："臣只是担忧……"

夫差："担忧什么？"

伯嚭："我国的远见。"

夫差："太宰啊，你是指向越复仇会导致寡人目光短浅，是不是？"

伯嚭见夫差有怒，忙道："臣该死！"

夫差却一笑："你害怕什么？不瞒你说，你这话寡人曾也思虑过。"

"噢？"伯嚭惊讶着道，"大王雄才大略，远见卓识。"

夫差："在寡人心里，一个越国算不上什么。"

"就是。伍相国却紧张万分，如临大敌。"伯嚭道。

"越国是我们的敌人，勾践也是寡人的对手。"夫差冷冷一笑道，"可他不是惟一的。"

伯嚭："勾践此人，大王一定能彻底征服他。"

夫差："取勾践的命，寡人轻而易举。"

伯嚭："这是一定的！可臣以为，仅取其命，大王又有何乐呢？"

夫差："太宰所言，有趣！"

伯嚭："更有趣的是，越王勾践竟遣文种为使，又欲与我言和来了。"

"噢？此情寡人如何不知？"夫差一愣而问。

伯嚭："大王，非臣欲诉伍相国的不是，他有所不该啊。"

夫差："如何不该？"

"檇李之战前，伍相国一直奉行的是臣服越人的国策。可他却在文服还是武伐上左右摇摆，施策失当。可以这么说，越王勾践是利用了伍相国的错误才得以上台，才有我先王怒而伐越之举，结果导致先王……"伯嚭说到此处已哽咽不止。

"你说完了吗？"夫差问。

"还未完！"伯嚭似乎是一名受尽委屈的后辈在向长者诉怨，"先王之薨，伍相国应有难以推卸的大责！可他却若无其事，未有丝毫的愧疚，更未闻他当朝而有所自责！他一味怂恿大王复仇，为的就是好以此而掩盖为相国者的失策！"伯嚭的这一番话令夫差沉默不语。伯嚭又道："大王，非伯嚭与伍相国过不去，臣以为，立国执政，不仅仅是赏罚有度，更要功过严明！国策失当时，为政者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惟如此，才能君臣同心，众民协力。"

夫差望着激愤的伯嚭道："你的这一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可寡人只能告诉你，伍相国忠心为国，可谓国之中流砥柱！他有大功于国，即使犯了小过，寡人也不会与之较真。你懂吗？"

伯嚭："臣……懂了。"

"懂了就好啊。"夫差视伯嚭的目光已很亲切，但他仍道，"该说的你都说了，到寡人这儿为止！"

伯嚭："臣明白。"

夫差："你所言的越使文种，寡人倒是想会一会他。"

伯嚭心照不宣地道："臣妥善安排。"

伯嚭府，夜。

文种："越国大夫文种叩见吴王陛下。"

夫差："免了吧。"

文种："我国大王问候陛下，祝吴王圣躬康健，万事如意！"

夫差："哼，越王不安好心，他可是巴不得本王早点儿死了呢。"

文种："吴王说笑了。我国大王将邀请你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越国。"

夫差："本王会去的，但不一定是访问。"

文种："听吴王的口气是仍要兵戎相见？"

夫差："还是那句老话，本王与越王，恐怕只有在战场上分高下了。"

文种："分高下一定要战吗？"

夫差："不妨说来听听。"

文种："吴国殷富，战车千乘，精兵十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这都是事实。吴王雄才大略，伍相国深谋远虑，若策略得当，用不了多少年，定能鼎成春秋霸业。"

夫差："这是你的真心话还是恭维寡人？"

文种："是真心话也是恭维话。"

夫差："哦，难道你口是心非吗？"

文种："晋文公流亡他国达二十余年，最终仍然归晋并图成霸业，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夫差："因为他百折不挠。"

文种："百折不挠就能图霸吗？非也！自周天子东迁洛邑，诸侯列强并起，周王的权力虽然有限，但仍是天下共主。晋文公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便是打着尊周攘乱的大旗。事周室或名义上事周室的弱小国家，他并不嫌弃或侵略它，却与之结盟并平等待之。对于不尊周室的列强，且无故欺负弱小的国家，晋文公必伐。这就足以说明，顺天道，重德行，才是图成霸业的根本啊。"

夫差："说来说去，还不是一句话，让寡人放过越国吗？可是我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越王野心勃勃，我们不能纵虎贻患呀。"

文种："若如陛下所言，我王是有野心，可他的所谓野心，只是为了尊周兴越，使越国的百姓过上太平乐业的生活罢了。"

夫差冷笑："不仅于此吧？"

文种："除此之外，文种看不出我王还有什么野心。我倒是看到了陛下为争储君之位，公然侵占我国的土地。可如今陛下已登王之宝座，何苦让天下人说你缺少德行呢？这对你将来的霸业一定会有妨碍。"

"文种！"夫差一拍几案，"寡人可是想杀你了！"

文种全无惧色，一笑道："文种可杀，但吴王的无礼之名却不可背。"

夫差："只要痛快，背上点儿无礼之名何惧？"

文种："吴王想对付的仅仅是我越国吗？更何况国与国之间，战少和多。吴王若轻易就杀一名为和而来的他国大臣，今后，还有哪个国家敢与你吴国打交道呢？"

"来人！"夫差厉呼。

伯嚭见夫差已满面杀机，忙道："大王……"

夫差："没你的事，将此人拖下去砍了！"

"诺！"夫差带来的侍卫已入，上前执了文种就往府厅外去。

文种边挣扎边喊："好！吴王，文种就成全你了！"

"慢着！"夫差又道，"你成全寡人什么？"

文种："成全你的暴虐之名！"

夫差见文种竟毫无惧色，忽哈哈大笑道："好啊越使，想不到越王勾践竟有你这样的臣子。好样的！来啊，将越使送往国宾驿馆，再告诉王孙骆，让他厚待越使。"

伍子胥府，日。

伍子胥大怒道："是谁将文种引见给大王的？"

王孙骆："是伯嚭！"

伍子胥："奸佞之臣，又来祸国殃民！你去找大王的侍臣，速将他宣至王宫。"

夫差书宫，日。

伯嚭入宫，跪拜道："大王，微臣应召而来。"

夫差望了眼伍子胥，不言。伍子胥："伯嚭，非大王宣你，是老夫不得不找你前来。"

伯嚭早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便道："相国大人于王宫召臣，臣何其幸也！"

伍子胥："老夫于王宫召你，是为当了大王面告知你一件事！"

伯嚭："何事？"

伍子胥："为臣者当为大王分忧，该好好劝导大王勿忘国事，发奋图强才是。"

伯嚭："相国训导的是。可伯嚭不明白，我难道做了相反的事？"

伍子胥："还用老夫再言明吗？"

伯嚭："相国若不言明，伯嚭只好喊冤。"

伍子胥："喊冤？太宰大人，自大王登基以来，你如何与之前就判若两人？"

伯嚭："相国之言，让伯嚭愧疚有加。相国曾荐伯嚭，大恩未敢相忘！伯嚭若有得罪忘恩处，万望相国海涵。"

夫差终于道："好了，你二人的恩恩怨怨寡人不想听。"

伍子胥："大王，老夫岂为个人恩怨！太宰若能行正走直，大王也远离谄媚蛊惑，老夫就不用操这份心了。"

伯嚭："大王，微臣真是冤啊。"

夫差："太宰之冤，寡人知道。相国，刚才你说过，让太宰劝寡人莫忘国事，发奋图强，对吗？"

伍子胥："很对！"

夫差："可相国，寡人以为是王孙骆错了。"

见王孙骆于一旁却不敢言，伍子胥问："他有何错？"

夫差："王孙骆身任行人之职，竟恶意对待为言和而来的越使，丢足了

我国的脸面。”

伍子胥：“大王如何忘了，行人大人受大王之命去越国言和，勾践一面假惺惺遣人与王孙骆议和，一面命军卒扮作楚兵欲焚毁我水师。如此恶行，我岂能再容忍？不瞒大王说，行人所为，是老夫指使的。”

夫差：“所以相国便以恶制恶？”

伍子胥：“没有驱逐或杀掉越使，老夫已算是客气的了。”

夫差：“相国如何就不明白，别人再怎么可恶，那是别人的事。他犯了恶，犯了我，该伐该灭都可行，可他们遣使而来，我们就该好好待他，这才叫有理有节，也才是我大国该有的礼仪和气度。”

伍子胥：“大王所言的礼仪和气度的确是我国该有的，老夫以为，哪怕楚使来，我们都该善待，可对待越国却不行。”

夫差：“为何？”

伍子胥：“为的是不共戴天之仇！还没有哪一国之主死在另一国手里，惟有我国！此仇不报，何为君子？此恨不除，又何以立国？”

夫差：“相国，该说的寡人已说明了。越使已在驿馆，议不议和由行人府看着办。可若不善待，是谁丢了寡人的脸面，寡人就让谁的脸上不好看！”

伍子胥：“大王！”

夫差：“都退下！”

伍子胥：“大王要的脸面，无论怎样臣等都会照办，可大王千万别忘了复仇！”

夫差：“相国放心，复仇的这把剑，在寡人的心口搁着！”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相国，难道大王真想与越人言和？”

伍子胥沉着脸道：“大王的话，你不都听到了嘛。”

王孙骆：“可在下都糊涂了。”

伍子胥：“大王可不糊涂啊，他之所以这么做，已欲着手改变既定的国策！”

王孙骆：“大王为何要这么做？”

伍子胥：“老夫本以为看明白看透彻了大王，岂料他的心思啊，比我们原先所想像的要大得多。大王心大，按理说是好事，可就怕大而无当，大到不能脚踏实地，易被虚妄，更易被假相所蒙蔽。”

王孙骆：“文种还在驿馆等着，在下该如何与他谈？”

伍子胥：“先灭越，后图霸，这是既定的国策，谁也不可更改！你就依照此策去与文种周旋吧。”

王孙骆：“还是既定的原则，什么都可以谈，却什么也谈不成？”

伍子胥：“不错！”

王孙骆：“在下这就去。”

伍子胥：“驿馆内的事你遣一名有司先去对付着，老夫派你先去一趟椒山。”

王孙骆：“去见公孙雄将军？”

伍子胥:"告诉他,加紧整顿兵马,日夜操练！要人还是要粮秣,让他只管开口,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

王孙骆:"相国,为何如此?"

伍子胥:"时不我待啊。日子久了,老夫担心大王灭越的意志会动摇。"

王孙骆:"既如此,在下明日便去。"

伍子胥:"今日就起程吧。"

范蠡府,日。

一名侍人匆匆入府厅禀范母道:"夫人,范大人已回。"

范母:"他到哪儿了?"

侍人:"已至府门。"

范母:"他是自越王宫而回?"

侍人:"是自楚国而来。"

范母闻之脸色一变:"你去吧,闭上厅门！"

范蠡进院,奔往府厅,却见府厅门关着,便呼:"母亲！"

"不许呼我,更不许进！"府厅内传出范母严厉的喝斥声。

范蠡一愣而止步。

"我平日是如何教你的?"

范蠡:"先有国,后有家。"

"可你都干了些什么?"

范蠡:"母亲……"

"还不赶快去向大王请罪?"

勾践书宫,日。

诸稽郢:"大王,文种大人迟迟不返,难道就眼看着吴军水师一天天壮大,任其声势日振吗?"

灵姑浮:"他们已打造出大小战船数十艘,正一面用这些战船轮训人马,一面赶造更多的战船,再有数月之期,一支空前规模的水师便可成军。"

苦成急进,禀告道:"大王,范蠡大人已回,正于宣室候宣。"

听闻范蠡归来,石买、皓进、曳庸表情复杂。勾践望着大臣们的反应,好一会儿才对苦成道:"让他等着。"勾践又对众臣道,"诸稽郢、灵姑浮等许多将领已数番请战,他们当了众臣的面还有话未说出口,那便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吴军水师坐大,大到他可横行我越国时,悔之晚矣！石买,你们怎么看?"

宣室内,范蠡孤零零地跪着。宫内的说话声,他清晰可闻。

石买:"大王,到了决断的时候了。"

勾践:"怎样决断?"

石买:"臣还是一个字——打！"

勾践:"皓进、曳庸呢?"

皓进:“臣这些日子也一直在思索,什么是礼?周礼是礼,人与人交往形成些许规范,也是礼。我与吴国打打杀杀的,他喊礼我也喊礼,可如今呢,仍旧是仇敌!看来啊,礼能治国,却难以护国啊。”

曳庸:“大王,臣以为该召回文种了!”

“好,你们的意思寡人全明白了。说到文种,寡人原本以为,他不可能让吴人善待他。却没想到,他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竟面见了吴王夫差,夫差又命行人王孙骆与文种对谈上了。无论怎样,文种毕竟为我们争取到了议和的一线希望。既如此,寡人恐怕要与你们的想法不同了。寡人想好好地支持文种一把,向吴国再释出我们最大的善意。如开放边关,减少戍关的将士,让吴国的商贾们进来行商,如时机成熟,两国的大王也可举行会晤。”众臣闻这一番话十分惊异,相互而望,不知如何再谏。勾践又道,“行了,你们告退吧。”勾践见众臣退下,又叫,“苦成,宣范蠡!”

范蠡进,跪道:“大王。”

勾践:“为何跪着,起来。”

范蠡:“范蠡有罪。臣不念王恩,有擅离职守之罪。”

“念你救母心切,此罪可以不追究。平身。”勾践说完范蠡这才起身。勾践却不赐座,而是取了一束简策道,“你所奏的《审战》之策,寡人读了,还不错,可寡人以为,你只完成了半部。”

范蠡:“请大王示之。”

勾践:“还有审政、审谋、审臣、审交,皆可成此策的另半部。”

范蠡:“谢大王指教。”

勾践:“刚才众臣所请,你都已听到了吧?”

范蠡不得不道:“听到了。”

勾践:“你怎么看?”

范蠡:“且不言战。范蠡只知道,大王很快将与吴王夫差会晤了。”

勾践:“范蠡啊,这满朝文武中,最懂寡人心思的人就是你了。”

范蠡:“范蠡不敢。大王若欲使人去助文种,范蠡愿往。”

勾践:“文种那儿寡人已使了人去。爱卿已许久未母子相聚了吧,且回府去,替寡人问候令堂。”

国宾驿馆,日。

文种于馆舍内正持一束简策而读,忽呼一声:“好!”

管胜一惊,自另一馆舍奔入:“大人,何事?”

文种:“立即约见王孙骆。”

不久,王孙骆至。文种:“行人大人,为表示我国议和的诚意,我王已颁旨,凡与贵国接壤的边关皆向贵国百姓开放,贵国的商贾、民众,凭通关证件就可入我国的市集行商、贸易甚至走亲访友!而且,为明有信,我边关将士也裁撤一半。行人大人,你我自议和以来,大大小小的会晤有数十次之多

了吧？贵国一直指责我国无诚无信，没有切实的行动。如今我国大王先行示好，开明坦荡，处处为贵国的利益考虑。行人大人，你以为呢？”

王孙骆听得有些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道：“若果真如此，的确是好事，可这只是大人的口头之言，我还有待查证。”

文种：“既是议和，我们就有足够的耐心。文种可以等行人大人慢慢查证。”

伍子胥府，日。

伍子胥闻王孙骆所禀也不相信，问：“这如何可能？”

王孙骆：“在下命人赴边关查证了，所得奏报皆证实了文种之言。”

伍子胥：“勾践想干什么？”

王孙骆：“越国若与我假议和，他何须如此？开放边贸，裁撤戍边将士，可是一国之大事，所耗精力、人力难以计算。”

伍子胥：“勾践若是准备与我一战，他岂敢开放边关？若是真议和，你入越时他就该这么做。还真是摸不透勾践在想些什么，但对此人却不可不防，速多遣细人，摸清勾践的真实企图。”

夫差的侍臣已至：“大王宣相国大人、行人大人进宫。”

伍子胥一愣问：“大王得知了什么？”

侍臣：“大王已知越国开放边关之事。”

伍子胥：“又是伯嚭这个佞臣！”

侍臣：“大人，此番似不是太宰大人所告。”

伍子胥：“那会是谁？”

侍臣：“不知。”

伍子胥：“你是怎样伺候大王的？”

侍臣：“微臣疏忽了，请大人恕罪。”

伍子胥：“算了，以后可得多长些心思。”

夫差书宫，日。

伍子胥：“大王召老臣？”

夫差望着伍子胥：“这数日有事发生吗？”

伍子胥瞟了王孙骆一眼，王孙骆忙道：“正要进宫向大王奏报，越使文种告诉臣，越王为议和有成，已先行开放了边关，准我商贾入越通商，就连他们戍边的将卒也裁撤了一半。”

夫差：“这很好。相国以为呢？”

伍子胥：“若果真如此，可视为越国所释出的善意，可是真是假，行人府正命人核实。”

夫差望着王孙骆：“等你核实了还不知是何时，还是寡人亲眼去看吧。”

伍子胥：“这可是走卒们便可当的差，何须大王亲为？”

夫差：“越王约寡人于边境一晤，这可不是走卒便可为的吧？”

伍子胥这才大惊："大王，越王何时约你会晤？"

夫差便取出一封精美的合板锦书往伍子胥一递道："相国很惊讶吧？不瞒相国说，寡人在这宫里呆得很闷啊，闷就闷在对外面的事知之很少。总等着臣子们来奏报一些寡人该知道的事，可相国和行人却总不见影子。寡人不想总这么空等着，所以私下里出了宫，就算是微服查访吧。随便走走，却不由自主地进了国宾驿馆，撞上了越使文种，他便顺手给了寡人这个。"

伍子胥端着锦书，怔了好一会儿，忽就跪下了。王孙骆也忙跪。伍子胥："大王所言，比杖责老臣还难受啊。大王，老臣绝无专权之意。老臣之所以这么做，全是为大王好，就想着让大王多读些书，多懂得一些治国之道，所以有些奏策，老臣能办的便由老臣办了。大王若不满意，自这会儿起，老臣会将全部的奏策呈给大王。可是，与越王勾践会晤，老臣以为一定是勾践的阴谋，难说他不会趁此机会对大王下手，所以请大王听老臣一言，不能去！"

王孙骆也道："不能去啊，大王！"

夫差笑望着两名大臣："你们这是怎么了，越王勾践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更何况，寡人可是见过此人两面了。"

伍子胥："大王，且不说越王勾践可不可怕，单这会晤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夫差："相国还是不愿意真心议和啊。"

伍子胥："难道先王之仇不报了吗？"

夫差："寡人早说过了，一言九鼎，先王之仇非报不可！"

伍子胥："那大王何必与勾践见面？"

夫差："相国啊，寡人知你心里在顾虑什么。你是担心寡人会被越王勾践给蒙骗了，是吗？"

伍子胥："大王可以这么想。"

夫差："那你尽可以放心，没人骗得了寡人。"

伍子胥："大王非得与勾践会晤，那就权当是散散心。可你无论如何得答应老臣一个条件。"

夫差："什么条件？"

伍子胥："带上一支足可以保护大王的军队。"

夫差："越王相邀的书不在你手里吗，上面说得明明白白，他也不带军队，只带百名侍卫。"

伍子胥："勾践的话不可信。不带军队，就绝不可去！"

夫差："若寡人带一支军队，可勾践却守信而不带，你让勾践小觑寡人吗？"

伍子胥："岂可因别人的小看而让自己有失？大王，你让老臣胆战心惊了！"

夫差："起来吧相国，你若真不放心，可遣一支军队随寡人而去，但必须离开寡人二十里之远。若近一步，寡人便要杀他！相国须得交代清楚了。"

伍子胥："大王，你是在拿国之安危与勾践作赌注啊。"

夫差："相国放心，寡人一定不会输。"

伍子胥："一旦有输，便悔之晚矣！"

吴越边境，日。

帷幔四张，围出一长形的露天篷帐，帐外已立侍人。

勾践率范蠡、皓进及岩鹰先至篷帐外，他身后果然只有百名侍卫。不一会儿，夫差也率伍子胥、王孙骆及百名侍卫速来。文种作为陪同，车辇跟随在王孙骆之后。

篷帐的两头各开一门，两门的侍人几乎同时撩帘，夫差与勾践入，众臣跟在各自的大王身后而入，双方的侍卫于篷帐外各守一半，端戟昂立。

夫差与勾践微笑而相互行礼。夫差："越王，别来安否？"

勾践："托吴王之福，尚安。"

双方各自踞矮几而端坐，勾践道："吴王，寡人与你一晤很不易啊。你我所坐之地仍为越地，所以寡人自尊为主，而吴王是客，吴王不怪吧？"

夫差："此番之晤是越王所倡，更何况总会有主客之分，何怪？既然你是主，寡人为客，越王打算以何待客？"

勾践："寡人听说吴王钟鸣列鼎而食，寡人穷啊，无钟，惟有丝竹之音，扰吴王清听了。来人！"

伍子胥闻此已十分警觉，目光望向一旁所立的吴国侍卫统领微使眼色。

已有多名乐人至，端坐后，顿时有乐声起，果然是丝竹之音。跟着便有多名侍人抬八鼎而入帐。鼎内是整块的牛、羊、鹿、麂等肉，还冒着热气。跪着的侍人以短刀片肉，先奉于夫差，然后是勾践，双方的大臣面前也皆奉肉，然后便是斟酒。

勾践端酒："吴王，越吴两国虽有战，却也有和。正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为两国百姓着想，此酒能化去以往的恩怨吗？"

夫差也端了酒，正要开口说话，伍子胥却道："慢着！"

勾践："伍相国有教吗？"

伍子胥："越王陛下，国与国间，有战有和本是常情，是是非非，很难辩明，可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我国先王却薨在贵国将军灵姑浮的手里，这是一笔再清楚不过的账。其他账我们可以不算，这笔账你们总该算吧？"

勾践："如何算？"

伍子胥："这关乎到我国的尊严，更关乎到让众军众民有服，我们也不敢要得太多，只要灵姑浮的头颅！"

勾践："伍相国的确所要不多！"

伍子胥："那好，就请越王陛下先清了这笔账。"

勾践："范蠡，你来给伍相国清这笔账吧。"

"遵命！"范蠡对伍子胥一揖道，"相国大人，范蠡一向敬佩你的为人，都道你爱憎分明，有一双洞察一切的慧眼，自你的眼下难逃一丝纰漏。可范蠡却不明白，你们的先王是因伤而薨，难道伍相国竟未查看先王之伤究竟是何兵器所伤？"伍子胥未料到这一着，因而愣着。范蠡又道，"伍相国，贵国先王究竟是何

兵器所伤,吴国的太宰伯嚭以及车御都知道,伍相国竟疏忽了一问吗？”

夫差:“寡人也不知先王是何兵器所伤,既然说起,那就查问个明白！相国,先王的车御不就在寡人的车上吗？”

伍子胥不得不道:“带车御来！”吴侍卫统领出帐,一会儿便将车御带进,车御跪下。伍子胥问道,“你照实说,先王是被何种兵器所伤？”

车御:“回相国话,是戟！”

范蠡:“可我国将军灵姑浮使的是戈。”

夫差:“灵姑浮使戈,寡人可证。”

伍子胥再问车御:“究竟如何回事？”

车御:“是越将与王子累厮杀,王子累的戟被震脱手,才伤到先王。”

范蠡:“伍相国,这你该明白了吧？”

伍子胥厉对车御:“为何不早说？”

车御:“没人问过在下啊。”

伍子胥:“越王陛下,可这与灵姑浮仍有干系。”

“好了。”夫差已阻止道,“今日寡人与越王是为议和而来,伤和气的话少说为好。越王,寡人敬你。”

两位大王各自敬酒,双方的大臣们也相互而敬,惟有伍子胥既不举爵,也没人敬他酒,显得落落寡合。

勾践:“吴王,寡人希望自这爵酒起,越吴之交前途广阔。”

夫差:“好说。越王的善意寡人领了,用不了多久,越王也一定会看到寡人的友好之举,你越国的商贾也可入我国行商,而且让他们赚钱。”

勾践:“如此,两国的百姓有望了！”

文种此时却端了酒道:“吴王陛下,让文种敬你。”夫差喊声好,一饮而尽。文种又敬勾践,范蠡朝他使眼色,他竟视而不见,文种道,“大王,既如此,文种随吴王陛下再入吴为使,请大王准奏。”

勾践:“文种,何必急于一时呢？”

文种:“大王与吴王陛下创如此良机,文种也不能不急了。”

勾践只能点头表示准奏。

岩鹰忽匆匆入帐,对范蠡耳语。范蠡大惊,忙对勾践耳语道:“大王,五里之外发现吴军！”

勾践脸色微变,端起一爵酒:“吴王,今日之晤可谓硕果累累,你我饮了这爵酒后,就各自散了。”

“越王,时辰还早,不用急嘛。”夫差道。勾践却将酒一饮,转身即走。“慢！”夫差喊着,竟起身走向勾践。

岩鹰已“呛”的抽出了剑,大喊着:“大王快走！”

这一抽剑,帐内帐外立时大乱,纷纷兵器相向。

“谁也不许动手！”夫差喊着,又问勾践,“越王,如何回事？”

勾践:“寡人若再迟走片刻,你的大军一到,寡人就走不掉了吧？”

夫差的脸色已一变："越王若还相信寡人，寡人立刻把领兵之将的头颅摆到此帐中来！"见勾践没有再走的意思，夫差问，"相国，是谁在领兵？"

伍子胥的脸色极其难看："胥门巢。"

夫差对他的侍卫统领道："骑快马去将胥门巢的头颅取来！"

伍子胥："大王不可！"

"快去！"侍卫统领出帐，夫差又道，"越王，若说此是误会你一定不信，寡人就实话告诉你，寡人的身后确有一支三千人的军队，可寡人让他们必须跟在二十里之外，岂料此将竟敢违命！越王放心，他的头颅片刻就到。"

勾践："这又何必呢？"

"越王请。"夫差道。勾践心存疑虑，仍旧坐下。夫差喊，"斟酒！"侍人为其斟酒，夫差朝勾践一亮，一饮而尽。勾践也饮，却微沾其唇。夫差道，"都坐下！"众人坐下，气氛却仍紧张。

不久后，吴侍卫统领果真拎了一颗血淋淋的首级向夫差复命。

夫差伸手揪了首级摆于自己的案几，这才一笑道："越王，寡人以此首级向你赔罪！"

勾践："吴王为有信竟不惜斩将，令寡人佩服。"

夫差："只要越王不疑。来，饮酒！"

伍子胥："越王，我王为吴越有交，已有信了，越王将以何而为信？"

勾践："寡人膝下惟有一爱子，为吴王不疑，三日后寡人将此爱子送往吴王城为质，如何？"

夫差："有信即可，何必质子？"

勾践："一定要质。"

吴越两王会晤直至黄昏时才散。出篷帐时，勾践送夫差。趁此时机，范蠡塞给文种一团东西……

夫差等先行登车，勾践一揖相送。夫差："越王，就此别过。"

勾践："吴王一路有安。"

夫差的车队已行，文种竟又随夫差等而去。

勾践书宫，夜。

众将排立着。勾践端立于王案后，正严声道："灵姑浮！"

灵姑浮："末将在！"

勾践："寡人仍用你为司马，授大将军，统领三军！"

灵姑浮："末将领命！"

勾践："诸稽郢！"

诸稽郢："末将在！"

勾践："你仍为左司马，授大将军，助灵姑浮统领三军！"

诸稽郢："末将领命！"

勾践："其余众将各晋爵一级，率其所部，好好为国效力！"

众将:“谢大王隆恩!”

勾践挥手,众将皆退后,勾践又喊:“苦成,宣石买。”

国宾驿馆,夜。

文种正展开范蠡塞给他的锦帛而读,顿时大惊失色!

灵姑浮府,夜。

石买进府后,茫然而苦笑。灵姑浮连忙迎上:“外父,有何难事?”石买:“姑浮啊,外父不知如何说啊。”

鸢萝:“父亲,姑浮面前,什么话都可说啊。”

石买:“大王召见外父,竟托外父守国。”

鸢萝:“这可是好事啊。这表明大王又信任了父亲。”

灵姑浮:“让外父把话说完。”

石买:“外父不解的是,大王为何不让范蠡守国。”

灵姑浮:“据小婿看,范蠡擅离职守,虽有大才,大王却不敢太信任他。”

石买:“不会如此简单,外父以为,大王所顾虑的恐怕仍然是我啊。”

灵姑浮:“大王为何还有此虑?”

石买:“若大王不再虑我之忠,就只能说明,他对兵出椒山之战,心里缺少大底啊。”

灵姑浮:“外父多虑了吧,姑浮以为,此战大王有必胜的把握。”

石买苦笑道:“若果如你所言,那外父更担心了。”

鸢萝:“父亲担心什么?”

石买:“大王仍旧在考察老夫。”

鸢萝:“那父亲就好好守国,让大王去考察好了。”

“不。”石买摇颅而道,“若此战仍有胜,那是皆大欢喜之事,为父不会有任何事情。可若失利,那为父又将首当其冲!”灵姑浮与鸢萝这才一愣!石买接着道,“不瞒你们说,为父已经不起折腾。这许多年来,为父经历了多少事,看了无数的人,为父惟一看不懂的人,就是大王。为父把握不住他的想法,更摸不透他的心思。如此为官,为父心慌啊。”

鸢萝:“经父亲这么一说,女儿明白了。”

灵姑浮:“可大王已委国于外父,外父很难推辞啊。”

石买:“不得不推!”

灵姑浮:“如何推呢?”

勾践书宫,日。

石买朝勾践颤巍巍地跪下。勾践:“石买啊,你是老臣了,可免跪。”

石买:“大王,老臣有愧。”

勾践:“何愧?”

石买:“老臣有心报国,却才能有限。更何况,年岁不饶人,身心俱疲!为免误事误国,负了大王重托,请大王开恩,让臣告老吧。”

勾践对石买之请,略感意外,便道:“石买啊,你给寡人出难题了。”

石买:“此时此刻,不能为大王分忧,老臣可谓心如刀割! 可……”

“你不用再说了。”勾践打断了石买,“寡人知你的心思。好吧,寡人准了。”

石买:“谢大王隆恩。”

勾践:“你献给寡人的府第与采地,寡人再还给你。好好地享享清福,你若对朝政有好的见地,可随时来宫中找寡人聊。这王宫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

“府第与采地老夫不受。”石买已感动得大磕其颅道,“老夫只一心一意地盼望着国家兴盛,大王圣安。”

勾践步往石买,亲手将他扶起……

夫差书宫,日。

伍子胥:“大王,你对勾践不该掉以轻心啊。”

夫差:“相国,寡人又岂会上了他勾践的当?你放心,一切都是做给他勾践看的。想蒙蔽寡人可没那么容易……”

响道,日。

文种正归。轺车疾驰着,文种嫌慢,不停地催促管胜。管胜加鞭,文种仍旧嫌慢道:“是你没吃饱,还是牲口?”

管胜撅着嘴,嘀咕道:“没见过你这么性急的主人。”

勾践书宫,日。

苦成一见匆匆而入的文种,忙道:“大人回来了?”

文种:“大王呢?”

苦成:“去了会稽兵营。”

文种:“干吗?”

苦成:“点兵遣将啊。”

“不好!”文种呼着,转身疾走。

第十六章　椒山之战

勾践书宫，日。

文种刚出书宫门，见勾践已返，一时愣着。勾践也一愣："文种，你如何又回来了？"

文种叹道："不得不回啊。"

勾践："你以何理由而回？"

文种："以接太子入吴为质的理由。"

勾践："吴人有猜疑吗？"

文种："大王，不可战啊。"

勾践："进宫再说。"

进宫后，文种迫不及待问："大王，你真的欲战？"

勾践："你已经知道了？"

文种忽跪于地："大王，不可战啊。"

勾践："你路途劳顿，跪着干吗，起来说话。"

文种："大王不答应，文种不起。"

勾践："文种啊，别急着逼寡人，起来吧，寡人先听你说。"

文种这才起身道："还没到非战不可的时候。两国大王会晤，从吴王身上还是可以看到言和的希望。"

勾践："可寡人以为，夫差所使的都是假相，他在与寡人斗智哪。"

文种："吴王对其祖之丧虽有恨，却没到与我必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地步。"

勾践："文种啊，此番使吴该感受到了吧，伍子胥对寡人可是有刻骨之恨，他是必欲灭之而后快。"

文种："大王对伍子胥所料极是，可说夫差全听伍子胥的，文种以为未必！"

勾践："哦，你看到了什么？"

文种："夫差能上台为王，谁都以为是伍子胥的功劳，我们这么看，吴人甚至很多大臣也如此看，恐怕连夫差本人也是这么想的。也是啊，当初王子累不仅能征善战，他们的先王阖闾也十分器重。偏偏伍子胥独具慧眼，顶着重重压力，既粉碎了王子累以兵夺宫之谋，更是将谁也不看好的夫差推上了王位。可文种以为，这都是表面的，更深的原因在于夫差本人。他不仅逆流而动，独立特行，更敢于将伍子胥内心所设计的国家大策捅开，一把拿中了伍子胥的要害。文种认为，夫差之所以为王，是夫差胸有大志的必然结

果，而伍子胥只是做了把顺水推舟的事。”

“好！”勾践赞道，“文种啊，这一趟吴国你没有白走，你也独具慧眼哪，这些看法很重要，对我制定拒吴大策很有用。当然，寡人更明白你想告诉我什么。”

文种：“不错！表面上看，夫差全听伍子胥的，但骨子里不是！我们只要抓住这一点，施之以谋，用不了多久，夫差与伍子胥必会不和。如此，我与吴言和的可能性会更大。”

勾践：“可寡人却以为，这是以后的事。到了年底，吴国便有一支强大的水师出现。到那时，他们利用越吴两国纵横交错的水系，可进可出，可攻可守，你倒是说说，我将以何兵拒之？”

文种：“正因为如此，我更要加紧言和的步伐。”

勾践：“书生之见哪。寡人还可以告诉你，即使夫差与伍子胥撕破了脸，凭伍子胥掌控的权力，伐我是必然的，不要说夫差不愿罢战，即使他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文种啊，寡人可以对你说，你使吴的这些日子，寡人可谓忧心如焚，寝食难安！眼下的局面，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已越来越少，时机一旦失去，将后悔莫及啊。让我们君臣一心，全力以赴打好此役。一旦吴水师被我击溃，那你所倡议的言和局面才会真正呈现！”

文种沉重地望着勾践问：“大王真有把握打赢此役吗？”

勾践：“寡人刚从兵营而来，如今我士气正锐，有胆有勇啊。”

文种：“可文种认为，此役……必败！”

勾践已有些怒：“你如何说这种丧气话？”

文种：“总比要亡国好得多！”

“你说什么？！”勾践厉瞪着文种，却仍压制了怒气道，“寡人苦口婆心，你为何就不明白呢？”

文种仍毫无相让之意：“文种也是实话实说，不敢有私！”

勾践：“你退下吧。”

文种：“大王说不服文种，为何还要一意孤行？”

勾践：“文种，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文种：“文种不会忘，我是大王的臣子！”

勾践：“那你就听寡人的！”

文种：“明知大王有误文种还要听话，便是为臣不忠！”

“你已经不忠了。为何还不退下？！”勾践终于大怒。

“用兵在即，还负气率性，大王，越国有危啊。”文种喊完气呼呼地转身出宫。

勾践却喊：“苦成，召范蠡来见！”

文种府，日。

文种到了府门，端立了身子朝府门看了好一会儿，喊：“管胜！”

管胜正收拾车舆，抬头问：“何事？”

文种：“别收拾了，与我一道布置府门！”

勾践书宫，日。

范蠡刚进宫，还未及行礼，勾践便道："范蠡，文种回来了！"

范蠡由不得一惊，他知道瞒不了，也不想再瞒，便道："大王，是臣多事，担心他有失，所以才私下里知会与他，让他抓紧找个合适的理由离开吴国。臣若是做错了，请大王降罪。"

勾践："寡人也不想把文种留在吴国啊，若战端一开，他必有性命之危！所以与吴王会晤时，寡人让他归国，岂料他竟不解寡人之意。这一段日子，寡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麻痹他吴人。可文种突然而归，恐已让伍子胥警觉了！"

范蠡："大王既决心一战，若立即发起，即使夫差、伍子胥有所觉，他们也来不及准备。"

勾践："也只好如此了。"

范蠡："范蠡愿追随大王与吴一战！"

勾践："不！此番寡人仍亲征，思来想去缺守国之人，你留下守国吧。"

范蠡一怔："如此重任，范蠡岂可担之？"

勾践："你别推辞了。寡人还想让你去劝一劝文种，他仍极力反对一战！"

文种府，夜。

范蠡至时，却一惊。文种府门上，竟悬吊着白灯笼和挽帐。范蠡大皱其眉，忙入府门。

文种竟不与范蠡招呼，范蠡望着黑沉着脸的文种道："你府内有丧事？"

文种："是国有丧！"

范蠡："为何率性而为？"

文种："你不更率性而为吗？明知若战必败，竟扬长而去！"

范蠡："你可以挖苦我，可你不该在府门口吊那些丧物！"

文种："自家府门吊一吊算得什么，文种恨不得将这些丧物吊到国门去！"

范蠡："这么说，你非要逼着大王杀你？"

文种："该杀就杀，文种何惧一死?!"

范蠡："既然不惧，为何要自吴国返回？"

文种："你?!你以为我会感激你给我透了信吗？文种之所以立即返回，就是为了力谏大王放弃一战。"

范蠡："可大王已做了极其周密的准备，更何况，此时若不战，待吴水师有成，也仍要被迫一战。大王的意图是迟战不如早战。范蠡以为，大王也是无奈之下的一种抉择，你何必还要如此执拗呢？"

文种："好，我听明白了，原来你已动摇，转而认为此战能赢，所以不仅不去劝谏大王，倒来数落我文种的不是了。"

范蠡："范蠡不想数落你，只是想劝你保住己命。我不得不告诉你，你我的身份仍然是客卿！"

雅鱼寝宫，夜。

雅鱼正陪着王子与夷在读书。勾践现身于外宫，苦成欲宣，被勾践止住并挥退了。雅鱼抬头时见了勾践，忙起身欲行礼，王子也歇下了策，趴着而礼。

勾践："免了。与夷，在读什么？"

与夷："《三坟》，还有《五典》。"

勾践："你也该涉猎一些韬略、问政类的书。想读时，可去父王的书宫取。"

与夷："多谢父王。"

勾践："你继续读吧，寡人与你母后说说话。"

雅鱼："大王，明日一早就发兵？"

勾践："三更造饭，五更大军起行。"

雅鱼："臣妾偶闻，此番征战，大臣们的心有所不齐。"

勾践："此战，寡人可谓费尽了心思。革灵姑浮的司马之职，打磨曳庸，凡此种种，就是为了让君臣之心捏到一起。"

雅鱼："可石买却告老了？"

勾践："这些年，他石买算是磨砺出来了。他已很明白，寡人何时才会重新起用灵姑浮。如今，灵姑浮不仅是司马，更是大将军，与他石买在先王手里时同样显赫，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所以他告老。"

雅鱼："可范蠡和文种两位大人呢？"

勾践："据寡人所闻，范蠡自小起便是个外视若盲，外闻无声之人。此种人，往往内视有明，内闻大聪，资质高，悟性极好，却不肯张扬，话往往说一半。此种人为臣有明显的缺陷，而且他自己也知。所以此番他借其母之事而离去，是他真心不再为臣。"

雅鱼一惊："臣妾还以为，他是劝谏大王之举！"

勾践："那日你用敬仲来比他，有误啊。范蠡有大才，看谁来用他！他不会因常人所有的义、情、名、利、权之欲而误了自己。"

雅鱼："可大王为何不再用范蠡为军师，却委他守国呢？"

勾践："如今范蠡虽不再公开站出来反对寡人一战，可他心里仍有个结打着哪！另外，寡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文种。"

雅鱼："臣妾不明。"

勾践："文种有才，可他太认死理。他以为越吴有言和希望就极力主张言和，根本看不清夫差、伍子胥等的险恶用心！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谏寡人不战，寡人还是原谅了他，可寡人却难以知道他还会有怎样的惊人之举。以此人之耿，他恐怕连出征的大军也敢得罪，那时，恐只有你出面才可救他一命。"

雅鱼："臣妾出面？"

勾践："在寡人心里，真正的守国之人，是你！"

雅鱼："臣妾如何担当得起？"

"你有文种、范蠡这一文一武两名大臣可用，如何会担当不起？"勾践道

着见苦成来至，问，“何事？”

苦成：“文种大人竟在府门披挂了丧物，摆明着是为将战而吊丧，这事已传至军中，将军们很愤怒，司马大人请大王旨，该如何办？”

“你看，说来就来了。”勾践对雅鱼道着，又对苦成，“你去告诉灵姑浮，明日即出战了，不要在乎文种的吊丧，安抚好军心，文种之事寡人自会处置！”

文种府门，夜。

丧物仍悬吊着。白灯笼内的烛火已奄奄一息……

越王宫广场，晨。

万千将士已成军阵，簇立于广场。勾践缓步走向旗杆台，当他的目光扫往将士们时，正好有厉风疾舞着他头顶的越王大纛！勾践先立起一只手掌，就犹如当初他与夫差为争王之誓而立掌一样。许久后，勾践道：“你们知不知道，寡人这手掌上感受到了什么？是风，是自北面刮过来的凛冽的寒风！它似戈刃一般正咬着寡人的手掌，更咬着你们的脸！它咬着的还不仅仅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妻儿老小，还有生养了我们的越国！你们都知道，北面有我们的，也是我国惟一的敌人，他们正在打造一支水师。如若这支水师被他们打造成了，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利用我与他们接壤的纵横交错的水系，自由自在地出入我国。到那时，我国更将永无宁日！你们说，我们该如何办?！”

万千将士齐呼道：“灭了它！”“灭了它……”

待呼声止息后，勾践又道：“不错，我们惟一的办法，也是吴人逼我们不得不采取的策略，那就是，在它强大之前灭了它！寡人与你们一道，顶着这刺骨的寒风奔赴椒山，一举灭吴水师。风虽寒，可寡人体内的鲜血与你们的一样炽热！敌人虽强大，我越国的万千勇士，人人视死如归！我们冷的只是这手掌和脸，可敌人寒的却是他们的胆……”

十里亭，日。

勾践着青铜铠甲，乘兵车居于中军。

大军前锋行至十里亭时，却闻得一片哭声。

十里亭内有烛火摇曳。七名着白衣缟服的妇人跪于亭中，面向响道上的大军哭得呼天抢地，无比悲戚。闻讯的勾践率灵姑浮、诸稽郢等进至亭中，妇人们这才止住了哭声。灵姑浮：“为何哀哭？”

妇人：“思念丈夫。”

灵姑浮：“你们的丈夫怎么了？”

妇人：“死了。”

灵姑浮：“为何而死？”

妇人：“沙场战死！”

灵姑浮：“你们没有得到抚恤吗？”

妇人:"得到了。"

"那为何敢在大军出征时痛哭?就不怕寡人杀了你们?"见妇人们不敢吱声,勾践突然哈哈大笑道,"寡人准许你们哭,使劲儿哭!"妇人们吓坏了,不知该不该再哭。勾践道,"哭不出来寡人真要杀了你们!"

妇人们这才放声大哭。这次是真哭,是被吓坏了的哭。

勾践微笑对灵姑浮道:"檄令全军,寡妇们以哭而为大军送行,勉励将士们奋勇杀敌,好为她们的丈夫报仇!"

"遵命!"灵姑浮回身去找军正。

勾践却对岩鹰道:"将文种召来。"

亭中又有哭声。竟又是七名女人,而且是新替换上的。她们着红衣,面前摆上了鸡卵、肉条等食物。一进亭便哭,只是哭声比先前的七名女人弱了许多。

灵姑浮又问:"你们又为什么而哭?"

女人:"为丈夫。"

灵姑浮:"你们的丈夫也战死了?"

女人:"不,他们活得好好的。"

灵姑浮:"为活着的丈夫而哭?"

女人:"他们随大王出征,我们担心他们不能活着回来。"

灵姑浮:"你们这么哭,丈夫就能活着回来了?"

女人们被问住了。

一旁的勾践压制了心中的愤恨,仍对灵姑浮道:"再次檄令全军,为早日与家人团聚而奋勇杀敌!"

文种已至,勾践与他对望许久,文种却全无惧色。而亭中竟又有六名怀抱孩子的妇人替换而上。勾践:"文种,刚才都是七名妇人,为何这次只有六名?"

文种:"正好凑齐二十。"

勾践:"有讲究吗?"

文种:"二十名妇人预示着二十年的哭泣!"

勾践:"什么意思?"

文种:"此番若战败,越国也许要二十年都一蹶不振!"

勾践:"既如此,寡人倒是想听到第二十一人的哭泣。"

文种:"若大王一意孤行,第二十一人的哭泣声一定是听不到的。"

勾践:"那寡人能听到什么?"

文种:"鲜血的喷射之声!"

勾践:"即使那样,也总比哭好。"

文种:"大王真这么希望?"

勾践:"文种啊,事不过三,寡人总不能让越国毁在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哭声上。"

文种:"大王若知败而退,就不会有三哭。"

勾践:"既已有二哭,寡人何惧三哭?!"

响道上，大军已起骚动。有数名将军正往亭子奔来。勾践一指将军们道："文种，若将军们愤而要杀你，寡人为平军愤，可护不了你！"

文种冷笑，扭首便对六名抱孩子的妇人喊："哭，使劲哭！"

六名妇人便大哭！

勾践对灵姑浮示意。灵姑浮对妇人们吼："不许哭！"

见妇人们止哭，勾践亲问："你们似乎不为丈夫而哭？"

女人："为孩子。"

勾践："孩子都好好地抱在你们怀里。"

女人："为他们的明日而哭。"

勾践："他们的明日不好吗？"

女人："明日他们就是吴人的奴隶了，还能好吗？"

"一派胡言！"见女人们吓得打抖，勾践又对文种道，"文种，用心良苦啊。"

文种："大王，自古诤臣有血谏也有兵谏，文种用此泪谏是迫不得已。"

勾践："迫不得已？你是居心叵测！"

文种："文种即使有居心，也是为了大王，为了越国。"

勾践："难道你不明白血不亡越，而泪能亡国吗？"

文种："若大王能回心转意，泪就能救国！"

灵姑浮："大王，不杀文种，难以平息军愤！"

亭子外已聚齐的众将也厉呼："杀了文种！"

勾践难过地低头道："你们不要逼寡人！"

文种："大王，有此三哭，文种计穷矣。好吧，该杀文种了，以血祭出征大旗！"

勾践："文种，寡人不忍啊！"

文种喊："军正何在？"

待数名执刀的军正立至，勾践这才不得不道："拿下！"

数名军正一拥而上将文种架住拖到大纛之下，祭出快刀，等大王令下。

已经没有任何人愿为文种求情。

当勾践举起手来正要砍下时，忽有"刀下留人"的喊声一路而来。

范蠡疾驰至勾践面前，跳下马来即道："大王，请宽恕了文种！"

勾践："寡人是迫不得已！文种欺军、欺寡人太甚！"

范蠡："文种有欺军之罪，而无欺君之死。自古谏臣必违君，顺君无谏臣！君权如天，若要违君逆命，真谏臣不得不选择各种手段。文种选择的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大王若为此而杀了文种，便是枉杀谏臣。"

勾践："就算欺君之罪可免，但文种欺军之死难逃。"

范蠡："大军出征，文种不壮军威不说，却丧其斗志，论军法当诛，可大王已救了文种性命。"

勾践："寡人如何救他？"

范蠡："大王向全军所发檄令不是救文种性命吗？在大王的巧妙安排之下，坏事已变为好事。"

勾践:“可他不该一而再再而三。”

范蠡:“大王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救他啊。”

勾践:“范蠡啊,你懂得用兵。大军出征之时,有昂扬振奋的军心是何等的重要啊!你问一问将军们,若他们同意不杀文种,寡人当然可以不杀!”

范蠡扭首望一眼一旁的多名将军,见他们皆背过脸去。

文种却还喊:“范蠡,不须为文种恳求,文种情愿一死!”

范蠡压低了嗓音道:“大王,范蠡恐没有那么大的面子。”

勾践:“将军们若不肯饶了文种,寡人就不得不杀……”

范蠡:“大王且慢,稍候片刻如何?”

勾践:“三万大军滞留于道,岂可再候?”

范蠡:“不敢有瞒大王,范蠡请求王后出面,就要到了。”

正此时,雅鱼的车辇已至十里亭,她下车来到众将面前。两名宫娥也自车中而出,各抱着酒和酒具。雅鱼将斟满酒的酒卮亲手递到将军们手里道:“众位将军,请饮了这卮壮行酒,盼你们旗开得胜,凯旋归来!”见众将将酒一饮而尽,雅鱼道,“众位将军,请宽恕了文种大人!”

众将仍不吱声。灵姑浮一望众将:“你们还不说话?”

众将:“谢王后的壮行酒!”

灵姑浮:“王后之请,末将们无敢不从。”

雅鱼面对勾践:“大王,请饶恕了文种大人。”

勾践:“文种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着范蠡押回,待寡人班师后再行治罪。”

范蠡:“谢大王厚恩!”

勾践对灵姑浮令道:“再次檄令全军,虽有三哭,但妇人们是为亡灵,为丈夫,为儿子!将士们以此为励,当一鼓作气,打败吴人!”

灵姑浮对众将道:“听清了吗,遵旨而行。”

众将迅速奔往响道上的大军。大军继行。

勾践对雅鱼与范蠡道:“你们好好守国,寡人去了。”

“恭送大王,祝大王捷报频传,早日凯旋!”雅鱼与范蠡皆道。

夫差书宫,日。

伍子胥入宫时,步伐已不似往常平稳,可见他内心焦急。夫差忙问:“相国,有何大事发生?”

伍子胥:“果然不出所料, 勾践所做的一切全是为迷惑我所施的伎俩!文种才走,勾践已起大军三万密至椒山,欲偷袭我水师大营。”

夫差:“好啊勾践,寡人没有找你,你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伍子胥:“勾践是无信之小人,大王要永远记住啊,此人不除,我吴国将永无宁日!”

夫差:“相国,勾践的这一着,寡人早料到了。应立即遣人知会公孙雄,让他做好准备。”

伍子胥:“老臣已有部署,正命公孙雄的水师后撤,让守卫王城的陆师西上,用陆师来阻止越军的攻势。”

夫差听了伍子胥的用兵谋略,皱眉道:“相国,水师恐有危,不如让寡人去会一会勾践。”

伍子胥:“不可!大王九五之尊,于宫内静候佳音吧。”

夫差:“可是相国,水师尚未成军,也未经陆地操练,你让他们后撤,阵法必乱!”

伍子胥:“这老夫也料到了,已命人前去水师,将后撤之法详细传授,大王请放心。”

夫差:“相国,还是让寡人亲去吧。”

“大王不用焦急,一二日内,你便可接到水师安然无恙的奏报,老臣且先告退。”伍子胥说着已离宫。

“相国,相国……”夫差连呼数声,伍子胥却不见回来,他已坐不住了,起身踱得数步,终于他怒上心头,一把将王案上的简策全掀了……

偏在这时,宫外的呼声又传进:“夫差,尔忘了其祖之仇吗?”

闻着喊声,夫差的脸色已青!宫院,持戟的武士们仍在高喊着。

“不许再喊!”突然有虎啸般的吼声盖过了十八名武士的声音。

武士们一愣,傻眼着不知如何是好。夫差步出宫门厉眼瞪着武士们,脸色十分难看。侍臣匆至,忙一跪。武士们也齐齐而跪!侍臣:“大王,这可是大王与伍相国商定的规矩啊……”

夫差的脸色急剧变化着,终于,他吼道:“那就喊,喊他三十遍!”

“夫差,尔忘了其祖之仇了吗……”众武士不得不连喊三十遍。

伍子胥府,日。

夫差的侍臣于伍子胥前躬身低首着。伍子胥道:“他该有怒!大王年轻,闻了战事当然想一试身手,老夫可以理解,你们也要好好侍候着大王。”

勾践帐,夜。

勾践与众将正升帐议事。灵姑浮:“吴军水师没有入湖,也没有后撤的迹象。”

勾践:“不入湖,那是他们的战船还远远不够,没有后撤,是他们在虚张声势,可寡人料他们必定后撤。诸稽郢将军!”

诸稽郢:“末将在!”

勾践:“你引军五千人马速至没地,切断吴军的退路。”

诸稽郢:“末将领命!”

勾践:“明日可先打上一仗,只是首战一定要赢,好引起吴军的恐慌,然后他们就会后撤。谁愿意出战?”

众将皆道:“末将愿往!”

勾践望着灵姑浮:“将军,这头阵还是你来打吧。”

灵姑浮:“多谢大王。”

坡地,日。

灵姑浮率师奋力冲杀!吴军溃败……

夫差书宫,日。

“来人!”夫差大喊。侍臣入后,夫差问,“公孙雄有战报吗?”

侍臣:“未见有战报。”

“又是未见!公孙雄不会不奏报,无非是寡人看不到罢了!”见侍臣不敢吱声,夫差又道,“你还愣着?去,就说是寡人说的,向他相国大人讨一份战报!”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这可如何是好,首战即被越军斩杀两千余人,公孙雄也太无能了。”

伍子胥却分外沉着:“你慌什么?勾践是有备而来,气势汹汹,首战公孙雄才折损了两千余人,算不上什么。待陆师一到,他们合兵一处,就能扭转战局。”

侍臣入,禀告道:“相国,大王逼着要讨战报看。”

伍子胥:“不是不想让他看,老夫就担心大王性子急,会闹出点儿什么事来!再熬一熬,好言相慰。”

夫差书宫,日。

伯嚭见侍臣不在,已快速地入了内宫。夫差一见忙道:“你来得正好,快告诉寡人,椒山的战况如何?”

伯嚭一惊:“大王不知水师之情?”夫差摇颅。伯嚭道,“首战已失利,折损了兵将两千余人!”

夫差厉言:“你所言是真?”

伯嚭:“微臣不敢乱说。”

伍子胥府,夜。

夫差大步而入伍子胥府厅。伍子胥忙迎道:“大王请。”

夫差:“相国,寡人在宫里呆得闷了。”

伍子胥:“发奋图强不易啊,老臣明白大王之苦,好在大王龙筋虎骨,且有过人之志,才能撑持得住。”

夫差:“相国不忙吧。”

伍子胥:“大王驾临,陪大王说话就是老臣该忙的事。”

“那好,相国就陪寡人下盘棋,散散心吧。”夫差微笑着道。

伍子胥:“老臣愿意奉陪。来啊,摆棋。”

“慢着。”夫差喊道,“相国,不用你府上的棋。这棋啊,寡人自带。”

伍子胥:“好,那就使大王的棋。”

夫差对伍子胥的侍人道:“棋在府门,快去搬来。”

伍子胥闻此言,已微微一愣。侍人匆去,不一会儿便抬进了一副“棋”来,正是演兵的偶器。伍子胥一见,脸色已变。

夫差不管伍子胥,将沉重的木案往伍子胥面前一推,顾自守住一角,将偶人往木案内摆放,放至一半了,才抬头问:“相国,为何不下?”伍子胥脸一直沉着,手也根本未动。夫差这才一笑,将伍子胥一角也摆上了偶人后才道,“相国,你面前的偶器表示越军,寡人的这一块是我军。相国就站在勾践一边挥师来围,如何?”

伍子胥已调整了情绪,严肃地道:“大王啊,既如此,那就让老臣将敌我双方的态势摆给大王看。”夫差见伍子胥如此,他的脸色也和缓了,微微点着头。“此是越军。”伍子胥说着,一下子摆进了一片偶人,且摆成三个阵势,“此是我军水师。”伍子胥又将夫差所摆的偶人挪了位置,“此为湖。”伍子胥随手自案几上取一铜盏摆入木案,又在“吴军”之后摆了偶人后才道,“大王,首战我已有败,可这在老臣的预料之中,本以为折损的人马还会多一些,好在公孙雄用兵有方,折损数大为减少。眼下勾践又出一支兵,埋伏于没地,企图截断我水师后撤!勾践必以为我中了他的诡计,他的主力就会向没地收拢,到那时,我陆师正好可以将越军反围,与水师里应外合,可一举灭了越军。”

夫差:“相国好谋啊,可这盘棋,寡人的下法却与相国的不同。”

伍子胥眼皮一跳:“噢?”

夫差便以铜盏为核心开始演兵,他竟沿“湖”而摆兵,摆好后,一拳砸下道:“寡人的战法是,就在湖畔败他越军!”

勾践帐,夜。

勾践与灵姑浮正在议事。灵姑浮:“诸稽郢将军遣人来报,他已至没地。”

勾践:“路途可遇吴军?”

灵姑浮:“诸稽郢将军昼伏夜行,且行军时命其兵众皆偃旗息鼓,马衔杖,人禁声,几乎悄无声息地到达没地。”

勾践:“太好了,就看明日的了。公孙雄的水师若再后撤三十里,便彻底入了我所设的伏击之处,灭吴水师,已可一举而成!”

灵姑浮:“此番老奸巨猾的伍子胥要吃大亏了。他一定以为,我们会在没地伏击他的水师。”

勾践:“命诸稽郢沉住气,一定要等到我大军贴近吴军水师时,他再迅速离开没地,与大军合兵,围攻吴军水师。”

伍子胥府，夜。

伍子胥沉默着。夫差道："相国，你明白寡人的用兵之策了吗？"

伍子胥："已明。"

夫差："以为如何？"

伍子胥："大王让老臣如何说？"

夫差："相国想怎样说都行。"

伍子胥："老臣只有四个字，胆大包天！"

夫差："用兵在奇。即使如相国所言，胆大包天，那也是险中有奇啊。"

伍子胥："大王，也许是老臣老了，万事皆求一个稳字。不知大王想过没有，我们已冒不起这个险了。老臣算笔账给大王听，为打造水师，须得六年的收成。也就是说，这支水师耗掉了我们六年的财力，一旦有大失，我国就像当年的楚国一样，会一蹶不起！"

夫差有些沉不住气了，冷声而问："相国既提了楚国，寡人可是忍不住要问一问了。相国所指的便是先王与相国所举行的柏举之战吧？"

伍子胥："不错。"

夫差："寡人可是听说，当年的吴楚柏举之战，我国能赢，靠的可不是实力。"

伍子胥："大王没有听错。"

夫差："在楚强我弱的情形下，我靠什么而赢？"

伍子胥："胆识与魄力！"

夫差："相国为何不说是胆大包天！"

伍子胥一震："大王，言过了。"

夫差慷慨激昂道："话虽不中听，可寡人还是要说，因为这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吴楚柏举之战，发起人可不是先王，而是相国你啊。你那时的魄力与胆识，令寡人敬佩！如今，差不多同样的情形又摆在我们面前，相国为何不肯放手让寡人去与勾践一较高下？不错，相国所为，的确是为寡人求稳，可这个稳字，让寡人不舒服！更何况，一味地求稳，是无法与越王勾践相抗衡的。因为他不会求稳，他只求险中有胜，将命搁在剑刃上与寡人一较高低！"

伍子胥已有怒，但他却克制着："这么说，大王非冒这个险不可？"

夫差："有险，可寡人有必胜的把握。"

伍子胥："若胜不了呢？"

夫差："若失败了，寡人自己从王位上滚开！"

"够了！"伍子胥终于发作道，"王位是可当做儿戏的吗？大王不要忘了，先王丧命于勾践手里！老臣再不愿冒这个险了。"

夫差勃然大怒，将演兵偶器一把掀翻……

夫差寝宫，夜。

夫差回至寝宫，心情坏极。四名宫娥为他侍寝，他一脚便踹翻了两名宫娥，厉喊道："滚，滚出去！"宫娥们惊得脸色发白，忙躬身匆匆退出。夫差余

怒难消，竟开始砸宫，乒乒乓乓，一宫的青铜与硬器的碎裂声……

宫院，侍臣想进内宫却不敢进，团团乱转……无奈之下，侍臣急中生智，忙取水湿大鞭，凌空挥一鞭，"啪"的一声亮响时，立即有十八名武士持戟而入，排成两列，又敲戟而喊："夫差，尔忘了其祖之仇了吗？"

喊过三声后，松着衣袍的夫差已跨出寝宫门，厉嘶一声："王宫禁卫何在？"侍臣大惊时，王宫禁卫已捷至。"将这些聒噪的鸟给砍了！"夫差令道。

侍臣见大事不妙，连忙溜走。十八名武士跪地求饶："大王饶命！"

"砍！"夫差再喊。禁卫们拔剑，血光一闪，十八名武士栽在地上。"割了他们的首级送给伍相国，告诉他，寡人烦这十八张鸟嘴！"夫差说完回寝宫。

"取寡人的盔甲来！"夫差声若洪钟，震得寝宫四处皆有回响。

伍子胥府，夜。

"什么?！"坐着的伍子胥竟"呼"的长身而起，"大王现在何处？"

侍臣："已出宫。"

伍子胥："他一定是奔水师去了。"

侍臣："眼下只有相国才可追得回大王。"

"不，老夫也追不回了……"伍子胥无奈而道，"想不到啊，他竟比王子累还要残暴！"

侍臣："这可如何是好？"

伍子胥："让他……去吧，老夫若再阻拦，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吴军水师大营，晨。

水师的营寨沿湖畔而扎。这显然是水师的主营帐，正中的大帐上，有串成葫芦高挂的风灯，灯内仍有奄奄一息的火在闪！

营寨门内，有一队巡逻的军卒刚刚过去……可闻湖水的拍岸之声。

山坡上的植被约半人高，当有鸟惊飞时，草丛内忽昂起了一支军队。勾践居于正中，他身旁除了苦成便全是将军。众人朝水师大营望了一会儿，勾践问："诸稽郢将军到位了吗？"

灵姑浮："他们连夜行军，已到位半个时辰。"

勾践："那就……开始！"

灵姑浮高举令旗猛一挥，六路越军自灌木丛中、树林内、山口处齐出，疾往水师大营扑去……

寨门迅速被攻破！吴军营帐内，稀稀落落地窜出一些军卒，见越军势如潮水，哪有人敢战，皆往湖边逃去，再无可逃时便窜入水中……

勾践至此俯览吴军营寨。他已觉有异，对传令的军卒喊："立即传令回师！"

军卒刚刚挥动令旗，勾践已闻身后震天的喊杀之声，他回首一望，见山坡以及林中，数不胜数的吴军疾出，正往湖畔扑来。

一名军校禀报："不好了大王，我军被吴军反围！"

夫差骑于马背，战马正踏着得意的碎步自林中而出，伯嚭跟随在夫差身后。夫差审视了一遍战场，微笑着抽出佩剑，打马往越军的密集之处冲去……

伯嚭担心夫差安危，也抽剑在手，高呼着“大王”疾追。

勾践骑于马上，已被灵姑浮、诸稽郢率着兵众保护在核心，四处皆混战。

诸稽郢一眼瞅见了夫差，忙喊：“大王快撤，诸稽郢掩护你！”

勾践也看到了夫差，由不得一愣！诸稽郢已挺兵器疾扑夫差，戟剑一交，“咣”的一声响后，夫差竟弃了诸稽郢，仍往勾践扑来。

灵姑浮见夫差来势凶猛，也喊一声：“大王快走！”

夫差的剑仗在马侧，雄姿勃发。他一边策马一边吼道：“越王慢走，与寡人会上一会！”

勾践再不犹豫，拨转马首，往前面的一处山坡逃去。灵姑浮接住了夫差，一戈一剑，好一番厮杀。夫差边战灵姑浮边望勾践，见他逃得远了，虎吼一声，一剑逼退了灵姑浮策马去追勾践。

有大量的越军已被逼入湖中，会水的仍与吴军厮杀，不会水的已被水扑翻，溺水而死……吴军只站在堤岸上，以枪而刺湖中的越军军卒……

湖滩的沙地上，四处皆是流淌的鲜血！湖面，已漂浮起数不清的尸体……

夫差策马登上山坡，却已不见了勾践。公孙雄迎住了夫差，兴奋地禀报道：“大王，我军已大获全胜！”

夫差：“可惜被勾践跑掉了。”

伯嚭：“收兵吧，大王。”

夫差：“收什么兵！传寡人之命，水师改为陆师，每将各自为战，率师杀进越国去！告诉众将，一定要活捉越王勾践。不到越王城不必与寡人会师！”

范蠡府，日。

范蠡不安地于府厅内思索着踱步。范母自内室出：“蠡儿，为何不安？”

范蠡：“母亲，我想让母亲去他国安身。”

范母：“为何？”

范蠡：“不敢有瞒母亲，我料大王此番必败。此番之败，恐是大败！若吴军杀进王城，儿恐惊了母亲。”

范母：“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小看了母亲，我不胆小！你是不是想辞官不做？”

范蠡：“母亲误会我了。大王有胜时，范蠡可去，如今大王有败，范蠡岂可去。”

范母：“这就对了。越王待你不薄，他将我接来越国，是为用你之才，你应该好好报答才是。”

范蠡：“可母亲若在此间，范蠡心有忧虑，如何放得开手脚？”

范母：“若是如此，母亲可以走。你想让母亲去哪儿？”

范蠡：“齐国。”

雅鱼寝宫，日。

宫娥们将范蠡引进外宫道：“大人稍候。”

不一会儿，雅鱼出，范蠡行礼：“臣拜见王后。”

雅鱼：“免礼，战事怎样了？”

范蠡：“战况恐不妙啊。据奏报，吴军的陆师已西上，欲与后撤的水师会合。而大王的意图是，切断吴水师的退路，将之合围，聚而歼之。臣担心的是，大王设定的聚歼之地是临湖的山地，那儿地形复杂，若稍一疏忽，易被反围。若指挥吴军的主帅用兵谨慎，则大王之谋可一举而成。可若吴军主帅是一用兵既大胆，又能出奇制胜之人，我军恐就危矣！”

雅鱼：“能立即遣人知会大王吗？”

范蠡：“照路程而计，已来不及。”

雅鱼脸色已变，问：“若大王被反围，会怎样？”

范蠡：“若无接应，恐难突围。”

雅鱼：“守王城的兵将有多少？”

范蠡：“一千多人。”

雅鱼：“一个不剩，请将军全部带走，速去接应大王。”

范蠡：“王后，这如何行？”

雅鱼：“别犹豫了。文种大人呢？”

范蠡：“请王后恕罪，臣未将文种下狱，只让他呆在府内。”

雅鱼：“你做得对。立免文种之罪，请他来守王城。”

范蠡：“可臣以为，须让文种再为说客。”

雅鱼：“何意？”

范蠡：“若我军有败，凭夫差之勇，恐会挥师侵入我国，而伍子胥是打定了主意要灭越！若欲存越，还须文种极力周旋。”

雅鱼：“那好，也请文种大人速行，守王城之任，我可担之。”

文种府，日。

范蠡进府。端坐着的文种却不起身：“我可是犯臣，不须起身迎你了吧？”

范蠡：“你何必挖苦？”

文种：“你不该违背了大王的旨意，文种该蹲在大狱，而不是府内。”

范蠡：“到了此时，你也蹲不成大狱了。”

文种这才挺身而起，满脸焦急地道：“快告诉文种，大王怎样了？”

范蠡：“王后已降旨，立赦你的大罪！”

文种：“这么说，我军已败？那就该立即着手后事的料理。”

范蠡：“后事我已开始料理，不瞒你说，我送走了我母亲。”

文种：“你不会把自己也送走吧？”

范蠡：“我想送走的，另有其人。”

文种：“谁？”

范蠡："你！"

文种："你想把我送哪去？"

范蠡："送到一个可让你逞口舌之能的地方。"

文种："是吴王面前？"

范蠡："你愿意？"

文种："文种岂敢不愿！"

范蠡神色严肃："我军若败，吴军必定会立即侵入我国。大王虽委我守国，可无兵可以抵御。就连守卫王城的一千多人，王后也命我全部带走去接应大王！到时恐会呈现一盘散沙之局，你我若联络不上，就只能各行其是。"

文种："你所料极是。文种的重中之重是找到伯嚭，说通他再为之周旋，以存越国。而你，一定要寻找到大王，只要大王有存，越国就不会亡！"

山口，日。

突围而出的灵姑浮正于山口张望，不时有残兵败将退进山来。不一会儿，灵姑浮见勾践也进了山口，身后还跟着苦成，大喜，忙单膝一跪道："末将无能，让大王受惊了。"

勾践下马，扶起灵姑浮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收拢散军，我们还可以再战！"

灵姑浮："大王且去后面的林中歇息，末将把守于此。"

勾践："多遣些人，去将失散的将卒找回。"

灵姑浮："大王放心，末将这就遣人去找。"

林中，日。

林地四处皆散着早已精疲力竭的将校军卒，器械扔了一地，更有伤者因疼痛而呼号，其惨不忍卒睹……

一名军校将一竹筒水淋在自己燥热的头颅上，却全然不顾他身旁的一名伤号，那伤号正嘶哑地喊叫着："水，水……"

"啪"！一支大鞭猛抽在淋水的军校头颅上。

"谁敢抽我！"军校厉喊一声拔剑欲砍。但他回首一望，见抽他的人竟是勾践。军校一惊，手中剑还未落地，鞭子已雨点般落到了他的身上。他双手护头团起了身子，求饶道，"大王，饶了在下吧……"

勾践厉问："如何饶你？"

军校还算机灵，忙一指伤号道："在下找水喂他！"

见已有许多军卒围至，勾践道："无论将校还是军卒，你们都该是同胞般兄弟，若再让寡人见着身为将校者不体恤甚至欺压军卒，定斩不饶！"

军卒们闻此，因败而低落的情绪顿时高涨了不少。

将校们则揖手道："大王教训得是，末将们谨记了。"

山口，日。

突然有一批越军没命般逃窜而至。灵姑浮见有吴军的旗帜，知追兵又到了，忙提戈上马，策马挡往山口，打眼一望，见率先的一名吴将眼熟，挥戈拦住道："灵姑浮在此，休得张狂！"

吴将驻了马，将剑一收，冷笑而道："将军，久违了。"

灵姑浮："原来是你！"

此人正是黑翼，他仰首而喊："上天不负黑翼啊，将此杀我全家的仇人留着，好让黑翼雪恨！"

灵姑浮："你竟投靠了吴人，好一张卖国贼的嘴脸！"

黑翼："废话少说，还命来吧。"

灵姑浮提戈时闻身后有人喊："灵姑浮，取了他的狗命为公子稽会报仇！"

喊话的人是勾践，他闻报已来到了山口。黑翼一见勾践，更是分外眼红，他嘶喊道："黑翼多谢苍天，大仇今日一并得报！"

灵姑浮与黑翼再不停留，双马一窜，两将已旋风般战至一团。战不多久，黑翼厉吼一声，剑光一闪，竟削飞了灵姑浮的头颅……

"将军！"观战的勾践一声惨呼！

黑翼却已策马直取勾践，他身后的吴军也一拥而前。而此时，灵姑浮的身子犹自昂于马背，颈处狂喷着鲜血。

"大王快走！"一名军校呼着已策马去挡黑翼。

勾践却已拔剑在手，狂怒着欲战黑翼，但他被众军卒挡住，推至战马，架上了马背……

四处一片混战！眼看军校早不敌黑翼，正好范蠡率军卒前来接应，自黑翼所率的吴军一侧一阵猛冲，才将黑翼逼退，吴军垮去……

范蠡与勾践相见，两人先皆沉默无言，惟有马踩踏出碎步之声。许久，勾践终于道："范蠡，可否退守王城？"

范蠡："吴军已长驱直入，可守的城池皆被吴军袭破，要道也多被吴军所占。大王即使回王城，恐也得绕道，且须昼伏夜行。"

勾践忽问："文种如何？"

范蠡："王后已赦其罪，这会儿，文种恐已进了吴军大营。"

勾践："王后怎样？"

范蠡："王后可谓女中豪杰，正组织城中丁勇，守卫王城。"

勾践苦笑道："凭几个丁勇如何可守？"

"大王，此处已不可多留。"范蠡催促勾践。

第十七章　举国而降

野外，日。

勾践与范蠡刚离开山口不久，已有两路吴军自南北方向夹击而来。范蠡见情形危急，忙道："范蠡去拖住他们，大王快走！"

勾践："还是一起走吧。"

范蠡："若一起走，恐都走不掉。大王往西而去，稍后范蠡会来找大王。"

勾践："那你可得小心。"

"跟我来！"范蠡已策马往南驰去，他所率的军卒随他而行。

勾践往西走不多远，已闻南边传来一阵激烈的厮杀之声。他回马往南张望，见那儿旌旗翻卷，戈戟在阳光下闪着血光，却已看不到范蠡的身影……

苦成劝解道："大王，军师不会有事，走吧。"

吴军大营，夜。

伯嚭坐于军案后道："吴越又已你死我活，你还敢来此？"

文种："请将军玉成越国！"

伯嚭摇头道："晚了，一切都晚了。自越国伤先王一脚时起，本就失去了言和的可能。可越王倒好，一面使你言和一面却偷袭我水师，我王道他是无信之人，恐再也不会信他！"

文种："我王念将军仁义，才使文种叩首辕门，愿借重将军九鼎一言，玉成越为吴之臣国！"

伯嚭："臣国？这在之前还有可能。可如今，我王心意已决，不灭越国，不杀掉勾践，是绝不班师还吴的。"

文种突然冷笑一声道："这么说，将军是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了？"

伯嚭："何出此言？"

文种："恕我冒昧！敢问将军的才干与伍相国比，孰强孰弱？"

伯嚭："本将军与伍子胥的才干强弱，和灭越国杀勾践又有何关联？"

文种："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往深处一想，关联甚大。"

伯嚭："不妨直言！"

文种："据文种所知，伍子胥与将军不合！早在吴先王阖闾面前，伍子胥就对将军颇有微词，甚至动了借旁人之手而杀你之念！"

伯嚭："文种，你太放肆了！"

“文种一直敬仰将军为人，所以才敢实话实说。早在你率军攻入楚都之时，伍子胥为一己之私仇而掘平王墓，鞭其尸，吴军因他的恶行而遭列国唾骂不齿。伍子胥欲堵列国众口，便煽动名闻天下的孙武军师以你颅后反骨毕现为由，奏知吴王杀你，尔后将虐杀平民、淫乱楚后宫的不敬之罪强加于将军头上。文种所言虚妄吗？”见伯嚭沉思不语。文种再道，“当初若不是吴王念你一片忠心，恐怕……”

“别说了！”伯嚭已愈合的创口似被文种撕开。

文种：“不，文种要说！且不管亡越之后，伍子胥会不会再安个罪名治你，单就此番征伐，伍子胥必夺他人之功为己功，就连将军的功劳他也会一口吞掉！”

伯嚭：“他敢？”

文种：“为何不敢？伍子胥仗着两朝为相，且扶助夫差登王称寡，所以将军在他眼中只是草芥，不值一提！到了那种境地，将军便会被排挤于权力圈外，纵有虚职，也是无所事事。即使锦衣玉食，又有何乐何味可言！”

伯嚭：“即使本将承认你所言不假，可灭越或存越与本将前程何干？”

“若留越国一线生机，越便是吴之臣国。到那时，越国必善待将军，听从将军调遣！而将军则可仰仗一国之力与伍子胥周旋！适当时候，越国将助将军登上相国大位！”见伯嚭被说得坐不住了，起身踱步，一再思索，文种又道，“将军为何还要犹豫？”

伯嚭：“伯嚭是念着当年遭人陷害，奔逃吴国之时穷困潦倒，若不是伍子胥荐伯嚭，恐无伯嚭今日之贵！”

文种：“这正说明将军知恩图报，乃大善大仁！可惜的是……”

伯嚭：“为何不说了？”

“荐你者伍子胥，断你前程者也是伍子胥！”伯嚭一愣！文种又道，“这也正好合了四个字——”

伯嚭：“哪四字？”

文种：“嫉贤妒能！”

伯嚭：“既如此，他当初为何荐我？”

文种：“他当初荐你难道为的是你吗？”

伯嚭：“那他为谁？”

文种：“为他自己！伍子胥养士三千，想博取的无非是仁义之名！但此人虽有‘鲍叔荐仲’之心，却无‘鲍叔荐仲’之义！将军想一想，他所养的三千寒士中可谓人才济济，但除将军算是出人头地者外，还有谁能为吴廷所仰重啊?!”

伯嚭：“你虽是说客，可本将不得不承认你言之有理！好吧，你速返回，伯嚭会去参见大王。”

文种摇着头道：“文种不走了，就呆在此帐静候将军佳音。”

伯嚭：“如此太危险，若大王不答应，本将将难以保全你的首级！”

文种：“国之存亡事大，文种区区首级不要也罢！”

伯嚭：“文弱书生的文种竟不怕死？”

文种："其实很怕。"

伯嚭："那为何不走？"

文种："文种信任将军胜过信我自己！"

伯嚭摇着头道："随你吧，只是别忘了你的承诺。"

文种："我的承诺，句句千钧！"

夫差帐，夜。

夫差端坐于案。伯嚭则亲为传膳，当一道大膳上后，伯嚭喊："乳下之豚，色同琥珀，又类真金，状若凌雪，含浆膏润……大王请品尝。"

夫差举箸一品，连声而道："好，好……"

又有一道膳传进，侍人跪送而上。伯嚭再喊："酿炙鲜鱼，状若鲜活，如临秋水，晶莹似玉，嫩滑甜美……"

夫差又品尝后，望着伯嚭道："太宰啊，寡人真是服了你了，这行军打仗途中，可谓荒山野地，你如何能使人庖得如此精美的膳食，让寡人品尝？"

伯嚭："大王，你为了治国，在王宫大内竟宵衣旰食，微臣心疼啊。想不到大王一面发愤用功治国，一面竟神思妙手，以一盘偶器就一把掀翻了越国的三万大军，微臣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会儿，大王仍餐风露宿，微臣有幸陪侍御驾，若再不尽心竭力，好好地效犬马之劳，那微臣还是人吗？"

吴军大营营门，夜。

有传膳的快马自吴国方向疾驰向吴军大营。"让开！"传膳人马不减速，冲进营门。

当马驰过后，守营门的军卒贪婪地吸着鼻子道："好香啊——"

另一名军卒道："还香？此膳自王城传至，快马加鞭地跑了二百多里地！若是刚出庖啊，活活地就能香死你……"

夫差帐，夜。

夫差已被感动，一挥手道："坐下吧，与寡人共享！"

伯嚭："微臣岂敢。"

夫差："让你坐你就坐吧，寡人可是难得这么清静，也难得品尝如此精美的膳食！"

伯嚭："这可是在战场上啊，时不时地就有兵器交响，杀声震耳！"

夫差："这声音好啊，寡人听得舒服。"

伯嚭："烽火连天的战场，大王却觉着清静舒适？大王啊，臣可是闻所未闻！如此，我吴国图霸更有望了。"

夫差："先别说那些大话，只要你有心就行。"

伯嚭："恕微臣斗胆，大王一定是听厌了宫内复仇的痛呼？"

夫差："那声音，寡人耳内可是听出茧子了。"

伯嚭正欲放声大笑，忽闻："夫差，尔忘记其祖之仇了吗？"

夫差一惊："如何回事？"

伯嚭："不是幻觉吧？"

"不是幻觉！"冷而苍老的一声后，进帐之人竟是伍子胥，"刚才所呼者，是老臣。"

夫差："相国刚刚到吗？"

伍子胥顾自端坐了道："大王，老臣不得不来。"

夫差："相国来得好，我大军明日便可直达越王城，相国也可在越王城观兵了。"

伍子胥："老臣之所以来，先为贺大王英明神武，再就是问大王欲如何处置越国？待越王勾践拿住后，又如何处置他？"

夫差："相国之意呢？"

伍子胥："吞并了它，从此再无越国。至于勾践，一旦拿住，就立即杀掉。"

"太宰的意思呢？"夫差忽问伯嚭。伯嚭正思忖着该如何说时，夫差又道，"说吧，大胆一些！"

伍子胥："老臣来帮他说吧。太宰不仅要存越，而且还要保住勾践之命。"

夫差："太宰，此是你腹内之言吗？"

伯嚭心内已明，一定又有什么把柄被伍子胥抓住了，便道："大王，让微臣说什么好呢？"

伍子胥："就说你是如何私通越国的。"

伯嚭："大王，冤枉啊。"

夫差："相国，太宰也是寡人的重臣，这样的大罪得有真凭实据。"

伍子胥对伯嚭道："伯嚭啊，你先认了吧，若这会儿就认，老夫倒可为你向大王求情。"

伯嚭："我能认的，是说过几句愤不平的话！"

伍子胥："何话？"

伯嚭："相国大人孤傲无理，几乎将大王于王宫给囚禁了。"

伍子胥已怒，但极力克制着："还有呢？"

伯嚭："不将大王的雄才伟略放在眼里，却自以为是，差点将水师给毁了！"

"啪"一声，伍子胥终于击案："无耻小人，你太放肆了！"

"还有……"伯嚭高声而道，"大王几乎求你让他亲自指挥水师作战，你伍子胥仍把持不放，幸大王连夜奔出王城才力挽狂澜，不仅救了水师，且挥兵攻进了越国。这会儿兵临越王城下，你伍子胥又来指手画脚，不仅教大王如何用兵，还要教如何对付越王，这是为臣者之道吗？大王不是你伍子胥的傀儡，他是雄睨天下的英主！"

"咣"一声巨响，是夫差猛击一掌，他厉吼一声："敢再胡言?！"

伯嚭连忙噤声，连伍子胥也愣着。夫差一指伯嚭，对伍子胥道："相国，这厮喝醉了酒，胡言乱语，若清醒时，看寡人割了他的舌头！"

“大王明辨，老臣感激不尽。”伍子胥几乎苦笑，他又喊道，“来啊，把人带进来！”随着喊声，自帐外推进一人，是文种。伍子胥道，“大王，此人你已见识过了，那会儿吴越两国无战，可认他是来使。如今两国交兵，他却不求见大王，而是鬼鬼祟祟地躲在伯嚭营帐之中。他究竟想怎样，伯嚭又为何藏他，已不用老臣道破，一切皆由大王明断。”

文种：“吴王……”

“没让你说！”夫差打断了文种，对伍子胥道，“相国，待破了城，拿住了勾践之时，再来论是是非非，好吗？”

伍子胥：“听从大王决断。”

“将文种囚禁起来！”夫差厉喊。

苎萝村，日。

范蠡策马而行，他孤身一人，浑身血迹斑斑。数名打散的越军被范蠡发现，他追上了问：“你们可知大王所在？”

数名越军皆茫然摇颅。范蠡见问不出什么，只好又策马朝前驰去。

到了一处名苎萝的村口时，范蠡见有一群百姓逃出村子，正朝不远处的山上逃去。一群吴军越出村子而追。

有一名十四五岁的孩子落在后面，且逃往另一方向。这孩子的身后有两名吴军在追他！孩子跌跌撞撞地惊慌异常。眼看孩子被追上时，忽自斜刺里疾出一匹马，正是范蠡。两名吴军见他是越国的将军，便挺戈来击范蠡的马！容不得范蠡犹豫，挥剑先砍了一名吴军，另一名吴军回身便逃，范蠡再看逃命的孩子，已倒在地上望着他，眼神既惊恐又无助。

范蠡有大命在身，拨转马首欲去，却见村子内又驰出一队吴军，正打马朝他追来。范蠡忙自马背侧身，于地上一把捞起孩子放进怀里，打马而去。

城门，日。

雅鱼竟手持一剑，端立于城楼上。她的四周有岩鹰所率的王宫卫士，更多的则是着便袍的城内丁勇，手持一些杂乱的武器正朝城外张望。

“吴军来啦！”不知是哪名眼尖的丁勇颤喊一声。

雅鱼打眼一望，见城外的浓尘之中驰出一人一马，再一细看，竟是范蠡，忙喊：“是范将军，打开城门！”

城门大开，范蠡策马入城。雅鱼已自城楼而下，问：“将军，大王如何？”

范蠡一惊，下了马道：“大王未回王城？”

雅鱼：“未回！”

“臣与大王被吴军冲散。王后放心，臣再去寻找大王。”范蠡自马背抱下孩子道，“这孩子病着。”

“交给我吧。”雅鱼说着命岩鹰接人。岩鹰自范蠡怀里抱过昏迷着的孩子时，孩子的头巾滑落，滚出一头浓黑的秀发。雅鱼见是女的，便道，“抱到

我的车辇里去。”

范蠡望了望众丁勇，对雅鱼道：“王后，臣建议王城还是不守为好，以免吴军因有人抵抗而大开杀戒！”

雅鱼：“将军所言有理。”

范蠡上马，又往城外而去。雅鱼转身而上城楼，对众丁勇道：“好了，你们皆已尽力，吴军就要到了，快回家去，领了妻儿老少先去会稽山内避一避。”

有数名丁勇抖着兵器喊：“王后，小的们愿拼着一死！”

“不要再有无谓之死。都走！”雅鱼摇颅道。丁勇们这才开始散去。雅鱼对岩鹰道，“岩鹰，你先回王宫，速命一切人等立即撤出王宫，去往会稽山内！”

岩鹰：“王后呢？”

雅鱼：“我就回宫。”

岩鹰去后雅鱼又朝城外张望，可城外却寂静得很，几乎不见人迹。

“大王，但愿你无事啊……”雅鱼道着，这才走下城楼。

大街，日。

车辇于大街辚辚而行。范蠡所救的孩子仍昏迷着躺于车内，她脸涂着黑灰，着了男袍，显然是怕吴军污辱才如此装扮的。

雅鱼伸手摸了她的额头，很烫手，便找了一件风袍为她盖上……

雅鱼寝宫，日。

雅鱼留孩子于车上，自己回到寝宫，她吩咐宫娥：“快收拾一些细软。”宫娥们惊慌着开始收拾。王子与夷将一把剑抱在怀里。雅鱼见了道，“与夷，到母后这儿来。”与夷抱剑而至，雅鱼道，“为何带着剑呢？”

“碰见了吴军，可以保护母后！”与夷道。

雅鱼：“你太小了，等长大了再用。”

与夷：“我是大人了，岂能无剑？”

“好吧，那你就带着。”雅鱼见宫娥们已背着包袱收拾停当，便道，“快走！”雅鱼刚出寝宫，见岩鹰又至，忙问，“怎样？”

岩鹰：“所有宫人已在宫门聚齐，可棠丽夫人却不肯走。”

雅鱼：“她一定得走！”

岩鹰：“可在下劝不动她。”

雅鱼：“那好，你护着王子，带宫人先走。”

岩鹰：“王后，不可啊，吴军恐很快就到。”

雅鱼：“别说了，快走！”

棠丽寝宫，日。

棠丽正在照妆井前优雅地照妆，侍候她的宫娥们皆露紧张害怕之色，可又无人敢劝她。雅鱼至，好言相劝道：“夫人，为何不走？”

棠丽冷冷一笑，反问："我为何要走？"

雅鱼："吴军就要杀进宫来了。"

棠丽："吴军杀来了？吴军怎会杀来我王宫，我们不是有一个顶天立地，足可以灭他吴国的好大王吗？王后，你是与我说笑吧？"

雅鱼："都到了此种时候，你说这些气话有用吗？非我要吓唬你，吴军一到，奸淫掳掠之事难以避免。"

棠丽的宫娥们更已吓得脸都发白！

棠丽："好端端的越国竟被糟蹋成这样。先王啊，你的在天之灵将作何想？"

雅鱼终于有怒："夫人，你可以糟蹋自己，也可骂我、骂大王，可你的这些宫娥何辜？来啊，快跟我走！"

"我看谁敢走？"棠丽怒喊。雅鱼已行，宫娥们终于不怕棠丽，随雅鱼而走。"给我回来！"棠丽已声嘶力竭。

雅鱼微一笑，猛然转身，手指了棠丽命众宫娥："将她架了走！"

宫娥们听了王后的吩咐，向前执住棠丽往外架去。棠丽犹自挣扎着喊："大胆，你们大胆！放开我……"到了寝宫外，被架着的棠丽忽改呼："公子，公子……"雅鱼只得又命宫娥："快回去抬来！"数名宫娥又忙着返回，惊慌着抬出了铜像。雅鱼道，"快走！"

大街，日。

当雅鱼和棠丽夫人的车驶向大街时，街道上竟已难见人影。

棠丽上了车已不再闹，她与雅鱼共乘一车，她见了仍昏迷的孩子，便道："你如何将一名乞人带了车上？"雅鱼没理她。棠丽又掀开窗帘朝外张望，道，"如此安静，看样子，我们是走不掉了。"

"会走掉的。"雅鱼这才安慰棠丽，又掀开车帘对舆人道，"再快些！"

城门，日。

车辇行至城门，可城门却已关闭。车御停下车来。雅鱼探脸："怎么啦？"

车御指了指城门。雅鱼下了车，刚往前走了数步，已愣住！原本四处皆一片死寂，这会儿却有巨物抖颤的声音，如地鼓一般自脚下而起……

雅鱼仍在辨别着，棠丽却掀了帘道："王后，是城门在抖！"

果然是城门，经棠丽提醒，雅鱼打眼望去，见城门巨大的门板在晃……

"快回头！"雅鱼对车御厉喊一声忙上了车后，那城门已不是抖，而是发出"咣咣"的巨响！

就在雅鱼所乘的车舆去不多远，两扇城门已被擂城车擂开……吴军已山呼海啸一般蜂拥入城！

伍子胥、伯嚭等昂立于战车，惟吴王夫差骑于马上，他们观看着无数的军卒如过江之鲫般纷纷窜入城门。

他们的身后，孤零零地扎着一辆囚车，车内之人正是文种。

吴王夫差挥手而喊:"走,进城去!"

各车驶动,夫差为先,伍子胥随后,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入了城门,往越王宫驶去。

雅鱼寝宫,日。

逃回王宫的雅鱼与棠丽匆匆逃进寝宫。那名病着的孩子被宫娥们背进宫放置于地,再没人管她。雅鱼立命宫娥们:"快,去膳房多取柴薪和油脂来!"

宫娥们已慌乱不堪,立即去膳房。

到了此时,棠丽才真正感到害怕,她脸色发白呆立着,茫然不知所措。

雅鱼:"你若害怕,进内宫去吧。"

棠丽却硬撑着:"我害怕?我什么也不怕!"

雅鱼朝刚才放孩子之处一望,竟已不见人影,忙问:"那女孩呢?"棠丽摇颇不知。雅鱼不再顾什么女孩,见宫娥们已抱柴薪以及油脂至,雅鱼指着宫柱处,"全堆一道!"柴薪堆好,雅鱼又喊,"淋油脂!取火来!"宫娥们淋好油脂,一名宫娥去掀开火种盒以柴媒取火时,竟怎样也吹不着。"快!"雅鱼催着。

另一名宫娥也帮着取火,仍旧不着。"王后,火种没了。"宫娥哭喊。

"有火种,我来取。"说话的人竟是那名女孩,她刚才是与宫娥们一起取柴薪去了。女孩接过火种盒,不慌不忙地轻吹时,众人眼睛皆一亮———一颗微弱如粟的火苗跳出,然后蹿起了一片火苗。

一只火把被点燃,雅鱼接在手里后,对众人道:"吴军就要来了,为免他们的蹂躏,他们若踏进这宫门,我们就焚宫……这淋了油脂的柴薪,顷刻之间,便可把一切化为灰烬!与吴人玉石俱焚,你们怕是不怕?"

棠丽:"王后真要焚宫?"

"只要有一名军卒踏进,就点火!你们谁敢持了此火?"见棠丽及宫娥们竟都往后退缩,雅鱼望着棠丽道,"夫人,此火由你而持,我来应对吴军,好吗?"

棠丽竟慌乱地摇着双手:"不,你别找我。"

雅鱼失望至极。范蠡所救的女孩左右看了看道:"王后,我来!"

雅鱼:"你敢点火?"

女孩:"敢!"

雅鱼:"好,好孩子!你叫何名?"

女孩:"西施。"

雅鱼便将火把往西施手里一递:"我让你点时你就毫不犹豫地点,懂吗?"

西施举了火,庄重点头。

越王殿,日。

殿门"轰"的一声被掀开,战马的蹄声踏石而来!夫差直驱战马而入大殿,蹄声更犹如战鼓,一直响至丹墀夫差才下了马!伍子胥等先后进殿。

夫差一掀战袍,端坐于勾践的王位上后又站起,一脚踏于王座道:"如

此窄的王座，亏勾践坐得下！”“哗啦”一声，夫差伸手掀掉了王座，一指丹墀旁的一只大鼎道，“将此鼎抬上来！”护卫们将大鼎抬往王座处，侧翻着，夫差再坐后道，“舒适多了。”

伍子胥、伯嚭以及七八名吴将已列班。“勾践拿住了吗？”夫差抬眼便问。武将们皆默声。夫差又道，“召公孙雄！”

这才有一名武将出班禀奏道：“禀奏大王，公孙雄将军于固城围住了五千越军，且已断了越军的取水道，正等着这五千越军不战而降。”

夫差：“可勾践逃往何处去了？”

武将：“西北方向。”

“西北方向？难道他想逃到楚国去？”夫差问。

伍子胥：“极有可能。他打不过大王就想向楚国去搬兵。”

夫差：“好，寡人此番败他，他一定很不服！若能搬个几万楚兵来，寡人再与他一决高下，一定打得勾践心服口服！”

一名军校喊着“报”声速入，跪地即道：“禀大王，后宫发现了越王后。”

“那就拿下！”见军校犹豫，夫差又问，“为何愣着？”

军校：“不好拿。”

夫差：“一名女流，你竟说不好拿？当心寡人罚你！”

军校：“大王去看了便知。”

雅鱼寝宫，日。

当夫差一脚迈入后宫的宫门时，也不由得一愣。

雅鱼端坐于正对宫门的高处，吴军卒的戈戟对着她，雅鱼却镇定而从容。棠丽与数名宫娥几乎缩成一团，跪在地上瑟瑟打抖。

夫差望了一眼举着火把的西施，问军校：“她们想干吗？”

军校：“禀大王，她们要焚宫，那柴薪上淋满了油脂。”

雅鱼却开口问：“你就是吴王？”

夫差哼了一声：“你真要焚宫？”

雅鱼：“吴王，你不会逼我吧？”

夫差：“你这算是要挟寡人吗？”

雅鱼：“不是！是无可奈何之举。”

夫差：“寡人可不会在惜一座宫殿！”

雅鱼：“吴王连礼也不在惜吗？”

夫差：“问得好。寡人在惜礼，可要看是对待谁！”

“噢？难道礼是能够区分的吗？对待君子，是君子之礼；对待小人，则用小人之礼？”见夫差被问住，雅鱼又道，“若吴王如此施礼，你吴国如何可称礼仪之邦？”

夫差忽哈哈大笑道：“好，寡人今日竟在一名女流面前答不上话！传旨，任何人不得入越后宫骚扰，违令者斩！”

越王殿，日。

伍子胥正对两名吴将吩咐道："绝不可让勾践逃去楚国，你二人速率师去往边境，将所有的关卡通道全部封锁！"

灵姑浮府，日。

石买脚步踉跄，匆匆入府。鸢萝正将剑架在脖子上，一见父亲入厅，便道："父亲，你来见女儿最后一面了？"

石买："鸢萝，听为父的话，把剑放下。"

鸢萝平静地一笑："父亲，女儿也是刚刚得到我夫君战死的消息，若早一刻到，女儿便早一刻去了。"

石买的手已颤抖："女儿啊，为将者有生有死，你岂可如此想不开。"

鸢萝："正因为如此，所以自父亲将女儿许配给我夫君的那一日起，女儿已做好随夫君同去之备了。"

石买："姑浮去了，你还有老父啊，你岂可如此忍心扔下你白发苍苍的父亲而不顾？"

鸢萝："鸢萝只好请求父亲宽恕！你的女儿早已将全部都给了灵姑浮，他去了，我的心已死，若再活着，女儿便会受尽煎熬！父亲能忍心鸢萝苦不堪言地活着吗？"

石买已找不到劝解女儿的理由，便痛心疾首而喊："鸢萝，你别急，你……你听为父与你细说……"

鸢萝："父亲都找不到说服鸢萝的理由，鸢萝更该去了。父亲保重！"

"鸢萝——"石买悲喊。

"噗"的一声，鸢萝的剑已游动在她自己的脖颈上。石买扑往女儿。

山道，日。

勾践一行人正踏上了山道，他见苦成于马背上摇摇晃晃的，便喊："苦成！"

苦成一惊，瞌睡醒了，忙问："大王，进入楚国了？"

勾践："寡人不去楚国了。"

苦成："为何……为何又不去了？"

勾践："寡人不想依靠楚人。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

苦成："可大王的安危……"

勾践抬手一指不远处的山："你看，那儿是什么？"

苦成因瞌睡，早已晕了方向："微臣不知。"

勾践："是固城要塞！寡人已探明，诸稽郢将军竟收拢了五千人马，退入要塞坚守。将军为寡人立下大功了，有这五千人马，寡人还可以与他夫差再好好地斗上一阵子。"

苦成："大王，眼下吴军势如破竹，五千人马如何……如何……"

“碰不得吴军是吗？”勾践道。苦成害怕着，但仍壮胆道出个“是”字。勾践也许是沉浸在自己的想像里，所以他没有计较苦成的丧气话，只是道，“固城要塞储粮颇丰，兵器也充足，我只要坚守上三五月，待吴军气竭力衰时，便可以小股精干之师，或偷袭，或夜击，让吴军精锐疲于奔命，而我军则可趁势壮大，用上一二年，即使我不能大败吴军，当可将其驱赶出境！”

苦成见勾践自椒山大败以来难得地情绪好，便道：“大王运筹帷幄，所料极是。”

说着话时，见道旁一条清澈的小溪，勾践回首望一眼跟随的军卒已相当疲乏，便道：“歇息一会儿，让马也饮饮水。”

苦成便对胥犴将军喊：“大王有旨，原地歇息。”

勾践下马到了溪边，先捧水淋了头颅，又掬水而喝，当他饮到第三口水时，忽见掌心中捧着的水里有血丝，张眼便朝溪水里看，见溪水中有红色正一缕缕地随流淌的小溪而荡漾……

“不能喝！”勾践朝饮水的众军卒大呼一声，起身朝溪的上游行得数步，见溪水更红！忙再逆溪而上，当绕过一块巨石后，勾践惊呆了——溪水骤然而阔，满目皆红……

勾践问：“此溪是固城流出的吗？”

胥犴：“是！”

“难道诸稽郢他们……”勾践已不愿再说下去。

苦成忙对胥犴吩咐道：“快遣人去要塞打探，是不是要塞已被攻破。”

勾践与众军卒分散在一块山坳部等待着。许久，端坐于一块山石上的勾践已显焦躁，自山石而起，漫无目的地转着。“再遣人前去！”勾践道。

胥犴忙指定数名军卒再去，可刚走不久，便已回头，数名军卒抬着一名断了腿的军卒而至。那断腿军卒一见大王泣喊：“大王，固城要塞已被公孙雄围困，要塞易守难攻，公孙雄发起数番攻击皆被诸稽郢将军率师击退！岂料公孙雄精明，竟将要塞的汲水之道给断了。如今要塞内滴水无存，众军皆干渴难耐。公孙雄命人将水摆在塞口，我军已派出数拨人去抢水，皆被吴军斩杀！”

勾践：“这溪里流的血，就是抢水的军卒们的？”

军卒：“是！大王快设法为要塞解围啊，若迟了，要塞内的五千人马会活活渴死！”

勾践：“你是如何逃出来的？”

军卒：“小的受诸稽郢将军所遣，一共五人，想偷出要塞禀报大王，可要塞所有可出之道皆被吴军封死，就只好自要塞后山攀绝壁而下，其余四人皆摔成肉酱，惟小的攀爬有术，却也摔断了腿。”

勾践：“这么说，要塞内再无路可出？”

军卒：“无路！”

勾践忽然问：“诸稽郢为什么不率军投降？”

军卒一愣，道：“大王，将军说，宁愿五千人全数渴死或战死，却绝不投降。”

勾践便一把夺过马缰,跨上马喊:"随寡人来!"

苦成却挡于马前:"大王,不能去啊。"

"让开!"勾践怒道。苦成跪下。勾践又道,"你如何不明白,若不接应,这五千幸存的人马就再不能存!"

苦成:"大王啊,靠眼前的这百多名军卒,去了也是白白送死啊。"

胥犴和军卒们也跪下了,皆呼:"大王保重!"

勾践:"嫌人少,那你们就别跪着。快去,将散于四处的军卒给找来,寡人于此处立候!"

胥犴:"只要大王不去涉险,末将这就去找。

"那就快去!"勾践下马而喊。

胥犴便留了一半军卒,率另一半而去。

"你们也去!"待胥犴去后,勾践对剩下的一半军卒道。军卒们面面相觑。勾践怒喊,"你们去是不去?!"

军卒们不敢再违逆,忙退离山道,匆匆而行。

四周皆空,只剩了数名王宫内带出的侍卫,苦成已很紧张,亲站了山道上放哨。勾践:"苦成,你过来。"

苦成:"大王,微臣岂敢失责。"

"若碰上了吴军,凭你往那儿一站,就能吓退了他们?听天由命吧,若这会儿寡人被拿住,那是活该!"苦成闻此只好步往勾践。勾践这才道,"趁此时机躺下歇会儿吧,你不是困了吗?"到了此时,苦成哪里还有困?紧张极了。"你不歇,寡人可是要歇着了。"勾践说着往山石上一仰,闭眼大睡。

勾践还真睡着了。太阳西移时,他睁开双眼,竟见着了范蠡。不知范蠡何时而至,他以身体而为勾践挡着斜射的阳光……

勾践坐起即道:"你来了多久?"

范蠡:"半个时辰。"

勾践:"固城要塞危急,你知了吗?"

范蠡:"已知。"

勾践:"这五千人不可不救。"

范蠡:"范蠡明白,若再不救,我越国就几乎不存男人。"

勾践:"已不可能用兵相救了,是吗?"

范蠡:"即使收拢散兵也不过千人,而公孙雄围要塞的大军至少有两万。"

勾践叹息道:"眼下能救这五千人性命的就惟有寡人。"

范蠡不得不垂下头颅。

城门,日。

勾践骑于马背,独身一人驻立于城门外,正朝关闭着城门的城楼上望着。

城楼内,夫差正登楼,却已闻勾践的喊声:"吴王,寡人的性命在此,等你来取——"

夫差大步登上城楼，见箭垛处有一队弓箭手正弯弓搭箭，瞄着城外，便喊："退下！"

勾践望见夫差又喊："你不是想取寡人性命吗?寡人送进你手里，让你取！"

夫差："可寡人不愿取送进手里的东西，如此太无趣！"

勾践："若想有趣，你就退兵，三年之后寡人再与你一战！"

"哈哈哈……"夫差禁不住大笑。

闻讯的伍子胥已匆匆登上城楼，对仍大笑不止的夫差道："大王，不可中了勾践的缓兵之计啊。"

夫差止笑，对伍子胥道："相国，你太紧张了。"

伍子胥："大王……"

夫差却已对守城官道："打开城门！"

见守城官跑下楼去，伍子胥却厉喊："弓箭手！""诺"地一声，弓箭手又列往箭垛。"将勾践乱箭射死！"伍子胥再喊。

"慢！"夫差已有怒。

伍子胥："大王，老臣求你了！"

夫差："相国还在为寡人担心，是吗？"

伍子胥："老臣担心大王会中了他的诡计。"

夫差冷冷而道："有相国在，寡人会中诡计吗？"

伍子胥摇头长叹。城门已轰隆而开。

"勾践，城门已开，寡人在你的大殿等着你！要不要进城，你自己看着办！"夫差喊完，又对伍子胥道，"相国，走吧。"

伍子胥苦笑着，只得随夫差而行。

城门外，勾践见城楼上已不见了夫差与伍子胥的身影。城门洞开着，兵器在城内闪着幽光……

眼前的情形几乎和当初废太子时一模一样，勾践抽出剑来，仍是扔进了护城河，仍然张袂如荫而进城……

大街，日。

勾践骑马入城后，见城内的街道上几乎排满了吴兵，戈戟如林。马竟驻足不前！勾践击马三鞭，仍不肯行，那马似已有泪。勾践弃马，改作步行。

吴军卒们的眼内有杀气，也有恨，所交织而成的目光便如寒冰的冰芒！

勾践走着，他摆动的双腿犹如蹚进了一条血河，更似是走进了沼泽，他眼前所闪现的也许不是密如蝗蚁的兵众，而是雨幕冰雪，甚至是春花秋月……

由城门而至王宫不过数百米之遥，可对勾践来说竟是漫漫长途！

勾践走过了四季。

越王殿，日。

殿门洞开！洞开着的殿门似巨兽张大了的嘴。殿门也许已不是殿门，而

是一座最为原始古老的洞穴。当勾践迈入殿门后，殿门轰然关闭！

“谁也不许进殿，违令者斩！”夫差的声音犹自震殿绕梁时，无数的持戟军卒已在殿门外森然昂立。

殿门一关，扑面而至的黑暗刹那间罩定了勾践，他不得不驻步，端立着。

“越王，你想不到吧，我们的晤面竟如此之快！”夫差端坐于大殿的王座道。

勾践：“的确很快！”

夫差：“可你还记得当初你我的争王之誓吗？”

勾践：“当然记得。”

夫差：“记得就好，我们两人都没有违背誓言！”

勾践往前而行，一直走到丹墀旁道：“你用兵，比寡人想像的要好得多。”

夫差：“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勾践却顾自道：“可惜的是，寡人知道得太晚些。”

夫差：“如此说来，你是怕与寡人见面？可寡人想见你啊！你看，寡人的相国、将军，甚至军卒都想杀你，寡人却不顾他们的迫切期待先让你来见！”

勾践：“这么说，你见过寡人后，寡人再走不出这大殿？”

夫差：“那就得看你的胆量与勇气了，你不会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胆小鬼吧？”

勾践：“寡人是胆大还是胆小，就得看吴王如何对待我越国了。”

夫差：“当然是灭了你越国，然后杀你！”

勾践：“若如此，寡人的胆子一定很小。”

夫差：“噢？为什么？”

勾践：“寡人的胆子之所以小，是恐惧我越人永不屈服的禀性，他们会前赴后继地与你们吴人拼杀，直至最后一人。到那时，越国的国土重归蛮荒！面对绝了人烟的旷野，即使圣人大杰恐也胆小了，何况我勾践。”

夫差：“有些道理。你还得告诉寡人，你的胆子要怎样才会大？”

勾践：“眼下我虽败了，可只要吴王能放过我的百姓，放过寡人不死，寡人的胆子一定会很大。因为三年之后，寡人还要与你决一死战！”

夫差哈哈大笑道：“这也算胆子大吗？”

勾践：“那怎样才算？”

夫差取出一把短剑，“呛”的抽出后往勾践怀里一扔：“还记得这把剑吗？”

勾践接住一看：“记得，是寡人自国土上磨出后赠你为礼的。”

夫差：“你敢用它自刎吗？”

勾践将剑往脖子上一比道：“不敢！”

夫差：“你很怕死？”

勾践：“怕死！可若不得不死，请吴王答应寡人一个条件。”

夫差：“说！”

勾践：“你立即降旨，不再杀我越人。此旨一下，剑便可从寡人的颈下走过。”

“那好。”夫差冷笑着喊，“来人！”一名将军自后殿而出，诺而躬立。夫差道，“传旨全军，不得再屠杀越人……”

勾践竟提醒道:“还有军队。”

夫差:“若越军放下兵器,一律不杀!有违寡人之命者,立斩不饶!”

“遵旨!”将军道。

夫差抽出所佩之剑,扔给将军:“快去!”将军速退时,勾践已往自己的脖子上挥剑……“慢着!”勾践止住,夫差又道,“越王,后殿已无人,人全在大殿外,这殿内惟你我二人。寡人可以告诉你,你手中所持之剑,是这大殿内惟一的一把剑!”

勾践:“吴王是说,寡人可以凭此剑来杀你?”

夫差:“不错,寡人赤手空拳。”

勾践哈哈大笑道:“吴王错了!这是国与国之争,而非你我之间的争斗。”

夫差:“可在寡人看来,这场争斗,就是你我之争!”

勾践却将短剑一扔,那剑“当”的一声躺地龙吟,勾践道:“若真是你我之间的争斗,寡人选择投降,你肯接受吗?”

“寡人不想接受。勾践,你拿起剑来!”夫差几乎是咆哮!勾践端立着,没有表情。“拿啊!”夫差又吼。

勾践将目光投在了剑上,盯住好一会儿,地上躺着的剑,竟刹那间闪现嗜血的快感!夫差骄傲的目光里竟升起了渴望。勾践却将他的目光自剑上一抬而起,滑向了夫差。勾践的目光里竟充满了蔑视!他嘴角也挂上了冷冷的笑,这冷笑将蔑视推向了顶点。

夫差与勾践对视着,他的目光竟由渴望而转为失望。夫差道:“勾践,寡人对你失望至极!你若是一名可怜虫,寡人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你若是英雄豪杰,寡人也许会放了你。可你,却偏偏什么也不是!你让寡人如何处置你?滚,滚出去!”

勾践转身即行。当殿门打开,勾践出门时,阳光刺花了他的眼睛。四处皆是嗡响,如原野的群蜂之鸣……在这刹那间,他几乎一阵晕眩!

伍子胥、伯嚭以及众多吴将,已一齐涌入大殿。

当勾践镇静了时,这才看见,大殿外竟聚齐了他的大臣、王后以及身份迥异的贵族与平民。他们在勾践迈出大殿时皆已跪下,有的已呜呜而饮泣……文种仍被囚于囚笼,他无法跪下,只能扒着笼栅呆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臣民们的四周仍林立着吴军,他们虎视眈眈,紧攥着手中的兵器。

大殿内,伍子胥厉喊:“大王,杀掉勾践!”

伯嚭:“不能杀!”

“大王!”伍子胥喊着已跪。

吴军许多将领也跟着跪下,齐喊:“大王!”

“都住口!”大殿内一下安静。夫差道,“寡人心意已决。传旨,不许毁坏越国的宗庙。越国已臣服,就不许再杀戮他们。命公孙雄收净越国的刀枪剑戟以及一切青铜之器。七日后,勾践夫妇入我国为奴。我大军即日凯旋!”

第十八章　毁鼎入吴

越王殿外，日。

勾践穿过跪着的臣民，孤独地步往寝宫。

吴军挥戈戟，开始驱赶跪着的越国臣民们……

伯嚭走出大殿，得意地走到囚文种的囚笼，对文种道："文种大人，你让我办的事……本太宰办到了。"

文种："多谢太宰大人。"

伯嚭："可你别忘了对本太宰的承诺。"

文种："岂敢忘。"

"好！"伯嚭点着头喊，"来人！"军卒趋前。伯嚭一指囚笼道，"打开！"军卒们打开了囚笼。文种出。伯嚭微笑而道，"你可以回府去了。"

文种一揖手，却朝勾践所去方向而去。

勾践寝宫，日。

苦成挡住了文种道："大王谁也不见。"

文种一脸皆黑，痛苦而呼："大王！"

"回府去吧，大人。"苦成劝着。

雅鱼寝宫，日。

雅鱼回至寝宫，忽见一名陌生的女孩，美丽异常，便问："你是谁？"

"王后，我是西施。"女孩道。

见雅鱼惊讶着，一名宫娥忙禀告道："王后，是小的们让西施梳洗了。"

雅鱼对西施道："你的脸上抹了灰，又着男孩袍服，是为防吴军的蹂躏？"

西施："村人们都说，吴人会……会……"

雅鱼："会奸淫烧杀，所以女孩们的脸上皆抹灰？"

西施："惹王后取笑了。"

雅鱼："你的病好些了？"

西施："好了许多，西施谢王后的救命之恩。"

雅鱼："你知道是谁救你的吗？"

西施："是王后。"

雅鱼："不是，是一名叫范蠡的将军。"

西施："范蠡……将军？"

"将军恐怕怎样也不会想到，他所救的路边丑孩竟会是一个至美的妙人儿！"见西施害羞而垂首，雅鱼又问，"你家里还有亲人吗？"

西施："没有了。"

雅鱼："那你先在宫里住下吧。"

西施："王后愿收西施为宫娥？"

雅鱼："我已没这个福分了。"

西施："王后不要我？"

雅鱼苦笑道："先别多问，住下再说。"

勾践寝宫，夜。

岩鹰长跪于宫外。看他的神情，他已不知跪了多久！

漆黑如墨的夜像是被冻凝固了。勾践就凝固在黑暗里。似乎只有这种凝固了的黑暗才是他所需要的。

终于有一盏灯在黑暗中亮起，并且朝勾践移动。"谁点的灯?！"勾践喊。

"臣妾！"答话的是雅鱼。

勾践："灭掉！"

雅鱼："大王该用膳了。"

"寡人说把灯灭掉！"勾践不容分说要动手将灯打碎。

雅鱼只好吹灭了灯，于黑暗中将一盘食物放到勾践面前。

勾践："不用，拿走吧。"

"为什么？"雅鱼似乎是明知故问。

"不饿！"勾践的语气粗鲁。

"为什么会不饿？"雅鱼再问。

勾践："不饿就是不饿！"

雅鱼："可岩鹰已在宫外跪了一天一夜了。"

勾践："让他跪着！若王子找不回来，他该长跪至死！"

雅鱼："与夷走失，也不能全怪他。当时吴军来势汹汹，与夷竟持剑要与吴军拼命。"

"你是王后，儿子丢了竟不焦急，却在这儿乱说情！"勾践厉声道。

雅鱼已泣音连连："与夷失散，臣妾心都碎了……一下子遇了这么多事，你让臣妾如何是好……"

勾践："你哭，有你哭够的时候！"

雅鱼竟突然止住了哭，扭身出寝宫，对岩鹰道："你起来吧。"

岩鹰："大王已宽恕在下了？"

雅鱼："这种时候，如何能求得他的宽恕？"

岩鹰："王后，在下死罪！"

雅鱼："你别跪着了，有事就让我来担着。"

岩鹰："王后，在下离去是为再去找王子，若找不到，在下就……不活了。"
雅鱼："别再提什么死，你去细细寻访吧。"

范蠡府，日。

文种至范蠡府，范蠡与他相视苦笑。文种："要塞内的情形如何？"

范蠡脸色转暗："都缴械了，凡军卒皆已遣散，公孙雄把诸稽郢将军扣押，且要解去吴国，我极力坚持才保下了他。范蠡该进宫禀报。"

文种叹息道："这会儿你即使进宫，恐也见不上大王。他将自己关在寝宫内，不吃不喝，谁也不见！"

范蠡："大王此时的心情，可以感知啊。"

文种："国家战败，作为王者若战死，倒也痛快！原本以为伍子胥绝不会放过大王，没想到夫差更是手辣，他不仅限期让大王与王后入吴为囚奴，更令吴军大肆搜缴兵器，连可以打造兵器的青铜也不放过……"

范蠡："夫差要摧毁的是我国战争的潜力，他这才是真正的使我们臣服哪。"

文种："走吧，与我一道进宫见大王。"

范蠡："你不刚刚还说，大王谁也不见？"

文种："正因为此，我们才一定让他见！"

勾践寝宫，日。

文种与范蠡一到，侍臣苦成匆忙迎上道："两位大人，大王说，谁也不见。"

文种："可范蠡刚从固城要塞归来，大王就是为保住要塞内五千将士才……"

苦成已急得乱摇其手道："大人，千万莫提！"

文种差些说出"投降"二字，经苦成提醒，便有意放大了嗓门道："范蠡已带回固城的消息！"

勾践端坐于锦榻，文种的声音他能清晰相闻。他本已十分痛苦，闻此痛苦更甚！文种竟朝宫内喊："大王，败了一次算什么，我们还可以重新再来！"

"苦成，你让文种进宫来喊！"寝宫内忽传出这么一声。

苦成先是一惊，忽就兴奋地低声道："两位大人，大王终于肯见了！"

当文种与范蠡进了宫时，勾践却已不见。苦成又紧张起来："大王……大王去哪儿了？"

范蠡见侧门开着，便苦笑道："大王已自侧门走了。"

苦成忙自侧门去追勾践。文种："大王为何如此啊？"

范蠡："谁让你吵得他不得安生。"

文种："大王会去哪儿？"

范蠡："若是连宫内也不清静，他该去哪儿？"

"这么说，大王出宫去了？"文种说着，忽喊一声"糟了"，忙往外而去。

范蠡："你又想干吗？"

"大王若出宫，便有危险，快些去找啊。"文种急道。

“大王若不想见我们，如何找得到他？”范蠡却站着不动。

文种细眼一望范蠡，不快道：“大王如此，我看你一点儿也不急？”

范蠡：“有你在急不就够了？”

文种：“范蠡，你是不是有散伙的打算？”

范蠡：“散伙，散什么伙？”

文种：“你又想弃越而去！”

范蠡压抑着：“你如何而知？”

文种：“大王礼贤下士，专使人接来了你母亲，可你料越国有败，竟又让你母亲去了齐国安身。种种迹象表明……”

“够了！”范蠡终于暴怒，自古物架上取一块玉璧置于木案，拔剑一劈两片，而后以剑指着怒问，“此是何意？”

文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胡言乱语！”范蠡将两片断玉一合道，“范某之所以留越，为的就是实现碎玉再全的人生梦境！”

文种愣着时，范蠡已拂袖而去！

苦成又入，对呆愣着的文种道：“大人，不好了，铸器坊出事了！”

文种：“何事？”

苦成：“暴民闹事。”

文种：“你快去找到大王……”

铸器坊，日。

不断有人将铜器送往铸器坊，场子上已堆了如山的铜器。

人们纷纷围往铸器坊大门。坊内竟传出一片压抑而悲愤的哭声。

太庙，日。

勾践竟来到了太庙。他静静地伫立着，目光落在祖灵们的牌位上。勾践想对他的祖先们说点儿什么，可他却无从说起。

苦成已寻至，一脸惊慌地朝勾践跪下了。

铸器坊，日。

匆匆赶来的文种一脚跨进门内，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曾经摆过壮士之颅的器案上，赫然又摆着十三颗斑斑驳驳的青铜头颅。文种当然认得他们，但他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颤抖着嗓音问：“怎么回事？”

铸器坊总管流着眼泪道：“吴人逼着百姓们上交青铜，所以陵园被人盗挖，他们被当做青铜又交上来了。”

“谁干的？”文种厉问。没有人回答他，因为没有人能回答。“究竟是谁干的？”文种发出的已是怒吼。

回答文种的是骤然而起的哭声。十三颗“头颅”的妻子、母亲们跪在地

上，她们一直那样跪着，只能用哭泣来表达内心的愤怒。

有人在喊："把盗挖贼找出来，烹了他！"

文种一拳砸到了器案上，震得十三颗头颅都在晃动。

愤怒的人群又开始躁动，有更多的人拥往堆器场去找武器。

范蠡也匆匆赶来，他朝已似烈火般燃烧着的人群大喝了一声："谁再敢妄动，定斩不饶！公孙雄正磨刀霍霍，我们不能再自投罗网了！"

有人逼问范蠡："照你这么说，十三名壮士的头颅入不了土了？"

范蠡："是的！"

"就让他们成无头之鬼？"

范蠡："不错！"

"那就跟他们拼了！"许多壮汉径去铜器堆里寻找刀剑一类的武器，然后沿着一条街，狂暴而嚣张地乱砍乱砸！他们似乎没有敌人，他们也好像没有发泄的对象，便用街门器物来发泄。这些人的确是愤怒了，而且是狂怒！

已有大批吴军开来，迅速将暴民们包围……

太庙，日。

勾践正抡着一把大锤，在砸一只祭祀祖先的大鼎，"咣咣"之声于寂静肃穆的太庙响起，撼人心魄！苦成帮不好，不帮又不好，急坏了。

勾践越砸越狠，越砸越猛，手下所砸碎的仿佛是一个国家……

大鼎在勾践的锤下已成一堆废铜！勾践扔掉了大锤，喘着气而命苦成："将这些碎物送去铸器坊！"

铸器坊，日。

吴军与暴民对峙着！

苦成率人将一车废铜运至，并与范蠡耳语。范蠡手指着废铜对暴民们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是太庙祭祀王室祖先的大鼎，可大王将它砸了!大王之所以砸它，就是在告诉我们，败就是败，我们不仅要服输，还要输得起！"终于有暴民开始扔掉手中的兵器，然后有更多的人扔掉。范蠡松了一口气，这才指着一车碎铜对铸器坊总管道，"将它们与铜颅一道化了吧……"

文种府，日。

管胜入府厅禀报："大人，太史大人求见。"

文种："噢，他倒是稀客。请进来。"

管胜出，迎进了皓进。皓进入座即道："大人，眼看大王入吴之期已近，可大王至今既不上朝，也不见大臣，这可如何是好？"

文种："大人有何高见？"

皓进："眼下的越国已如一团乱麻。大王入吴后，如何求生？又让谁来守国，这些都该有一个章法策略。"

文种:“太史大人所言极是,我也正为此而心焦着,可眼下谁也见不到大王。”
皓进:“能不能让王后递话给大王?”
文种:“就依此法。”
皓进:“可如何能见到王后呢?”
文种:“大王的侍臣苦成可传话。”

雅鱼寝宫,日。
苦成:“王后,大王不肯见大臣,文种、皓进等大人已心乱了。”
“既如此,明日请大人们去范蠡大人的府上候着。”雅鱼思索片刻道。见苦成诺而去,雅鱼对一名宫娥道,“让西施来见。”
不久,西施入宫,行礼:“拜见王后。”
雅鱼:“西施,再过一日我就与大王一起入吴为奴了。”
西施已欲泪:“王后……”
雅鱼:“不用难过。我想给你找一个好人家,不知你愿是不愿?”
西施:“王后之命,西施岂敢不从。”
雅鱼:“不是什么命不命的,本来就是人家托付给我的,我只不过再将你还给他。”
西施:“王后所指之人是范将军?”
雅鱼:“正是,你愿意吗?”
西施:“任凭王后安排。”

勾践寝宫,日。
自砸了鼎后,勾践似乎卸下了沉重的负担,心情好一些了。他独自一人,手中捻着当初自季菀头上拔取的发簪,正思索着什么。
雅鱼进,试探性地呼道:“大王……”
勾践:“何事?”
雅鱼:“臣妾想请教大王,范蠡多少岁了?”
勾践:“你问这些干吗?”
“范蠡投身越廷,至今还是孑然一身吧?”雅鱼叹道。勾践微点其颅。雅鱼又道,“大王诸事繁忙,是臣妾不好,论理,早该为范蠡立一妻室了。如今,我们夫妇将沦为吴奴……”
勾践却打断雅鱼:“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范蠡也免不了此俗啊。这事寡人倒没上过心,你想到了,不错。大臣或贵戚之中有合适的女儿吗?”
雅鱼:“大王为何往大臣贵戚那儿想呢?”
勾践:“范蠡出身贵族,又是寡人的军师,寻常人家的女儿他能看上眼吗?”
雅鱼:“大王啊,范蠡会拘泥于这些世俗偏见吗?”
勾践:“你已经开始解人了。寡人知范蠡啊,平生的大趣是远游、击剑和赏美,他很爱美。怎样,你是否访到美女了?”

雅鱼："是不是美女，大王一见便知！此女臣妾已备入后宫，范蠡曾救过她，言语试探，她对范蠡十分仰慕！只是此女出身卑微，又无亲无戚。"

勾践："想给她一个身份又何难？你王后认她为妹不就行了。"

雅鱼："谢大王！臣妾让此女来谢大王之恩，然后大王与臣妾就做了这个媒人，将她送入范蠡府去。"

勾践："入吴之后，你与寡人还不知经受怎样的苦难，临行前能办成范蠡的一桩美事，也不枉寡人与他君臣一场！"

范蠡府，日。

皓进、曳庸、苦成等臣已在范蠡府厅端坐。范蠡早觉有异常，但他却不问，只是陪众臣坐着等他们开口。但皓进等似乎在等待，也不开口。

文种至，一入府厅便道："范蠡啊，文种有贺了。"

范蠡："贺？"

文种："你竟不知？"

范蠡："知什么？"

文种："你有喜事了。"

范蠡："何喜？"

文种："王后把她的妹妹许配与你。"

范蠡大愕："你说什么，王后何时有个妹妹了？"

文种："你急什么，待会儿一见，你不就知道了。"

范蠡："可王后即使有妹妹，跟范蠡也无关啊。"

文种："只要王后肯将其妹许配与你，你管他有关无关。"

范蠡："你这是何话，范蠡岂敢高攀。"

文种："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是越国的军师，有什么高不高攀。"

皓进也道："大人，你别再推辞了，我越国遇了劫难，人人情绪低落。有你这桩喜事出来，倒可去一去晦气。"

"太史大人，不是范蠡一定要扫大家的心情。这事实在有些荒唐，众位大人若为此事而来，范蠡只好送客了。"范蠡不耐烦道。众臣如何肯去，只是端坐着不再言语罢了。"如此，恕范蠡不能奉陪！"范蠡说罢竟起身入了内室。

范府门外又有两辆车至，正是勾践与雅鱼一辆，西施一辆。勾践正要下车，忽见范蠡府门有四五辆车停着，已脸色有变，又回身坐着。

雅鱼："大王为何不下车？"

勾践已有怒："你瞒着寡人做了什么？"

雅鱼："臣妾只是……"

"够了！"勾践厉斥，"大臣们想见寡人原本不难，可见了能告诉寡人什么？是告诉寡人该如何为奴吗?!"

雅鱼："请大王息怒。"

"息怒？亏你还有脸说！寡人不进去了，有两句话你可以带进去，请文种

和范蠡好好守国，至于寡人入吴后的死活他们可不用管！”勾践说着已命道，“回宫！”

车御忙策马而行，被勾践扔下的雅鱼已进退两难。可雅鱼却不得不进府，因为西施已探出车帘，惊愕地看着她……

雅鱼留西施于车，已先入了范蠡府厅。范蠡闻王后至，不得不出厅来。雅鱼：“大王有旨，命文种、范蠡守国，大王入吴后，其死活众臣不用放在心上。”

文种：“大王真这么说？”

雅鱼无奈道：“我岂能篡改大王旨意。”

文种：“大王呢？”

雅鱼：“已返宫而去。”

“可臣仍要求见大王！”文种又犯倔劲，抽身便走。

范蠡这才不得不道：“你还听不出大王话中之意吗？”

文种：“何意？”

范蠡：“王受了辱，何必臣再受辱？臣若受辱，便是举国之辱。”

文种：“可王已受辱，更是臣之辱，国之辱！”

范蠡：“岂不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古训，大王之所以这么做，是为给我们留点儿面子！”

文种这才一愣！

“文种大人，你们都退下吧。”见文种等默默退出府厅，雅鱼望着范蠡苦笑道，“军师，恐怕你已知道了，是我多事。”

范蠡：“范蠡谢王后关爱。”

雅鱼：“我还是要告诉你，这名姑娘是我认来的妹妹，这事啊，大王也知道。”

范蠡：“王后，常言道，国破家亡，大王与王后有难，范蠡岂能袖手旁观？更不会用情家事。”

雅鱼：“可我和大王即将入吴，这姑娘又无处可去。姑娘我已带来，你给我一个薄面吧，姑娘原本是想好好地伺候你，你收她做个丫环也行。”

范蠡：“王后言重了。”

“把姑娘送进来。”雅鱼已回首吩咐宫娥。一会儿，数名宫娥领着西施进。雅鱼又道，“她可是你自吴军手里所救之人。”

范蠡诧异道：“臣所救的可是名男孩。”

雅鱼：“大人，看来你也粗心啊。人我可是给你送回来了，我也就该走了。”

送走雅鱼，当范蠡回身再望西施时，她却跪下了。范蠡：“你起来！”

西施：“大人不答应，西施不起。”

范蠡：“答应你什么？”

西施：“让西施服侍大人。”

范蠡：“我不是不肯答应，你可能不知，大王就将入吴。”

“这王后已告诉了西施，可这和西施服侍大人有关吗？”西施问道。范蠡已不知该如何对西施说。西施焦急得流下泪来，“大人嫌弃我？”

范蠡无奈道:“好吧,你可以住在我府里,可我却不用你服侍。”

西施:“能让西施住下就行。”

勾践寝宫,夜。

勾践问:“苦成,石买为何还不来?”

苦成:“他已经来了。”

勾践:“他来了,为何不进?”

苦成:“他不敢进。”

勾践:“不敢进?”

苦成:“他说,大王不肯见任何大臣,他已是告了老的人,所以他跪于宫外谢恩。”

勾践:“那你告诉他,寡人只是想和他叙叙旧。”

“诺!”苦成出。不一会儿,石买终于进宫,一见勾践忙颤巍巍地下跪。

“免了。来,你坐近一些。”石买移动着身子,却不敢坐得太近。勾践道,“石买,寡人本想入府去看望你的。”

石买:“岂敢,大王想见老身,老身闻召即至。”

勾践:“灵姑浮是寡人的司马,身先士卒,忠心耿耿,是寡人的虎将,更是寡人的帅才!你知道他死在谁的手里吗?”

石买:“老身不知。”

勾践:“是刺死公子稽会的黑翼!”

石买恨道:“是他?”

勾践:“此人投靠了吴人,是卖国之贼!这两笔血债记在账上,总有一天他得还!”

石买刚激起的一点儿恨立时不见了,神情黯淡道:“可惜老身老了。”

勾践:“老了不要紧,但账必须得记着!只要越国还有人在,就一定要清算。”

寝宫外,越国的大臣们又来求见天一亮时就要入吴为奴的大王!他们已碰了许多次壁,所以只是默默地跪下。不一会儿已跪了一地的臣子。苦成想劝,又不忍心,胆子一壮,便进了内宫。

范蠡府,夜。

范蠡步往府内的织房,闻机杼之声却又停下了。他自花格窗棂望往织房,见西施手脚并用,正认真地织布。西施已换下王后将她刚送来时的华丽装束,穿着淡朴的袍服,朴素中透着与众不同的韵味,以范蠡的眼光看,可谓清雅脱俗。

有微汗渗在西施的额头,灯光正好打在她的脸上……

范蠡竟不敢再看,扭身即走。范蠡进厅,先端坐了,自嘲一笑,这才开口喊:“来人,让西施来见我。”

不一会儿,西施入了府厅。她察看着范蠡脸色:“大人为何不高兴?”

范蠡："有件事与你商量。"

西施："大人请说，西施听着。"

范蠡将一个包袱推到面前，艰难地道："拿着它，明日你回家去吧。"

西施大愕："大人，我做错事了？"

范蠡："不关你的事，我要出趟远门。"

"既然大人讨厌我，西施走好了。"西施说着，转身就走。

"你回来！"范蠡喊。

西施顾自走。范蠡突然起身，疾至西施，一把捏住她的胳膊拉回府厅。

西施已怒，对范蠡用脚踢着。范蠡却不松手，将西施拉至一间房舍，推了进去，将门反锁后，扔钥匙与侍人道："看住她，明日天亮再放她走。"

勾践寝宫，夜。

苦成也不说话，只有跪下时双膝磕出了声音。勾践厉问："为何打扰寡人与石买说话？"

"大王，你就见一见吧，几乎所有的大臣都在宫外跪着哪。"见勾践的脸色又很不好看，苦成又哀求，"大王，微臣求你了。"

"求寡人？"勾践对石买道，"石买啊，你看，寡人要见你你却是不敢见，寡人不愿见他们他们却非见不可。你说，这是为什么？"

石买："大臣们是想让大王面授守国机宜吧。"

"守国机宜？寡人在时没有守住，寡人走了，不在了，却能再授守国机宜，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其实他们想见寡人，无非是想听到寡人的一番忏悔之词！"勾践怒道。苦成见勾践已怒，趴着再也不敢吱声。勾践又道，"苦成，你去告诉他们，寡人不想君臣都难堪，也不想见着什么涕泪交流。让他们回去，真愿跪着也随他们的便，爱跪多久都行！"苦成再不敢多留，连忙退出。勾践转向石买，"石买，寡人自任监国太子时起，至今已近八年了吧？"

石买："这老身还能记着，已七年九月有余。"

勾践："当年先王为何让寡人任监国太子，你最清楚。先王比寡人风流快活啊，他被棠丽夫人所迷恋，酒池肉林，声色犬马，闹出了一身的病来，升不了朝，理不了政，所以才让寡人监国。可是，他卸政却不交权，让你牢牢地把持着军队。寡人苦哇，苦就苦在想说而不能说，想干更干不了。不按他的意图行事时，他就说寡人缺了孝道！石买啊，废寡人太子之位时，的确是先王逼你这么做的，一开始时，寡人心里就再明白不过。"石买已大泪纵横，趴着久久不起。勾践仍道，"你们废了寡人的太子之位后，夫差急于求成。可他几乎能敌我国的军队，却敌不过我们的正气！正因为此，寡人小看他夫差了。麻痹轻敌，全然不顾文种的死谏，一意孤行，才导致椒山之败，几乎覆国！如今看来，夫差此人不简单啊，真可谓大气磅礴，势吞山河……"

雅鱼寝宫，夜。

雅鱼正于石上打磨着一样物件，看形制似是一把小巧的匕首。她的四周站着想帮手却不敢帮的宫娥。面容严峻的雅鱼一直默默地打磨着，她打磨的仿佛是自己的毅力！

终于磨好了，已不似一把匕首，倒像一支簪，雅鱼将它插进了发髻。

勾践寝宫，夜。

勾践："石买，寡人不得不与你交一交底。寡人与王后这一去，恐再也回不来了……"

"大王……"石买欲言。

勾践："时辰已不早，寡人这就要去了，不要打断寡人的话，你只听着就是了。寡人虽已委范蠡与文种守国，可寡人还是不放心，他们二人毕竟是客卿。寡人去后，你着人好好地寻访王子，若能找到，再好不过。若过了三五年寡人还是回不了国，你就让王子继位。若找不到王子，那就由你来把握越国的命运吧，该立谁，你看着办。将来有一日，寡人有幸而奔归生天时，如若已有国君，寡人不会再与他争。寡人愿归之山野，优游林下，再不问世事，忘国而终……"

"大王，大王啊……"石买又伏着，泣难成声。

许久后，当石买再抬首时，勾践已经不在了。

宫廊，晨。

勾践与雅鱼同行。宫道上难寻半个人影。西风肃杀，败草以及枯叶贴着宫道一阵紧似一阵地飘荡。残旧的鱼皮宫灯在木杆上吱吱呀呀地摇着！

勾践夫妇的身影拖得很长，长得遮住了半条宫廊……

越王宫后门，晨。

当勾践夫妇正要出后宫门时，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忽奔至。勾践扭首一望，正是他的大臣们。勾践的脸色一沉："为何要送？"

文种："大王远行，臣等岂能不送？"

勾践："寡人已作千里俘囚，是有去日，再无归日了！"

文种："臣不这么看，远有商汤被囚于夏台，文王囿于羑里，生死渺茫，几乎难见生的希望，只因大杰之士能忍辱负重，最终都一举而成王者。近如齐桓公奔莒，晋文公奔翟，无不流亡多年，尝遍人情冷落，被拒多家藩国，受尽奇耻大辱，最后都终成大业。"

勾践："文种，不要说得那么远，只要你与范蠡好好守国，善待臣子，善待百姓，寡人就感激不尽！都别再言，寡人去了。"

"大王。"范蠡呼着已至，他竟背着一个包袱，对勾践道，"范蠡随大王与王后一同入吴。"

勾践："范蠡，你这又是何苦？"

范蠡："大王远行，身边总要有一名役使之人，范蠡已了无牵挂，追随大王，范蠡心甘情愿。"

雅鱼："可西施呢，你让她怎办？"

范蠡："已打发她回苎萝村去了。"

此时，已有臣子痛哭失声。勾践不愿看到哭泣，更不想与臣子们一一告别，脸一严喊："打开宫门！"

有人将宫门打开。当勾践、雅鱼、范蠡一出宫门时，由不得皆大愣——宫门外早已守候着众多的吴军。还未等勾践以及臣子们反应过来，吴军军校掩烛已喊："上大料！"数名军卒闻喊左右执住了勾践。勾践欲挣扎时，一袭大囚袍已套于他身，随后一根圆木挺出，铜链响时，勾践的双手被锁于圆木上。

文种喊："岂可如此对待我王？"

由宫门涌出的大臣们喊着："不可啊……""大王，大王啊……""苍天哪……"

已一片纷乱，许多大臣手足无措！

"寂静！"吴军军校掩烛厉吼一声。昂立的吴军卒们将戈戟一亮，对准了众臣，众臣这才寂然。掩烛取出一策，展策而喊名，"雅鱼！"刚一喊出名字，吴军军卒们将雅鱼也锁上了大料。"范蠡、诸稽郢、苦成、岩鹰、胥犴、畴无余！"掩烛连喊六人，六名臣子也被军卒一执，套上囚袍锁于大料。

不一会儿，掩烛读出一串更长的名单："辛田、介子豹、李殳、羊舌皿、贾度……"

在场的越臣们几乎有一大半被喊了名，俱被军卒执出，套袍，上了串手，又被锁于两条长长的串腿铜链上。左右互拴，一链拴成两行。

文种、皓进、曳庸等少数几名未被喊到名字的大臣几乎惊呆，更无计可施，他们只能跪着。

粗大的串腿铜链上，人越拴越多，有点了名而不在送行人群中的，已被军卒们自他处押来拴上。当掩烛不再喊名时，那铜链已拴了百多人。

"起行！"掩烛厉喊一声，勾践等人在前，其余人成四行在后，"哗哗"的铜链之声响起。

勾践行着，扭首望了文种等一眼，目光中充满了无奈与绝望！

文种等人已将头颅埋入怀中，再不敢看。

大街，日。

大链被囚奴们蹚出的"哗哗"之声惊动整座王城的百姓。街道上立满了吴军！百姓们既心惊又好奇地走上街道，当见到眼前的情景时，连忙跪下，再不敢看。吴军却自藏首的百姓颅后揪住头发，逼他们看，有无数的百姓被吴军揪起脸来，有一名闭着双眼的，吴军见了，剑光一闪，这名百姓的鼻子被削下，顿时血流满脸……

勾践走在前面，大料压在他的背上，他已难以昂首，但他尽力抬了脸，

看着被揪起脸来的百姓，其目光已不再深邃，强悍。他将目光投在雅鱼身上，一名女人，却也要吃这种苦，受此种罪，刹那之间，他竟为雅鱼担起心来，因而目光中忽又注满了同情。

雅鱼感受到了勾践的担忧，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莫大关心，这是一次来自于一个男人的关怀，所以雅鱼顿被打动，差点儿便有感动的泪要流出。但她却不会在此时流泪，她强忍着，目光里渐升起的竟是坚毅之色。

城门，日。

囚奴行列缓慢地出城而去……

文种、皓进、曳庸、石买于城楼上看着大王等渐行渐远。曳庸："路途遥遥，风吹雨淋，大王他们恐到不了吴国就会被折磨至……"

文种已打断曳庸，不让他说出死字，他道："要紧的是路途之上，他们渴了、饿了，如何办？"

皓进："吴人不给吃，不给喝吗？"

文种："你们总该见过奴隶吧，奴隶们吃的是什么，喝的又是什么？"

皓进："可吴王所囚的毕竟是我们的大王，是一国之主，他岂可真以奴隶而对待？"

文种已没好口气："你没看到吗，大王已比普通的奴隶都不如了。"

皓进："那如何办？"

文种："让沿途百姓，为大王他们供饮送膳。"

曳庸："若吴人阻拦呢？"

文种："那就设法！"

范蠡府，日。

侍人打开了锁着西施的房舍。西施："范大人呢？"

侍人红着双眼："走了，被吴人当牲口一般锁走了……"西施大惊，撒腿就奔。"姑娘，你去哪儿……"侍人喊着，追出府门，可早已不见西施的身影。

响道，日。

长长的囚奴行列艰难地行进。勾践额冒虚汗，口燥舌干！他欲仰脸望一望天空，直射的阳光刺花了他的双眼……勾践忽伫立不行！囚奴的队伍皆停。

掩烛策马而前，厉问军卒："为何站住？"见军卒以手而指勾践，掩烛跳下马，至勾践前厉喊，"才走了几里路？"

勾践厉目以对！

掩烛正欲骂，雅鱼却开口喊："水！"掩烛冷笑。"你没听到吗，给我们大王喝水！"雅鱼又道。

掩烛："你们要就给，那要我何用？可别忘了你们的身份，一群贼配奴！"

"给水！"范蠡已喊。

掩烛抖着鞭子欲抽范蠡。“你敢?! ”勾践忽冷冷地道出一声。

“水,给水! ”余众皆呼。

掩烛挥着鞭子竟去抽打铜链上吊着的人。被打者是介子豹将军,他猛一把揪住了鞭子,环眼圆瞪道:“你再不给我们大王送水,我就掐死你! ”

掩烛不甘示弱,欲夺回鞭子,介子豹却已与他扭打在一起。押解的军卒们一拥而上,将介子豹按住,掩烛挥鞭猛抽仍不解恨,拔剑便要刺死介子豹。“住手! ”勾践喊。掩烛的剑这才未刺。

正此时,有以竹筒、瓦罐而拎着水的百姓围至,被军卒们亮兵器而挡着。

掩烛不得不伸手点了数名百姓:“你,你,还有你,过来! ”

被点中的人中便有西施。她步往大料,苦成呼她:“姑娘,快给我水,我要喂大王喝水。”

西施却不理他,径直走到了范蠡面前,将竹筒拔去了塞,要给范蠡喂水。范蠡示意西施先给王后,西施却目不转睛,仿佛王后不在她身边似的,只望着范蠡道:“大人,快喝吧。”

已有百姓跪着,高举了竹筒喂勾践水。

雅鱼也早已看明了范蠡之意,便有意扭首而不看范蠡与西施。

西施将竹筒凑往范蠡的嘴边非要他喝。范蠡喝了后道:“够了,多谢。”

西施:“大人为何要对西施客气? ”

范蠡:“我救你只是顺手而为,喝了你的水你已经不欠范蠡的了,走吧。”

西施却不走。

掩烛已喊:“够了,走! ”

军卒们挥动兵器驻赶百姓。

勾践见雅鱼也喝了水,这才继续走。

西施却随范蠡身畔而行。范蠡:“你该回家去了! ”

西施:“不,我要送你。”

范蠡:“路途险恶,你一个姑娘家如何送我? 荒唐! ”

西施根本不听。已有军卒挥着兵器,亮到了范蠡与西施之间,西施这才不得不止步,却立于道旁,双眼仍旧是谁都不看,只望着范蠡,一直望到范蠡的身影在她的视野内模糊了,她仍然在望着。

文种竟已现身,望着远去的囚奴行列对身后的管胜问:“照这种速度,大王傍黑时会到达何村? ”

管胜:“石尾村吧。”

文种:“那好,我们抄小道,立即赶去石尾村,让百姓们为大王送膳食。”

西施听到了文种的话,走近文种道:“大人,我跟你一起去。”

文种本未注意西施,见西施求他,才望了西施一眼,竟双眼一亮道:“姑娘,你抬起头来。”西施微抬了脸。文种不由得连连颔首,却问,“为何要带你? ”

西施:“我要照料范大人。”

文种这才恍然有悟:“你就是范蠡所救的西施? ”

西施："正是民女。"

文种："那好，你可以跟我们一道走。"

石尾村，黄昏。

一干囚奴以及军众到达石尾村。

囚奴们在村道歇下。一条狭小的村道，几乎被挤破。

隐身于村舍内的文种对管胜道："可以让百姓们送膳了。"

管胜出。一旁的西施已挽着一只竹篮，跟着管胜。

见军卒们将送膳的百姓拦住，管胜交涉道："军侯，小的们只是送膳食。"

掩烛："谁让你们送的？"

管胜："小的们是这村的百姓，大王虽入吴为奴，可路过百姓们的村子，总该尽尽心吧？"

掩烛命道："那就将膳食放下！"

挤在人群中的西施喊："让我们自己送。"

掩烛："不可，立即滚开！"

军卒们已用兵器驱赶，百姓们只好放下膳食，退开。

西施虽退着，可手中的竹篮却紧紧挽着。一名军卒见了上前而夺。西施不肯，军卒又要动手，幸管胜忙向前劝解道："军爷，她小，不懂事。"

管胜忙自西施手里取篮子，见西施仍拗着，管胜道："姑娘，听话，别惹军爷生气。"

西施不得不松手，当竹篮被取走时，她双眼内噙着泪水……

百姓们皆已退至一旁，吴军们取走了膳食，他们每一只篮子皆掀开察看，见有肉食，便留着，粟饼团饭之类被数名军卒提着，开始分发给众囚奴。

勾践、雅鱼、范蠡等分发到手的皆是一块很小的粟饼。勾践咬了一口，竟道："唔，好吃。"

雅鱼却不吃，对勾践道："以前大王可从未用过民间的膳食。"

勾践："你为何不用？"

雅鱼："臣妾……不饿。"

"这一路走来，可是苦着你了。岂能不饿，快用吧。"勾践道。雅鱼被勾践所感动，直直地望着勾践。勾践几口便吃完了饼子，雅鱼将自己的递给了勾践，勾践道，"不，寡人够了。"

雅鱼将粟饼掰开，喂一半在勾践的嘴里，剩下的一半她才自己吃。勾践由不得细细地望雅鱼，目光柔和而亲切。

此时，已有人大喊："膳食不够！""为何克扣膳食？"

掩烛及数名军卒正在一民舍内用着肉膳，闻外面一片叫嚷之声，忙持剑而起。

第十九章　伍子胥的第一杀

村道，晚。

"谁敢再嚷？"掩烛抖着手中的剑厉呼。

介子豹昂身而起，带得拴脚的铜链一阵大响，他呼道："饿着肚子如何赶路？"

"又是你！"掩烛逼往介子豹厉喝道，"夜里不赶路！"

介子豹："饿了肚子如何睡觉？睡不着觉，明日又如何赶得了路？"

掩烛忽冷冷一笑道："你赶不了路，可以不赶。"

介子豹："你是想饿死我们？"

掩烛："死了活该！"

居于前面的勾践道："范蠡，你喊此人过来！"

范蠡："军校，来见我们大王！"

掩烛仍冷笑着，边行边道："大王？谁见过锁于大料露宿村野的大王？"

"可今日你已见着了！你小心些，恐怕还有你未见过的！"范蠡道。

掩烛："你是威胁我吗？"

范蠡正欲言，勾践已冷声而问："你叫何名？"

掩烛："掩烛！"

勾践："掩烛？吴王知此名吗？"

掩烛："不知。"

勾践："那吴王夫差就要听到你的大名了。"

掩烛："我大王不会知道我的名字。"

勾践："他一定会知道。可一旦他喊出你的大名时，一定会和一个斩字连在一道！"

掩烛虽一愣，但仍道："本军校可是要奉劝你一句，最好能活着到达我国！路途之上你若是病死或气死，可就不是本军校之责了。"

"混账！"勾践厉斥。

掩烛却已恶恶地一笑，转身走开。

入夜后，囚奴们席地而眠，横斜一地，他们的脚仍被铜链锁着。头尾燃两堆篝火，有多名放哨的军卒或围篝火而坐，或游动着。

管胜由一村舍而出走至另一村舍时，被一名军卒拦住。管胜塞了钱币给军卒道："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找你们军侯说几句话。"

军卒自村舍内叫出了掩烛，掩烛审视着管胜道："何事？"

"我家大人有几句话要对军侯说。"管胜躬身道。掩烛却很警觉。管胜做着沉甸甸的手势,压低声道,"军侯放心,是好事。"

掩烛命军卒:"小心些,看紧喽。"

管胜躬身而请,掩烛随管胜走向村舍。

舍内端立着的人正是文种,掩烛见他即问:"你有何事?"

"先让你看样东西。"文种说着一挥手。管胜搬上一只沉甸甸的木椟摆在掩烛面前。文种道,"打开看看。"掩烛却冷笑着不动手。文种又道,"管胜,打开给他看。"管胜打开,椟内皆是黄金。掩烛瞟了一眼问:"为何送金于我?"

"你何必明知故问。这木椟内有二十镒金,你是一名军校,这相当于你二十年的饷金。你只说要是不要?"文种道。掩烛阴阴地笑着,弯腰将木椟合上。文种道,"我把话说明了,你拿了我的金,不许再对我们大王不敬!"

掩烛:"我也把话说明了,你的这点金,只能托着大料上的那八个人,其余的可托不上。"

文种:"为何?"

掩烛:"你该明白,链子上的这一大串人,大多是将校。军旅之人,到了这份上个个都能撒泼斗狠!本军校若不狠着点,这趟大差就办不好了。"

文种:"可你却不能克扣他们的膳食,更何况膳食都是越国百姓们送的。"

掩烛:"大人,这你恐怕就不懂了,人只有填饱了这腹内,才会惹是生非。"

文种:"那好,你可得说话算话!你要明白,你若过火了,那你得罪的就绝不止我一人!"

掩烛抱起了木椟:"大人是想告诉我,本军校得罪的是你们越国?"

石尾村,晨。

囚奴们皆醒,仍就地坐着。军卒们正忙着解开小链,牵着囚奴去大解,然后又牵回,再锁于大链。这回军卒将岩鹰锁于前,苦成锁于后,其余六人锁于左右,如此,大料正好被岩鹰与苦成一前一后地扛着。

掩烛上了马背呼:"上路!"

铜链声声,囚奴们又艰难起行。

大道,日。

风雨交加!囚奴们艰难地跋涉着……

疲惫不堪的囚奴们再也走不动了。有的跪下,有的瘫倒于地。

军卒们一拥而上,鞭挞,棍击,驱赶着摇摇晃晃的囚奴们不得不前行。

山道,日。

文种、管胜、西施等领着一群百姓赶至囚奴们将至的山道。

管胜对手拎了膳食的百姓们呼道:"快扔,他们就要到了。"

百姓们便将篮子中的熟肉、饼子塞至石下,也有的扔往草丛……然后

隐入树林。

岩鹰已筋疲力尽，有两名军卒左右驱赶着他，他似乎再也不能前行了，但军卒的鞭子在他眼前晃动着，他紧咬着牙关，已行如木偶。

苦成虽体弱，但范蠡正好锁于他的旁边，会凑上肩膀帮苦成扛一会儿大料，因而苦成比岩鹰要少吃些苦。

勾践差些便踩到了一样物件，一看时，竟是一块熟肉，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回首对范蠡道："往后传，让他们小心脚下。"

囚奴们小心往后传话，再往前行时，除大料上锁着的人不能蹲下身子外，只锁脚的已不时地蹲下，自草丛中捡起了熟肉一类的食物。

吴越边境，日。

囚奴们正歇着。此处已进入吴国境内。不远处的季菀墓芳草萋萋，勾践却背对着它。他们人人皆已囚袍褴褛，发如槁草，几乎不似人样……

坐于一堆乱石上的介子豹自怀里摸出一块熟肉，已不管肉上沾着的草屑和泥土啃下一块来，剩余的又塞入怀内，痛快地咀嚼着。

一名军卒看见了，厉问："你在用什么？"

介子豹不理睬军卒顾自咀嚼着，军卒便到介子豹怀里去搜，被介子豹猛一把推开，军卒摔倒于地。他爬起身后，正挥兵器欲打介子豹时，掩烛已赶来。

"拿出来！"掩烛命道。

介子豹不理睬，掩烛一把卡住介子豹的嘴，欲看他究竟在吃什么。介子豹甩开掩烛的手，"呸"的一声将咀嚼烂了的肉食喷了掩烛一脸。当掩烛抹脸时，介子豹自怀里摸出熟肉竟又啃上一口，干脆大模大样地吃了起来。

掩烛一看介子豹手里的肉，挥鞭便打！介子豹竟任掩烛抽他，搬起一块石头，去砸脚上的铜链。掩烛见介子豹敢砸链子，气坏了，更是狂抽一气。一旁的数名囚奴欲阻拦，却被几名军卒以兵器逼住。

勾践自远处见了，厉喊："够了！"

如泼雨般的鞭子几乎落满了介子豹脸背的每一处，他见铜链砸不断，已愤怒至极，举石猛朝自己的小腿砸去，"咔嚓"一声，腿竟骨肉皆断！介子豹终于自由了，他脱离了铜链，以一条腿支撑了身子，竟朝越国境内单腿蹦去！

鲜血如雨，泼洒在草丛上……军卒们欲追，被掩烛挡住！

介子豹仍顽强地朝自己的国家蹦去，再有数步，他便归国！

掩烛自一名军卒手中取过一支戟，冷眼看着介子豹，见他蹦得差不多了，便猛将戟朝介子豹的后背掷去。那戟呼啸一声，打中了介子豹，戟尖自后背穿进，自前胸探出……

介子豹单腿竟还昂立了一会儿，才訇然倒地，他的上身已几乎扑至界石！

"介子豹——"勾践大呼！

"将军！"囚奴们也齐呼。

军卒们如临大敌，纷将兵器逼住了愤怒的囚奴。掩烛厉喊："速速起行！"

勾践默立，射向掩烛的目光已不是愤怒，而是冷漠。“起行！”掩烛又喊。

勾践这才缓缓转身而行。而拴于铜链的囚奴们朝越国齐跪，大拜！

军卒们又以兵器之柄去击打囚奴，厉喊：“不许拜！”

囚奴之中有人哭，“嗬嗬”之声似狼嚎一般。也有人以手扒着泥土，将脸贴于地上……

囚奴们去后不久，文种、管胜与西施至。他们来到介子豹尸身旁，见戟已被抽走，断腿与前胸仍有血在滴……西施只望了一眼便不敢再看。

“将军，文种的草中藏食之谋竟害死了你……”文种道着朝介子豹跪下，悲伤不已。许久后，文种肃然起身问西施，“姑娘，你想不想救回范蠡？”

西施：“想！”

文种：“那好，我们设法救回大王，也救回范蠡！”

秀女宫，日。

文种与西施端坐于车，管胜将车御到秀女宫，文种道：“姑娘，下车吧。”

仍驻足于车的西施望着秀女宫，不解地问：“大人，这是什么地方？”

“秀女……”管胜抢而答。

“是学艺之地！”文种打断管胜，“姑娘，你不是想救范蠡吗？”西施点头。文种道，“你是要救范蠡，而我要救大王，只有去吴国，到了姑苏城，才会有办法。”

西施：“那为何不这会儿就去呢？”

文种：“救人嘛，恐不是一日两日的事，说不定在吴国一呆就是一年两年，甚至数年。若没有技艺在身，姑娘将以何而糊口？你到了吴国后，总得去大狱探望范蠡吧，难道空手而去？而此处有教习，可教会姑娘多种谋生的技艺。”

西施：“大人，我明白了。”

文种：“此处规矩可是很严，姑娘能吃得起苦吗？”

西施：“西施出身寒微，什么苦都能吃得起。”

管胜已找来了一名女教习，正要施礼时，文种指了西施道：“西施姑娘是来学才艺的，你可得尽心尽力地教她，不可有误！”女教习诺着屈膝而礼。文种又对西施道，“姑娘都看到了，吴人不会善待大王与范蠡他们，想早日见到范蠡，你可得好好学啊。”

西施：“大人放心，西施不敢偷懒。”

文种挥手道：“去吧。”

“姑娘，来，这边走。”女教习已领了西施进宫。

文种望着西施背影竟由不得长叹一声。

姑苏台，日。

新落成的姑苏台高十丈，方圆百丈。台中矗立着一支霸气十足的擎天巨戟，四角则安卧着巨大的春秋大鼎，鼎内正燃着冲天大火。台侧石阶下立有十多柱大木，大木上绑着勾践、范蠡、雅鱼以及胥犴、辛田七八名越国将军。

卤簿节钺，宝幡罗盖，夫差乘大辂王车，驾六驺，率着他的文武百臣正浩荡而来。夫差被侍臣搀了自王车而下，登往祭祀台，经过勾践等人的面前时，夫差对勾践振声而道："越王，别来无恙？"

勾践："托你的福，一命尚存！"

夫差："好，你能存命就好！原本还担心这一路上扛着大料你会受不了哪。"

勾践："你的大料和铜链已经让寡人领教了你的残暴和毒辣！"

"还有呢。"夫差道，"只要你不死，你就可一件件地领教！"

勾践："你放心，寡人绝不会死！"

"大王。"跟随于夫差身侧的伍子胥道，"此人真有勇气死，倒还不失君家应有的风范！可惜的是，他竟能厚颜无耻地活着。"

范蠡："伍相国，你不也厚颜无耻地活着吗？"

伍子胥："范蠡啊，你竟投靠了如此的一名君家，你是找死，该死而无憾吧？"

范蠡："你错了，范蠡是找活，而且要好好地活。"

伍子胥还欲言，夫差却道："相国，开始设享大祭吧。"

当夫差与伍子胥离开后，范蠡对勾践道："吴王无义，他想杀我们。"

勾践："已领教了，吴王出尔反尔，是无信之辈，那就让他杀。"

行不多步的伍子胥听到了勾践的话，忽止步而问："大王，你听到勾践的话了吗？"

夫差："听到又如何？无信之辈，正是他勾践。"

伍子胥又问："敢问大王，祭祀先王应设何享？"

夫差："八牲之礼！"

伍子胥："先王为何不能享该享之享？"

夫差："八牲之享，已是我最高的礼。"

伍子胥："可那都是牲畜，对先王而言，这不够。"

夫差："怎样才够？"

伍子胥忽对众臣道："众位大人，先王造姑苏之城，设遍地仓廪，哺育了我百万之民。他一生征战，立千乘之军，拓展了我吴国的万里疆土……先王一生，煌煌伟业，硕硕丰功，难道不该享他该享之享吗？"

"该享！"众臣齐呼。

伍子胥这才望着夫差，一字一句地道："大王，先王的该享之享便是勾践的头颅！"

此语一出，众皆噤声。夫差的脸已沉。

范蠡、雅鱼以及被俘的将军们望着这样的场面也俱都紧张！

而勾践的心情却平静得多。入吴以来的一路活罪，种种屈辱几乎在他眼前再现，他反复地道着一句心语："与其屈辱地活着，还不如一死！"所以他也高呼了一声："该享——"

夫差忽又步至勾践，与勾践对视许久，才问："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勾践："不错，是寡人所喊，更是寡人所愿！"

夫差："这么说，你已经不是胆小鬼了？"

勾践："是不是胆小，你砍寡人的头颅时便可知道。"

夫差："说得不错！告诉寡人，你还有何心愿未了？"

勾践："寡人若告诉你，你能帮着了吗？"

夫差："能！"

勾践："寡人的心愿很多，不需一一相告。惟有一件最大的心愿是——取你的头颅。"

夫差忽哈哈大笑道："勾践，伍相国说得不错，你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在你的大殿时，寡人将仅有的一把剑给了你，那时寡人已给了你一次复仇的机会，你却不要！这会儿又说最想取寡人的头颅。你还不明白吗，寡人很愿意有人来要肩膀上顶着的这颗首级，可他得凭本事来取！这普天之下若有人能凭本事取走了寡人的首级，寡人为鬼也奉此人为圣人！勾践，本来你可以要寡人善待你的国家，你若有子嗣，寡人可以立他为越国的国君。你还可要寡人给你一个这普天之下最为隆重的葬礼，可你却偏偏要了一件寡人难以办到的事情……寡人不得不杀你。来啊！"

"诺！"数名持了大斧的刀斧手已出，于胸前横斧而礼。

夫差："相国，还是你细心，刀斧手都已备下。"

伍子胥："老臣是为大王尽大孝而备。"

就连摆放头颅的祭具也备下了，被人托着，送到了勾践等人的面前。

夫差："好，听寡人的号令。"

刀斧手们已列至勾践等人的一侧。

"举斧！"夫差喊。刀斧手举起的大斧被阳光一打，闪了许多人的双眼。夫差朝将被斩的数人一望时，见人人皆闭上了眼睛，独勾践未闭。夫差问道，"勾践，你为何不闭上双眼？"

勾践："因为如此而死，寡人死不瞑目！"

夫差："刀斧手，退下！"

伍子胥几乎是呼天抢地喊："大王，这又是为何啊？"

夫差："因为勾践不服。"

伍子胥："就因为他不服，就让先王失了该享之享？"

夫差却低声对伍子胥道："相国，寡人突然想起一句话来。"

伍子胥："何话？"

夫差："圣贤之话，诛杀降君，于礼不合。"

伍子胥："勾践曾被废，是用低劣的手段才重夺其位，他算个什么君啊？"

夫差："相国，算了吧，寡人既已答应他为奴，也不好言而无信！先留着他的命，看寡人如何将他治得服服帖帖。"

伍子胥："不可啊，大王。"

夫差："相国啊，你想想，就似猫捉鼠似的一口咬死，无乐。"

伍子胥："大王，岂不闻乐极生悲？就为有乐而不杀勾践，终有一日你会

后悔的。”

“寡人做事，何曾后悔过？”夫差道。伍子胥痛苦地大摇其颅。夫差转向勾践，“勾践，也许你什么都不是，就一双眼睛瞪得好啊。”

勾践：“寡人的这双眼睛瞪着，就是想看一看，你杀人时会不会闭上双眼！”

“好！”夫差道，“看来，你我之间总有一双眼会死不瞑目！”

勾践：“对极了！”

“给勾践松绑！”夫差已喊！军卒们忙为勾践松绑。夫差指着面前的一座石阶，对勾践道，“勾践，你该看到台心的巨戟了吧？”

勾践：“看到了又怎样？”

夫差：“此戟是用你越国的全部兵器为料，在煤山铸造时三番不成，便又在铸炉之中扔进了你越国的童男童女，终成此戟！它是我先王一生霸业的象征！如今，寡人率文武百官，来此设享大祭先王的在天之灵。你看到寡人面前的这座石阶了，它高了些，你用你的脊梁来铺垫，寡人踩着而步往我先王的祭台，为他举行这隆重的大祭！”

勾践冷声而道：“吴王，寡人的背只有两样东西可以踩它！”

夫差：“是哪两样？”

勾践：“是你我所顶着的这苍苍之天和这众生所存的莽莽之地！”

夫差：“勾践，你真的想死?!”

勾践：“人都有一死。”

夫差脸色骤变，却仍旧沉默着。

伍子胥不知自何处夺得一鞭，竟凌空一抽！“啪”，鞭声响亮时，吴国的文武百臣竟齐呼：“夫差，尔忘了其祖之仇了吗？”

“勾践！”夫差猛呼一声，对军卒们道，“将勾践按到这儿来！”

勾践这才大惊！更惊的是范蠡、雅鱼以及囚奴们，他们皆呼道：“吴王，不可啊——”

军卒们已执住了勾践，勾践奋力挣扎着，却难脱其执。

囚奴们也在绑柱上挣扎着，有的跺脚，有的以后颅撞击木柱。

勾践终被按于石阶之下，夫差对群臣大呼道：“你们都看好喽！”

“夫差，终有一日寡人会杀了你！”被按着的勾践痛呼。

“那寡人就好好等着。”夫差说着，已一脚踩到勾践的背上，他甚至有意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并了双脚，才将脚抽离。

勾践被军卒们松开，但他不再昂身而起，而是愤懑至极地以双掌而击石，几乎击出鲜血……

夫差站在石阶上，微笑而望勾践，忽又脸一沉道：“将勾践打入大狱，锁到大料上去！”

司狱室，日。

掩烛见门口步进了一名将军，迎住了道：“是你？”

黑翼："怎么，不认得我了吗？"

掩烛："我在水师时，你可是公孙雄将军面前的得意之人。"

黑翼："可那时，你还只是水师毫不起眼的一名军校。"

掩烛："但这会儿，你已是水师的将军。"

黑翼冷笑着再道："司狱大人一定在想，你能由军校而拔擢为司狱官是因为你的军功？"

"难道不是？"见黑翼忽哈哈大笑，掩烛又问，"将军为何笑？"

黑翼："军功？你的军功值多少？我是笑公孙雄大人被蒙在鼓里了。"

掩烛："请你说得明白些。"

黑翼："请问，你为军校时，公孙雄认得你吗？"

掩烛："水师的军校成百上千，我并不是司马大人帐内的，他当然不认得。"

黑翼："可我认得你！"

掩烛："这么说，是你向司马大人荐我的？"

黑翼："你说呢？"

掩烛："可我与你只是认得，你凭什么要荐我？"

黑翼："凭你是全水师最狠毒的人！"

掩烛："你这么说，我可不认！有哪个军校不打骂军卒？"

黑翼："我看中你不是因为你也打骂，而是你可以将你的顶首上司不露声色地给整死！人家可是一名战功赫赫的牙将，就因为抽过你一鞭子，你就在他的军帐内放了三条毒蛇将他咬死！可见，你这人比蛇更毒。"

掩烛闻此额冒冷汗，咬牙切齿道："你想怎样？"

黑翼："看你，竟吓成这样。我若是为揭穿你为何要向公孙雄将军荐你？"

掩烛："我不明白，请将军明言。"

黑翼："你该明白了。本将军是越人，原本是王宫卫士，为护送越姬归国，浴血拼杀，岂料不仅无功，越王反将我逐出王宫，使本将有国而不能归。当勾践遭废黜时，我又被一名叫扶同的大臣说动，助他刺杀了将嗣为越王的公子。也正是因为我的刺杀，勾践才得以登上王位！本将为勾践立下的可谓稀世之功，可我得到了什么呢？全家惨遭杀害！勾践不仅不念我的忠心报国之举，却反而密命他的侍卫统领岩鹰遣卫士追杀。我不得不亡命吴国，幸公孙雄将军收留，我才能活至今日。"

掩烛："我明白了，你之所以荐我任司狱，是为复仇。"

黑翼："你只是挨了一鞭子就将抽你的人给弄死！我挨的可不是鞭子，是断送了前程，是有国不能回，是一家六口惨遭灭门！"

掩烛："将军，你想让本司狱怎样帮你？"

黑翼："你肯帮吗？"

掩烛："既受你的荐擢之恩，掩烛岂能有恩不报。"

黑翼："好！那我就告诉你，公孙雄将军荐你后，你可谓是大王钦点之人，有杀伐专断之权！自这会儿起，你就可好好地收拾他们……"

大狱，日。

囚勾践的大狱设在姑苏台南侧。大狱傍山而建，分为两层，底层囚人，上层却是马厩！一进门时，便是大狱的堂井，两面环着囚室，而堂井却露天。

勾践被狱卒们执着而推入。所谓大料是立柱，立于大狱的堂井正中，狱卒们将勾践的双手擎天，锁上立柱。

掩烛进，他径直而至勾践面前，阴阴地一笑道："越王，你的话很不灵验，你不是说一旦我王知本人之名时，便和一个斩字相连吗？"

勾践："寡人说过。"

掩烛："记得就好。本人想告诉你的是，我王钦点了掩烛之名来此任司狱官。你想不到吧，本司狱不得不接着伺候你。"

勾践："那你可得伺候好了。"

掩烛："你放心，一定会的！"

范蠡："既已进了大狱，为何还将我王锁于这柱上？"

掩烛："你问谁呢？自这会儿起，你们都要称本官为司狱大人。这是规矩！"

范蠡："你还有什么规矩，不妨全领教了。"

掩烛："规矩很多，你别急，会让你一一领教的。"

范蠡："好！司狱大人，让人将我王从这柱子上解下来！"

"解下来？你说得好轻松啊。他毕竟曾为王者，王嘛，总该是王来惦记着。本司狱不妨直言相告，我们大王说，就这么锁下去，一直到他求饶时止！"掩烛说着，大狱外已响起铜链的"哗哗"之声。"越王，陪你的人已经到了。"掩烛命身后的狱卒道，"卸去大链，将他们打入大室！"

狱卒跑向门外。不一会儿，第一个囚奴已进，是诸稽郢。他见大王被锁于柱子，喊一声："大王，你受难了！"跪地即拜。

"不许拜！"掩烛喊着冲近诸稽郢，挥鞭又抽。再进一名囚奴，是胥犴，也跪拜。掩烛朝门外大喊，"慢着！"

随着喊声，门内的狱卒先将诸稽郢与胥犴执住塞入了大室。掩烛挥手，已有二十名狱卒进，排列成两列后，相面而立。"拔剑！"掩烛话音刚落，"呛"！二十支剑一齐拔出。掩烛又喊，"下剑！"狱卒们又齐齐地先将剑立至面门后顺势下剑。两排剑尖皆指于地，正好下成一条锋刃毕现的剑廊。"带进来！"掩烛再喊。

囚奴又进，但他们进的是剑廊，虽可以见到勾践，却已不能再跪，要跪就会跪到剑刃上。他们只能口呼大王，然后自剑廊步入囚室。

大室内，先进的人皆扑至栅栏而望勾践，但他们却望不到，只能估摸着方向，面向勾践跪着。室内拥挤，又有人跪着，后面的人便进不去了。

掩烛又厉呼："不准跪拜！起来，都起来！"

囚奴有起来的，也有些仍跪着。狱卒们开始往囚室内塞人，当将最后一人塞进时，已难以承受，终于有人喊了一声："太挤了！""这也叫大狱？""丢

了吴国的脸……”

一片骂声后，掩烛已由大堂速至，隔着栅栏喊：“嫌挤是吗？”

“挤死人了！”

掩烛：“那好，嫌挤的人可以出来！”

“出就出，怕你不成？”有人叫着，已出。陆陆续续地出来十多人，“还有嫌挤的吗？”掩烛问。见没有人再出，掩烛诱导道，“愿出之人，可另住一室，保证不再挤。”又走出了数人，与前面走出的相加正好二十人。“将他们带往大堂！”掩烛喊。

狱卒们挥剑驱赶。囚奴与狱卒皆至大堂。大料上的勾践疑惑地望着。

“列队！”掩烛喊。二十名囚奴列成一排，二十名持剑的狱卒列成另一排。掩烛突然喊，“杀！”

二十支剑疾刺，二十名囚奴瞬间便倒下了。

惊呼之声自还活着的人嘴里所呼出，雅鱼也已转过脸去不敢看。

勾践：“掩烛小人，你竟如此地残暴狠毒！”

掩烛：“越王，你不该指责本司狱，而是该问问你这些还活着的臣子们他们还嫌不嫌挤？”

勾践：“寡人要问的是，这儿若有一个人活着出去，该不该杀了你这只披着人皮的畜生？”

“杀！”大囚室内的人已闻勾践之语，所以顿时勃起一片喊声。

掩烛并不害怕，仍阴笑着道：“走！”

狱卒们将二十具尸体拖出后关上了狱门。大狱立即陷入黑暗之中。

王孙骆府，夜。

掩烛卑微地躬身于王孙骆面前道：“行人大人，请宽恕在下。”

王孙骆：“宽恕？你犯了何罪？”

掩烛：“擅自杀囚奴之罪！”

王孙骆一惊：“你杀了多少囚奴？”

掩烛：“二十名。他们嫌大狱太挤，在下以为，要么不杀，要杀就杀怕了这些越奴。”

王孙骆：“本行人是吩咐过你对他们必须狠，可没想到你一杀就是二十名。”

掩烛：“在下只是一时性起，请行人大人饶了在下。”

王孙骆：“这事若让大王知道了恐会追究。你若想平安无事，也就伍相国能保住你。”

掩烛：“请大人帮忙周旋。”

王孙骆：“你回大狱去吧，盯紧了勾践。至于伍相国面前，本行人为你求情。”

掩烛：“多谢大人。”

伍子胥府，日。

伍子胥听完王孙骆的禀报，思索着道："此人倒是有些手段，既如此，那就保他无事。你去找大王的侍臣，将掩烛杀了二十名越囚的事透露给大王，正好可试探大王对这帮囚奴究竟是怎样想的。"

王孙骆："大王若绕开伍相国或我行人府而治掩烛的罪呢？"

伍子胥："不会了。一来此人曾是公孙雄帐下的，二来他主动找了你，让侍臣透给大王，大王一定知道老夫也想保住此人。"

吴王书宫，日。

夫差问侍臣："你问过了吗，勾践进了大狱后怎样？"

侍臣："回禀大王，那个什么掩烛遵大王的旨意，一进大狱便将勾践锁在大料上。这数日，他的女人喂食于他，他还活得好好的。只是这掩烛将那些囚奴往一间大囚室内塞，塞得他们挤了，竟嫌我国的大狱太小……"

"你说什么，他们嫌我们的大狱小了？"夫差问。

侍臣："是。"

"哈哈哈……"夫差大笑道，"那就给他们造个更大的狱，好将勾践的臣子多装一些。"

侍臣："用不着造大的了，那掩烛让嫌挤的人全出来，说是要让他们住个大的，果然有二十来个囚奴出来了。这掩烛也不手软，命狱卒杀了他们。"

夫差："杀了?！他是当着勾践的面杀的吗？"

侍臣："是，勾践恐怕连剑是怎样咬他臣子们的肉也看得清清楚楚。"

夫差："勾践的面色如何？"

侍臣："惊白了，白如绸缎啊，所以他骂掩烛是披着人皮的畜生。"

夫差："其余囚奴呢？"

侍臣："再不敢嫌我国的大狱小了，恐还觉着我国的大狱太大了哪。"

夫差又笑，很不经意地问："伍相国怎样？那日寡人不杀勾践，他可是很不开心啊。"

侍臣："相国以为，勾践此人很不简单，若有一日让他逃得性命，他就仍会与大王为敌。相国是为大王好，他考虑得久远一些。"

夫差脸色一沉："你是谁的侍臣？"

侍臣大惊，忙伏于地道："大王，微臣是大王的侍臣啊。"

夫差："你明白就好。你以为寡人不知吗，寡人自坐于这大位之后，一言一行，甚至一举一动，你都私下里告诉伍相国了。伍相国为国操心，寡人岂能不知？可寡人最讨厌的便是见不得人！你是寡人的侍臣，姑念你伺候得还算尽心，若再敢多嘴一句，你就找不着自己的头颅了。"

侍臣已浑身打颤道："谢大王宽恩，微臣再也不敢了。"

夫差："起来吧，去告诉伍相国，勾践杀与不杀，寡人说了算。他对勾践有气，寡人准他去撒一撒。可他得记着，别撒得过火了。勾践的命得留着，让

寡人来治服他！”

侍臣："微臣……微臣如何传旨……"

夫差："就这么传！"

伍子胥府，日。

侍臣躬身立着，伍子胥满脸无奈道："我知大王，大王却不知老臣啊。撒气？大王小瞧我伍某了。"伍子胥挥手，"去吧，回大王话，就说老臣知道了。"

不久，王孙骆至。伍子胥："大王的心思用歪了。"

王孙骆："大王是想治服勾践？"

伍子胥："治服？大王能治服此人吗？自越入吴，勾践一路扛着大料风蚀雨浸，数百里路，这种苦连自小磨大的奴隶也吃不了，可他勾践竟吃了。你倒是说说，这样的人能治服吗？"

王孙骆："相国，大王能不能治服勾践且不管他。大王既准相国撒气，话不好听，可相国就别计较了。为何不将计就计，趁着这良机折磨死他，不也是一个杀字吗？"

伍子胥叹道："这老夫当然也想到了。本来杀勾践可以堂堂正正地杀，岂料被大王的一念之差，逼得我们竟偷偷摸摸的，倒让老臣成了小人！"

王孙骆："当今大王心雄万丈，睥睨天下，本来杀个人，哪怕杀个王，对他来说，那根本不算个事。岂料，大王偏遇了个有阴有阳，阴阳交错的勾践，他摸不透此人，所以大王有治服勾践的兴致。相国，事至如今，若一味劝大王杀勾践，恐会适得其反。我们越谏，大王会越不肯杀。"

伍子胥："你的话，也有些道理。"

王孙骆："无奈之下的无奈之举，算不上是小人之为。更何况相国两朝老臣，朝朝倾心倾力地辅佐，功高盖世，可谓鞠躬尽瘁。即使有小人之嫌，偶尔为之，只不过是一小疵而已，又算得了什么呢？"

大狱，日。

锁于大料的勾践也许已麻木，他蓬首垢发微垂了头颅，不发出丁点儿声音。雅鱼与范蠡左右端立，仿佛临朝。范蠡抬眼望勾践，见他已睡着，便示意雅鱼。雅鱼随范蠡步往小囚室，雅鱼示意范蠡坐下，范蠡躬身揖手而谢坐，却等待着雅鱼先入座。雅鱼随地跪坐后，范蠡才退后一步，也跪坐了。范蠡："王后……"

雅鱼："囚室之内还有什么王后啊，请大人不要如此称呼。"

范蠡："越是艰难越要循君臣之道。更何况，我国的朝廷几乎被一网打尽，都囚进这大狱来了。"

雅鱼："大人，大王仍被这般折磨着，恐顶不过去，这可如何是好？"

范蠡："臣正要与王后商议呢。"

雅鱼："大人有何谋？"

范蠡:“若欲大王下大料，眼下之计只有两种。一种是国内速密遣人入吴,上下使力,疏通伯嚭甚至其他吴臣,让他们为大王说话。凭文种的精明,他应该估计得到大王所面临的险恶,他会着手这么做的。只是,将大王锁着是吴王夫差的主意,疏通之谋会困难重重;另一种是,我们自己来抗争！”

雅鱼:“如何抗争？”

范蠡:“除大王之外,所有人绝食！”

雅鱼:“绝食？恐吴人不会在惜我们之命。那日掩烛杀二十个人,竟如踩死蝼蚁般容易。”

范蠡:“臣猜测,这二十个人是有意杀给大王看的,若是绝食无用那就只有……”

雅鱼:“请大人直言相告。”

范蠡:“大王肯向吴王认罪求饶！”

雅鱼也不得不沉默了,许久后才道:“这恐……难以办到。”

“那好,臣这就与诸稽郢、胥犴等将军商议,鼓动众臣开始绝食。”范蠡说着已起身。

“等等！”雅鱼道,“一旦绝了食,若吴人不依不饶,恐就收不回了。让众多的大臣与将军们饿死,后果更不堪设想！让我先向大王试探再说好吗？”

范蠡:“臣遵王后旨意。”

雅鱼回至勾践面前,范蠡则避开了。

勾践的头颅仍垂着,但他却是醒着的,他问:“你与范蠡在商议什么？”

雅鱼:“大王,你被这般锁着已经七日,大王虽不肯喊一声苦,可臣妾知道,大王不仅是苦不堪言,而且是在耗命！大王啊,都说人之命是有量的,就似那豆盏中的油脂,油脂耗尽,火就灭了。”

勾践:“可你放心,寡人之命没那么容易被耗尽。”

雅鱼:“大王之言虽让臣妾高兴,却又让臣妾更忧心了,这世上哪有耗不尽的命啊。”

勾践:“你是想让寡人灰心丧志,还是旁的什么？”

雅鱼:“臣妾切望大王活着。”

勾践:“雅鱼,谁不想活啊？更何况寡人受此种屈辱？锁寡人的这一根木料和其他的木料两样吗？没有！可它贴着寡人之背时,却不是木啊,是剑刃,是烙红了的铜柱！寡人这浑身的肉,被它一丝丝在割,一缕缕在刨……不瞒你说啊,寡人眼前所见的,既不是你雅鱼,也不是范蠡,更不是这满狱的臣子、将军,而是一个字,一个大大的死字……”

雅鱼再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身子一软,几乎瘫倒于地:“大王……”

勾践却无泪,也无愤怒道:“起来,雅鱼,寡人知道,你是个坚忍不拔的女人,以往你是从不表露罢了。你为了寡人,可以受气,也可以受辱。你能在寡人大意失策之时悄无声息地帮寡人给弥补了。所以你不用流泪,也不该流泪,你只要站在寡人的身旁,和寡人一道,好好看着这个死字！这个死字

啊，寡人可以看到它，可寡人却绝不想它！”

“大王，向吴王认个罪，告个饶吧，只要大王肯认罪告饶，吴王就不会再这般折磨你，大王所看见的这个死字，也就远远地逃开了。”雅鱼泪眼朦胧，她似乎不是在恳求，而是在向勾践告饶。

勾践却未发怒，仍旧用淡如止水的声音道：“这不可能。雅鱼啊，深解寡人之意的人，恐惟有你了。你何时见过寡人犯过软，没有吧？寡人做事可迂回，甚至可不择手段，但以告饶而成事，哪怕是存命，寡人却绝不为之。”

雅鱼：“大王，臣妾的心比刀割还难受！”

勾践：“是因为说不动寡人？”

雅鱼：“正是。”

勾践：“那好，说不动你就别说。不说，也不想，你就不会难受。”

姑苏台外，日。

伍子胥、王孙骆正各自乘车而至。掩烛跪迎。王孙骆：“别跪着了，准备准备，相国大人要会一会勾践。”

大狱，日。

范蠡与雅鱼站在勾践两旁。雅鱼正喂勾践用膳时，狱门突然被推开。伍子胥、王孙骆被掩烛卑躬屈膝地引进正堂。有狱卒抬进一只通红的鼎炉！伍子胥走近勾践，与勾践相互对视。伍子胥：“勾践，还记得你给老夫送的礼吗？”

勾践：“恐怕不记得了！”

“给他看。”伍子胥命侍人打开锦匣，递到勾践眼前。

勾践看着蜘蛛道：“是它？寡人记起来了，当初送你时，可是活的！”

伍子胥：“它无母可食，当然会死。”

勾践：“不错，这种残忍的毒物，早就该死！”

伍子胥：“你用不着借一只蜘蛛来骂老夫，想再骂，当着老夫的面你可骂个痛快。”

勾践：“相国已少廉寡耻，看来骂也没用。”

“那好，老夫就要让你懂些规矩了。”伍子胥道。

勾践：“你的规矩，一定是小人的歪门邪道。”

伍子胥：“不错！你是我吴国的囚奴，照规矩，该在额头烙上个囚字！”

勾践：“你不会破了规矩吧。”

伍子胥：“要破，老夫会把一个大大的囚字，烙进你的心里。”

范蠡：“我王虽为囚，却仍是王，你是人臣，岂能对王下手？难道你不担心，天下人会指责你忤逆不道？更何况，你竟是为了一点儿私怨而想对我王下毒手，难道不怕吴人笑你下流无耻？”

伍子胥：“老夫已无法顾及。”

范蠡：“你真愿如此毁了清誉？”

伍子胥："清誉？凭你的一张嘴，真能毁了老夫的清誉吗？勾践，都到这会儿了你竟还不明白，照老夫的脾气，一把砍了你首级那才叫痛快！"

勾践："为何不砍？"

伍子胥："老夫遵旨。老夫今日之为，是我王所下达的旨意。动手！"

狱卒们已自鼎炉抽出一只烤得通红的铜烙，逼近勾践。

"不可啊！"雅鱼喊着护至勾践前。

范蠡："伍子胥，你要败坏天下为臣者之道吗?！"

伍子胥："将此二人架开！"

有更多的狱卒拥上，架开了范蠡和雅鱼。

大囚室内的囚奴们早已扑至栅栏侧耳细听，当听到伍子胥的一声"烙"时，人人皆急。囚奴们一齐高喊："伍子胥，你敢?！""伤了我大王，终有一日取你的首级！""乱臣贼子！""伍子胥，你不得善终……"

伍子胥对此根本不睬，他甚至连扭首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只道一声："烙！"

两名狱卒一把将勾践的囚袍撕开，铜烙已按往勾践的胸口……青烟冒起，吱吱叫着的皮肉夹着勾践的厉嘶声，在大狱内弥漫……

勾践昏迷。伍子胥冷笑着，扬长而去。

大狱外，日。

滂沱的大雨正淋在一把大罗伞上，伞下立着的人却是掩烛。他面前仍是那鼎炉火，被雨丝斜打着，虽青烟弥漫，火却通红。

囚奴们排着队，自大狱被军卒们解出，大雨痛浇着他们。囚奴们被一个又一个地执押至鼎炉，撕开囚袍，一律在胸口烙印……

囚奴中，有诸稽郢、岩鹰、苦成，更有范蠡！除雅鱼外，竟一个也未幸免。

大场上响起一片撕心裂肺的呼喊！

大狱，日。

狱内惟剩了立柱上的勾践以及照料着他的雅鱼。

大雨也痛浇着立柱，雅鱼以衣袍而为勾践遮雨，可雨珠沿着勾践的发梢与面颊流淌。勾践自昏迷中醒来，听到了狱外的惨叫，但他浑身似乎都僵硬了，仍旧一动不动，惟一标志着他苏醒的是眼睛，他只有眼睛还能自由地于眼眶内游动。

雅鱼已惊恐万分，不知所措！勾践呼她，雅鱼却未听见。勾践的眼内有怒色，仍呼。但勾践却不知，他的嗓音已经嘶哑，他所呼出的根本就不是人声，倒像是风划过山冈般的声音。再加上雨声，雅鱼几乎贴着勾践，却听不到……

越王殿，日。

文种与数名大臣正面面相觑着。王位空着！去了王的大殿更显得空旷，文种等人也更显孤单。他们朝昔日大臣们的站立处望着，望了一会儿又不敢再

望。皓进先道了一句:“谁能想得到吴国竟如此无礼,如此残暴地对待我王。”

曳庸是吃过吴人苦头的,他苦笑而摇颅道:“可以想像得到,大王吃了前所未有之苦,受了天人也发指之罪!”

皓进:“文种大人,我们一定要设法救大王啊。”

曳庸:“救回大王并非易事,我们需慢慢地积蓄力量。”

文种却道:“眼下有两件要事需要我们来办。”

皓进:“哪两件?”

文种:“一件是搜罗奇珍异宝。”

皓进与曳庸等臣皆一惊。曳庸:“大人,欲积蓄力量,眼下我亟待重视的是农耕生产,甚至要行免税之策而奖农耕,这第一要事为何是搜罗奇珍异宝?”

文种:“农耕是自然发生之事,要紧的是商。先行鼓励商贾贸易,遇有天下奇珍,重金购之,在所不惜。”

皓进等不解文种为何如此,且见他说到奇珍异宝时,双目有贪婪之色,便俱都微摇其颅。曳庸问:“第二件呢?”

文种:“广选秀女!”

众臣更惊!皓进:“大人,这重商还可理解,但你却不该将它与奇珍异宝联了一道。这广选美色,欲作何用?”

“你们都别问了,请信文种,这两样东西到派上用场时,你们就会明白。照此办理吧,散了!”文种如此道着离大殿而去。

数名臣子大皱了眉头相互看着,仍不解文种之意。

第二十章　宁死不屈

文种府，日。

管胜御车而至府门，一身风尘仆仆。一名侍人迎出，管胜将车扔给侍人，几乎小跑着奔进府内。

文种正忙着，见管胜奔进便问："大王怎样？"

管胜："很不好！大王一行到达姑苏城后差点被杀，被投进姑苏台大狱后，又被锁于大料，至今仍未解脱。"

文种："这是伯嚭告诉你的？"

管胜："是他。"

文种："那他如何不设法帮大王下那大料？"

管胜："太宰大人道，将大王锁上大料是吴王所降的旨，他也没有解救的办法。"

"什么没有办法？"文种气恼道，"他一定是嫌我们送的礼不够重！"

管胜："大人，那就送重礼。"

文种一瞪眼道："你说得轻松！"

曳庸府，日。

文种与曳庸皆肃立着，面面相觑。曳庸："府库内再无金了吗？"

文种："早已亏空！"

曳庸："可大王不能不救。"

文种："这王城之内，谁的府上还藏有重宝？"

曳庸："若言重宝，太史大人府内藏有一颗锆石，大如鸡卵，夜放明光，有七彩之色。"

"去太史府！"文种说完见曳庸却面露难色，问"怎么？"

曳庸："皓进视此珍宝如命，秘不示人不说，有谁言及他就会跟谁翻脸，且一直推说并无此宝。"

文种："大王已经命在旦夕，我们就是跪下来求他，也在所不惜。"

大狱，夜。

雅鱼正行走在囚廊时掩烛似幽灵般现身挡住雅鱼的去路："哪儿去？"

雅鱼仍挺身往前走。掩烛堵着路，坚决不让行。雅鱼："让开！"

掩烛："本司狱念你是这大狱惟一的女囚，对你已够宽大的了，别不知好歹。"

雅鱼："你还不够残忍狠毒吗？"

掩烛："怎样，难道越王已经受够了，受不住了？"

雅鱼："你会遭报应的！"

"借你的吉言！"掩烛冷笑着喊，"来啊！"两名狱卒速至。"将她送回她该呆的地方！"

狱卒欲动手执雅鱼。雅鱼甩开了，走回大狱堂井。

大囚室，夜。

狱廊内的亮光漏进了大囚室。受了烙刑的囚奴们躺了一地，他们似都昏迷或昏睡着。诸稽郢先醒，挣扎着起身去推身边的苦成，苦成却推不醒，又推了岩鹰。岩鹰睁开眼道："将军……"

诸稽郢："快起来，让大家都坐起来。受了烙刑，又受了雨淋，即使不死，也会生大病的。"

"将军说的没错……"岩鹰爬着，开始去叫醒其他人。

"好不容易睡着了，为何弄醒我？"畴无余极其不耐烦道。

诸稽郢："畴无余，是我让统领大人这么做的。"

畴无余怒道："被吴人折磨还不够吗？自己人为何还折磨自己人？"

"畴无余，岂可如此说话？司马大人是为让你活着！"说话人是胥犴。

"与其这般活着，还不如早些死去！"畴无余说着又躺下了。

"畴无余，你站起来！"畴无余竟不理睬，诸稽郢又道，"将他架起来！"

胥犴与岩鹰将畴无余尽全力架起，畴无余奋力挣扎着，结果三个人皆摔倒于地，几乎砸到了身旁的人。

诸稽郢已怒，起身上前，手捏着畴无余的肩，一把将他提起，环眼怒睁道："一次烙刑你就受不住了吗？你看看大王，他不仅受了烙刑，且一直在大料上锁着，那是怎样的活罪，你应该体会得到！"

畴无余愣了一会儿，这才道："司马大人，恕末将说错了话。"

诸稽郢松开了畴无余，他坐下，招手身旁的人道："大家坐近些。"众人纷纷坐近。诸稽郢又道，"众位大人和将军，大王虽无法与我们说话，可大王自被锁上大料后就没说过一句软话。本将寻思着，大王是以此而吩咐我们，不要向吴人屈服，只要大家抱成一团，我们才能活着，也才有归国之望。"

胥犴："司马大人说得对，我们绝不能屈服！"

许多人暗握了拳道："绝不屈服！"

苦成已醒，他道："司马大人，若大王总这么锁着……有性命之危啊。"

"你别急，一定要设法与他们斗，逼吴人从那大料上释下大王。"诸稽郢说着扒着笼栅喊，"来人！"

两名狱卒过来一看，见笼栅后昂立着众囚奴，且眼中都蕴含着怒色，狱卒忙道："快去请司狱大人。"

一会儿后，掩烛至，冷声而问："何事？"

诸稽郢："放下我王！"

掩烛："你们说放就放吗？"

"放下我王！"苦成又喊。

岩鹰、胥犴等已逼近笼栅，拍着笼栅喊："放下我王！"

"呛"！掩烛拔剑。

"放下我王！放下我王……"众囚奴齐呼。

掩烛后退一步，挥手召来了更多的狱卒，挺着兵器，虎视眈眈地与囚笼内的囚奴们对峙。

大狱，日。

大料上的勾践已听到了大囚室方向传至的呼声，他本垂着头颅，随着呼声，昂起了头颅！他露出不屈的目光道："雅鱼，臣子们的斗志仍在！"

雅鱼："大王，他们如此闹，司狱恐又要杀人了。"

勾践："杀吧，越人是杀不绝的！"

雅鱼却忧心忡忡。

大囚室，日。

掩烛的剑几乎已刺往诸稽郢的咽喉，他道："本司狱最不害怕的就是杀人！"

诸稽郢："你杀吧，即使你不杀，我们也会绝食而死！"

掩烛："噢？你们想饿死自己？"

诸稽郢："除非你立即放下我王！"

掩烛微笑了道："你是在做梦！"

诸稽郢："那就试试。"

掩烛："好，忘了告诉你，本司狱还有一个长处便是，从来不受别人的威胁。"

诸稽郢率先离开笼栅往地上盘腿一坐！众囚奴也纷纷离开端坐于地。

掩烛挥手撤走了狱卒。

雅鱼囚室，晚。

雅鱼正隔着笼栅对范蠡道："大人，他们已开始绝食。"

范蠡："也好，倒是可试探吴人的底。"

雅鱼："可吴人若不肯让步呢，总不能让这么多人都饿死。"

范蠡："事已至此，只能视情形再说。"

大囚室，日。

囚室的栅栏外摆着许多未曾动过的膳食。

有囚奴会不时地朝膳食瞟上一眼，但众多的囚奴却端坐着不看。

司狱室，日。

王孙骆："他们已绝食几日？"

掩烛："已是第三日。"

王孙骆："本行人向你透个底吧，我来之前已禀报过伍相国，伍相国的意思是让他们绝，哪怕饿死再多的人，勾践就是不能放。你明白吗？"

掩烛："在下明白！"

大囚室，日。

装膳食的豆已越摞越高。

囚室内，众囚奴皆已饿得有气无力，一脸菜色。有囚奴开始晕倒。

范蠡囚室，日。

范蠡正对雅鱼道："王后，照此情形看，吴人不会让步。"

雅鱼："那该如何办？"

范蠡："王后该请大王旨意了。"

雅鱼沉重地点头。

大狱，日。

雅鱼走近时，勾践已望着她道："是为众臣绝食的事？"

雅鱼："是。"

勾践："众臣本不该绝食。可他们是自愿而为，寡人倒是想看看众臣的意志。"

雅鱼："可他们已绝食五日了。"

勾践："够了，再下去会出大事。寡人让你告诉他们，只要留着命在！"

雅鱼："就此话吗？"

勾践："眼下说此话，足够了。"

雅鱼："可臣妾还想加上一句话。"

勾践："何话？"

雅鱼："大王终有一日会下大料的。"

勾践："不错，你去告诉他们吧。你趁此时机而去，狱人不再会拦你。"

狱廊，日。

掩烛却又将雅鱼拦住了。雅鱼："你真要全饿死他们？"

掩烛："不是我不给膳食，是他们自愿的！"

雅鱼逼视他道："让开！"

掩烛阴沉着脸，许久，终于让路。

大囚室，日。

囚奴们已饿得差不多全躺下了，剩几名坐着的也是奄奄一息。

雅鱼眼含热泪而走近时，诸稽郢见了忙呼："王后，是王后……"

诸稽郢一呼，多名囚奴竟蠕动身子也竭尽全力地呼着挣扎着坐起身。

雅鱼："大王有旨，请众臣用膳！"

许多囚奴已纷纷叩拜。诸稽郢："王后，大王可好？"

雅鱼："大王没事。大王道，只要留着命在！"

已有人爬着去够膳食，雅鱼见了，亲手端起膳食递到他们手里。

皓进府，夜。

文种与曳庸一脸悲伤地端坐在皓进府内。皓进正痛苦地摇颅道："吴王简直是疯了，岂可如此对待一国之主啊！"

文种："现在说这些没有用，我们还是议一议该如何救大王！"

皓进："文种大人有何谋？"

文种："事情如此急迫，还能有何谋？无非是贿赂吴国能在吴王面前说上话的大夫们，请他们竭力为大王周旋。"

皓进："大人不是已经给伯嚭进美女，行重贿了吗？"

文种："此人贪婪啊，美女与金他已看不上眼。"

皓进："这么说，非得重宝？"

曳庸："恐惟有重宝才能打动他。"

皓进："可我们越国本就弱而穷，经一番折腾，更是青黄不接，哪里还有什么重宝啊？"

文种便给曳庸使眼色，曳庸不得不道："大人，曳庸又要旧事重提了，千万莫怪！大人的府上……"

"你又想着那颗什么锆石是不是？"皓进怒冲冲地打断了曳庸的话，"我早就说过，这都是别有用心之人胡造的，我府上哪有什么锆石?!"

曳庸："刚刚说过了，望大人莫怪。若无此事，就算曳庸没有提过。"

皓进："你都已经提了，还说没有提过。"

"大人，就算我们是病急乱投医吧。"文种向皓进躬身以示歉意，"大人有所不知啊，锁大王的那根大料，原本就是用来锁奴隶的。据伯嚭所言，凡锁上这根大料的人，没有一个是活着而解脱的。当奴隶们从大料上下来时，不仅已死，且其状十分痛苦，惨不忍睹……"文种说到此已起身而行。曳庸长叹一声，也随文种默默而去。

"等一等！"皓进呼。文种一喜，忙转过身来。皓进已摇晃着身子去往后府。不一会儿，皓进胸前已捂了只锦盒而出，他于文种、曳庸前先行入座了。

他将盒子郑重地摆在自己面前，用双手沉沉而推，仿如推一座山般推到了文种与曳庸的面前道，“打开。”

文种：“大人为何不亲手打开？”

皓进摇颅道：“皓进不敢打啊。”

文种动手，才开启一道缝时，已有莹莹之光透出。当全打开时，宝珠上所浮之光已如霞彩……

“快盖上吧。”皓进颤音而道。文种忙盖上锦盒，再望皓进时，他竟已满脸皆泪。文种与曳庸仍惊，也已犹豫。皓进道，“非皓进舍不得一块石子儿，实在是此石与先父之命切切相关。当年，先王欲与楚国结盟，可那时楚国强盛，他们根本不拿我几个酋长部落所拼凑而成的越国当回事，先王为了巴结楚平王，所想到的就是这块石头。当先王向我先父要时先父却不肯给……”

曳庸这才大惊道：“我明白了。令尊后来获罪，囚死狱中，而众臣几乎不明令尊究竟所犯何罪，原来竟是为了这颗锆石……”

皓进：“先王是私底下要这颗石头的，别人又如何而知？先父囚死狱中之前，他竟还托狱卒捎出口信，要我将此石秘不示人，好世代相传！若有人违之，便是不肖子孙，死后，其灵不可进祖庙啊……”文种闻此，已起身便行。皓进对曳庸道，“先父为存此石，被先王夺命！可先王却不知，此石竟能救他儿子一命……拿走吧，这也是此石的命运啊……”

文种府，日。

文种与曳庸唏嘘不已。曳庸：“想不到此石有如此的经历！”

文种：“什么也别说了，只要它能救大王，那就在所不惜！”

曳庸：“那就赶快让管胜送给伯嚭去吧。”

文种：“不！可不能让此石不起作用，我去走一趟。”

曳庸：“大人掌着国之大事，还是让我去吧。”

文种：“你去不合适，还是我去！”

吴王宫，日。

大朝，伍子胥、公孙雄、王孙骆、伯嚭、黑翼皆已列班。公孙雄禀报道：“大王，水师已全部建成，最后一条船也入了湖。水师以谁为将，奏准大王示下！”

夫差：“你是司马，又是大将军，由你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

公孙雄：“臣以为黑翼合适。”

夫差：“黑翼？”

伍子胥道：“不可啊，大王。”

列班的黑翼一惊，但暗自控制住了情绪。

夫差：“为何不可？”

伍子胥："水师是我国的主力，于我国的生死存亡十分重要。黑翼是越人，且出身卑微，岂可将我水师？"

夫差："公孙雄，你也说说理由。"

公孙雄："黑翼虽出身于越国的王宫卫士，可他刺杀了越国的公子，越王勾践下令杀了他全家，他与越国之仇已不共戴天。更何况黑翼为保我水师，立下了大功，椒山之战，他又奋力杀死了伤我先王的灵姑浮。臣以为，黑翼论功论才，都可为水师之将。"

伍子胥："即使他与勾践有仇，可一名刺客如何可将水师？若任他为水师主将，恐会惹人取笑我国无人。"

夫差："相国以为谁可为水师主将？"

伍子胥："黑翼虽可用，但绝不可任主将！老臣倒是认为有个人较为合适。"

夫差："谁？"

伍子胥："王孙骆。"

公孙雄："相国大人，这王孙骆一直任行人，未曾率兵打仗，让他任水师主将，恐不合适。"

伍子胥："他的确未曾率兵，可此人好学不倦，善谋略，是最合适的人选。"

公孙雄："这……"

夫差："两位爱卿别争了，水师主将仍由公孙雄兼任。"

伍子胥："大王？"

夫差："此事就这么定了。相国，寡人听说你也去了姑苏台大狱？"

伍子胥脸色已很不好："去了。"

夫差："怎样，你的一口恶气出了吗？"

伍子胥已不快："大王小瞧老臣了。老臣之所以力谏大王杀勾践，是为国有安！至于老臣个人与勾践没有恩怨。"

夫差："寡人也未说你与勾践有个人恩怨。"

伍子胥："那大王何意？"

夫差："寡人是想告诉相国将目光放得远一些。至于勾践，已在我们的掌中，要他死还是让他活，都是一句话的事，相国何必耿耿于怀？"

伍子胥："耿耿于怀？大王还是以为老臣杀勾践之谏是为个人恩怨。请问，大王将勾践锁于大料已多久了？"

夫差："二十多日了吧？"

伍子胥："老臣听说，凡锁于那大料之人，还没有一个能挺过半个月的，而勾践却不死，大王知道为什么吗？"

夫差："他的命也许比别人长一些。"

伍子胥："老臣以为不是，人的命都差不多，耗尽时就得死，这普天之下惟有一种命可以活得很久。"

夫差："是什么命？"

伍子胥："复仇之命！人的心里只有藏着不共戴天的刻骨大仇，他的命

才会变得不可思议。”

列班的众臣已议论纷纷。

夫差:“寡人倒是要看看,勾践的命如何不可思议?退朝!”

夫差书宫,日。

公孙雄随于夫差一侧,边聊边进寝宫。夫差:“你让黑翼将水师,提议得过早了。”

公孙雄:“臣原本以为,凭他的战功与才能,更何况他与越王勾践有仇,伍相国该不会反对。”

夫差:“可伍相国还是反对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公孙雄:“伍相国还不知黑翼。”

“你错了。”夫差说着让公孙雄入座,他坐于王位后又道,“有什么人能逃过相国的那双老眼?你手下将军们的才俊,脾性,恐怕没有伍相国不知的。”

公孙雄:“那就是伍相国还看不上黑翼。”

夫差:“还是错了!伍相国反对黑翼将水师与黑翼本人没有丁点关系。”

公孙雄:“臣更不明白了。”

夫差:“寡人先问你,越国已臣服,我们往后该怎样?”

公孙雄:“图霸。”

夫差:“对啊,水师已建成,我们该准备进军北方了。”

公孙雄:“可这与黑翼将水师有关吗?”

夫差:“当然有关。相国知道寡人接着想做什么,他与寡人都心照不宣哪!”

公孙雄:“难道仍然是为了勾践的杀与不杀?”

夫差:“正是!勾践不杀,相国恐怕不会愿意寡人立即图谋中原。”

公孙雄:“图霸是既定的国策,更是大王不可遏止的宏愿,相国为何要这么做呢?”

夫差:“他仍全身心地提防着勾践。为先王设享大祭那日,他不仅劝谏寡人会乐极生悲,更警告寡人,勾践不杀,终有一日寡人会后悔!那日你也在场,听了这几句话,你心里怎样想?”

公孙雄:“臣只是以为,相国是为雪先王之恨吧。”

夫差:“你啊,若是这般想你就又错了。相国几乎都快说出,寡人今日不杀勾践,日后寡人会被他而杀。”

公孙雄:“大王,臣也想不通,杀勾践已是轻而易举,杀了他,我们既不用担心越国再来复仇,也不用担心周天子会降罪。既如此,为何留着他呢?”

夫差:“越国当然不可能再复仇了,周天子即使降罪寡人也不当一回事,可是他国,如楚国、齐国、鲁国、陈国等,他们的国君会怎样想?他们至少会因寡人杀了一个国王而害怕,后果是什么你该料得到。他们会拼死命与我们厮杀来保己命,甚至数个国家结盟而对付我国。你说,我们还如何图霸?”

公孙雄："大王所言有理，可伍相国为何会想不到呢？"

夫差："凭伍相国之智，他会想不到吗？他甚至会想得更多。"

公孙雄："那是为何？"

夫差："他认为勾践是僵死之蛇，一旦复苏，就会咬我们一口。他更担心寡人是在养虎为患！除此之外，他还怕寡人会冒进躁急，所以更不惜以吓了中原诸国的代价来提醒寡人，图霸是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才可办得到的事！"

公孙雄："也就是说，即使杀了勾践，在图霸之途上，伍相国仍会求稳。"

夫差："什么是稳？椒山之战你该看出来了，伍相国畏首畏尾。若这般求稳，也许勾践就不会在我们的大狱锁着，他早已为灭了我水师而于他的大殿之中得意着哪。"

公孙雄："臣明白了。"

夫差道："勾践该不该死，寡人让天意来定。"

公孙雄："天意？"

夫差："他不是已被锁于那大料了吗，而且据狱人所言，那棵大料是专采而来。据说还从未有人能在那大料上挺过半个月的！寡人可是给了勾践足够的日子，他若能挺过一个月而不死，那他就可活！"

公孙雄府，日。

当公孙雄迈入府内时，见黑翼已于府中等着他。黑翼："大将军回来了。"

公孙雄："你等我许久了？"

黑翼脸微红道："下了朝后，在下就来了。"

公孙雄请黑翼入座后问："你不会因未能被大王重用而有怨言吧？"

黑翼："在下岂敢！再说，只要在下能追随大将军，心愿已足。"

公孙雄："你无怨就好。你尽可放心，大王是爱才的，只要你忠心于大王，我吴国是不会屈才的。"

黑翼："且不说大将军对黑翼恩重如山，单论大王睥睨天下，傲视群雄的风范，就足以让黑翼大服，敢不肝脑涂地，鞍前马后一辈子?！"

公孙雄："好，有你这番话，我放心了。"

黑翼："大将军，只是有一句话在下不知当不当问。"

公孙雄："我没拿你当外人，更何况你还是我的爱将，想问就问。"

黑翼："伍相国原本也是楚人，他为何如此轻视在下的出身呢？"

"黑翼啊，你误会相国了。说你是越人，只不过是相国的托词罢了，他之所以如此说，是另有其意。"公孙雄略加思索又道，"我可以告你，可你却不可声张，只要心中有数就行了。"

黑翼："在下不敢对相国有怨，只是不解。"

公孙雄招手，黑翼俯近了，公孙雄与他耳语。他们耳语时，黑翼眼中有杀机一闪，很快即灭，就连公孙雄也没能看见。

大狱，日。

正午，大狱内一片寂静。阳光正好打在立柱上，也打在勾践的脸上与身上。勾践似乎是睡着了。不知是蜂还是蝇虫嗡嗡而鸣，也许是正午阳光的鸣叫声。阳光是有声音的，阳光是生命之源。因为勾践在阳光的照射中醒来。许久，他的双眼几乎不能平视阳光，但他却昂起头颅，倾力将脸昂起，让阳光打在脸上。昂首时，他闭上了双眼，然后他对着直直的阳光，猛然睁开了眼睛……

眼芒与骄阳之芒碰撞了，似剑的剑芒在交锋！

司狱室，日。

掩烛也睡着，可此人睡的样子很怪，他似一头野物般将头颅拱在个墙角，双膝却支撑着，他是蜷着身子趴卧！黑翼来了，竟抱着一坛子酒以及一包熟肉，他将酒摆于地席之上，将熟肉打开时，掩烛已闻味而醒。

黑翼自一旁取了两只陶豆，倒上酒，朝掩烛一亮，顾自干了，然后抓了一块肉啃了起来。肉是牛肉，黑翼啃到的是牛筋，所以他嚼得很锋利。

掩烛过来坐在黑翼对面，他一口喝干了一豆酒，抓了一块牛肉，咬一口嚼着道："将军，这勾践还死不了啊。"

黑翼："他必须得死！"

掩烛："可锁了这么久，他就是不死！"

"人是活的，"黑翼又狠咬了一口牛肉道，"这才是死的！"

掩烛："将军别急，在下料想他挺不过这两日了。"

黑翼："若挺过了呢？"

掩烛："那在下也毫无办法。"

黑翼："你又忘了，你是如何整死你顶首上司的。"

掩烛："将军，你也别忘了，不论越王勾践是死是活，宫里的大王都看得很重。若是被在下有意给整死……在下还想留着这颗首级吃肉喝酒呢。"

黑翼双眼厉盯了掩烛看，若剑芒一般。好一会儿，他自身后拔出一只布袋，往掩烛面前一扔："此是我全部的财产。另外，只要勾践一死，本将便可任水师主将。到那时，本将把你调回水师，你便是水师帐下的第一员大将。"

掩烛也盯着黑翼看了半天，取了那只布袋又扔回给黑翼："越王的命岂是用钱可以买的？在下若卖他命，恐怕伍相国给在下的比这多得多，官爵也会高得多。可惜的是，在下有命拿却没命花，所以在下一个子儿也不会取！"

黑翼："你知道吗，在我眼里，命不值一个子儿！"

"在下也一样。"掩烛一笑道。"呛"！黑翼的手几乎还未摸到剑时，剑已跳出鞘一截。掩烛道，"想取在下的性命，在下劝将军不要在此动手！"

黑翼："为何？"

掩烛："会惊了几个人。"

黑翼："是你的一帮中看不中用的狱卒吗？"

"不,是几个已死之人。"掩烛说着,竟自墙根下打开一只木椟,"哗"一声扔出了三块木牌道,"看清楚了,此是什么?"

黑翼:"谁的牌位?"

掩烛:"一块是我父亲的,两块是在下的两个大哥的。他们三人皆死于檇李之战,是死在你所想买之命人的手里。"

黑翼:"这么说,你也很想要了此人的命?"

掩烛:"想!想得连睡梦中都看见此人被锁死于那大料上!"

黑翼:"所以你专挑了一根曾锁死过许多奴隶的大料。"

掩烛冷冷一笑,斟酒后,道了声:"喝!"

掩烛与黑翼一人一豆地对喝着,不一会儿后,一坛酒已将干。

黑翼:"还没想出整死勾践之法?"

掩烛:"在下就跟将军直说了吧,大王有旨,锁勾践的期限是一个月,这第三十日他若不死,那他就能活着,而且勾践只能这般锁着,既不能对他用刑,更不可直接杀了他,这期间也就是伍相国敢在越王勾践的胸口烙一个囚字大印!其他的手段想都别想,不然在下的命就不保。"

黑翼为掩烛斟酒,坛中酒已尽,可黑翼却有意举着酒坛,当最后一滴酒滴出时,黑翼道:"没有了。人的命是否像这酒,倒干了,也就什么都歇了。"

掩烛:"将军之意是……"

黑翼:"刚才你扔出你亲人的灵牌时,这就又让我想起了檇李之战。此役你也参加了,你说,勾践是凭什么而赢?"

掩烛:"凭他的三百死士!"

"不错!"黑翼道,"勾践正是凭三百死士自刎的鲜血而惊吓了我六万雄师!如今看来啊,这世间人人有胆,人只要有胆,哪怕他再大,也终有被惊吓的时候,就看你用什么出人意料的手段。"

掩烛:"在下明白了,将一条生命一点点地倒完,就好比将军倒酒,倒得点滴不剩,此种倒命的情形,若被将军见着了,将军会怎样?"

黑翼:"我的剑之所以快,就是想让一条命刹那间消失。若让一条命一点点地滴走,本将见了一定会胆战心惊。"

掩烛的脸上已一点点地绽出了阴笑。

大狱,日。

勾践对面多了只囚笼。囚笼被柱脚架空,笼下放着的正是黑翼与掩烛喝干的那只酒坛。囚笼内锁着的人是辛田!

雅鱼已不在大料旁,她被锁进了囚室。

大料上的勾践醒来,一眼便看到了囚笼,也看到了囚笼中的辛田。

辛田:"末将叩见大王。请大王宽恕,末将无法跪下。"

勾践见囚笼底部有血滴下,正好滴于那只酒坛之内,便问:"你有伤?"

辛田:"有。"

“来人！”勾践大喊。没有人应，连囚奴们都不再有声。“人呢？”勾践再喊。

辛田：“大王别喊了。”

勾践：“可他们该给你疗伤！”

辛田：“大王的这点儿气力还是留着，末将谢大王的关爱。”

勾践：“是掩烛小人有意为之？”

辛田：“他命人割裂了末将的脊梁。”

勾践：“他想让你血尽而死？”

辛田：“他想让末将点点滴滴耗尽了性命。”

勾践：“寡人明白了。他是用你的命在为寡人的命引路。”

辛田：“大王，末将不会让掩烛的阴谋得逞，末将这就走了……”

“不！”勾践道。

辛田：“末将有法子死得很快，只要将舌根咬断，不用半个时辰，末将就诀别了大王。”

“不可！寡人情愿你点点滴滴地流走你的生命。”闻此辛田悲恸！勾践又道，“不能哭，除非你怕死！”

辛田：“末将不怕死！”

勾践：“那好，寡人陪着你，陪你说话。”

辛田：“末将岂敢？”

勾践：“你用不着有顾忌，想对寡人说什么，你尽可以说。”

辛田：“大王一说话就会耗神。大王之神，比什么都贵重。”

勾践：“可寡人最要紧的，就是陪你说话。”

“大王……”辛田眼内又噙了泪。

勾践：“别再流泪，如今你的每一滴泪都是血！寡人说过，我们越人可流血，却绝不流泪。”

辛田：“辛田记下大王的嘱咐了，自这会儿起，哪怕到了黄泉，也绝不再流一滴泪！”

勾践：“好，这才是男儿本色！辛田，寡人问你，你恨寡人吗？”

辛田：“大王为何有此问？”

勾践：“因为寡人无能，才导致今日的局面。”

辛田：“恕末将斗胆说一句，大王错了。”

勾践：“没有错，寡人说的是真话，是忏悔之言！”

辛田：“大王不用忏悔，因为至今为止，大王仍没有败。”

勾践：“此话怎讲？”

辛田：“这之前末将是认为我们败了，大王也败了。可这会儿却豁然开朗了，末将已经知道，大王没有败。大王虽被锁了这么久，可大王没有告过一声饶，更没有说过一句服输的话。末将还知道，大王一定会活下去。只要大王活着，就会有人害怕。他们之所以让末将慢慢地死给大王看，就是有人害怕大王活着，不仅仅是掩烛之流怕，就连伍子胥也怕，恐怕连吴王夫差也

怕了。一个只要活着就能让人害怕的大王,怎么会败呢?”

“好,好见识!”见辛田因连续说话后力不能支,闭眼大喘着,勾践忙又道,“你歇歇吧,先歇一会儿。”

辛田:“大王……大王也歇一会儿……”

于是,一名死亡已近在咫尺的将军和一个早就命若游丝的大王相对而闭眼,开始歇息。

伯嚭府,日。

文种冷冷地端立在伯嚭面前。伯嚭:“文种,为何不坐?”

文种:“太宰大人,你明知文种不敢坐。”

伯嚭:“为何?”

文种:“我们大王已立了二十日了吧?大王站着,文种岂敢入座?”

伯嚭:“文种,你用不着话中有话。此番非伯嚭不肯帮你们,实在是帮无可帮。”

文种:“大人如今是吴王面前的宠臣,只要你肯说好话吴王岂能不听。”

伯嚭:“你高抬本太宰了。跟你说实话吧,我王之所以如此锁着越王,为的就是一个字——服!可越王倒好,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人所不能受的活罪,他竟连个饶字也不肯说出口。你说,这让我王的面子往哪儿搁?本太宰若乱说话,我王一怒,那本太宰的这点爵位还要不要了?”

文种:“可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王被锁死于那大料上吧?”

伯嚭:“其实想活下去也容易得很,越王赶快告饶啊。”

文种:“人各有志,有些人为一口食物可告饶,有些人至死也不肯,太宰大人为何专往个饶字上想?你也可以往死字上去想。”

伯嚭:“何意?”

文种:“吴王既肯让我王为奴,无非是想羞辱他,让他吃尽苦头。若这会儿整死了他,那何必有这为奴之举呢?”

伯嚭:“你的话也有几分道理啊。”

文种:“所以,就看太宰大人如何与吴王说话了,说到了点子上,吴王不仅不怒,反会觉着太宰大人有眼光,看得远,看得细致。”

伯嚭:“文种,你的这张嘴,死也能说成活。什么眼不眼光,本太宰只知,再也不能瞎帮忙了。”

文种:“瞎有瞎的好处。人有时让眼睛瞎一瞎,再睁了眼时,就能看到好东西!大人府上有没有黑室?”

伯嚭:“要黑室何用?”

文种:“大人请带路,进了黑室,你就知了。”

伯嚭:“那好,跟本太宰来。”

大狱,日。

辛田的鲜血仍在不紧不慢滴着。勾践先睁开了眼睛,呼道:"辛田,辛田……"

"大王,末将在……"辛田已很虚弱。

勾践:"你在想什么?"

辛田:"不敢有瞒大王,死已将至,末将本欲想一些值得高兴的事,可末将想来想去,偏偏就离不开个死字。"

勾践:"寡人刚锁上这大枓时,想的也是这个死字,想赶也赶不走。寡人干脆就一直看着这个死字,看久了,倒是看透了它!其实这个死字啊,与生俱来!有生已有死,死自生时就与人为伴。区别只不过是,有人看着它,有人不愿看。可不管看与不看,死是你的影子,它终生追随你!辛田啊,人固有一死,就看怎样死!有人等功成名就后再死,有人想着给子孙们赚足了财富才死,更有人要玩乐够了而死……能如此死,当然再好不过。可死却偏偏是个不会让人如愿的玩意儿,你想算计它,它就来算计你,这人世间,没有一个奇能异士能算计得过死!既然没有任何人能算计得了,那你算计它干吗?!"

"大王,末将已明。"辛田已迫不及待而喊,"人不为死而活着!"

勾践:"不错。人不为死而活,人为活着而活!所以寡人不算计死,寡人只算计着怎样活!"

"大王,你不仅能活得让敌人害怕,更能活得惊天动地……"辛田说完已因失血过多而开始抽搐……

勾践望着辛田的目光既不焦急,也无悲伤,而是清澈明晰……

伯嚭府,日。

进了黑室后,文种道:"太宰大人,是否两眼皆黑?"

伯嚭:"眼不黑,是室黑!"

文种忽自怀中掏出锦盒,取出了锆石问:"还黑不黑?"

伯嚭的双眼贪婪地望着流光溢彩的锆石道:"亮,亮得很!"

文种:"这么说,太宰大人还是有眼光的。"

伯嚭:"当然有。"

"可文种若松了手呢?"文种做出欲摔碎锆石的手势。

伯嚭大惊:"可别松手!你若松手,你们的大王真就无救了……"

大狱,日。

辛田已不再抽搐,他集聚着精气道:"大王,末将恐要去了。"

勾践:"告诉寡人,你还有何愿望?"

辛田:"废立之乱时,末将糊涂,犯了不赦之罪……"

勾践:"再别念及此事,都已过去了。"

辛田:"大王虽赦免了末将,可末将却不敢赦免自身,本欲战死沙场,却

想不到竟会如此而死……幸大王的一番言死之语，又宽恕了末将的诱死之罪……若言愿望，末将盼大王逃归生天，早日重振越国……”

“寡人已牢记住你的愿望……”勾践说着，见辛田已缓缓地合上了双眼……尤其是自囚笼滑下的最后一滴鲜血，仿佛是自孤仞绝壁跌入峡谷的珠露。勾践垂下头颅，向终于回荡起生命的最后绝响而致意！然后勾践抬起头颅又对辛田道，“其实寡人没有敌人！寡人惟一的敌人恰恰是死亡……”

夫差书宫，日。

夫差已有些烦躁。“来人。”侍臣入。夫差道，“去将姑苏台司狱宣来。”

“诺！”侍臣躬身而退。

“算了！”夫差却又打消了念头。

另一侍臣入：“大王，太宰大人求见。”

夫差锁了眉宇道：“问问他，若是为越王勾践的事，那就免见。”

到了宣室，侍臣：“大人，是为越王之事吗？”伯嚭点头，侍臣道，“若为此事，大王不见。”

伯嚭：“为何？”

侍臣：“微臣不知何故，大王似心烦得很。”

“好吧。”伯嚭说着，不得不反身而行。

伍子胥府门，日。

黑翼在等待着。一会儿，伍子胥府的阍人出，对黑翼道：“将军，相国大人说，他不想见你。”

黑翼：“在下有要事相告。”

阍人：“大人说，有要事你可以逐级而禀。”

黑翼还想开口，可阍人却转身进了府门。

大街，日。

黑翼正徒步而行，忽见王孙骆的车辇正迎面而来，一喜而迎上。王孙骆：“将军，为何挡道？”

黑翼：“在下有要事想请你禀告伍相国。”

王孙骆：“为何你不亲禀？”

黑翼：“相国不愿见本将。”

王孙骆淡淡一笑道：“你倒是说说，是何要事？”黑翼便靠近了，与王孙骆耳语。王孙骆一惊，“当真？”

黑翼：“在下岂敢欺相国。”

王孙骆：“那好，本行人这就禀告相国。”

黑翼这才让了道，望着王孙骆的车一脸冷峻。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向伍子胥禀报："相国，据黑翼举报，文种又密潜进伯嚭府。"

伍子胥冷哼一声："若此事是真，文种一定是救他们的大王来了。"

王孙骆："若此时闯进伯嚭府，可保人赃俱获。"

伍子胥："即使人赃俱获又怎样，大王会治他罪吗？"

王孙骆："此番文种一定携有重宝而贿伯嚭，就这么算了，也太便宜了此佞臣！"

伍子胥："不能就这么算了！"

王孙骆："在下这就去拿住文种！"

伍子胥："不，你不要去闯伯嚭府，将实情禀告大王，还是由大王来决定拿是不拿！"

夫差书宫，日。

夫差听了王孙骆的禀奏后恼道："怪不得他急着求见寡人。"

王孙骆："太宰一定是为越王勾践说情的。"

夫差："伍相国怎样说？"

王孙骆："臣探明实情后，就进宫面奏大王了，伍相国不知。"

夫差睨了王孙骆一眼，对侍臣道："去请相国来见！"

侍臣刚出，伯嚭正好堵住了他道："为我通禀，臣要晋见大王。"

"太宰大人稍候。"侍臣又回头。

夫差以为侍臣偷懒，厉问："为何不亲去？"

侍臣："是太宰大人又求见大王。"

夫差沉思着道："你过来……"

侍臣出，伯嚭欲进宫，又被侍臣拦住了。伯嚭："大王还是不肯见臣？"

"太宰大人听旨。"侍臣高声道。伯嚭忙跪。侍臣接着道，"大王有旨，命太宰去姑苏台查狱，不得有误。"

伯嚭："臣遵旨。"

第二十一章 王后献身

大狱，日。

辛田已经走了许久，他的身体早已僵硬！可在勾践看来，辛田只是办差去了。掩烛率数名狱卒来搬走辛田以及囚笼。勾践厉斥道："混账，为何要惊扰他？"

掩烛："越王，此人的命，可是在你眼前点点滴滴地流走的。"

勾践："流走了又怎样，他却没有死！"

掩烛："越王，难道你已……"

勾践："寡人好得很，凭你耍的这点儿手段，就能诱死寡人吗？"

掩烛却一掀勾践的囚袍露出勾践的双腿，见早已胀得如同巨木，阴险地问道："越王，你的双腿早已麻木了吧？"

勾践："何止是麻木。"

掩烛："这两腿已死？"

勾践："死了。"

掩烛："那越王的身子呢，双手呢，恐也早已麻木了吧？"

勾践："早已麻木。"

掩烛："这么说，越王只剩下一颗头颅还没有麻木，死亡早已在越王的全身弥漫，它们恐怕很快就要侵占你的头颅！越王，你已濒临死亡，还有何遗言需在下帮你转奏我大王？"

"你只要告诉他，命，还可以点点滴滴地再找回来。你还可以告诉他，他会为存了寡人的这一丝苟延残喘之命而后悔莫及！"掩烛一惊！勾践又道，"不敢转奏是吗？"掩烛沉默。勾践厉喊，"那还不快滚?!"

正此时，狱卒来报："太宰大人已至狱门！"

掩烛闻太宰大人到了狱外，速奔至伯嚭面前，跪地禀告道："姑苏台大狱司狱官掩烛拜见太宰大人。"

伯嚭："本太宰查看大狱。带路吧。"

掩烛一紧，竟跪着不动。伯嚭身旁的侍人厉声："为何不前面带路？"

掩烛："大人，行人大人有令，无行人府符信谁也不许进入大狱！"

侍人正欲再言，伯嚭阻止了，他问掩烛："这么说你只听王孙骆的？"

掩烛："小的只是遵命而行，望大人谅解。"

伯嚭："大王之命你听不听？"

掩烛："大人，在下有几条命，岂敢不听大王的。"

伯嚭喊："本太宰奉旨查狱，你开不开门?！"

掩烛起身，躬身垂首，却眼有恨光。

狱门打开。当伯嚭欲进门时，一股恶臭袭得他连忙后退，掩住嘴鼻。伯嚭的侍人厉问："怎会那么臭？"

掩烛："大狱嘛，当然臭。"

"是恶臭！"伯嚭的侍人厉言道。

掩烛不敢再多嘴，忙躬身摆手道："大人，请！"

夫差书宫，日。

夫差："相国，行人所禀之事你怎么看？"

伍子胥："老臣以为，太宰贪财，越人深知其贪嗜，所以就投其所好。"

夫差："伯嚭这厮贪色贪财，寡人早就知晓。"

伍子胥便以眼色示意王孙骆，王孙骆道："大王，据臣所知，那文种还在太宰府，是否先拿住了文种再说？"

"来人！去伯嚭府拿住文种！"侍臣正欲去，夫差又道，"将伯嚭府也抄了！"

伍子胥与王孙骆一愣。抄伯嚭府，是他们没想到的。

大狱，日。

眼前的情景让伯嚭十分震惊——大料上的勾践蓬发遮脸，两腿蜷曲，两脚后跟已不再沾着地面，可两脚的脚尖却是挂在地上。他整个身子的分量，似也不是坠在锁着双臂的铜链上，而是粘贴于大料之上。雅鱼端立在勾践旁，竟也不动，极似大庙里的塑像。

伯嚭恍惚时，竟觉着他踏入的是地狱，这大堂的堂井是鬼门关！

伯嚭先没有惊动勾践，他去了大囚室察看。

大囚室内关着的这群人似是面目狰狞的小鬼，他们有的躺着，似已死！有的蜷身缩首，似刺猬！有的直立着，在人群中游荡……

大囚室内更增添了另一道惨景，最里面的一道墙上悬垂着十只一人直立才能容身的小囚笼。囚笼内所囚之人，人人皆是求死不得，求生更不能的神情。"大人救救我王，请救救我们……"囚奴们呼着，像是地狱内传出的呼声。呼声稀稀落落，有气无力，然而却因此又搅动了一股恶臭之气，直冲伯嚭的脑门，他又掩嘴鼻。

一旁的掩烛道："太宰大人，要不要小的取巾帕来？"

"你竟又多嘴？"伯嚭冷眼一望掩烛，"掌嘴！"侍人正要动手，伯嚭却喊，"让他自己掌！"

"谢大人！"掩烛道着，阴鸷地一笑，跪地即左右开弓开始掌自己的嘴。

能活动的囚奴们争先恐后地观看，有人禁不住喊好！更有人喊："扇重些！"

掩烛的双眼冷酷，一边跟随伯嚭，一边双手不停一路扇入堂井，且扇得

更重，竟将自己的嘴角扇出血来。

伯嚭回到堂井，勾践于此时醒来，抬首望着伯嚭。伯嚭揖手："越王。"

勾践："太宰大人可好？"

伯嚭朝掩烛不耐烦地一挥手，命他别扇。"越王，你已经如此了，还有心思问本太宰好吗？"伯嚭道。勾践的脸早已僵硬，但他仍努力一笑，却笑得极其难看。伯嚭又道，"越王，本太宰是奉我王之命来看你的。"

勾践："多谢吴王竟还惦记着！请太宰告诉他，寡人死不了……"

伯嚭苦笑道："越王，你本可不用受这种罪的。"

勾践："难道吴王仍心存仁善？"

伯嚭："只要越王告饶，我王就不会把你锁于这大料上。"

勾践："你对吴王……知之不深……"

伯嚭："噢？请越王赐教。"

勾践欲言，却因刚才的几句话脱了力，已不能再言。

范蠡自小囚室喊："太宰大人既是奉王旨而来，为何不视情况而有所作为呢？"

伯嚭："何意？"

范蠡："放下我王。"

雅鱼已忍不住了，几乎欲泪，竟朝伯嚭一跪道："大人，救我王一命！"

范蠡："太宰大人，你不能见死而不救！"

大囚室中的囚奴此时也将呼声远远地扔过来："大人，救救我王……"

伯嚭已很犹豫。"大人再不放，恐就……就……"雅鱼已不敢再往下说。

伯嚭豪气一壮，振声而喊："去缚！"掩烛虽躬身站立在伯嚭一旁，但他却不动。伯嚭："你未长耳吗？去缚！"

掩烛这才道："大人，这小的恐怕做不到。"

伯嚭："你竟敢顶撞本太宰？"

掩烛："不敢！"

伯嚭："那你为何还愣着？"

掩烛冷冷而道："想去缚，也容易得很，只要太宰大人能将大王给请到这儿来。"

"混账！"伯嚭被气得怒不可遏！

掩烛竟仍道："若无大王降下大旨，就是伍相国让去缚小的也不敢！"

伯嚭咬牙切齿地道："你以为本太宰不敢杀你？"

掩烛："太宰大人可杀小的十次，可太宰之令，恕小的不敢执行。"

"你！"伯嚭就要拔剑。

掩烛仍冷冷笑着，甚至将脖子也有意伸长了些。

大囚室的囚奴们皆趴于笼栅，他们情绪激奋，可惜看不到堂井内所发生的事，但他们的仇恨似已得到释放，几乎拍手称快！囚奴们狂喊："大人，杀了他！""杀！""杀……"

伯嚭府，日。

夫差的侍臣率王宫禁卫冲进伯嚭府，伯嚭府的人一片惊慌！禁卫们如狼似虎般奔入府内各处……

文种闻变才出时，侍卫们已将数支剑抵于他的脖颈。

大狱，日。

伯嚭却已冷了下来，豪气渐退，握剑的手也松开了。他对掩烛冷笑道："司狱大人，多有得罪！"

掩烛一躬身："小的岂敢？"

伯嚭对雅鱼道："越王后，你起来吧。本太宰知你们所受的苦难了，越王是我王特殊的客人，恕本太宰不敢妄为，可本太宰会如实禀奏我王！"

雅鱼："谢太宰大人。"

伯嚭忽扭首问掩烛："你为何紧跟着本太宰？"

掩烛："大人如不需小人伺候，请吩咐。"

"本太宰岂敢劳你大驾？"伯嚭道。掩烛只得走开。伯嚭这才告诉勾践，"文种大人已入吴，现住于我府。"

勾践："文种是为寡人而来？"

伯嚭："他来设法营救越王。"

勾践："好。请太宰为寡人带句话。告诉他，寡人死不了，让他将目光放长远些。"

伯嚭："就此话吗？"

勾践："就此话。"

伯嚭对命如游丝的勾践一揖手道："越王，多撑持着啊。"

掩烛将伯嚭送至车辇。伯嚭已迈入车内却又转身而下，他勾着手对掩烛道："过来。"掩烛靠近。伯嚭道，"再近些。"掩烛虽恨着，却不得不靠得更近。伯嚭勾起掩烛的下巴道，"杂种，你竟敢在本太宰面前耍威风，你这颗首级迟早得搬了家。知道吗？"

掩烛："这么说，自这会儿起，在下的首级是大人借给小人用的？"

伯嚭："不错！好好用，能用几日算几日吧。"

"多谢大人！"掩烛躬身而道。

正此时，伯嚭的侍人已驱车疾驰而来，车未停稳他便跳下车奔往伯嚭。

"何事惊慌？"伯嚭问道。侍人附于他耳旁低语。伯嚭大惊失色，忙喊，"快，去王宫……"

夫差书宫，日。

伍子胥、王孙骆仍在。侍臣正禀奏道："文种已拿住，太宰府中抄出越人所献美女四十八名，钱五百八十九万，另有锆石、玉璧、名贵铜器等奇珍异玩三百六十五件，貂裘二十九领，彩缯、锦缎等两千多匹，蜜五百多罐，酒……"

"够了。"夫差打断侍臣问,"抄没抄到他与越人来往的书简?"

侍臣:"没有。"

夫差:"伯嚭呢?让他来见寡人。"

侍臣诺而出。

伍子胥:"大王,为何还要见他呢?"

夫差:"寡人要好好地问一问他!"

伍子胥:"没什么可问的了,单凭文种在他府内拿住,还有如此之多的美色财富,就足以治他死罪了。"

夫差:"相国,即使伯嚭这厮受贿,可没有证据证实他在卖国。"

伍子胥:"他颠倒黑白,恐怕没少在大王面前帮越人胡乱说好话吧?"

夫差:"可他所说的话,全是我该用何种手段臣服越人,他的见解无非是与伍相国不同罢了,仍难以证实他与越人共谋啊。"

王孙骆突然道:"大王,有一件事也许可证实伯嚭与越人共谋!"

夫差:"何事?"

王孙骆瞟了眼伍子胥:"大王继大位前,公孙雄将军拿住曳庸之事。"

伍子胥已惊!

夫差:"此事寡人知道,公孙雄拿住后,还是寡人要公孙雄将曳庸押送行人府,由你和伍相国查处。当时你们查出了什么?"

王孙骆:"虽将曳庸用了刑,可他不肯开口,而曳庸贿伯嚭是再明显不过。"

夫差:"他贿伯嚭为了什么?"

王孙骆:"想干预我王廷的嗣位……"

夫差的脸色大变:"他们干预成了吗?"

王孙骆仍欲言,伍子胥已忙抢了话题道:"大王,此事王孙骆也只是猜测,不算有真凭实据。"

夫差:"既如此,两位爱卿退下吧,寡人会处置伯嚭这厮的。"

王孙骆还欲言,伍子胥已道:"老臣告退。"

当伍子胥与王孙骆退出后,夫差怒不可遏,一把掀翻了王案。

伍子胥出时,见伯嚭恭恭敬敬地在宫外跪着,便走近他面前。伯嚭已明,这一切仍是伍子胥搞的鬼,他心里恨至极限,但脸上仍撑着道:"相国大人有何指教?"

伍子胥:"谈不上指教,可有一句话还是想告诉你。"

伯嚭:"请!"

伍子胥:"人之所以坏了心眼,皆因为贪欲!"

伯嚭:"说得好。"

伍子胥:"好吗?"

伯嚭:"好!此话好就好在,精辟!敢问伍相国,你不贪吗?"

伍子胥:"不贪!"

伯嚭:"相国指的是财色吧?"

伍子胥："那你指什么？"

伯嚭竟冷冷而笑道："相国啊，其实你也一样，你也贪，而且是大贪！"

伍子胥："满嘴胡言！"

伯嚭："相国用不着发怒，财色你的确不贪，可你贪的是权！先王手里就不说了吧，就说说你在当今大王手里是如何贪权的。大王嗣位后，你弄了十八名敲戟武士每日三喊，名义上是为大王发愤图强，用心治政。可事实呢，你是将大王锁于深宫，就连大臣们要紧的奏策也到不了大王手里，敢问相国，你这是不是贪？"

王孙骆驳斥道："太宰大人，你这是混淆是非，荒谬至极，相国为辅佐大王，不计个人的恩怨荣辱，可谓兢兢业业。"

伯嚭："这么说，这不是贪？"

王孙骆："若这也算贪，那天底下就没有良弼之臣了！"

伯嚭："可伯嚭宁愿把它看做是贪，因为若不是贪，那便是专擅威权！相国大人，你愿背这么个欺主之名吗？"

伍子胥气极，怒指伯嚭道："也许此番你死不了，可伯嚭你记住，就凭你今日这一番话，老夫与你势不两立！"

伯嚭："我早就记住了，你何止是今日才与我势不两立？"

伍子胥怒着，甩袖而行。

书宫内，侍臣问："大王，太宰大人求见多时。"

"让他滚！"夫差怒道。侍臣转身欲去。"慢着！"夫差又道，"他不是爱帮越人说话吗？干脆将他送往姑苏台大狱，与越奴们关在一道！"

大狱，日。

伯嚭被王宫侍卫押至。掩烛堵在伯嚭面前问："大人，本司狱是该迎你呢还是该接你？"

伯嚭："你爱怎样都行！"

掩烛："大人，不要有如此大的火气。请大人记住，任何有火气的人到了本司狱手里，也就是三五日吧，就不会再有火气了。"伯嚭哼了一声，往狱门而行。"慢着！"掩烛喊，他对伯嚭微笑而道，"大人既落在小人手里，一切就都得按规矩行事。来啊！"几名狱卒涌出。掩烛，"扒去他的官袍，穿上囚服，送入大狱！"

伍子胥府，日。

伍子胥一直沉默着。王孙骆试探道："相国，大王面前在下说错话了？"

伍子胥："不是说错话……也怪老夫没有提醒你。越人干预我嗣位之君这件事，不要说我们没有查明，即使事后查明，也不可让大王知道。大王爱面子，他必以为是奇耻大辱！即使我们能借此事让大王杀了勾践，更杀了伯嚭！可后果你考虑过吗，受连累的恐怕就不仅是几个人，就连你我都在所难免。"

王孙骆："为何？"

伍子胥："你想想，此事若是当了真，大王绝不会让这事传开！所以，大王要么不杀，一旦开了杀戒，那所有知情之人他都会杀掉！"

王孙骆这才一惊："如此看来，在下有失了。"

伍子胥："你也不用太担心，此事只能到此为止。"

王孙骆："这么说，伯嚭也不会治罪？"

伍子胥："大王会让他吃些苦头，但最终还是会放了他。"

王孙骆："可此佞臣不杀，终将祸国。"

伍子胥："他会有报应的。此人虽祸国，可他对我说的一番话却很有理。"

王孙骆："相国，他那是恶意！"

伍子胥："是恶意，可他却提醒了老夫，不瞒你说，老夫几乎惊出一身汗来。"

王孙骆："可相国的一切作为，是为了大王。"

大狱，日。

伯嚭已一身囚服，上着大铐，正愣愣地端立在勾践面前。雅鱼在为勾践喂食。勾践艰难地咀嚼并吞咽着食物，任伯嚭站着，不与他说话，甚至连看也懒得看他一眼。伯嚭终于说话道："越王你看，为了救你，本太宰把自个儿也给囚进来了。"

许久后，勾践才道："太宰大人是否怕死？"

伯嚭："是人都怕死。"

勾践："可你不会死！"

伯嚭："越王何以如此肯定？"

勾践："就凭吴王将你与我们囚在一起。"

伯嚭："噢？愿闻其详！"

勾践："你去问范蠡吧，寡人得留着这点儿力气……"

范蠡囚室，日。

伯嚭走近小囚室。范蠡："太宰大人还不明白吗，吴王是为了警告你！"

伯嚭："容我还问为何？"

范蠡："吴王之所以将你囚来此处，是为了让你明白，与他作对或不听他的话，哪怕是与他亲近之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伯嚭："既没有好下场，那我仍然得……"

范蠡："太宰大人用不着担心。吴王是用你被囚而告诉我王，如若认罪服输，那就会像你一样，可以有生！"

伯嚭大喜："对啊，我怎么会没想到呢？"

范蠡："太宰大人难得失宠，当然心慌意乱。"

伯嚭脸微红道："惹你取笑了。"

范蠡："你之所以被囚，吴王还有另一层意思。"

伯嚭:“还有何意?”

范蠡:“杀鸡给猴看。”

伯嚭:“这个猴子是伍子胥吗?”

范蠡:“看来你已明白。”

“伯嚭有谢了。”伯嚭道。范蠡淡淡一笑。伯嚭又问“既然你与越王都明白我王之意,那越王为何不肯告饶服输呢?”

范蠡:“如何与你说明白呢?仍然是那句话,人与人,不一样。”

伯嚭:“不管你怎样说,本太宰还是要再去劝一劝越王。”

范蠡:“你还是别劝为好。”

“不,要劝!”伯嚭知道了自己不会有大事,所以兴致极高。

大狱,日。

勾践早已闭上了双眼。伯嚭至,轻呼道:“越王,越王……”

勾践未抬首,也未睁眼,只是道:“你省了心吧,什么话也不用说。”

伯嚭:“这又是何苦?总这般被锁于大料,你是挺不过去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单这股子拗劲,你有,我王更有,他比你厉害!你是拗不过我大王的,更何况,还有个伍子胥在那儿煽风点火,他可是日盼夜盼,盼你拗到底呢。只要越王下不了这大料,那么死是可以掐着日子计算的。”

勾践:“好了,你若再言,寡人可是要赶你走了。”

伯嚭:“这……”

“让本司狱来帮你赶吧。”说话之人正是掩烛。

伯嚭厉言道:“你走开!”

“太宰大人,本司狱已警告过你,不要火气太大,你竟不听。来啊!”掩烛命道,“太宰大人原本是来查狱的,这会儿让他好好查!”

两名狱卒左右将伯嚭一执,拖了就走。“你们竟敢如此待我?”伯嚭犹自喊着。

夫差书宫,日。

夫差读了一半奏策,将奏策一扔,起身烦躁地转着。不一会儿他在书宫内再也呆不住了,大步而出书宫……

灵岩,日。

夫差立在棚檐之下,正弯弓搭箭,透过朦胧雨帘,五十步开外是一面箭靶。拈在夫差手中的是鹰羽大箭,三角箭矢闪着幽光,自瓦当滴下的雨珠正好砸在箭矢上,弹射开一片晶亮的水雾时,发出“丁”的一声脆响。

夫差开弓如抱满月,箭矢出时,仿佛有碎铜裂骨之声,他一箭紧接着一箭,一箭快似一箭地射。不多时,竟将箭靶钉成了马蜂窝一般。

公孙雄顶着一头雨珠,急促地奔入箭棚。夫差:“你如何这会儿才来?”

公孙雄:“臣有军务,闻大王召便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夫差:“寡人问你之事,你要如实回答。”

公孙雄:“大王问,臣岂敢相瞒。”

夫差:“那你告诉寡人,寡人能取大位真与勾践有关联吗?”

公孙雄由不得一惊,望了望夫差的脸色道:“大王,臣不敢乱说,当初黑翼揭发曳庸与太宰大人有秘密来往时,臣知事情重大,便不等查清全部实情,就先拿住曳庸,禀报了大王后,已立即将曳庸解往行人府。当时,王子累作乱,臣的心思全在大王身上,所以就再未关注过这事。”

夫差:“王子累作乱之事,是伯嚭密告于你?”

公孙雄:“是太宰大人所密告,然后我立即禀明了相国。”

夫差:“如此看来,勾践的确是参与了。”

公孙雄:“大王,即使越王有所企图,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更何况,当初伍相国力排众议,是他辅佐大王登基,与太宰大人无关,更与他越国无关啊。”

夫差:“可伯嚭的密告有鬼啊,这厮一开始时是力助寡人的,后来他见王子累继位的可能性大就投靠了王子累。他密告前,正是拿住曳庸之时。”

公孙雄:“大王,臣以为没有必要查清这事了,更何况,臣担心朝中会有大臣拿这事来向大王发难。臣不敢有瞒大王,至今为止,仍还有人在为王子累愤不平呢。”

夫差:“都有谁?”

公孙雄:“大王为难臣了,这事慢慢地就会烟消云散,何必再问呢。”

夫差:“寡人本以为,继大位凭的是才干,岂料……”

公孙雄:“大王凭的就是雄才大略,光明磊落!”

“你别安慰寡人了,勾践不搀和,寡人也是王,可他却偏给寡人抹了黑!”夫差道着,忽大喊,“勾践,你这个小人……”

公孙雄:“大王……”

“寡人知道该怎样做。”夫差又喊,“牵马过来!”

侍御牵马至。夫差骑上马,忽猛加一鞭,那马竟自箭棚如箭而射出。

公孙雄又惊:“大王小心!”

夫差不顾雨天路滑,早已骑得不见了踪影……

大狱,日。

有无数的王宫禁卫疾行而至大狱外,迅速列出一条以背相向的甬道。

掩烛已知是谁来了,神情紧张着,忙由司狱室奔出往前而迎。当他的目光见了一双脚时,已大跪而喊:“司狱官掩烛,恭迎大王驾临。”

夫差昂立着,面无任何表情。侍臣喊:“大王要见越王勾践,前面引路!”

掩烛爬着转身,双膝虽离了地,连请字也不敢说,只是微摆了手,大躬而引路。夫差走着,忽止行:“将狱内的囚奴清空。”

“遵旨!”掩烛说着,挥手率众狱卒跑往大狱。

大狱，日。

狱卒一拥而进，开始命囚奴们列队，押往狱外。悬挂于墙的囚笼也被解下，打开笼门时，囚奴们已不能站立，便由狱卒拖往狱外。当囚室几乎被清空时，狱卒见角落里还躲缩着一名囚奴，上前驱赶，此人竟是伯嚭。

"走！"狱卒厉声。

伯嚭却赖着："我不走，本太宰等着见大王。"

狱卒哪容他分辩，左右一执，拖了就走。

眨眼间，整座大狱只剩下勾践和雅鱼。

当不再有任何声音时，夫差来了，他将随行全部留于狱外，独自一人昂然而进。勾践将目光投于夫差，可夫差却不看他，竟专注地看着雅鱼道："越王后，你好吗？"

雅鱼却道："能好吗，未死而已！"

夫差："看来，你在生寡人的气啊？"

雅鱼："岂敢！"

夫差："为何不敢？寡人于你的后宫见你时你能从容不乱，还问寡人以礼。"

雅鱼："那是无奈之举，是为免遭你的军卒蹂躏。"

"今日你就不怕被蹂躏了吗？"雅鱼大惊！夫差一笑，"你也请吧，寡人与他单独说话。"雅鱼往外而去时，夫差这才一望勾践道，"勾践，你有一个好女人啊。"

勾践未曾料到夫差与他的对话竟从雅鱼开始，因而道："你这是何意？"

夫差哈哈大笑道："你以为寡人看上了你的女人吗？"

雅鱼还未曾步出狱室，闻了夫差之语，浑身一颤！

勾践："你是胜者，所以你拥有一切！你可以暴力取得任何东西，但你却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夫差："寡人不要你的尊重！因为你是个小人，对小人而言，惧怕寡人就已足够！"

勾践："所谓成者为王败者寇，寡人被你所败，你爱怎样说都行。"

夫差："你是个小人，与败与不败无关。寡人问你，你为何要贿赂伯嚭干预寡人的继位？"

勾践："原来你是为此而斗气？"

夫差："岂止是斗气，寡人恨不得杀你十回！"

勾践："那你为何还不动手？死在你的剑下，总比死在像掩烛这样的小人手里要强得多。"

夫差："你还没回答寡人的问话。"

勾践："你真的想听？"

夫差："非听不可！"

勾践："因为我勾践需要真正的对手。"

夫差："可你却不配做我夫差的对手！"

勾践："是因为我失败被囚吗？"

夫差："不！作为一名王者，本可胜也可败。胜不说他，若因义而败，虽败犹荣！可你呢，无诚无信，不宣而战，搞什么先发制人！更为可恨的是，你竟敢干预寡人的继位，无端地给寡人抹黑！勾践，你知道寡人在想什么吗？寡人以战胜你这样的小人而感耻辱，你勾践根本就不值得我夫差与你一战！"

勾践："可你却战了，而且你十分地投入。如今你的荣耀偏偏是与寡人一战而获取的。你将寡人锁在这大料上，既渴望寡人死，又盼着寡人生！你无非是用这种方式在向世人炫耀，你夫差是不可战胜的。可笑的是，你所使的也是小人的手段。历史将为你以锁链而锁一个国王深感耻辱，也会因你的暴虐而礼崩乐坏！夫差，所有的污垢，正是你自己为自己而抹上的，你所抹黑的，岂止是你夫差，还有你的国家。是你，将吴国变得如此野蛮！让好端端的一个吴国成为虎狼之地！"

夫差突然爆出一阵大笑，边笑边道："好啊勾践，你终于感到恐惧了！既如此，你为何不乞求寡人饶你一命？"

勾践："明说了吧，寡人若乞求你，会得到你的饶恕？"

夫差："你说呢？"

勾践："不会！"

夫差："勾践啊，你虽是个小人，可你却深解寡人。"

勾践："你是看不上乞求之人的，对吗？"

夫差又大笑："你若不乞求，寡人一定不会让你下这大料！"

勾践也笑："你更是错了，勾践永远不会向敌人乞求。"

夫差："可你的臣子，包括你的女人，恐不会和你一样。"

勾践："是不是一样，你可以试试。"

"那好，寡人就试一试！"夫差命道，"将所有囚奴带到广场上来！"

囚奴们被押在广场上，腿上仍串着铜链，他们被迫跪于地，而且双手皆勾于头颅后。四周皆是警戒着的狱卒。夫差自宫内带来的禁卫更是森严，不仅将广场的所有要道封锁，就连狱门的两旁也有密密麻麻的持戟禁卫。

也许是空气，也许是阳光的曝晒，让已经暗囚了一个月的囚奴们获得了生机！他们的身体渐渐开始蠕动，就似蛰伏了一个寒冬后的休眠动物已有了不顾一切般的渴望。

伯嚭正好锁于范蠡的身旁，他正在恳求范蠡道："范蠡，快为我设法，无论如何让我见大王一面。"

范蠡："大人，依范蠡看，你此时若让吴王注意了你，反对你不利。"

伯嚭："为何？"

范蠡："这儿所有的人，在吴王眼里一定是既可憎也可恨，太宰若此时让吴王注意你，他会怎样想呢？"

"范蠡，你的话有道理啊。"伯嚭脸上闪着痛苦之色，垂下了头颅。

正此时，夫差向囚奴们走来。侍从们一拥而上，在众囚奴面前摆了一座

地台，台上铺上了丹色毡席，当夫差端坐其上后，王仪已为夫差打起了罗盖大伞并左右而立！掩烛大喊："众越奴听命，拜见我大王！"众囚奴竟寂静无声。掩烛再喊，"听到了吗，赶快拜见！"

夫差的脸已开始变色。掩烛见了夫差的脸色，给近旁的一名狱卒使了眼色。那狱卒会意，逼近身旁的囚奴，挥鞭便抽。被抽打之人是诸稽郢，他冒着鞭雨昂身而立。狱卒的鞭子更猛地抽打在他的背上。诸稽郢任狱卒鞭打他，却呼出一声："放下我王！"

随这一声呼，胥犴、畴无余等数名将军也接着站起，呼道："放下我王！"

"放下我王！"又有一群囚奴大呼着纷纷起身。不一会儿，几乎所有的囚奴皆挺身而起。随着他们脚下铜链的"哗哗"声，"放下我王"的呼声，霎时响遍了整座姑苏台。

然而，范蠡、雅鱼、苦成、岩鹰等却仍跪着，另外跪着的一人便是伯嚭。

勾践不仅看到听到更感受到了广场上的情形，他知道，这是夫差做给他看的。夫差在向他的臣子们索要他看得比命更贵重的东西。勾践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广场，盯着夫差，盯着所有的一切！他的内心独白道："夫差，你要吧，你可以要去寡人的臣民，国土，生之权，你可以用暴力取走所有的一切！可有一样东西你是拿不走的，这就是寡人的意志……意志……意志……"

夫差在囚奴们的呼声里仍镇定自若。掩烛已急，挥手命众狱卒冲进囚奴群中去拉锁脚的铜链。刚拉倒一排人，可另一排人又站了起来，此起彼伏。

如此乱了一阵后，范蠡的脸愈来愈严峻。他关注着夫差的脸部变化时，已闻夫差一声大吼："刀斧手！"

"在！"已有数名刀斧手疾出。

此时，囚奴们已不再呼，只是纷纷挺身站着。

夫差正要喊出一声斩时，范蠡呼："罪臣范蠡，拜见吴王！"

众囚奴大愕时，范蠡与雅鱼等人已将额头磕于地上。

夫差："范蠡，你有何话可说？"

范蠡昂起上身："吴王，我们皆已是你的囚奴，为何还开杀戒？"

夫差："是你们不服，而且还想造反！"

范蠡："吴王能听范蠡解释不服的原因吗？"

夫差："你说。"

范蠡："吴王，我们大王虽罪于贵国，可吴王已恩准我国臣服。既已臣服，囚我大王与众多大臣已是世所罕见，更让范蠡百思而难解的是，吴王竟以对待奴隶的手段，千里迢迢，以大料锁我王到贵国，至今已整一月，我王仍被锁于立柱而不能下。罪臣范蠡虽寡闻，可周礼有云，诛杀降君，于礼不合！虐待俘囚，是下国之为！更令人发指的是，吴王的司狱掩烛阴狠毒辣，其残暴更是世所罕见！在我们被囚进这大狱的首日，就有二十人被他毫无理由地杀害，短短的一个月内，已不断有人被他酷杀，虐杀，加在一道，已经死去三十多人！范蠡敢问吴王，你囚我王以及众多的越臣，目的何在？"

夫差:"征服！"

范蠡:"可这算是征服吗？罪臣范蠡知道,吴王不会在乎杀人,杀多少人吴王恐怕都不会皱一皱眉。可令范蠡不解的是,吴王若欲泄恨,为何在越国时不杀,却非要囚到这大狱来杀？如此杀人,难道是吴王的癖好吗？"

"范蠡,他吴王要杀便杀,何必与他多费口舌？"囚奴群中胥犴高喊。

"住口！"雅鱼厉喝一声。

其他囚奴本欲随胥犴而愤声,见王后开了口便不敢再闹。

夫差:"范蠡,看来你已控诉完了,该寡人说话了吧？"

范蠡:"请吴王示教！"

夫差:"寡人更不想与你们多费口舌。范蠡,寡人且问你,椒山之战若败的是我吴国,寡人被你们越国俘去,你们会如何对待寡人？"

范蠡:"我王会以降君之礼而待,至少可以让吴王衣食无忧,不受这非人之罪。"

夫差:"说得不错。寡人再问你,何为降君？"

范蠡:"国家弃战,国民归顺,国君称臣。"

"说得好！"夫差赞道,"范蠡啊,看来还是你明君德,懂臣道,知国礼。可惜的是,你们的大王却全不明白这些道理,你再看看勾践的这帮臣子,见了寡人不仅不顺服,且一个个都傲气十足,颇有为国殉身的风骨！可恨可恼可厌的却是……"夫差已昂身而起,背手道,"何谓国家弃战,国民归顺,国君称臣？寡人问你们,你们的大王向寡人称臣了吗？他跪拜过寡人吗？在你们的大殿之内,寡人就想杀了勾践,可念及越国的百姓,寡人准你们归降。可勾践呢,他至今还不顺服！顶着这一颗侥幸存留的头颅而来,当了寡人的面,道出一声要杀便杀之语,就以为是壮士之举了？何谓壮士,国家战败时敢于为国殉身,那才算！更可笑的是,你们竟置勾践的死活于不顾,以为凭你们这几颗愚昧的头颅便可以托住他的命了？寡人若想要勾践命时,即使有一千一万颗头颅,也休想托住！"

"范蠡,胥犴会杀了你！"喊出杀范蠡的人是胥犴。

范蠡早已一脸冰霜,胥犴如此而喊时,他只是冷冷一笑。

"吴王陛下。"雅鱼呼道。

夫差:"你想说什么？"

雅鱼:"求吴王陛下释下我王,我会说服他真心而降。"

夫差:"越王后,你不该求寡人啊。"

雅鱼已明,转身而跪对众囚奴:"众位大人,快请求吴王释下大王吧。"

众囚奴愣着,有的痛苦,有的悲伤失望。看着雅鱼,他们不得不齐齐一跪,刚想请求,忽闻夫差响起一阵大笑。"哈哈哈……"夫差大笑着起身,瞟了一眼雅鱼,道着"晚了",朝狱门而去。

范蠡看明白了夫差所瞟的一眼,朝雅鱼伏身而拜道:"王后,再无他计能救大王了……"

"大人,众臣恨你请你不要怪他们。我求你,请告知众臣,这算不得耻辱。我去地狱走一趟吧……"雅鱼说着,已起身而步往狱门,她的双脚虽重得不能走了,但她仍义无反顾地步往狱门……

勾践的双眼早已沉重得难以抬起,但他仍强行望着夫差。夫差在他眼里已如一团幻影,当这团幻影移近了时,勾践道:"夫差,你也是小人……"

夫差扭首望了一眼广场皆已跪着的众囚奴,又望了一眼跪在狱门等待的雅鱼,回首对勾践道:"勾践,你的臣子们原本以为只要学你,便就是有忠,可他们却不知,他们愚不可及。"

勾践:"你以杀寡人来威胁他们,他们为了大王存命才不得不跪你,你很失望,是吗?"

夫差:"不!只要寡人真正征服了你,寡人让他们为有你这样的王而痛感羞辱!"

勾践:"就不知你还有何样的手段?"

夫差:"你猜猜。"

勾践:"用不着猜,一定是小人的手段!"

夫差:"这也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人!"

掩烛速入:"小的请大王吩咐。"

夫差:"备好了吗?"

掩烛:"香衾锦褥皆已备妥!"

"好!"夫差一指勾践道,"放他下来。"掩烛一愣。夫差道,"放!"

掩烛忙命狱卒去解锁链,有两名狱卒左右架着勾践。勾践刚被解开时,手几乎已放不下来,双腿也再不能支撑住他的身子。

夫差冷声道:"勾践,你若肯跪下求寡人,一切都还来得及。"

勾践极其沉重地摇着头颅:"跪你,办不到……"

夫差:"那好,松开他。"

两名狱卒将勾践一松,勾践的身子就如一只空了的布袋根本不能立住,他如一摊烂泥将散于地时,惟一双膝盖是离了地面的。勾践将浑身仅剩的力量全用于支撑住他的双膝。只要双膝不接触地面,他作为一个王的威仪以及男人的全部尊严便托住了。勾践在这种时刻托住威仪与尊严,是拿他仅剩的生命在搏杀。这种搏杀比他率领千军万马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杀更显得惨烈。

门口跪着的雅鱼一直惊心动魄地望着,她再也经受不住了,自地上猛蹿起身子欲扑往勾践而扶他。夫差却单手而一把夹住了雅鱼,任雅鱼怎样挣扎,却难以挣出夫差力能断石的硬臂。

勾践终于顽强地昂起了身子,且稳稳地站定了。

夫差:"看来,你还是不肯屈服?"

勾践:"不会,永远也不会……"

"寡人欣赏你的骨气!"夫差说着,将雅鱼松了而问,"勾践能不能活,还

要不要再将他锁上去，就看你的了？"

雅鱼："我若做了，你说话算话吗？"

夫差："寡人从来都是一诺千金！"

雅鱼："那……走啊……"

夫差："勾践，寡人这就要了你的女人。"

勾践拼尽全力才厉嘶出："雅鱼，不可……"

雅鱼却已转身，率先而行。

"不会再锁你了，这是你应得的。"夫差大笑着一脸蔑视地说完也转身而去。

"雅……"勾践只叫出这一声，便再也支撑不住身子，终于晕倒在地。

跪着的众囚奴望着他们的王后随夫差而行，有的以掌击地，有的大额而磕，正痛苦不堪地呼道："王后，王后……"

众狱卒高度紧张，监视着众囚奴。

范蠡仍与伯嚭跪了一道，他竟已不再关注雅鱼，皱眉思索着，忽对伯嚭道："太宰大人。"

伯嚭仍不敢抬首问："有何指教？"

范蠡："我观吴王的内心，早已激荡着称霸天下的英豪之气。"

伯嚭："你说得不错。"

范蠡："大人之冤欲尽快昭雪，此才是良机啊。"

伯嚭："你的意思是，我该尽快向我王进献北进之策。"

范蠡："不错！"

伯嚭："好谋！可此策必须得翔实，有施行的可能！"

范蠡："拟制一份详策，还能难住太宰吗？"

伯嚭闻此十分兴奋："范蠡啊，若此谋功成，伯嚭不会忘记你的大恩！"

范蠡："范蠡只求太宰大人，不要忘了我王所受的苦难。"

伯嚭轻声道："不会，但伯嚭还是要谢你。"

司狱室，日。

雅鱼随夫差进了司狱室，室内已备有锦榻，果然是香衾锦褥。

夫差望着雅鱼："你必须再告诉寡人，你是自愿的吗？"

雅鱼满脸冰霜道："自愿！"

夫差："你若后悔，还来得及。"

雅鱼已解囚袍，木然道："来吧。"

"来人！"夫差高喊。掩烛又入。夫差，"找个下等的马伕来！"掩烛片刻便找来一名丑陋的马伕。夫差手一指道，"你跟他，愿意吗？"

雅鱼吁气如刃："愿！"

夫差大笑而出。王辇备齐，王仪罗列。夫差步往王辇，掩烛仍紧跟着。

夫差在即将跨入王辇时，回首命掩烛道："半个时辰后，取了那马伕的首级，悬于狱内。看紧了越王后，她若有失，惟你是问！还有……释出伯嚭。"

“遵旨！”掩烛大跪于地。

伍子胥府，夜。

王孙骆匆入，禀道：“相国，勾践已释下大料，伯嚭也被释放出狱。”

伍子胥：“怎么回事？”

王孙骆：“大王突然去了大狱，勾践的女人竟向他献身，大王也做得很绝，让一名下等的马伕要了勾践的女人后，这才释勾践，放伯嚭的。”

伍子胥一惊：“大王让一名马伕要了勾践的女人，这对勾践来说，倒是一次巨大的打击，这要换成别人，可谓是灭顶之灾！勾践这会儿怎样？”

王孙骆：“沉沉死睡！”

“这倒是一次逼疯或让他们自相残杀的良机。”伍子胥思索着，对王孙骆吩咐道，“这样，让掩烛扔一把剑进勾践的囚室。勾践一旦醒来，激愤之下，是很容易下手杀人的。他若是杀了他的女人或者是范蠡，那就有他好看的了。他一旦清醒，必会后悔莫及！”

王孙骆：“由此看来，勾践还有自杀的可能！”

伍子胥：“即使他不肯自杀，逼疯了他，也很好啊。”

王孙骆：“只是事后大王会不会查？”

伍子胥：“顾不得那些了，大王若查，老夫会顶着，有大责，老夫一人承担，你让掩烛放心去做就是了。”

第二十二章　设谋救人

大狱，夜。

勾践于简陋的榻上沉沉大睡！是一种再不为生也不顾死的沉睡，是摆脱了一切困扰，去除了所有烦恼才沉入的大化之境……

掩烛阴险地站着，雅鱼背对着他。掩烛道："你可是越国的王后啊，竟被一名下等龌龊的马伕给睡了，这是罕有的奇耻大辱啊。"

"掩烛！"范蠡隔着笼栅厉声道，"你说够了没有？"

掩烛："这种事说多了，我都觉得脏。"

"那就快滚！"范蠡怒吼。

掩烛却冷冷笑着，取出一把剑道："越王后，我们相国大人对你的遭遇深表同情，所以命在下送把剑给你！你若想死，得有一件寻死的好器械！此剑是磐郢剑，锋利得很！"

"掩烛小人，范蠡终有一日必杀你！"范蠡冷声而道。

"范大人，被你这么一说我可是怕得很。但你要记住，你很可能会死在我之前。"掩烛说着将剑往雅鱼身后一扔，"我把剑给你了，你好自为之！"掩烛转身而去。

大料立着，似远古而立至今的化石！

大狱早已寂静无声，死亡的气息仍在弥漫着……

掩烛步至大料，往大料上一看，他所看到的是一颗头颅，这正是那马伕的头颅。马伕的头颅在大料上吊着。

囚室内，雅鱼转过身，虽目色已钝，可脸上却浮着蔑视这世间一切的表情。她自地上拾起了剑！

对面囚室内，范蠡的表情沉重，重如千钧，他的脸已紧绷如铜。他的目光不直接投于雅鱼，但目光里却注满了同情与敬重，他呼道："王后，你是为了救大王，这一切算不得什么啊。"

雅鱼终于开口道："大人，你该入睡了。"

范蠡："请王后宽恕，范蠡不困。"

雅鱼："大人，其实你没有必要为我担心。"

范蠡："范蠡岂敢。"

雅鱼："你是担心这把剑吗？"

范蠡："是！请王后把剑扔了，或者给范蠡。"

雅鱼："人想死很容易，不是非剑不可。就像季莼王妹，她撞界碑也可死。"

范蠡："王后这么说，令范蠡更不放心。"

雅鱼："你真的不用再为我担心，我不会那么懦弱。"

范蠡："王后，请恕范蠡见识短浅，妄自猜度王后博大的胸襟。"

雅鱼淡然一笑："大人，我受的奇耻大辱与大王的命相比，轻之又轻。"

范蠡："可王后之存在，对大王，对这满狱的臣子，对将来的越国，重之又重。"

"不，我早已无足轻重。之所以存身，就是为看到越国有存，大王有生。大人请入睡吧，我不会有事。"雅鱼说着，在墙角放下了剑。

范蠡这才躬身而道："能伺候大王与王后，是范蠡之幸！"

次日早晨，雅鱼趴于榻上，已睡着。睡于旁边的勾践的身体蠕动了一下，似已醒来，但他却没有睁开眼睛，他呼道："雅鱼！"雅鱼惊醒。勾践仍未睁开双眼，"你过来。"雅鱼起身，贴近勾践。"啪"！勾践的巴掌厉扇于雅鱼的脸上，才睁开如刀刃般的厉目，"你知罪吗？"

雅鱼已跪："臣妾罪该万死！"

勾践："那你为何不死？"

雅鱼："大王若赐臣妾死，臣妾这就可以死。"

勾践："你还敢顶嘴？"

雅鱼："大王赐死，是恩！臣妾自己寻死，是畏罪！"

勾践："那好，寡人这就赐你……"

"不可啊，大王！"范蠡已惊醒，他扒着笼栅，跪地而喊。

"你住口！"勾践厉对范蠡道，"亏你自诩为谋士，如此肮脏之谋，竟会出自你口？"

雅鱼："大王冤枉范大人了。非范大人之谋，臣妾是自愿的。"

勾践："你还为他说话？"

雅鱼一昂身道："那大王还想怎样?！"

勾践气极，欲自床榻昂身，却不料身体仍极度虚弱，一翻身时，竟摔倒于地。雅鱼去扶勾践，却被勾践猛一把推开。

"大王，这是臣之谋，请治范蠡之罪！"范蠡焦急而呼。

勾践想凭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但他竟虚弱得连上半身都支撑不起。雅鱼望着挣扎着的勾践，他竟因不能起身而极度痛苦。这种痛苦竟是勾践为奴以来，甚至自锁上那大料以来都未见过的，它撕心裂肺！

"大王……"雅鱼痛呼一声，双膝磕地，她对勾践跪下了，满目所噙之泪已夺眶而出，"大王，不用大王治罪责罚，臣妾知这身子已肮脏不堪！臣妾原本想着再伺候大王数日，待大王的身子好一些时，臣妾再……想不到臣妾存着此不干净的身子会令大王如此痛苦……"雅鱼自墙角取出剑，"大王，这是伍子胥所赐之剑，这是另一个男人给臣妾的恩德！大王……臣妾去了……"

"呛"的一声，雅鱼拔剑。

“大王，范蠡求你了！”范蠡的呼声也已撕心裂肺。

雅鱼横剑于颈……竟在这时，雅鱼才被勾践死死扑住！雅鱼摔倒于地，挣扎着欲再挥剑时，被勾践死死按住。雅鱼已不再挣扎，勾践抱住了她，她偎于勾践的怀里放声痛哭。

另一囚室的范蠡以头磕地，他的泪水也早已止不住夺眶而出。

“不要哭……寡人又岂能不知，寡人的命……是你所救……”勾践垂目而安慰雅鱼。可当他抬起目光时，愤懑之色喷薄欲出……

到了这日夜深，雅鱼睡着，勾践却醒，他已愣愣地端坐许久了，他的目光落在雅鱼睡着的头颅下。雅鱼竟枕磐郢剑而睡。勾践看得久了，伸手去拔剑，雅鱼醒来。雅鱼坐起了身子：“大王，臣妾以为，该扔掉此剑。”

“不！”勾践挥指一弹剑身，“铮”的一响后，勾践又道，“这很好，我们坐着牢，竟还能与剑为伴，寡人该谢他伍子胥。”

雅鱼：“可是，这让臣妾睡不踏实。”

勾践：“雅鱼啊，你以为寡人会有轻生之念？”

雅鱼：“臣妾不敢这么想，可臣妾有责任为越国守护好他们的大王。”

勾践：“那根大料锁不死寡人，寡人又岂会被这么点子事而击垮？”

雅鱼：“大王，请恕臣妾直言，那大料再烈，却有形。臣妾这事是无形的，它像一剂毒药，侵蚀的是大王的心灵。”

勾践：“你这话可是比刀子还要割人啊。”

雅鱼：“臣妾之所以敢这么说，是想告诉大王，这事大王先忍一忍，有朝一日臣妾出得这大狱后，一定多行善，多积德，苦修苦熬，终有一日会将这肮脏的身子给赎洗干净的。”

勾践：“雅鱼，没有什么肮不肮脏，该认的，寡人全认下了。夫差想靠肉体与心灵的折磨来征服寡人，他办不到！伍子胥想用一把剑来诱寡人自刎，他更是妄想。没有人，永远也没有人能征服得了我勾践，即使这肉身被毁，寡人不屈不挠的灵魂也一定不灭！”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相国，大王要释放文种。”

伍子胥：“你说什么，释放文种？”

王孙骆：“大王已让侍臣通告于我。”

伍子胥：“文种此人，极不安耽，当初确定囚奴名单时，大臣之中，老夫是将他排在首位的，是大王将他从名单中勾去。当初老夫就想与大王力争，如今他是送上门来，岂可再释?！”

王孙骆：“相国，文种虽仍被囚于行人府，可在下担心，大王还会命人再来催释。”

伍子胥断然道：“文种不能放。走，去见大王！”

夫差书宫，日。

夫差厉望了王孙骆一眼，他显然对王孙骆竟搬出了伍子胥而恼怒："文种为何不能释放？"

王孙骆一缩首不敢吱声。伍子胥道："大王，文种不仅爱惹是非，且诡计多端，放他回越国，难料他不会再生出一些什么贿赂、营救勾践等的事端来。"

夫差："即使文种能生事端，那也在寡人的掌握之中。"

伍子胥："大王……"

"别再说了！王孙骆，把文种带进宫来，你们很快就会知道寡人为什么不囚文种。"见伍子胥示意王孙骆不要动，夫差更加严厉，"为何还不去?！"

王孙骆不得不起身。伍子胥已如坐针毡般，很不自在。

不一会儿，王孙骆领进文种。文种见夫差黑沉着脸，跪道："越臣文种叩见吴王。"

夫差："文种，你知罪吗？"

文种："文种不知。"

夫差："你敢说不知？寡人问你，你为何又来贿赂伯嚭？"

文种："文种是人臣，明知我王有难，文种岂敢不尽人臣之为？"

夫差："即使为尽人臣之道，也该用正常的手段。你可以照会我行人府，更可以求见寡人！为何偷偷摸摸去贿赂伯嚭，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

文种："请吴王息怒，我王虽罪于上国，可蒙吴王宽恩，纳我王以及众多臣子、将军为囚。文种不解的是，吴王既已纳囚，为何又不以臣服他们为目的，却处心积虑地要整死他们呢？文种之所以求太宰大人为之周旋，既是无奈之举，也是为体会吴王之意。"

夫差："寡人之意？寡人是何意？"

文种："吴王不会让我王就这么死！"

夫差："岂不闻死也是臣服?！"

文种："对吴王而言，死之臣服有何快意？"

伍子胥又欲言，却被夫差举手拦住："文种，光凭口辩有什么用？你若再敢妄言，寡人这就下旨将勾践处死！"文种这才闭嘴而不敢多说一句。夫差又道，"文种，勾践的大臣，还有昔日的将军们，几乎被寡人一网而尽，可为何还将你、皓进、曳庸等留在越国，你知寡人之意吗？"

文种："文种未沦为囚奴，是吴王降与文种等的大恩。"

夫差："哼，为何对你们有恩对他人却无恩，是你文种有面子还是曳庸、皓进？"

文种："哪有什么面子？是越国的百姓。"

夫差："你惟此话说对了！之所以留你们于越，非寡人想对你文种网开一面，而是寡人念及越国的百姓。百姓们要生存，要活下去，还非得有人去统治。寡人知你文种善察民情，懂得如何施策于民，所以，你要将心思用在治民上，让他们有个温饱，而不是如何来营救你们的大王。勾践是死是活由

寡人说了算！你若再用歪了心思，甚至有什么企图，那寡人就干脆吞并了越国，你和另几名臣子也将沦为囚奴，寡人让你们老死狱中！你听明白了吗？”

文种：“明白了。”

夫差：“好了，寡人就给你这一次悔悟的机会，若再有什么歪门邪道，用坏了心机，后果是什么，你该知道了吧？”

文种：“文种代越国的百姓谢吴王隆恩。”

“退下，立回越国去。”夫差喝道。文种再无什么话，而是伏着大拜而退出宫。夫差转身对伍子胥，“相国，这次的事能到此为止吗？”

伍子胥：“大王已训斥了文种，也让他回越国去了。”

夫差：“寡人是念及越国的百姓才如此而为的，没什么不对吧？”

伍子胥：“大王都这么做了，又何必再问？”

夫差：“难道不可以问吗？越国的百姓也是人，他们既已臣服了寡人，寡人就得对他们负责！”

伍子胥几乎是叹息道：“老臣告退。”

伍子胥府，日。

伍子胥：“你实话告诉我，老夫对大王的期许是否太高了？”

王孙骆不由一惊：“相国为何如此想？”

伍子胥：“你先回答老夫。”

王孙骆斟酌着道：“相国不仅仅是对大王期许高……”

“还很严厉，是吗？”伍子胥问道。王孙骆不敢再言。“这让你很难回答。其实这就是伯嚭所给予老夫的警告！作为一名臣子，敢对大王严厉，那岂不是颠倒了君臣之道？说严重一些，是忤逆！可是，自越姬逃亡始，吴越相争，先王驾崩，平息王子累之乱，直至扶助大王继位，老夫的确是用考查的目光在看他大王。老夫甚至将古之圣主的作为，拿来与大王比较……”伍子胥说到此，竟沉默了。

王孙骆：“相国如此作为是为大王治国有成，更为国家的繁荣昌盛。”

“不，老夫错了！”伍子胥突然道。

王孙骆：“相国为何要这么想呢？”

伍子胥：“不是想，是老夫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老夫有错！”

王孙骆：“相国殚精竭虑，宵衣旰食，所为大公，无私无己啊。”

“做臣子的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伍子胥叹道。王孙骆更是吃惊。伍子胥道，“老夫现在才知道，当年我先父为何惨遭楚平王的迫害。先父对楚平王可谓忠心耿耿，可他却没完没了去谏楚平王，这还不算，先父竟然要干涉楚平王的家事……如今看来，先父错了！他错就错在不懂得王者是人，是比臣子更孤独，更随心所欲，甚至更孩子气的人！老夫今日才知，惟有王者才可借国而语。王者一旦借国而语，他们便是对的，而别人则全都是错的！”

王孙骆见伍子胥说得激动，忙道：“相国没事吧？”

伍子胥："没事，是今日的事，让老夫明白了。"

"可当今大王虽然……虽然……"王孙骆仍斟酌着不知该怎么说。

"当今大王是雄主，他的心胸之阔大非一般人能及，甚至越过了先王。"王孙骆听伍子胥这么一说，似乎又有些糊涂了。伍子胥淡淡一笑接着道，"老夫不是指该不该扶当今的大王为王，而是检讨老夫过去的做法。老夫自以为匡扶大王有功，所以就高高在上地告诉大王，这可以做，那却不行！其实大王已带话给老夫，说老夫太古板了。当时老夫还只是一笑了之，这会儿便全想起来了。大王所指的古板，不是老夫的脾性，而是老夫已不知不觉地在为大王画框框。作为臣子，老夫是越权了，甚至将自己的意愿凌驾于大王之上，这和忤逆又有何两样。若长久而为之，老夫的先父之冤不又在老夫身上再来吗？"

王孙骆："相国所虑，在下不敢想。"

伍子胥："那你就该好好地想一想了。椒山之战，如今看来，老夫是保守。若不是大王越宫而出，水师恐就毁在老夫手里。当时那十八颗敲戟武士的首级摆往老夫府门，老夫竟还怨大王暴虐。如今看来不是，的确是老夫该受到这样的警告！王孙骆啊，老夫之所以和你聊这番话，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该摆正了自个儿的位置，顺着大王的意愿走。只有如此，在大王有过错时，我们力谏了，才有可能让大王采纳！"

王孙骆："相国，在下也明白了。"

伍子胥："你可能还没有明白，老夫是说，大王的亏恐怕要吃在他的心胸阔大上了！老夫几乎已洞明，大王终将不是勾践的对手……"

文种府，日。

文种刚回到府中，曳庸、皓进已闻风而至。皓进迫不及待而问："大王下大料了吗？"

文种："下是下了，可大王的处境仍然艰险。以后会怎样，很难预料啊。"

皓进："大王所面对的情形既如此恶劣，这往后我们该如何办？"

文种："上回我提到选秀女之事，得抓紧办！"

曳庸："此事已经在办，这一两日内，便有选出的秀女送来。请问大人，你是想使美人计吗？"

文种："吴王夫差身边应该有我们的人。"

皓进："怪不得呢，有人说你文种将一名叫做西施的美女早早送进了秀女宫学艺，为的也是此计吗？"

文种："西施这事只可你们二位知道。不瞒你们说，我这么做会伤害到范蠡。这西施对范蠡一往情深，至今为止我只告诉她习练才艺是为入吴国救范蠡呢。"

曳庸："贿吴臣是一谋，献美人也是一谋，大人还有三谋吗？"

文种："眼下我没有第三谋，可据我所料，大王也许已有大谋。"

皓进、曳庸忙问："何谋？"

文种："眼下还不清楚，可大王让伯嚭带话给我，让我们将目光放长远一些。"

皓进："好，这说明大王仍有与他吴人坚决斗到底的顽强意志。"

文种："有此意志好是好，可惜的是，只要大王不屈服，吴王夫差是不会放过他的。"

曳庸："这就难办了，大王不屈服，就没有回归生天的希望。可若屈服，就会丧失了斗志，这可如何是好？"

文种："也别太担心，好在范蠡陪伴大王，他会把握着的。我在猜测，大王让我们目光放长远还有何意？"

皓进："大王是要我们做好与吴人长期斗下去的准备吧？"

文种："既然是斗，文斗是斗，武斗也是斗。眼下我们绝不可能再建军队，可有一支凶狠顽强的武士队伍，却很有必要！"

曳庸："不错，是该开始着手筹建一支这样的队伍。"

文种："那好，立即开始筹建武士营，武员从民间习练武技之人中挑选，年龄在十四至十八岁，一定要个顶个的，三年之后，他们便是忠于大王的铁血死士！"

秀女宫，日。

西施正在练习抚琴，见文种至欲起身，文种挥手止住，站在一旁，专注地听着。一曲终了，西施起身问："大人，我弹得怎样？"

"会是会了，却弹得不怎么样。"西施闻此脸一红，害羞地低下了头。文种忙又道，"你才学不久，能弹成这样已很不错了。"

西施："大人，听说你去了吴国？"

文种："你是想问范蠡怎样？"

西施："大人见到他了？"

"我不想瞒你，吴人根本不让见。他们受尽了虐待，苦不堪言。"文种道。西施听了双眼已红，可当着文种，她忍住了眼泪。文种观察着西施，摆手道，"与我走走吧。"西施便跟了文种走。文种道，"姑娘，我知道你在想念着范蠡。不瞒你说，他是我的朋友，我也想他啊。"

西施："大人如再去吴国，可以带上西施吗？"

文种："我很想带上你，可是你仍才艺不精啊。"

西施："要怎样才精呢？"

文种："让人听了你的琴音便痴痴入醉。"

西施："那得等到何时？"

文种："姑娘别急，只要你好好练。"

西施："大人放心，西施不敢偷懒。"

正这时，有一批新选的秀女进宫门。"郑旦！"西施已认出其中的一名秀女。

叫郑旦的秀女唤着西施，奔至西施面前，两名少女相互打闹着，很是亲热。忽地西施止住郑旦道，“郑旦，这是文种大人。”

郑旦施礼：“拜见文种大人。”

文种：“你们很熟？”

西施：“我们是同村的。”

文种：“那就好，你有伴了。”

雅鱼寝宫，日。

棠丽冷冷地站着。寝宫再不是往日的景象，到处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甚至有蛛网连结。当日雅鱼命她持火的情景在棠丽眼前闪现，眨眼时，便不见了，棠丽竟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棠丽命宫娥：“着人来好好地打扫。”

宫娥：“夫人是想搬来此宫吗？”

“多嘴！”棠丽斥道，“人虽不在了，可总该好好护理着，不能让它如此荒废下去。”正此时，秀女宫内透出琴声以及少女们的喧哗声。棠丽问，“秀女宫为何如此热闹？”

宫娥：“回夫人话，听说文种大人选了一批秀女，正让她们习练宫仪步容，舞乐弹唱。”

棠丽的脸渐有峻色，忽冷声道：“回宫！”

棠丽寝宫，日。

棠丽在寝宫内走着，无所事事，脸上又显现出寂寞与孤独。宫娥小心地伺候于一旁，连大气也不敢出。棠丽忽道：“去，将文种大人请来！”

宫娥显得很为难：“夫人，这……”

棠丽：“还不快去？”

文种府，日。

管胜端立着。文种大皱了眉道：“我岂能擅入后宫，更何况这棠丽夫人一直与大王明争暗斗……去打发了宫娥，告诉她，我忙得很。”

“诺！”管胜退去。不一会儿管胜又奔入道：“大人，棠丽夫人竟已亲至。”

文种：“她想干什么？夫人既来，总不能赶她走，见就见，去请她进来吧。”

不一会儿，管胜引进了棠丽。文种施礼道：“夫人驾临敝府，有何吩咐？”

棠丽冷冷地站着道：“大人，你似乎很讨厌本夫人？”

文种：“文种不敢！夫人是后宫的，文种只是外臣，内外有别，所以文种不敢应夫人的召见。”

棠丽：“可我听说大人办差敢作敢为，如疯子一般。你怕见我，是为避祸！”

文种：“何祸？”

棠丽：“大人明白！”

文种也直言道：“话已至此，也恕文种直言，是因为夫人因公子被刺一

直怀疑大王故与大王不和。”

“好。”棠丽叹息一声，“你至少能直言不讳，也不愧你有疯子的外号。大人，我若告诉你，本夫人想先搁置了这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你信不信？”

文种：“我信！”

棠丽：“噢？为何你信？”

文种：“夫人，恕文种妄自猜度。大王与王后在时，夫人有恨。可如今他们已成吴国的囚奴，有去日而难有归日，几乎生死不明，所以夫人之恨，已找不到目标来发泄。”

棠丽：“大人所言，正是本夫人之意。”

文种：“既如此，夫人为何只是搁置了，大可将此恨消解。一旦恨意消去，夫人再回首看一看便会明白，有些事恐不会是夫人当初所认定的情形。”

“不！”棠丽竟又一脸恨意道，“此恨不可能化解！”

文种：“那是夫人的事。文种以为，公子之冤早已真相大白。”

棠丽：“大人不必再言。”

文种：“那夫人找文种干吗？”

棠丽：“恨归恨，我想做点儿事，甚至是能助大王与王后逃归生天的事，不知大人是否信我？”

文种思索许久才道：“信！”

棠丽：“大人为何信我？”

文种：“因为夫人明白一个道理，自己人的事再复杂，也仍可在自己人的范围内解决。”

棠丽：“不错！大王有再多的不是，那是我们自己该解决的事！可对它吴国，我一样有恨！”

文种：“夫人能如此，令文种钦佩，就不知夫人想做何事？”

棠丽：“听说大人选了一批秀女？”

文种：“有这事。”

棠丽：“大人是要将她们送往吴国？”

文种略惊：“夫人如何而知？”

棠丽：“这用不着从他人处而知，如今宫内已没了大王，选秀女惟有贿吴一途。”

文种：“夫人冰雪之慧。”

棠丽：“可秀女宫的那些教习们自身都笨拙不堪，她们只会胡诌什么，肤若凝脂，肌若温玉，面若皎月，发若乌云，额若广宇，耳若灵芝，便是至美的美女！”

文种：“依夫人之见，何为美女？”

棠丽：“风中弱柳，冷水芙蓉，雪中之花，才为美。”

文种：“何处去找夫人所言的至美？”

棠丽：“这世上本无至美之人，所谓至美者，无非是她们身上多了两样

东西，一样是灵气，一样是贵气。”

文种：“我明白了，这两样东西夫人能给她们？”

棠丽：“不知大人是否信我？”

文种已点颌道：“我信！”

棠丽：“那好，大人可得让我挑选数人，只要中了我的意，两三年内，保管她们成为至美之人。”

文种却摇颇道：“等不及两三年。”

棠丽：“大人能给多久？”

文种：“两三个月。”

棠丽惊道：“如此之短？”

文种：“文种坚信夫人能成。”

棠丽：“那我只能试试。”

文种：“夫人可得答应文种，不可告知秀女们实情！”

秀女宫，日。

近二十名秀女排列着，棠丽站在她们的对面，她认得西施，却不看她。文种在稍远处而望，似在担心西施会不会被选上。

秀女们已为棠丽偶尔扫过的眼神而紧张。偏这日是阴天，山岚自宫墙悬挂的绿萝间漫过，渗进了宫室，丝丝缕缕地幻化着，已恰到好处地衬了秀女们的身姿与脸庞。

棠丽什么也没说，转身即行。文种追而问：“夫人，没有中意的吗？”

棠丽：“只有三名。”

文种：“哪三名？”

棠丽：“第一、第七、第九人。”

文种一喜，呼道：“西施、郑旦、怡娃，你们跟夫人走。”

被点到名的三名秀女出列而行。西施问：“大人，为何让我跟着夫人？”

文种：“西施姑娘，夫人才艺俱全，你跟着她，学艺才精。”

棠丽寝宫，日。

西施、郑旦、怡娃排列着，棠丽这才对她们三人细细地察看，脸上却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甚至在嘴角露一抹十分瞧不上眼的冷笑。三名女孩原本是螓首低垂，可西施已明显感觉到棠丽这是看不起她们，便碰了碰郑旦，她首先昂了头，开始直视棠丽。郑旦与怡娃也跟着昂起头来。

棠丽：“你们为何这般看着本夫人？”

西施：“夫人，你若看不上眼，为何又挑选了我们？”

“问得好。去吧，那儿有一口照妆井，你们都去照一照，看看你们自己是什么？”棠丽说着一指。西施等赌气不去。“去啊！”棠丽虽声调不高，但口吻不容置疑，十分威严。

“去就去！”西施率先去了照妆井，这一照时，连她自己也吓一跳——不知不觉间，她已被秀女宫的教习们弄成了艳女！

待郑旦、怡娃都照过了，又回到棠丽面前。棠丽：“都明白你们自己的模样了吧？秀女宫的那帮女教习俗不可耐，所以你们也跟着俗。你们的这一身装扮啊，个个似男人堆里混出来的艳妇！娇嫩，天然，本来是上苍赐与你们的本钱，可你们呢，却随意地就扔了。”

西施虽脸红，却仍道：“夫人，我们是来学艺的，不为色而来！”

“看看你的这张嘴，你懂什么？女人无色便无艺，色是女人立身的本钱！”棠丽训斥了西施后，扭首便对宫娥道，“去煮上一池烫水，让她们将这一身浓艳之气全扫除了，恢复了她们的本来面貌再带来见我！”

西施等人很不情愿地随宫娥而去。

勾践囚室，夜。

雅鱼见勾践、范蠡在各自的囚室内闭眼而端坐于床榻，似各自在想着心思，便隔着笼栅，有意而问范蠡：“大人，你在想什么？”

范蠡瞄了眼大王道：“王后，臣什么也没想。”

“你想了。”仍闭着眼睛的勾践道。

“大王……”范蠡略犹豫道，“臣承认是在想事。”

勾践：“想什么事？”

范蠡：“范蠡所想之事，大王恐早已料到了。”

勾践：“是盘算着如何让寡人向夫差屈服吗？”

范蠡：“大王明鉴，臣是这么想的。”

勾践：“够了，此事你想都别想！”

雅鱼：“大王，范大人为何不可以想？”

勾践这才睁了眼，厉望了雅鱼道：“寡人所受的羞辱难道还不够吗？”

范蠡：“可范蠡几乎能料定，大王若不受羞辱，是走不出这大狱的。”

勾践：“那就不走！”

范蠡与雅鱼仍是一愣，愁思满脸。雅鱼：“大王的仇难道不报了吗？”

勾践：“用羞辱、屈服而换来的复仇机会，寡人宁愿不要。”

范蠡：“既如此，范蠡再不往这方面去想了。”

勾践：“你本来就不该想！”

雅鱼：“大王，你让臣妾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勾践：“那是因为你们都用偏了心思。想走出这大狱，难道惟有被羞辱与屈服一途吗？”

雅鱼冷声道：“这么说，大王还另有他法？”

勾践：“你用不着激寡人，对于夫差，寡人了解他的比你们多得多……”

伯嚭府，夜。

伯嚭府已失去原先的豪奢，冷冷清清……

伯嚭埋首于书房的大堆简策之中用功，不停地翻策而阅读。

这日，伯嚭已修成《北进分略》之策，正将策握在手里，背于身后，于府厅踱步。伯嚭的心语："大王，北进中原是我先王早已制定的大策，因与越争，而未致施行，今越王已囚，其国也已臣服。如今正值我国力鼎盛之际，大王英年伟才，为何不趁此良时而挥师北进，好早日图成霸业！罪臣斗胆进《北进分略》之策，切望大王采纳……"

伯嚭已开始大摇其颅，显然是不满自己所拟之策，将策举在眼前扯了，呼道："来人！"

近侍至，一望伯嚭手中之策已明白道："大人是为拟策不妥而焦虑吗？"

伯嚭点颔道："你能不能将范蠡从大狱弄出来，能弄进府中更好，若不可能，安排我见一见他也行。"

近侍："此时大人若见范蠡，恐会担巨大的风险。大人还不如先去求见大王，若大王宽恕了大人，剩下的事便好办得多。"

伯嚭："废话！不要说大王根本不愿见我，就是勉强见了大王也会对我很冷淡。我只有谋划出让大王为之器重的北进大策，才能取得大王的倚重。"

近侍："既如此，大人仍不可直接见范蠡，须有一名中间人帮忙，方为妙策。"

伯嚭："可有谁既不怕他伍子胥，又能在大王面前说上话呢。"

近侍："大人为何忘了司马大人？"

伯嚭："对啊，我竟把公孙雄给忘了。嗣立之时，我可是白送了份大功与他啊。"

近侍："司马大人那儿，可得大人亲自出马。"

公孙雄府，日。

伯嚭见公孙雄已于府厅的厅门内迎他，忙抢先一揖："大将军可安好？"

公孙雄还礼道："托你的福，一切都好。"

伯嚭："伯嚭已是罪臣，蒙大将军不弃，还敢屈尊驾见我，惭愧啊。"

"请！"公孙雄将伯嚭让往客座，道，"大人，何必自暴自弃？大人虽然以通敌的罪名而致大王震怒，可大王处治大人时，却不是以通敌而认定的。"

伯嚭狡黠地道："伯嚭却不知，请大将军明示。"

公孙雄："如何说呢，大王并未否定大人有功于国，大王只是厌大人的贪欲啊。"

伯嚭忙道："大将军，若非你提醒，伯嚭几乎还蒙在鼓里！多谢大将军。这些日子伯嚭还一直很委屈呢。伯嚭是贪，不瞒大将军说，伯嚭见不得美色和财宝，只要一见，这心里就扑扑地跳得慌神，跳得喜欢得不行，就想拥有！我自己也知道贪不得，贪了就总有一日会出事！可伯嚭把不住自己，这成了我的

一个改不了的毛病。有时候我也后悔，甚至想用刀剑把这占有财宝美色的双手给砍了！可真要砍时，这眼前显现的却不是鲜血，不是疼痛，而是满眼的金山，满室的美色……”公孙雄略带鄙夷地望着伯嚭。大摇其颅的伯嚭继续道，“可伯嚭虽贪，却不敢忘国，更不敢忘了大王的厚恩。若不是大王，哪里有伯嚭的今日？伯嚭贪他越国的美色财宝，却从未真帮过他越国什么。”

公孙雄：“可大人至少帮他越国说了许多的好话。”

伯嚭：“我是说过越国的许多话。可大将军知否，伯嚭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大王心里想说的。大王很多时候是碍于伍相国的情面，不想直接说出来。伯嚭说出来了，大王就顺势而为，肯定了伯嚭的话是对的。所以啊，伍相国就一直认定是伯嚭通敌卖国。其实呢，凭伍相国之智，他又何尝不知大王的臣越之策和他伍相国的有区别，伍相国又不好直接发难大王，那就逮住我伯嚭不放。伯嚭惭愧啊，真说起来，都是我伯嚭不好，放着大王的厚恩不报，却因我的品行而给大王行之有效的臣越方略抹上了污点！如今大王不肯见伯嚭，若见了，一定请求大王杀了伯嚭！”伯嚭说到此，已悔泪涟涟。

公孙雄看着，竟也动了恻隐之心：“太宰大人，听你这一番话，让本将感慨颇多。人无完人，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只要知错能改，大王就不会将太宰怎样。大王是惜才的，太宰之能，大王一定不会忘记。”

伯嚭趁机道：“谢大将军宽慰。伯嚭为报大王隆恩，这数日一直在思谋切实可行的北进之策，将这颗头颅都快想破了，却仍旧苦无良策。大将军不仅为大王所倚重，更是有雄才大略藏于胸中，伯嚭想仰仗大将军的智谋，联手做成大策，一道进献于大王，如何？”

公孙雄虽对夫差忠心耿耿，领兵打仗也在行，可让他谋大策，却也是为难他了，他皱眉沉思着道：“北进之策，本将也曾谋划过，可是，却找不到良机，更难以谋划出我该如何分步骤施行。大人有妙计吗？”

伯嚭：“想北进中原，蔡国、鲁国是我必须取之的跳板。我也得知，蔡国的国君蔡昭侯有脱离楚国控制与我靠拢的想法，可究竟如何搞定蔡国，下一步又怎样摆平鲁国，还难以有计。另外，伍相国是打定主意非杀越王并且吞并越国不可的。不达此目的，他绝不会同意大王开始实施北进的大策！”

公孙雄：“是啊，这些都是大事，该如何而谋？”

伯嚭：“大将军一定有良谋。”

公孙雄：“太宰大人这是抬举本将了。不瞒你说，我若有良谋，恐不会等至今日了。”

伯嚭眼神更狡黠地一闪：“大将军帐下不是用着一名奇才吗？”

公孙雄：“谁？”

伯嚭：“黑翼！”

公孙雄摇颅道：“他？不行！此人能战，也能为将，却无大谋。”

伯嚭：“那恐就没有办法了。伯嚭知道，大王也在为北进而苦思，你我只能眼睁睁地任大王焦虑，却帮不上一点点忙。”

公孙雄："大人能否找到能谋之人？"

伯嚭摇颅道："去哪儿找啊，我若是还在姑苏台大狱就好喽。"

公孙雄："大人为何有此语？"

伯嚭："我若还在大狱之内，有一人倒是可以请教。"

公孙雄："此人是谁？"

伯嚭："大将军不知吗？此人曾是越王的军师。"

公孙雄："是范蠡？"

伯嚭："正是。"

公孙雄："此人能谋吗？他若能谋，越国为何会有椒山之败？"

伯嚭："那是因为越王勾践没有再拜他为军师。"

公孙雄："太宰大人真认为他能谋？"

伯嚭："他不仅能谋，而且是大谋。此人之才恐还无人好好地挖掘。请大将军相信我的眼光。"

公孙雄："既如此，那我们就试试。"

伯嚭："可惜的是，此人蹲着大狱呢。"

公孙雄："这事由本将来办，无论如何将他请出来。"

伯嚭："可眼下还不宜通过大王来请范蠡。"

公孙雄："大人放心，本将另谋他法。"

伯嚭："好，伯嚭就等大将军的好消息。暂且告辞。"

待送走了伯嚭后，公孙雄命一名军校道："去水师大营，将黑翼将军找来，就说我有事与他相商。"

到得夜间，黑翼至，揖手而礼道："大将军有何吩咐？"

公孙雄："我想见一个人，可此人却不能以我的名义找他，只能密请，不知你是否可以办到？"

黑翼："大将军对在下恩重如山，只要能办得到，请大将军吩咐！"

公孙雄："我想见的人，是范蠡。"

黑翼一愣："恕在下多嘴，当下吴国最烫手的事，恐就是大狱中的那帮越囚了，大将军为何要见？"

公孙雄："这你别问。本来我可以直接找掩烛，就因为不便才想到你。"

黑翼："既如此，在下去办。"

公孙雄："刚才说过了，只能以你的名义而请范蠡。"

"在下明白，请大将军稍候！"黑翼说着已揖手速去。

公孙雄又命一名军校道："去将太宰大人请来。"

大狱，夜。

囚奴们似乎是入睡了，可当大狱的门响起时，他们皆醒，坐直了身子侧耳细听……

掩烛与黑翼走近范蠡的囚室，狱卒打开了门，掩烛喊："范蠡，出来！"

范蠡本已躺于床榻，他坐起身后，一眼便看到了掩烛身后的黑翼。黑翼本是个一脸峻色之人，此时，努力地对范蠡一笑。范蠡："深夜找范蠡，何事？"

掩烛："不许多问，快出来！"

范蠡朝大王的囚室一望，见大王与王后皆已惊醒，便起身朝勾践一揖道："大王、王后，惊扰了。"

"别磨磨蹭蹭的，快走！"掩烛催道。

勾践思索着，忽一指黑翼道："寡人想起来了，你就是刺公子稽会的刺客！"

"是黑翼！"雅鱼也一惊。

黑翼朝雅鱼一望，其目光竟在雅鱼的发簪上定住！

勾践："范蠡，不可去！"

黑翼："勾践，想不到你还记着我黑翼。"

勾践："你不仅刺杀了公子稽会，还杀了寡人的大将军，这两笔账，寡人记得清清楚楚！"

黑翼："那你是否还记得你欠我的？"

勾践："当然还记得！你一家六口人，一个未剩。"

黑翼："你打算怎样偿还？"

勾践："很简单，只要有一天我能回到越国，寡人将诛灭你的九族。"

黑翼杀机立现道："你没有机会灭我的九族了。"

勾践："要是有呢？"

"我跟你们走！"范蠡突然道。

勾践厉声："范蠡，不能去！"

范蠡却已闪身而出。待数人去后，雅鱼："半夜三更的，他为何来找范大人？"

勾践摇首表示不明，已开始为范蠡担心。

"大王，是范蠡出狱了吗？"大囚室有人大声问。

勾践隐约听见了，却沉着没有吱声。

所有囚奴皆已起。胥犴又喊："大王，要当心范蠡啊，此人已不可靠。"

诸稽郢："胥犴将军，岂可胡言？"

胥犴："我胡言了吗？且不说别的，就这半夜三更的与刺客出狱而去，会有何好事？"

诸稽郢欲再言，囚廊内的狱卒已大喊："不许说话！都快睡下！"

第二十三章　煽吴北进

公孙雄府，夜。

黑翼解着范蠡进府厅。早已在等候的伯嚭起身而迎，公孙雄却端坐着，他仍有些瞧不起范蠡。伯嚭："范大人，请坐。"

公孙雄却对黑翼道："将军，偏室备有酒膳，你去那儿饮酒用膳。"

黑翼一脸难测深浅的表情，对公孙雄揖手而退。

范蠡不看公孙雄脸色，顾自入座后，揖手而问："太宰大人，深夜召范蠡到此，有何吩咐？"

伯嚭："自那日你提醒了我之后，我回府思北进良策，苦觅多日而不得，又找大将军相商，仍是一筹莫展，今特请大人来共谋。"

范蠡："能让范蠡回去请得我王示下吗？"

伯嚭："把你请出来不容易，大将军与我都是冒了风险的，来来去去，人多眼杂啊。"

范蠡思忖一番，终于点头道："好吧。"见伯嚭顿时很兴奋，范蠡问道，"大人，请问贵国为何要北进中原？"

伯嚭："图霸啊。"

范蠡："又为何要图霸？"

伯嚭："壮我国之力，扬我王威名。"

范蠡："大人，其实天下霸主之位哪个国家都想争。很多国家无非是没有此能力而已。成为天下霸主，所谓扬威成名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重新确立有利于己的国与国间的交往规则，然后好从中渔利，这就是图霸的根本原因。可惜的是，当今列强都过分看重本国的利益，不注意保护弱国、小国的正当诉求，造成短视，从而引起列国的反感，致使它们离心离德。它们即使尊那些大国为霸主，却已是表面上的。所以有些国家成霸后又迅速地衰弱，然后被他国所取代。"

伯嚭："对啊。眼下中原列国的局势，就是如此。"

范蠡："如今中原以齐、郑、鲁、宋等国稍强，而蔡、陈、曹、邾等国皆为小国、弱国，可主导中原列国局势的仍是晋国和楚国。其实，此两个国家早已不强！晋国因卿氏专权，你争我夺，从而削弱了公族即王族的权力。而楚国却因受贵国的重击，国力已大为衰退。如此的两个国家，却仍能左右中原列国，敢问大将军，这又是为何？"

公孙雄已听得很专注，见范蠡有问，愣了一愣道："中原诸小国东倒西歪，左倚右靠吧。"

范蠡："不错，所发生的事实便是如此！可中原诸小国并没有做错，错的是晋楚两国，是他们造成了如今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局面！错误正是此两国的当政者所犯，他们错就错在，没有明白无误的图霸目标，不以保护弱国、小国为己任。晋、楚两国甚至不惜出卖弱小国家的利益，而以此来保住自己所以为的强国地位，这让弱小国家如何不有奶便是娘呢？"

公孙雄："范大人，如今我国远比楚国强大，为何楚国几乎可入主中原，而我却不能呢？"

范蠡："此正是症结所在。那些受了侵略、有被灭国之险的小国，宁愿去寻求楚国或晋国的庇护，却不敢求贵国援手。正是因为贵国光有北进图霸之念，却连一个旗号都没有，更不要说宣言了，如此一来，谁也不知贵国会有何居心？"

伯嚭击掌道："说得好啊。蔡国的蔡昭侯受了楚国的诸多委屈，很想寻求我国的保护，可他仍往楚国跑，就是不肯来我国求援。我原本一直纳闷呢，被大人如此点透，我明白了。"

公孙雄："敢问大人，我国该打怎样的旗号呢？"

范蠡："尊周之旗！目的是为了告知那些弱小国家，贵国入主中原是为恢复周礼，尊重并保护周天子的权威，锄强扶弱，以天下太平为己任。贵国欲图霸，光有旗号和宣言还不行，须做出样子给小国看，让他们真正知道与贵国结盟不仅可靠，而且还能得到贵国的尊重。如此用不了几年，蔡、陈、邾、曹等诸小国，一定会投向贵国。"

伯嚭："此是文的，那么武的呢？"

范蠡："问得好。诸小国若自愿寻求贵国的庇护，贵国的势力范围已无形中扩大了许多，你们的手已实际伸进了中原。可范蠡以为，晋、楚两国岂甘就此服输，将有可能得到的霸主之位拱手相让？因而兵争是势在必然！范蠡视晋、楚、吴三国之兵，贵国为强。可贵国却吃亏在路途，一二千里或二三千里路，若小国有战，待贵国之兵赶到，恐人家的仗早已打完。因此，贵国欲图成真正的霸业，就须有一支能迅速到达的强大军队。"

公孙雄："一支强大的军队，我国早已不在话下，至多将水师改建为陆师，只是如何能保证迅速到达呢？"

范蠡："大将军，据范蠡所估算，你们所建成的水师，至少耗掉了贵国五六年的财力，如何可轻易改建？"

公孙雄："只要能图霸，我王一定会在所不惜。"

范蠡只是摇颇，脸上有难测深浅的笑容。伯嚭忙道："大人似言犹未尽？"

范蠡："不说也罢。"

公孙雄："大人的一番图霸之言，不，是所谋大略，早已令本将钦佩。所以，公孙雄仍请大人知无不言。"

范蠡："可有堪舆之图？"

公孙雄："有。"

军校于偏室取舆图挂于墙上。范蠡起身指着舆图："此是长江，此是淮水。若在此处筑一城，用于屯泊贵国已可称雄天下的水师……"范蠡说着手掌自指定的筑城处往北移动道，"若开凿一条可以行战船的沟渠至淮水……"

"啪"的一声，公孙雄已在苇席之上猛击一掌，纳首竟朝范蠡一拜道："请受公孙雄一拜！"

范蠡淡淡一笑道："大将军请起，范蠡是罪臣，如何受得起？"

"受得起，受得起。"公孙雄昂起上身，膝行而至舆图，竟哈哈大笑道，"如此，我水师可循淮水、睢水、济水、沂水而入……兵临全中原……"

黑翼却于此时闯入，禀道："大将军……"

公孙雄："我未呼你。"

黑翼："可大将军，天就要亮了！"

公孙雄："退下，我会亲送范大人。"

范蠡："大将军何必送？"

公孙雄："不，一定要送！"

伯嚭："范蠡啊，就让大将军送送你。"

范蠡不再作声。黑翼悻悻而退，可目色之中，已微有恨意。

大狱，晨。

公孙雄竟亲自御车而送范蠡。掩烛出迎道："不知大将军驾到，未曾远迎，请恕罪。"

公孙雄伸手要搀范蠡下车，范蠡已自己跳下车来。范蠡："范蠡多谢大将军，请回。"

公孙雄对掩烛道："善待范大人！"

范蠡："不必善待范蠡，只要善待我王，范蠡就感激不尽。"

掩烛竟愣了愣。公孙雄："我的话你没听到吗？"

掩烛这才道："遵命！"

走过勾践囚室时，范蠡见勾践背向着他而坐，便躬身而礼道："大王，范蠡回来了。"

勾践却不转身，只是道："一夜未睡，快睡吧。"

范蠡微一愣，却不愿再多解释，进入囚室后倒头便睡。

大狱广场，日。

勾践独自一人在放风。广场的四周仍禁卫森严。

勾践思索着，踱着步，神情严肃……

范蠡囚室，日。

范蠡的沉沉一觉已睡至午后。"大人，大人……"是雅鱼在呼。

范蠡醒来，忙起身，躬身而礼道："王后。"

雅鱼："大人，你睡得好沉啊。"

范蠡朝堂井方向一望道："已是午后了吗？"

雅鱼："是午后。"

范蠡："大王呢？"

雅鱼："放风去了。"

范蠡："王后是欲问夜间的事？"

雅鱼："非我要问。大人，臣子们已有人疑你，尤其是将军们，大人需备好了话，妥加回答。"

范蠡："恐难以妥加回答。昨夜是伯嚭与公孙雄找范蠡议吴国如何北进，臣为他们出了些小谋，本意是为减轻我国的压力。可范蠡竟为吴人而谋，不要说大臣们会疑范蠡，即使大王有疑，范蠡也难以说清。"

雅鱼："你去之后，大王因担心你几乎一直未睡！至于帮吴人为谋之事，我知大人的意图是为了大王好，那就由我对大王解释吧。"

范蠡："这种事几乎是难以解释得明明白白的，那就干脆不用解释，眼下只要王后明范蠡已可。"

雅鱼："可大王若疑你，会更对大人不利啊。"

范蠡："范蠡谢王后关心。大王对吴王不服，所以范蠡之为已可被视为降吴无异。再等等吧，只有等大王明白了，若不顺服吴王，大王几乎没有生时，大王便会明白范蠡的苦衷。"

雅鱼："可如此太委屈了大人！"

范蠡："大王能在那大料上坚撑了一月之久，范蠡的这点儿委屈又算得了什么？所以范蠡可以等待。"

勾践已经放风结束，回至囚室。狱卒打开了范蠡的囚室门，让范蠡去放风。

大狱广场，日。

其余囚奴也在放风。范蠡走进广场时，便觉气氛不对，但他不放在心上，眼睛也不看众人，只是顾自张眼望着他处，随意走动着。

胥犴等人已跟在范蠡身后。

勾践囚室，日。

勾践："范蠡与你说了什么？"

雅鱼："他只说黑翼领他见了伯嚭与公孙雄。"

勾践："若是伯嚭见他还可理解，为何又多了个公孙雄？"

雅鱼："不知何故。"

勾践："雅鱼啊，你以为你是在护着范蠡吗？你这么做，只会害他！"

雅鱼："臣妾只知范蠡对大王忠心耿耿。"

勾践："寡人没有怀疑他的忠心，但昨夜是黑翼先找的他。他若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一旦众臣发作起来，寡人怕他有危险！"

雅鱼："大王，臣妾实在不解，大王为何不可以向吴王表示臣服呢？"

勾践："这么说，范蠡昨夜是向吴人示好去了？"

雅鱼一愣："这与范大人无关，臣妾是指大王对吴王的顺服。"

勾践已怒："你要让寡人向他下跪吗?!"

雅鱼不敢再言。

大狱广场，日。

胥犴、畴无余等人前后堵住了范蠡，范蠡望着他们，只是冷笑。胥犴："范蠡，你该对我们有所交代了吧？"

范蠡："交代什么？"

胥犴："你与吴人是怎样的关系。"

范蠡："这用得着向你们交代吗？"

胥犴："你真的不说？"

范蠡："让开！"

胥犴："范蠡，我可警告你，这会儿所有的人，最恨的是投敌变节之人！你若再不说清楚，就没有机会了。"

范蠡只是冷冷而笑。胥犴等人越逼越紧。掩烛见此，带了数名狱卒疾至，驱散了胥犴等人后道："范大人，没事吧？"

范蠡："没你的事，滚开！"

掩烛："怎会没我的事，大人可是大将军亲送又特意关照的，你若出了事，我的麻烦就大了。"

范蠡想发作，却克制了，他紧望了掩烛一眼，又顾自走开。

胥犴等人自不远处听到掩烛的话，胥犴道："他一定是成了吴人的鹰犬！"

"别焦急，再找机会收拾他！"畴无余道。

勾践囚室，日。

勾践端坐于床榻，见已回到囚室的范蠡脸色不大好，审视着道："范蠡，寡人和你说点儿事。"

一旁的雅鱼已有忧色。

范蠡躬身施礼："请大王吩咐。"

"坐下吧。"勾践道。范蠡便隔着栅栏与勾践对坐着。勾践问道，"你对我们入吴为奴后的情形怎样看？"

范蠡："且不说我们一路入吴的艰难，单就大王在那大料上坚撑一月之久而言，几乎已让吴人知道，越人是不会屈服的，尤其是大王，与他吴人斗到底的决心没有改变。"

勾践:“以你之见,我们如此而为对是不对?”

范蠡:“随大王而入吴为囚奴的,几乎是一个朝廷。对一个朝廷而言,陷于困境时,显现出顽强不屈的抗争之志,理所应当。”

勾践:“噢?”

范蠡:“大王,请恕范蠡直言。”

勾践:“你说。”

范蠡:“我们在坚持有理有节的同时,必须把握局势而求变!”

勾践:“怎样变?

范蠡:“顺服,哪怕是表面的。”

勾践:“范蠡,在寡人看来,你的顺服之言是危险的。”

范蠡虽有心理之备,却仍不由得一惊。

雅鱼:“大王……”

“雅鱼,没让你说话。”勾践止住雅鱼。勾践继续道,“寡人了解他夫差,他对顺服之人尤其是变节者,至少是不会放在眼里的。”

范蠡:“容范蠡一问。”

勾践:“你问吧。”

范蠡:“我们如何回去?”

勾践:“问得好。寡人知你已开始考虑回国之事,而且考虑的不是你范蠡一人。要害是,我们是屈服成为奴隶然后唯唯诺诺地回国,还是通过我们有理有节的不断抗争,让夫差以及吴廷真正认知,一国之志不可灭!灭人意志,那是在奴役别国,靠奴役别国而称王称霸,终会失败!”

范蠡:“大王,你本来是个正视现实的人,如今为何却离现实远了呢?”

勾践:“你是指寡人对吴廷还存有幻想?”

范蠡:“这么说吧,吴廷虽视自己为文明开化之邦,可范蠡却以为,他们高估了自己。不错,吴国凭他们的战力不仅打怕了楚国,也败了我国,可看一看吴国与他国的交往吧,这许多年来,他们没有与哪一个国家实现过真正的议和!其原因就是,一直掌握着吴廷实权的伍子胥是为复个人之仇才登上相国之位的,这样的人,怎能不看重杀伐的力量呢?在他伍子胥的眼里,恐怕连奴役别人的兴趣都没有,他所视为的征服,杀伐是惟一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勾践:“寡人承认,你对伍子胥的分析有理,可吴王夫差呢?此人心胸比伍子胥的要开阔得多,看得也远!单说他受寡人之降,便是打破了伍子胥的重重阻力而为之!即使如此,寡人对他夫差也不抱幻想。寡人只想让他知道,靠杀伐是征服不了寡人的,更征服不了越国!范蠡啊,只要我们君臣一心,凭我们的气节,坚持与他吴人抗争到底,惟有如此,恐才有归国之望。”

范蠡苦笑而摇颇,但他只是沉默……

大囚室，日。

胥犴愤愤而道："司马大人，为何要护着范蠡？"

诸稽郢："我不信范蠡会变节！"

胥犴："那日夫差来时，他的所作所为，大人不是亲眼看到也亲耳听到了吗？"

诸稽郢："那日的事，我仍认为是范蠡救大王心切。"

胥犴："大王当然要救，可不是这么个救法！更何况那日夫差是为让我们蒙羞而来！"

苦成："再别提那日的事了。"

胥犴："即使不提那日的事，他范蠡半夜三更的被一名刺客提走，听说还是吴国的大将军亲送回来，他不变节，人家会如此待他？"

诸稽郢："此事是让人生疑。可若范蠡已为吴人所用，却又为何还将他再囚于此？"

畴无余道："你们该知道，伍子胥是必欲杀大王而后快的。这大狱内若有他们的内应，有些事啊，恐就好办得多。"

胥犴："司马大人，畴无余将军的话没错吧？"

诸稽郢："话是没错，可情形复杂，眼下千万不可造次，我们要设法与大王取得联络，若能请得大王旨意，那就好办了。"

胥犴："眼下虽可放风了，可掩烛仍提防得紧，有意错开了我们与大王的放风时辰，又如何与大王联络呢？"

诸稽郢自语着："若是能除掉掩烛小人就好了。"

胥犴："这是好主意。"

诸稽郢："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可别当真！"

畴无余："为何不当真？除掉此人的想法我早就有了。"

诸稽郢："仍然不可造次，一定等请得大王旨再说。"

夫差书宫，日。

书宫外，伯嚭长跪着！但他已不再像以往般跪得那么忐忑不安，他从容得很，从容得眉眼之间又显现出作为王宫总管的神气与傲慢。

书宫内，公孙雄静待着。夫差正在读策，他越读越快，读得如饥似渴，他甚至还未读完最后一句话，已"哗啦"一声将长长的奏策一把抓在手里，抬眼望着公孙雄，一望许久。公孙雄被夫差望得心里发毛时，夫差才吁出一口长气，并轻声道了个"好"字。夫差："你告诉寡人，此策是谁所修？"

公孙雄："是本将和太宰大人。"

夫差："你没说实话。此北进分略中的一些小谋是你和伯嚭的，但其大谋却不是你们的，大臣之中，惟伍相国能有此谋，可眼下他不会献出此种谋略。"

公孙雄："大王慧眼，洞明察微，这的确不是我和太宰大人所能谋。"

夫差："那是谁？"

公孙雄："大王，太宰大人正跪于宣室候见，此谋的主要功劳归他！大王宣他进来，一问便知。"

夫差竟未让侍臣传，而是自己大呼一声："伯嚭，你进来！"伯嚭已闻，他先是身子一震！"快些！"夫差又呼。

伯嚭也许是有意的，也许是忘了起身，他竟爬着进书宫。夫差见伯嚭爬着，又大皱其眉，脸上微露了一丝厌恶的表情。伯嚭将身子全伏平了道："大王，伯嚭罪该万死！"

夫差口气冷淡地道："起来吧。"

伯嚭又大叩其颅："罪臣谢大王恩典！"

夫差："告诉寡人，此策是谁的大谋？"

伯嚭："回大王话，是姑苏台大狱的囚臣范蠡。"

夫差："这么说，姑苏台大狱你没有白蹲？"

伯嚭："是。"

夫差叹息道："寡人早闻范蠡有谋。想不到他蹲着大狱，心里装着的却仍是整个天下。越王勾践善用人啊，单凭这一件，寡人不如他！"

伯嚭："大王更善纳天下之才。"

夫差："够了，你别再搔寡人的痒痒了，平身吧。"

见伯嚭却仍跪着，公孙雄道："太宰大人还不谢恩啊，大王已既往不咎了。"

"谢大王隆恩！"伯嚭这才叩首而起。

夫差抖动着手中的大策道："好谋略啊，照此谋而施，寡人何愁不能成霸？"

伯嚭："微臣恭贺大王！"

夫差："你们发现了吗，此谋略却暗藏了一个玄机。"

公孙雄与伯嚭其实知道大王所指的玄机是什么，却仍道："臣愚鲁，不知。"

夫差："打尊周旗号，便是以主持正义之名而庇护弱小国家，范蠡等于是在告诉寡人，要善待他越国！"

公孙雄："大王击溃了越军后，虽囚了他们的王及臣子，可大王并未吞并他越国。为越民有生，大王还仁善地为他们保留了善治国的大臣！大王所为，已经是善待！"

夫差："寡人之所以不杀勾践，其原因就在这儿。可你们应该知道，伍相国的见解与寡人的不同啊。"

伯嚭："大王是担心过不了伍相国这一关？"

夫差脸已一沉："你们退下吧。关于此谋，你二人暂且不可声张。明白了吗？"

伯嚭与公孙雄忙道："臣明白。"

司狱室，日。

黑翼又无声无息现身于掩烛面前，吓了一跳的掩烛问："将军又有何事？"

黑翼："我昨夜提走范蠡的事，你向行人府禀报了吗？"

掩烛一愣:“将军何意?”
黑翼:“这可是你的职责!”
掩烛一笑道:“将军这是在试探在下吗?”
黑翼:“你以为呢?”
掩烛:“在下在将军的眼里,还仍是小人啊。”
黑翼冷冷地一笑:“不,你不禀才是小人!”
掩烛:“将军仍对在下不放心?”
黑翼:“我放心得很!”
掩烛:“可在下若禀报了,将军一定会受连累的!”
黑翼:“即使连累了,也是我该受的!”
掩烛:“将军,在下不明白。”
黑翼:“你不用明白,你只要履行了你该履行的!”
掩烛仍试探道:“将军真的不认为在下出卖你?”
黑翼:“我已说过了,你该履行的是职责,别逼我再说第三遍!”
“既如此,在下照办!”掩烛已有恨意道。
黑翼:“可你还得答应我一件事。”
掩烛:“何事?”
黑翼:“你去行人府禀报,不能透露是我要你这么做的。”
掩烛:“这……将军尽可以放心,在下还不愿意受你的连累……”

王孙骆府,日。
“嘭”的一掌,王孙骆击案道:“你是怎样办差的?”
掩烛两腿一颤,跪地道:“在下失职,请大人治罪。”
“来啊。”王孙骆喊。行人府的公人速入。王孙骆道,“将他杖责二十!”
“行人大人!”掩烛大喊。
王孙骆:“你还有何辩解?”
掩烛:“在下该打!可行人大人,此事牵涉到大将军,请求行人大人细查。”
王孙骆仍对公人命道:“打!狠狠打!”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入伍子胥府厅。侍人道:“行人大人,相国大人正歇息。”
王孙骆虽焦急,却道:“让大人歇着,我可以等候。”
侍人:“大人请坐。”
王孙骆便坐等伍子胥。许久后,伍子胥入,见了王孙骆便训斥侍人:“为何不叫醒老夫?”
“大人……”侍人跪下。
王孙骆忙道:“相国,是在下不让。”
伍子胥对侍人道:“往后再有这事,绝不饶你!”

"诺！"侍人伏身更低，倒爬数步，才躬身而退出府厅。

王孙骆："相国，有件事不得不向相国禀报。"

伍子胥："何事？"

王孙骆："此事牵涉到大将军。前数日夜间，他命黑翼从大狱提出了越奴范蠡，一直到天亮后，这范蠡竟被公孙雄亲送回大狱。他不仅十分敬重范蠡，还特别关照司狱官掩烛要善待范蠡。"

伍子胥："以你之见，公孙雄为何事要找范蠡？"

王孙骆："说不好。可在下却很担忧，伯嚭已被越人支使得团团转，若再添上个大将军，不是好事啊！"

伍子胥："所忧极是。老夫虽信得过公孙雄，他不至于失节。可此人对大王忠心耿耿，老夫担心……"

王孙骆："相国是担心大王？"

伍子胥："但愿老夫的担心是多余的。"

王孙骆："大王会怎样？"

伍子胥："最坏的结果是，他会赦免了勾践。"

王孙骆大惊："果若如此，那如何是好？"

"眼下还不至于，可我们不得不防啊。"伍子胥思索着又道，"得向公孙雄要个说法。"

王孙骆："在下遣人去召他来？"

伍子胥："不，人家如今是大将军，就是老夫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召见他，得让他自己上门。"

王孙骆："若如此，可以干预国事之名，将黑翼传来相国府询问？"

伍子胥："是个好法子，传了黑翼，公孙雄就一定会坐不住。先不以相府之名，传一名将军，你行人府就可以了。"

王孙骆府，日。

黑翼不仅沉着冷静，甚至微露一丝冷笑地进了行人府，他对端坐着的王孙骆一揖道："行人大人，水师将军黑翼听传。"

王孙骆："将军，你不在水师练兵坐镇，去姑苏台大狱干吗？"

黑翼："办差！"

王孙骆："何差？"

黑翼："我去提一名囚奴。"

王孙骆："谁？"

黑翼："越王勾践昔日的军师范蠡。"

王孙骆："提他干吗？"

黑翼："见人。"

王孙骆："见谁？"

黑翼："不知！"

王孙骆:“是见公孙雄大将军?”

黑翼:“本将已说过,不知。”

王孙骆:“人是你提的,提去见谁你竟会不知?”

黑翼:“不知就是不知。”

王孙骆:“这么说,你是不想说清?”

黑翼:“本将无须说清。”

王孙骆:“姑苏台大狱由本行人府管辖,你干预了本行人府的事,就是在插手国事,若不说清楚,你就回不到水师大营了。”

黑翼:“该如何处置本将,行人大人公事公办吧。”

“你!”王孙骆击案。黑翼干脆将双手抱胸,抬首望着屋顶。王孙骆道,“既如此,只好委屈你在本行人府住下。”

黑翼:“行,就不知行人府的膳食如何?”

王孙骆:“你会满意的,来人……”

公孙雄府,日。

公孙雄对端立于面前的军校道:“行人大人如何说?”

军校:“行人大人说,黑翼将军干预了国事,待审明了将禀奏给大王。”

公孙雄:“禀大王?王孙骆是想将事闹大!给我备车。”

伍子胥府,日。

公孙雄正要入府,却被伍子胥的侍人挡住了:“大将军稍候,在下这就去禀报。”公孙雄点头,且立于府外等着。不一会儿,公孙雄见侍人微笑而出,以为有请了,提步便要往府内去,侍人却又躬身拦住,“大将军请再稍候,相国大人吩咐,他要亲自出府来迎大将军。”

“末将如何担当得起?”公孙雄心里已惊,忙后退一步,竟在府门跪下道,“请再禀告,末将若有不敬之处,请相国大人宽谅。”

正此时,王孙骆已由府内而出:“大将军来了,快快请起,伍相国命在下有请大将军。”

“谢相国。”公孙雄说着,已被王孙骆扶起。

来到内厅,公孙雄见了伍子胥躬身而礼。伍子胥:“大将军何须多礼。”

公孙雄:“末将若有错,相国可责罚。”

伍子胥见公孙雄说得诚恳,这才改用亲切些的口吻道:“坐吧。”

公孙雄:“相国面前,末将岂敢就坐。”

伍子胥:“你是大将军了,随意一些吧。老夫不是怪你,只是这些日子诸事繁杂,让老夫心绪不宁啊。”

公孙雄:“相国是我吴国的中流砥柱,千万保重。末将此来,既为问候,也为向相国禀明一事。”

“坐吧,坐下说。”已坐着的伍子胥招了招手。

公孙雄端坐了又道："末将帐下的黑翼去大狱提范蠡，是末将授意的。当时末将有急，未与行人大人相商，请行人大人勿怪，也请求相国宽谅。"

王孙骆："大将军想在本行人府提个人本是小事一桩，只要命走卒通禀一声即可。就因为情形不明，本行人以为事大，不敢有误，所以传讯了大将军帐下的人，同时也禀明相国。有得罪之处，请大将军勿怪。"

"该传！"公孙雄道着，又对伍子胥道，"事已至此，末将不敢瞒相国大人。末将提范蠡是为北进图霸之事，想听一听范蠡有何高见，所以才贸然行事。"

伍子胥由不得一惊，但他没有露出："哦，大王已迫不及待了？"

公孙雄忙道："不，不是。此事不是大王授意，而且大王也不知情，是末将私底下瞎琢磨呢。"

伍子胥："也不能说是瞎琢磨啊，你是司马，又是大将军，被国家重器压着，当然该琢磨国家大略。摸清将来的用兵重心，这本是你的职责所在。"

公孙雄："末将谢相国体谅。"

伍子胥："范蠡有才，老夫原本也想策反他，好荐与大王重用。大将军既与他聊了一个通宵，以你之见，他货真价实吗？"

公孙雄暗暗心惊，伍相国是在掏他的大底，可大王已有吩咐，他不敢据实而言，只得道："依末将看，范蠡之才传闻而已。他泛泛而谈，有些不着边际。"

伍子胥早已将公孙雄的反应看在眼里，也不穷追猛打："既如此，就不言他什么范蠡了。趁此良机，老夫倒是想向大将军交个底，北进是我国既定的大策，一定要实施，只是眼下还不行。原因很简单，为打造水师已耗尽了国家六年的收成。图霸嘛，是要有丰厚的财力来垫底的。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一旦开始实施图霸大策，就必须得一鼓作气才可功成。这也是老夫多年来综观楚、晋两国逐鹿中原的教训而得出来的一点儿体会。大将军，你我皆为大王的重臣，大王年轻气盛，向大王建言献策时，务须慎之又慎。"

公孙雄："末将明白了。"

伍子胥："行人大人，你将黑翼将军放了，老夫听说此人办事干练，大将军对他有诸多倚重，不要误了大将军的大事。"

公孙雄忙道："末将帐下有许多将军，不在乎这黑翼一人，行人大人若欲继续讯问他，请尽管留着就是。"

王孙骆一笑道："事既已明，我何苦留他？此人对本行人府的膳食竟有兴趣，我还怕供他不起呢。"

"多谢相国大人，末将告辞。"公孙雄已巴不得早些脱身。

公孙雄府门，日。

公孙雄回至府门，下车后正满腹心事地往府内而行时，却已闻"大将军"的轻呼声，他抬首一望，府门的一侧停了一辆暖车，帘布掀着，是伯嚭。公孙雄不喜欢伯嚭这种鬼鬼祟祟的样子，眉头一皱，又顾自往府内而行。伯嚭下车，呼着"大将军"，跟进了府门。

伍子胥府，日。

伍子胥："公孙雄只说了一半实话。"

王孙骆："如此看来，大王的目光已从勾践身上抽离。"

伍子胥："也好，这说不定就是机会！"

王孙骆："杀了勾践的机会？"

伍子胥："勾践不杀，老夫如何心宁。"

王孙骆："可大王若坚持开始实施北进之策呢？"

伍子胥："北进可以，必须以杀掉勾践为前提。反之也一样，不杀勾践，就不能北进！这事我们静观着，等大王提出来时再说。你不是告诉老夫，越囚们已有内哄迹象吗。此时老夫倒是盼着他们闹些事出来，闹得越大越好。"

王孙骆："既如此，可命掩烛一面放松看管，一面酷烈一些，宽严相交，诱他们闹事。"

伍子胥："此计可行，哪怕有几名囚奴越狱，我们就有逼大王杀人的理由了。"

公孙雄府，日。

伯嚭惊讶地道："伍子胥全知道了？"

公孙雄："相国只知是本将所为。"

伯嚭："这么说，你将事揽在自己身上了？"

公孙雄："不错。"

伯嚭苦笑而摇颅道："大将军何苦要这么做！"

公孙雄："本将是担心相国会将事情扩大，会让大王为难。"

伯嚭："大将军，非伯嚭要责怪你，大将军不认还好，你这一认，事情已经扩大了。"

公孙雄："大人是指相国会向大王进谏？"

伯嚭："大将军还看不出来吗，不杀越王，伍相国是绝不会在北进图霸上妥协的。"

公孙雄："到时伍相国即使不肯妥协，大王仍可图霸啊。"

伯嚭："请大将军想一想，图霸之事需众臣竭尽全力才行。也就是说，所有的臣子都得辛苦上五年十年的。伯嚭可以预料的是，一旦大王拿出图霸之策，若伍子胥暗地里使劲儿，管保满朝臣子都会反对！大王其实看明了这事，所以让你我不可声张。大王的意图一定是想寻找良机。如今被他伍子胥知道了，你说他会怎样？"

公孙雄又惊："这可如何是好，让我怎样向大王交代。"

伯嚭："交不交代在其次，大王不会将你怎样。伯嚭只是纳闷，这事他伍子胥是如何知道的？"

公孙雄一怔："难道是掩烛小人？"

伯嚭:“他伍子胥可是什么手段都能用的,大将军愿为大王效劳,这身边啊,恐怕得有几名忠心耿耿之人才行。”

公孙雄:“难道是我身边的人?”

伯嚭:“究竟是谁,大将军慢慢查。走吧。”

公孙雄:“去哪?”

伯嚭:“进宫见大王。”

公孙雄:“不,本将暂不进宫。”

伯嚭:“可这事一定得让大王知道。”

公孙雄:“我办砸了差事,无脸见大王,还是大人去吧。”

伯嚭:“也好,伯嚭会为你解释的。”

夫差书宫,日。

伯嚭一脸谄媚之色跪于夫差面前。夫差:“起来吧,伍相国既已知,也好,省得寡人与他细说了。”

伯嚭倒很吃惊,起身道:“大王,臣担心伍相国会极力反对北进图霸。”

夫差:“你凭什么如此肯定?”

伯嚭:“凭伍相国对越王的仇恨!”

夫差:“太宰,为人为臣,心胸都该宽大一些。”

伯嚭:“大王教导的是,伯嚭谨记。”

夫差:“相国是参了你,谁让你不争气呢?你若不贪,相国会参你吗?”

伯嚭:“大王,臣是贪心,可臣之所以敢这么做,也是忠心于大王。”

夫差:“你这厮,贪了就是贪了,认错就好,如何又与寡人扯上了?”

伯嚭:“大王明察啊。越人与微臣有来往不错,可微臣的确是为了大王才敢如此啊。”

夫差:“为了寡人?你是如何为寡人的?”

伯嚭:“大王你想,伍相国他们总是用越国的事来顶撞大王,有时甚至是指责大王,臣不服啊,大王是我吴国难得的明主、圣君,早把什么都看得透透的。怎样臣服他越国,何时将这勾践收入囊中,大王可是早就谋划好了的,臣子们只要听大王的号令就行。可大臣们呢,总认为大王的谋略不对,横加干扰不说,有时甚至怀疑大王有私!”

夫差:“有私?何私?”

伯嚭:“他们怀疑大王与勾践有私交。”

夫差:“即使有私交,又如何?”

伯嚭:“大王,你是大王啊,当然不在乎他们胡说八道,可臣就不得不在乎了!这之前,臣可是担着天大的一个心啊!臣恐他们会发难,会对大王不利,所以臣对越国的事,不管是大事小事都想知道,为的就是大王需要时好提供给大王,让大王得出正确的判断。所以臣与文种、曳庸皆有些交往。可臣与他们交往时,次次都是站在大王的立场上,需说服他们时那就说服,需

迷惑他们时那就迷惑。也亏得大王及时治了臣，抄了臣的府第，让臣警醒。如今细细一想，可惊出一身汗哪。”

夫差：“何惊？”

伯嚭：“好在有大王，大王知臣。当初若让王子累为王，遇上这档子事，那臣早就首级搬家，几番也死过了啊。”

夫差：“你若真是行正走直，有些交往也算不得什么！可寡人仍要警告你，别因为再贪财而丢了性命！”

伯嚭：“谢大王提醒，臣再也不敢贪小了。”

夫差：“你能认就好，今后可得把住了自己。府中若用度大，寡人会找个时机多赐你采地。为国而交，还不失臣之本色。为财而交，那是佞臣，不值啊。好了，你再说说，北进图霸，寡人该如何统一众臣的识见，寡人怎样做才能让众臣齐心协力？”

伯嚭：“关键还在伍相国。”

夫差：“寡人会设法说服伍相国的。你只告诉寡人，图霸之事，如何找一个适当的时机。”

伯嚭：“大王，请大王准了臣出使，臣去中原诸小国，为大王寻一个良机来。只要有良机，臣谅伍子胥也无话可说。”

夫差：“倒不失为一个办法，可若出使，眼下你只能密出！”

伯嚭：“密出怕什么，只要大王图霸有成，臣愿肝脑涂地。”

王孙骆府，日。

掩烛躬身立着，略显不安。王孙骆不拿正眼看他：“你是不是想回水师去？”

掩烛：“大人……何意？”

王孙骆：“你说是何意？”

掩烛双膝一软，跪于地道：“大人，在下再不与水师的人来往了。”

王孙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逼你！”

掩烛：“以前在下糊涂，如今明白了，在下是行人府的人，将惟大人之命是从。”

王孙骆：“一旦有事，水师保不了你，大将军恐也不会保你吧？”

掩烛：“不会！大将军从未将在下放在眼里。”

王孙骆：“你明白就好。大狱真出了事，还得本大人为你担着。”

掩烛：“多谢大人。”

王孙骆：“不要强行制服勾践，更何况凭你也治不服他！放松看管，让他们闹，闹出点儿什么事来最好，听清楚了吗？”

掩烛：“在下听清楚了。”

公孙雄府，日。

黑翼端立于公孙雄面前。公孙雄：“行人大人没有太为难你吧？”

黑翼：“没有，他只是问了问话。”

公孙雄:“你如何回话?”
黑翼:“在下只认从大狱提出过范蠡。”
公孙雄:“就这些?”
黑翼:“就这些!”
公孙雄:“好吧,委屈你了。王城你也别再逗留,回水师大营去。”
黑翼:“遵命!”

大囚室,日。

狱卒正打开囚室的门。囚奴们都十分诧异,因为这不是正常的放风时辰。但他们只是愣了片刻,然后喧哗着往狱廊而奔。

大狱广场,日。

勾践与雅鱼在前,范蠡在后,他们正散步时,忽见狱门拥出了众臣子,由不得有些诧异。苦成一见勾践与雅鱼,率先疾奔至他们面前,跪地即道:“大王、王后,微臣想死你们了。”

诸稽郢等众皆奔至勾践前跪地叩拜,纷纷呼道:“臣终于面见了大王,又可向大王叩首了。”“大王可好……”

勾践:“都平身吧。”

广场外的山坡上,有一个人似影子般站立着。他是黑翼,其目光紧盯着广场的勾践,眼睛一眨不眨……

广场上,众囚奴排列在勾践与雅鱼面前。苦成又道:“王后可好?”

雅鱼刚一见众臣子时有羞惭之色涌上了脸,她几乎欲背转身去,听苦成问候她,立即调整了情绪道:“好,看见你们都好,我高兴。”

胥犴已道:“大王,末将想谏一个人。”

勾践:“谁?”

胥犴:“范蠡!”

一旁的范蠡没有惊异,几乎毫无表情地端立着。

勾践:“你谏范蠡什么?”

胥犴:“他有变节之为!”

众囚奴已安静了下来。诸稽郢大皱其眉,其他人则已低垂了头颅。

勾践:“诸稽郢,你怎么看?”

诸稽郢:“大王,范蠡是与吴人有来往,可就此认为他变节太过草率。”

勾践又问:“还有谁要谏范蠡?”

畴无余:“末将。”

勾践:“也谏他有变节?”

畴无余:“是!”

“有没有人愿为范蠡辩解?”见众人皆不吱声,勾践道,“面对如此恶劣的境况,胥犴将军等仍能疾恶如仇,寡人为你们感到欣慰。你们人人都大义

凛然，一身铮骨，绝不向他吴人屈服，显示了我越人的气节！凭这些，寡人何止是欣慰，寡人要好好地谢你们。”

“大王……”众囚奴皆呼。

“你们身陷危境而不忘国，更是难能可贵！可寡人还是要向你们说明，范蠡与吴人交往，是寡人默许的。”众囚奴皆愣，就连雅鱼也很讶异，范蠡仿佛已出神，仍没有表情。勾践又道，“寡人之所以默许范蠡这么做，是为了更有理有节地与他吴人斗。我们在此大狱内所做的每一件事，甚至每一句话，他吴廷也许不知道，可通过范蠡，至少能让吴国的大臣，甚至吴王夫差知道，我们是不会屈服的！”众囚奴已不再说什么，可胥犴等人却仍有不服的神色。勾践回首问，“范蠡，你有何话要说吗？”

范蠡这才回过神来，一揖道：“大王明鉴！”

掩烛提剑而昂身于场边，忽大喊一声：“结束放风！”

众狱卒忙持兵器驱赶广场上的众囚奴。

诸稽郢对勾践道：“大王，此人喜怒无常，是名酷吏。”

勾践厉目望着掩烛。胥犴凑近勾践道：“大王，末将们打算寻机杀了此人！”

勾践：“他无非是一名走卒，不可轻举妄动。”

畴无余却道：“他杀了这么多人，此仇不报，何以为人！”

众人正这般说着时，忽就噤声了，有人往广场外一指……

夫差的大辂王车已至。

数名禁卫疾冲往广场去押勾践。夫差冷冷地看着。不一会儿，勾践押至。

夫差：“勾践，寡人闲来无事，想遛一遛车，你为寡人牵马！”

勾践：“我若不牵呢？”

“那寡人就杀掉那些人！”夫差一指广场上的囚奴。

勾践愣了愣，上前牵马。

众囚奴见大王为夫差牵马，有痛苦的，愤不平的，更有发呆的……

第二十四章　伍子胥的第二杀

大街，日。

夫差坐于御手之位，勾践为夫差牵马。大街上顿时拥满观看的百姓。百姓们指指点点地相互低语，似在唾骂勾践。而勾践不管百姓如何鄙视他，他仿佛根本就未看见。大辂王车被勾践一直缓慢地牵过了整条大街。

到了郊道，勾践已经走得高一脚低一脚，马车也有些颠簸。夫差："勾践，你的牵马之技不怎么样啊。"

勾践冷冷一笑，并不吱声！

山道，日。

岔路，勾践欲往左行。"往右！"夫差道。勾践便往右边的道牵去。又是一条岔道，夫差已先呼，"往左！"勾践又将马往左牵。

马车被勾践牵至一块塬地，勾践犹豫了一下。"一直往前！"夫差又道。

勾践的脸色微微一沉，便一直往前牵马。一条悬崖于马车的正前方出现。悬崖有百丈之深，十分险峻！一只苍鹰自悬崖处贴着崖边掠上了山塬，见了马车后一惊而飞远……

夫差坐于车上，不仅看到了苍鹰，更看到了悬崖，但他不动声色。

勾践没有夫差的高度，他看不到悬崖，但勾践已明显感觉到了危险……

马车仍直行。夫差已悄然拿起了一直搭在车辕上的马缰。勾践左手提着灯笼，右手挽着马辔，仍不紧不慢地前行着。当马首已探空于悬崖时，勾践一脚踏空，人已掉下悬崖！也就在这瞬间，夫差双臂齐收猛勒马缰！六骀齐齐一声长嘶。

勾践人已悬空，所幸他的右手的手掌是绞在马辔子里的，而马辔子与缰绳相连。缰绳抓在夫差手里，夫差若松缰绳，勾践便会摔下悬崖……

夫差以一手抓住缰绳，右脚跨前一步，在一块岩石上踩住了。他冷对单手吊着的勾践道："勾践，寡人只要一松手，你就粉身碎骨！"

勾践："寡人的命不是今日才握在你的手里！"

夫差："你还不服？"

勾践："寡人服！"

夫差："那你告饶一声，寡人就拉你上来。"

勾践："你松手吧，你会听到寡人的告饶之声的。"

"那好,寡人成全你!"夫差说着,"呛"一声拔出剑来!
勾践:"那就来世再做死对头!"
"死到临头,你还嘴硬!"夫差已怒不可遏,将剑一举……
"谢吴王成全。"勾践再道。
"啪"一声,夫差的剑似已砍往缰绳,但临机又变了轨迹,一把拍在近他身的马首,那马忍着剧痛,昂首一嘶,因惊而一撞其他马匹时,群马皆惊,身形一扭,腾身而往右侧奔去。大辂王车被群马一拖,左侧的轮子已腾空于悬崖,而夫差却于此时自右侧跳下。
悬垂于悬崖的勾践硬生生地被头马的马辔子拖至山塬,而被夫差扔掉的马缰却缠着他的手,他一直被狂奔着的马拖行着……
夫差则抱臂而看!
马车将勾践一直拖了很远才停住。勾践起身,目光紧盯了夫差。夫差也望着勾践,两人对视了很久……

勾践囚室,夜。
勾践脸手皆有伤痕,雅鱼正用巾帕为勾践清洗着。范蠡隔着栏栅:"大王若再这般对抗下去,已越来越危险了。"
勾践:"不,寡人以为,是越来越有安了。"
范蠡:"大王,人总有失去耐心和自制的时候,吴王也一样。"
勾践:"他若想对寡人下手,他早就下手了。"
范蠡:"即使大王之命无危,大王也总该考虑如何归国吧?"
勾践:"那你说,寡人怎样才能归国?"
范蠡:"好好地死一次!"
勾践:"怎样死?"
范蠡:"让灵魂出窍!"
勾践:"那就是行尸走肉!"
范蠡:"说难听了,就是行尸走肉!"
勾践不再吱声,范蠡的话似打动了他。

伍子胥府,夜。
王孙骆进了书房即道:"相国,在下把他带来了。"
伍子胥:"让他进来。"
王孙骆扭身喊:"进来吧。"
闪身而进之人竟是黑翼,他躬身而道:"相国大人。"
伍子胥"唔"了一声,根本不绕弯子:"你真有计能让老夫杀了勾践?"
黑翼:"在下的计谋是否能杀得了勾践,相国一听便知。"
伍子胥:"老夫知你与勾践有不共戴天之仇,可若是你所献的计谋有成,你任水师将军的事,老夫仍不想帮你。"

黑翼："杀是杀，任是任，这是两回事！"

王孙骆："可杀不成勾践，公孙雄一旦知你所为，你恐怕连水师帐下的一名普通将军也做不成了！"

黑翼："这在下已有准备。"

伍子胥："那好，可以说说你的计谋了。"

黑翼："相国，能容在下一问吗？"

伍子胥："问吧。"

黑翼："若是勾践或他手下的那帮将军们杀了人，而且是吴人，相国能定勾践死罪吗？"

"问得好！可你却问错了，能定勾践死罪的人，是大王。"伍子胥道。黑翼眼内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伍子胥早已看在眼里，"可如果真是这样，老夫会力谏大王杀勾践。大王若还不肯，老夫还会有其他办法。几乎可以说，勾践是死定了。"

黑翼："好！相国府内藏有一把镇府之宝鱼肠剑吧。"

伍子胥脸色一变："为何问此剑？难道你手中的剑杀不了人？"

黑翼："相国息怒，之所以有此问，是在下的计谋和鱼肠剑有关。"

伍子胥："说吧，老夫听着呢。"

"在下有请相国赐鱼肠剑让在下一看。"黑翼道。伍子胥瞄了黑翼一眼，将鱼肠剑取出。黑翼将精致无比的鱼肠剑握在手里，拔出，剑锋果若鱼肠般又细又柔，几乎能绕指。他道，"在下那日去为大将军提范蠡，偶见一样可作为利器的物件，其阔与此剑一样。"

王孙骆："是什么物件？"

黑翼："勾践妻子头上的发簪。那簪是用一把匕首打磨而成，若用于杀人，一定也很锋利。在下可以保证，用此鱼肠剑刺出的伤口，一定和那簪所刺出的伤口一样。"

伍子胥："哦？所以你想用此鱼肠剑去杀人，然后再嫁祸勾践。"

黑翼："相国高见，在下正是此意。"

王孙骆："这倒是个好办法，杀得了人的剑器很多，可这世上却难找出与鱼肠剑一样窄的剑。若是勾践之妻的发簪真与此剑的窄度一样，那勾践就无从抵赖。"

伍子胥："你想杀什么人？"

黑翼："掩烛！"

王孙骆："为何要杀他?！"

黑翼："掩烛暴虐，勾践等早已将他恨之入骨，惟有杀他才顺理成章。"

伍子胥："是个好谋。你打算何时动手？"

黑翼："七日以内！"

伍子胥："好，你若做得更巧妙些，造成勾践等暴狱的假相，就再好不过。"

棠丽寝宫，日。

西施、郑旦、怡娃三人正练习着抚琴，棠丽优雅地倾听，且走动着。“停！”琴声由高亢而泻至倾诉般的旋律时，棠丽忽喊。三名少女停下，不安地望着棠丽。棠丽道，“郑旦，你是怎样弹的？”

郑旦一惊，忙道：“夫人息怒，我再来一遍。”

“不可！”棠丽脸已冷，低喝一声，“来人！”

手持细杖的宫娥立至。郑旦忙跪道：“夫人，请饶了我这一回吧。”

棠丽不顾郑旦的求告，冷声道，“罚她！”

宫娥持杖至郑旦面前，郑旦不得不平展双手的手掌心，宫娥挥杖便抽。郑旦已疼声连连。“夫人！”西施呼了一声。

“停！”棠丽责问西施道，“你想替她抱不平是吗？”

西施将手一伸道：“夫人一定要责罚那就罚我！”

棠丽：“好！那就三个人一起罚！”

又上来两名持杖的宫娥。“慢着！”西施却喊，“我为郑旦鸣不平，夫人罚我，西施没有怨言，可怡娃既未弹错琴，又未说一句话，为何她也要挨罚？”

棠丽不理睬西施，问怡娃道：“怡娃，你说本夫人为何要罚你？”

怡娃：“因为我们三人一道学艺……所以该罚。”

棠丽：“西施你听到了吗？”

西施：“一道学艺是罚的理由吗？”

棠丽：“你还敢顶嘴？本夫人告诉你，罚就是理由！”

西施更不服：“夫人，这就是你所说的贵气吗？”

棠丽冷笑：“我是说过人要有贵气，可在你们三人身上哪里有什么贵气?你竟敢用本夫人的话来顶嘴。难道你忘了吗，本夫人还说过，人要有灵气！”

西施：“人有没有灵气是天生，不是夫人能给的。”

棠丽大怒：“罚！”

三名宫娥不敢怠慢，挥杖便打。郑旦与怡娃已被打得流下泪来，西施却忍着，目光也不盯在罚杖上，而是直视着棠丽夫人……

棠丽寝宫偏室，夜。

郑旦与怡娃摊着红肿的手掌心相互吹气而安慰着，西施独坐于一角，双眼则盯于窗外，久久而不能收回。怡娃：“西施，你不疼吗？”

西施回首道：“郑旦、怡娃，我不想再呆在这儿了。”

郑旦：“你想逃走？”

西施：“我一定要走。”

郑旦：“那我们呢？”

西施：“你们就是回秀女宫去这儿也不能再呆着，会被她给折磨死的。”

郑旦：“不，秀女宫我也不想去了，我和你一起逃走。”

怡娃忙道：“我也一样。”

西施:“你们可想好了。”

郑旦:“不用再想了。”

西施:“那好。我们都准备好,趁天亮前这宫里的人都睡得沉,我们再走。”

郑旦:“可我们逃哪儿去?若是回家,就还会被拿回!”

西施:“这我也想好了,我们去吴国。”

怡娃一吐舌头道:“吴国?”

郑旦:“你怕?”

怡娃胆怯地点头。西施:“不用怕。我听人说姑苏很繁华,我们有手有脚,不会饿着的。”

郑旦:“怡娃,我们去吧,去长些见识也好。”

怡娃终于点了点头。西施:“那好,我们抓紧歇息,快天亮时我叫醒你们。”

次日凌晨,一名宫娥进了偏室,见不见了三名少女,惊呼:“夫人,夫人……”

棠丽进,一见已明,忙道:“快去禀告文种大人。”

文种府,日。

文种:“你这就走,一定要找到她们。”

管胜:“找到之后呢?”

文种思忖着:“她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吴国!直接送去吴国。在姑苏台大狱附近给她们找好住所,你也留在那儿,利用姑娘们接近大狱,设法刺探大狱内的一切情形。一旦有大王的消息,就立即遣人禀告我!”

吴越边境,日。

西施、郑旦、怡娃来到季菀墓前,季菀墓已似土坡。怡娃:“我走不动了。”

西施望了望土坡道:“我们去那儿歇会儿吧。”

三名少女走到墓前。郑旦忽打了个寒颤道:“是一座墓。”

见怡娃转身便想逃离,西施道:“怕什么,不就是墓吗?”

郑旦转着墓看了一会儿道:“这墓埋得好怪啊,竟将这界石做了墓碑。”

西施忽道:“我想起来了,这是王女季菀的墓。”

郑旦:“王女……季菀?是棠丽夫人和我们说起过的王女?”

西施:“是她!吴越两国斗得你死我活,就是因为此王女。”

怡娃:“那我们快走吧,被你们一说,更怕人了。”

西施指着界石道:“有什么好怕的?王女季菀性子烈,她为免遭吴人的羞辱,就是撞此界石而亡!”

郑旦:“那我们该拜一拜她。”

“她值得我们一拜。”西施说着已率先跪下。郑旦、怡娃也跪。

三名少女对着季菀墓正叩首时,管胜自驭一乘暖车而至,他将车停在路旁,走到三名少女身后,怕惊着她们,先咳了一声。西施回首一望,见是管胜,忙低声对郑旦、怡娃道:“我们快走!”

管胜："西施姑娘，我不是来拿你们的。"
西施："大人，你不怪我们？"
管胜："姑娘，你别称呼我大人，我只是名车御而已。"
西施："那我们该怎样称呼大人？"
管胜："称呼什么都行，就别叫我大人。"
郑旦："叫你大哥好吗？"
管胜："好，就这么叫吧。不知姑娘们想去哪儿？"
西施："吴国，姑苏。"
管胜："好，我正好也去姑苏，不仅可带你们走，还可为你们找好住所。"
郑旦与怡娃兴高采烈。西施却有所警觉："这是文种大人所安排吗？"
管胜："我家大人是好心，姑娘不想见到范蠡大人吗？"
西施虽脸有峻色，却仍道："郑旦、怡娃，我们上车去吧。"
三名少女已不顾一切地上了车。郑旦于车上呼道："大哥，走吧。"
管胜望了望季菀墓，又扭首望了车厢，似乎叹了一口气后策马而行。

姑苏台民居，日。

西施等已被安置于民居，而且是一人一间房。三名少女全然不顾初来乍到的陌生，自这间房窜进那间，又自那间窜出，十分兴奋。

管胜走出民居，朝四下里审视着。有数名装扮成居民的武士现身。管胜朝他们微点头或以目光与他们打招呼，武士们又隐身……

回到民居内，西施迎住管胜道："大哥，西施谢你帮我们安排了住处。"
管胜："姑娘，不用客气，这是我该做的事。"
西施："那西施再求大哥一件事。"
管胜："姑娘想去大狱探望范大人？"
西施："大哥一定能做到。"
管胜："不瞒姑娘说，你得耐心等待。大狱严之又严，想探望范大人，恐怕得托人安排才行。"
西施："那就拜托大哥了。"

大狱，夜。

黑翼乔装，忽然出现在两名守门的狱卒面前。狱卒正要拦他，黑翼的右手举着并未出鞘的佩剑，似乎是缴械的意思，两名狱卒微一愣时，黑翼左手藏着的鱼肠剑已在两名狱卒的腹腔走了一遭！两名狱卒只哼出声音，已倒地。

狱廊上黑翼用同样手段又连刺四名狱卒后，掩身进到狱廊深处，见有三名狱卒席地而坐，正守着一盏灯在饮酒取乐。他伏身匍匐到一人身后，先自一名狱卒的后肋将鱼肠剑悄无声息地刺人。这名狱卒仍是哼了一声，两眼立时瞪得浑圆！另两名狱卒望着瞪眼的狱卒问："你怎么了？"

鲜血这才自瞪眼的狱卒嘴内喷出。两名狱卒一乍而起，黑翼奋身一跃，

这两名狱卒也做了他的剑下之鬼。黑翼将短剑在狱卒身上揩净血。

司狱室，夜。

掩烛竟敞门而睡。黑翼入，打火镰而燃起了灯豆。掩烛醒，见是黑翼，已拔剑在手。黑翼却不摸剑，根本未将掩烛几乎指在他身上的剑尖当回事，而是去合上了门。掩烛更惊："为何合上门？"

黑翼："因为有人会感到害怕！"

掩烛仍警觉着："是谁？"

黑翼："也许是你，也许是我，也许是……勾践！"

掩烛："行人大人面前，在下可是未多说一句话！"

黑翼眼内杀机一闪："可大将军面前，我却少说了一句话！"

掩烛："将军若想杀我，请尽管动手！"

黑翼："你的命已经不用我来取。"

掩烛："那会是谁？"

黑翼："刚才说过了，害怕的人也许是勾践！"

掩烛一愣："难道他们暴狱了？"

黑翼望着掩烛冷笑。掩烛立即将剑一收，纵身便出了门往大狱跑去。

黑翼却不慌不忙出门，反身将门再合上……

大狱，夜。

黑翼的鱼肠剑已顶着掩烛的肋下，他藏身于掩烛身后，并将掩烛顶在了笼栅上，然后低声命道："叫醒他们！"

掩烛："起来。"

黑翼："大声点儿！"

掩烛："都给我起来！"

大囚室内的囚奴们被惊醒，也许因为光亮，也许是黑翼掩身得好，囚奴们并未发现黑翼，他们只看到掩烛。胥犴："半夜三更的你喊什么？"

掩烛："让你们起来！"

畴无余与胥犴相互一使眼色，两人起身逼近掩烛。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掩烛不仅不退，相反还将脖子往笼栅内挺了挺。胥犴再不犹豫，伸手便掐住了掩烛的脖子！掩烛只瞪了瞪眼，便不动了，鱼肠剑已自他的后背插入。

畴无余见狱廊有黑影一闪，厉问一声"谁"，可再看时，却什么人也没有了。

胥犴料想不到，掩烛竟不反抗，也不挣扎，而且瞪圆的双眼再也合不上了。他将手一松，掩烛倒地，鲜血从嘴里涌出……畴无余喊："掩烛死了！"

"轰"的一声，大囚室内几乎所有人皆发出欢呼："好——"

畴无余已自掩烛腰里摸到钥匙，他将囚室门打开时，众囚奴一哄而出。整座大狱已一片混乱……

钥匙已抓在苦成手里，他奔至勾践囚室大呼："大王、王后，掩烛死了！"

勾践与雅鱼皆已醒,勾践问:“怎么回事?”

苦成边打开囚门边道:“掩烛死了,看守我们的狱卒也死了!大王,我们可以归国了!”

早已惊醒的范蠡喊:“大王,恐有诈啊!”

苦成、岩鹰、诸稽郢、胥犴等人皆已拥入囚室。胥犴道:“大王,那掩烛是末将掐死的。”

勾践:“真是你掐死的?”

胥犴点头。苦成也道:“大王,掩烛是胥犴将军所掐死!”

范蠡:“掐死此人,大王恐就有危了。”

胥犴:“范蠡,胥犴岂容你胡说!”

范蠡不睬胥犴,可他囚室的门没有人为之打开,他急喊:“诸稽郢将军!”

囚室门外拥挤了许多人,诸稽郢挤上前道:“我在。”

范蠡:“快去守住大门,不许一个人逃离!”

诸稽郢犹豫一下,已去往大门。胥犴:“大王,总这般被囚着,我们必死无疑!倒不如逃出去,隐入民间,伺机东山再起。”

勾践仍在思索着。范蠡:“大王,若有一人逃离,这狱内所有人恐都难逃一死!”

雅鱼:“大王,范大人的话在理啊。”

勾践仍不发一言,起身便往外走。范蠡不得不一跪而喊:“大王,走不得啊——”

众囚奴纷退出一条通道,勾践一直走往大门。

大门外又多了七八具狱卒的尸体。有已自狱卒尸身上抽了剑的囚奴挥着剑想夺门而出,却被诸稽郢拦住。有一名囚奴已怒,挥剑厉对诸稽郢道:“吴人就要来了,再不让我走,难道让我死在这儿不成?”

诸稽郢喊:“都退回去!先听听大王怎么说!”

这名囚奴不听劝,疯了般大喊道:“司马大人,再不让开我就砍你了!”

“你往寡人的头颅上砍!”勾践话音未落,人已速至。想夺门而出的囚奴这才止息,忙往大狱内退了数步。勾践问道,“诸稽郢,有走掉的人吗?”

诸稽郢:“他们还没跑远,可以追。”

“岩鹰、胥犴!”勾践呼,“你们速随司马大人去将人追回!记住,不可追出姑苏台,若是吴人有备,你们便有危了!”

伍子胥府,夜。

伍子胥正披袍而入府厅。王孙骆立禀道:“黑翼计成,造成大狱暴狱,被杀的狱卒已有十人之多!”

“好!”伍子胥呼道,“大狱围起来了吗?”

王孙骆:“已围得很紧!”

伍子胥:“可以放走几名无关紧要之人。只要勾践走不掉剩下的就好办了。”

王孙骆:“在下正是如此布置的。”

伍子胥:“那你立即进宫去禀奏大王……”

夫差寝宫，夜。

“什么，勾践竟敢暴狱？”夫差自锦榻上挺身而起。

侍臣：“行人大人入宫速报，现正于寝宫外候着呢。”

“让他进来。”夫差道。侍臣出后，王孙骆入。夫差忙问，“是怎么回事？”

王孙骆：“究竟何因，眼下还不明。可包括司狱官掩烛在内的十多名狱卒已被杀，有七八名囚奴在逃。”

夫差：“勾践走掉了没有？”

王孙骆：“他还没来得及逃出姑苏台已被堵回了大狱！”

夫差：“好，只要他没走！在逃的那些囚奴立即遣人追回。查明原因后，再来禀告寡人。”

大狱，夜。

诸稽郢等人已返回，正向勾践禀报道：“姑苏台已被重重围困，可吴人却不进来。见了我们也不杀，只是将我们逼回。”

范蠡不知何时已出囚室，他道：“大王，今夜之事显然是有预谋的。”

苦成也禀告道：“大王，微臣已查明，一共走了畴无余、羊舌皿等七人。”

“寡人明白了。”勾践对众囚奴道，“都回囚室吧，扔掉兵器，吴人进狱时谁也不许反抗，不准再乱。眼下你们不会有性命之忧，他们一切都针对寡人而来，若有什么事，寡人会担着！”

伯嚭府门，日。

管胜已到伯嚭府门。伯嚭府的门人道：“太宰大人不在。”

管胜：“不知大人去了哪儿？”

门人：“太宰大人去了蔡国。”

管胜又问：“不知何时能回？”

门人已不耐烦：“大人的事，我们下人如何能知？”

姑苏台民居，日。

管胜回到民居外时，一名武士现身，低声对管胜道：“姑娘们去了大狱。”

管胜一惊：“她们竟如此任性……”

大狱，日。

有众多的狱卒正速行着。此外，还有一队又一队的兵卒拥入大狱……

王孙骆已在广场立着。不一会儿，伍子胥也到了。伍子胥：“已制住了吗？”

王孙骆：“全制住了！”

“好。”伍子胥点头道，“这差使你办得好。”

广场上已架好了平台，王孙骆将伍子胥让往平台入座。

狱卒已开始往广场上抬尸体。第一个抬出的是掩烛！不一会儿，又有十

三具狱卒的尸体被并排放在广场上。王孙骆："连司狱官掩烛在内，一共十四人被杀。"

伍子胥："囚奴逃走了多少？"

王孙骆："逃走七名，但拿回四名！"

伍子胥："那三名就别拿了，稍显遗憾的是，勾践竟没有逃。"

王孙骆："哪怕他不逃，这暴狱杀人之罪，他已经难脱干系了。"

伍子胥："大臣们呢？"

王孙骆："正在赶来的路上。"

伍子胥："等他们来后，再审定勾践暴狱杀人之罪！老夫倒要看看，此番勾践再如何抵赖。老夫还想听一听，还有谁再敢为勾践开脱？"

王孙骆："不会有人了。刚好赶上伯嚭这佞臣出使蔡国。"

伍子胥："可不能大意，此番一定要逼大王下旨杀了勾践。"

已有吴廷的大臣们陆续而来。王孙骆招呼着："司农大人，坐吧。"司农朝伍子胥一揖，伍子胥从容地微点其颌。"太史大人……"王孙骆继续招呼着。

夫差书宫，日。

夫差阅完策，抬头即呼："来人。宣司农大人来。"

侍臣："大王，司农大人去了姑苏台大狱。"

夫差："大狱有相国、太史、行人三名大臣去难道还不够吗，司农去凑什么热闹？"

侍臣："司农大人是相国大人让去的。"

夫差一愣："噢？相国还让谁去了？"

侍臣："还有司空、司直、卜人等十数名大臣。"

夫差已若有所思，吩咐侍臣道："你去告诉伍相国，寡人只是让他审明勾践等暴狱杀人的原因。寡人还是那句老话，勾践杀与不杀，必须寡人来定！"

大狱广场，日。

吴国十多名大臣皆已入座。伍子胥："将勾践、范蠡等要犯押出来！"

狱卒将锁了铜链的勾践、雅鱼、范蠡等十多人押到众大臣面前。王孙骆喊："让他们跪下！"

众狱卒正要下手将囚奴们按跪，范蠡大喊："伍子胥，你们只是人臣，岂敢要一国之王向你们下跪？"

"免跪！"伍子胥喊道，"范蠡，像勾践这种凶狠毒辣无所不用其极的王，他即使向老夫下跪老夫也不愿受，因为这只会让老夫感到厌恶。"

勾践厉瞪着伍子胥道："伍子胥，废话少说，你想怎样？"

伍子胥："非老夫要怎样，而是你勾践胆大包天。已在我国为奴了，竟仍敢暴狱杀人！这普天之下还有谁比你勾践更嚣张？你真视我吴国无人吗？"

勾践："吴国是有人，有君子也有小人。可寡人却很难将你伍子胥归类

为是君子还是小人！其实你什么都不是，而是一个只懂得杀人并且到处制造仇恨的异类！"

伍子胥："你骂老夫什么老夫已不在乎，老夫只在乎这十四条人命不能白死，更在乎你还活着。勾践，看来老夫已不用多费口舌来问你为何要暴狱杀人，因为你是不会说真话的，对吗？"

勾践："寡人即使说了真话你也会认为是假话，所以寡人有必要说吗？"

"没必要！"伍子胥说着，命狱卒们道，"查看死尸的伤口！"

众狱卒开始翻查尸体，他们将每具尸体的伤口找到后，扒去那一块的袍服让伤口裸露。一名仵作挨个看了伤口后跪禀："禀相国，九名伤口为匕首所伤，五名是剑伤。"

伍子胥："匕首伤在前，还是剑伤在前？"

仵作："从成色看，是匕首伤稍前，剑伤稍后。"

伍子胥："你能看出是怎样的匕首和怎样的剑所伤吗？"

仵作："剑伤皆为狱吏们的佩剑，此佩剑统一出自煤山，因有束腰，刺入后几乎不用拧腕便可轻松拔出，所以伤口上窄下宽，很规整。可匕首之伤小人觉着奇怪。匕首之伤小人验看过无数，也自以为颇识得我国与各国所铸的匕首。九名尸体的伤口是同一把匕首所伤无疑，可小人却怎样也识不透能刺出此种伤口的匕首是何处所出。"

伍子胥："此匕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仵作："有！它窄得很，微圆，大滑，只要沾了肉，不使劲儿也会自个儿往肉里钻……"

"好！"伍子胥打断了仵作道，"如若搜出此种匕首，你能彻断吗？"

仵作："小人不敢保证十成，却有九成的把握能彻断。"

伍子胥："行人大人，让狱卒将大狱搜一遍，就是翻个底朝天，也要搜出仵作所言的匕首！"

王孙骆命众狱卒："都听清了，先从大狱内开始搜！"

众狱卒一窝蜂般拥进了大狱。

姑苏台入口处，日。

已有许多百姓堵于入口，却被众军卒拦着。西施、郑旦、怡娃三个人挤在人群之中想进到姑苏台去。管胜已挤进人群，一拉西施等人道："别看了，快回去！"西施却犟着不走。管胜见西施的脸色不好，便问，"你怎么啦？"

西施："你还不知吗，这儿的人都在说，昨夜姑苏台内暴狱，说是大王他们杀了狱人，吴国的相国正在里面审案呢！"

管胜大惊失色，暗道一声："不好！"

西施："怎么啦？"

管胜："这儿不能再呆了，快回去！"

大狱广场，日。

伍子胥端坐得神定气闲，其他大臣们正相互低首耳语。

勾践仍镇静地冷对着眼前的一切！惟范蠡忧心忡忡。

不一会儿，搜狱的狱卒们皆出，他们将那把磐郢剑给搜了出来，其他则一无所获。磐郢剑递到了伍子胥手里，伍子胥问："勾践，此剑你还用不用？"

勾践："还没到用它的时候。"

"希望你还有些勇气，敢于自己了断，倒还不失曾为王者的气概。"伍子胥让一名军卒还剑给勾践。

王孙骆对众大臣道："除磐郢剑外，狱内没有可疑的凶器。"

伍子胥用征询的目光望着众大臣道："众位大人，看来惟有搜身了？"众臣点头，伍子胥便喊，"搜身！"

狱卒们靠上众囚奴搜身，当有两名狱卒靠近勾践时，勾践厉眼一瞪，两名狱卒愣了，见勾践手中有剑，狱卒竟迟疑着不敢下手。而靠上雅鱼的一名狱卒已拔出了雅鱼的发簪，大呼："搜到了，搜到了！"

吴国大臣们已是一喜，而范蠡更是愁思满脸，勾践却冷冷地看着。

王孙骆自狱卒手中接过发簪托着，先交到伍子胥手里，伍子胥看了看，又递给大臣逐个看，最后落在仵作手里。伍子胥："仵作，拿此器比对伤口。"

仵作道："大人，不用比了，此正是凶器。"

伍子胥："为了证据确凿无误，还是细细比对吧。"

仵作去比对时，雅鱼已喊："众位大人，这只是一支发簪。"

已经没有人再接雅鱼的茬儿，伍子胥脸上也露出了从容而得意的表情。

仵作逐个比对完，指着一排尸体道："众位大人，仍如在下刚才所言，此器的宽度与这九人伤口严丝合缝，在下已可断定此器正是杀这九人的凶器！"

"众位大人，你们还有什么疑点吗？"伍子胥望着众人道。司农等大臣皆摇颅。伍子胥昂身而起道，"那好，收好了凶器，将一干囚犯严加看管，进宫去见大王吧，勾践的死活由大王来定夺了。走吧。"

勾践却喊了一声："伍子胥，好手段！"

伍子胥："勾践，你不需和老夫狡辩。若论手段，与你相比老夫自叹不如。"

吴王宫，日。

众臣列班，寂静无声。夫差拈着所谓的凶器翻来覆去地看了后，抬首问道："狱吏们的伤口真是此凶器所刺？"

司农昂身而出道："是的大王，臣亲眼所见。"

夫差："亲眼所见？你见着他们杀人了？"

司农一愣："大王，臣是说见着了狱吏们的伤口。"

夫差："那你该说清楚些。"

伍子胥："大王，这十四名狱吏狱卒的身份地位虽卑微，可他们也是我堂堂吴人，岂能就此白死?！"

夫差："相国，寡人没说让他们白死！"

伍子胥："那大王何意？"

夫差："寡人只是一问。你们说吧，这事该如何处置？"

王孙骆："大王，臣认为勾践已罪无可赦，该杀。"

"臣也是。"太史、卜人等到过大狱的十多名大臣纷纷出班而谏。

"有认为不该杀的吗？"见没有任何一名大臣站出来帮勾践说话，夫差道，"好！寡人也认为勾践该杀！"伍子胥的眼角微微一跳。"寡人听你们所言，的确是证据确凿。相国啊，寡人有一疑想问问你。"夫差转向伍子胥。

伍子胥："大王请问。"

夫差："为审勾践暴狱杀人案，相国召去了十多名大臣，不知是相国疏忽还是其他大臣有漏，为什么竟没有一人想到，坐定一件案子还得有口供啊。"

伍子胥："大王……"

夫差挥手止住："寡人不是在为勾践说话。他虽然是王，可已为我们的囚奴，竟还敢暴狱杀人，他不仅目中无人，还猖狂透顶！再不杀他，那是寡人昏庸了。可寡人还是得说，既牵涉到人命案子，那就该慎重对待。即使囚犯也一样，不能草率从事！你们既已找到了凶器，很好，可口供必须得有。"

司农："大王，臣虽很少接近过勾践，可此番一见，才知此人狂傲不羁。这种人，恐很难取他口供啊！"

夫差："大狱不是他一个人坐着，为何非要他的口供不可？寡人的意思是，你们至少弄清他们杀人的前后经过吧。寡人这样的要求过分吗？"

伍子胥："大王，是老臣疏忽了，该让行人府细细地取得口供。"

"那好，"夫差屁股已一抬道，"如若口供无误，勾践必杀。散朝！"

宫廊，日。

伍子胥："大王要口供，那就给他。"

王孙骆："可他们的口供，一定是前言不搭后语。"

伍子胥："不要紧，要的就是这种错乱的口供！所谓人多嘴杂，只要是各说各的，大王就难以判断。"

王孙骆："可以用刑吗？"

伍子胥："为何不用？是大王要口供，当然得用刑。"

石买府，夜。

衣衫褴褛，穿着囚服的畴无余跌跌撞撞地到了石买府，当他拍响府门后，已近昏迷……

石买正在大堆的兵书简策之中忙碌着，两名侍人将气息奄奄的畴无余扶进。"大人……"畴无余用尽最后的力气才喊出。

"畴无余?!"石买一惊而喊，见他已近昏迷，忙对侍人道，"快，快找医人。"

畴无余摇手止住道："给……给……给一口……"

石买已明："找膳食来！"侍人匆去。畴无余又想说话，石买止住道，"不忙，先歇着。"侍人迅速找来几块饼，畴无余抢在手里大口吞咽。"别噎着，慢些用……"石买见曾经的边关守将竟狼狈成这种样子，有些心酸。

畴无余用了膳食，状态便好了许多，开始禀告。

石买听完，背着手，叹息道："想不到大王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大王若再有生，再也不能躁急冒进了。"

畴无余："大人，大王恐难再有生机！"

石买："为什么？"

畴无余："且不说伍子胥非杀大王不可，就此番暴狱，大王恐很难再逃得过去。"

"既如此，你该去禀报文种大人，让他想办法救大王！"石买焦急道。

畴无余："大人……"

石买："还不快去！"

皓进府，夜。

文种："深夜叫起，惊扰了。"

皓进："大人何必客气。"

文种："据逃回的畴无余说，大王与将军们在狱中暴狱，做下杀人案了。"

皓进与曳庸大惊失色！曳庸："这怎么可能？"

文种："也许有，也许没有。可大王的性子暴，那名被杀的狱吏酷虐得很，大王让人杀了他，是有可能的。"

皓进："可大王是吴囚，吴王不杀已算是开恩，再惹上人命案子，杀的又是他们不大不小的司狱官，而且人数又这么多，可谓是犯了众怒！即使吴王仍不想杀人，伍子胥、王孙骆这些人一定不肯。"

文种："是啊，伍子胥不得理便罢，一旦得理便步步紧逼，从不肯善罢甘休的。"

曳庸："既如此，我们该做些什么呢？这么大的事恐怕靠贿赂已难起作用。"

文种："伯嚭去了蔡国，我们即使想贿赂也找不着门。眼下已是越国危亡之际，大王一旦有事，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我们须做好营救大王的打算。"

曳庸："眼下的情形如何营救呢？一旦彻底激怒了吴国，我就有随时被吞并的危险。"

文种："曳庸大人所虑极是，我也有此大忧！可大王若被杀，我们不也一样亡国吗？"

皓进："真是上下左右皆难啊。"

文种："我有一个既可救大王，又不至于彻底激怒吴人的谋划，想与两位大人相商。"

曳庸："大人快说。"

文种："组成一支死士队，秘密营救大王。"

曳庸:“这能行吗?”

文种:“此谋划成功的可能性虽极低,可大王有难,我们坐视不管,岂是人臣之为?更何况,不能让大王以为我们明哲保身。若无行动,有朝一日大王有归,我们可是不好向大王交代啊。”

曳庸:“大人所虑有理。”

皓进:“我也有同感。”

文种:“既如此,文种就这么办了。两位大人且放宽心,此支死士队由文种亲率,绝不会鲁莽行事。”

皓进:“可如此的一支死士队,上哪儿去找呢?”

文种:“武士营。”

曳庸:“武士营的武员们未练多久啊。”

文种:“既是秘密营救,就不须太多的人,眼下武士营有三百多人,选拔一支二三十人的死士队,应该能行。”

大狱,夜。

看守的狱卒比往常增添了数倍,堂井与狱廊内几乎站满了人。

勾践、雅鱼、范蠡皆未入睡。范蠡:“大王,切不可小视伍子胥之举,他召来了如此多的吴臣,其目的不是为了壮声势,而是想让这些大臣确信是我们杀了人,然后好齐心协力地向吴王施加压力,逼迫吴王下决心向大王下手。”

勾践:“范蠡,寡人明白你的苦心,可你放心,吴王不见寡人最后一面,他是不会杀寡人的。”

范蠡:“若能如此,当然最好,那时大王便可向吴王喊冤,请他查明真相。可惜的是,范蠡担心吴王不再会见大王了。”

勾践:“你为何会有此忧?”

范蠡:“吴王北进图霸之心已切,若他为了换取伍子胥对他北进的支持,恐怕会对伍子胥做些让步。”

勾践:“不会!”

范蠡:“大王何以如此肯定?”

勾践:“范蠡啊,寡人看人可是要比你准一些。”

范蠡:“大王所言极是。若见到吴王,大王将如何喊冤。”

勾践:“不,寡人也不喊冤。寡人只须告诉夫差,那支簪无法致人死命!”

第二十五章　刺自己一剑

训练营，日。

三百名武员于操演场整齐而列。文种站在一高台道："第一项，健跑！各武员须竭尽全力！"

跑道上，二十人为一列聚集于起跑之处，正等待鼓点一起，便要奋勇争先。奇特的是，每人头颅后都拴着一根长十丈的草绳。

"咚"的一声，鼓点终于响起。二十名武员健步如鹿，几乎难分先后地往前飞跑，草绳在他们颅后拖曳着，似飞蛇一般弹起扭动，击打起一片尘屑！

当这组人全跑至终点时，看台上的文种竟播颅道："不行，下一列！"

第二列人又在起跑点出现，有一名武士引起了文种的注意。当鼓点起后，他起跑有意比别人慢了数拍。黄尘又起，别人颅后的草绳在他的脚下扭动，他踩断了两根草绳跑至一半时，他仍落在别人后面，但他似乎胸有成竹，又跑了十数步后，他才突然发力，双脚如翻掌的马蹄，颅后的十丈长绳全部离了地面，于空中如风筝线般上下扭动。当他将跑至终点时，草绳竟被拉成了一条直线，直得如箭射的轨迹！

看台上的文种满意地指着此人道："此员过了头关！"

绝壁，日。

几乎垂直的绝壁上悬挂着多条如手臂粗的青藤。仍旧是二十人一组，由绝壁下往岩顶攀登。人人皆顺攀，那名引起文种注意的人却是倒爬。他赤裸着双脚，两条腿灵如猿臂，轻舒倒绞，第一个爬上了岩顶。

文种站在岩顶，将这名武员召至面前冷冷地看着他问："你叫何名？"

武员："我叫悍马。你是文种大人？"

文种："你认识本大人？"

"你文种大人的名声谁不知道。"悍马又道，"今日选拔的人，是为救大王？"

文种双眼厉望着悍马："你不敢吗？"

悍马："我什么都敢！"

文种："别人皆顺爬，你为何要倒攀？"

悍马："倒着都能攀，顺攀岂不更为轻松。"

文种语气冰冷道："看来，你极善出风头！"

悍马："在下只是一心表现武技，好让大人慧眼识珠！"

文种哼了一声，扭身便走。

训练营外，日。

文种率着一支二十多人的死士队已经出发。当他们转出山口时，却见背着剑的悍马挡于道心。乘于车舆的文种喊："让开！"

悍马："你不公平，我两番皆赢，为何不取？"

文种："不取你是你太爱出风头。"

悍马："既如此，那你的车就从我身上碾过去！"

文种："你再不让，恐连武士营也不能呆了！"

悍马："入武士营本非悍马所愿！"

文种："可你为何又要入死士队？"

悍马："为救大王！"

"傻小子，就你的这股子倔劲让我文种喜欢了。好吧，入队！"文种挥手道。

悍马大喜，立即奔入了死士队伍。

姑苏台民居，日。

悍马跟着文种进民居时，正好碰上郑旦，竟呼了一声："郑旦！"

郑旦也呼："悍马！"

文种："你们认识？"

悍马："她是我姐姐。"

文种警觉："你们是亲姐弟？"

悍马："大人管得太宽了吧。"

文种："你是怎么说话的。"

悍马却不答，拉着郑旦便进了郑旦的寝居。文种竟愣在一旁。

大狱刑房，夜。

四处皆是鞭打和铜链之声。胥犴被狱卒们押进刑房，他一望刑具，问王孙骆道："要对我用刑？"

王孙骆："你若肯招供，就不需用刑。"

胥犴："我可以招供。"

王孙骆大喜道："你说。"

胥犴："掩烛小人是我杀的！"

王孙骆："其他人呢？"

胥犴："也是我杀的。"

王孙骆："胡说，就凭你，能杀这么多人吗？"

胥犴："你竟小看我？取两把剑来，三招之内，我必杀你！"

王孙骆冷笑："你承认你杀人了？"

胥犴："不错！"

王孙骆："是谁指使的？"

胥犴："没人指使。"

王孙骆："没人指使你为何要杀人？"

胥犴："掩烛小人酷虐，杀他是为死去的人报仇！"

"好！你虽然已经招供，可你还该吃些苦头，用刑！"王孙骆说着已离去。

数名狱卒执住胥犴往刑具拖去……

姑苏台民居，夜。

管胜与悍马奔入。文种正等着他们，一见便问："怎样？"

管胜："大人，在下探听到审定案子的那日，有一名仵作在场。"

文种："这么说，只要让这名仵作说话，就可以明白案子的原委。"

管胜："大人明鉴。"

文种："那好，无论如何要找到那名仵作。"

管胜："在下这就去找。"

悍马："我也去！"

"不可闯祸。"文种吩咐道。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进，对伍子胥道："相国，勾践的命案可以了结了。"

伍子胥："这么说，口供已足可置勾践于死地？"

王孙骆："足矣！"

伍子胥："那好，随老夫进宫见大王。"

夫差书宫，日。

王孙骆："大王，勾践等因恨掩烛残暴，早就谋划着要置他于死地。勾践与越国囚将胥犴、畴无余等反复商量后，趁着掩烛查狱之机，畴无余自笼栅内拖住掩烛，胥犴便趁势掐死掩烛。他们取得掩烛身上的钥匙后，一拥而出，先是制住了众狱卒，然后用勾践之妻发簪做的凶器——刺死了他们……"

"不用再说了。"夫差挥手止住了王孙骆。

王孙骆便将一堆简策恭敬地递给夫差道："这是越奴们的口供，请大王审阅！"

夫差忽然道："寡人再见勾践最后一次吧。"

伍子胥："大王，为何还要见呢？"

夫差："相国，不瞒你说，勾践一直与寡人为敌，虽然他不是寡人对手，可他的意志，他永不服输的这股子劲，倒是让寡人高看他一眼。此人若不为王，寡人也不是王，本可成为知己。可惜啊，寡人与他竟天生是一对敌手。"

伍子胥："大王的心情，老夫可以理解。"

夫差："既如此，那就将勾践带进宫里，寡人以三樽酒而送他上路！"

伍子胥："大王若非见不可，为何不在大殿呢？大王让众臣们看看勾践的下场，也是一次警醒之机啊。"

夫差："杀了勾践后，他的臣子中还有什么人该杀掉？"

伍子胥："勾践一死，越国便再难成气候，所以老臣以为，勾践的臣子们可一个也不再杀。"

夫差："好吧，那就在大殿见勾践。"

山道，日。

勾践被囚于囚车中，两旁有许多禁卫、狱卒，正往吴王宫而去。

文种率十多名死士伏于道旁的坡后，远远看着大道，十分痛楚。

管胜与悍马自另一方向速至，喘着大气而禀道："大人，找不到仵作。"

文种一指大道："你们看看。"悍马朝大道一望，"呛"一声拔剑后已跃身而出。文种大惊，"悍马，不可鲁莽！"悍马却不吱声，仍往大道奔去。"快拦住他！"文种低呼。数名死士也跃出，奔往悍马。

悍马被一名死士扑住，竟奋身挣扎道："为何不去救大王？"

死士们将愤怒的悍马拖返原地，文种道："此时若救，更会害了大王！"

悍马："可你出发时是怎么说的？"

文种："眼下情形变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鲁莽。若真想救大王，找到仵作是惟一的希望！"

悍马这才冷静一些，挣出身子，朝刚才的来路便行。

文种："哪儿去?！"

悍马头也不回道："我再去找仵作！"

管胜道："我陪他去。"

吴王宫，日。

众臣列班，气氛肃穆。勾践被禁卫解进，他不看任何吴臣，只望着夫差，一直走得很近。夫差见勾践怀里竟抱着一把剑，疑惑道："勾践，你如何会有一把剑？"

勾践："这是伍相国的赐剑，寡人当然得随身带着。"

夫差："相国，怎么回事？"

伍子胥："是老臣给他的。"

夫差："为什么？"

伍子胥："老臣想看看此人，是否还有悔罪的勇气！"

夫差："相国是想让勾践畏罪自刎？"

伍子胥："老臣就这意思，大王不会责罚吧？"

夫差："相国一心想杀勾践，可只要不是硬杀，哪怕他是自刎，寡人不会追究。"

伍子胥便喊："勾践，若你现在自刎，那你仍还能得到宽恕。你死后会好

好葬你。”

勾践冷笑:“谢你了,伍相国。可惜的是,勾践不知罪在何处?”

夫差道:“勾践,你还有何话想对寡人说?”

勾践:“惟有一句话,那发簪刺不死人。”

夫差:“说这些没用了,为何不说些别的?”

勾践:“你想让寡人说什么?”

夫差:“遗言!”

勾践:“寡人不会有什么遗言。一定要有,惟有对你的一句警告。”

夫差:“警告寡人?”

勾践:“你若不想听,寡人可以不说。”

夫差:“寡人还怕听你的一句警告吗?请!”

勾践:“提防着你的相国伍子胥,此人已不再是正人君子!”

伍子胥:“勾践小人!”

“相国,他是临死之人,何必与他一般见识?”伍子胥怒而不再言。夫差又道,“你凭什么说伍相国不是正人君子?”

勾践:“凭此人伪造事实。”

夫差:“他伪造什么了?”

勾践:“寡人杀人!”

夫差:“可证据确凿,而且还有你臣子的口供。”

勾践:“那就让寡人来告诉你,伍子胥伪造的是怎样的证据,又是怎样的口供!”

伍子胥:“大王,别再听他胡说八道!”

夫差正欲言,勾践已抢先道:“吴王,寡人已不想再说,你只要将那所谓的凶器交给寡人,你便什么都明白了。”王孙骆只好取了发簪递给勾践。勾践将发簪一举道,“此簪能致人死命,寡人不信!”

夫差:“你要怎样才信?”

勾践冷冷一笑,“噗”的一声,他忽将簪刺进了自己的肋下,几乎直没至柄!勾践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又稳稳地站住了,他拔出簪道:“吴王……你看到了吗……”

夫差先是一愣,眉宇已大皱:“勾践,你为何要这么做?”

勾践将滴着血的簪往丹墀一扔:“以证此簪的清白!”

夫差大呼:“传医人!”

“慢着!”伍子胥喊道,“大王,用了医人就无法证实那凶器是清白的!”

夫差:“何意?”

伍子胥冷笑着道:“那些死了的狱吏也无医人可传!”

勾践这才缓缓转了身,目色惨烈地直射伍子胥道:“你惟此语说对了。”

夫差:“勾践,你愿熬着而证明此簪的清白?”

勾践已额冒冷汗:“吴王说呢?”

伍子胥:“大王,勾践若两个时辰内不死,老臣也可以认为勾践没有杀人!”

夫差:“勾践,看来你必须得熬两个时辰!”

勾践:“不就两个时辰吗?”

夫差:“那好,来啊,点一支时辰香,给勾践赐坐。”

侍臣命人端上一支长长的时辰香,又端取一垫放在勾践身旁。勾践弯腰去捡坐垫,肋下的鲜血汩汩而流,他将坐垫铺往丹墀,面香而坐,一脸从容地闭上双眼。

大道,日。

管胜与悍马正御车疾驰时,忽见一名卧道之人将前路给挡住了。管胜焦躁道:“悍马,将此人驱逐了。”

悍马跳下车上前一看,阳光烈烈地打在卧道之人脸上,此人正酣睡着。悍马回至车对管胜道:“我们绕道走吧。”

管胜:“你狠得很,为何对此人却手下留情?”

悍马:“敢当道而卧者,必是恃才傲物之人! 此种人,值得敬重!”

管胜摇颀:“情形紧急,你竟还敬重什么恃才傲物之人?”

悍马:“少废话,你绕不绕道?”

管胜只好下车,去牵了马而调首。马车刚调过头,管胜正要打马而去,悍马却又跳下了车,奔至一棵树,拔剑便砍下一枝枝桠,扛到卧道之人身旁插上,为卧道之人竖了一片绿阴后,悍马刚要离开,却闻得一声:“谢了!”

悍马回首一看,见卧道之人已起身,便一揖道:“何必言谢!”

此人正是黑翼,悍马却不认识他。黑翼道:“受了你的一阴之义,为何不谢?”

悍马不管管胜如何焦急,竟又走近了黑翼问:“壮士常当道而卧?”

黑翼:“也不常卧。”

悍马:“为何?”

黑翼:“本人在失意之时才会卧道,你知为什么吗?”

悍马:“凡通衢大道,不是东西而行,皆南来北往。正暗合了所谓的世事熙熙,为利而来,人性攘攘,为义而往!”

“不错!”黑翼赞道,“小兄弟,看不出你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识! 请问高姓大名?”

悍马:“无姓有名,本人悍马。”

黑翼:“好,我认得你了。”

悍马:“我也认得你了。”

黑翼:“听口音你是越人?”

悍马:“大哥也是越人的口音?”

黑翼:“不错! 怎样,大哥今日心里高兴,陪我去饮酒如何?”

悍马:“改日再拜访大哥,小弟我有急事在身,告辞!”

“去吧。”黑翼挥手道。悍马揖手以礼,然后奔上了车。黑翼又喊,“悍马

兄弟，记住，大哥名黑翼，若有难处，就来找我！”

马车上的悍马一愣，自语道：“黑翼？”

村庄，日。

悍马与管胜逼近了一座庄户，两人打开门后，只闻得一声：“黑翼将军，是你吗？”

管胜与悍马冲入庄户后，不一会儿便扛出个捆住又堵了嘴的人，此人正是仵作。扛上车后，管胜立即驭马车而去。马车刚出庄口，却见黑翼正自另一方向入庄，进了庄户后，当即又疾奔而出，前后一看，便疾步奔马车而来。

悍马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对管胜道：“你速将仵作送交文种大人，我来挡住他！”

管胜刚喊“小心”时，悍马已从疾驰的马车上跃下，抱剑于怀，堵挡于道。

黑翼已奔至，冷冷一笑道：“刚认你为兄弟，却想不到你竟是我的敌人！”

悍马：“大哥，刚才我说，世事熙熙，皆为利来，人性攘攘，也为义往啊。”

黑翼：“可你却坏了我的事。”

悍马：“没有办法，为了救人，悍马只好得罪大哥了。”

黑翼：“原来你是武士，与我当初一样。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剑技如何？”

悍马：“那你为何还不拔剑？”

黑翼：“死了的人，是看不到我如何拔剑的！”

“那我今日一定能够看到。”悍马说着，已拔剑攻上。

黑翼根本未将攻至面门的剑放在眼里，待剑已至时，他身形微动，避开悍马的剑，而他的剑鞘已抵在悍马的下颌上，他竟不杀悍马，纵身去追驰远的马车。悍马略一犹豫，又奋身而追黑翼。当追近黑翼时，黑翼道：“小兄弟，你已是我剑下放生的第一人，也是惟一的一人，不会再有第二回了。”

“可惜的是，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得尽一名武士的职责！”悍马说着发力追上黑翼，又挥剑攻他。黑翼让过悍马数剑，只闻“呛”的一声，悍马倒地，黑翼终于出剑，剑尖抵在悍马的咽喉。悍马道，“我终于活着看到你拔剑了。”

黑翼仰首一叹道：“既如此，我就还了你的一阴之义吧。”

悍马：“很好，我们两不相欠！”

黑翼见马车逃得更远了，又奋身去追。

悍马自地上爬起，根本不再犹豫，拾了剑又追黑翼……

山坡，日。

当黑翼追上一座山坡后，见劫仵作的车舆已不见了影子。黑翼其恨难抑，见悍马仍在郊道上顽强地追着，便将剑一振，朝悍马而去。

悍马一抬头时，已见黑翼的双目内有寒冰重叠着，便道：“你再也追不上了，是吗？”

黑翼：“你知不知道我精心谋划的大事，却被你一个无名小卒给破坏了。”

悍马:“你很失望?”
黑翼:“你知道吗,我失望之时便要杀人。”
悍马:“行!令人欣慰的是,悍马已看到你出鞘的剑了,可我竟还好好地活着!而且你还饶了我两次,事不过三,我知你不会再有第三次了。动手吧!”
“好。”黑翼说着,悍马的面门有冷风划过,他的一缕鬓发已被截断,正飘然落地……
悍马望着断发,有些骇异,惊问道:“为何还饶了我?”
“你仍然看不到我的剑是如何出鞘的!”黑翼神情孤傲,转身即走,又扔下一句话道,“记住,不会再有下次了……”

吴王宫,日。
那支香正青烟袅袅。勾践仍闭着双眼,因失血过多,脸色已白如绸缎。
夫差在王位上坐不住了,他起身昂立着,又踱开了步。大臣里,惟伍子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其他大臣,竟已有些忐忑不安。

姑苏台民居柴房,日。
仵作被捆得结结实实,嘴里塞着一团布,被扔在柴堆上。文种:“你告诉我,大狱内死的那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仵作唔唔着,管胜掏出了仵作的塞嘴布。仵作:“我劝你们还是赶快将我放了。”
文种冷声而问:“为什么?”
仵作:“这可是在我国的王城!”
文种:“王城怎么了,我文种不照样随意进出吗?”
仵作:“这回却不一样了。”
文种:“一样!杀了你之后我照样可扬长而去!”
管胜:“大人,别和他多费口舌,干脆杀了他!”
文种:“好!”
正好悍马一脸皆汗地奔进,喊一声“让我来”,拔剑厉刺往仵作的面门,剑尖却在仵作的一颗眼珠前疾停。仵作的眼睛竟已闭不上。
文种:“你说不说?”
悍马将剑一振,那剑竟嗖嗖有声,剑气直贯仵作的眼珠内……
仵作终于道:“我说……”

姑苏台民居前堂,日。
文种边走边道:“管胜,快送我去行人府!”
管胜、悍马皆跟在文种身后,管胜道:“大人此时不该去行人府了。”
文种:“为何?”
管胜:“若行人府的王孙骆不肯见,大人又将如何?”

文种一拍脑门道："对啊，我都急糊涂了，你有何好主意？"

管胜："去吴王宫击鼓喊冤！此时恐怕只有直接见到吴王，大王才有救！"

西施、郑旦等皆已从寝居而出，围住文种。

文种略一思忖道："悍马，你留下吧，我与管胜去吴王宫。"

悍马："立鼓之处一定有禁卫，凭你二人如何能靠近而击鼓？"

文种："不错！那就多带几个人去，大王危之又危，即使杀了吴王宫禁卫，也要将大鼓敲响。"

悍马去时，郑旦道："悍马，要小心。"

"放心吧姐姐，悍马命大！"悍马说着已速去。

吴王宫外，日。

悍马率着数名死士正往立鼓处疾去！守鼓的禁卫见悍马等人持剑而至忙将戈一挺，截住悍马等人厮杀。管胜未持剑，所以他装成看客，待慢慢贴近鼓时，忽一冲而前，速度奇快地抄了鼓桴，使劲擂响了大鼓……

吴王宫，日。

急骤而起的鼓声几乎惊了所有的人。夫差："为何有鼓声？"

侍臣忙道："微臣去探看。"

鼓声里夹着文种的呼声传入宫内："吴王，我王有冤……"

吴王宫外，日。

越国的死士们仍在厮杀，已经有两名死士躺在地上。文种站在石阶上，面向王宫仍在大呼："吴王，我王有冤！"

管胜已将鼓打得什么都忘了，一支飞起的戈正好打在他大腿上，顿时血流如注。

有大批的禁卫疾奔而出，悍马等人已十分凶险……

吴侍臣出，见情形大喊一声："住手！"

死士们已被围住，文种喊："悍马，弃剑吧！"

悍马犹豫一下，将剑扔在地上，其余死士也将剑扔掉。

侍臣："为何击鼓？"

文种："我王有冤！"

侍臣："都不准乱动，先等着。"

大道，日。

伯嚭端坐于舆车内，正风尘仆仆地赶回姑苏，他一脸的踌躇满志之色，竟呼车御道："日落之前，一定要回到王城！"

车御不敢怠慢，忙挥鞭打马，加快速度。

吴王宫，日。

勾践面前的时辰香才燃至一半，可勾践之命已岌岌可危！

侍臣入，禀告道："大王，是越国的大夫文种在喊冤。"

夫差："宣他进来！"

侍臣出后，领进了文种。文种疾奔至勾践前，先呼了一声"大王"，又急对夫差道："吴王，刺死狱吏的凶器是鱼肠剑！"

夫差："鱼肠剑？"

文种："吴王忘了吗，此鱼肠剑是伍子胥当年买通壮士专诸，刺杀了王僚的那把剑。"

夫差："你如何而知？"

文种："吴王问一问伍相国，他的府内是否有一柄镇府之宝鱼肠剑？"

伍子胥的脸色已变："大王，休听文种乱咬！"

"相国，你府中有此剑是事实，可寡人早听你说过，此剑被人盗走了，对吗？"夫差显然在为伍子胥在打圆场。

伍子胥："是……是被盗了。"

文种："吴王，我王命已垂危，为何还不给医治？"

夫差："众爱卿，如此看来，勾践是清白的。"见众臣皆已不吱声，夫差命侍臣，"将勾践扶进去，命医人为他疗伤。"

见侍臣命人去扶勾践，文种这才朝勾践一跪道："大王，你受苦了。"勾践强撑了双眼，朝文种颔首。待勾践被扶走后，文种又朝夫差一拜道，"吴王，刚才宫门外一闹，请恕文种无礼了。"

夫差："文种，念你忠主，你的无礼之举寡人就不追究了。"

文种："吴王，文种有个请求。"

夫差："什么请求？"

文种："文种欲去大狱探望一下众臣僚，也为解他们的思乡之念。"

王孙骆："大王，文种若探望，这大狱恐更难看管了。"

夫差："文种，你可以探望，却不可有煽动之语。"

文种大喜："吴王请宽心，文种只会对他们加以劝告。"

夫差："公孙雄，你随寡人来。"

夫差书宫，日。

夫差："这鱼肠剑的确是伍相国府里的东西，刚才在朝上，为给他留着面子，所以寡人打住了文种的话。可这件事，寡人以为伍相国做得过头了，有蓄意杀人的意思。你去找一找文种，彻底弄清来龙去脉。"

公孙雄："大王……"

夫差："你不用多说，至于牵连到什么人，哪怕相国是主谋，寡人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可寡人却不能被蒙在鼓里！"

公孙雄："臣明白了。"

大狱广场，日。

囚奴们正在放风。胥犴正对数名囚奴道："我承认了，掩烛是我杀的。"

范蠡实在听不过去便道："偏偏是你这一承认，伍子胥才能嫁祸于大王。"

"你胡说！"胥犴怒道，"我之所以认下这事，就是为了护着大王！"见范蠡冷笑，胥犴道，"你笑什么？"范蠡却不再睬他，转身离开。胥犴大声道，"范蠡，我们怀疑你变节了！"

范蠡："你愿意怀疑那你就好好地怀疑着，可你不要忘了，都像你这般闹下去，大王不会有归国的希望！"

胥犴对其他囚奴道："你们听到了吗，一副变节的嘴脸！"

胥犴与另一名囚奴一对眼色，竟又贴近了范蠡，两人自范蠡背后突然将范蠡打倒，胥犴朝倒于地上的范蠡前胸狠踢一脚，只听得"喀嚓"一声，范蠡几乎不能动了。

正好文种领着西施、悍马而至。西施一见，奋身而冲入人群，连狱卒也未能拦住她。西施一声不吭，对胥犴拳打脚踢地将他们赶开，又蹲下身子扶范蠡道："大人，他们为何欺负你？"

范蠡挨了重击，身子有伤，但他仍微笑而道："你怎么来了？"

文种也已至，厉对胥犴道："好啊，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了，你们知不知道，大王为证清白，已用发簪刺伤了自己，正性命垂危呢！"

众囚奴目瞪口呆，跪地而呼："大王！"

胥犴："大人，这么说我承认杀了人，果然是害了大王？"

文种："你说呢？"

"胥犴该死！"胥犴呼了一声，痛苦地趴在地上。

文种："范蠡，伤得重吗？"

范蠡欲起身，却很困难，西施帮他他才立直了身。却咳出一口鲜血。

西施："大人，你的伤需诊治。"

范蠡："莫急，不碍事的。"

西施却朝文种一跪道："大人，你不是说过要救范大人的吗？"

"姑娘，起来吧，起来再说。"文种扶起西施，伸手一按范蠡的前胸，见范蠡痛苦地皱眉，便道，"可能断了肋骨。"

"是谁打伤了范大人？"雅鱼从大狱内而出，见了文种一惊，"大人？"

文种已跪，苦脸而呼："王后受难了。"

雅鱼："你是为营救大王而来？"

文种："是。"

"大王没事了吗？"见文种不敢言，雅鱼又道，"你先设法为范大人疗伤。"

文种点头。悍马却于此时一跪呼："王后……可好？"

雅鱼望着悍马，一愣道："你抬起头来。"

悍马却偏将头垂得更低了道："在下不敢！"

狱卒已呼："放风结束，回大狱去！"

文种悄问范蠡："怎样才能把你弄出去？"

范蠡："去找公孙雄。"

雅鱼仍愣愣地望着悍马。狱卒们已开始赶人。文种朝雅鱼一揖："王后保重。"

雅鱼这才叹息一声，回身狱内。

西施扶着范蠡，几乎进了大狱，范蠡却推开她道："你放心，我不会有事。"

西施站在狱门，望着范蠡艰难地走进大狱堂井，直至不见身影。若不是狱卒赶她，她还在望着。

悍马一直跪着，也直至这时才恍然抬头，见狱门外已不见了王后，才敢起身。此时，他的眼角竟已红。

夫差书宫，黄昏。

伯嚭竟不回府，而是直入王宫禀报他出使的成果来了。夫差见他喜道："你回来了？"

伯嚭恭敬而跪，启口便道："恭喜大王，蔡国国君已表示愿意臣服大王。"

"好！"夫差呼道，"爱卿此番出使竟硕果累累，你立下大功了。"

伯嚭："臣有何能，蔡国国君之所以愿意臣服，皆因他早闻大王威名。"

夫差："既然早闻，蔡国国君为何不主动遣使前来？爱卿啊，你办差使的能力，大臣中几乎无人能比。"

伯嚭："谢大王夸奖，臣为大王办差使，敢不尽心竭力？"

夫差："赐坐吧，与寡人细细地聊一聊你是如何说服蔡国国君的。"

伯嚭："之所以能说服，也是楚国欺负蔡国太甚之故啊。臣告诉他们，我王就不一样了，我王大仁大义，就连越王勾践一再地得罪我王，我王不仅不杀，且能厚待他！"

夫差不经意地："可今日险些就杀了勾践。"

伯嚭："臣已经听说是伍子胥在作祟。大王圣明啊，好在没有杀。若是杀了，那蔡国的国君不就又害怕了，今后还有郏国、曹国等小国，他们皆会臣服大王，可若是勾践一杀，人家必以为我们不仁，如何还敢来顺服我国呢？"

夫差："太宰啊，这种话之前你也与寡人说过，惟今日听起来顺心顺耳。对啊，欲图霸，必须我们先有诚才行。只是……"

伯嚭："大王忧心什么？"

夫差："仍然是勾践啊，他虽败给了寡人，可他却死硬得很，一直不服！他是王啊，为王者不服寡人，这越国又如何能算真正地臣服呢？"

伯嚭："大王，臣有个治服勾践的谏议。"

夫差："是怎样的谏议？"

伯嚭："臣也观察许久了，大王与越王一直是硬碰硬，恐服不了他。"

夫差："依你之见，怎样才能让他服？"

伯嚭："大王该看到过樵夫打柴吧？"

夫差："看过。"

伯嚭："樵夫的柴以什么而捆？既不是绳子，也不是硬柴，而是软柴，只有以软柴捆硬柴，那柴才捆得扎实，能一举而捆死了它！"

夫差："你的意思是，让寡人以软制硬？"

伯嚭："以软制硬，无有不服！"

夫差："那就试试。"

伯嚭："再过数月便是大王寿诞，到时臣邀请北方诸国遣使节来贺。若有一个服服帖帖的越王出现在他们眼前，那便是现身说法啊。"

"好，他现在还在宫医处疗伤呢，那就将他留在王宫养伤。来人！"夫差呼道，"收拾一座寝宫，让勾践住进去，给几名侍人伺候他，先将他的伤养好再说。

公孙雄府门，日。

文种在等待着。一会儿后，侍人出，对文种道："大人，请。"

夫差书宫，日。

公孙雄进书宫，对夫差躬身而礼道："大王，臣有一事禀告大王，范蠡被他们自己人给打伤了，且伤得很重。"

夫差："他们自己打自己，难道是撒泼斗狠？"

公孙雄："不是。此事说起来与臣有关，臣曾找他商讨北进大策，所以有人怀疑范蠡变节，就打了他。"

夫差："你找寡人是何意？"

公孙雄："大王，范蠡此人是大才，可趁此时给他一些恩惠，让他狱外养伤，然后找时机说服他，让此人之才为大王所用。"

夫差："用不用他再说，可此人为我们谋了北进之策，既已有伤，可以让他出狱。"

公孙雄："臣代范蠡谢大王厚恩。"

姑苏台民居，夜。

范蠡已躺在寝居内。文种进，范蠡欲起。"你躺着吧，医人说，你断了两根肋骨。"文种说罢坐于床榻。

范蠡："至今为止，大王仍不肯对吴王顺服。"

文种："若不顺服，吴王是不会让大王有好日子过的。"

范蠡："我劝解过大王，可不起作用，而且劝得多了，大王几乎对我失去了信任。"

文种："王后呢？"

范蠡："王后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可她的话大王也很难听得进。"

文种："先不急，总会有办法的。我的想法是，先设谋将大臣以及将校们

救出。"

范蠡："你有何谋？"

文种："恐怕你比我想得要多，先听听你的吧。"

范蠡："伯嚭与公孙雄找过我，我趁向他们献北进大策之机，鼓动他们开凿一条自长江而通淮水的沟渠。"

文种："我明白了，一旦此谋被吴王采纳，吴国便需要大量的民伕。到时，我国也可出一批民伕助吴国开凿此沟渠。我们可以缺看管民伕之人的名义，要求吴王释出臣子们以及将校。"

范蠡："不错，我正是此意。"

文种："果能如此，那就再好不过。而且，若臣子将校们全出了狱，那时吴王还不肯释出大王，那么仍呆在狱中的大王会很孤独。人一旦孤独，就会思乡，大王若归国之念强烈了，再让他顺服，就极有可能。"

范蠡："大王的伤不知怎样了？"

文种："你自己还伤着呢。"

范蠡："该设法探望大王！"

"你安心养伤，我来设法。"文种道。见西施端一盏汤药进，文种赶西施道，"我们正议事呢。"

"大人治伤要紧，还是你议事要紧？"文种一愣。西施竟又道，"你出去，大人要喝药了。"

文种无奈道："看来，只有我让步了。"

范蠡："你文种何时让过人？"

"这回可是不得不让。"文种摇颇，只好走出。

范蠡欲坐直身子，西施却按住了他，她用一只木勺舀了药汤，竟一勺勺地喂范蠡……

姑苏台民居另一间寝居，夜。

悍马："姐姐，悍马明日就要返回了，你跟我一起回去。"

郑旦："不，我还不想回。"

悍马："西施不回，是她已有了范大人，你不回去，却又是为了什么？"

郑旦："我还不想回去，这姑苏如此繁华，我还没玩够呢。"

悍马："可是，你在这种地方呆着，我不放心啊。"

郑旦："有管胜呢，他可是一直在护着我们。"

勾践寝居，日。

刚睁了眼的勾践似乎一惊，他伸出一只手，猛一把抓住的是被褥！勾践将抓住的被褥举着，瞪眼细看了一会儿，他这才明白，自己是躺在吴王宫内。

勾践起了床，伤口疼痛，他用手托着，开始打量着宫室，然后打量自己，才发现身上穿着的已不是囚袍，而是一身上好的内服。

数名宫娥进来,先服侍勾践穿上外袍,然后又奉上漱口水、洗脸水。勾践没有犹豫便漱了口,洗了脸。宫娥们又将汤药送入,待勾践服用后,膳食便端上来了。

大囚室,夜。

囚奴们皆已入睡。胥犴却怎样也睡不着,他虽躺着,双眼却大睁,愣愣地竟露出一脸绝望之色。"大王,末将无能啊……本想为大王效劳,却想不到,因末将的愚蠢之举竟害了大王……末将请求大王恕罪,大王千万保重啊……"胥犴的心语在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囚室中游荡着。

天亮了,薄薄的晨曦似粉末般洒入囚室。

苦成最先醒来,他惊悸地呼了一声:"啊——"

众囚奴皆被惊醒,睁眼一看,见笼栅之上悬挂了一具尸体,正是胥犴。

胥犴是用裂成条状的囚袍吊死自己的。

勾践寝居,日。

侍人又给勾践送上膳食。勾践一看全是素食,问:"为何全是素食?"

侍人道:"医人说,你的伤还未好透,不能吃荤食。"

"寡人偏要用荤食。"勾践一把打掉了素食。

侍人吓得逃走。勾践左等右等,见侍人不再来送膳,已恼,便出了寝宫。

吴王宫驷院,黄昏。

勾践独自走着,竟走进了养马的驷院。见一院的好马,勾践拍着马脸。他碰见了一名马伕,问:"此是好马,叫什么名?"

马伕道:"回大人话,此马叫乌骓马,能日行八百里。大人好眼力,我们大王最喜的就是这匹马。"

勾践回至寝居,取了伍子胥所赐的剑又到了那匹乌骓马前,毫不犹豫地将剑一把刺入了乌骓马的脖子……

夫差书宫,夜。

夫差正废寝忘食般阅策。侍臣胆战心惊而入,结结巴巴地禀报:"大王……不好了……"

夫差:"何事惊慌?"

侍臣:"越王……去了驷院,将乌骓马给……"

"给怎么了,快说!"夫差急道。

侍臣:"杀了。"

"啪"的一声,夫差拍了王案怒骂道:"勾践匹夫,刚饶了他一条命,他竟又闹事,看寡人不扒了他的皮……"

吴王宫驷院，夜。

一堆火正熊熊燃烧。勾践坐在一只石马槽上，正将一块马肉放在火上烤。

夫差几乎是奔至，大呼道："勾践，你竟敢杀了寡人最爱的乌骓马，看寡人不让你偿命！"

"好马的马肉香啊，吴王不来上一口吗？"勾践竟不慌不忙道。夫差一把打掉勾践举到他面前的马肉，怒而拔剑。"一个有千乘之军的统帅，一个更拥有万里之土百万之民的大王，竟为死了一匹烂马而怒，而且还想拔剑砍人，这样的大王能有什么心胸，如何能成为一代雄主?！"勾践根本不看夫差的剑，顾自将被夫差打掉的马肉再捡起，放火上再烤。

夫差举到半空的剑定住了，他愣了半晌，这才一收剑道："勾践，是那一簪将你刺傻了，还是你悟到了什么？"

勾践："一簪只能给心胸打开一条口子，杀了一匹马，倒让寡人知道你夫差竟鲁莽得像个莽夫。"

夫差忽就哈哈大笑道："寡人像个莽夫，那你只能是个野人，一个有精美之膳不用，却要来此烤什么马肉的野人！"

勾践："寡人什么都尝过了，就是未曾尝过什么良马的肉，所以想尝一尝。"

夫差："好！给寡人取一块马肉来！"

勾践："在马厩里摊着，你自己去取。"

夫差竟提剑进了马厩，摸黑割出一大块马肉来，刺于剑上，也放火上烤着。火光映红了两个人的脸，马肉在火中吱吱而鸣，似冥冥之中的声声冷叹。

夫差："你已经没事了？"

勾践却问："寡人若是死了，你会后悔吗？"

夫差："悔什么？"

勾践："你失去了一个好对手啊。"

夫差："你真这么想？"

勾践："那寡人该怎样想？"

夫差："寡人若告诉你真话，你恐怕会很失望。"

勾践："噢？"

夫差淡淡一笑："你在寡人的眼里，已只是一条随时随地都在想着如何保住性命的可怜虫！"见勾践将烤好的马肉咬了一口，忽就吐掉了，夫差问，"怎么了？"

勾践："这马肉好酸！"

夫差不信，也咬了一口，道："很香啊。"

勾践将马肉自剑身取下往火堆里一扔，抽身便走。

因为勾践的一扔，火灰几乎蓬了夫差一脸，夫差拍打着火灰，对勾践的背影吼道："难道不是吗？你早就战败了，却不顺服寡人，你就是因为怕死……"

第二十六章　美人计

夫差寝宫，日。

伯嚭候着，不一会儿，夫差着一身便袍而出，伯嚭一愣问："大王，为何着便袍？"

夫差："你和公孙雄不都劝寡人要礼贤下士吗，既如此，寡人就不摆什么架势了，随意一些，让人觉着亲切。"

伯嚭不住地点颌道："大王所言极是。"

夫差又命侍臣："将王仪禁卫全撤了，找一辆便车给寡人用。"

伯嚭："既如此，大王为何不坐臣的车呢，臣可以步行。"

夫差："好，就坐你的车。你也不用步行，就与寡人同乘吧。"

伯嚭大喜，已趴于地喊："臣何其幸也。"

夫差："行了行了，走吧。"

郊道，日。

郑旦拎着满满的一篮子菜，正独自一人走着。

郊道旁，停着一辆暖车，车侧立着六名下人正望着郑旦，一名领头的道："大人看中的，正是此美人。"

眼看郑旦走近了，六名下人齐出，挡住了郑旦。郑旦一惊，回身要走时，已被两名下人给左右执住。郑旦喊："你们想干什么，放开我！"

"我们大人说你是大美人，姑娘，这也是你的福分。"下人们不顾郑旦如何挣扎，往暖车而去。

"住手！"随道一声喊另一辆车至，来人正是夫差。下人们未将夫差当回事，仍将郑旦往暖车里塞。端坐于车内的夫差又厉喊，"来人！"

一旁的伯嚭轻声道："大王，我们没带禁卫。"

夫差微笑一下，已自车辇跳下，大步走往暖车。

郑旦已被装进了暖车，下人们正要驱车而去，却已被夫差的侍臣跑到车前拦住。

领头的下人对夫差道："我劝你少管闲事！"

"将人放了！"夫差厉声道。下人们竟拔出剑来刺夫差。"蠡贼！"夫差喝斥一声，上身微闪让过了剑，一掌便将一人给劈翻了。

其他下人见夫差不弱，便一齐拔出了剑。

"好，一起来吧！"夫差振声而拔剑，与下人们对峙着。

伯嚭知道大王的厉害，所以自信地抱臂而看。

这时，郑旦已自暖车挣出。夫差望了郑旦一眼，双眼由不得一亮，他单手抵挡着数柄剑的攻击，另一手却扯下了身上的风袍，一把将风袍抛起。这风袍似大鸟般旋转着，正好落到郑旦的头上，将她的脸遮住……就在郑旦惊慌着要掀去风袍时，夫差的剑厉出，霎时砍翻了六名下人，然后捷步向前，一把搂住郑旦，将她转了身道："美人，这不该是你看的。"

郑旦掀下风袍，侧脸望着正温情脉脉的夫差，竟不挣身，任夫差侧搂着她。

夫差问："你住哪儿？"

郑旦伸手朝前一指道："就在前面。"

夫差："寡人正好也去那儿，一起走吧。"

"寡人？"郑旦大愣！

夫差竟一把将她抱上了车，然后自己上车，与郑旦一起坐着。

伯嚭只能步行了，站于车侧道："大王，该走了吗？"

夫差仍一直望着郑旦不言，只是挥了挥手。车舆已行。

大道上横着六具尸体，还有一篮子鲜嫩的菜……

车舆行不多远，悍马已疾跑而至，他往道心一站，双眼厉望着夫差。步行的伯嚭上前，命道："你不要命了，快让开！"

悍马拔出剑来："放了我姐姐！"

伯嚭微笑着正要拔剑，郑旦仿佛这才醒悟过来："别伤他，他是我弟弟！"

夫差："伯嚭！"

伯嚭忙收剑。郑旦挣出夫差的搂抱，对悍马道："悍马，是他们救了我。"

悍马："姐姐，你下来！"

郑旦欲下车，夫差却一把拉住她道："美人，你就坐着。"

郑旦脸已"腾"的红了，低声道："大王，郑旦的弟弟性子烈，你别与他一般见识，让我好好地劝解他。"

夫差同意了。郑旦下车后，忽叫着"我的菜"，忙又往后而去。

悍马已让了道，夫差的车驶过时，夫差对悍马道："快去拦回你姐姐，告诉她，稍后寡人会命人给她送上十篮子菜。"

悍马追郑旦而去。夫差望着郑旦背影，呼了一声："走！"

姑苏台民居，日。

文种与躺于榻上的范蠡仍在谋划着什么，一名死士奔入："大人，有人来了。"

文种："什么人？"

死士："看情形像是吴国的大臣。"

"让所有人都避开！"文种说着已起身对范蠡道，"也许是来探望你的。"

范蠡："你也避吗？"

"先避开为好。"文种说着已闪身而出寝居。

西施进，范蠡道："西施，你随文种大人一起避开吧。"

西施却道："不，我绝不离开大人。"

范蠡望着西施："你为何不避？"

西施："西施又为何要避？"

范蠡又欲言时，伯嚭已喊："范蠡大人，范蠡大人……"

堂内，怡娃迎住夫差与伯嚭："两位大人稍候，我去禀告范蠡大人。"

伯嚭见了怡娃，双眼已有些不听使唤，定定地看着怡娃。

夫差："范蠡不是有伤吗，就让他躺着。"

当怡娃刚进范蠡寝居时，夫差与伯嚭竟已跟进。范蠡见是夫差，便挣身欲起："吴王……"

夫差瞟了一眼西施，对范蠡道："你躺着吧，寡人是探伤来的。"

自夫差与伯嚭进来起，西施的目光只在范蠡身上，她见范蠡仍欲起身，竟上前一把按住了范蠡："人家都让大人别起了，你为何还要起呢？"

夫差哈哈一笑道："这位美人说得不错。范蠡，你就躺着吧。"

范蠡略有些尴尬，对西施道："西施，给吴王和太宰大人上座。"

西施显然很不情愿，犹豫了一下正要起身，怡娃已道："我来吧。"

怡娃端了苇垫，一块敬与夫差，另一块正要敬给伯嚭时，伯嚭已伸出双手，几乎将怡娃的手握住。怡娃被火烫了般抽回双手，屈膝而礼后退出寝居。

夫差的目光扫在西施的脸上，西施垂着螓首，窗棂那儿射过来的阳光薄薄地打在她脸上，将她的肌肤映照得几乎透明……西施本已十分美丽，此时她的内心既涌动着对范蠡的一往情深，又散射着对世俗、对功利的冷漠……夫差怦然心动！

"大人，你不可多说话，西施为你熬药去。"西施向范蠡微一垂首，也出寝居，她出时，仍旧不看夫差与伯嚭一眼。

郊道，日。

悍马与郑旦正边走边聊，悍马道："姐姐，你在这儿不能再呆下去了。我听说吴王喜好女人，他争王时就说过，要妻尽天下美女。"

郑旦的脸一红，定了定神后对悍马道："悍马，你虽是娘捡来的，姐姐却一直把你当亲弟弟看待，可姐姐的心思你不明白啊。"

悍马突然道："我不明白？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郑旦："我想什么？"

悍马："别人被选上秀女，总是哭哭啼啼的，可你呢？你却是喜笑颜开！你别以为我不明白，你其实是想享受宫里的荣华富贵！"

郑旦："我是想过，可我却从秀女宫跑了出来！"

悍马冷笑道："郑旦，你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其实你早就知道你们这批秀女是用来献给吴王夫差的。你之所以先行来了吴国，就是想遇到像今日这样的机会。"

郑旦竟道："你说得不错，我不仅知道，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悍马激动道："可你却不知道，宫里有成百上千的女人，她们为了一个男人，永远在争风吃醋，互相倾轧，有时会你死我活！"

郑旦忽就很吃惊道："悍马，你怎么会懂得宫里的事？"

悍马支吾着道："这……我也是听说的。"

郑旦："是听说还是你亲眼所见，这些对我都不重要。"

悍马："那什么是重要的？"

郑旦："进宫！乡野的穷苦日子我过怕了。我想过一过宫里的日子。我甚至想，只要这种日子能让我过上一日，我就死而无憾了。"

姑苏台民居，日。

范蠡坐着，伯嚭直言不讳地道："范蠡大人，我王以为，好女不嫁破亡之家，贤臣也不在无道无义之君手里为臣，如今越王勾践已为囚奴，他这后半辈子再无所建树了。"

范蠡："太宰大人所言在理。"

夫差："既如此，寡人可不计前嫌，愿纳卿家为臣。"

范蠡躬身一揖道："范蠡谢过吴王。其实范蠡何德何能，让吴王如此恩遇挂念，范蠡已惶恐不安。"

伯嚭："也许别人不知，可我王，包括伯嚭都知道大人善谋八极，有经天纬地之才。大人之智可谓天之所赐。常言道，不可暴殄天赐之物，大人掌握着天赐才华，而我王久有图霸的大志，一旦入主中原，可让多少天下苍生享尽太平乐业之福。大人之才若不用来济世救民，也是枉待上天的厚德啊。"

范蠡："吴王，太宰大人，岂不闻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亡国之臣不可为臣的道理。范蠡为我王要臣，却未能阻止我王罪于吴国，致使国败家亡，王也为囚。以人臣而论，范蠡已有大罪一；大罪二，古圣贤有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可范蠡不仅不死，还苟且偷生！范蠡已是个身败名裂不足挂齿的蝇营之辈，若再见势而变，便又加了一款卖身投靠的大罪！吴王，非范蠡不知恩图报，也非范蠡不愿效犬马之劳，实在是范蠡不敢让累累臭名再玷污吴廷。"

夫差已猛点其颇道："范蠡，凭你这一番话，寡人今日没有白来！寡人虽不能用你之才，可寡人却视你为知己。勾践也许什么都不是，可他却能用你和文种此等忠心耿耿的大臣，这勾践仍旧不简单。寡人将他作为对手，也算不辱没寡人的眼界！伯嚭，不需再请范蠡为寡人之臣，可他是寡人的朋友。朋友嘛，即使为敌，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公平为敌，那就是一种大境。行了范蠡，今日你有伤在身，改日寡人一定来与你痛饮一番。告辞！"范蠡忙欲起身相送。"不用送。"夫差竟伸手按住了他。

姑苏台民居前院，日。

西施正在熬药，她用芭蕉扇着风，双眼专注地盯着药罐。夫差站在门廊下，竟呆呆地望着。西施早已感受到了夫差辣辣的目光，她将身子一转，只将背对了他。夫差微微一笑，走向前，竟弯腰抓起一片劈柴，为药罐续火。西施仍旧不看夫差，竟不顾烫手将夫差所塞的劈柴抓了出来，浸入一只水缸内，将这把火熄灭……

一支簪花自西施头上掉落在地，夫差弯腰迅速捡起藏入袍袖内。他走往院门，伸手拍了拍泥夯的矮墙，将肩膀靠上发力一顶，矮墙竟轰然倒塌！

正迎夫差上车的侍臣一惊！可西施不仅不惊，仍不抬首望夫差一眼。

夫差在车辇内坐定，对伯嚭道："此女有意思，寡人一定要征服她……"

郊道，日。

悍马："郑旦，难道你心里从来没有过我？"

郑旦："你只是我弟弟。"

悍马："郑旦，你会后悔的！"

郑旦摇颅道："不，我不会后悔。"

悍马痛苦得拔出剑来，对道旁的灌木一顿乱砍……

文种不知何时已至，厉呼一声："悍马！"悍马这才止住了剑。"你们两个跟我来！"文种说完去往一面山坡。

悍马仍愣着不走，郑旦上前拉他且轻呼道："弟弟，你不要怪姐姐……"

林中，日。

数名死士正伏身于林中。文种扭首对悍马道："悍马，你只是一名死士，是为了营救大王而来的死士，岂可儿女情长？"

悍马："营救大王？大王眼睁睁地从你文种大人的眼皮底下而过，你下令营救了吗？"

文种："拼杀只是最后的手段！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才是真正地救大王！你若再蛮缠，别怪我文种下手无情！"

郑旦忙道："大人，我弟弟年龄小，不懂事，你别怪他。"

文种："郑旦姑娘，若不是看在你面子上，我就……"

悍马仍欲爆发："就怎样？"

郑旦喊："悍马！"

文种道："处死你！"

悍马："那你为何还不动手?!"

"啪"的一声，郑旦朝悍马打了一个巴掌后悍马愣着，郑旦却摸着打了悍马的手，痛哭失声。

"郑旦，你不能哭，吴王马上就要来了，我意已决，这会儿就将你献给吴

王。""呛"的一声，是悍马拔出了剑，竟疯子一般朝大道奔去。"将他捆起来！"文种怒呼。

散于四处的死士一拥而上掀翻悍马，开始捆他。悍马竟喊："文种，我要杀了你！"

一名死士已自瞭望处奔至："大人，吴王就要到了！"

"我要杀了你！"悍马仍在喊。

"堵上他的嘴！"文种厉命。死士们堵上悍马的嘴。"郑旦姑娘，随文种来。"文种已往大道而去。

郑旦走到悍马身边蹲下身子，抚摸着刚刚被她打过的半边脸道："悍马，别怨郑旦……"

悍马唔唔着仍在挣扎。郑旦泪水奔涌，她猛地扭身狂奔，追上了文种。

大道，日。

文种昂身于道，郑旦就站在他身旁。大道的另一头，夫差的车已驰来。

"郑旦姑娘，若得吴王的恩宠，千万别忘了大狱内受苦受难的大王，更别忘了在生死之地挣扎着的越人……"文种几乎就要大泪滂沱，但他却忍着。

郑旦："大人，郑旦别无所求，只求你善待我的……亲弟弟……"

文种："你放心，文种之为只是在磨砺他……"

郑旦："帮我转告他，我会永世记住他的。"

文种已不能再言，只用力点头。当文种与郑旦都拭干眼角时，夫差的车辇已近。文种转身道侧，双膝一砸，跪下了。郑旦也跪下。夫差正奇怪着时，文种已呼："文种叩见吴王！"

夫差："文种，你为何在此跪见寡人？"

文种："吴王，你看到文种身后的姑娘了吗，她只是一名穷乡僻壤的草野女儿，不懂事，相貌也平平，可此女仰吴王是空前绝后的大英雄，愿终身为吴王捧箕奉帚……"

"行了文种。"夫差打断文种道，"你也不用逶逶而论，美人郑旦寡人已见过，起来吧。"

郑旦起身，站至车侧。夫差却伸出手亲将郑旦搀上了车。

文种对伯嚭微使眼色，伯嚭却装作未见。

夫差："文种，寡人将你们的大王留于宫中养伤，他已平安，你该放心了吧？"

文种："吴王宏恩，我王一定会报的。"

夫差："你也该回越国去了，别惹是生非。"

文种："文种谨记吴王大教。"

郑旦寝宫，日。

郑旦独自一人站在偌大的寝宫中，她几乎惊呆了，她虽早有进宫的夙愿，却连做梦都没想到，宫殿原来是如此的宏大与奢华。郑旦几乎不相信这

是真的，她将脸埋在双手的掌心里，镇静许久后再抬脸张望，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梦境。她开始在寝宫的四处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下脚重了，会将自己的梦境踩碎……

宫娥们已鱼贯而入，站定后朝郑旦齐齐一跪："小的们拜见娘娘。"

郑旦不知如何应付，有些手脚无措，她亲手去扶宫娥，竟将宫娥们吓得伏得更低。"你们……你们不要总是跪着啊！"郑旦道。

"谢娘娘。"宫娥们这才齐齐地如唱一般，起了身便又道："请娘娘沐浴。"

郑旦又四处乱看，一名宫娥已前行道："娘娘，这边请。"

吴王浴宫，日。

浴宫金碧辉煌，五只螭龙嘴内正喷泻着氤氲的热水。碧如翡翠的池水内，数十匹如水母般的轻纱随流水飘荡，仿如游鱼。身披大袍的郑旦站在池水边，望着宽大且流动的浴池，感觉仿佛是一条江……

大袍自郑旦娇嫩如雪的肌肤滑至小腿，她徜徉于一池鲜活的轻纱中，更是恍惚若梦……

夫差裸着上身，忽然于池畔出现。郑旦猛见了一个男人，"啊"的一声，将身子全沉入了水中。夫差一笑道："美人，寡人吓到你了吗？"

郑旦仍埋首于池水。夫差忙跳入水中去捞郑旦。水花如雪花般泼往夫差。夫差没有捞住郑旦，便又再去扑她……

水与纱原本就是郑旦的天地，她活如灵蛇！更多的水花迎面洒至，更有柔曼的轻纱缠裹于身，夫差早已忘情，他一边想解脱纱的束缚，一边又想撩起更多的水，可动作却笨拙得像个孩子，根本不是那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夫差。他早已气喘呼呼，手脚忙乱！

当夫差终于解脱纱的束缚时，见郑旦已不在池水之中……

伯嚭府，日。

文种领着怡娃进了伯嚭府，伯嚭相迎。进了府厅后，伯嚭请文种入座，挥手命侍人送上清饮时，怡娃竟已截住了侍人道："我来。"

伯嚭一愣，望着文种。文种道："太宰大人，怡娃愿为你的侍女。"

怡娃上着清饮道："望大人不要嫌弃怡娃。"

伯嚭这才喜笑颜开道："怡娃啊，这种粗活是下人所为。来，你坐我一旁陪文种大人说说话吧。"怡娃倚靠着伯嚭而跪坐。伯嚭十分满意地道，"文种大人放心，我不会委屈了怡娃，她的名分是本太宰的第九房妾夫人。"

文种："怡娃，快谢过大人。"

怡娃已伏身："妾身谢大人。"

文种："太宰大人，我王的伤势如何？"

伯嚭："无碍了，只需静养即可。"

文种："我王的安危，还须仰仗大人极力周旋啊。"

伯嚭:“伍子胥杀越王之心是不会变的,而且很可能会变本加厉,你们也要小心为上,充分准备。可惜的是,越王为何会如此倔犟,他不屈不挠的禀性是自哪儿来的?至今为止,他没有半点顺服我王的迹象!真让人操心啊,他若真心顺服我王,即使伍子胥还想杀他,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文种:“我王是倔,却也说明我王为人绝不虚情假意,这不正是他的可爱可敬之处吗?太宰放心,我王未悟而已,一旦有悟,必会顺服吴王,并真心尊吴国为上国、吴王为上王。”

伯嚭:“果能如此,那是再好不过。”

文种:“大人,贵国何时开始开凿通往北方腹地的沟渠。”

伯嚭一疑:“为何有此问?”

文种:“北进之策是大人所献,若吴王图霸有成,大人为吴国立下的就是稀世之功,将来的相国大位非大人莫属。大人多助贫弱,对我国遭遇颇多同情,为回报大人,贵国若开凿沟渠,越国愿助民伕一万且粮秣皆可自给。”

伯嚭双眼闪亮道:“文种大人,这才是真正的大礼啊。”

文种一笑:“此份大礼,名义上是送给吴王的,暗底里却是我们真心恭送给大人的……”

夫差寝宫,日。

“美人,你是逃不掉的。”赤裸着上身的夫差在宫里四处搜寻郑旦。

巨大的锦榻上,两名侍人跪着揭开一只锦盒,捧出一幅白绫,四手扯平于烛火上张开。侍臣入,目光游走于透明的白绫上,然后呼道:“白绫如雪,垫——”

两名侍人小心翼翼地将白绫铺于锦榻。

夫差终于在一个角落里堵住了郑旦,郑旦浑身一颤!

“美人,你喜欢寡人吗?”夫差柔声问道。郑旦有泪涌出眼眶,夫差为郑旦拭泪道,“文种将你献给寡人,你很委屈是吗?”郑旦无声。夫差又道,“文种若再入吴,寡人必将他杖责二十!”

郑旦:“大王,郑旦虽是文种大人所献,可郑旦却曾巧遇了大王。”

夫差:“这么说你是喜欢寡人的?”

“喜欢。”郑旦如蚊蚋般道。夫差顿时便激情澎湃,一把拥紧了郑旦。郑旦道:“大……大王,郑旦喘不过气来了。”

娇吟之声已撩拨得夫差再难以自持,他一把将郑旦横抱怀内,托往锦榻,将她扔在那幅白绫上……

“大王,郑旦害怕。”郑旦吁气如兰。

夫差:“别怕,有寡人哪……”

姑苏道,日。

一朵娇艳如血的野花怒放于道旁。文种率死士们正回返越国。

悍马行走在队伍中几乎如木偶一般机械。文种忽喊停,然后招手道:

"悍马,到车上来。"悍马根本不理睬文种!文种摇颅一叹,又喊,"走!"

郑旦寝宫,黄昏。

郑旦双靥如花,任宫娥们为她梳妆。"梳了这么久还没梳好吗?"郑旦问。

梳妆的宫娥道:"娘娘,大王今晚还要来。"

郑旦一听高兴道:"那你们慢慢梳,着一个人去宫门守着,大王来时,就快来告诉我。"

梳妆的宫娥:"娘娘放心,已有人在宫门看着。"

姑苏台民居,夜。

西施做了一案几的菜肴摆在范蠡的床榻前。范蠡已能起身,西施不再强行让他躺着,她将箸与饭豆递到范蠡手里,恭敬地道:"大人,请用膳。"

范蠡:"就剩下你我两个人,这太丰盛了。"

西施:"就是只剩了你我,西施才多做的。"

范蠡见西施退在一旁,便道:"来,一起用吧。"

西施:"大人不嫌弃西施?"

范蠡一愣:"我何时嫌弃过你?"

西施:"大人要送我回苎萝村,不就在嫌弃我吗?"

范蠡:"你竟还为那时的事生气?"

西施:"我不是生气。"

"那是什么?"见西施不再回答,范蠡又温声道,"来,我们一道用膳。"

西施这才端坐范蠡的对面,她边吃边道:"大人,西施想和你商量件事。"

"何事?"范蠡停止咀嚼问。

西施:"逃走!"

范蠡:"逃走?逃往哪儿?"

西施:"不论什么地方、哪个国家,哪怕是天涯海角,西施都愿意跟着大人。"

范蠡:"西施啊,你为何会有逃走之念呢?"

"不说大人在这儿受苦受难,我担心……"西施忽止住了不说。

"担心什么?"范蠡问。

西施憋了半晌:"文种大人会将我献给吴王!"

范蠡一惊:"竟有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西施:"郑旦献给了吴王,怡娃献给了太宰,轮下来啊,就是西施了。"

范蠡:"我没看出文种有此意。再说,他是我范蠡的朋友啊,他岂能……"

"大人……"西施道,"文种大人做事,是出了名的不讲情面,连我这个乡野女子都知道。"

"他是这种禀性。"范蠡坚定地道,"不过你放心,他真要是打了我的主意,我会和他没完。"

西施:"大人,你说文种大人打谁的主意?"

“打……”范蠡突然打住，不再往下说。

“大人为何不说了？”西施双眼竟火辣辣地看着范蠡。范蠡的脸被西施的目色烫红。西施道，“大人的话既已说出口，为何又不肯承认呢？难道大人仍嫌弃西施？”

“不，不！”范蠡道，“我是说，范蠡仍为囚奴呢。”

西施：“大人真还想再回到大狱去？”

“大王有难，范蠡岂能袖手旁观……”范蠡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西施：“大人不要为难，逃走之事就当西施没有说过。待大人伤好之后，若吴王仍让你回大狱，西施陪你去坐牢！”

范蠡被西施的痴情所打动，目光中涌现出少有的柔情……

郑旦寝宫，夜。

郑旦梳好高耸的发髻，又被宫娥们伺候着穿上华丽的大袍时，其美异常。不一会儿，侍臣进，呼道：“大王赐郑娘娘锦缎三十匹、黄金一百镒、珠玉佩饰二百件，郑娘娘谢恩。”

郑旦忙屈膝而礼道：“臣妾郑旦，谢大王隆恩。”

宫娥们已一排又一排地鱼贯而入，将锦缎黄金、珠玉佩饰恭送至郑旦前。

侍臣去后，郑旦望着如此多的财物竟对宫娥道：“这么多东西放哪儿好？”

宫娥：“娘娘放心，这么大的寝宫，哪儿都可以放。”

郑旦又问：“大王为何还不来？”

宫娥含笑道：“娘娘恐还要再等等。”

正这般说着时，侍臣又至，随后而进十六名宫娥，侍臣又喊：“大王隆恩，赐郑娘娘宫娥十六名、饰玉嵌金暖车两乘，册封郑娘娘为妃，郑娘娘谢恩——”

郑旦：“谢大王厚恩。”

侍臣去后，十六名宫娥朝郑旦齐齐一跪：“奴婢们任凭娘娘使唤！”

目瞪口呆的郑旦招着手道：“都起来，起来！”

“谢娘娘！”宫娥们起后，敛手端立着。郑旦望着她们不知如何是好。

为郑旦梳头的宫娥轻声提醒道：“娘娘，要是不使唤奴婢们，可命其退下。”

郑旦使劲儿点头道：“好，都退下吧。”

宫娥们又齐道：“奴婢们告退！”

当宫娥退后，侍臣三入喊道：“大王有旨，赐郑娘娘馆娃宫行宫一座，郑娘娘谢恩！”

郑旦：“谢大王天恩！”

侍臣还未出时，看着宫门的宫娥匆匆奔入道：“娘娘，大王驾到！”

郑旦忙奔至宫门，对门一跪，众宫娥皆跪。夫差已呼着“爱妃”大步踏入。

郑旦：“臣妾恭迎大王。”

夫差伸出双手将郑旦扶起，挽着郑旦问：“爱妃，要是还缺什么就只管与寡人开口。”

郑旦："大王赐了臣妾这么多东西，用也用不完，臣妾不知如何是好了。"

夫差："这些杂物与爱妃对寡人的情义比，什么都不是！你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扔了，知道吗？"

郑旦："大王赐给臣妾的物件，臣妾宝贝还来不及呢，岂能扔了？"

夫差哈哈大笑道："日后还会更多，你先将就着使。"

说着话时，郑旦为夫差亲手挪了锦垫道："大王请。"夫差却望着郑旦微笑而轻摇其颅。到了这会儿郑旦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她含羞垂首，声如蚊蚋道，"大王……"

"来啊。"夫差又一把抱起了郑旦，往寝榻大步而去……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司农及众大臣进府。伍子胥正于客厅一边读策一边用膳。大臣们见了伍子胥所用的膳食，除王孙骆外其余人皆愣住了。伍子胥手里端一小盏粟米糊，案几上是三小碟素膳。伍子胥刚将最后一口米糊喝完，侍人已按部就班地为盏中续了水，伍子胥小心地晃动，将盏沿沾着的一层薄糊全晃匀在水中，然后将水喝净。司农："相国每餐皆用这么点儿薄膳？"

伍子胥："无饥即可，讲究什么薄膳还是厚膳。"

司农："可膳食之中无肉啊。"

王孙骆已接话道："相府有定规，杂人和下人可每膳一肉，而相国自己以及家人，三日才有一肉。"

司农："为何倒过来呢？主人三日一肉，下人、杂人却是每膳一肉？"

伍子胥淡淡一笑："这有何奇怪的，下人、杂人干的是重活嘛。"

司农已双眼泪花闪闪，哽咽着道："我吴国一名下大夫，每膳一般都是十几道、二十几道，且道道皆是五花八门的肉食。而相国煌煌伟业，为我吴国积蓄了难以计数的财富，自己却用连草民都不如的膳食……"

伍子胥："不说这些了，说说你们的来意。"

司农："相国，大王不朝臣等心里焦急啊。"

伍子胥："大王也才九日不朝吧，你们心里焦什么急？"

司农："大王之所以不朝皆因那名越妃之故啊。自先王以来，不仅三五日一大朝、日日皆小朝，有时甚至是一日三朝。可大王呢，竟为一名妃子而九日不朝。自古以来，为女人而败了国的比比皆是，如此下去如何得了？"

伍子胥："别急，你们是错看了大王。他善图新鲜。兴致来了，兴许三月不朝也有可能，可大王是不会扔了朝廷不管的。这九日不朝，表面上是为了一个女人，可事实是，大王一定在盘算着一件眼下他还难以开口的大事。"

"会是什么大事呢？"一名大臣问。

伍子胥："你们倒是可以猜猜看！"

司农："难道是图霸之事？"

伍子胥："一定是这件事。"

司农："可大王为何难以开口呢？"

王孙骆："大王是担心相国不愿！"

伍子胥："老夫也不是不愿，北进中原是在先王手里就有了的决策，按说到了这种时候，该可以开始实施了。可是你们都看到了，我吴国最危险的大敌仍未除啊。"

司农："此大敌是越国。"

伍子胥："更确切地说，是勾践。勾践此人种种的心机谋略，尤其是他的不屈不挠，该看的你们都看到了，可还有一大半你们恐怕都没有看到。比如他的仇恨、狡诈、阴谋诡计……我们若放过勾践，吴国就终有一日会亡在他手里！所以，勾践若不除掉，老夫是绝不会推动北进之策的！即使大王提出来，老夫以人臣该有的本分苦谏力阻，哪怕粉身碎骨，老夫也在所不惜！"

王孙骆："众位大人，相国为国家的前途着想，做了不少让大王不开心的事，已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可相国忍辱负重……"

伍子胥："说这些没用！老夫是急于杀掉勾践，可结果呢，几乎是欲杀一回，勾践便往前了一步，先是存了他越国，后又是存命。如今倒好，勾践借着一点儿伤，竟养到我们的王宫里来了。还有什么范蠡，竟也在狱外养伤。再看看文种，一直在上窜下跳，不遗余力！什么献美献策……众位大人，眼下我国之患是，大王已经被勾践给迷惑了……"

夫差书宫，日。

书案上堆了如山的简策。侍臣以及两名书办，正在埋首读策。

郑旦寝宫，日。

侍臣正向夫差禀告道："共收了奏策三百八十九件，其中一百零三件是外廷所奏，其余的都是朝中大臣奏上来的。"

夫差："大臣们都奏些什么？"

侍臣："有九件是要求将范蠡立即收狱的，二百零四件是要求将越王勾践驱逐出宫，重新下到姑苏台大狱。另七十三件是请……请……"

夫差："请什么？"

侍臣："杀了郑娘娘，大王每日临朝视事。"

夫差："好啊，吃饱了撑的，仍旧在管些闲事杂事，就没有人好好地想一想国家的前途？有多少上了奏策的大臣？"

侍臣："共有四十七名。"

夫差："这么说臣子们这些日子的手腕都酸痛了？"

侍臣："恐怕是，司农大人一人就上了十九策。"

夫差："好，那就让他们再上！等有大臣上到百份奏策时寡人再来收拾他们。"

侍臣退去后，郑旦从内寝而出："大王理政很烦心是吗？"

夫差微笑道:“都是些杂事,算不得什么。”

郑旦:“大王,臣妾粗通琴乐,让郑旦为大王试奏一曲好不好?”

夫差:“爱妃有心了,寡人愿听。”

郑旦便走到古琴旁,端坐得恭正了,又道:“大王可不许取笑!”

夫差温情而道:“不会!”

夫差书宫,日。

简策越堆越高,侍臣与书办们简直忙坏了。

郑旦寝宫,日。

郑旦在投壶,而壶却抱在夫差手里。郑旦将一支壶箭投偏了,击在夫差的眼睛上,夫差的眼睛被打出泪来。郑旦吓坏了,赶忙跑上,要为夫差吹眼睛,夫差却仍脸带微笑道:“你心疼什么,寡人连这么点儿痛都受不了吗?”

郑旦坚持要吹,夫差便蹲低了身子。郑旦吹着吹着泪水慢慢地爬下了她的脸颊……

夫差将郑旦搂进怀内,安慰着道:“你看你,流了泪可就不美了。”郑旦破涕为笑。夫差道,“爱妃,你的壶箭投歪了不要紧,寡人的那些大臣们正拿奏策当壶箭,也在扔寡人哪,寡人也该为他们抱一抱壶了。”

郑旦:“大王,妾身明白,不该总这么霸占着大王……”

夫差书宫,夜。

夫差入,侍臣以及书办忙跪。夫差:“司农大人上了多少份奏策了?”

侍臣:“已经九十三份了。”

“差不多够了。”夫差说着,一指满宫的奏策道,“将这些垃圾送膳房去吧。用来烹膳,也算是废物利用。”

侍臣与书办开始搬运奏策。夫差竟十分眼尖,一指侍臣怀里道:“这份北进之策可不能烧了。”

侍臣吓得连策一起滚于地道:“罪臣该死!”

夫差自散开的策中捡出北进大策,只挥了挥手,他已埋首大策,再读。

吴王宫,外。

大臣们正要步入朝堂,已被侍臣拦住:“大人,今日朝会在灵岩射场,去那儿上朝吧。”

大臣们一脸的疑惑不解,却不敢怠慢,又匆匆转身去往灵岩……

灵岩,晨。

吴廷的大臣们排成一排,每人手中皆持弓箭。夫差面向大臣们道:“你们都明白了吧,今日朝会就是射箭。”见大臣们相互询望,有些不知就里,夫

差从侍人手中接过一把羽箭，挥动着道，"每人十支箭，谁射中了三十步外的靶子谁就可以先行退朝。开始射吧。"

已有大臣跃跃欲试，弯弓搭箭，望着三十步外的箭靶根本没当回事，他使了大力，觑得准了，一箭射去，箭却脱靶而飞。一阵哄笑。箭脱了靶的大臣又急又恼，再射一箭，虽着了靶，却只是沾了靶边。

其余大臣也纷射，结果大多不中，有不少箭竟未至靶已落于草丛。

"你不是号称神箭吗，怎么也未射中？"

"是弓不对！"

"到底是弓不对，还是你这身子被掏空了？"

又是哄笑。

夫差淡淡地听了一会儿大臣们的对话，对侍臣道："你照看着，少射中一箭者都不准退朝。"

侍臣道是。夫差扭头便走进观射亭中，却不观射，往一张早备下的锦榻上一躺，闭了眼，顾自入睡。

大臣们还在瞎忙着，三十步外的一排靶子上，多的中了七八箭，少的一两箭，竟有一箭都未中的。

有大臣已将十支箭射出，可任务却未完成，便嚷嚷着："再拿羽箭来！"

更有大臣连开弓都困难，气喘吁吁地只好蹲下来歇气。

终于有一名大臣中满十箭，此人竟是伯嚭，他兴奋地喊："本太宰全中了！"

听着伯嚭的喊声，他附近的大臣很不服气，恶狠狠地射，却又落空，便只好妒忌着再射。伯嚭已扔了弓，朝观射亭跑去。

夫差睡着了，鼾声很响。阳光打在他的脸上。伯嚭见了，便以身遮去大王脸上的阳光。

那边，公孙雄已经射中九箭。他虽射得很沉着，弓也拉得满，可这一箭就是射不中。公孙雄望着观射亭，似乎明白了什么，脸上渐有羞愧之色。

夫差一觉醒来，看见伯嚭为他遮阳，便问："你全射中了？"

伯嚭："早射中了。"

"时候不早了吧，让侍臣来。"夫差道。伯嚭扭身向侍臣挥手，侍臣速跑至观射亭内。夫差问，"有几名大臣射满了？"

侍臣："连太宰在内，一共三位大人。"

夫差："好了，让他们别射了。既然大多数臣子都退不了朝，那就接着午朝吧。"

吴王宫，日。

夫差看着臣子们疲惫的样子，禁不住摇头道："都腰酸背痛了是吗？"见臣子们不好意思说，夫差又道，"为何不说实话？"

公孙雄："禀大王，臣是腰也酸了，背也痛了，臣还多了一件。"

夫差："多了什么？"

公孙雄:“心里头惭愧了。”

听公孙雄如此一说,想说实话的大臣更不好意思说了。他们垂下了头颅,脸色也转为沉重。

“不瞒众卿家说,今日早朝放到射场寡人也就是心血来潮,可这会儿,寡人不这么想了。寡人心里比公孙雄将军更多了一件事,那就是寡人感到害怕了!”见众臣俱都一愣,夫差又道,“寡人可是想到了先王啊。他立城郭,设守备,苦身劳心,东征西讨,才有了这繁华的姑苏城,才有了伐楚之大捷!那时候,大夫们不分文武,俱都上马能领兵打仗,下马可理政治国。一想到这些,寡人就不仅仅是肃然起敬,而是顿感有愧。如今呢,你们都看看,寡人的文武大臣们,一个个都贪图安逸,养尊处优,居然连三十步外的箭靶都射不中,长此以往,若人来伐我,寡人恐怕只能将大好国度拱手相让了!”

“大王!”众臣齐喊,俯伏于地。

公孙雄:“大王,臣明白了,再也不能贪图享受,骄奢淫逸。自今日起,当振奋精神,恪守职责,为国效力!”

伯嚭道:“大王,如今我国兵精地广,钱粮丰富,百姓亲睦,礼义有道!有夏禾灌浆之实,春生万机之象。为长久计,我国不能再偏安一隅。以姓氏论,王为姬姓,乃开大周天下之正氏。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周朝日衰,天子之权被他国巧取豪夺。我应有大的战略构想,所以从今日起便应筑邗城,以通商灌溉之名义开凿邗沟,将长江与淮水打通,使我称雄天下的舟师能北达于沂水,西通于济水,逼至中原腹地,可一举实现大王成为天下霸主的梦想。”

“的确是梦想!”伍子胥未待伯嚭的话音落下,已冷冷地刺了一句。伍子胥闪出班来,十分沉着地道,“大王,开凿如此的一条沟渠,需多少人力物力,不知太宰有没有算过?”

夫差:“太宰啊,你计算过了吗?”

伯嚭早已成竹在胸道:“回大王话,计算过了。六万民伕,六年可开凿完,需耗粮六百多万石。我国有民近一百万,差不多二十人中才抽一人,徭役根本不重。我国年产粮一百多万石,将开沟之粮摊至每个年分是二十多万石,我国也能承受得起。”

伍子胥:“算得好,若遇上天灾人祸呢?”

伯嚭:“大王,臣细细查阅了历册,我国约五六年会有一次较大的水灾洪涝。若是将这一年扣除,我们是有一年的缺口,可臣却有法子弥补。”

夫差:“如何弥补?”

伯嚭:“让越国出一万民伕助我,粮食也由他们自己供给,弥补这一年的缺口已绰绰有余。”

“好!”夫差已痛快地呼了一声,“众臣还有异议吗?”

伍子胥:“大王,老臣还有异议!不杀勾践,绝不可北进!”

夫差:“相国,这是理由吗?”

伍子胥:“是,且充分得很。”

夫差:“相国啊,你的理由不成立,寡人不再想听!”

“臣也不同意。”王孙骆喊。

“臣也是!”司农再道。

跟着又陆陆续续站出了十来名大臣。

“还有吗?”见不再有大臣站出来,夫差又道,“就你们十来个人反对,可是少数啊。寡人心意已决!自今日始,任伯嚭为总监司,征用本国民伕五万,越国民伕一万,开始筑邗城,凿邗沟!”

夫差书宫,日。

公孙雄向夫差揖手:“大王,大狱的暴狱事件臣已查明,是臣水师帐下的黑翼将军与伍相国所为……”

夫差:“这么说,狱吏们是黑翼所杀?”

公孙雄:“是!臣审问了黑翼,他已供认不讳。”

夫差:“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是相国指使的吗?”

公孙雄:“不是,黑翼与越王勾践有大仇,所以他联手伍相国一起谋划并制造了越囚们暴狱的假相。”

夫差:“将黑翼……”

“大王!”公孙雄喊道,“念在此人报仇心切,请饶他一命。”

夫差:“寡人不会杀他!但此人你不能用,将他逐出水师大营!”

公孙雄:“可此人已无处可去!”

夫差:“你放心,有人会收留他!”

公孙雄:“难道是伍相国?”

夫差笑道:“不错,你让此人带句话给相国,不要因仇恨而忘了国家大事,邗沟不仅要凿,而且非成不可!”

伍子胥府,夜。

伍子胥对跪在面前的黑翼道:“这么说,是大王赶你来的?”

黑翼:“相国愿收留在下吗?”

伍子胥:“老夫若收留你,仍还是那句老话,不会给你一官半职。”

黑翼:“这些对在下来说根本不值一谈,在下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复仇!”

伍子胥:“大王用你给老夫带话,是想警告老夫不要光记着对勾践的恨!大王已磨砺得成熟了,手段也比以前要高明得多。行,老夫认下了,你就留在老夫身边吧。”

黑翼:“相国是用收留在下来告诉大王,在杀勾践之事上你绝不妥协?”

伍子胥:“不错!”

第二十七章　开凿邗沟

夫差书宫，日。

夫差问伯嚭："征用民伕钱粮，没遇到难处吧？"

伯嚭苦笑道："不敢有瞒大王，他们都拖着不办，就因为伍相国不发话，臣为难死了。"

夫差："这么说，伍相国非逼着寡人下重手不可？"

伯嚭："大王为臣协调一下即可，若因为此事而得罪了伍相国，他又会认为是臣告了他的状。"

夫差："为维护大局，你宁愿受些委屈，太宰啊，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伯嚭："谢大王夸奖。"

"去将司农、司空二位大人请来。"夫差转首命侍臣。侍臣去后，夫差又问伯嚭，"越国的民伕、钱粮不会有事吧？"

伯嚭："文种大人已回书，民伕、钱粮他们已备足，只是……"

夫差："只是什么？"

伯嚭："很缺管理民伕的人手。"

"寡人明白了，他们管理的人才大部在我国大狱囚着哪。这样吧，除勾践夫妇、范蠡之外，其他所有囚奴寡人一律赦免，命他们去邗城管理他越国的民伕。"见伯嚭一喜，却又皱眉不悦，夫差问，"又怎么了？"

伯嚭："伍相国会不会反对？"

夫差："伍相国的眼睛只死死盯在勾践身上。你放心吧，他不会反对。"

伯嚭："如此，伯嚭愿代那些囚奴们谢大王的恩典！"

夫差："行了，司农、司空大人就要到了。你回府去吧，寡人会让他们两个主动去找你的。"

伯嚭去后不久，司农与司空两大人已至，见夫差冷冷站着，忙跪下道："臣叩见大王。"

夫差问："司农大人，你可是给寡人一口气上了九十三份奏策，辛苦得很哪。可惜的是，你的腕力仍旧没有练好，那日射靶，你可是一箭未中啊。"

司农："臣惭愧！臣不敢有瞒大王，臣未练什么腕力。"

夫差："这么说，你的府内供着刀笔吏啊。"

司农："是，而且不止一名。"

夫差："你是拿自己的俸禄去供刀笔吏的吧？"

司农:"是。"

夫差:"那就太可惜了。寡人也不瞒你,你所上的九十三份奏策,寡人一份也没有看过,却让奏策进了膳房,一把火烧了。你知为什么吗?"

司农微怒:"大王不读臣下的奏策,是大王失职。"

"说得不错。你呢,你没有失职吗?且不说给寡人看的东西由笔吏捉刀,就说你们所奏的那些事,那叫个事吗?什么杀勾践,什么经久不朝,你们竟全将目光盯在一些你们不该管的事上,置真正的国家利益于不顾!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国策是图霸,是如何让我国壮大,如何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夫差说着,激动地抓起一份奏策抖动着道,"你们若能像伯嚭、公孙雄这样也给寡人上如何图霸的奏策,那不要说是九十三份,就是九百三十份,寡人也不嫌多,读起来才有滋有味,也才不会让寡人在女人的怀里……流连忘返!"

"啪"的一声,夫差将奏策砸在了司农面前。

司农叩首道:"大王息怒。"却仍有所不服。

夫差冷冷一笑:"司农大人,寡人听说你在学伍子胥,是吗?"

司农:"臣仰的是伍相国的鼻息,伍相国的高风亮节,臣一辈子也学不会,岂敢乱学。"

夫差:"不是学不会。寡人给了你足够的俸禄,所以你能够养三妻四妾,也能请什么刀笔吏。可你偏要摆什么粟米糊糊三日无肉的清苦形象,你摆给谁看哪?你若真是廉洁奉公,为何在膳食上下足功夫,却就是不愿助寡人去开凿一条沟渠!寡人告诉你,那沟渠若凿成了,运的不仅仅是寡人的水师,它更是一条南北商货的通途!"

司农这才浑身一激灵,伏地便道:"大王啊,臣错了!"

夫差:"何错?"

司农:"臣瞎了眼,只看到大王凿邗沟是为征战,却看不到大王的真正用意是为民之大利。"

夫差这才道:"都起来吧。"

司农起身即道:"臣这就上太宰府去。"

"去吧。"夫差挥手。

待司农、司空去后,侍臣又入内禀报道:"大王,宫人来报,说是越王勾践几乎将他的寝居给拆了。"

"他又想干什么?"夫差说着,已出书宫。

勾践寝居,日。

夫差进寝居一看也呆住了——勾践使着一把剑,将寝居能拆的差不多全拆了。夫差惊问:"你想干吗?"

勾践手指着一只差不多已搭建完成的囚笼道:"难道你不认得?"

夫差:"是囚笼!怎么,你还没蹲够囚笼吗?"

勾践:"不,这是寡人为你打造的,工具不好,就是不太结实。"

夫差："勾践，看来你是死不悔改啊。"

勾践："的确是有死无悔！"

"好。"夫差冷笑道，"你可以至死不悔。你还不知道，寡人已下旨赦免了你所有的臣子，只留下你和你的女人，寡人让你做一辈子的囚奴！"

"好。"勾践也冷笑而问，"你不会为释放了寡人的臣子而后悔吧？"

夫差："后悔？你知道寡人让他们干什么吗？寡人就要开始北进图霸了，正要开凿一条通向北方的沟渠，你的臣子们，是为了治理越国的一万民伕而去，他们已是寡人成为天下霸主的垫脚石。"

勾践见夫差说得神采飞扬，忽道："夫差，你我立掌而誓，如何？"

夫差诧异地问："立何誓？"

勾践手一指囚笼道："当着这只囚笼立誓，看究竟是谁能成为真正的天下霸主！"

夫差哈哈大笑："勾践，看来你是昏头了。你的命捏在寡人的手里，竟敢妄言争天下霸主？"

勾践："看来你是不敢？"

夫差："与你立誓，可谓荒唐透顶！"

勾践："你是不敢！"

"既如此，寡人立了。"夫差说着，已举掌道，"夫差若争不成天下霸主，将死无葬身之地！"

勾践："勾践若争不成天下霸主，将去周天子的九鼎前自刎以谢天下！"

"啪啪啪"！一王一囚奴互击三掌，其声听起来十分惨烈……

大狱广场，日。

三十八件已破烂不堪的囚袍悬吊于广场的三十八根木柱上，风掀动囚袍，似三十八个魂魄在游荡……

众囚奴不是涌出大狱，而是凝重得如双腿灌了铅，他们排成两排缓步而出。囚奴们来到了广场上，皆端立于囚袍之前，垂下沉重的头颅！

"辛田……"是诸稽郢开始念已死囚奴们的名字，"胥犴、贾度、李殳、羊舌皿、芝寿、夭夭、召农、范水、翟无魂……"

在沉如钟声的诵名声中，三十八件囚袍已被点燃，火苗如舌，迅速舔没了三十八件囚袍，有无数的灰尘正无处落定地飞扬……

众囚奴皆含泪水，他们朝狱门转过身齐齐下跪。当所有人皆跪下时，才见了一条孤单的身影端立于狱门……她是雅鱼！雅鱼望着众臣嘴唇动了动，却无声。苦成再也熬不住了，泪眼矇眬地呼："王后，苦成惭愧……"

"王后！"这才勃起一片泣呼。

雅鱼浑身一震，凄凉的神情顿时一扫，她微一笑道："众卿家的心意雅鱼领了。从此后，你们要好好地……活着……"

许久无声，众囚奴抬首望时，他们的王后为免众臣再伤感，已毅然决然

地返回大狱……越臣们又跪了许久才起身步出广场。

山顶，日。

不知何时，夫差已将勾践带到了这儿，让他站立在高处，朝不远处的大道张望。伯嚭站在不远处。

越囚们成四行，正于大道上脚步杂沓地行进着……

夫差："你都看到了吗？"

勾践："看到了。"

夫差："有何感受？"

勾践："寡人的臣子们，正在为你开掘大墓！"

夫差不怒："勾践，看来你很缺气度啊。"

勾践："你以为寡人是诅咒你？"

夫差："难道不是？"

勾践："不！是预言。"

夫差："什么预言，你仍是不服！勾践，寡人劝你还是服输了吧！"

勾践："不！一切还刚刚开始。"

夫差："你竟大言不惭！寡人已开始开凿邗沟，你呢，你开始了什么？"

勾践："寡人正在开始征服自己。"

夫差与勾践来到了停车辇之处，有一辆车内坐着郑旦。夫差一指车辇，忽就诗兴大发般道："高车战马，黄金铠甲青铜剑，美妃相伴，大乐声声，寡人将沐浴着浩荡的雄风，于北方广袤的土地上纵横……"

勾践："不错！原来你还很有雅兴。"

夫差忽就一指车侧道："寡人更大的雅兴是，你趴下来，让寡人踩着你的脊梁上车！"

勾践道："你若不施暴，就是碰一碰寡人的背都是痴心妄想。"

夫差："你跪不跪？"

伯嚭："越王，跪吧。"

见勾践仍挺立着，夫差举起了鞭子，忽就辣辣地甩出一鞭！这一鞭并未抽到勾践身上，而是抽到了一匹马首，那马受惊，拖着车狂奔而去！

郑旦正在这辆车上，她吓坏了，竟忘了呼救……禁卫们忙去追马。

"再烈的马，没有寡人驯不服的！"夫差仍厉对着勾践。轰隆一声，惊马已将车拉翻。"爱妃！"夫差这才想起了郑旦，大呼一声，忙往翻了的车奔去。

一旁的伯嚭已呼："来啊，将越王送回宫。"

禁卫们将勾践左右一执，架往一辆车，先行而去。

郑旦已受伤，躺于侧翻的车中，脸上有血。夫差奔至，将郑旦从车中抱出道："爱妃，寡人不是故意的。"

郑旦艰难地摇头道："臣妾明白……"

"快来车啊！"夫差大呼。

郑旦寝宫，日。

宫医正从内寝而出，夫差焦急而问："怎样？"

宫医："禀大王，郑娘娘断了两根肋骨，无大碍，只是需静养。"

"退下吧。"夫差挥退宫医，又呼，"来人。将勾践再投大狱！"

侍臣正欲下，却被随后而进的伯嚭拦住道："且慢！"

伯嚭："大王，臣有一件喜讯禀报。"

夫差："何喜？"

"大王的寿诞之日，将有齐、鲁等七国派使臣前来恭贺。"伯嚭说完见夫差似不大高兴又道，"大王仍为越王勾践在犯愁？"

夫差："此人竟如此死硬！"

伯嚭："大王，你虽将他留宫了，可臣以为，大王还做得不够。"

夫差："怎样才够？"

伯嚭："让他沉入温柔乡中，让他醉生梦死，不怕征服不了他。"

"对啊！"夫差忽就十分兴奋地道，"此是高招，侍臣！自这会儿起，撤消对勾践的一切限制。他不是王吗，让他享寡人该享之享！也就是说，寡人的乐舞、闲玩、行宫、围猎……甚至寡人的女人，除嫔妃以上者，其他人勾践可以随便挑选，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听清了吗？"

侍臣已听得心惊肉跳，忙道："臣明白了。"

勾践寝居，日。

夫差的侍臣端立着，他显然已说明了一切。勾践脸上露着淡笑，正围着他要送给夫差的那只囚笼缓缓转着圈子，当他的手拍在囚笼的笼栅上时，才道："寡人要用百牢宴，且就在今晚！"

侍臣一惊："越王，且不说这百牢宴有百多道菜肴，吴王宫一年也难得有一次，一次却要准备个十天半月的。单是这熊掌、象尊、虎鞭、豹尾都需活采，今晚就要，如何可能啊？"

勾践："少废话，你能备则备，不能备那就滚出去，就当吴王说了屁话！"

侍臣一听，只好苦着脸道："只好尽力。"

勾践："什么是只好？若是少了一道，丢的可就是夫差的脸！"

郑旦寝宫，日。

夫差端坐在郑旦的锦榻旁，对郑旦道："爱妃，你真的不怨寡人吗？"

郑旦半靠于锦榻："大王，臣妾无怨。"

夫差："可你仍不开心。"

郑旦："不是不开心，臣妾在想，大王发起脾气来样子有些……"

"可怕是吗？"见郑旦微点其颅，夫差又道，"你说的是实话，寡人知道自己一旦有怒，会怒不可遏！这很不好，所以总是克制着。爱妃放心，今后寡人

不会再在你面前发怒了。”郑旦似有心事。夫差细心地问，“爱妃在想什么？”

郑旦：“有些想西施、怡娃她们。”

夫差一笑道：“这很简单，寡人使人将她们俩接进宫来就是。”

郑旦：“大王不生郑旦的气？”

夫差：“寡人为什么生气？”

郑旦：“臣妾太不知足啊，有大王陪着，还想着她们。”

夫差：“爱妃和西施、怡娃是闺中好友，受了重伤，想念她们合乎情理啊。”

宴乐宫，夜。

金碧辉煌的宴乐宫亮如白昼，有多名侍人在忙着。案几被围成了一个大圆，摆放着无数美味佳肴。乐人也开始鱼贯而入，纷纷掩身于宴乐宫的四处，惟演奏编钟的乐人站在最显眼处。

当宫娥侍人皆已就伺候之位时，司宴官高喊：“百牢之宴开宴——”

乐声起，编钟悬磬之声，犹如天籁。“贵宾人席——”司宴官再喊。

所谓的贵宾就是勾践。他独自一人昂身而进宴乐宫，显现在他眼前的一切都极尽人间奢华！勾践虽贵为越王，可如此场面他也是第一回经历。但勾践却仍能将这一切视若浮云，因而，他仍旧目空一切。他往案几围成的圆心里一坐时，侍人宫娥们已忙不迭地将用宴的器物搬至勾践面前，并开始为他斟酒递饮，上膳夹肉……

大狱，夜。

空空荡荡的大狱寂静得似一处旷古无人迹之地……再没有之前的嘈杂、无处不在的血腥之气以及刹那之间就会爆发的杀戮。雅鱼一个人卧着！因为雅鱼是一个女人，连狱卒们都不再提防她什么，所以已没有狱卒看守她。

睡着了的雅鱼，脸上不见一丝痛苦，更不见命运的重负！她甚至有一丝的微笑发出，其神态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大王！”雅鱼睡梦中的一声呼唤将她自己惊醒，她猛地端坐而起，望着四周再不见人影的大狱……现世才有的忧愁霎时爬上了雅鱼的脸，这种忧愁仿佛正在侵蚀她眼中仍然溢出的宁静与淡泊。

“大王，只听说你受了伤，可臣妾却不能见上大王一面。臣妾若是在你身边，就能照料你，好好地伺候你……大王，臣妾从来没有怕过，可这一回却怕了，怕到了心里。臣妾的那根用匕首磨就的发簪，若真吞噬了你的命，那臣妾便成了一个罪无可赦的罪人……大王，臣妾怕见着你……却又撕心裂肺地想着你……”雅鱼的心语仿佛对神的忏悔词，将整座大狱灌满。

宴乐宫，夜。

“苍天啊，陪寡人干了这爵酒！”勾践说着竟将酒爵抛往空中。当酒爵在空中滚翻着洒出了甘洌的浓浆时，勾践又持一爵，脖子一仰，他已先豪饮了

一爵酒，而空中的酒爵却未落地，酒浆仍在空中如水雾般弥漫……

侍臣忙命人又奉上了酒。"来，你也陪寡人干一爵。"勾践将双爵一撞，一爵酒连爵扔在地上，另一爵酒他似抛物般抛进了嘴里。勾践又取两爵酒，"勾践小人，来，轮到寡人敬你了。""咣"的一声，勾践将两爵酒互碰，然后将这两爵酒都一饮而尽。勾践望着满宫的侍人，忽呼道，"去，将你们的主子夫差给寡人找来！"

侍臣已忙不迭地跑出了宴乐宫。

勾践暂停了饮酒，抓了一块肉，咬了一口，慢慢地咀嚼着时，侍臣已回，对勾践道："我王不在宫内。"

"那就出宫去找！"勾践厉声。见侍臣有些犯难，勾践吼道，"你还不去？"

郑旦寝宫，夜。

西施、怡娃正围坐在郑旦身边。郑旦已经全然忘记了伤痛，正绘声绘色地道："入宫的那日，郑旦都快被吓死了，大王赐的绫罗绸缎、珠玉宝钱，都快将这寝宫堆满了。"

怡娃："郑旦，你既进了宫，这些东西就不重要了，你听说过哪个宫里的女人缺吃的花的。"

郑旦："你说的也是。可我以前哪里见过，就连想也不敢想啊。"

怡娃："大王对你好吗？"

郑旦："你呢，太宰大人待你怎样？"

怡娃："眼下待我好，就不知以后会怎样？"

郑旦："我也是，如今大王对郑旦百依百顺，可大王的女人成百上千。郑旦不敢往后想，要是大王不喜欢我了我该怎么办呢？"

西施淡淡一笑道："怎么办，总不能不活吧？郑旦，我知道你一心想进宫。听人说啊，没有哪个宫里的女人可受一辈子恩宠的。你既然进了宫，就得做好今后的打算。千万不可得恩宠时忘乎所以，失了宠时就以泪洗面。"

"听人说？那个人是谁啊？"郑旦明知故问。

西施嗔道："你不是知道吗？"

"不，我要你说。怡娃，我们要亲耳听她说。"郑旦拉着怡娃的手道。

怡娃："西施姐姐，那你就说嘛。"

西施："说就说，范蠡范大人！"

郑旦："到底是范蠡，还是范大人？"

西施："你啊，你要不受伤，可就要你好看。"

"你对范大人一往情深，这么说，你们已挑明了？"郑旦问。

"挑不挑明有什么要紧，反正我早已打定主意，一辈子跟着他，做不成他的女人，那就做他的下人！"西施说得十分坦白。

郑旦忽就沉默了许多，叹息道："西施，其实我和怡娃都羡慕你，我们三个人中只有你才是幸福的，其实范大人很爱你，你们才是真心的，哪像我们啊……"

姑苏台民居，夜。

范蠡一个人在堂内端坐，他在等着西施。不一会儿，有多名宫内的侍人进来将数份大膳摆到案几上。范蠡起身呼着"西施"正要出门去接，却闻一派振堂的笑声。夫差已入，竟亲手抱着两坛精美的酒道："范蠡，寡人说过，要好好地找你喝一回酒！"

范蠡忙施礼道："吴王请上坐。"

夫差："寡人竟然不请自到，你就少来什么礼仪那一套，今夜寡人与你推心置腹，每人都要喝干这坛酒。"

范蠡："谢吴王赐酒。"

跪于夫差身后的侍人要为夫差倒酒，夫差道："你们都退出去，今日寡人饮酒，不需伺候！"众侍人皆退后，夫差将酒一端道，"请！"

范蠡："吴王请！"

两人皆干了酒，夫差道："好，范蠡，眼下就你我两个男人，西施不在，你可以随意了吧？"

范蠡："吴王何意？"

夫差："你还不明白吗？寡人问你，你得到西施了吗？"

范蠡："吴王，恕范蠡直言了，什么叫做得到，什么又叫做没有得到？"

夫差："得到了，那她就是你的女人，没有得到，那她就不是！也就是说，这西施仍然可成为别人的女人。"

范蠡："范蠡明白了，在吴王眼里，女人仅仅是一件物品而已，所以你用到没到手来区分。其实也是，你是王啊，女人在你眼里，恐怕连一件物品都不是，她们仅仅是你的一种需要。你想到的时候她们是人，你没想到呢，她们根本就不存在！对吗？"

"范蠡啊，什么物不物品存不存在，那只是你的一句酸话。上天造了满地跑的女人，就是让男人去追逐的！你强大了，就不仅仅是得到最好的女人，而且可以独占。如若你足够强大，你也可以霸占你所喜欢的所有女人！这就是争逐的妙处啊，对于胆小懦弱者而言，他就不配得到女人！""嘭"的一声，范蠡将酒樽重重地蹾在案几上，满脸溢出激愤的神情。夫差问，"为什么发火？"

范蠡："这世上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被你视为胆小懦弱，是因为圣贤者教他们学会了忍让、友爱、平等的处世准则，所以他们渴望太平，渴望仁德。国家的建立，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吴王，若抛开这一切时，你就会发现，你一定不会是惟一的英雄。在你所言的争逐中，你也一定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而且，你还会发现，战胜你的人，恰恰便是你所鄙视的那些胆小懦弱者。"

夫差："范蠡，这种道理寡人会不懂吗？国家是什么，就是强权！你永远也别忘了，你所言的准则，惟强权者才能确立！行了范蠡，你我就别谈国家了吧，寡人在宫里时时处处地谈，厌了。之所以出宫来与你饮酒，就想轻松一些。"

郑旦寝宫，夜。

三个女人似乎刚哭过，眼睛都红红的。西施："郑旦，其实我很担心我和范大人在一起呆不长久。"

"你是说范大人仍在为奴吗？"见西施点颇，郑旦又道，"其实大王对范蠡很好啊，我也要恳求大王，看能不能放了范大人，要是能放，你们不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西施："即使吴王放了大人，他也不会走的。"

郑旦："为什么？"

西施："因为大王和王后还在为奴。"

怡娃："不知他们男人在想些什么，你们既然恩爱，就该不顾一切！"

西施："这世上有哪个男人是将爱放在首位的？"

郑旦忽明白了什么似的道："听你这么一说，这范大人就……"

怡娃瞟了郑旦一眼，郑旦不再往下说。西施却已将头颅深深地垂进了怀内，许久后才猛然抬头道："西施不信男人的心是焐不化的……"

姑苏台民居，夜。

夫差："你我刚才谈的是女人，那就接着再谈。"

范蠡淡笑道："范蠡想起了听来的一句话。吴王争王位时，喊出的第三句话就是，要妻尽天下美女！所以吴王对女人永远是最感兴趣的。"

夫差："难道你对女人不感兴趣？"

范蠡："范蠡没那么虚伪，说不感兴趣是假的，范蠡平生爱美赏美，却绝不糟蹋美。"

夫差："你话中有话啊，什么叫做糟蹋？女人以寡人宠幸她为荣！就像郑旦，即使寡人以后再不要她了，她也会为这短暂的时日高兴一辈子！"

"果真如此，这只能说是女人们的悲哀。"范蠡痛苦地摇着头颅，他早已明白夫差大谈女人之意，干脆直问，"吴王，你已得到郑旦，你还想要什么？"

夫差："你不是牢牢记住了寡人争王位时的第三句话了吗？"

"可西施是我的女人！"范蠡几乎一字一顿地道。

夫差："既然你没有得到她，那她就不是你的女人！"

范蠡："刚才我已说过，范蠡不会用得不得到来对待一个女人！"

夫差："那如何对待？"

范蠡："范蠡爱她！"

夫差："你爱她？"

范蠡："不错，范蠡爱她爱得刻骨铭心！"

"什么刻骨铭心！"夫差笑道，"范蠡啊，你只是喜欢她而已。西施是个很好的女人，凡男人都会喜欢她。寡人知道，西施也很喜欢你，所以在她眼里就不再有其他男人。范蠡，自此时起，若在她眼里再塞进一个男人，情形就不会如此了，你信不信？"

范蠡:“不信,除非你使用暴力。”

夫差:“你说寡人会吗?”

范蠡:“听吴王的口气,是愿意与范蠡公平争逐?”

夫差:“很对。”

范蠡:“好,吴王若有此风范,才会令范蠡敬佩。”

夫差:“可寡人必须告诉你,你已先入为主,所以,你尽可以爱她,却不准你碰她,你得给寡人留些时日,这才叫公平。”

范蠡:“吴王放心,范蠡会给吴王留足够的时日。”

“好!”夫差大叫一声,举樽便道,“来,饮酒!”

范蠡:“吴王,范蠡有一个请求。”

夫差:“你说。”

范蠡:“如今大狱所有的囚奴,除范蠡外,都为吴王开凿邗沟去了,我王又被你留置在宫内,却让我国王后一个人留在大狱……”

“不用再说了,可以暂时释出越王后,但她却不能进宫。”夫差道。

范蠡:“为何不让她与我王在一起呢?”

“这寡人可以告诉你。勾践他不自量力,狂妄至极,他竟在寡人的宫内打造了一只囚笼送给寡人!”范蠡听了由不得一惊。夫差接着道,“这还不算完。他竟指着那只囚笼要寡人与他立誓,看谁能争得天下霸主!”

范蠡:“我王的话,吴王信吗?”

夫差:“你呢,你信不信?”

范蠡:“不是信与不信,而是我王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他早已经有些神经质了。”

夫差:“神经质?”

范蠡:“我王用簪刺伤自己,又杀了吴王的马,这不都是神经质的表现嘛。”

“神经质也好,不服也罢,勾践若想活着,他就必须跪下来求寡人!至于天下霸主,他可以想,使劲儿地想,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寡人就不会再心慈手软了!”夫差这般说着时,眼内已勃起令人生畏的杀机。

范蠡忙道:“范蠡遵吴王旨意,将我国王后暂接到此民居来。”

宴乐宫,夜。

侍臣告诉勾践道:“找不到我王。”

“停!”勾践忽就大喊。乐人们连忙停止了奏乐,宴乐宫寂静无声。勾践似已喝醉了,忽发出一阵令人生畏的大笑,他边笑边道,“夫差,你为什么不出来,你怕我?原来你夫差竟是个胆小之辈!”勾践猛喝了一爵酒,扔了爵后摇晃着身子走了几步,几乎摔倒时他却又站住。他抓起一只玉壶,仍往嘴里猛灌酒,忽“啵”的一声,刚灌进的酒如雪花般喷出,勾践又大喊,“寡人……越王……可杀可囚,却绝不受辱……夫差,你不是想要寡人屈服吗……你看着吧,勾践是如何屈服的!”勾践将玉壶中的酒往地上浇去时,随着浓烈

的酒性，他一贯昂直的双膝已开始弯曲，他在无数侍人乐人的注目之中，随流淌的烈酒而弯曲了双膝，同时他脸上带有恶作剧般的笑容。“夫差，勾践下跪了，就在你的王宫之内！”勾践喊着，一把扔掉了玉壶。在玉壶的粉碎声里，他的双膝叩在了地上，而且将身子与头颅也伏下了，他伏得很低，是五体投地！勾践这一伏就伏了许久。乐人、侍人们探头探脑地看着，且发出一些碰了乐器或咳嗽的杂声。宴乐宫突然寂静！“夫差，寡人跪了……可你却看不到……”当勾践将身子微抬时，忽见了一双几乎碰到了他脸的脚！他一愣，猛然昂起头来，醉眼朦胧中终于看清了，昂立于他面前的人是夫差！“嗡”的一声，这一瞬间，勾践的脑子被震得一片空白……

“勾践，你终于向寡人下跪了。”夫差道。勾践不仅没有声音，更忘记或不愿再站起，就连目光也几乎不再转动。他呆愣着，那神情仿佛傻了。夫差对数名宫娥道，“越王醉了，扶他到寡人的寝宫去就寝，好好伺候他。”

宫娥们去扶勾践，可他的神态几如一摊烂泥。勾践被扶下去后，夫差一望百牢宴，所有的佳肴几乎没有动过，可夫差却发出了称心如意的笑容。

大狱外，晨。

范蠡与西施一大早便来迎接雅鱼。范蠡亲御，一直将车驶到大狱的门口。

大狱，晨。

雅鱼用一把非常小的梳子正在梳妆。即使环境如此恶劣，雅鱼仍每日梳理自己！这个为王后的女人，一直用她的一丝不苟在显现着她内心的坚强……

范蠡和西施至，西施跪倒于雅鱼的面前呼：“王后，你受苦了！”

见西施埋着首，双肩微微耸动，雅鱼亲手将西施扶起，望着她道：“不要为我而伤心……西施，你更美了。”雅鱼见范蠡还跪着，“范大人，你的伤都好了吧。”

范蠡：“谢王后关怀，都已好了。王后，吴王恩准，命范蠡迎王后去狱外暂住。”

雅鱼这才一愣，问：“真的吗？”

西施：“是真的，王后。”

雅鱼：“大王呢？”

范蠡：“大王还在吴王宫内，眼下很好。”

雅鱼这才一喜，朝西施伸出了手。西施向前挽了雅鱼胳膊而出。

夫差寝宫，日。

勾践自夫差的锦榻上醒来，他望见罗绡帐顶时不知身置何处。勾践感觉有温嫩肌肤轻贴着胸膛，这是一只女人的香肩，勾践轻推一把：“雅鱼……”当勾践喊出时，已觉有异，厉推一把道，“你是谁？”

一名昨晚于宴乐宫扶走他的宫娥自睡梦中惊醒，忙着急起，在锦榻上

一趴而请罪道："越王，是奴婢。"

勾践："你如何会和寡人在一起？"

宫娥："禀越王，是越王留……留下奴婢的。"

勾践本已坐起，听了宫娥的话，上身一仰，沉沉地将头颅砸在软榻上，许久后才道出一声："你走！"宫娥连忙下了锦榻，只将衣袍一披逃命似的逃走了。勾践一望罗绡帐又是许久，忽喊道，"来人。"

四名宫娥已进。勾践下榻，任宫娥们为他穿戴衣袍……他的身子虽然仍有些僵硬，可目色已柔和了许多，竟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

不一会儿，侍臣进来道："越王，我王问，你这一夜睡得如何？女人还中意吗？"

勾践："请转告吴王，寡人睡得很好，女人也还过得去……你就说，谢了。"

侍臣已有些得意之色："我王道，女人若是不好，请尽管换！还有，越王的寝居俱已修复，仍请越王去那儿居住……"

勾践似已不堪面对夫差的寝宫，听侍臣这一说，拔腿便走。

勾践寝居，日。

寝居竟在一夜之间便恢复了原貌，他亲手打造并欲送给夫差的囚笼仍在。除囚笼特别扎眼之外，寝居布置得甚至比勾践刚住进时温馨多了。

勾践望着转着，刚想在锦榻上再躺下时，数名伺候他的宫娥又进来了。

夫差书宫，日。

侍臣正向夫差禀报道："越王说他睡得很好，女人也还过得去……"

夫差："只是过得去吗？这么说他还不满意。"

侍臣："所以微臣刚又支使八名宫娥给他。"

"不够！你以为撒葱花哪。再给他加，给加足了。"侍臣应着正要走，夫差又问，"他还说什么？"

侍臣："对了，他让微臣转告大王，已经没有勾践了。"

夫差一愣："没有勾践了？"

侍臣："他就这么说的，说是勾践已被掐死了。"

"他说什么胡话？"夫差问。

侍臣："微臣不解。"

夫差端坐着想了好一会儿，似有不解，便起身出宫。

勾践寝居，日。

夫差到了门外，见门竟关闭着。侍臣向前欲喊门，夫差止住，亲手将门一把推开时，他吓了一跳。只见勾践倒吊在门内，双脚被捆在门内的横梁上，而且只穿着薄薄的内袍，正倒着朝夫差而望。

夫差："勾践，你在玩儿什么？"

"越王参见上王！"勾践一晃，伸出双手便抱住了夫差的一条腿，抚摸着他的鞋道，"上王，你的帽子真好看，借给臣戴一戴好不好？"

夫差的脚不动，任勾践抱着，摸着，当勾践使力要脱他的鞋时，他才猛蹬了一脚，将勾践蹬开："把他解下来！"

"把上王解下来！"勾践喊。

侍臣已命宫娥及侍人七手八脚地托住了勾践，有人上了梁，解开了绑勾践腿的绳子。

当勾践直立着时，他竟呆呆地朝夫差看，又左右歪着身子看。夫差则冷冷地看着勾践。勾践忽道："上王，反了！"

夫差："什么反了？"

勾践："天地反了！天在下，地在上。"

夫差厉问："勾践，你装什么？你以为寡人会上你当吗？"

勾践的双眼忽茫然无光，神情更是失措，一边道着"是是是，上王上王上王"，一边拎着薄薄的内袍而抖动，左右乱寻乱望后，又道着"快快快，扇子扇子扇子……"一名宫娥递了把蕉扇给他，勾践双眼腾的一亮，大把夺过扇子，不住地为自己扇着风，然后是一连串的"热……热啊……热死人了……"

躁热不堪的勾践狂扇着风时，侍臣以及宫娥们看得牙都发碜，侍臣忍不住道："越王，现在是寒冬啊！"

夫差瞪了侍臣一眼，侍臣垂首不敢再多言。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乱了，一切都乱了……"勾践说着扇着风跑往户外。

水榭，日。

勾践一边喊热一边跑往了水榭，而手中的扇子仍一直扇着。

水榭旁的池子已结了冰，树枝也有冰挂，四处皆寒。惟勾践仍奇热，他坐于一块同样凝了薄冰的石几上，双腿一盘，仍为自己狂打扇子……

夫差与侍臣至，夫差站在水榭中，脸上不再是奇怪的神色，而是微笑着，一副看他勾践能装到什么时候的神态。

勾践仍"热啊热啊"地扇着，他哈气已如狐尾，手上与脸上也起了鸡皮疙瘩，可他却仍扇着扇子。许久之后，勾践扇扇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而且摇扇子的手似已僵住，僵得如一条木手臂在摇动。

"勾践，你已冻得受不住了，还是算了吧，你撑不下去的，就这么白白地冻死了没人会为你感到惋惜，寡人更不会！"夫差这么说着时，勾践摇扇子的手已经不动了，扇子掉到了冰上，整个人也不动。

"哈哈，他冻僵了。"夫差指着勾践对侍臣道，"把他弄回去，他想充活宝，就这么冻死了太可惜。"

侍臣挥手招来两名侍人，上前去抬勾践。可不抬犹可，这一抬，勾践猛地站了起来，几乎能闻骨头碎裂的声音。两名侍人也因一惊立脚不稳，摔进了水池，将水面的冰砸出两个洞，侍人落水……

而勾践却又鲜活地纵身一蹿，已手快脚快地疾跑。

夫差禁不住喊："拿住他！"

侍臣与另外的侍人围堵勾践，可围了好一会儿竟围不住，被勾践逃掉了。

勾践寝居，日。

跑回寝居的勾践竟一头扎进了囚笼，然后将笼门一关，缩于一角，又开始打寒颤了。夫差跟进，见勾践满额头的大汗，却又不住地打寒颤，便问："你很冷，还是着上大袍吧？"

勾践一边抖着一边道："上王，我是……害……怕……"

夫差："你怕什么？"

勾践："天地倒了，日月星辰全乱了，上王啊，快些设法拯救乾坤。"

夫差："寡人如何拯救乾坤？"

"重整它！"勾践振声而喊，"把白日的月亮按下去，将夜里的太阳拽回来……还有北斗七星，让它们重归其位……"

夫差："既如此，你为何不动手？"

勾践："我不敢。"

夫差："为何不敢？"

勾践："怕太阳烫手。"

夫差："你都快冻死了，还怕太阳烫手吗？"

"上王不信，就摸一摸我的手！"勾践说着将一只手伸出。

夫差见这只手很红，忍不住一摸，脱口而出道："你的手真的很烫！"

勾践："上王，烫手岂敢去摸烫得死人的太阳？"

"勾践，你究竟是真是假？"夫差有些疑惑了。勾践忽猛打一个激灵，然后便呆住了。夫差追问道，"勾践，寡人问你呢！"

勾践仿佛自另一个世界刚刚回来一般："寡人？寡人问寡人什么？"

夫差已有些哭笑不得，转身便去。

勾践却在囚笼中躺平睡觉。只睡了一小会儿，勾践的身子已微微颤抖，就连牙齿也抖出了声。这是真实的颤抖，看得出，他已寒冷至极……

吴王宫，日。

刚刚下朝，夫差边走边问侍臣："勾践这几日如何，又有何怪花样？"

侍臣："禀大王，据宫娥们奏告，越王已昼夜颠倒了。"

侍臣："怎样颠倒？"

侍臣："他白日里睡，天一黑时却起，天明时又睡。"

夫差："在他心里，乾坤真的已经倒转？"

侍臣："更奇异的是，他有床榻不睡，睡地上。这还不算奇，他在所睡之处掏出一个地洞，将头颅顶入地洞后他才睡。"

"有趣，去看看。"夫差说着，已往勾践寝居而去。

勾践寝居，日。

寝居的地上，趴着的勾践只露着身子与双腿，头颅却不见。夫差走到勾践的身边，见勾践的头颅真的藏在地洞中，酣声连连。夫差："将他弄醒。"

侍臣与侍人合力，先将勾践的头颅自地洞中拔出，然后拍醒了他。勾践揉着双眼，朦胧而道："还没有天亮啊。"

侍臣："早就天亮了。"

"胡说！"勾践仍双眼朦胧着，根本不看夫差，只是呼，"掌灯！"宫娥们怔一怔，见大王点頜同意，便掌上了灯。灯一亮时，勾践这才看见了夫差，躬身一揖喊，"不知上王驾到，未曾迎接，请恕罪！"

夫差："为何挖洞而睡？"

勾践："挖洞？勾践挖洞了吗？"

夫差用脚一指地洞："这是什么？"

勾践："是天！人必须朝天而睡！"

夫差："寡人想出去走走，你能陪寡人吗？"

"好，请给勾践一盏灯笼！"勾践兴奋而呼。宫娥们便点燃了灯笼递到勾践手里。勾践将灯笼往前一照道，"上王，请！"夫差抬脚即行。勾践又将灯笼照往夫差的脚下，提醒道，"上王，小心脚下。"

宫廊，日。

夫差随意走着，勾践则仍为夫差打着灯笼。宫娥、侍人们远远地看见了，想笑而不敢，只得垂了首。

夫差："勾践，寡人的寿诞就要到了，你会送一份礼物给寡人吗？"

勾践："送。"

夫差："怎样的礼物？"

勾践："到时上王就知道了。"

"噢？"夫差停住脚步，"你还想给寡人打埋伏？"

"勾践只想给上王一个惊喜。"勾践说着，竟被一块凹地绊了跤，摔于地上，将手中的灯笼摔出去很远。灯笼起火燃烧！

夫差："你为什么会摔倒？"

勾践："天太黑了。"

"你仍然是滴水不漏！"夫差冷笑着道，"你就这么装吧，寡人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姑苏台民居，日。

西施低声对范蠡道："王后好像有心事。"

范蠡："王后一定是思念大王。"

西施："该设法让大王和王后见一面。"

范蠡："那再好不过，可吴王只答应范蠡让王后来此处暂居。"

"那好，西施这就去宫里走一趟。"西施说完见范蠡一听竟很吃惊地望着自己，微嗔了道，"大人，你想哪儿去了？西施不会去求吴王的，我只是想求郑旦帮着说说情。"

范蠡知道自己失态了，讪讪道："可你……怎样进宫？"

西施："吴王给郑旦特例，凡求见郑娘娘的人，只要她愿见就可以放行。"

夫差书宫，日。

夫差无心阅策，正把玩着那支自西施身后捡来的簪花。侍臣进，见了那支簪花心里明白，便道："大王，这数日你太累了，去郑娘娘那儿散散心吧。"

夫差："让郑娘娘好好养伤吧。"

侍臣："那就……再去会会范蠡？"

夫差轻摇颅道："再说……"

宫廊，日。

西施正往郑旦寝宫而去，正好与侍臣撞上了。侍臣灵机一动："西施姑娘，你找郑娘娘吗？"

西施："是。"

侍臣："郑娘娘不在寝宫。"

西施："那她在哪儿？"

侍臣："我带你去找她吧。"

"谢大人。"西施道。

侍臣便带着西施去往夫差寝宫。

夫差寝宫，日。

西施随侍臣进了寝宫后，四下里一望，未见郑旦，便道："怎么没人？"

"姑娘不用急，我去把郑娘娘请来。"侍臣说着退出寝宫。

西施察觉有异，正要出宫，被禁卫拦住。

第二十八章　公平争美

夫差书宫，日。

侍臣兴奋地入内禀道："大王，西施姑娘来了。"

"你说什么？"夫差先是不信。

侍臣："是西施姑娘来了。"

夫差："她在哪儿？"

侍臣："在寝宫。"

夫差"呼"的昂身而起，竟将案几上的奏策撞滚了一地，夫差奔出书宫。

夫差寝宫，日。

"美人……"夫差呼着大步而入时，见西施正垂着眼睑一脸寒色。"美人，是谁欺负你了？"夫差问道。

西施："吴王想要西施，是吗？"

夫差一愣："你……这是何意？"

西施："吴王何必假惺惺的呢，要就是要，直说了多好！"

夫差："寡人被美人说糊涂了。"

西施："吴王会糊涂吗，你想霸占谁，有谁敢说个不字?！"

夫差："霸占？寡人可以霸占天下，却从不霸占女人！寡人可以自豪地告诉你，寡人拥有的女人，都是自愿的。"

"自愿？"西施冷笑着道，"说得多好听啊，那好，西施也可以自愿！"

夫差："美人，你究竟何意？"

"西施虽薄命，却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你把我国大王、王后释放了，西施才会自愿！"

夫差骤然变色问："是谁教你这么做的？难道是范蠡，还是你们王后？"

西施："吴王冤枉他们了！"

夫差："那是你自己？可你小小年纪如何会有这种心计?！"

"心计？"西施冷笑着道，"不知是谁将我骗进这寝宫？"

"将你骗来？你不是自己来的？"夫差再问。

西施："我只是来找郑旦，想不到吴王竟将我关进这寝宫……"

"来啊！"夫差忽大吼一声。

西施一惊，却仍倔犟地一昂头颅道："要杀要剐随你！"

侍臣先入。“让禁卫来！”夫差道。侍臣忙又召两名禁卫。夫差一指侍臣，“将他拉下去，砍了！”

“大王饶命——”侍臣磕头求饶。

“你竟敢肆意妄为，饶你不得。快拉下去！”夫差再喊。

“西施姑娘饶命啊，我不是有意的……”侍臣撕心裂肺的喊声，令拉他的禁卫们都难以下手。

西施已很震惊，不仅张口结舌，而且再也做不到不瞧夫差一眼。当她直视着夫差时，夫差也一愣，因为他看到了西施的震惊。在这一瞬间，夫差内心涌起一股暖流，因为被震惊了的西施竟是孤独的，并且呈现出无助的神态……

“西施姑娘，我不是有意的……”侍臣的声音在寝宫外响起，且越来越远。

西施已无法开口，她只是使劲儿朝夫差摇颅。“你是让寡人饶了他吗？”夫差突然温声道。西施螓首一点。夫差又呼，“来人。”禁卫速入。夫差的目光已离不开西施，却道，“饶侍臣不杀，杖责八十，向西施姑娘谢罪！”

西施道：“吴王，民女可以走了吗？”

“无故让你受惊，对不起！”夫差说着，竟将他高傲的头颅沉重地一垂！

就这一垂，让西施更是震动，她再不敢多停留片刻，几乎奔跑出夫差的寝宫……

姑苏台民居，日。

西施喘息未匀，跑回民居。范蠡迎着问：“你怎么啦？”西施微一摇头疾速闪身至寝居，将门闭上。范蠡上前敲门，“西施，你开开门！”

西施的门就是不开，且有啜泣声传出，范蠡十分焦急。

雅鱼自寝居出，示意范蠡退开，雅鱼道：“西施，是我。”

寝居内的啜泣声忽止，可门仍是不开！

正这时，民居外已有车舆之声……

范蠡与雅鱼出来一看，见吴侍臣浑身血迹斑斑跪于院内。侍臣：“越王后、范大人，能请西施姑娘出来吗？”

范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侍臣：“范蠡大人，对不起，我做了不该做的事。”

范蠡：“是何事？”

侍臣：“我王会对你说明。范蠡大人，我王请你进宫。”

见范蠡犹豫着，雅鱼道：“大人放心去吧，这儿有我。”

“谢王后。”范蠡道着，沉脸对吴侍臣道，“走！”

“谢西施姑娘的救命之恩！”侍臣呼着，退出民居。

夫差书宫，日。

当侍臣领进范蠡时，夫差的脸黑沉着。范蠡：“罪臣范蠡奉召而来！”

夫差：“赐座。”

侍臣为范蠡搬取锦垫后，已乖巧地退出去。

夫差："范蠡，今日寡人做了件不大光彩的事。寡人的侍臣竟将西施锁入寝宫，不仅惊了西施，也让寡人感到惭愧。"

范蠡："吴王……"

夫差："寡人说过不以强权而取西施，请你相信寡人。"

范蠡："吴王有此风范，令范蠡敬佩。"

姑苏台民居，日。

不知何时，雅鱼叫开了西施的门，两人已说上话。西施："王后，男人们对女人为什么见一个就喜欢上一个？就像吴王，他后宫已有无数的女人，而且郑旦入宫才多久，他又……"

雅鱼："怎么说呢，是有很多男人对待女人就像野兽，疯狂追逐。尤其是强悍的男人，他们是为女人而来到这人世似的，罄其一生去霸占一批又一批的女人。为了女人，他们不惜杀人，甚至不惜灭国。这是女人的灾难，却也是男人的悲哀。我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要生女人，可你也不需为此而愁，好男人毕竟还是有的，就像范蠡。我看得出，他很爱你。"

西施沉默了一会儿，忽问："王后，大王爱你吗？"

雅鱼："你的话我很难回答你，因为你说了个爱字。爱这东西啊，惟有一以贯之，那才叫爱。大王是王，他虽和吴王有所不同，可后宫也有不少女人。做大王的，他可以去喜欢、去宠一个女人，却不是你所说的那种爱。"

西施："可王后却爱大王啊！"

雅鱼："我既已进了宫，爱大王就只能是我的本分。"

西施："王后，大王有别的女人时，你心里难不难受？"

雅鱼微嗔道："傻妹妹，你问得太多了。这种事，说不难受是假的。可大王纳妃招嫔，是宫里的规矩啊，历朝历代，各国的宫廷都是如此！难受又有什么用呢，谁也改变不了，哪怕是大王！所以啊，难受归难受，只能慢慢地去适应，日子一久，也就麻木了。好在我们大王从来不会在女人身上花什么心思，他后宫的女人不算多。与他国的王后比，我算是幸福的了。"

夫差书宫，日。

夫差："西施进宫是想让勾践夫妇见一面？"

范蠡："是。"

夫差："范蠡啊，既然西施有此意，那就让他们见上一面！"

范蠡："多谢吴王开恩。"

夫差："你也可先去见一见你的大王……"

勾践寝居，日。

吴侍臣领着范蠡进了勾践寝居。见勾践正在忙着，但却有宫娥为他打

着灯，范蠡跪地便叩首："范蠡叩见大王。"

勾践手中持剑，正在认真地劈着一块木板。他听到范蠡的声音竟不望范蠡一眼，甚至连头也不抬，只是道："你来了？"

"大王在忙什么呢？"范蠡不解地问道。勾践不理他，顾自将木板劈成木条，又将木条耐心细致地削着。范蠡跪了许久，勾践竟一直在削木条。"臣告辞！"范蠡不得不道。

"你不用来看寡人，寡人在这儿很好。"勾践这才说了话。

而范蠡再望大王时，他仍旧垂首像个木工似的将木条削成片，且厚薄均匀。

夫差书宫，日。

侍臣正跪禀道："越王竟不看范蠡一眼！"

夫差："这怎么可能？"

侍臣："微臣察看得很仔细，范蠡叩拜时，越王的脸上没有任何反应。"

夫差："难道他真的傻了？"

侍臣："微臣还有一事禀报。"

夫差："你说。"

侍臣："越王竟将他所睡的床榻给劈了！"

夫差："他又要来什么乾坤颠倒？"

侍臣："这回好像不是。他劈床榻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取木简。"

夫差："取木简？难道他想著书立说？"

侍臣："还看不明白。"

夫差："那你就继续察看，尤其是他的女人见他时，他该有反应。只是你不能在明处察看，他会提防。"

"微臣遵旨。"侍臣叩而退。

勾践寝居，日。

勾践又在一块砖上磨着簪，仍有宫娥为他掌灯。此簪是季菀的，他将簪尖磨薄，磨成一把小刀！他以簪为刀，开始在削好的木片上刻字。他刻得极其认真，刻出了满脸的风云……

姑苏台民居，日。

西施迎范蠡于民居之外问："大人，吴王没有为难你吧？"

范蠡："没有，他还同意让大王和王后见面。"

"真的？"西施双眼一亮，脸上的忧色已一扫而光。

范蠡："王后这就可进宫去见。"

"王后，王后……"西施呼着往民居内奔去。

雅鱼闻了西施高兴的呼声，问："何事让你这么高兴？"

"王后终于可见到大王了！"西施道。雅鱼闻之，也顿时满脸高兴。西施

道，“快走吧，王后。”

“等一等。”雅鱼一掠鬓发，往寝居而去。

西施知王后之意，灿烂一笑：“王后，让西施帮你。”

雅鱼重新梳妆，竟有些慌乱。好在有西施帮她。西施见王后的脸颊已飞彩霞，便逗趣道：“看把王后高兴的！”

雅鱼：“你取笑我？等什么时候你和范蠡大人成亲时，再来报复你。”

“王后……”西施微嗔。

雅鱼：“那就闭上你的小嘴，好好地帮我梳头。”

西施：“我一定把王后梳得很美……”

马车驻立着，范蠡于院内安静地等待。不一会儿，西施将雅鱼拥出。雅鱼果然是头脸一新，临上车前，却又反身至一只水缸，临缸顾影后，抬首问西施与范蠡：“我如此憔悴，大王见了会怎样想？”

西施：“王后哪里憔悴了，西施怎么看都觉着王后很美。”

雅鱼：“你又取笑我？”

西施：“西施不敢。”

范蠡已撩开车帘：“王后请。”

西施服侍王后上车后道：“王后，西施做好膳食等你回来。”

“辛苦你了。”雅鱼道着，范蠡已放下帘布，跳上车板御车而行。

勾践寝居外，日。

范蠡与雅鱼至寝居外时，范蠡道：“王后，吴王准了两个时辰，天黑前出来，范蠡在宫门外恭候王后。”

雅鱼：“让大人久候！”

范蠡：“王后不用客气。请！”

勾践寝居，日。

“大王……”雅鱼呼着迈入寝居时，勾践正懒洋洋地坐在席地而铺的床榻上，他不仅左右抱着两个女人，怀里还躺着一个，另有多名宫娥围着勾践。

勾践是有意做给雅鱼看的，可真见了雅鱼，他还是愣了愣，一推搂抱着的女人。可女人们却不管，仍柔若无骨地娇吟着往勾践的怀里钻……

雅鱼早已惊呆了，许久都不知所措！

勾践：“雅鱼？”

雅鱼这才反应过来，克制着情绪道：“大王就是这样养伤的吗……”

勾践的脸微微抽动了一下，道：“如此养伤，有什么不妥吗？”

“很好……大王！”雅鱼已有颤音。

“既如此，你也坐吧。”勾践说着，用脚踢了踢脚旁的女人道，“滚开，给我越国的女人挪个坐的地方。”

“谢了……大王……”雅鱼强忍着欲夺眶而出的泪水道，“这种肮脏的

地方雅鱼不敢坐……”

“那你随意吧。”勾践说着他怀里的女人正往他耳轮下吹气，勾践也许是痒了，竟嘿嘿嘿地笑了起来。这种笑难看极了！雅鱼一转身，跑掉了。“雅鱼……”勾践还是呼了一声，可这一声早已底气不足。

雅鱼被气走，勾践还是呆愣了一会儿！可也就是一会儿，勾践已回至他的常态。他一推女人们：“都让开吧，寡人要干活了。”女人们这才识趣地走开。

勾践用簪刀割开了身上袍服的一只袍袖，抽出纬线。他越抽越长，几乎抽掉了整只袍袖，已裸露出一只胳膊的勾践用纬线穿他所刻出的木简。

姑苏台民居，日。

西施正在烹制膳食，她闻户外有车轮之声正奇着，却见王后已自车辇而下。西施歇下手里的活，迎上王后，见雅鱼两眼噙泪便不敢多问。当她屈膝而礼时，雅鱼已绕过她奔入寝居。

范蠡随后而入。西施望着范蠡，似问这又是为何，范蠡只朝西施摇颅。

雅鱼合上了寝居的门，西施与范蠡提心吊胆，奇怪的是，却不闻雅鱼哭出声来，就连啜泣也没有。

到天黑时，西施在堂内掌了灯豆，又将菜肴搬上案儿，然后去雅鱼的寝居外，正要呼时门却开了。雅鱼走出，她已满脸平静，惟双眼仍有些红，她竟微笑而问西施：“你的佳肴都烹制好了？”

西施：“好了，请王后入席。”

“正好，我很饿。”雅鱼说着已至案儿，一望满案儿的菜肴道，“好香！西施啊，你的手真巧。”

西施：“王后，那你就多用一些。”

“好，你们一起来吧。”见范蠡与西施似还犹豫着，“坐啊！”雅鱼这才抬高了声调。

范蠡与西施入了席，西施道：“王后，你虽贵为王后，可有什么委屈也尽可以发泄，闷在心内就太苦着王后了。”

范蠡却道：“西施，伺候王后用膳。”

雅鱼却制止了道：“先别忙。我知道，大人与西施一定在为我担心，可我已经……没事了。我该把看到的事告诉你们。”

范蠡：“王后若不便说……”

“不，我必须告诉你们，大王已经不是以前的大王了。”西施一惊！范蠡却淡然。雅鱼接着道，“他哪里是什么养伤啊，而是在玩乐着吴王宫里的女人，不仅意志堕落，且神情冷漠，全无斗志，几乎已成行尸走肉了。”

范蠡：“王后所见不一定是真，之前我们也求过大王，请他顺服吴王。非范蠡要帮大王说话，而是大王已悟到了，他所做的仅仅是顺服吴王的一种手段。”

“男人都坏！”西施突然而道。

范蠡：“西施，你可是一竹篙把一船人全给打了。”

"不是吗？"西施竟怒气冲冲地，"王后身为一个女人竟入吴为奴，为他担心受怕不说，还陪他把什么苦头都吃了！他要顺服吴王，顺服的法子多得很，为什么偏偏用玩乐女人来顺服？"

范蠡哑口无言，只摇颇苦笑。

膳宫，夜。

勾践被侍臣领着进了膳宫。不一会儿，夫差至，他对露首一只胳膊的勾践问："你的袍袖哪儿去了？"

勾践："成线了。"

夫差："要线干什么？"

勾践："穿木简。"

夫差："噢？你开始做学问了，是吗？"

勾践："等勾践做好了，一定请上王斧正。"

"好，那寡人就等着看你的大作！"夫差道完勾践谦逊地施礼。"勾践，今晚寡人将好好地招待你。"夫差道。

勾践："谢上王。"

夫差一挥手时，膳人已喊："进膳——"

膳人为夫差与勾践各跪进了一道膳，夫差的是素膳，而勾践的却是一份肉！"用吧。"夫差道。勾践垂首便吃了起来，转眼间一份肉已将吃完。夫差问，"味道怎样？"

勾践："好味。"

夫差："知道是什么肉吗？"

勾践："腌肉。"

夫差："是什么腌肉？"

勾践："不知。"

夫差："那寡人就告诉你，这是辛田、胥犴等人的股肱之肉！"

勾践闻之一顿！夫差的目光紧盯了勾践看。勾践竟又捡起箸，将盘中的剩肉又填进嘴里，慢慢地咀嚼之后吞咽而下，竟问："还有吗？请再上一份。"

夫差倒是一愣，两眼盯看着勾践许久。"上王！"勾践呼。

夫差讪讪道："看你吃得香，让寡人也有些嘴馋了。"

勾践："那好，你也来一盘！"

夫差忙道："不，那肉太瘦，寡人喜欢用肥的……"

夫差书宫，日。

侍臣："大王，越王抱着木简求见大王。"

夫差："木简？取来寡人看看。"夫差命道。侍臣出，不一会儿已将木简抱进。夫差展开不禁读出了题目，"《上王霸业赋》……"看了数行又命道，"让勾践进来。"侍臣宣进勾践，勾践跪拜。夫差道，"勾践，明日便是寡人寿

诞,你能将此赋当着各国使节读一遍吗?”

勾践:“何止是读一遍!”

夫差:“还怎样?”

勾践:“明日上王就知道了。”

宴乐宫,夜。

灯火辉煌。吴国大臣已按部就班地坐着。司宴官高喊:“晋国使节驾到!”随着喊声,步进晋国的使节。司宴官再喊,“齐国使节驾到……”“鲁国使节……”“蔡国……”“郳国……”

在司宴官的喊声中,进来一批又一批使节。

司宴官又喊:“臣服之国越国使节到。”

文种也进了宫。他进宫后,才发现范蠡与王后已在一个角落悄然坐着,本想前往招呼,却已被人引至使节之位而坐。

“大王驾到!”司宴官再喊。

夫差入,吴群臣皆拜道:“恭贺大王万寿之辰!”

“众卿平身!”夫差拂袍袖如卷轻云,一脸春风。

“开宴!”司宴官又喊。

夫差端爵:“众位尊贵的使节、众爱卿,请!”

“请!”所有人皆喊后,一片饮酒之声。

夫差歇下酒爵,鼓掌三响,乐声大起。八佾女舞舞入后,忽疾奔出一名画了大面,奇装异袍,头戴雉尾的人,他正是勾践。

勾践舞着,开始高声朗诵道:“《上王霸业赋》……”

“停!”夫差喊。舞乐皆停。夫差道,“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勾践深深一礼道:“曾经的越王,今日上王驾前的侍臣勾践。”

文种、范蠡、雅鱼皆惊!“好!”夫差呼了一声。乐舞再起。

“东方南林,雨滋露润。林生大鹏,经年卧身。狺狺有雀自命鸟,投林问鹏知天高?”勾践吟诵至此,已变身为鸟状,翩翩而翔。忽地他大振双臂,状欲冲天,狂声而道,“大鹏挟风冲天起,裹云披雷去天际……”勾践忽伏身,蜷身而道,“上王啊,勾践不该生,悲声而鸣时,始知是雀身。”夫差等哈哈大笑,惟伍子胥冷眼看着。而范蠡、文种等不知是该悲还是该喜。勾践由悲伤的状态忽又转入高亢,“上王啊,勾践又该生,不生,何以仰看山岳之高?不生,何以知上王乾坤再造?不生,何以见上王纵横天下?不生,何以闻上王霸业煌煌?”勾践至此,已激情澎湃,几乎欲泪,他舞之蹈之,让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然后以神往的口吻再诵道,“高车亮马,银甲金盾,披星戴月,沐千里雄风,卷万里狂尘,你自东方而来,你自九天而降,彤云霞彩为大袍羽裳,五岳三山作琴而弹,尧帝为之歌,舜帝为之舞,女神为之祝福,天地为之合唱……”勾践跪趴至夫差脚下喃喃而语,“上王啊,你是天下霸主,你更是主宰勾践的神!勾践该生,为犬作马,奉箕捧帚,是勾践三生之幸!勾践该生,

好让上王教诲，洪声灌耳，大露滋润，天恩化身……”勾践朗诵至情浓时，甚至抱夫差的脚而亲吻他的鞋面。

文种、范蠡、雅鱼已不忍卒看，而在场的伍子胥几乎要拂袖而去。

待勾践表演完毕，夫差哈哈大笑问：“越王，你想要寡人的什么赏赐？”

勾践：“不，勾践不要上王的任何赏赐。”

夫差：“可寡人知道，你为了刻写这部赋将床榻也给劈了，寡人就赏你一张锦榻如何？”

勾践：“谢上王打赏，勾践感激不尽！”

文种、范蠡、雅鱼已悲愤交加。

夫差书宫，日。

文种跪拜道：“越臣文种拜见上王！”

夫差：“平身吧。”

文种：“谢上王。”

夫差：“文种，此番你助寡人一万民伕，寡人该怎样谢你啊？”

文种：“上王，文种有个请求！”

夫差：“说吧。”

文种：“请上王释我王归国。”

夫差的脸色已变：“文种，你的请求也太大些了吧。你只助了寡人一万民伕，就想将你们的大王给换回去？”

文种：“上王，我越国早已臣服上国。今后我国只让国民农作，多打些粮食，多织些布，我们只图个半温半饱，其余的财富将全部贡奉给上国，好为上王尽绵薄之力。”

夫差：“文种，你说的话虽好听，可寡人却不能释放勾践！你应该知道，勾践好战，寡人曾视他为对手。若寡人不北进争霸，释放勾践也没什么。可在寡人争霸期间，勾践若还不服，又来向寡人捣乱，我国便顾此失彼了。”

文种：“上王多虑了，上王都已亲闻亲见，我王对上王早已五体投地，敬佩之至。”

“别说了！”夫差道，“你文种什么都可请求，释勾践之事谈都别谈，你若再提及此事，可别怪寡人翻脸不认人！”

文种只得诺诺而道：“上王，文种告退。”

大街，日。

文种于车内思索着，忽喊道：“管胜，停车！”管胜停了车。文种下车后对管胜道，“你去将范蠡接到驿馆。”

管胜：“大人呢？”

文种：“我步行去驿馆。”

管胜：“让在下先将大人送到驿馆吧？”

"不用！"文种说着，已顾自而行。

国宾驿馆，日。

范蠡与文种对坐着。文种："大臣与将校们不会再有事，我会陆陆续续地将他们从邗城遣调回越。眼下的大事，就是如何救大王归国。不可再耽搁了，昨晚的情景已令文种伤心不已。"

范蠡："你真以为大王会一蹶不振？"

文种："我担心大王会蚀尽大志。"

范蠡："这你尽可以放心。"

文种："但事不宜迟。"

范蠡："你还有何谋？"

文种："能用的谋略几乎都用了，即使有谋，也是老谋。"

范蠡："再贿赂吴臣是吗？"

文种："贿赂已经不管用。在释放大王问题上，伯嚭，哪怕公孙雄，都难以在吴王面前说上话。除非我们能贿赂到伍子胥头上。可这是不可能的。我说的老谋仍旧是献美。"

范蠡冷声而道："我明白了，你特地将我找来是想告诉我，该献西施了？"

文种："你认为呢？"

范蠡："不可能！"

文种："为什么不可能？我实话告诉你，献西施可是文种早就有预谋的。"

范蠡："你承认了是吗？"

文种："其实你也早该看出来了。"

范蠡已昂身而起："你混账！"

文种也一挺身："混账之人是你！你明明看出了我文种的谋划，却偏要与西施产生感情。如今看来，惟有西施才能打动吴王，你说怎么办吧？"

范蠡："我不管你怎么办！实话告诉你，我范蠡孑然一身投于越国，可不计任何功名利禄，但西施是我的，谁也别想从我范蠡手里夺走她！"

文种一梗脖子道："若文种要夺呢？"

范蠡："那我就与你为敌！"

"范蠡！"文种几乎狂呼道，"你这是屁话！眼下要夺走西施之人非我文种，甚至也不是吴王，而是多灾多难的越国！难道你也要与越国为敌吗？啊?！"范蠡启步即行。"你站住！"文种呼。

范蠡又走了数步，忽扭头道："文种，你不仅混，而且绝情！算我范蠡瞎了眼，竟交了你这种人做朋友！"

"你回来！"文种仍呼着，可范蠡毫不犹豫地去了。文种竟呆立了许久，又呼，"管胜！"管胜入。文种道，"你再去将王后请来。"

管胜："让在下去请王后，不妥吧？"

文种："还管什么妥不妥的，你告诉王后，就说我有要事禀报。"

伍子胥府，日。

黑翼躬立于伍子胥面前，正禀道："相国，文种贺大王寿诞后，竟不归国，仍在我王城活动频繁。"

伍子胥："文种是想救勾践。"

黑翼："如此的话，勾践逃归越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伍子胥："也没那么容易。"

黑翼："相国仍有办法杀了勾践？"

伍子胥："是否有办法得看条件。"

黑翼："相国，在下干脆将文种杀了！"

伍子胥："不可！若搞刺杀，那干脆直接刺杀勾践好了。可是不行啊，国家草创或有乱之时可以有不得不为的刺杀！如今我吴国已强，若再有此事发生，不仅会遭到列国的耻笑，而且会引发国内的其他乱子，更会败坏掉国家的风气。"

黑翼："在下明白了。"

伍子胥："你只要盯紧了文种，不要轻举妄动，只要好好找，仍然会找到堂堂正正杀勾践的良机。"

国宾驿馆，日。

雅鱼已端坐着。文种："救大王与王后归国之事不能再拖了，臣担心日子久了还会出大事。"

雅鱼："大人费心了。"

文种："王后，文种想将西施献给吴王。"

雅鱼："范蠡与西施很相爱啊。"

文种："文种也不忍心拆散他们，可是眼下真的无计可施。"

雅鱼："我也知大人的难处。"

文种："所以臣想请王后出面，劝导范蠡救大王救越国要紧，先将个人的情感放在一边。"

雅鱼："话可以这么说，可人一旦有了情感就重，可谓重如山啊，这世上恐怕没有人能将情感当做物件轻松地放在一边。"

文种："当断不断，反遭其乱！范蠡与西施已到了此种程度，只会越陷越深。"

雅鱼："我不反对大人献美人计，国内还能找到像西施这样的美人吗？"

文种："王后，为施美人计，几乎在大王上路为奴时，文种已开始施行。发现美人不易，令她色艺双绝更不易。不敢有瞒王后，为培养西施、郑旦等人，连棠丽夫人都尽了力。"

雅鱼："棠丽夫人也愿意做这种事？"

文种："是她自己要求做的。她有一句话打动了臣啊。"

雅鱼："何话？"

文种："夫人说，她对大王有恨，但他毕竟是自己人。可吴国竟囚了大王，那是敌人，所以更恨！"

雅鱼："难得她如此深明大义啊。"

文种："王后，既然西施已让吴王欲罢不能，那她就是救大王的宝贝。不能让范蠡毁了她。再说，让范蠡退出与吴王争西施，也是为了范蠡好。"

雅鱼："大人，我明白你的苦衷，更知道你对大王的忠心。可我是个女人，女人嘛，多愁善感，很容易被真挚的情感所打动。劝一劝范蠡或西施，我也只能勉为其难，能不能劝得动，真的很难说。"

文种："王后若肯劝他们，一定能成！"

姑苏台民居，日。

西施正将洗净的衣袍往竹竿上晾晒。雅鱼进院门，见西施晾晒的衣袍是自己的，便走去一边帮西施晾衣一边道："西施啊，你怎么帮我洗衣袍？"

西施："能伺候王后，是西施之福。"

雅鱼："可我也是女人，更何况还是一名女囚。"

西施："什么女囚不女囚的，你在西施眼里就是王后。"

雅鱼："范大人呢？"

西施："在屋里刻书呢，王后要叫他出来吗？"

雅鱼："不用，他在刻什么书？"

西施："好像叫《三坟》。西施没读过书，大人要教我读书认字呢。"

"好啊……"雅鱼刚说到这儿，西施却猛一转身，竟朝屋内跑。西施撞倒了晾衣的竹竿，刚洗好的衣袍又掉在地上，西施却不管，顾自跑进了屋内。

雅鱼很奇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不顾掉在地上的衣袍进到屋内……

范蠡的面前摊着竹简，一个手指有血滴出，正找布包扎时，西施已奔进道："大人，我来。"

范蠡奇怪着问："你怎么知道的？"

西施："我听大人啊的叫了一声。"

范蠡："你听错了吧，我没有叫。"

雅鱼自门外看到此情景不忍再看，转身离开。

夫差书宫，日。

伯嚭自袍袖内掏出一札书道："大王，此是蔡国国君的求援书，就因为他们臣服了我国，楚国便怀恨在心，竟出兵讨伐蔡国。"

夫差取书一读，一击王案道："寡人不能让蔡国受这种欺负！"

伯嚭："大王愿出兵救蔡国？"

夫差："当然要出兵，而且寡人亲去。"

伯嚭跪道："臣代蔡国国君谢大王。"

姑苏台民居，日。

雅鱼回首时见文种端立着，便道：“大人，我正犹豫着如何与他们说呢。”

文种：“王后，臣刚刚自伯嚭那儿来，他告诉臣，吴王很可能会出征蔡国。”

雅鱼回首望一眼民居，指了指院外，文种便随雅鱼往院外走，边走雅鱼边道：“吴王既然要出征，那就等吴王回来时再说，好吗？”

文种：“吴王天生好战，好战的男人在出征前易情绪高涨。我们若能在此时将西施献给他，趁着吴王高兴，臣再提让他释了大王，很可能会成。”

雅鱼：“当我看到他们如此恩爱时，不仅开不了口，甚至有即使让我和大王为奴一世，也该让他们幸福的想法。”

“好吧。”文种道，“还是让臣来劝他们。”

雅鱼：“可大人怎么劝呢？范蠡大人仍会与你争吵。”

“臣还有办法！”文种说着已回身到了院内，猛然而喊，“西施，你出来！”

范蠡听到文种的喊声时，身子微微一震！西施根本不闻文种的呼声，可范蠡的震颤，她不仅感觉到甚至看到了，便问：“大人，痛吗？”

范蠡：“这点儿痛算得了什么啊。”

“西施，你出来……”文种的呼声又传来。

这回西施听到了：“是文种大人？”

范蠡：“你别管，我去见他。”

可西施哪里能不管，她知道这事一定与她有关，所以也跟着范蠡而出。

文种见范蠡出来，双眼便死死地瞪住了他。范蠡根本不怵，他平日里虽隐含内敛，可一旦愤怒时，精气神便极外化，他的目光已如剑芒，厉刺着文种……

越国的两名重臣开始了对峙！

也不知对峙了多久，文种仿佛是败下阵一般竟双膝一弯对范蠡跪下了。

文种这一跪，范蠡身子顿时如冰寒彻肺腑，他僵住了。

文种见范蠡仍不开口，就又将身子如推山般推倒在地，朝范蠡猛磕了一个响头……

一旁的两名女人惊心动魄地看着。

“哇”的，西施只哭出了这么一声便朝院外疾冲而出……

雅鱼忙喊：“范蠡大人，快去追回西施。”

范蠡这才反应过来，也疾冲而去。

文种仍浑然不觉般跪着。“大人，起来吧。”雅鱼道。文种似挣扎一般好不容易才站起，竟又仰首长叹。雅鱼道，“大人，放弃吧，先放弃了再说。”

文种：“大好良机啊……”

吴王宫外，日。

军队已集结，正准备出发。吴国大臣送大王出征，勾践也在送行的人群中，但吴臣们都远远避开他，勾践便显得孤零零的。

夫差一身盔甲，英武非凡地正昂身由王宫而出。当夫差步往那辆大辂

高车时，勾践已捷步而趋，当着众多吴国大臣的面，也当着众军卒的面，甚至当着围观百姓的面，勾践跪下了。他跪伏在大辂车侧，双膝双掌着地，将十分平展的脊梁横展于夫差的膝前。

勾践卑微甚至低下的行为，不仅令吴臣们一惊，也让夫差为之一愣。百姓群中，文种也挤于其间，他看着，已泪眼朦胧……

夫差毫不犹豫地踩着勾践的脊梁登上了大辂高车，面向众军示意。

众军欢呼："大王！大王！大王……"

军卒们的欢呼声止歇时，夫差看着仍跪着的勾践道："勾践，起来吧。"

"谢上王。"勾践这才略显木讷地起身，却仍躬身于车侧。

"勾践，你看着寡人。"见勾践仰了头颅，眼内无神地望着自己，夫差又道，"你知道寡人出征的目的吗？"

勾践："回上王话，上王是去重整乾坤！"

"好，你知道就好。"夫差自豪地道，"蔡国是寡人北进争霸的跳板，寡人去灭了楚军，这块跳板便非寡人莫属了。"

勾践："勾践恭祝上王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好！"夫差昂笑道，"寡人踩着你的背，再借你这两句吉言，大军到时，便是凯旋之日。你信吗？"

勾践："信。"

夫差哈哈大笑，然后向众军高呼一声："出征！"

姑苏台民居，日。

夫差的侍臣站在院内喊："范蠡大人，出来接旨！"范蠡出。侍臣道，"跪下。"范蠡却不跪，只是冷眼望着吴侍臣。侍臣无奈，便掏出一份帛书来，宣读道，"范蠡，好好对待西施，寡人凯旋归来后，仍要与你争！"

响道，日。

文种已归。伴随他的是漫天牛毛细雨……

姑苏台民居外，日。

马蹄声如骤雨般响起。六匹骖马驾一大车拉着一块巨大的冰块至。一群佩甲军卒以戈戟为抬杠，费尽了力气才将巨冰搬进院内。

雅鱼、范蠡、西施出门观看。一名军校道："谁是西施姑娘？"西施冷然而不言！军校竟一指西施道，"你一定是西施姑娘。"

范蠡："你想干什么？"

军校："我们大王道，西施姑娘像这寒冰，虽冷，却透亮，所以大王自北方采了这寒冰，用三十六匹快马轮换，日夜不停地送来给西施姑娘一观。我王道，这块寒冰化净之前，他就会凯旋。"

西施喊："把它搬走！"

军卒们哪管这些,呼啸一声疾速退出院去。

西施冲进院内去推那巨冰,凭她的力量根本撼动不了分毫。西施狂怒,对冰块拳打脚踢地哭着,她柔弱的双手扒着冰,她的身子沿冰而滑在了地上……

范蠡不忍再看,可此时他也不能劝阻,他背过身默默地走进了寝居。

雅鱼双眼噙着泪水走向前去抱起西施,搂着她,将她搂回了屋内。

姑苏台民居,夜。

西施睡着了,可脸上仍有泪痕。雅鱼正端着豆灯伫立于西施床前。灯光映红了雅鱼的脸庞, 她温婉的目光以及即使面对暴风骤雨也仍宁静的面容,正显现着一种母亲般的慈祥……雅鱼摇了摇头颅,蹑脚退出门,将门轻轻地合上。

堂屋内,范蠡正独自饮酒。这个平生以赏美、击剑、远游为乐趣的男人身陷情感的漩涡中,竟无计可施。他饮着的是人世的苦酒!

雅鱼来了,她站在范蠡的对面,手里仍端着那盏灯。

范蠡道:“王后还未歇下?”

雅鱼十分平静地道:“范蠡,你带着西施……走吧。”范蠡大愣!雅鱼道,“我是认真的!你不要再管大王和我的事了,你和西施远走高飞,恩爱一世,是我最大的心愿。”

“王后……”范蠡只呼出这两个字时,已哽咽难言。这个从不流泪的男人正强忍着泪水。

“天亮以前你们就走……再不能犹豫了。你是个好男人,不要辜负了西施,我不送你们。走得远一些,再别回头……”雅鱼说着,端着那盏灯离去。一会儿后,从雅鱼寝居内透出的弱光随着一声短促的叹息声息灭。

范蠡喝净了壶中酒,站起身……

姑苏台民居,晨。

天亮了。寒冰正慢慢地溶化,流着晶莹剔透的泪……

雅鱼起来了,她走进院内,走到寒冰旁出神地凝望。寒冰中却走出了两个人影,人影渐渐大了,清晰了,他们是范蠡和西施……

雅鱼惊异地回首望着范蠡!范蠡以一笑而掩饰着什么。雅鱼已怒,她只哼了一声,回到屋内。

西施问范蠡:“王后怎么了?”

范蠡无法回答,只仰空而望……

吴王宫外,日。

夫差的大辂王车已驶至。自王宫内疾出一乘大抬舆迅速奔近了王车。侍人们正要入车时却被一身征尘的军卒们拦住,他们庄重地将他们的大王自车内抬出,轻轻地安放在抬舆上。宫人们将抬舆一齐抬起,又疾往宫内移

去。抬舆上的夫差正昏迷着，他的头颅微微晃动，一身的盔甲却未卸掉。

军卒们大跪于地，一直垂首默送着他们的大王……

夫差寝宫，日。

郑旦奔人寝宫问："大王怎么啦？"寝宫内已一片忙乱！郑旦拦住了一脸焦急的侍臣道，"快告诉我，大王负伤了吗？"

侍臣："回娘娘话，大王是在凯旋的途中病倒的……"

郑旦奔往锦榻上的夫差，却被侍人拦住了。宫医正为夫差诊脉。

姑苏台民居，日。

那块巨大的寒冰早已不见，院内的地上是一摊水渍，水渍上还浮着一块如拳头大的冰。

夫差寝宫，日。

寝宫终于安静下来。郑旦跪在夫差的榻侧，捉住夫差的一只手轻抚着。

"来人……"夫差发出了声音。

"大王，郑旦在。"郑旦一喜，忙看夫差。夫差仍昏迷着，他只是在梦呓！

"谁能与寡人争……"夫差呓语连连时脸上的神情依然霸气十足。

郑旦心疼地望着夫差，她的手已悄无声息地抚摸在夫差的脸颊上。突然，郑旦像被烫了般收回手，因为夫差喊出了一个名字，不是她郑旦，而是西施！"西施，那冰化净了吗……寡人……凯旋……"

郑旦脸上没有醋意，但有失落。这种失落是难以言喻的，所以郑旦呆着，连侍臣呼她她也没有反应。侍臣端进汤药："郑娘娘，该给大王喂药了……"

郑旦仍旧没有听到，她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恍然而离去。

伍子胥急进，问："大王的病怎样了？"

侍臣："禀相国，大王有高热，服药后已有所减退。"

伍子胥："用心伺候，大王若有事，惟你是问。"

侍臣："相国放心，微臣一定小心侍候！"

伍子胥一脸愁容地站了一会儿，扭身欲去时，忽听夫差梦语道："勾践，你凭什么敢与寡人争……"

伍子胥回头问："大王有什么吩咐？"

侍臣忙道："禀相国，微臣没……没听清。大王说的是……是胡话。"

伍子胥："大王金口玉言，你竟敢说是胡话？"

侍臣："相国恕罪，微臣失言了。"

伍子胥："刚才大王说什么？"

侍臣："大王说，'勾践，你凭什么敢与寡人争'。"

伍子胥轻呼："大王，大王……"

夫差仍昏睡着。

伍子胥府,夜。

伍子胥看着的王孙骆、黑翼道:“大王已连续数日高热,梦语连连。”

黑翼问:“相国,大王都是些怎样的梦语?”

伍子胥冷冷一笑道:“无非是勾践凭什么跟他争之类。”

黑翼:“相国,为何不记录下来呢?”

伍子胥一想道:“不错,是该记。大王的梦语多了就会有我们想要的话。”

黑翼:“一旦大王说出杀勾践的话,相国趁机而杀,日后大王后悔也来不及。”

“对,这是任何人也翻不了的旨意。”王孙骆道。

伍子胥:“既如此,行人大人恐怕要辛苦了。”

王孙骆:“在所不辞。”

伍子胥:“老夫以大王重病需重臣守候的名义多安排一些人守候,你也去,明白老夫的意思吗?”

王孙骆:“在下明白。”

第二十九章　伍子胥的第三杀

夫差寝宫，夜。

夫差仍昏迷着。王孙骆以及另外一名大臣守在一旁，另有书吏跪在锦榻的另一侧，面前的案几上是羽管与锦帕。

“高车战马，寡人……沐浴着北方的雄风……”王孙骆与另一大臣侧耳听了一会儿，大王不再往下说，王孙骆便重复了夫差的呓语道：“‘高车战马，寡人沐浴着北方的雄风……’记下。”

书吏取羽管在锦帕上记录。

“杀了他……”夫差又喊。

王孙骆：“‘杀了他……’记下。”

转眼间天便亮了，另两名吴臣，其中一名是司农，来接替王孙骆。四名大臣相互施礼，尔后交班，王孙骆与另外一名大臣退下。

勾践寝居，日。

勾践正问吴侍臣：“寡人听说上王病得很重，能让寡人去探望吗？”

侍臣：“恐怕不行。”

勾践：“为什么呢？上王可是给了寡人后宫行走的特权。”

侍臣：“可这回不同了。我王仍昏睡着，宫里的大小事务已由相国全部接管！越王想探望，须伍相国点头才行。”

勾践讪笑了笑：“寡人明白了，你去忙吧。”

待侍臣去后，勾践已觉有异，他装作散步，走到寝居门口朝外一望——寝居外，荷戈持戟的禁卫布满四处！勾践惶恐不安地在寝居内转着。

夫差寝宫外，日。

郑旦又至，禁卫却将她拦住了。郑旦：“让开，我要探望大王。”

侍臣闻声已出，忙低声道：“娘娘，快回寝宫去吧。”

郑旦：“为什么不让我探望大王？”

侍臣：“伍相国有令，大王病重期间，任何外人及后宫嫔妃都不能探望。”

郑旦：“伍相国也太……”

“小声点儿。”侍臣忙制止了郑旦。

郑旦想了半天，招了一名宫娥：“去太宰府，将怡娃夫人请进宫来。”

夫差寝宫，日。

书吏面前的锦帕已叠得很高，王孙骆正一份份地翻看那堆锦帕……

郑旦寝宫，日。

怡娃已至。郑旦："怡娃，你来了就好，我突然感到害怕。"

怡娃："你害怕什么？"

郑旦："大王病重，伍相国把王宫全管了，万一大王有事郑旦会不会死？"

怡娃："谁会让你死？"

郑旦："伍相国啊！我们是越人，大王有事了，他还会放过我们吗？"

怡娃："被你这么一说，我也害怕了。"

郑旦："我找你来，就是想让你问一问太宰大人，我们会不会有事？"

怡娃："可大人又去了邗城，还未归呢。"

郑旦："大人为何偏偏此时去了邗城？"

怡娃："他又不知道大王会在此时病重。"

郑旦："看来你很得太宰大人的欢心，所以就护着他。"

怡娃："谁护他了？"

郑旦："好了，我们再想想办法。"

怡娃却慢吞吞道："这事可去问范蠡大人啊。"

郑旦："你不早说，快去吧。"

伍子胥府，日。

"相国，终于成了。"王孙骆如释重负般自袍袖内掏出一份帛书，"那份已交太史大人在王宫归档，此份是附件，请相国过目。"

伍子胥展开一读："'勾践竟妄言与寡人争当天下霸主，此人不除，吴无宁日'。好！"伍子胥难抑兴奋之色，"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杀勾践了！苍天有眼哪……"

姑苏台民居，日。

怡娃刚说了自郑旦处听到的情形，范蠡的脸已沉下。雅鱼以及西施望着范蠡，也被他的情绪所染，俱都紧张起来。范蠡："怡娃，你速进宫将郑旦接到太宰府，我有话问她，要快！"

怡娃听了当即起身，竟忘了告辞，已出门去。

范蠡对雅鱼道："王后，这事恐与大王有关，我这就去太宰府。"

大街，日。

"咚咚咚"的一阵巨鼓之声后，忽勃起了一声人嘶："杀越王勾践喽——"

大街立即人声鼎沸！

勾践寝居，日。

伍子胥率王孙骆以及一批禁卫进了寝居。王孙骆问宫娥：“勾践呢？”

宫娥们吓得颤抖着：“睡……睡着了。”

王孙骆：“将他拿出！”

伍子胥淡淡一笑：“这可是此人这一生的最后一觉了，去将锦榻抬出来，让老夫看看他睡得香是不香。”

王孙骆听了，挥手领了数名禁卒入内寝后，连锦榻一道而抬出了勾践。

见勾践在锦榻上闭着双眼，伍子胥围着锦榻走了数步，忽有些卖弄般道：“观一个人睡眠的神态，可知此人的禀性。你们看，他睡着了，眉宇之间却仍剑气森森，此种人杀机重，也不会给别人留一丝退路。再看他的嘴唇，他抿得那么紧，此种人会将心机藏得很深，且善变狡诈，诡计多端，阴狠毒辣……”

“你呢，你的睡相又是怎样的？”勾践已于此时睁开了眼睛。

伍子胥：“老夫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你就熬不住了吗？”

勾践：“那就请你说完。”

伍子胥：“明明是醒着的却假装睡着了，此种人最善伪装，到再也装不过去时他还有一装，那就是装痴装傻甚至装死！”

勾践：“听你这口气，寡人再也不能装了是吗？”

伍子胥：“的确不用再装了。午时三刻，你就身首异处，所以，你可对老夫说几句实话了。”

勾践：“寡人的话句句皆实！但有一件事寡人忘了，你杀了寡人几次？”

伍子胥：“自你入吴为囚奴后，老夫杀了你两次，可那两次都没有杀成，这是第三次。所谓事不过三，这一次老夫一定杀成，你也不得不死！”

勾践：“事不过三？若有人被杀，那该杀之人不会是寡人。”

伍子胥：“勾践啊，你惟此话说得好。老夫可是日夜盼着你死，此次你若再不死，那就是老夫该死！”

“那就废话少说，寡人去你的刑台等等看，也许能等到你所说的第四次！”勾践说着自锦榻昂身而起。

伯嚭府，日。

范蠡、郑旦、怡娃皆在。范蠡：“郑旦，吴王究竟病到怎样的程度？”

郑旦：“一直不醒，连说胡话。”

范蠡：“都是些怎样的胡话？”

郑旦为难道：“大人，这……”

范蠡：“你说吧，不要紧。”

郑旦：“大王说，‘西施……那冰化净了吗……’”

范蠡刚苦笑一笑时，伯嚭的近侍已入，对范蠡道：“大人，大王要杀越王了！”

众皆一惊！范蠡：“是吴王要杀我王？”

近侍："有诏书！"
范蠡："吴王的诏书？"
近侍："在下已打听清楚了，是我王所下的诏书。"
"我明白了。"范蠡几乎猛醒，"一定是伍子胥利用吴王梦呓之机矫诏而为！"
近侍："大街上已喊开，午时三刻，越王就要问斩了。"
郑旦："这可怎么办，大王仍昏睡不醒。"
近侍："太宰大人也赶不回来了。"
"眼下能制止伍子胥之人，只有公孙雄大将军！"范蠡道。

公孙雄府，日。
公孙雄对立在面前的黑翼道："怎样，伍相国待你不错吧？"
黑翼："伍相国怎样待在下，在下都无怨。"
公孙雄："那就好，是伍相国遣你来的吗？"
黑翼："是！伍相国说，今日杀勾践是奉了大王之诏。"
公孙雄："这我已知。"
黑翼："伍相国还说，大将军为人忠耿有义。"
公孙雄微一笑："我明白了，伍相国怕我扯不开情面会去乱说情？"
黑翼："不敢有瞒大将军，伍相国正有此意。"
公孙雄："那就请你带句话给相国，公孙雄避开好了。"

闹市，日。
勾践已被绑在石柱上，只等时辰一到即开斩。
刑场处于闹市的十字街口，有无数人观看。
监斩台上，伍子胥端坐于苇席，两旁有许多吴国大臣，禁卫兵卒密密麻麻。

公孙雄府门外，日。
范蠡打马急至，跳下马便往府内闯。门人拦住。范蠡："我要见大将军！"
门人："大将军一个时辰前便已不在府中。"
范蠡问："大将军会去哪儿？"
门人："小的只是个门人，如何能知将军的行踪？"
范蠡仰空一望，见时辰将近，心急如焚，竟大呼："大将军，范蠡要见你！"
正这时，伯嚭的近侍却打马来到范蠡身旁道："大人，快跟在下走！"

河边，日。
一堆旺火！公孙雄手持一把剑，剑身穿插着一条鱼就着旺火炙鱼。
范蠡打马疾驰而至！侍卫挺戈挡住，范蠡大呼："大将军，范蠡要见你！"
公孙雄："范大人，不瞒你说，此番我帮不了你！"
范蠡："大将军，范蠡求见，不为救我王。"

公孙雄："那你何意？"

范蠡："能让我过去说吗？"

公孙雄愣了好一会儿才道："让开！"

侍卫们放行，范蠡下马而前。范蠡："大将军，范蠡想问，臣子矫诏杀人吴王能容忍吗？吴宫若开了此风，吴会有宁日吗！"

监斩台，日。

伍子胥终于等到了第三通鼓，他抓起一面生死令牌在手中。监斩官立进托盘。伍子胥将生死令牌扔进托盘，轻喊出一个"斩"字！

监斩官面向刑台，振声而喊："斩——"

刀斧手将锋利的大斧取于手，在手中习惯性地掂了掂分量后站至勾践的身侧。当夺命鼓似雨点般暴起时，刀斧手对准了勾践的腰部举起大斧……

围观者原本嘈杂声一片，此时，皆已寂静。

勾践闭目等待利斧将劈至腰际的这一瞬间。

忽地人群骚动着并纷闪出几条道来，无数甲兵荷戈持盾正涌来刑台……

监斩台上，伍子胥见有异，忙大喊："王命早下，人犯当斩！"

刀斧手的斧子已垂下，听了相国的喊声左右为难，犹豫着欲再举斧时，已经晚了，公孙雄所率的甲兵将刀斧手逼住。

公孙雄于台下驻马，对伍子胥抱拳一揖道："相国大人，恕本将不敬了。请问，杀勾践是大王真实的旨意吗？"

伍子胥："你怀疑老夫矫诏？"

公孙雄："本将不敢。"

伍子胥："既然不敢，那就不该随意搅乱法场，干扰老夫执法。若大人知错即纠，立即撤走人马，老夫念你对大王一片忠心，将不予追究。"

公孙雄："若我此举真的是错了，公孙雄身为大将军不敢有违法度，将向大王立请大罪！"

伍子胥："你以为你很忠心是吗？不，你真是愚蠢之极！"

公孙雄："相国这么说，也太自以为是了。"

黑翼忽然拔剑指着公孙雄道："大将军，得罪了。"

公孙雄未将黑翼的剑放在眼里，只是道："你敢动手吗？"已有多支戟对准了黑翼。"请相国原谅，公孙雄是不得不为！"公孙雄说着竟往黑翼的剑尖逼近一步道，"相国非要杀勾践，那你只能先杀了本将！"

伍子胥："你竟愿为保勾践而死？"

"相国错了。你若杀我，我就是为国而死！"公孙雄道。黑翼的剑几乎已架在了公孙雄的脖子上。公孙雄从容道，"相国，还是再听听大王的吧。若大王亲口说一声杀勾践，我公孙雄可立斩勾践！"

"我伍某人真是何苦啊！哈哈哈……"伍子胥说着愤懑地大笑。最后，他终于道，"黑翼，收剑吧。留着勾践的命，好让这一群蠢材在他剑下颤抖着下跪！"

公孙雄却不理会伍子胥的讥讽与羞辱，见黑翼收手，他大喊："将勾践押入宫去，听凭大王发落！"

夫差寝宫，日。

郑旦伸手去摸夫差的额头时夫差正好醒来，郑旦一喜："大王，你醒了？"

夫差："寡人昏睡多久了？"

郑旦："已五日，大王。"

夫差："五日？"

郑旦有泪水溢出道："吓死郑旦了。"

夫差欲坐起，郑旦帮着他半躺于榻，夫差："爱妃竟怕成这样？"

郑旦："郑旦能不怕吗？大王昏睡的这五日，伍相国不让郑旦见你，还差些杀了越王。"

"杀勾践，究竟是怎么回事？"夫差问。

勾践寝居，日。

看管勾践的已全部都是公孙雄所率的军卒。

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的勾践孤坐着。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没有逃脱死亡后的欣喜，更没有命运多舛的悲凉。他像老僧入定般坐着。

夫差寝宫，日。

伍子胥与公孙雄立于夫差面前。夫差："相国，勾践又犯什么罪了吗？"

伍子胥："没有。"

夫差："那为何要杀他？"

伍子胥："杀勾践可是大王的旨意！"

夫差皱皱眉，但克制道："那是寡人病中的梦呓之语，相国岂可当真啊？"

伍子胥："君无戏言！"

夫差："这么说，寡人此番之病，差点儿病出事来？"

伍子胥："不瞒大王，勾践不死，老臣的确寝食难安！"

夫差："相国啊，你所做的一切虽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寡人，可你想过吗，寡人为何没有下彻底吞并越国、杀掉勾践的决心？"

伍子胥："大王对勾践的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惕！"

夫差："相国误会寡人了。不瞒你说，最想杀掉勾践的人不是相国，而是寡人。只是这些年来寡人一直在想一件事。"

伍子胥："何事？"

夫差："击败一国易，收服民心难！"

伍子胥："所以你想在勾践身上做个试验？"

夫差："是的！"

伍子胥："大王的想法没有错，可惜你选错了目标。"

夫差："纵观周边数国的国君，能和寡人一较心力的人恐怕只有勾践！"

伍子胥："所以大王想树立一个榜样，只要收服了勾践，收他国国君就如囊中取物？"

夫差："寡人的确是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事实证明勾践已经毁了。"

伍子胥："毁了？他怎样毁了？"

夫差："如今他已是行尸走肉！"

伍子胥："可老臣看到的勾践却和大王看到的不一样。"

夫差："怎么不一样？"

伍子胥："此人已被大王所使的一些手段给磨砺出来了，磨砺得如水中磐石，炉中精铁。大王啊，行尸走肉般的勾践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怕了！"

夫差的脸色已越来越难看，忽呼道："公孙雄，你去将勾践带来，就让寡人和伍相国一起看看，勾践究竟有多可怕！"

公孙雄："大王，你还病着哪……"

"去！你亲去把他带来！"夫差大吼。

勾践寝居，日。

当公孙雄一脚迈进寝居时也由不得一愣！勾践正于门内团身跪着，犹如一只受了大惊吓的刺猬。公孙雄："起来吧，随本将去见我王。"

勾践："勾践谢大将军的救命之恩！"

公孙雄："你不用谢我，公孙雄所为不是为了救你！"

勾践："可勾践此生会永念大将军的大德！"

公孙雄听勾践之语十分真诚便伸手搀他。当将勾践搀起时，公孙雄一愣——勾践两眼满含大泪。公孙雄点颀道："越王啊，你的悔过若是真心的，倒是越民之福啊……"

夫差寝宫，日。

勾践进门后即双膝一软，跪着道："上王竟一病如此？"

夫差："你为寡人担心？"

"勾践只想为上王效劳。"勾践说着欲膝行至夫差榻前。

"大胆！"伍子胥大呼。

勾践："勾践是想一观上王的圣颜。"

"让他过来。"夫差接着道，"勾践，你不再乾坤逆转，黑白颠倒了吗？"

勾践："自上王北进那日起，已乾坤朗朗。"

夫差见勾践的双眼不停地在他脸上审视着，问："你看什么？"

勾践："乾坤逆转时，竟让勾践懂了医事，观上王圣颜可知病到何种程度。"

夫差："那你看寡人之病有转机吗？"

勾践看着，忽喜道："已有转机！"见夫差忽然哼出一声，又皱紧了眉头，勾践忙道，"上王的肚腹一定绞痛，对吗？"

夫差强点头。侍臣连忙上前,扶起夫差去后宫出恭。

夫差去后,伍子胥走到勾践面前,又叹气又摇头道:“勾践,算你幸运。可你是枯泽之龙,平川之虎哇!老夫还指望着杀你第四次,哪怕与你一起死也心甘情愿!”

勾践低声道:“可惜的是,寡人不会再给你杀寡人的机会。”见夫差又被侍臣扶回,勾践朝伍子胥阴阴地一笑,转身即对夫差躬身而道,“上王想不想知道大疾何日可痊愈?”

夫差:“当然想!”

勾践便又瞄伍子胥一眼道:“伍相国,你想不想知道?”

伍子胥冷然不言,勾践便可怜巴巴地望夫差。夫差:“相国?”

伍子胥:“想知道又怎样?”

勾践:“有一个办法可知上王何日痊愈。”

夫差:“是何办法?”

勾践:“尝粪!”

这一说连夫差都吃了一惊:“你敢尝粪?”

勾践:“敢,就不知伍相国敢不敢?”

伍子胥厉声:“勾践,这是吴宫,岂容你装疯卖傻扰乱视听!”

勾践:“上王,勾践这是装疯卖傻扰乱视听吗?”

夫差竟笑道:“你不是装疯卖傻,若真敢尝粪,那你便是真疯真傻!”

伍子胥:“大王,勾践这是居心叵测,用意险恶啊!”

夫差:“尝粪这样的事可是人人都不敢,恐怕相国也不敢吧?”

伍子胥:“老臣不是敢与不敢,此是人之大限,尝粪乃是畜生之为!”

勾践:“上王,伍相国骂得好。”

夫差:“你不敢尝了吗?”

勾践:“敢!而且敢断定痊愈之日!”

伍子胥:“若断不准呢?”

勾践:“若断不准,勾践情愿受罚!”

夫差:“不嫌恶臭?”

勾践:“虽臭不恶。”

夫差:“为何?”

勾践:“勾践盼上王早日痊愈之心切之肺腑,何有恶啊?”

夫差:“不必了吧……”

勾践:“侍臣,请为勾践带路!”

连侍臣都有些愣愣的,他将勾践带去后宫。

夫差:“相国,你不想去看一看吗?”

伍子胥叹道:“不用看了,老臣信此人什么事都做得出。”

不一会儿,勾践出,满脸喜色地跪对夫差道:“恭喜上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止,交三月壬申日即可完全康复!”

夫差道:“宫内的医人都不敢断定,你何以断得这么确切?”

勾践:“夫粪者,谷物也!顺时气则生,逆时气则滞。今窃尝上王之粪,味苦且酸,正应了夏春发生之气,勾践于粪中尝出了上王体内的勃勃生机,所以可断定。”

伍子胥:“若断错了,可别忘了你刚才所说的话。”

勾践:“为上王尝粪,岂敢断错?若断错了,勾践情愿受罚!”

“勾践,你退下吧。”见勾践起而躬身退去,夫差又道,“公孙雄,你代寡人送一送越王。”

公孙雄一脚迈出寝宫时,见勾践正跪对寝宫叩而低呼:“上王待勾践恩重如山,勾践切盼上王圣躬早日痊愈。”

公孙雄叹息一声,低声道:“越王,走吧。”

夫差一直在审视着伍子胥脸色的变化。伍子胥却只有一脸的悲哀。

夫差:“相国,你认为勾践为寡人尝粪问疾,是装的还是真心的?”

伍子胥:“大王问得好啊。老臣若言勾践是装的,大王一定会再问,谁有本事能装到为人尝粪的极限。”

夫差:“的确没人。”

伍子胥:“所以大王信了勾践,以为这就是顺服,是感天动地之举?”

夫差:“相国,你这是什么话。就凭勾践今日之举,他这一辈子,就再也别想在寡人面前直起腰抬起头来。”

伍子胥:“大王啊,勾践也许真的毁了,可一旦到他直起腰抬起头的时候就什么都晚了。一个能为人尝粪的王,若再爆发一次,那便是摧天裂地!”

夫差:“越国疆土已不足百里,民不过二十万,勾践即使直起腰来,又能将寡人怎样?”

伍子胥:“怎样?灭了吴国,再去称霸天下!”

夫差明显不快了:“相国,是你小觑了你自己,还是你根本看不起寡人?”

伍子胥:“伍子胥若敢小觑大王,当初就不会力扶大王继任大位!”

夫差冷笑了一下:“如此,寡人真该好好谢你!”

伍子胥忽然疾言道:“大王,昔桀囚汤而不诛,纣囚文王而不杀,最终天道反转,成福为祸,桀被汤流放,商被周而灭。今大王不诛勾践,桀、纣之患不会太远!”

夫差冷冷道:“你果然是小觑寡人!倒是可以告诉你,寡人绝不会做桀、纣那样的无道昏君!”

“但愿如此!”伍子胥叹息道。

夫差:“相国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但寡人也难改变主意!”

伍子胥:“只怨老臣无才,竟无法说服大王。”

公孙雄府,日。

公孙雄回府,范蠡正等着他。公孙雄:“大人,还有事吗?”

范蠡："范蠡忘了向大将军道谢。"

"你用不着谢。"公孙雄沉吟了好一会儿才问，"大人，你们大王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范蠡："是个已经臣服了上国的人。"

"本将不是问这个，你还不知道吧，今日越王竟为我王尝粪而问疾！"范蠡也大惊！公孙雄又叹道，"自古至今，有这样的王吗？"

范蠡："大将军不用奇怪，这只能说明我王盼吴王早日康健，所以才有尝粪问疾。"

公孙雄："这说不通。大人，不瞒你说，本将已为救了越王而后悔，所以本将刚才说，你不用谢。"

范蠡："为什么呢？"

公孙雄："越王此人，有些可怕。"

山道，日。

范蠡猛鞭马，那马已急，几乎狂奔……他在以此发泄内心的痛楚。

伫立于山冈，范蠡遥望着远处西沉的红日，忽长啸一声，其声如鹤泣。

姑苏台民居，夜。

范蠡严肃地问端坐于面前的西施："西施，你说过，你的一切都属于我？"

西施："大人有疑吗？"

范蠡："无疑，我的一切也属于你。你我早已合二为一，是同一个人。"

西施："大人的这句话，西施等待了很久。"

范蠡："可我准备为别人去牺牲。"

西施："这个别人是大王？"

范蠡："既是大王，也是越国。"

西施已明，道："大人，你不用再说！"

"不，有一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大王为了活下去，竟为吴王尝粪问疾！"范蠡说着又痛苦地垂下了头颅。

"这么说，大人已决定把西施让给吴王了？"西施冷声而道。

范蠡："对不起。"

"你不用说对不起，西施原来就是这种命。"西施说着起身便走，到了门口又道，"其实你们男人都一样，斗不过别人了就拿女人来送人……"

范蠡痛苦至极。

次日一早，范蠡、雅鱼以及西施正用膳。雅鱼已看出范蠡与西施有异。

西施道："大人，什么时候把我送进宫去？"

当着雅鱼的面，范蠡相当尴尬，只是道："不用急。"

"什么不用急，今日为人尝粪，明日还不知为人尝什么东西呢。"西施道。

"西施！"范蠡大喊一声。

西施将膳具一扔，再也压不住心里的委屈，几乎大哭着逃回寝居。

雅鱼："大人，西施说谁尝粪？"

范蠡痛苦地摇颀道："王后，请别再问。"

雅鱼岂能不明，已呆愣着不知再说什么。

郑旦寝宫，日。

郑旦刚梳完妆时，觉有人到了她身后，回首一望竟是夫差，由不得喜呼道："大王，你的病全好了？"

夫差："好了。走吧，陪寡人去看一个人。"

"谁？"郑旦有些提防着什么的语气。

夫差："爱妃啊，你只是一个女人，你只要寡人喜欢你就足够了！其他的事啊，不要多问，更不能多管，知道吗？"

郑旦这才垂首道："郑旦懂了。"

夫差："懂了就好，走吧。"

勾践寝居，日。

勾践于寝居内忽见夫差正领着郑旦前呼后拥而来，忙起身捷趋，早早地跪于门内。夫差进门便道："勾践，今日是什么日子？"

勾践："壬申日。"

夫差："你断得很准哪，寡人果然在今日病好了。"

勾践："此是上王的福分。"

"起来吧，别跪着了。"勾践起身，夫差又道，"勾践，寡人仍然要问一问你，你做这事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勾践："回上王的话，勾践只将自己当做一名医人。既为医人，就得敬业。"

夫差："勾践，寡人若不再囚你，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勾践立答："行医！"

夫差一怔："行医？"

勾践："对，力争做一名好医人。"

夫差："你真的忘了与寡人所立的誓言？"

勾践："没忘。"

夫差："行医如何与寡人争霸天下？"

勾践："上王，为王者争霸天下，杀伐之事无可避免，行医却是救死扶伤。能收取人心不也是争霸吗？"

夫差："此为真话？"

勾践："不敢有瞒上王，勾践对争斗早已心灰意冷，行医将是勾践此生最该做也能做的事。"

夫差："看来寡人没白来啊。"

勾践："趁此良机，勾践有一个请求。"

夫差警觉地:“是何请求?”

勾践:“上王的宫内一定有好医书,能否借几策让勾践一阅?”

夫差:“此请寡人准了,你可去医书库内阅览。”

“谢上王!”勾践由衷地大喜。

吴王宫外,日。

銮驾排列,夫差携郑旦步出宫门。郑旦:“这是去哪儿?”

夫差根本不顾郑旦的情绪道:“你知道寡人是去哪儿。”

郑旦:“是去看……西施?”

夫差:“寡人曾与西施有约,会在寒冰化净之前凯旋!可惜寡人一病,失约了……寡人须亲去赔个不是。”

郑旦:“郑旦身子有些不适,不能陪大王了。”

夫差:“既如此,你回宫去吧,寡人不用你陪。”

郑旦扭身便走,双眼噙满泪水……

夫差独自迈入王辇,侍臣已呼:“起驾——”

姑苏台民居,日。

夫差一行来至门外,侍臣呼:“大王……”

“不要呼!”夫差于王辇内喝止后下车走进了院内。他昂身于当初寒冰所卧之处,而他的脚下却连一片水渍也找不到了。

当夫差抬首时,却见西施背着一只包袱,将自己身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夫差还未来得及启口,西施已冷冷地道:“你来了?”

夫差:“对不起,寡人失约了。”

西施:“你是大王,还用得着说对不起吗?西施……这就跟你走……”

夫差倒是一愣问:“西施,有人逼你了吗?”

西施冷而摇颅道:“西施若不愿,谁又能逼我?”

“范蠡,你出来!”夫差忽然大吼一声。

雅鱼已先出,屈膝而礼道:“罪妇见过吴王。”

“范蠡呢?”夫差厉问。范蠡这才缓步而出,昂身未跪。夫差却不计较,厉声道,“你与西施说了什么?”

范蠡望了一眼西施,而西施却根本不看他,范蠡道:“范蠡告诉她,吴越这片天下是吴王的,而吴王看中的女人是没有一个能逃得过去的!”

“大胆!”夫差大怒。

范蠡:“范蠡说出了事实,吴王想杀可以下手!”

夫差的脸色已黑!

“吴王,何必与此人动怒呢。不值!”西施仍不望范蠡一眼。夫差对西施点着头颅,忽转身要上车辇。“大王……”是西施在呼。夫差停住。西施道,“寒冰早已化净……大王不想要西施了吗?”

夫差这才一转身，目光紧盯了西施道："西施，你等着，寡人将用最隆重的仪仗来迎你。"

西施："大王，请答应西施的一个请求。"

夫差："告诉寡人。"

西施："西施不要大王的任何仪仗车马，只要遣一乘肩舆小轿即可。"

夫差："为何要如此？"

西施："大王若怜惜西施，就请答应！"

夫差："好，寡人答应。"

"大王还得降一道旨意。"西施一指范蠡，"命此人送一送西施……"

夫差："范蠡你愿送吗？"

范蠡："吴王之命，岂敢不愿。"

"范蠡，你真是个混账！"夫差厉骂。

范蠡的脸上，竟升起了笑容。

姑苏台民居，夜。

雅鱼："西施，你此时若后悔还来得及。"

西施："王后，西施不会后悔！"

雅鱼："可王宫深似海啊，这一去，恐再难回头。"

西施："西施为什么要回头？"

雅鱼："难道再无可留恋？"

西施："没有了……"

雅鱼止不住流下泪来："都是因为大王，所以你的心伤透了。"

西施："王后，这和大王扯不上。"

雅鱼："我会想你……"

"王后，西施也会想你……"西施再也抑制不住了，泣声一起时滚进了雅鱼的怀里。两个女人尽情地流了一番泪后，西施又道，"王后，西施有个请求，逢年过节时，帮西施给父母扫一扫墓……"

雅鱼："只要我还能活着回到越国，我一定去……"

西施："王后岂能亲去，遣个人就行。"

两个女人几乎一夜都不能入眠。不久，天已亮……

夫差遵西施之嘱，果然只遣一乘两人抬的肩舆，且早已静静地伫立于院内。

西施在雅鱼的陪伴下出门，她扭首望一眼民居，很显然，她是在望范蠡。

雅鱼温声道："好妹妹，他的心……也碎了，让我来送你吧。"

"不，不用送……谁都不要送……"西施说着一头钻进了肩舆。

两名抬舆人不敢怠慢，抬起肩舆便走。

雅鱼望着肩舆离去，难禁大泪……

郊道,晨。

郊野晨雾弥漫。寂静的郊道长,茫茫晨雾中浮着一个人,他是范蠡。

范蠡早已一身晨露,如沐浴般,正经受着命运的又一次洗礼……

肩舆来了。范蠡让过了肩舆,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地跟着。

肩舆的“吱呀”声于晨雾中显得格外地沉闷而揪人心肺……也不知走了多久,忽闻西施道:“停!”肩舆停了。“大人,你回去吧……”西施道。

晨风正轻轻拍打着肩舆的帘布。帘布有声,而人无声。

不知多久,范蠡终于道:“西施,就此别过。你等着范蠡……”

西施:“西施……等多久……”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范蠡的声音在满是晨雾的天空中弥漫……

西施寝宫,日。

西施见无数的宫娥怀里捧了绫罗绸缎及各种宝器入宫,冷喊:“退出去!”宫娥们不敢退。刚好侍臣进,西施便冷对侍臣道,“让她们退出去!”

侍臣因西施而挨了八十杖责,记忆犹新,忙命众宫娥:“将赐物放下,快退!”

“我要退的就是赐物!”西施又道。

侍臣虽左右为难,却还是挥了挥手,命众宫娥退出后,讨好般道:“西施娘娘,大王的赐物……”

“你也退下!”西施不容侍臣说话。侍臣无奈,只得退去。“闭上门!”西施命门内站着的宫娥。宫娥们不敢怠慢,将宫门闭紧。

侍臣不敢把大王所赐之物再收回,所以西施的寝宫外堆着大量的赐物。

夫差书宫,日。

“再赐行宫两座……”见侍臣跪下,夫差又问,“你怎么啦?”

侍臣:“大王所赐之物,西施娘娘一件也不受。”

夫差:“为何如此?”

侍臣:“微臣不知。”

西施寝宫外,日。

夫差望着大堆的赐物也有些发愣!“叫开门!”夫差命侍臣。

侍臣向前拍门喊:“西施娘娘,大王驾到。”

门不仅不开,且没有回声。夫差竟无奈而摇颅,不得不离去。

夫差书宫,日。

夫差在书宫内坐立不安。

西施寝宫外,夜。

夫差又至,亲拍其门喊:“西施,是寡人。你为何如此?有什么委屈告诉

寡人，寡人才好为你做主啊！”

宫内不仅无声，且连光亮也熄灭了。

郑旦寝宫，夜。

郑旦：“大王，我西施姐姐的性子烈，对她，大王要耐心一些。”

夫差：“寡人有足够的耐心，可她不该什么话也不说，让寡人做了闷葫芦，无端地揪心。”

不一会儿，一名西施宫内的宫娥至，向夫差行了礼道：“郑娘娘，西施娘娘请你过去，有几句话要对你说。”

夫差：“西施可好？”

宫娥：“好。”

夫差：“那她究竟为何不见寡人？”

宫娥垂首，不敢再答。郑旦：“大王，一名奴婢如何知主子的心思。”

夫差：“倒也是。对了，西施不是请你去吗，爱妃快去快回！”

“郑旦这就去！”郑旦匆匆而去。

夫差一脸的烦闷，他转了几圈，往一只美人靠上一仰，闭眼打盹也不行，又起了身，大步转着，状如困兽。

不久后，郑旦回。夫差迎着问：“她说什么？”郑旦的脸上有些沉重，她犹豫着，似不知如何开口。夫差急道，“你快说啊。”

郑旦：“西施姐姐说，只要大王还囚禁着越王和越王后，对她来说，是辱！”

夫差：“什么辱？她岂可如此说话？”

“大王息怒。西施姐姐说，王为奴了，民更是奴啊，如今她的身份是奴，所以她不敢以奴的身份而有辱大王。”见夫差似乎点了点颌，郑旦又道，“西施姐姐还说，既然大王什么都可以赐给她，为何不可以给她一个人的身份，只要大王释越王和越王后归国，她才是个人了，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她的心思不小啊！”夫差已有怒。郑旦有些害怕。夫差突然问，“爱妃也和西施一样想吗？”

“郑旦岂敢。”郑旦道。夫差冷冷一笑后，忽就转身出宫。郑旦呼，“大王，大王……”

夫差书宫，夜。

夫差坐在书宫内读策，未读一会儿却将策一扔。他烦躁得很！

宫外已漏至三下更鼓声……

“来人！宣伍相国！”侍臣诺着欲去，“等等。”夫差道，“不宣相国，命人去邗城，召太宰大人速速返回……”

第三十章　颀悬双剑

大道，日。

伯嚭一行已从速而返，他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心内焦急，催促舆人道："快！再快些！"

舆人打马。马蹄急促，卷起一路黄尘。

夫差书宫，日。

伯嚭匆匆奔入，跪地大叩。夫差见伯嚭一喜，忙道："爱卿平身。"

伯嚭起身问："大王急召臣？"

夫差："爱卿啊，寡人问你，你对越王勾践怎么看？"

伯嚭："大王为何有此问？"

夫差："这么说吧，寡人若释了他，他还会不会再来反咬寡人？"

伯嚭思忖了许久道："臣以为不会。"

夫差："噢？何以如此肯定？"

"其因有三：一是他被大王打怕了，只要大王坐镇吴国，他岂敢轻易起兵；再者，为奴这三年，他被大王一硬一软，已治得服服贴贴甚至疯癫；其三，勾践被释后，即使他仍有复仇之心也不怕，大王可遣监越使，也可遣大军，一旦发现他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立即剿灭！"见夫差仍沉思着，伯嚭又道，"大王，至今为止，北方对我臣服的仍只有蔡国，其因也有二：其一，我邗沟还未凿通，他们还未感受到真正的威胁；其二，就是因我至今还囚着越王，那些小国的国君仍然不信我们。"

夫差："既如此，寡人就释了越王。爱卿去民居走一趟，将越王后和范蠡接进宫来，以礼相待。"

伍子胥府，日。

王孙骆十分慌张地入府，未见伍子胥已大呼："相国！相国大人在哪里？"

伍子胥自书房出，一边将王孙骆往客厅让一边问："何事如此惊慌？"

王孙骆："相国，大王已决定要释放勾践归国了！"

伍子胥也微惊："老夫知道这一日迟早要来，想不到会如此之快！"

王孙骆："大人快进宫谏阻，迟了恐就来不及。"

伍子胥摇颀道："犯颜直谏，伍某的这张老脸早已扛不起了。"

王孙骆："总得设法阻止啊。"

伍子胥在思索着。黑翼自后府而至，黑翼问王孙骆："有何事发生？"

王孙骆低语道："大王要释了勾践。"

黑翼忙道："相国，勾践不能释！"

伍子胥："眼下惟有最后一谋了。"

王孙骆："何谋？"

伍子胥："将能叫到的大臣全叫上，去王宫外静坐！"

王孙骆："好，臣这就去。"

"去吧。"伍子胥一挥手，可脸上已有难以抑制的悲哀之色逐渐浮现。

勾践寝居，日。

勾践钻在大堆简策里正在读医籍。伯嚭将范蠡领进，范蠡跪地："大王……"

勾践抬首一望，君臣二人竟愣愣地望了许久。

一会儿，雅鱼进，也愣愣地望着勾践，她原本担心看到的事没再重现，而且见勾践竟是在研读……雅鱼的内心感慨万端，也跪了下来，有泪溢出眼眶道："臣妾叩见大王……"

"都起来，起来。"勾践呼。

待范蠡起来后，伯嚭扯了扯范蠡的衣袖，范蠡会意，随伯嚭避开。

勾践欲自书堆中起身，却不知是坐久了还是体虚，一下子竟站不起来。雅鱼忙奔过去，扶起勾践。勾践牵着雅鱼的一只手问："你的手为何这么凉？"

雅鱼："大王放心，它慢慢地就会热了。"

勾践："雅鱼啊，你记住，即使亲眼看到的事也未必就是真的。"

雅鱼："臣妾明白。大王知道了吗，吴王就要释我们归国了。"

勾践闻之一阵惊悸，但他却克制得不见喜色，只是道："这是真的？"

吴王宫外，日。

伍子胥领着二三十名大臣徒步至王宫大门后，对黑翼道："你去王宫的后门守着，发现勾践从那儿走就立即禀告老夫。"

黑翼速去。伍子胥率先盘腿一坐，臣子们在伍子胥身后坐下……

夫差书宫，日。

"啪"的，夫差一掌击于书案道："相国岂可这么干？"

伯嚭趁机煽火道："伍相国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公孙雄，调五百精兵，将他们围起来再说！"夫差怒不可遏！

公孙雄倒显冷静："大王且息怒，伍相国也是一时性急才围宫静坐的。"

伯嚭："什么围宫静坐，这分明是逼宫！"

公孙雄狠瞪伯嚭一眼。

夫差降了些火气，开始冷冷一笑道："逼宫？寡人谅伍相国还没那个胆

量！他这是技穷了，才再用这烂招与寡人较量。”

公孙雄：“大王，且让臣先去劝一劝，他们若能知难而退，大王就饶了他们这一回。”

“你劝不动他们。放心调兵去吧，只要将他们围住就行。”见公孙雄还想说什么，夫差挥手道，“寡人心中有数，以兵相围，是为控制局面。”

吴王宫外，日。

盔甲丁当，戈刃闪亮。五百精兵自四处列阵，将二十多名席地而坐的臣子们团团围住！公孙雄步往伍子胥面前，施礼后道：“伍相国、列位大人，有本可在朝堂上奏明，何苦如此啊。”

王孙骆：“大将军，想杀想抓，快动手啊！”

公孙雄：“大人说错了，之所以用兵，是为了朝廷的脸面。若诸位大人知难而退，这就可以走！”

王孙骆哼了一声道：“大王若收回成命，我们就立退！”

公孙雄挥了挥手，围得铁桶似的官兵立即让出一个口子。公孙雄：“诸位大人，岂可如此相逼大王？诸位退下吧。请！”

伍子胥一直闭目静坐，公孙雄喊了请后，他仍旧连眼皮也不抬一下。相国不动，他身后的臣子们也没有一个起身的。公孙雄无奈，进宫复命。

夫差书宫，日。

公孙雄施礼不语，退至一旁。夫差：“大将军，不须那么沉重。太宰。”

伯嚭：“谨听大王吩咐。”

夫差：“命御庖准备膳食给伍相国他们送去。”

伯嚭：“难道他们会一直在宫外待着？”

“大将军已劝过他们，既不肯走，好啊，那就别走！寡人给他们好吃好喝，让他们养精蓄锐，好有力气与寡人一较高低！”伯嚭应着退下。见公孙雄满脸忧愁，夫差道，“你放心，寡人这么做只是想杀一杀伍相国的傲气！”

公孙雄：“大王饶恕伍相国他们了？”

夫差：“有何饶恕不饶恕的呢？伍相国真以为寡人对勾践失去警惕了吗？他错了，没有人比寡人更了解勾践。”

公孙雄：“伍相国静坐宫外，目的是想让大王收回成命，大王将如何处置？”

夫差：“你说寡人会收回成命吗。”

公孙雄：“可如何让伍相国知难而退呢？”

夫差：“你放心，寡人有办法让他们滚回府去！”

公孙雄：“大王，不可太过激啊。”

夫差：“你放心，寡人不拿押一个人，也不硬来，寡人会让他们知难而退的。”

公孙雄一脸不解之色……

吴王宫外，日。

庖人来为静坐的大臣分发膳食，可没有一名臣子去接食物。庖人无奈，只好将食物放在每名臣子面前的地上。

夫差书宫，日。

夫差吩咐侍臣："你去将司农大人给宣进宫来，但不能带来见寡人，带他在宫内胡乱转一圈，然后让他出宫。"

吴王宫外，日。

侍臣领着司农大人进宫。

司农去后，王孙骆已开始愤不平道："大王为何不先召见相国大人？"

伍子胥："你还是少发些牢骚吧。你没觉出大王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

王孙骆嘀咕了一句："难道大王要瓦解我们？"

"沉住气吧。"伍子胥淡淡道。

黑翼扯了扯王孙骆衣袖，求他别再言。

吴王宫内，日。

侍臣果然带着司农四处乱转。司农却已有些诧异："你这是要带本大人上哪儿去？"

侍臣："大人，请！"

司农犹豫着仍跟着走，但神情已紧张。侍臣将司农带至荒僻的后宫时，司农便再也不肯走了。司农："大王究竟在哪儿？"

侍臣："大人，走吧。"

司农："大王若不愿见臣，臣可以回府去……"

侍臣："既如此，大人回府去吧，大王说，明日再召见你。"

司农一听，如获赦似的忙往宫外疾行。

吴王宫外，日。

司农出后脸已变色，向伍子胥一揖："大人，在下身感不适，先告退了！"

伍子胥苦笑着点了点头。

"司农大人……"王孙骆想留住司农，却见司农连头也不回地走了。

侍臣又出喊："大王有旨，宣行人大人进宫晋见！"

王孙骆一怔，忙用目光征询伍子胥。伍子胥："你可以坚持己见，却不必与大王争吵，千万克制，知道吗？"

王孙骆："在下一定克制。"

伍子胥："去吧。"

夫差书宫，日。

侍臣将王孙骆带进书宫。王孙骆矜持地跪见："臣叩见大王！"

夫差埋首于书简，根本不看王孙骆，只道："跟寡人玩起狠的来了，是吗？"

王孙骆："释放勾践会铸成大错，可大王一意孤行，臣等是无奈之举。"

夫差："无奈之举？亏你还说得出口！宫门静坐，丢的是谁的脸你能告诉寡人吗？"

王孙骆："是臣子们的脸面。"

夫差："你既已知，为何还要静坐？"

王孙骆："为国有安，臣等不得不为。"

夫差："好一个不得不为啊！王孙骆，你刚才不敢说是丢了寡人的脸，这说明你还顾及寡人的一点脸面，寡人谢你了。可寡人却要告诉你，你们这么做丢的是国家的脸面！你是行人，该懂此理。退下吧，是回府去还是去静坐，你自己看着办！"

王孙骆仍欲言："大王……"

"退下！"夫差不留余地地喝斥一声。

吴王宫外，夜。

王孙骆出，仍坐回原先的位子，正想对伍子胥说什么，伍子胥却摇颅示意，王孙骆便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坐着。

转眼间已是黑夜，伍子胥等仍围宫静坐。

四周已漆黑一片，惟有精兵们偶动身子，抖得盔甲"丁当"作响。

夫差书宫，夜。

公孙雄："大王，伍相国他们仍不肯撤。夜凉，要不，将他们请进宫来？"

夫差："他们心中有火气啊，让他们吹吹冷风有好处。"

公孙雄："要不，给他们个亮？"

夫差："这主意不错！是该给他们个亮了，省得他们两眼一抹黑！"

吴王宫外，夜。

十六只地豆灯分两排摆开，军士以火把点亮后，顿时明如白昼！

王孙骆："谁给我们送的亮？"

伍子胥："这一定是大王的主意！"

王孙骆："大王不肯答应我们的请求，为何又要送亮呢？"

伍子胥："大王这是在告诉我们，是我们错了。"

吴王宫外，晨。

晨露洇地，十六盏地灯已奄奄一息。二十多名熬了一夜的臣子们也早已无精打采，坐得东倒西歪，惟伍子胥硬挺着脊背仍如松而坐。

终于，侍臣出，宣道："大王宣伍相国晋见。"

伍子胥坐得久了，几乎站不起来，黑翼忙起身扶他。伍子胥起后，推开黑翼，精神一振，随侍臣入宫。

夫差书宫，晨。

伍子胥进书宫时，夫差不在。侍臣请伍子胥入座后，已有数名宫娥捧着热水、热饮而入。宫娥搓了滚热的巾帕敬给伍子胥，伍子胥根本不理睬这些，只对侍臣道："你代老臣禀报大王，大王若不愿见老臣，老臣这就退去。"

侍臣："相国大人，大王这就见你，可大人于寒风中熬了一夜，大王心疼着相国，所以专门吩咐在下为伍相国驱一驱寒气。"

伍子胥："风寒算得了什么，心寒才伤身啊。"

"相国，言重了。"随着话声，夫差已出。

伍子胥："大王……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正一步步走进深渊，老臣却无能为力。大王，你让老臣能不心寒吗？"

夫差："相国，你的话也伤寡人的心啊。相国一直志存高远，为何偏在对待越国这件事上执拗如此？如何对待越国，又如何发落勾践，寡人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寡人再说下去，那就烦了。"

伍子胥："大王可以嫌烦，老臣明知国已有危，却不得不谏！"

夫差："可你这叫谏吗？你是在要挟寡人！"

伍子胥："大王若这么想，那就错了。"

夫差："究竟是谁错了？北进争霸是先王手里就拟定的国策，可相国却硬是揪住越国之事不放，给北进一再设置障碍！寡人几乎可以这么认为了，相国欲杀勾践及阻止寡人释放勾践，都是为寡人再设障碍。因为寡人明白，勾践一杀，中原诸国的国君就会恐惧，他们就不会亲附我们。相国，你真想让吴国成霸的宏愿在寡人手里泡汤，那你就一意孤行吧！"

伍子胥："大王，看来老臣老了，再也不能为吴国效犬马之劳了。"

"怎么不能？"夫差冷声道，"相国不是率了二十多名大臣于宫门静坐吗？相国无谋了，所以走极端？"

伍子胥："大王竟如此视臣子之为，老臣再无话可说了。老臣告辞。"

吴王宫外，日。

伍子胥精疲力竭地走出王宫，众臣们望着他，他悲叹道："走吧，回府吧。"

王孙骆："大人。我们就这么放弃了？"

"不是我们放弃，而是大王……"伍子胥说着，已离宫门。

伍子胥走时，黑翼愣了，他满脸的绝望之色，但瞬时又杀机毕现……

夫差书宫，日。

侍臣将勾践带进书宫，勾践跪拜道："勾践拜见上王。"

“平身，赐座。”夫差双眼仍紧盯着勾践。

“谢上王赐座。”勾践坐下。

夫差：“越王，知道了吗，寡人决定释你。”

勾践：“已知。”

夫差：“你对寡人说过，若有生时，愿做一名医人而医病救人？”

勾践：“就怕医术不精。”

夫差：“医人的事让别人去做，你仍为越王，越国因征战而受的创伤你倒是该好好地医治。”

勾践：“上王训诫得是。勾践愚而不仁，一再地得罪上国，几乎亡国。正所谓行不善而得祸，德不施终弃民！幸上王不灭越国，不诛勾践，仁爱兼攻，终使顽石垂首，愚木大化！勾践归国后，将永奉吴国为上国，奖农耕，重工商，民有温饱后，将助上王成为霸主。”

“助不助寡人争霸在其次，你回去之后，寡人劝你安耽一些，若再敢蠢蠢欲动……”夫差随手便扔出一把剑，“识得此剑吗？”

勾践一看道：“识得，是勾践送给上王的。”

夫差：“认得就好。当年你送此剑给寡人时，你曾告诉寡人这是用越国国土磨出来的剑，寡人携着此剑而争王成功！如今寡人送还给你是要告诉你，你若再有二心，寡人就杀了你，然后灭了越国！你记住了吗？”

勾践身子微微一颤：“勾践谨记在心。”

大道，日。

范蠡御车，载着勾践夫妇奔回越国。

西施寝宫，日。

寝宫的门开着！西施坐而等待，夫差却迟迟不来……

夫差书宫，日。

夫差在书宫内沉思着。侍臣进，奉给夫差一只锦盒道：“大王，伍相国命人送来了礼物。”

“噢？相国给寡人送礼？”夫差奇怪着让侍臣打开锦盒。

侍臣取出的竟是一块黄帕，他愣愣而道：“相国这是何意？”

夫差已怒：“他这是在警告寡人。你去告诉伍相国，日后无脸见先王的人，一定是他伍子胥！”

侍臣诺而出宫后又返回，低声禀告道：“大王，西施娘娘在宫外。”

夫差犹豫了一会儿，起身出宫。

西施跪在宫外，四目一碰时，西施叩拜道：“民女西施，叩请死罪！”

夫差一愣，向前扶起西施：“爱妃无罪。”

西施：“西施谢大王。”

夫差已挽西施的手，去往寝宫……

石买府，日。

畴无余进了石买书房，见石买仍在书简堆中忙着，便问："大人在忙什么？"

石买："你不都看到了，老夫在钻研兵法。"

"钻研兵法？"畴无余有些不解。

石买："你很奇怪是吗？老夫虽在养老，这辈子不想也不会上阵杀敌了，可老夫读的却偏偏是兵书，你知道为什么吗？"

畴无余："大人是想撰修一部兵书？"

"不！"石买摇颇，"老夫还有自知之明，此生没有修成一部兵书的资历，可老夫却能从兵书中读出一些东西。"

畴无余："在下能一闻吗？"

石买："老夫读出的是政略以及国与国间相互制衡的关系。一部好兵书，首先阐明的就是政略与制衡。"

畴无余："怪不得大人读得如饥似渴。"

石买："老夫这辈子看了许多的事，杀伐，政斗，宫争，惟有这国与国间的关系未看明白。一个国家灭亡了，另一个国家接着兴起！原本以为，那些灭亡了的国家无非是为君者暴虐无道，或者是遭遇了强大的对手，所以灭亡。如今看来不是，是当政者不懂得制衡。所谓制衡，便是不要结盟，就好比是吴、楚、越三国关系，缺了哪一国都不行，若缺一国，平衡就打破了，剩下的两国便会斗个你死我活！"

畴无余："大人高见，在下敬佩。"

石买："不要对老夫说这些肉麻的话！对了，你有事吗？"

畴无余："大人，大王已被释归国。"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拖到现在才说?!"石买几乎击案。

畴无余："大人的意思是……"

石买："大王回来是国之幸事，老夫要好好地迎他。"

畴无余："可文种大人已在准备迎大王。"

石买："他迎他的，我迎我的，各有各的迎法嘛。将先王手里就告了老的老臣们请到采地的围猎场去，就说老夫要和他们叙叙旧情。"

门人来报："大人，曳庸大人来了。"

"好，他来得好。"石买一喜，挥手让畴无余离去。

曳庸入，石买起身相迎，曳庸忙道："大人不必起身。"

石买："非起不可，如今你也难得来老夫府了。"

"大人这是骂曳庸了。"曳庸略有窘色。

石买："大人找老夫一定有事？"

曳庸："大王即将自吴释回。"

石买："这事老夫已知，大王被释是好事，你随文种大人去迎嘛。"

曳庸："大人不去迎吗？"

石买："老夫是早已告了老的人，该图个清静了。不过有句话老夫倒是想问问你，你们打算怎样迎接大王？"

曳庸："迎便迎吧，为何还要怎样迎？"

石买："大人啊，不是老夫多嘴，越国这些年的事，我们都亲身经历了。而且你我也差些就喝了毒酒。大王虽未重罚，可你我都看到了，当初我们力避与吴一战是对的，倒是大王错了。如今大王回归生天，凭大王的禀性，你说，他还会不会再闹出什么事来？"

曳庸："依大人的意思是……"

"就算老夫多嘴了，大王还是我们的大王，可他却该守守规矩了！"曳庸一惊！石买又道，"你怕了吗？"

曳庸："若真有怕的话，曳庸是怕大王再闹出什么大事。"

石买："不错，大王若再生事，越国真就完了！"

曳庸："可我们如何劝住大王呢？"

石买："不是劝，是力阻！老夫已请了一帮人去围猎场，大家议一议，看怎样给大王定定规矩，还有一个人，须得你去请！"

曳庸："谁？"

石买："皓进。"

曳庸："皓进？凭曳庸如何请得动他。"

石买取出一份陈旧的锦书往曳庸面前一推："你带这东西去就一定能请动他。"

皓进府，日。

皓进捧着锦帕的手已在颤抖。曳庸："你想不到吧，当年先王为了那颗错石已下此诏将你阖府处以斩刑，是石买大人向先王力谏才保住了你们。大人的父亲死于狱中后，又是石买大人力荐你入廷为官……太史大人，这些事你一直毫不知情吗？"

"不知。若不是看到先王的这份诏书，别人就是说死了皓进也不信。想不到石大人竟是如此的有情有义。"皓进说着，痛苦地摇颀道，"可这之前，皓进五次三番地向大王谏石大人的死罪。皓进惭愧，惭愧啊……"

石买采地围猎场，日。

十多名告老的老臣与石买已在围猎场聚齐，并在议论着什么。曳庸领皓进至。皓进面对石买双膝一软，呼道："恩公！"

石买连忙扶起皓进："那事老早就过去了，再也别提。"

皓进："大恩不言谢。"

石买面向众老臣："众位大人，老夫召你们来，还是为了让越国有存！"

一名老臣道："越国再不能生事了，石大人报国之心拳拳，大人说吧，我

们听大人的！”

另一名老臣更道："大人手中虽已无兵，可老身府内有府兵府将数百人，加在场老臣们的府兵府将几乎近万人，全归大人指使节制！"

石买："众位大人，没那么严重。越国是大王的，也是在场众位大人的。国有存，王才有位，国不亡，民才有存。我们所做之事，无非是约束大王再不惹是生非，不要乱捅吴国这个马蜂窝，我越国弱之又弱，再经不起折腾了！"

众老臣齐齐地喊了一声好。

山道，日。

载勾践夫妇的车奔驰着。山野寂静，有鸟自林中惊飞而起。

"大王、王后坐稳了，我们就要进入国境了。"范蠡已觉有异，一边摸了摸腰畔的剑，一连猛鞭马，驱车速行。

当马车转过一个弯道时，范蠡见一根巨木挡道忙勒住马。刚将马车停稳，自林中已闪出了黑翼。黑翼抱剑于怀，冷声道："勾践，你逃得出吴国却难逃我黑翼的剑！"

范蠡拔剑在手，跳下马车道："大王小心，让范蠡来会一会他。"

黑翼："范蠡，我与你无仇，你就不要送死了。"

范蠡一笑道："可范蠡负有护主之责，你想报仇，就得过了我这一关。"

"那就来吧！"黑翼说着，未出鞘的剑一亮，"锵"的一声，范蠡竟接住了黑翼不知何时出鞘的剑。

转眼间，范蠡与黑翼连过了五六招，双方几乎难分上下，只因黑翼报仇心切，一心想甩了范蠡奔勾践而去，却被范蠡缠斗着。黑翼为摆脱范蠡朝范蠡连击三剑，将范蠡逼退后，收剑而往勾践疾刺！范蠡与雅鱼皆大惊！

正此时，自越国境内疾奔至十多名武士，领头之人正是悍马，他一边奔往黑翼，一边大呼道："快救大王！"

黑翼闻这呼声很熟，稍一愣时，范蠡的剑已粘住了黑翼的剑，两人又拆了数招。悍马冲至，一边挺剑刺往黑翼一边大呼："范大人，快送大王走！"

武士们搬开了挡道的巨木，然后皆挥剑朝黑翼一拥而上……

范蠡已撤出与黑翼的缠斗，跳上马车，猛打马。

车中的勾践对悍马喊："杀了刺客！"

而雅鱼的双眼紧紧盯住悍马看，马已疾行时，雅鱼才呼："小心——"

悍马闻呼声却一愣，"唰"的一声，肩膀已中了黑翼一剑，若不是其他武士的数支剑一齐攻上，悍马必命丧当场。

悍马虽中了剑，却仍虎吼一声，挺剑往黑翼疾刺，黑翼竟一边挡着悍马的攻击，一边刺死了两名武士后，对悍马道："你坏了我的事！"

"想刺我们大王，你就是悍马的死敌！"悍马仍不手软，仗剑猛扑黑翼。

黑翼见此番复仇又无望了，他的剑便入了鞘，只用带鞘的剑挡着悍马以及其他武士的攻击道："小兄弟，你的剑技长了，可你远不足与我为敌！"

黑翼说着，纵身一退时，已隐入树林……

悍马挡住其他欲追的武士道："快回去，保护大王要紧！"

浙水南岸，日。

渡勾践数人的舟船靠在岸边。文种率更多的武士跪迎勾践。勾践走往文种时，雅鱼仍回头看。自另一艘舟船上，两名武士将伤重的悍马抬下……

"文种迎大王、王后来迟，请恕罪！"文种呼着又指着已备好的王辇道，"大王、王后请登车。"

越王宫外，日。

石买独自跪着，怀里抱着一把剑。勾践走近宫门。石买："大王，你终于回归生天了。"

勾践："石买啊，你苍老多了。"

"人老，剑却不老。"石买说着双手一擎怀里的剑，"大王可识得此剑？"

勾践："此是先王赐给你的斩将剑。"

石买："石买冒死而进此剑，大王愿受吗？"

勾践冷冷一笑。"石买，带着剑进大殿来。"勾践说着，已往大殿而行。

越王殿，日。

勾践走到王位旁停下，背对大臣们问："有谁知道，有几代人登上过此王位了？"

皓进道："大王，是二代。"

"不，你错了。"勾践说着一转身，指着王位道，"此位已坐过三代大王，这还不算寡人的幼弟稽会。他虽登上过此位，却未做成一天大王，便被扶同收买的刺客给杀了。"众臣皆很不解。"你们都不明白是吗？"勾践说着往王位一坐，望了众臣好一会儿才又道，"寡人自这会儿起，再登此位！"

"大王万寿！"众臣跪拜。

"众卿平身。"勾践喊后又问，"石买，你的剑呢？"

石买将剑一擎："大王请想清楚，若受了此剑，从此便受先王的约束了。"

勾践："怎样的约束？"

石买："大王起誓，勤勉治国，让大王的子民们享太平之福，再不挑战吴国！"

勾践望着斩将剑许久才喊："呈上来！"石买呈剑。"呛"！勾践抽出斩将剑，他望着凌厉的剑锋，然后起身，猛一把而将斩将剑插入王座后屏风的右上方！"石买啊，寡人这儿还有一把剑。"勾践说着自腰畔取剑拍于王案道，"这把剑是吴王夫差赐给寡人的。"石买的脸色已微变。勾践将短剑刺入屏风的左上方道，"如此，寡人的头顶悬有两把剑了。吴王的赐剑之意不说自明。可先王的这把剑就大有深意了。石买，寡人说得对吗？"

石买："先王一直盼望国家安定，不能再有战争。"

勾践："石买，你为何不直说你进此剑之意是，寡人若再战，那先王的这把剑，就随时可落在寡人的头颅上。对也不对？"

石买不得不道："正是此意！"

勾践："那好，寡人这就当着这两把悬于头颅的剑起誓，寡人安守本分，越吴永不再战！"

众臣愣着。

"大王有此誓，是我众民之福！"早已大跪的石买抬起身子时，眼眶内已噙着热泪……

勾践寝宫，日。

苦成与岩鹰奔入，朝勾践一跪喊："大王！"

"起来。"见苦成与岩鹰起身后仍神情激动，勾践又问，"刚回来吗？"

"文种大人遣人刚将微臣等自邗城调换回来，再过数日，诸稽郢将军他们也要回来。这下好了，微臣又可好好伺候大王。"苦成说着伸手在摆设上一摸，见有灰尘便又道，"大王稍候，微臣这就遣人打扫。"

"不用！"勾践阻止了苦成，忽问，"苦成，宫里的马伕住哪儿？"

苦成："宫内的马厩旁。"

勾践："那好，你去为寡人腾出一间马棚来。"

苦成："大王，为何要马棚？"

勾践："别问，去吧。"

石买府，日。

见石买心情甚佳地回至府中，畴无余迎住问："大人，大王受了斩将剑？"

石买："受了。"

畴无余："大王竟没有怒？"

石买："不仅无怒，而且大王竟将斩将剑高悬而誓，吴越永不再战！"

畴无余："在下不敢相信。"

石买："这是事实，为何不信？"

畴无余："大人，在下伴随大王入吴为奴，该看的在下看了，该体会到的在下也体会了。吴王将大王在大料上吊缚了一个月，他愣是不告饶一声。大人，这样的人，岂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大人恐不可高兴得太早！"

石买："照你所言，老夫仍得睁大了双眼？"

畴无余："大人的制衡之术，恐怕还能用上。"

石买已被畴无余说得忧心忡忡："大王若对吴国再有异心，那越国真就完了……"

范蠡府，日。

文种入范蠡府，见范蠡的脸色不大好看，问："你还生我气？"

范蠡："找我何事？"

文种大咧咧一坐："想问你一句话。"

"一句话你还用坐着问吗？"范蠡冷笑道。

文种："你不用那么小器。我只是想问你，大王真就甘心服输了吗？"

范蠡："这你该去问大王。"

"可这会儿我想问你！"文种竟加重语气道。范蠡不言。文种又道，"范蠡啊，你我就别斗气了。你没发现吗，大王回来似乎一切都很平静，可石买将斩将剑一进给大王，又一切都不平静了。我想，大王正等着我们上奏策呢。"

范蠡："那你上啊。"

文种："上怎样的奏策，我想与你商议一下。"

范蠡："我明白了，你是被石买所进的那把剑给惊着了。"

文种："我惊什么？"

范蠡："石买进斩将剑的意思已再明白不过，大王若再有图战之举，那么斩将剑真的上可斩大王，下更可斩你我这样的臣子。"

"听你如此一说，倒不是我怕，而是你害怕了。"见范蠡一笑而不语，文种又道，"石买为何会有如此胆量，敢进给大王斩将剑？"

范蠡："敢斩大王的人，要么手里捏着什么先王遗诏，要么就是有足够的实力。"

"对了！"文种一拍脑门，"石买一定是与先王手里的老臣们抱成了团！"

"大王委你守国，老臣们抱成团的事你竟未能阻止，更没有察觉，文种……"范蠡冷冷笑着又道，"越国的官，你也快做到头了。"

文种这才大惊，愣在范蠡面前不知如何是好……

马棚，日。

苦成引勾践走进一座矮旧的房子时，勾践见棚内已生了一盆炭火，窗户也用新的纻麻布给糊上了，道："这就是马佚们住的？"

苦成："是。"

勾践："马佚们烤火吗？"

苦成："不烤。"

勾践："窗户也糊纻麻吗？"

苦成："也不糊。"

"那你为何生了火又糊了窗?！"勾践已怒。

苦成虽微惊，但仍坚称道："可是大王，这马棚又湿又冷……"

"马佚们怎样寡人就怎样。"见苦成愣着，勾践又道，"为何还愣着？取水来！"苦成不得不取一桶水至，却仍犹豫着。勾践竟自苦成手里夺过水桶，一把将火给浇灭了。随着烟水之气，勾践已伸手将窗户上的纻麻布全给撕了。苦成正悲着脸时，勾践已道，"去取一把匕首、一块厚木来！"

苦成忙去取来匕首与厚木，勾践便以匕首在厚木上刻字。

苦成问："大王，微臣去寝宫将锦榻抬来？"

勾践专心致志地刻着字问："马伕们睡什么？"

苦成："柴薪。"

"那寡人就睡柴薪。"苦成又愣，勾践道，"去吧，把书宫内所有的书全搬到这儿来！"

棠丽寝宫，日。

棠丽脸色很不好，她正烦躁不安地转着时，忽就抑制不住地一阵干呕！身旁的一名宫娥十分焦急。棠丽忧心忡忡地吩咐宫娥道："去找个医人来。"宫娥疾去。"等等！"棠丽喊，"不可找宫内的医人。大王和王后都回来了，千万避着。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更不能让大王和王后知道。"

"奴婢明白，奴婢去宫外请。"宫娥道。

雅鱼寝宫，日。

雅鱼独自一人端立于寝宫。"母后……"她的耳畔突然响起王子与夷的呼唤。"与夷！"雅鱼猛然回头看着宫门，愣望了许久，却什么也没看见。"与夷啊，你到底去了哪儿……"雅鱼呼出这一声后已悲。

棠丽夫人进，与雅鱼互望了许久，棠丽道："王后……"

雅鱼："夫人好吗？"

棠丽："还好。王后走了之后，这后宫就太冷清了。不知如何打发这枯燥漫长的日子，就干脆领了奴婢们，每日来为王后的寝宫打扫一番……"

"我说宫内为何会这般干净呢。"雅鱼微微一笑道，"多谢。"棠丽也笑一笑，她的笑竟有些苦涩。雅鱼看在眼里问，"夫人，你没事吧？"

"也没什么事……"棠丽欲言又止。

石买府，日。

畴无余刚自外面而归，凑近石买道："大人，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石买："什么事？"

畴无余犹豫一番终于道："在下听到传言，说宫里的先王夫人怀有身孕。"

石买不闻犹可，一闻如五雷轰顶！他愣了许久才一拍案几喊："她竟敢朝先王的身上抹黑?！"畴无余被石买的态度给吓得一惊。"若真有此事，那她就不能活！"石买再道。

畴无余："大人且息怒，身子要紧。"

石买起身在室内来回踱步，终于冷静些了："棠丽果真敢败坏先王的名声，让先王蒙受羞辱，我石买就第一个不答应！畴无余，这事太大了，得有证据！"

畴无余忙道："在下不敢胡说。我打听了，此事是从一名医人那儿传出来的。"

石买："那你还不快去将那医人给老夫拿来！"

第三十一章　先王夫人有孕

勾践书宫外，日。

文种刚至书宫门，正好撞见苦成在搬运书简，便问："大王呢？"

苦成："大王不在这儿理政了。"

文种："那在哪儿？"

苦成："大人请随我来。"

文种疑惑着随于苦成身后而走。

马棚，日。

勾践仍在厚木上刻着字。苦成入，放下书简后道："大王，文种大人求见。"

勾践："苦成，以后只文种、范蠡两位大人可来此处见寡人，明白吗？"

苦成："遵旨。"

勾践："宣文种进来。"

苦成出，文种进。当勾践在厚木上刻完了最后一刀时，文种的目光已将马棚扫了一遍，然后望着厚木上勾践所刻的字，念道："省身堂！"

"此处便是！"勾践道。

文种："大王是想在这儿理政？"

勾践："这儿不好吗？"

"可这儿是马棚啊。"文种道，"大王，越国再穷，也不能让大王在马棚理政！大王不能不顾及越国的脸面。"

"苦成！"苦成入。勾践指着刻有"省身堂"三字的厚木道，"将它挂起来。"苦成扛了厚木出。勾践这才对文种道，"脸面，我们越国还有脸面吗？"

文种："大王回来了，丢掉的脸面我们还可以再找回。"

勾践："寡人会找回的。"

文种："那大王就不该在马棚理政！"

"这会儿已不是了，它是省身堂！"勾践又道，"文种啊，寡人不仅要在这儿理政，而且还住在这儿。这省身堂既可理政更可就寝，没什么不好！"

文种："可它毕竟是马棚！"

勾践："寡人问你，大殿虽好，可你见没见过头顶悬着两把剑理政的王?!"

文种垂颅道："没见过。"

"但你如今见到了。文种啊，马棚虽简陋，可它却没有剑悬着！你说，哪

儿理政为好？"勾践道。

文种："文种已解大王的深意。"

勾践语气一紧道："文种，你若想着让寡人舒心地在大殿理政，那就好好协助寡人，与寡人一起将头顶悬着的剑给拔了！"

文种一怔，继之便是一喜……

石买府，日。

畴无余不仅拿住了一名五六十岁的医人，更拿住了棠丽让找医人的那名宫娥，此二人跪于石买面前打起了哆嗦。

石买大沉着脸："说吧。"医人和宫娥不敢说。"拖出去砍了！"石买命道。

当畴无余拔剑时，医人与宫娥忙磕头连连，喊着："说……这就说……"

越王宫武士房，日。

武士房内有数张床榻。悍马独自一人侧躺在床榻上睡着了。

一名武士领着雅鱼进屋后退下。

雅鱼看着悍马时目光愣愣的，她挥退了身后的两名宫娥，小心翼翼地走近悍马。雅鱼先察看悍马已裹好的肩膀，裹伤布上渗着血渍……

悍马朝内而卧，雅鱼弯腰自一侧去察看悍马的脸，见他耳后一颗黑痣时，由不得大愣！许久后，雅鱼才回过神来，低声呼道："与夷，我的孩子，母后终于找到你了……"

雅鱼止不住伸出手去轻轻触摸了一下悍马耳后的那颗痣，悍马却疾坐而起，"呛"的一声剑出鞘后，他才厉喝："谁?!"

雅鱼一惊，直起身来，望着因失血而脸色苍白的悍马，嘴唇嗫嚅着道："与夷，是我……我是母后……"

悍马已看清了是王后，急愣之下，将剑一扔，于床榻上扑翻身子跪拜道："在下悍马，拜见王后！"

"与夷，我是母后啊……"雅鱼急切地道。

悍马的头颅低垂着道："王后，在下……不是与夷！"

雅鱼："你……你抬起头来。"

悍马："王后面前，在下不敢抬头。"

雅鱼拾起悍马手边出鞘的剑，目光往剑身一扫时，见剑身上赫然文有"与夷"两字，她道："你就是与夷……"

悍马被雅鱼喊得身子微微一颤，但瞬间便镇定了，道："王后认错人了。"

雅鱼："这剑上文着与夷的名字，它是我王子与夷的剑！"

悍马："回王后话，此剑是在下捡来的。"

雅鱼："那你耳后的痣呢，我的与夷耳后……也有同样的一颗痣。"

悍马："王后误会了，在下的名字叫悍马。"

雅鱼："你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啊……"

悍马："在下岂敢！王后，悍马从小长在苎萝村，有父有母，在下的姐姐叫郑旦，她……早已被作为秀女，被文种大人送入吴王宫……"

"孩子，这么说……是我认错人了？"雅鱼道。

悍马："王后的确是认错了人，在下让王后失望了……"

雅鱼的身子微微一震，她的眼内噙着泪水道："孩子，那你好好养伤……一定要把身子骨给养好了，知道吗？"

"多谢……王后关爱。"悍马的身子也微颤。

雅鱼将手中的剑小心翼翼地放在悍马的手边，她抬起手时，那手几乎就摸到悍马的头颅了，但她犹豫一下收回了手，心情十分沉重地转身离去……

悍马一直趴着，他竖着耳朵倾听着雅鱼离去的脚步声。一直到听不到后，他才不顾伤痛一跃而下床榻，他几乎摔倒，但他顽强支撑起身子冲往门外……宫道上，雅鱼缓行着的身影于悍马眼内逐渐消失……

昂立了好一会儿，悍马仿佛支撑不住身子一般，硬生生的汉子将双膝砸在地上，他低声呼道："我是与夷，我就是你失散了的儿子……对不起，与夷让你伤心了……请宽恕我……与夷还不能唤你一声……母后……"

越王殿，日。

石买独自昂身于大殿内，他的目光凝聚在王座后屏风上的两把剑上。一长一短的两把剑，在空旷的大殿中夺人眼目。

省身堂，日。

苦成躬身立着，文种仍在。勾践："文种，石买很活跃啊。"

文种："大王，是臣失职。"

勾践："不是追究你的责任，可你要知道，石买之所以敢进斩将剑，凭的不仅仅是对先王的忠诚。"

文种："臣猜测，石买他们一定是抱成团了。"

勾践："用不着猜测，他已把先王手里告了老的那帮老臣们给拧到一块了。还有，在朝的大臣里也有人暗地里支持他！所以他才胆气壮，才会觉着充满与寡人一较高下的力量。"

文种："大王委臣守国，臣竟毫无察觉。"

勾践："寡人说过了，不追究责任，可日后你得把眼睛放亮些。"

文种："谨遵教诲！"

苦成："大王，石买大人等着召见。"

"这省身堂不能让他进，寡人在书宫见他。文种，你也一道听听吧。"勾践道。

勾践书宫，日。

石买进时，勾践已端坐于书案，文种坐于臣位。石买跪地颤声道："大王，石买有重大隐情禀报！"勾践与文种即一愣！石买道，"棠丽夫人竟不知

廉耻玷污了先王的清名。大王啊，不杀此人，难以洗刷先王所受的羞辱！”

勾践：“石买大人，你说清楚，棠丽夫人究竟犯有何事会让先王蒙受羞辱？”

石买：“这个女人不知和谁私通，竟致怀有身孕！”

几乎如打了一个惊雷般，文种惊呆，连千锤百炼的勾践也一时愣住！

棠丽寝宫，日。

一名宫娥禀告：“夫人，夫人的……事已泄露至石买大人那儿，石买大人已进宫求见大王了！”

棠丽大惊失色，几乎晕倒。好一会儿，棠丽忽什么都不顾，转身便往宫外疾奔。

“夫人，你的身子……”宫娥呼着忙匆匆而追。

宫道，日。

雅鱼正伤心地走着时，棠丽已气急败坏地奔来，她再也不顾什么尊严，往雅鱼面前一跪道：“王后，请救救棠丽……”

雅鱼忙扶棠丽：“夫人，快起来，起来说。”

棠丽跪着不起：“王后不答应救我，棠丽不会起来！”

“你先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何事？”雅鱼忙道。棠丽仍不起，抬脸时，已泪如泉涌。雅鱼急道，“快告诉我！”

棠丽：“王后啊，棠丽做下见不得人的事了。”

雅鱼这才大惊：“你说什么？！”

棠丽：“王后，以往棠丽有诸多对不住王后的地方，可王后雅量，次次宽恕了棠丽……”

“这些都过去了，再也别提。”雅鱼刚将棠丽扶起时，苦成、岩鹰已至。

棠丽早已明白，又呼：“王后救我啊！”

苦成：“大王召王后晋见。”

岩鹰对棠丽冷声道：“夫人，你该回你的寝宫去了。”

棠丽：“王后……”

雅鱼：“先回寝宫去吧，一切待我见了大王后再说。”

“夫人一定要救我……”棠丽仍呼。

岩鹰请棠丽快走，雅鱼望着棠丽的背影叹息一声后对苦成道：“走吧。”

勾践书宫，日。

文种与石买仍在。雅鱼进时，见勾践的脸黑沉着。勾践：“王后，棠丽夫人做了丑事，你知吗？”

雅鱼：“臣妾刚知道。”

勾践：“她向你求情了？”

雅鱼：“是。”

勾践:"你答应她什么了吗?"

雅鱼:"没有。"

勾践:"那好,寡人已命岩鹰将她看管在寝宫内。你去吧,由你问明实情,供出奸夫,然后速来禀告寡人。"

雅鱼一惊:"问明了实情后,大王会杀她吗?"

勾践:"你说呢?"

雅鱼不敢再多言,退出书宫。

石买:"大王,问明实情后,棠丽杀不杀?"

勾践:"石买,为何有此问?"

石买:"大王,老身心焦啊。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竟敢辱没了先王的名声,若不杀她,如何慰先王的在天之灵?又如何能服众心?"

"谁是众心?"见石买不言,勾践又道,"你是指先王手里的一帮老臣们?"

石买不得不道:"是。"

勾践:"老臣们真的就那么在乎先王的名声吗?"

石买:"老臣们不仅在乎先王的名声,还更在乎先王辛苦创下的这份基业!"

勾践:"听你的口气,棠丽夫人是非杀不可了?"

石买:"非杀不可!"

勾践:"若寡人不愿杀呢?"

石买:"为什么?"

勾践:"寡人才回来,杀的第一个人不会是女人。"

石买:"那先王手里的老臣们就不会答应。"

勾践:"你是先王的重臣,你请他们相信寡人会处理好此事。"

石买:"老身告退。"

勾践:"别老身长老身短的,让寡人再给你一个名分。扶同早已死了,他曾任的司直之职一直空缺,你补了此缺吧。"

石买:"老身求杀棠丽,不为官职!"

勾践:"石买,你竟以为寡人是在与你做交易?你不是很关心越国的危亡吗,司直是谏议大夫,你任此职,如今看来很合适!"

石买:"这老身得好好考虑。"

勾践:"你考虑去吧,不可太久。"

棠丽寝宫,日。

寝宫门外有禁卫守着,棠丽仍在流泪。雅鱼:"夫人,这会儿不是哭的时候,你得赶紧与我说实话。"

棠丽停止了哭泣:"王后要怎样的实话呢?"

"你是怎样怀上孩子的?"雅鱼问。

棠丽:"王后,我是怀有身孕,这我不否认。可那人是谁,这我不能说。"

雅鱼:"事至如今,你恐保不住他。"

棠丽:“不是我想保他,而是我说不清楚。”

雅鱼:“为何会说不清楚?”

棠丽苦笑了笑:“王后,你别问了。”

雅鱼:“你不说实情,让我怎样帮你?”

“棠丽的脸面已经丢尽了,我不能丢掉这仅剩的一点尊严。”棠丽摇着头颅,又流开了眼泪。

勾践书宫,日。

石买已走。文种:“大王,若先王夫人真有私情,那就该杀。”

勾践:“你也主张杀棠丽?”

文种:“淫乱后宫,这可是大罪!”

勾践:“这寡人比你明白。”

文种:“那为什么不杀?”

勾践:“刚才你都听到了,寡人才被放回,不会拿一个女人先问斩,更何况她肚子里还有孩子。”

文种:“就是因为有孩子所以才必须问斩!那孩子是孽种,不要说他还未养下,就是养了下来,也必然杀之,好以绝后患!”

勾践:“你为何总往一个杀字上想?”

文种:“这是不得不杀!这不仅仅是先王的脸面,更有违法度。还有先王的那帮老臣们,他们肯定不会答应。他们借这种事来闹,大王将难以应付。”

正这般说着,苦成奔进书宫来报:“已告老的老臣们纷纷涌入大殿,正吵闹着要见大王。”

文种听了已面露焦急之色,勾践却仍平静,冷冷一笑道:“文种,你都听到了吧?”

文种:“正如大王所料,他们的确已抱成了团。”

苦成:“大王,他们来势汹汹,说是大王若不肯见,他们就来书宫见。”

勾践:“文种,你先去应付一下,这会儿寡人不想见他们。”

文种面露难色:“好吧,臣去应付他们。”

待文种去后,勾践道:“苦成,去问问王后,棠丽夫人的事她审得怎样了。若查问清楚,就让王后到省身堂见寡人。”

越王殿,日。

文种一进殿,老臣们先是一愣,跟着便围住文种问:“是大王派你来的?”

文种:“众位大人都别急,先听文种说。”

“你想说什么?”一名老臣道。

文种:“请问,众位大人为何而来?”

“你明知故问。”另一名老臣道。

文种:“众位大人的来意文种当然知道。可如此气冲冲的却又是为何?”

“替先王讨个公道！”又一位老臣道。

文种：“先王的事，大王会做主，众大人先回去吧。”

“文种，你休想赶我们走！”

“别跟他说，大王不肯见，我们就找大王去！”

众老臣七嘴八舌地就要往书宫拥去。

文种挺身往众老臣前一挡，大声道：“众位大人，岂可如此胡闹？”

“楚人文种，我们在这大殿列班时，你还不知在哪儿钻人家的裤裆呢，你竟敢挡我们的道？”一名老臣道。

文种却不恼：“大人们想羞辱我文种请尽管来，可此时想见大王不成！”

“滚开！”大臣们喊道。

文种：“大王正在追查此事，难道你们竟蛮横得不给大王追查因由的机会?！”

经文种这一说，老臣们才有所收敛，没有硬闯。

省身堂，日。

勾践问雅鱼：“事至如今，她竟还不肯说清楚？”

雅鱼：“她有难言之隐。”

勾践：“难言之隐？先王的那帮老臣正吵闹着要她的人头呢。”

雅鱼：“大王，臣妾知你很难，可臣妾还是想为棠丽求情，求大王饶了她。”

勾践：“为什么？”

雅鱼：“臣妾不因她做了丑事而有所同情，是她的遭遇让臣妾伤心啊。”

勾践：“雅鱼，不能因为她的遭遇而原谅她，这不是她干丑事的理由。”

“大王，今日一早，你知道臣妾干什么去了？”雅鱼话题一转道。

勾践：“你干了什么？”

“臣妾找我们的与夷去了……”提到儿子，雅鱼嗓音打颤。

勾践：“怎么，你有他的音讯了？”

雅鱼：“不是音讯，而是有一个人和我们的与夷长得十分相像！”

勾践紧问：“谁？”

雅鱼：“悍马！就是我们回到国境时率人来救我们的王宫武士！”

勾践：“是他？他是我们的王子吗？”

雅鱼摇頫道：“不是，可臣妾总觉得像。”

勾践：“为什么？”

雅鱼：“他使的那把剑是我们的与夷的。吴军破城，与夷随宫人往会稽山藏身时，他抱走的就是那把剑。”

勾践：“凭一把剑，不足以证明人家就是我们的王子！”

雅鱼：“可他的眉眼、秉性，都与大王十分相像。尤其是他耳后长有一颗和与夷一模一样的痣！”

勾践：“与夷失散时已经十三岁，他该知道自己是谁。”

雅鱼："臣妾问过他了，可他不认。"

勾践："那他就不是我们的王子！雅鱼，为何和寡人说这些？"

雅鱼："大王，臣妾因认子不成，所以才对棠丽的遭遇格外同情。她几乎刹那之间，儿子稽会走了，先王也离她而去，而且这一切，都是她的亲哥扶同所为。不管怎样说，夫人是个坚强的女人，她活得不易……"

"谁都不易！你雅鱼更不易！"勾践说着，已起身离去。

越王殿，日。

文种已挡不住这帮老臣。他们纷纷推开文种往书宫而去时，勾践却现身大殿。勾践对文种道："你让老臣们来见寡人。另外，将所有的臣子全召到大殿来。"文种微愣，不解大王之意。勾践又道，"照寡人的吩咐办。"

老臣们又纷纷返回大殿。当他们见了王座上端坐得纹丝不动的勾践时有些心慌，静立于大殿的一角不知怎么办才好。

不一会儿，在职的臣子曳庸、皓进等也皆入殿。石买也来了。

刚自邗城返回的诸稽郢奔近勾践，双膝一跪道："臣诸稽郢叩见大王！"

勾践："你也回来了？好，刚好赶上这场热闹。平身。"

臣子们刚列好班，苦成已喊："升朝——"

众臣跪拜道："大王万寿！"

"平身。"众臣起身，勾践又道，"寡人自吴国归来后，今日算是第一次大朝。可这次大朝，既是先王夫人逼出来的，更是你们逼出来的。寡人已对头顶着的这两把剑宣过誓，越吴永不再战。可你们仍动不动就聚众起哄，竟然用这种办法来逼寡人就范！石买，这算什么，你能告诉寡人吗？"

石买："大王，老臣们虽急了一些，行为有欠妥当，可是，实在是国家在这数年里经历了太多的事。如今的越国虽人心浮动，却人人思安，渴望永享太平。"

勾践："这就是你们闹事的理由？石买，你还没有说到根子上。"

石买："没有什么根子，众位养老的老臣们实在是看不过去，才想找大王说说话，顺便诉一诉他们心里的担忧！大王，该开始整顿吏治，整顿后宫，整理整个越国了。"

"石买，为何不多加一条，该整顿一下王公贵戚、告老大臣们骄奢淫逸的风气？"勾践直视石买。石买这才顿住。勾践又道，"寡人头顶着的这两把剑才是你们闹事的根由！寡人虽立了永不再战的誓言，可你们还觉得不够，还想要更多！你们嘴上虽未说出，可心里一直在想着盼着，就是想寡人颁一份罪己诏，告于全越，你们才心安！石买，寡人说出你们的心思了吗？"

石买："大王明鉴，若有一份悔过自新的罪己诏，未尝不是臣民之福！"

"你终于说出了你的心里话！不过，寡人恐怕要让你失望了。这些年来，越国的人口因征战而锐减，寡人将要颁出的是一份嫁诏，命全国所有处于生育年龄的寡妇再嫁！"这不啻如一声惊雷，全大殿的人都惊住了。勾践又道，"你们不用惊着了，想医治战争的创伤，首先是繁殖人口，它是我国当下

的头等要事。奖励农耕，将会是寡人的第二份诏书！石买，众位先王的老臣，忠于上国吴国，迅速中兴我越国，让臣民们永享太平之福，这样的两份诏书，是不是比罪己诏要明智一些？”

石买：“果若如此，众老臣就无话可说。但先王夫人必须得惩治！”

勾践：“若寡人再颁一份宫诏呢？”

石买：“怎样的宫诏？”

“从王后算起，寡人有嫔妃、待召、秀女共三十七人，除王后外，其余的三十六人全部散出宫去！”众臣更是惊异莫名，就连石买也有些目瞪口呆。勾践又道，“这些散出宫去的嫔妃、待召们，再也不用为寡人守什么贞节，让她们也执行寡人的嫁诏，全部嫁作人妻，养儿育女！先王的夫人棠丽也在此列，众位老大人，这就不会丢先王的脸面了吧？”

众老臣全都愣着。文种闪出班道：“大王的嫁诏以及散妃之策可谓空前绝后，尤其是命寡妇再嫁，更为中兴我越国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可喜可贺。”

众老臣以及石买还想说什么时，王位上的勾践已起身离去。

石买府，日。

曳庸、皓进、畴无余三人正端坐于石买的对面。皓进：“大王处理国事的方式不仅怪，而且极端。”

石买：“今日朝中听大王的一番话，几乎滴水不漏，可谓千锤百炼了。老夫真是担心啊，他若是仍想与吴对抗，凭他眼下的才华与干练，我们将难以阻止他，甚至会被他给瞒过了。”

曳庸：“那我们必须睁大了眼睛。”

石买：“棠丽的事，我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皓进：“可大王那儿已将口子封死，我们再难说上话了。”

石买：“还可以说。我们不再谏她死，但惩治总是可以的吧？还有，为先王抹黑的那个混账是谁，也可以要求再查。大王若不愿查那就我们来查！”

皓进：“大人所言极是。”

石买：“两位大人，老夫是告老的人，话说多了会遭人嫌，惩治棠丽的奏策就由你们来递。”

曳庸：“我们这就回府去拟策，可大王请大人出任司直大夫的事大人也别再推辞了。”

石买：“行了，老夫就出任这个司直大夫，你们拟你们的策去。畴无余！”

畴无余：“请大人吩咐。”

石买：“你继续追查弄大棠丽肚子的那个野男人是谁，一旦查到，立即下手杀了！敢给先王抹黑的人，老夫与他势不两立！”

省身堂，日。

勾践将两份奏策随手往案几上一扔，沉着脸道：“苦成，宣王后来。”

苦成去后，勾践起身，他的目光自窗户的破洞中越出，深沉而显现一些怪异。这是一种难以让别人捉摸出什么内容的目光……

不久后，雅鱼至。

勾践："雅鱼，大臣们又上奏策，仍然请求追查与棠丽私通的野男人。"

雅鱼："大王，这很难查。"

勾践："棠丽还是不肯说？"

雅鱼："大王，如若再查，事仍会扩大，棠丽就……"

"你担心仍有杀她的可能？"勾践问。

雅鱼："臣妾是担心。"

勾践竟微一笑道："棠丽的死活本与寡人无关，可大臣们与寡人较劲，那就让她活！"

雅鱼一喜："谢大王！"

勾践："先别忙着谢。她给先王丢丑，寡人本也要杀她！将她杖责八十，逐出宫去！"

雅鱼这才又忧心忡忡道："可她怀着孩子，如何受得了八十杖责？"

勾践："这是她自找的，若挨不起八十杖责，那寡人也救不了她……"

棠丽寝宫，日。

棠丽的面前是一架行刑的木舆。雅鱼："夫人，你逾了宫规仍要罚你。"

棠丽："棠丽认罚。"

雅鱼："按宫规要杖责八十，可你怀有身孕，所以改为鞭挞，你愿意吗？"

棠丽跪地道："愿！"

雅鱼喊："来啊！"

棠丽趴到木舆上。数名王后宫的宫娥将一张牛皮铺到棠丽的背上。

棠丽见了牛皮已明，喊："王后，你不用护着我。"

雅鱼："夫人，这张牛皮不是遮给你的，我是遮给你肚子里的小生命的……"

棠丽泪下："王后……"

雅鱼背过了身道："打吧。"

宫娥开始将鞭子抽在棠丽后背的硬牛皮上。鞭声虽脆响，可棠丽却安然无恙。"一鞭！"宫娥高声而喊。"二鞭！三鞭……"

棠丽趴着，泪如雨下。

寝宫外，三十多名后宫的嫔妃齐聚。她们对棠丽寝宫内的鞭声几乎不敢听。有人要进寝宫，却被岩鹰率武士拦着。苦成正在劝众嫔妃们："大王旨意已下，你们再不是大王的嫔妃、待召、秀女，都嫁人去吧，三个月后若嫁不了人，地方官仍要罚你们……"

宫内的鞭声终于止歇。一会儿，棠丽出宫，却不肯离去，而是转身背对着寝宫门等待着。众嫔妃见棠丽安然无恙，似乎人人都松了一口气。

雅鱼没有出寝宫门。

棠丽率先大跪于地，众嫔妃们也跪下。一名嫔妃喊："王后，让我们见一面吧。"

"王后……"众嫔妃皆呼喊。

寝宫内，木舆上的牛皮已鞭痕累累，雅鱼却端立着沉默着。

宫外的呼声一阵阵传进。宫娥道："王后，就见她们最后一面吧。"

雅鱼仍一动不动……

寝宫外，众嫔妃仍跪而不去。

雅鱼终于出，手拎着一只包袱，递给棠丽道："你不能什么都不带。"

棠丽："不，我什么都不要。"

雅鱼："可你得过日子啊！"

棠丽："我有一双手，能养活自己和孩子！"

雅鱼："那好，你……走吧……"

棠丽："王后的大仁大义，我与肚子里的孩子将永世相报！"

雅鱼扶起棠丽对众嫔妃道："姐妹们，我本不想与你们告别，因为你们这一走，恐再难见面，一想到这儿，我心里比针扎还难受……可大王的散妃之策，对姐妹们是好事啊。你们将大王所赐的珠宝金银，包括一应摆设，凡带得动的，皆可带走！去民间好好地安上一个家，做一个寻常百姓，这日子一定比宫里清守苦熬的生活强多了……"

"王后，你的奴婢们告辞了。"一名嫔妃喊着，热泪盈眶地磕了三个头，起身而去。

"都走吧，走吧……"雅鱼已几乎不敢再看众嫔妃们。

众嫔妃行了大礼后纷纷而去。最后仍只剩下棠丽。棠丽泪眼朦胧地对雅鱼道："王后，棠丽找那个男人去了，恕棠丽仍不能告诉你实情……"

"你不用告诉我，你一定有不能说出的苦衷。将来某日，你我有缘会相遇的。"见棠丽哭成个泪人，雅鱼又道，"不能哭，当心伤了肚子里的孩子。"

棠丽启行，几乎一步三回头地恋恋不舍……

越王宫外，日。

众嫔妃正在散去。有一驾牛车载着棠丽而去。赶车的是一名中年农夫，他步行着，显得憨厚而老实……

省身堂，日。

"岩鹰！"勾践道，"将棠丽逐出宫去了吗？"

岩鹰："逐出宫了。"

"遣几名武士去护送。有人要杀她！"见岩鹰不解，勾践又道："你愣着干吗？快去！"岩鹰这才速出。

不一会儿，雅鱼进。勾践："都走完了吗？"

雅鱼："都走完了。"

勾践:“没有人不愿离去吧?”

雅鱼:“没有。”

勾践微微一愣,但仍道:“好!”

雅鱼:“大王,众妃散去后,留下的宫娥们怎么办?”

勾践:“有多少?”

雅鱼:“连臣妾宫内的算在内,一共是五百三十九人。”

勾践:“雅鱼,寡人想求你件事。”

雅鱼:“大王,为何用一个求字?”

勾践:“雅鱼啊,你跟着寡人吃了那么多的苦,寡人已愧疚了,若这件事再说出来,你一旦答应,就是苦上加苦!”

雅鱼:“大王,臣妾没什么其他的本事,可惟有苦臣妾不怕!”

“好!”勾践点颌而道,“从现在开始,寡人要求你亲耕自织,不要说寡人吃的用的,就连寡人穿的衣袍,都须由你亲手织出,你能做得到吗?”

雅鱼思忖良久,轻吐出一个字:“能!”

勾践:“那好,那就将所有的宫娥全部遣出宫去。一应的侍人、杂役也裁去一半!”

“臣妾这就去办!”雅鱼说着已转身。

“慢着!”勾践道,“雅鱼啊,你身边还是留下几名宫娥使唤。”

雅鱼:“大王,有奴婢使唤着还叫亲耕自织吗?”

勾践:“可寡人担心你的身子啊。”

雅鱼微微一笑,其神坚毅!

当勾践望着雅鱼瘦弱的背影,内心所涌动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

山道,日。

载棠丽的牛车正“吱吱呀呀”的行进在山道。那名憨厚的农夫一边鞭牛,一边伸出一只手去帮车。忽然自山道旁的灌木丛中有数名刺客杀出……

棠丽惊呼:“你们想干什么?”

农夫吓坏了。

有数名王宫武士正好赶到,与刺客一番厮杀。转眼间,刺客已一个不剩。

棠丽问武士:“谁派你们来的?”

武士们对棠丽只是一揖手,一言不发地撤走!

“王后!一定是王后……”棠丽喃喃着竟自牛车跳下,也不顾地上流淌着的血渍,双膝跪翻,朝北而拜道,“王后的恩情,棠丽这一世也报不了啦……”

陵园,日。

一名将军的遗孀拎着篮子来到一座陵墓前, 洒酒而祭后泪水已下,她泣音连连道:“将军,我告祭你来了!你的在天之灵还不知啊,大王竟下了寡妇改嫁的大诏……将军,我愿为你守一生一世……将军,你帮帮我,你的妻

子不想再嫁……”

又有遗孀入陵而来，找到自己丈夫的墓前跪下。仿佛约好似的，不久，有数十名女人皆入了陵园，告祭之语不绝于耳，而哭泣之声更是感天动地……

霎时之间，已引了无数的百姓围观。

一名年老的百姓呼道："这是伤天害理之事啊！"

另有百姓更道："大王岂能如此？"

岩鹰率着伤已痊愈的悍马等多名武士而至。听了百姓之语，岩鹰命武士们道："反了！将围观者驱散，所有哭泣告祭的女人一律拿下！"

武士们拔剑便要动手，忽闻"慢"的一声。悍马一揖手："统领大人，她们全是我越国为国捐躯英烈们的遗孀，一旦拿了她们，情理何在？"

岩鹰："你只是一名武士，竟敢顶撞本统领？"

悍马："在下是就事论事。"

岩鹰："大王的嫁诏早已颁布，人人皆知，她们抗诏而为已经是死罪！"

悍马："她们是抗诏了，可情况特殊，在下以为只能说服。若拿了她们，不仅会惊动整座王城，恐怕全越国都会惊动。一旦闹出大事来，统领大人将难逃罪责！"

"你竟敢如此对本统领说话，你不要命了吗？"岩鹰怒而拔剑！

悍马竟不示弱："大人若不听在下的建议，那你就拿吧！一旦拿了，你就是死罪！"岩鹰忍无可忍，"嗖"的一声剑尖已划至悍马的咽喉。可悍马竟动也不动，只冷冷地望着岩鹰道，"统领大人，在下是在救你的命！"

岩鹰绷了许久，终于软下来，收剑道："以你之见该怎么办？"

悍马："封道！不准百姓进陵园围观起哄，然后立即将实情禀明大王。"

岩鹰对武士们喊："封道！不准无关人等进入陵园！"

武士们立即四下散开，依命而行，将百姓们逐出陵园。

哭泣的女人们都是将校的遗孀，她们也有已死丈夫们的血性，原本已怒火填膺，冷冷地看着武士们如何下手，这会儿，又开始哭而祭告……

省身堂，日。

岩鹰正要入省身堂时，才想起身后的悍马，回身命道："此处你不可入！"

悍马止步："在下明白！"

"好好在此守着！"岩鹰说着已入省身堂。

悍马警觉地四下里察看着，忽然，他愣住了——雅鱼抱着一条补过的被褥正朝省身堂来，与悍马迎面碰上。悍马因为仗着剑，忙单膝跪地，垂首。雅鱼的目光仍异样地停留在悍马身上，在他面前站下了。悍马不敢抬首。

雅鱼："孩子，你的伤好透了？"

悍马："谢王后还惦记着在下。在下的伤……已无碍！"

"无碍就好，不要太累着，知道吗？"雅鱼如慈母般吩咐悍马。

悍马："在下明白！"

省身堂内，勾践已听了岩鹰的禀报，正道："你处理得很得体。去会知文种大人，让他去壮士陵园，先将遗孀们劝回再说。"

岩鹰诺而退，正好雅鱼进，岩鹰揖手而避让后，出省身堂。

见雅鱼的眼内似有泪，勾践问："雅鱼，你怎么了？"

雅鱼："刚才在门口，臣妾见到了他。"

勾践："谁？"

"臣妾错认作是与夷的那名武士。"雅鱼道。勾践由不得抢步到堂门，朝外一望时哪里还有岩鹰与悍马的影子。勾践回身时，雅鱼又道，"这名武士叫悍马。大王若也想见一见，可以召他晋见。"

勾践摇首："还是不见为好。这悍马既是别人的孩子，我们念他也没有用啊。"

雅鱼不再说悍马之事，而是拍着怀里挟着的被褥道："臣妾补了床旧被褥，这屋子冷，大王入寝时盖厚一些。"

勾践道："送里面去吧……"

陵园，日。

文种率管胜至，文种站在一块空坪上对管胜道："你好言相劝，让众遗孀们集中到我面前来，我有话对她们说。"

管胜到了一位遗孀前："大嫂啊，我知道你们心里有苦，去听听我们大人有何话可说。大嫂也可把心里话说给我们大人听，请他把话带给大王。"

这名遗孀听了，揩着泪往文种而去。不一会儿，管胜已将数十名遗孀全集中到了空坪。遗孀们望着文种露出不信任之色，一副看他有何话可说的神态。文种先向遗孀们一躬身道："我文种有好口辩，可面对你们文种就笨嘴笨舌了，你们是我国英烈们的遗孀，为英烈们守节不仅没有做错，而且应奖赏，国家也该为你们树贞节牌坊！"

"轰"的一声，遗孀们议论开了，纷纷嚷道："那大王为何非逼我们改嫁？""大人，让大王收回嫁诏吧！""我决不再嫁……"

"请你们都静一静，文种还有几句话，说完了你们再说好不好？"见遗孀们纷纷安静下来，文种又道，"越国原本有民六十多万，可因战争和饥荒，人口已锐减至不足二十万。再减下去，越国还像个国家吗？恐怕再也经不起他国轻轻的一击了。你们的男人出生入死，就是为了越国不灭，难道你们能眼睁睁地看着越国就如此衰亡下去吗？"遗孀们已垂了首，开始默不作声。文种道，"大家都要太平，大王也已立誓，越吴永不再战！可大王更想着要中兴越国啊。太平的日子非弱国能享，只有国家强大了，那太平才会真正实现！大王虽颁嫁诏，这是对全国而言，将校遗孀们的情形特殊，文种以为，你们可嫁，却并不一定要嫁出府去，你们也可以招赘啊，将男人招入府来也是再嫁。而且文种保证，你们仍享壮士遗属的一切抚恤……"

省身堂，夜。

文种人省身堂时似已筋疲力尽。勾践："怎样，说服她们了吗？"

文种苦笑道："臣几乎说服她们了，可突然又有人提出，大王的嫁诏为何只对准了她们？"

勾践："这你可以说明白啊，此嫁诏针对全国，无论是谁，只要还在生育年龄内，是寡妇的就必须改嫁！"

文种："臣也这么说了，可她们说出一个人，臣就为难了。"

勾践："此人是谁？"

文种："石买的女儿，已为国捐躯的灵姑浮大将军的遗孀鸢萝！"

"怎么偏会是她呢？"勾践也觉得难办了。

文种："大将军夫人是个烈性女子，当年她听说灵姑浮战死时，就要为灵姑浮殉情，幸她父亲石买苦劝，才从自刎的剑下活了过来。可是之后，此女竟将府第改为姑浮祠，散尽杂役侍人，闭门谢绝一切与她有交往人的拜访，清灯孤守，就连她父亲石买也再难见女儿一面……"

勾践："这鸢萝不仅是个烈女，更是个奇女子啊。可英烈们的遗孀既已瞄上了她，那她就成了寡人嫁诏的拦路虎、绊脚石了。"

文种："大王，能否给大将军夫人下一道特诏？"

勾践："不可能！寡人若给她下了特诏，这事就会没完没了。寡人的人口之策，将拖到何日才能施行？文种，寡人透个底给你，越国的人口，二十年之内必须翻两番！"

文种微惊："到那时，那就是八十万人？"

勾践："至少八十万！"

文种："可说服大将军夫人，谁能为之啊？"

勾践："你，文种！"

文种："大王，文种恐难以胜任，能否请范蠡去？"

勾践："不行！这事范蠡干不了，非你文种不可！"

文种："文种可否找一找石买？"

勾践："寡人只要人口大策早日施行，至于你找谁寡人不管！"

文种："那臣就去试一试。"

勾践："不是试，是必须说服！"

文种已苦起了脸。

第三十二章　杀牛风波

石买府，日。

文种入府，石买相迎道："文种大人，是什么风能将你给吹到敝府来？"

文种以笑而掩饰着内心的不安："没什么风，文种早想登门拜访。"

"大人，请！"见文种入座后竟默而不言，石买问，"大人，你好像有心事？"

文种："不知大人对散妃、改嫁之策有何感想？"

石买："不瞒大人说，大王之举，是老夫无法预料的。的确如人所言，可谓空前绝后。可以感受得到，大王此番是来真格的了，国要振兴，惟人口是根本啊。以前石买未曾想到，大王想到了，令石买豁然开朗！"

文种："大王还会有一系列的方略大策将出台，好让越国重新兴盛起来。可惜的是，大王颁的第一道诏书便遇到了重重阻力，难以推行。"

石买已有所防范："大人在试探老夫吗？"

文种："就算是试探吧。大人支持大王的嫁诏吗？"

石买："老夫不瞒你，棠丽为先王丢丑之事竟被大王巧妙地化解了，老夫仍然耿耿于怀。而大王的人口之策是好事，老夫不仅叫好，还该力所能及地鼓吹一番，以助大王！"

文种很不经意地道："可此策竟在令嫒面前卡住了。"

石买大惊！愣了一会儿后他苦苦一笑："我竟把鸢萝这事给忘了……"

文种："大人，大王把这件事交给文种来办，可是说服令嫒大人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石买："大人，你就别抬举老夫了。其他的事，你文种大人登了门，老夫不会推辞，惟我鸢萝这件事老夫帮不上忙。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这数年来，老夫想她都快想疯了，多次求她见上一面，可她就是不开门，还说她的心早已死，再也没有什么父亲了……"

大街，日。

文种忧心忡忡地坐于车上。御车的管胜道："大人，实在无计可施，那就去碰碰运气？"

文种耿劲儿一涌，亮声道："去！文种不信敲不开她的门！"

灵姑浮府，日。

管胜与文种立于门外，管胜正拍着门喊："夫人，文种大人有要事找你！"

见门内无声无息，文种："再敲！"

管胜又敲，并且又大叫数遍。文种见仍不开门，说声"让开"，他亲手拍门，这一拍时他愣住了。管胜："大人，怎么了？"

文种苦笑道："还拍什么，你竟感觉不到这门是被封死了的，就是想开也开不了？"

管胜："那就去后院看看，不知是否有门？"

文种与管胜绕到了后院，见有一扇窗是开着的。

管胜："夫人，文种大人要见你，请夫人在窗口露一露脸，才好说话啊。"

见窗内不仅没有人影，更不闻一点儿动静，文种道："夫人为大将军清守之举，可谓感天动地！你的贞烈大义，更令文种敬佩！夫人，大王的嫁诏并非针对你一人，可却因你一个人使大王面向全越的大策无法施行！夫人，你不开门也不要紧，暂不想嫁也可以，你只要说一句话，保证半年之内嫁了，文种也可到大王面前为你求情……"见许久仍没有任何回音，文种只得对管胜道，"走吧……"

文种府，日。

文种坐于府厅内竟一筹莫展。管胜心疼地凑前道："大人，再没有办法，就破门硬闯！"

"你去闯一闯看？"文种一瞪双眼。

管胜："不就是一名大将军的遗孀吗，就那么可怕？"

文种："遗孀？我可告诉你，此女之举的确感天动地，如今她在百姓心目中已如女神一般。惹恼了她，破门而出，振臂一呼，恐怕会有无数的百姓都跟了她！到那时局面就无法收拾！你去闯门，我人头落地恐就在眼前了。"

管胜这才不敢再吱声。侍臣于此时入，宣道："大王召文种晋见。"

省身堂，夜。

勾践："文种，事情办得怎样了？"

文种一脸愁闷："禀大王，文种无能，大将军夫人之事毫无进展。"

"既如此，寡人给你想了一个办法。"勾践说着将一份诏书递给文种道，"你去将诏书宣给她，必有进展。"

文种疑惑地接过诏书，躬身退出省身堂。

灵姑浮府后院，夜。

文种望着那扇仍开着的窗，窗内有一盏清灯在微微闪着……

管胜为文种打亮了一支火把，文种展诏而喊："夫人听着，大王有诏。谥封灵姑浮为忠勇大将军，其偶为贞烈夫人！自此，贞烈夫人已死，而你可改

名换姓，再嫁他人！"文种合上诏书再呼，"王恩浩荡，大王谥封的贞烈夫人已死！自这会儿起，大王命鸢萝新生！"

"大人请稍候……"房子里终于传出鸢萝的声音。文种狂喜，兴奋地等待着。不久后，有人影在窗内一闪，一幅锦帛扔出。"大人，请将此帛奏给大王！"鸢萝的声音响后，屋内的灯火已灭，然后又陷入无声无息之中……

省身堂，夜。

"民女鸢萝跪拜大王：灵姑浮将军为国捐躯，是死得其所。鸢萝不敢托将军的余荫，更不敢亵渎了将军的名誉，鸢萝不肯改嫁，并不为贞烈，也不图虚名，所以清守，是鸢萝个人的原因。鸢萝的存在既已阻碍了大王国策的施行，那就不再苟且偷生！鸢萝不需谥封，更不愿新生！大王，请告诉我的父亲，他的女儿是自愿为国策让路……"文种几乎是含泪读完。

勾践沉默了许久才道："苦成，将石买大人请到书宫。"苦成去后，勾践又道，"文种，灵姑浮夫人的确是个奇女啊，她既已让了路，寡妇改嫁之事不可再拖延，另外，光是让人生，人家不生怎么办，还应奖励生育。你从速拟定一份奖生之策奏给寡人。"

文种去后不久，石买入。

"给大人赐座。"勾践吩咐苦成。石买见勾践的心情沉重已有些不安。苦成为石买送锦垫，石买入座。勾践道，"石买啊，你养了个好女儿。"

石买一愣："大王，我的鸢萝愿意改嫁了？"

"她已愿为国策让路。"勾践说着将鸢萝的遗书推给石买。

石买展帛而读，他读着时手已颤抖，竟捧不住锦帛。锦帛落地时，他已老泪纵横。勾践自一旁取帕递给石买拭泪。"谢大王……"石买接帕而道。

待石买平静一些，勾践问："你想让寡人怎样安葬她？"见石买只是摇颅，勾践又道，"石买，你说吧，就是以国礼而葬她，寡人也会答应。"

石买："大王啊，石买听大王的……"

勾践："为了让灵姑浮的忠勇、你女儿的贞烈传之千古，寡人想为他们夫妇盖一座伉俪祠，祠名寡人也想好了，就叫忠勇祠吧，他们既可享国家所祭的春秋二祀，更可让他们的事迹代代传颂。"

石买："大王思之周全，这祠也不用再盖，就将他们的府第改造修缮即可。"

"好。"勾践道，"寡人命人去办，你督看着，有什么不满意就来找寡人。"

石买："石买代女儿、女婿谢大王隆恩。"

越王殿，日。

勾践端立在大殿内，他的目光停在悬垂的那两把剑上。许久后勾践对站在旁的苦成喊："苦成，将文种、范蠡两位大人请到省身堂议事。"

省身堂，日。

文种与范蠡进了省身堂时，一股冷风猛向他们袭来。

勾践："找你们来，寡人有一句要紧的话想对你二人说。"

文种已先问："何话？"

勾践冷唇一启道："灭吴，然后争霸！"

范蠡："大王真的要灭吴争霸？"

勾践："你敢吗？"

范蠡："有何不敢。"

勾践："文种，你呢？"

文种："敢助大王灭吴，却不敢助大王争霸！"

"敢灭吴就行！"勾践冷峻而道，"灭吴之誓，眼下只我们三个人知道。"

"大王要文种起誓吗？"文种问。

"起什么誓？"勾践道，"寡人早已不信什么誓言。自这时起我们开始商议灭吴之术，务须实用，且每术施行时都需瞒过吴王和那帮老臣才行。"

文种："大王，有三术已经是现成的，而且我们已一再施用。这三术是，献美，行贿，献消耗吴国国力大策。这三术我们仍要继续施用。"

勾践："前两术是你文种所一再施用的，第三术则是范蠡所献，让吴开凿邗沟，北进争霸，已将夫差的视野牢牢地牵制在北方！两位爱卿还有好的灭吴之术吗？"

范蠡："我国与吴国相比，他们强大得多！战之争，几乎是一朝一夕之间，可国力之争，却是十分漫长的过程。要让国力此长彼消，大王的人口之策已切中根本。从现在开始，我们需神不知鬼不觉地逐渐降低他们的国力。"

勾践："范蠡的这一术，是消耗他们的积聚！"

"正是！"范蠡道，"有了人口，那一国的国力就看一个字——"

"粮！"三个人几乎异口同声。

范蠡："我们须多设粮仓，粮价贱时大藏其粮，贵时就粜粮。如此一来二往，十年之后可让吴国的粮价涨一倍以上，而我们至少能积三年的陈粮。"

勾践："寡人再加你一术。"

范蠡："何术？"

勾践："我国多山水，山出巨木，而吴国却少山，我们不断地献巨木于吴国，使他们广造楼宇宫室，这与你的消耗之术一样，将来的吴国会楼宇幢幢，可他们的国库一定会被这些楼宇掏空……"

这君臣三人一直商讨至夜，仍兴致勃勃。

最后，勾践道："寡人粗略一算，已经有灭吴七术，两位爱卿听一听是不是这七术。第一术，与吴通商，贵时粜贱时藏，以虚吴之积聚；第二术，不吝珍宝，通赂行贿，以腐吴之重臣；第三术，献吴美女，以惑吴王、吴臣之心志；第四术，伐神木献吴，另遣巧工良匠，使吴兴宫室楼台，以罄其财；第五术，密遣智谋之士，使为吴之佞臣，以乱其谋；第六术，离间策反，令吴君臣相互

猜疑，以乱吴政；第七术，以立忠吴军之名，随吴军征战，以培我将！”见范蠡与文种皆点其颅，勾践又道，“我们虽有灭吴七术，可不一定每术都用，将视情况而定。文种，你的重点是，抓紧实施人口之策，重农耕，多积粮，明日寡人就颁布重农耕的第二道诏书！范蠡，你是寡人的军师，本应率兵练兵，可我们至少十年内不可立军，只好委屈你，将你作为商贾使用，这虚吴积聚、贵粜贱藏之事，由你来施行。”

文种：“文种遵旨！”

范蠡：“范蠡愿为！”

石买府，日。

畴无余：“大人，在下听宫内的一名杂役说，大王设有一处理政的秘所。”

石买一愣：“理政的秘所？怎样的理政秘所？”

畴无余：“是宫内的一座马棚。”

石买：“马棚？”

畴无余：“是马棚。大王不仅在那儿理政，连寝宫也设在马棚里。”

石买皱眉：“大王这是想干什么？一国国君竟在马棚里理政就寝，这要是让他国知道会被人笑掉大牙的。不对，大王不至于那么荒唐，他一定还有其他目的。”

畴无余：“大王一定还想着与吴再战？”

石买：“可大王却立了誓，与吴永不再战！”

畴无余：“凭大王的禀性，他岂能服输。”

石买已痛苦着道：“果若如此，将又会是越国的灾难！不行，你要设法查清，大王在马棚里究竟干些什么，有哪些大臣进那马棚议事。”

畴无余：“这很难查，一不小心恐会有杀戮之事发生。如今的大王处事不仅谨慎，且能料事在先，在下派去杀棠丽的人，竟一个也没回来。”

石买：“你怕啦？”

畴无余：“在下岂会怕？只是担心大人。”

石买：“老夫还是那句老话，为了国之有存，早已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在下去查。”畴无余道。

越王殿，晨。

众臣列班。勾践望着石买道：“石买，寡人请你出任司直大夫，看来你已答应了？”

石买：“老臣已经老了，蒙大王不弃，只好勉为其难。”

勾践：“答应了就好。众卿有本要奏吗？”

已闪出班的文种道：“大王，可以颁布重农耕的第二道大诏了。”

“文种，寡人说过要颁布这样的一道诏书了吗？”勾践脸竟一沉。文种大愣！勾践道，“此事押后再说。”

"大王……"文种仍道,"眼下正是耕种之时……"

"你不用再言!"勾践道,"只要到了季节,有哪个农夫不知耕种?诏书多了百姓们会烦,所以啊,寡人的诏书要颁在实处。"

文种只好默而不再言。

省身堂,日。

文种:"大王,昨日你明明答应……"

勾践挥手止住道:"你先别急,寡人已让苦成去宣范蠡,待他到后再说。"文种只得沉默,却有些愣愣的。不一会儿,范蠡到,正要施礼,勾践挥手让座。待范蠡入座后,勾践道,"昨夜你们去后,寡人一直未曾入睡。"

范蠡:"大王又有新的灭吴之术了?"

勾践摇颅:"七术足够,寡人所思是将七术运用自如,做到天衣无缝。"

文种:"大王是怎样想的?"

勾践:"寡人想的仍是一个粮字,贵粜贱藏是好,可寡人嫌它太慢,必须得有一个辅助之法,以保证贵粜贱藏之术的成功施行。所以,寡人想让今年出现大粮荒!"

文种急问:"怎样的大粮荒?"

勾践:"荒田遍野,饥民无数!"

文种与范蠡皆大惊!范蠡:"若如此,恐会饿死人啊?"

文种:"大王的嫁诏已在全国推行,已有数千寡妇都再嫁了,到了年末,恐就有无数的孩子降生,若是没有粮食,这些孩子仍会饿死!"

勾践:"孩子们会挨饿,却不会死!"

文种:"大王有计?"

勾践:"计在你二人身上,一旦饥民蜂起时,你二人就去吴国借粮。凭你二人的周旋能力,再加伯嚭、西施、郑旦等相助,吴王夫差一定会借给我们粮食。"

文种:"有六七成借到粮食的把握。"

"不管七术还是九术,寡人的灭吴大事就从这借到的粮食上真正开始!"勾践道。

范蠡:"臣明白了。"

勾践:"文种你呢?"

文种:"文种也明白了。"

勾践:"那你说说,寡人怎样在这借到的粮食上做足谋略?"

文种:"只要我们借到了粮,就拖着不还!开始等待一个吴国有灾害的年份,等到他们把种粮也吃了之后我们再还它!这就逼吴人会将我们的还粮当种子,而关键是,我们所有还给他的粮食都是蒸熟了的!"

见范蠡沉默着,似乎叹了口气,勾践问:"范蠡,为何叹息?"

范蠡:"此是绝谋,就是太残忍了些。"

勾践差些就抑制不住怒气:"范蠡啊,夫差用大料将我们锁往吴国,可

是比此谋要残忍得多！”

范蠡苦笑了笑道：“范蠡不反对大王运用此谋。”

勾践：“文种呢？”

文种：“文种也不反对，只是此谋有两大风险，一是被吴国察觉，二是万一借不到粮，就可能饿死无数的百姓。”

勾践：“寡人已考虑到吴国察觉的风险，所以此谋必须在今年施用。因为寡人刚归，到你们去借粮时，可以以寡人心灰意冷，无心治国理政，因而误国误民的托词，将造成饥馑的责任全推在寡人身上，寡人谅夫差难以察觉。至于第二个风险，寡人也考虑过了，到了饥民蜂起时，他们一定会拥到王城来就食。到那时，寡人与百姓同饥，即使饿死，寡人也陪着！”

范蠡与文种见大王的态度之坚决前所未见，俩人都点了头。文种：“可是大王，文种观今年的天象，像是个风调雨顺的年份，我们又不能公开颁诏命百姓们不种……”

勾践：“这事寡人有办法，你二人可不用管，你们只做好非借到粮的准备就可以了。”

正这时，苦成入内禀报：“大王，石大人以求见大王之名，不肯在书宫待着，非要闯到这儿来不可！”

“他的嗅觉很灵敏啊。”勾践说着起身，又对范蠡、文种道，“只好委屈你二人从王宫的后门出去。”

省身堂，日。

省身堂外，石买正边察看边行时，勾践已从他对面慢悠悠地踱步而来，石买便躬身道：“大王为何在此？”

勾践：“寡人不可以在此吗？”

石买：“老臣不是此意，老臣的意思是，此处只是马棚。”

勾践：“寡人只是随便走走，大人为何对马棚产生兴趣？”

石买一怔：“老臣是来求见大王的。”

“大人是在马棚求见呢，还是书宫？可惜的是，这马棚之内，只有一名马伕！”勾践将“马伕”两个字说得很重。

石买：“大王若忙着，老臣暂且告退。”

“不，你该进去看看。”勾践道。

石买进退两难，见勾践已往省身堂内而去，他不得不跟随。进省身堂后，石买展眼一望，仍然吃惊道：“大王，你是一国之君，岂可在马棚理政？”

勾践：“可寡人喜欢。”

“为什么啊，大王？”石买问。

勾践：“寡人为奴三年，吃了怎样的苦，大人该听说了？”

石买：“那是非人所能吃的苦，更何况大王。”

勾践：“所以啊，寡人落下个惊悸的毛病。”

石买:“大王找宫医看了吗?”

勾践:“什么宫医,在寡人看来都是些庸医。”

石买:“让老臣去宫外为大王找几个医人来。”

“没用。”勾践摇颅道,“寡人略懂医道,在吴王宫也钻阅了一阵子的医籍,知道此病惟一味药可治。”

石买:“何药?让老臣去为大王寻来。”

勾践:“现杀的牛黄!”

石买略惊:“现杀的牛黄倒是很难找,杀百条活牛恐难找到一块牛黄。”

勾践微笑道:“有你的这份心,就足够了,寡人自己找吧。”

“大王有病就得治!”石买坚决而道,“老臣的采地颇有些牛,可杀一批而取牛黄。老臣告退。”

石买府,日。

石买正吩咐一名侍人:“你去采地杀牛,取牛黄回来。”

畴无余插话:“大人,眼下正是耕种季节,如何可以杀牛啊。”

石买:“老夫已答应了大王。杀吧,即使杀掉一半,也在所不惜!”

省身堂,日。

勾践:“岩鹰,以为寡人取牛黄之名,开始杀牛!”

岩鹰:“杀多少?”

“有多少杀多少!”勾践厉言道。

桃源村,日。

岩鹰率武士进入村子,见牛就拉走。百姓们不让,与武士抢夺。岩鹰拔出剑道:“这是大王要的牛,谁敢阻挡!”

悍马突然抢到岩鹰面前,揖手后道:“统领大人,为什么要抢百姓的牛?”

“又是你?”岩鹰口吻严厉,“本统领面前不要乱说话!”

悍马:“在下实在不明!”

岩鹰:“这些牛是大王征用的。”

悍马:“眼下正是农时,耕牛耕地都来不及,大王为何偏在此时征用呢?”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岩鹰一推悍马已截住迎面驰来的一辆牛车。

农夫与岩鹰论理道:“抢了我们的牛,你让我们用什么来拉车耕地?”

“这你问宫里的大王去!”岩鹰说着动手抢牛。农夫不让,想和岩鹰动手。岩鹰拔出剑来架到了农夫的脖子上道,“退后!”

农夫虽不服,只得退后。武士们已拉了牛走。悍马一见十分焦急。“告官去!”农夫喊着欲追,其他被抢了牛的农夫也跟着。

正此时,忽闻一声呼:“牛倌!”领头的农夫便不追了,回头无奈地望着呼他的人。匆匆而来的人却是棠丽,棠丽道,“你想干吗?”

牛倌："王宫武士抢了我们的牛，我想告官去！"

"告什么官，快跟我回去！"棠丽喊。牛倌还想犟着不走。"你回不回去？"棠丽脸一绷。

"回就回！"牛倌一梗脖子，立即跟着棠丽走。

石买府，日。

老臣们在石买府聚齐。"大人，我采地里的牛快被杀光了。"一名老臣喊。

石买："没出息，不就几头牛吗？"

老臣："有一百多头啊，这么多牛被杀，地就种不下去了。"

另一名老臣："大人，必须得设法阻止大王，再杀下去，全越国都无牛可供耕地了。"

石买："可大王是取牛黄治病，若横加干扰，就有些不近情理了。"

畴无余："大人，在下不这么看。"

石买："你怎样看？"

畴无余："若为取牛黄治病，大王不会杀如此多的牛。"

石买："那大王想干什么？"

畴无余："这在下也猜不透！可是大人，大王做事总是怪招迭出，到最后，往往都是落在与吴国的对抗上。"

石买："可是杀牛之事，无论怎么想都不可能与吴国有关联啊？"

畴无余："在下也想不通，可大人却不可不防。"

石买："既如此，你将皓进、曳庸请来，我们好好议一议。"

省身堂，日。

岩鹰躬身禀报道："大王，已经杀了一千七百多头牛，还杀不杀？"

勾践："杀！"

岩鹰："牛黄已取到了十几块。"

勾践："别管什么牛黄，以不够大为由继续杀！"

石买府，日。

曳庸、皓进端立于石买面前。石买："老夫真不明白大王为何这么做。"

皓进："既然猜不透，那就不猜它，先进宫去求见了大王再说。"

曳庸："可即使见了大王也不会说真话，除非我们再让老臣们进宫去闹上一闹。"

石买："不可！我们每次谏大王，是为了不战。可这一次，我们没有理由。"

皓进："为民请命，可成为理由。"

石买："可大王杀牛，名义上是为治病，我们若为百姓请命，那便是不顾大王的病痛了。"

曳庸："我们若去请命，的确有违为臣的本分，若是让百姓们去，他们就

是为自己在请命！”

石买：“曳庸大人此话有理。”

山道，日。

悍马与一个胖武士两人赶着几头牛，正行走在山道上。胖子武士见悍马一脸忧色，便问：“你为何不开心？”

“开心？”悍马道，“大王莫名其妙地杀牛，我能开心得起来吗？”

胖子：“大王杀牛就让他杀呗，我们做武士的听命就行了。”

悍马：“可百姓们呢，牛是他们的命根子啊。他们指望着这些牛多耕地，好多打粮食来养家糊口。”

胖子：“走吧，你也别净发牢骚了，发也没用，没有人愿听我们的。”

悍马：“可大王却应该听听。”

胖子：“你是怎么了，大王如何能听到我们的话？除非你是大王的儿子。”

悍马脸一紧：“别瞎说！”

胖子：“有件事我可是一直纳闷儿。”

悍马：“什么事？”

胖子：“你负伤时，王后竟专门来看望你。”

悍马：“王后仁慈，她无非是表示关怀而已。”

胖子：“那仅仅是表示关怀吗？宫里负伤的武士多了，没见王后那样表示关怀谁。更何况，我都看到了，王后看你的眼神特别异样！”

悍马：“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疑神疑鬼的？好了，我们将这些牛放了！”

“放了？”胖子吃惊地问。

“放了！”悍马说着挥剑鞘去击牛臀，赶走了牛。

胖子张嘴结舌：“统领大人要罚我们了！”

“让他罚吧，我悍马不怕！”悍马道。

屠牛场院外，日。

不断有牛牵进院内。岩鹰在院门外昂立着，正责问胖子：“是悍马放了那些牛的？”胖子不吱声。岩鹰道，“你为何不阻止？”

胖子：“在下阻止了。”

“可牛还是被悍马放了？”岩鹰道。胖子不敢吱声。“悍马呢？”岩鹰厉问。

胖子：“好久不见他了。”

岩鹰：“此番本统领一定要重罚！”

一名武士气喘吁吁地前来禀报：“统领大人，王宫外有数十名百姓跪着。”

岩鹰忙命胖子道：“你立即回王宫，去卫护着大王！”

文种府，日。

“我要见文种大人！”说话之人正是悍马，他推开守门人往府内闯去。几

名文种府的佩剑侍人已出剑，齐齐逼住悍马。悍马道，“我不是来厮杀的，只求见文种大人。”

管胜出，挥手让持剑侍人们退后，对悍马道：“悍马，你只是一名武士，我府大人虽用过你，你岂可随便闯府？”

悍马：“我有急事要见文种大人！”

管胜：“你有何急事？”

悍马：“让我进去再说！”

管胜拦着：“你不说什么事，我怎样给你禀报？”

“好！”悍马冷冷道，“你禀报吧，大王在发疯般取杀耕牛，都道文种大人敢仗义执言，此番为何不敢阻止大王杀牛？”

管胜愣了愣，道：“你等着！”进府不一会儿，管胜出来道，“大人知道了，请你快走。”

悍马：“大人不敢见我，说明他也不敢去谏大王！”

“悍马！”管胜厉言道，“我府大人是看在你姐姐郑旦的面子上才对你还算客气，你若再胡言乱语，大人可是要罚你了。”

悍马：“我听说大王已封文种为上大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上大夫大人竟不敢谏阻大王，更不敢为民请命，算个什么上大夫啊？”

管胜终于恼了，对身后持剑的侍人们一挥手道：“将他赶走！”

侍人们又挥剑逼住悍马。悍马已将手握到剑柄上，但他强忍怒火一转身走了。

范蠡府，日。

文种入，范蠡道：“请上坐。”

文种：“不坐！坐不住了。”

范蠡：“大王才杀了两三千头牛，你文种竟坐不住了？”

文种：“别讥笑我！农耕之事，本归文种掌理。大王杀了这么多牛，即使我不替百姓着想，却也有些心惊肉跳了。”

范蠡：“既然定下了灭吴之策，以后让人心惊肉跳的事还多着呢。”

文种：“可我得为明年后年着想啊，杀光了耕牛，明年仍不能种。”

范蠡：“明年的事明年再说。”

文种：“不行！不能让大王将耕牛全杀光了，总得留下一些。”

范蠡：“那你该进宫去对大王说。”

文种：“你我一起去吧……”

越王宫外，日。

有许多百姓跪着，不少百姓眼噙热泪。

文种与范蠡到了宫门，见此情景也暗暗心惊，两人未作停留连忙进宫。

省身堂，日。

范蠡与文种进，施礼后，范蠡道："大王，宫门之外跪着许多失牛的百姓。"

勾践："让他们跪着。"

文种："可万一他们闹事呢？"

勾践："不能因为百姓们要闹事寡人就不杀了。"

岩鹰又进，禀道："大王，牛已经杀到五千头。"

勾践："文种，你估计一下，我国大约有多少头耕牛？"

文种："一万多头吧。"

"还早着哪。"勾践望着岩鹰道，"远远不够。再杀！"

文种："再杀就杀光了。"

"不要怕杀光，既然做了，寡人就得做彻底！岩鹰，不用再禀，杀到一万头时停止！"勾践道。

范蠡："大王，臣去劝宫外的百姓们离去。"

勾践："不用你去劝！劝他们的人寡人已备下了。"

文种："谁？"

勾践："石买、曳庸还有皓进。"

文种："凭他们三人恐劝不动那些百姓。"

勾践问范蠡："范蠡，皓进对你有恩啊。"

范蠡："是有恩，可臣不能因为报恩而丢失了忠义。"

"好。"勾践满意地道，"看来你对皓进已有所防范。如今他们三人不仅仅是走得近，而且还抱得很紧！王宫外的百姓一定是他们找来向寡人示威的。他们怎样找来就怎样将百姓们送回！苦成！"苦成应诺着躬了身。勾践道，"你去告诉石买、曳庸、皓进，就说寡人请他们到王宫门外送走百姓。"

石买府　日

曳庸、皓进仍在，苦成入内见了道："正巧两位大人也在，免得在下多跑了。"

石买："大王有旨？"

苦成："大王口谕，请石买大人、曳庸大人、皓进大人去宫门外送走百姓！"

三人听旨已愣，不得不伏身而喊："领旨！"

苦成退出后，三人似有些不知所措。石买苦笑道："大王一定以为宫外的百姓是我们召集并煽动的。"

皓进："这可如何办好？百姓们的眼恐已被大王杀牛给杀红了，他们的心里必填着一把烈火，弄得不好，会将我们三人给撕烂了……"

曳庸："可大王旨意已下，我们不得不去。"

"畴无余！"石买已呼，"多备些府兵府将随老夫去宫外！"

畴无余："三位大人此番前去不可带一兵一卒。"

石买："为何？"

畴无余："百姓们的眼已红了，心也碎了，若见大人们率了兵将，必以为

是强行压制，此时若有一名百姓愤而反抗，那一场杀戮便在所难免……"

三人这才真正地被惊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石买才痛苦地摇颅道："此杀戮一起，百姓们就会造反，混乱之局就会出现，后果难以预料。最轻的是大王杀我们三人以谢罪百姓，重的……"

"大人别再说了。"曳庸将腰畔的剑也解下道，"我们只能空身而去，凭口舌去说服百姓。"

皓进："可我们手里缺了个理字，又怎样说服百姓们呢？"

石买："不可再拖延了，去吧，到了现场我们再视情况而言……"

宫外广场，黄昏。

百姓们仍大跪着，许多人早已泪流满面。

石买、曳庸、皓进三人乘着车舆至。下车后，侍人们要陪，三名大人阻止了，他们皆无剑无亲随地走进了百姓们中间……

"大人……"百姓们齐呼着，有的磕头如捣蒜，有的膝行而前，瞬间便将三名围住。"救救我们的牛！""留下小人的命根子吧！""没有了牛，小的们会活活饿死……"百姓们跪于三位大人四周，几乎分成了三个圆圈！

三位大人被百姓们的悲情所感染，皆热泪盈眶，泣不能言……

山冈，黄昏。

有一名武士孤零零地昂立着！晚霞如红绸般裹着他的半面身子。他是悍马。他远远地望着王宫外的情景，悲愤之情几乎挤爆他的胸膛。

"啊——"悍马的长啸似要撕裂山冈！他狂奔，不顾一切地狂奔而去……

省身堂外，黄昏。

悍马已疯了一般地疾冲而至。胖子及数名武士皆大惊，拔剑阻挡悍马。

悍马闪过了攻至面门与胸膛的数剑，见近不了省身堂时，被迫拔剑撕路……悍马不想伤人，可见路撕不开时又不得不伤人，转眼之间，已有两名武士被他所伤！胖子大喊道："悍马，你疯了?！"

悍马厉嘶："不要拦我！"

但武士们岂敢不拦？见悍马凶狠，再不顾什么同伴之情，出剑已是致命之招，悍马十分凶险……

正此时，勾践自省身堂而出，文种、范蠡随于后。勾践冷眼望着仍在厮杀着的悍马，见他竟如此凶狠且不顾生死，点头而道："是条汉子！"

范蠡："大王饶他一命。"

文种却冷然不言！

勾践又观看了一会儿，才厉喊："住手！"

胖子等这才停止了对悍马的厉杀，收剑，却仍防范着。

悍马的手臂已中了数剑，鲜血淋漓。他将剑一扔，朝大王而去。武士们

仍想阻拦，勾践喊道："让他过来！"

胖子此时悄声而退……

雅鱼寝宫外，黄昏。

胖子飞奔而至，跪喊："王后，小的求见王后……"

一名杂役出，对胖子道："王后不在宫内。"

"王后在哪里？"胖子跳起身来，竟扭住了杂役脖前的袍领……

省身堂外，黄昏。

悍马昂身走到勾践面前，竟与勾践目光对视片刻，双膝砸地而嘶喊："大王！不能再杀百姓们了……"

文种厉斥："大王面前，休得胡言！"

悍马："大王的子民仅仅是人吗，牛以及天生万物，都是大王的子民啊！大王，你杀牛就是在杀自己的子民……"

勾践见一名年轻的王宫武士竟会有如此识见，爱怜之意已油然而生，便冷声道："可你知道吗，寡人有时杀人，正是为了爱惜自己的子民？"

"有以杀人而爱惜自己子民的主子吗？自古以来有这样的大王吗？"悍马喊。

勾践："有！寡人就是！"

悍马竟手指勾践道："那你就是一个……昏君！王宫门外的百姓们不会饶过你！"

勾践："寡人明白了，王宫外的百姓原来是受了你的煽动！"

悍马："是！是悍马让他们来的！百姓们苦哇，大王要征战，他们撂下正耕着的地，抛去妻儿老小，将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送进大王的手里，随你去抛，任你去撒，好不容易从敌人的手里捡一条半条命回来，想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一家人有口饱饭吃……而你，大王，却毫无道理地要砸碎他们的饭碗……普天之下，有这样对待自己子民的大王吗？！"

"好见识！"勾践仍冷言。

悍马："那大王就收回成命。"

勾践："寡人杀牛也杀够了，所谓成命已可以收回。可你的头颅，却要借给寡人一用了。"

悍马："不错，做大王的是不会向子民认罪的，你是想用悍马的头颅来退走王宫外的百姓，是吗？"

"正是！"勾践已厉喊，"来啊！"一名武士大诺而躬身。悍马却昂身而起！"斩！"勾践吐出此字，转身便迈进了省身堂。

两名武士将悍马架住，按跪于地，另一名武士已举起了剑。

范蠡竟动了恻隐之心，示意武士且慢动手，进省身堂为悍马求情……

第三十三章　卧薪尝胆

省身堂，黄昏。

范蠡道："大王，臣想为这名叫悍马的武士求个人情。"

勾践："为什么？"

范蠡："臣惜此人是条铮铮硬汉！"

勾践："范蠡啊，这个人情寡人不能给。不能因为他是条汉子就可以忤逆犯上！"

范蠡："此人虽犯上，却情有可原。"

勾践："范蠡，寡人不怪此人顶撞，而是他竟敢煽动百姓宫外跪请，此人不杀，必成祸害！"

后宫菜地，黄昏。

雅鱼正在一块菜地里锄着草，忽闻"王后"一声嘶喊，扭首时，已见胖子跪于地头。"王后，悍马命危，请王后救他——"见雅鱼大愣，胖子又喊，"王后，救命啊！"

雅鱼这才回过神来，她将锄把一扔，不顾一切地朝省身堂飞奔……

省身堂，黄昏。

"斩！"勾践凌厉的喊声又自省身堂内传出。武士不敢犹豫又高高举起了剑。

"剑下留人——"雅鱼的喊声已至。雅鱼奔来，脚踩空了险些摔倒，可她已不顾一切！

伸颈待斩的悍马听到了雅鱼的喊声，他微抬头颅时，已难抑激情地动了动嘴，差些就想喊出……

雅鱼跑进省身堂，竟一跪道："大王，不要杀臣妾的孩子……"

范蠡与文种一愣。勾践道："谁是你的孩子？"

文种与范蠡朝勾践一躬身，悄然而退出。

雅鱼回过神来："大王，在臣妾的眼里，他们都是臣妾的孩子。"

勾践："起来吧，你知道这名武士都干了什么事吗？"

雅鱼："大王不饶他臣妾不能起……"

宫外广场，黄昏。

石买、曳庸、皓进三人分别坐在百姓们中间。百姓们显然已对他们显示出失望，不再哀求，而是纷纷转过身子将屁股对着他们。

省身堂，夜。

勾践："雅鱼，想让寡人饶他不死，你得给寡人一个理由。"

"大王，臣妾找不到大王想要的理由，可臣妾却知道，悍马没有错！宫外的那些百姓们丢了命根子，他们到王宫门外既不闹事，也不敢踏进王宫一步，他们只是默默地跪求大王不要断了他们的命根！百姓们之举，即使悍马不煽动，他们也会这么做的。"见勾践仍没有松口，雅鱼几乎是哀求道，"大王，臣妾从不为自己而求大王什么，不管悍马是不是我们的孩子，臣妾一见到他，就觉得他亲，与他有缘分，心里的这份亲情在很久以前就已存在……大王，让臣妾为这份亲情求一次吧！大王，求你饶了雅鱼的命……"

勾践："雅鱼，其实你已找到了让寡人不杀他的理由！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他心里能装着百姓，不易啊！你让他进来，寡人有几句话要对他说。"

雅鱼出省身堂命武士道："放开他。"武士松开了悍马。雅鱼扶住悍马道，"孩子，你很有心，可以后做事再别如此冲动了。"悍马眼角的泪花在刚刚降临的夜幕中一闪……雅鱼已别过了脸，强忍了泪水道，"去吧，大王有几句话要对你说。"

"谢王后……"悍马难以再往下说。

雅鱼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悍马望着她的背影欲大呼，但他硬是控制住了自己。

悍马进省身堂后，愣了一会儿跪下，可眼里仍有不服的神态。

勾践端坐着不抬头望悍马，好一会儿才道："你去告诉百姓们，让他们记着，明年开春时再来王宫外向寡人要牛，寡人会把他们的命根子还给他们！"悍马微微一震。"去吧。"勾践道。悍马伏身大拜。勾践这才瞅了悍马一眼，待悍马起身时勾践又垂下头颅。当悍马躬身退出时，勾践忽又道，"王后把你视作是她的孩子，不要你报什么恩，有空闲时，就去问候一声。"

退出省身堂的悍马已满脸是泪。他埋脸于怀，掩住了脸上的泪，疾行。

越王宫外，夜。

悍马往百姓们面前一站，大声道："大王有旨，明年春上再来此处领牛……"

百姓们这才起身心满意足地离王宫而去。

悍马欲走时，忽闻石买呼他。悍马站住后，石买问："是谁说服了大王？"

"在下不知。"悍马躬身揖手后疾退。

皓进："大人，还需进宫向大王复命吗？"

石买："我们还没被大王耍够吗？不用了！"

省身堂，日。

范蠡："大王，臣该去一趟吴国了。实施贵粜贱藏之术，我们必须在姑苏城多设几个购粮粜粮的粮店，先投一些小本，令其生存下来，慢慢地利滚利，逐步扩大粮店的规模。甚至可以店生店的办法，力争十年内我在姑苏城有十至二十家粮店。有了这些生下了根的粮店为基础，到该对吴国下猛药时，全部粮店一齐发力，会立显其效。"

勾践："不错，既思之周全，你就开始实施吧，不需再禀告寡人，至于本钱，你去向文种要。"

范蠡："臣只向文种要人。"

勾践："要谁？"

范蠡："文种的下人管胜。此人只是为文种御车跑腿，可惜了。"

勾践："只要文种愿意，寡人不管这些事，可你的本钱找谁要？"

范蠡："大王。"

勾践："可寡人的国库由文种掌着。"

范蠡："文种掌着的国库早就是个空库。"

勾践："可寡人不沾钱啊。"

范蠡："大王的寝宫早已经不用，只要愿将寝宫内的那些摆设给了范蠡，这些就是最好的本钱。"

勾践："这你用不着与寡人相商，找苦成去搬就是了，若还不够，这王宫除大殿搬不动，其他可搬的杂物你全都可以搬去卖了……"

文种府，日。

范蠡进。文种正阅着策，连头也不抬道："你自己找坐。"

范蠡："你忙你的，我只向你要个人。"

"要人，你想要谁？"文种不经意地问。

范蠡："管胜。"

文种这才将策一扔："你要他干吗？"

范蠡："他跟着你只是跑腿打杂，可惜了他的才华。"

"才华？"文种诧异地，"管胜除了好使之外，其他一无所长。"

范蠡："既如此，你让他跟了我范蠡，很快你就会发现，他另有所长。"

"不行！"文种断然拒绝，"你不能连我使唤顺手的一个下人也想要。"

范蠡："我要此人不是为像牲口一般使唤他。"

文种不快："你这话什么意思？"

范蠡："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只是说你在屈人之才！"

文种："我屈人之才？"

范蠡："你把管胜给了我，范蠡可证明给你看。"

文种："你是在与我赌气？"

范蠡："不，我只是在用人，为大王实施灭吴大策而发掘人才。"

文种："你的话越说越大了。好，我可以让管胜跟着你一年，若没有你所说的什么才，我文种可得向你要点儿东西了。"

范蠡："要我什么？"

"别再为西施之事生我文种的气！"文种竟又提到了西施。

范蠡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道："就这么说定了。"

"管胜！"管胜入，文种道，"自这会儿起，你不再是我文种的下人了。"

管胜大愣！许久后才问："管胜做错了什么，大人要如此重罚我？"

文种："你什么也没做错，错就错在范大人认为你有才！"

管胜："有才也是罪吗？"

文种这才瞪着眼不解地望着管胜："这样看来，你还真以为自己很有才，倒是我屈了你的才？"

管胜："大人，管胜不是这意思！"

文种："那你何意？"

管胜一急，扭头即走。

范蠡微笑而道："行了，明日一早，范蠡来领人。"

文种这才有些后悔了，愣愣的。

管胜房舍，夜。

管胜躺在简易的床榻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忽然，门被拍响，管胜一跳而起，正欲开门时却听到了文种的声音："管胜，开门！"管胜却回到了床榻，坐着生闷气。"管胜，开门哪。"文种仍边拍门边喊。

管胜忽扯直了喉咙般喊："你再说一声让我走，管胜就死给你看！"

"咣"的一声，门竟被文种踢开。文种往管胜面前背手一立道："混账，你竟敢用死来威胁我？"

管胜抱头大哭道："我威胁你？你是管胜的主子，管胜从楚国就跟着你，跟了你这么些年，为你御车跑腿，一直小心伺候着，从来不敢疏忽大意。可你呢，无缘无故地说赶就要赶管胜走！管胜是个下人，愿意让你像牲口一样使唤……"

"别说了！"文种吼了一声打住管胜的话，他伸手抚摸着管胜的后颅道，"管胜啊，你的主子是个办差一丝不苟的上大夫，却是个粗鲁无情的主子。别哭了，是我……错了。"

"不，主子没有错，错的是管胜……"管胜渐渐止了哭。

文种一把掀去床榻上的被褥，往榻上盘膝一坐："管胜，我让人备了些酒菜，来，你陪着我这个孬主子痛饮一番。"

已经有下人将酒菜送进，搬一只矮几于床榻，摆上了酒菜。

"看来大人是真的要赶管胜走了？"管胜说着又有泪花在闪。

文种斟了酒，递给管胜道："亏你还是个男人！流什么马尿？喝了这樽酒，将马尿堵回去！"管胜"噗哧"一声竟被文种逗得笑了。文种沉下脸色，

“管胜，还记不记得你我在吴国，堂堂使节竟食马料、宿破祠的事？”

管胜：“怎么会不记得？管胜见大人饿得肚皮都贴上了脊背，可大人却还要硬撑着，脊梁挺得竹子一般直！可管胜的心里却不好受，你要凶我，管胜又不敢对着你流泪，只能对着马去流。”

文种：“怪不得你的马尿会这么多。”

管胜：“管胜只是个下人，不懂得什么是为国守节，管胜只知道，将主子伺候好才是管胜这一辈子最大的事……”

文种：“若不是范蠡来要你，我还真不知身边不可缺了你！可惜的是，等我明白时已经晚了……”

管胜：“大人，千万不要这么说，管胜绝不会离开你！”

“不！”文种决然而道，“范蠡匹夫，真以为就他爱才吗，我文种更是！”

管胜：“大人，不要再取笑在下了。”

文种：“我怎么会取笑你？仔细想一想，我文种能做成几件事几乎件件都少不了你。你东奔西走，默默无闻，可惜的是，我文种却一直不关心你，倒是范蠡，一眼就相中了你。他有见识啊，让你去独当一面，你一定会很出色！文种的确是屈了你的才干了！”

管胜：“大人……”

文种：“不要再说，不然我也要流几滴马尿了……”

文种府门，日。

管胜到了府门，见他一直为主人所御的车停着，车辕上端坐着一名新车御。管胜见文种出便对新车御道：“下来，让我来赶。”

新车御便为难地望着文种，文种道：“管胜，你嫌弃他？”

管胜：“什么嫌弃，我来为主人御车。”

“我再没那个福分了。”文种指着主人之位又道，“如今你该坐在这儿。”

“大人何意？”管胜又有委屈。

文种：“你急什么，我是说这驾车归你使用，这名车御不好那就换一个？”

“大人……”管胜跪地而拜。

文种扶起管胜，管胜在文种的催促下上了车，坐上了主人的位置。车御打马，车已驶动。管胜不敢再回首望文种，大泪又在他的脸上纵横着……

姑苏台民居，日。

物是人非，范蠡进入民居后站在堂内微眼而张望，脸色略显沉重。

管胜体贴地问道：“大人，你还是换间房吧。”

范蠡这才一笑：“不，我还住原来的。”

大街，日。

范蠡和管胜商贾装扮，在姑苏城的大街上走走停停，并细察着街两旁

的店面。管胜贴近范蠡指一家粮店道："大人，在下有个建议，我们不用新店，只需将吴人的老店盘下来，让它变为我们的，而伙计仍是老的，以后即使我们新开店时，也全部雇佣吴人站柜，如此，可保神不知鬼不觉。"

范蠡满意地点头道："管胜，我没看错你。"

管胜："大人回去歇着，让管胜去找店家谈，就是软磨硬泡，管胜也会将这粮店给盘下……"

田野，日。

已是盛夏。四处皆旱，未曾耕过的地里，禾苗长得稀稀落落。有许多龟裂的土地上稀少的青苗已枯死。牛倌担着两只水桶，挑到地里，用木勺舀出浓汤般的泥浆水去浇那些被烈日晒蔫了的青苗。

一驾轺车驶至，微服的文种正视农事而来。文种伸手拍了拍车御的肩，车御停稳了车。文种下车走到正在浇水的牛倌身旁道："老乡，这苗还能浇得活吗？"

牛倌："浇不活也要浇啊。"

"这是为何？"文种取过牛倌的木勺也浇起水来。

牛倌："庄户人家，一年到头盼着的就是头顶着的这份青天啊。它让你今日不知明日的事，所以你就得好好地盼着敬着它。就拿这青苗来说吧，我今日浇，明日浇，后日再浇，可不管你怎样浇，老天就是不下雨！可一旦你停止浇水，青苗刚死，这老天啊偏就下起了雨。"

文种沉重地道："是啊，庄稼人不得不靠天吃饭。"

牛倌："可如今还得靠人吃饭。你看看我这地都板结死了，就因为开春时大王杀牛这地就耕不了，没耕过的地不保水，稍一旱这青苗就受不住了。"

文种："如此看来，到入冬时饥荒就来了。"

"到不了冬！入秋时就会有饥荒。你看着吧，今年的饥荒可是比老虎还凶！"牛倌说着，忽狡黠地问道，"你是官家吧？"

文种："你看我像吗？"

牛倌："不像！"

文种："为何要问我是不是官家？"

牛倌："你若是官，我今日可就漏嘴了。倒也是，这自古以来哪儿有官家下地的。"

文种："官家为何就不下地呢？"

牛倌："官家若下了地，那他就不是个官了。"

"那是什么？"文种问。

牛倌："和我一样，是个农夫。"

"不见得吧？"文种道，"他下地是农夫，出了地，穿上官履，戴上官帽，不还是个官吗？"

牛倌："下了地的官，在官家们看来他就不是个好官。"

“为什么？”文种饶有兴致地问。

牛倌：“当官的都要有个官威官样。若官威官样不足，他想方设法也得摆足。你看啊，只要是个官，人没到时，手下的胥役佣人早已鸣锣开道，四方张扬。这还不算，还有什么仪仗旌旗，卤簿杂役。这些不都是为了个威字，为了官家的样子吗？所以啊，这官家若是下了田，威从何来？官样就更不用说了，会被人当做笑谈，更会被人看得一钱不值！”

文种：“你光说官看官，你再说说你如何看官？”

牛倌：“我可是个农夫，又怎么会把官家下地当笑谈呢。草民们苦啊，有哪一个官家会来听我们的疾苦。这当官的心里装着民苦，草民们的日子才会甜，就像宫里的大王，他若知道牛命比人还贵，就不会杀了这么多牛！”

文种：“你胆子不小啊，大王杀牛这事你至今还敢提。”

“为什么不敢？大王不是答应明年春上赔我们牛吗，这说明大王还是认错了。”牛倌又道，“说了这么多话，渴了。走，去家里喝口水去。”

“好啊。”文种说着随牛倌而走。

桃源村牛倌家，日。

刚进了家，牛倌喊：“棠丽，来客人了。”

挺着大肚子的棠丽自内屋撩开一块粗麻门帘而出，她一见文种大愣：“大人……”

文种也愣：“夫人，原来你……”

“大人如何称呼我为夫人，民妇在宫里时只是一名宫娥啊！”棠丽说着，对文种使了眼色。

文种已有所明：“啊，口误了。”

牛倌问文种：“说了半天，你是官啊？”

棠丽：“牛倌，他是文种大人。”

牛倌这才愣了道：“那我刚才……”

文种：“你说得很好啊。”

“小的该死。”牛倌说着就跪。

文种一把托住了他：“行了行了，牛倌。”

棠丽：“牛倌，快请大人坐啊。”

牛倌已全不似先前能言，这会儿只憨憨地笑着。

文种打眼随意一扫，见屋内简陋异常，便道：“棠丽，你还真不易呀！”

棠丽一语双关：“大人，民妇跟着牛倌啊，日子虽过得清苦，却很自在。”

文种：“自在就好。”

“哟，忘记让大人喝水了。”牛倌说着去打水。

牛倌去后，棠丽忙道：“大人，牛倌不知道我原先的身份。”

“那你怎么和他……”文种一耿，差点说出了“私通”二字。

“牛倌常赶牛车给宫内送果子……”棠丽说着有些羞涩。

文种一笑道："明白了。"

牛倌已端了一竹筒水来，文种接过猛喝一气，将喝干了的竹筒一亮道："再来一筒。"牛倌又去取水。文种道，"棠丽，本来文种也主张处死你，这会儿改主意了，可你和牛倌还得小心为上。"

棠丽："谢大人提醒，民妇明白，石买大人不会轻易地放过我们。"

牛倌又取水至。

文种："牛倌，这水连竹筒我带走了，文种不能让御车的伙计渴着了。"

"一只竹筒，大人拿去用吧。"牛倌慷慨地道。

省身堂，日。

文种："大王，文种视民情一圈回来，已有些心惊肉跳了。"

勾践："旱灾仍很严重？"

文种："秋后，恐怕真就绝收了。"

勾践："好，这正是寡人想要的！"

文种："可是，缺粮的口子太大了。照眼下的情形判断，秋后全越能打下五万石粮食就不错了。这五万石粮要供二十万人过半年是不可想像之事。"

勾践："寡人明白，若想填饱二十万人半年的肚子，至少得二十万石粮。"

文种："缺了十五万石啊！大王，据臣预料，即使吴国肯借给我们粮，封顶了也就五万石，还缺十万石粮，一旦饥荒发作时，即使有国家肯再借给我们，恐连运都来不及！"

勾践十分沉着道："果若如此，就不担心吴国不借粮了。"

文种："大王，饥荒起时，会饿殍遍地，流民无数，一旦拥来王城就食，后果难以设想，所以臣建议，这会儿就开始储备几万石粮，好以防不测。"

勾践："怎样储备呢？"

文种："范蠡率管胜已在吴国开了七家粮店，让他们现在就开始购粮送回国内。"

"不可！"勾践断然拒绝道，"他们可以购粮，也可以粜出，以此积累本钱，为日后的滚大做好准备。可购粮归国，一旦吴人发现，借粮之谋会前功尽弃，那不仅一万头牛白杀了，到那时，还真就会饿死无数的子民。"

文种："可十万石粮的缺口怎样弥补呢？"

勾践："你不用急，到时寡人会有办法应付。"

文种虽不再言，但忧心忡忡……

省身堂，夜。

勾践已用完了膳，对一旁专注望着他用膳的雅鱼道："这菜肴是你亲手种出来的？"

雅鱼："是臣妾亲种，也是臣妾亲烹的。"

"好。"勾践满意地道，"好味啊。"雅鱼将空了的食盆装回篮时勾践已开

始阅策。勾践阅着策道，“雅鱼，文种在乡下看见了棠丽。”

雅鱼微喜：“她好吗？”

勾践：“日子过得很清苦，却也有乐。与她私通的那个男人竟不知道棠丽是先王的夫人。”

雅鱼：“那他们……”

勾践：“那个乡下人为宫里送果子，才被棠丽勾搭上的。可怜了那个乡下人，他竟以为棠丽只是名宫娥……”

省身堂内寝，夜。

柴薪铺就的床榻赫然在目！

雅鱼望着柴薪几乎欲泪。她伸手在柴薪上按了按又摸一摸。一棵薪刺被雅鱼摸到了，她捉住，捡进手里后又继续细细地摸……雅鱼用她因亲耕自织而已磨糙了的手细致耐心地摸着，一寸一寸地几乎将薪榻摸了个遍。

勾践也进了内寝，他望着跪在薪榻上摸刺的雅鱼问：“你在摸什么？”雅鱼仍旧在摸着，勾践已呼，“苦成，掌上灯，送王后回寝宫。”

雅鱼身子微微一震……

苦成掌了灯至，躬身而请道：“王后，请。”

雅鱼自柴薪而起：“大王……早些安寝。”

勾践只微点其颅，雅鱼默默而去。雅鱼的脚步声仍清晰可闻。

案几上有数枚薪刺！是雅鱼自薪榻上拣出来的。

勾践盘膝而端坐于薪席，他的内心在搏斗挣扎着……

许久后，苦成回至，他的手里仍提着灯笼，脸上竟隐有泪痕。

勾践：“你怎么了？”

苦成鼓足了勇气：“大王，为什么要赶王后走？苦成觉着大王的心……真硬！”

勾践：“苦成啊，你的名字取得好。你不仅名好，寡人用你为侍臣也很好。”

苦成：“可苦成却以为这名字不好。”

勾践：“为何不好？”

苦成：“因为有个苦字，更有个成字。”

勾践：“所以你觉得自己苦？”

苦成：“苦成其实不苦，王后才苦！”

“你别再发牢骚了！”勾践忽就厉言，“寡人虽睡在这马棚里，可寡人却不是马伕！”

苦成这才垂下头颅，悄而退出。

大道，日。

深秋时节，地里能收获的庄稼才刚刚收获完，饥民已起。大道上，行走着三三两两逃荒要饭的饥民……

省身堂，日。

文种忧心忡忡地对勾践道："大王，果如所料，才刚刚秋后饥民已起。"

勾践："有几成饥民？"

文种："一二成吧，该让范蠡和管胜开始借粮了。"

勾践："不，还早得很！"

文种："不早了。大王，臣担心啊，这饥荒就好比瘟疫，会传染的，很难预料会在哪一日爆发。"

"那就等到爆发时再说！"勾践的口吻仍毫无商量的余地。

桃源村牛倌家，日。

婴儿饥饿的哭声一直持续着，夹在凌厉的西北风中竟如刀子一般。

牛倌自户外颤抖着进了户内，合上门后，才将西北风的呼啸声挡去了一半。他显然是去野地里寻找食物的，所以手里只抱了几块树皮。

"牛倌，是你吗？"自内房传来棠丽的呼声。

"是我……" 牛倌答着却犹豫着不想进去，可孩子的哭声在剜着他的心。牛倌还是进了内房。

棠丽一脸菜色坐在就地而铺的床榻上，襁褓中的婴儿抱在她的怀内，她身上盖了薄薄的一床破被褥。棠丽："再找不到吃的了，是吗？"

牛倌几乎伤心得流泪道："找不到了。村子里的人，全都走光了……他们去了会稽，都说那儿有粮……"

"牛倌，坐下吧，听我对你说。"十分委屈的牛倌听话地坐下，棠丽又道，"你心里一定在埋怨我，为何不跟村子里的乡亲们一起去会稽，是吗？"

牛倌点点头："我不怕被饿死，我是心疼孩子，刚养下来就断了奶水……"

棠丽："牛倌啊，是我不好，都是我拖累了你。"

牛倌："你不该说这种话，还不知是谁拖累了谁呢。"

棠丽："牛倌，和我一起过日子你高兴吗？"

牛倌："你可是宫里的宫娥，不是为了我牛倌你会受这种苦吗？能娶你为妻，也不知是我哪世修来的福哇……牛倌只有一件事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去会稽城。去了那儿，我们一家人也许就有活路了。"

棠丽长叹一口气道："牛倌，事到如今我就不再瞒你了，你被我棠丽骗了。"

牛倌："骗？我牛倌农夫一个，你能骗走什么。"

棠丽："你知道我是谁？"

牛倌："你是棠丽，原先的宫娥！"

棠丽摇颇苦笑："我是先王夫人……"

牛倌顿时如五雷轰顶一般惊得呆愣了，很久后，才喃喃而道："我……我牛倌的胆子……够……大的，竟敢偷情偷到先王夫人的头上……"

棠丽："牛倌，棠丽在乎你，爱惜你。所以不肯去会稽城，是怕你有危险。

先王的那些老臣们如何肯放过你？而且他们一旦知道棠丽偷情偷的竟是一名送果子的农夫……”

大街，日。

天空布满了阴霾。饥民成群结队地涌入会稽城。大街几乎已经堵塞。屋檐下早已挤不下人，饥民们只能当街而卧……

省身堂，日。

岩鹰躬身立在勾践面前禀报道：“城内至少已涌进了三万饥民，还有更多的饥民源源不断而来！大王，为了王城的安危，在下恳请大王将城门关闭。”

“不可！”勾践扔给岩鹰的只简短的两个字。

雅鱼寝宫，日。

悍马面对雅鱼而立。雅鱼：“孩子，为我去办件事……”

桃源村，日。

悍马御车驶入时，整座村子似已死亡，村道上不见一个人影。找不到任何人可以打听，悍马只好沿着村道挨户寻找着，忽见了一个人影一闪，悍马便直追而去。人影闪进一所民居。悍马走进见民居门已关，且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便喊着“老乡”而拍门。见门内没有回应，悍马推门而进。忽然一记闷棍直击于悍马的后脑，他几乎连哼也未能哼出一声，已昏死在地！

打棍子的人是牛倌，他十分紧张地喊：“棠丽，我打死他了！”

棠丽从内房出，上前一看悍马，有些紧张道：“是王宫武士！”

牛倌：“王宫武士？是来杀我的吗？”

棠丽紧张地摇着头颇道：“难以判断。”

悍马忽挣扎了一下，牛倌更紧张了，举起棍子欲再打。

棠丽呼：“住手！”

牛倌：“可他带了剑，一旦醒来就会杀了我们！”

棠丽：“不要伤他，先把他捆起来。”

牛倌忙找绳子将悍马捆得结结实实扔在墙角后，去门外一探，对棠丽道：“外面有驾马车，我们不能就这么等死，夺了他的车奔其他国家去。”

棠丽思忖了一番道：“也只好如此了。我去抱孩子。”

牛倌去门外牵马车。棠丽抱了婴儿匆匆出门后，忽闻了一声喊：“夫人，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已将马车牵到门口的牛倌喊：“快走！”

棠丽不再犹豫，被牛倌搀扶着上了马车。当牛倌已驱马时，忽又听得一声疾呼：“夫人，是王后让我来接你的！”

马车已走起来。棠丽愣了愣，忽喊：“牛倌，停下！”

牛倌停了车，棠丽将孩子递给牛倌，跑进屋内，不一会儿，扶出了悍马。悍马摸着仍疼痛的后脑道："夫人，是王后让我来接你进宫去避一避。"

牛倌已回头："棠丽，这怎么可能？"

棠丽："不会错的，王后仁慈细心，我信！"

悍马："那快走吧，我担心城门会关闭。"

"好，我跟你走。"棠丽上车，又呼，"牛倌，快走！"

牛倌却将孩子递给棠丽道："不，我不去。"

棠丽："牛倌，你一个人会饿死的。"

牛倌："只要你们母子没事，我就放心了。快走吧。"

棠丽："牛倌……"

"走吧，牛倌一介草民，如何去见王后？"牛倌说着别过了脸。

悍马已打马而行，棠丽又呼："牛倌……"

待车走得远了，牛倌望着，痛苦地蹲下了身子……

越王殿，日。

所有的老臣以及任职的臣子皆聚于大殿。文种端坐着，有不少老臣围着他，皓进正道："大人，你是大王的首辅王臣，大王不肯见我们，那就由你发句话吧，赶快关闭城门！"

曳庸："若再晚，饥民们一旦闹事，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文种，你的耿劲哪儿去了？""再晚，我们的府第恐就不保了……"

"你们如何就只想着自身的安危?!"文种终于开口，而且一开口便高门大嗓，"你们为何就不肯好好地想一想该如何救济饥民们？"

"文种大人所言极是！"石买也开口说话了，"在场所有的大臣，每府都拿出一些粮赈济饥民！"

一名老臣已嚷："我愿拿出十石粮。文种大人，交给你吧！"

"交给我有何用？"文种说着起身道，"你们若真想做些事，那就在府第之外设粥棚施粥！"文种说着往内宫而去。

省身堂，日。

勾践见文种的脸色已很不好，便道："连你也沉不住气了？"

文种："大王，恕臣直言，臣真的害怕了。"

勾践："害怕饥民们闹事？"

文种："臣如今怕的是饥民们不敢闹事。"

勾践："好，此言有些魄力！那些饥民们即使闹事也只不过会涌进一些有粮的大户，吃他们喝他们的。可若是不敢闹，就会饿毙街头，所以你文种怕了？"

文种："大王既已看透了文种的心事，那就下旨吧，让范蠡开始游说借粮。"

"不！还不到时候！"勾践仍道。

文种："大王，要怎样才是时候？"

勾践："饥民们敢砸开王公贵族、在位大臣府第的时候！"

文种真的是怕了："大王啊，让饥民们闹事，臣说的只是气话啊。"

勾践："可寡人却是真话！"

文种："使不得啊！那些王公贵族、在位大臣都有府兵府将，文种恐他们舍不得粮，更舍不得府第被毁，一旦动了杀机可就……"

"饥民们会暴动是不是？"勾践冷声而问。

文种："是！"

勾践："寡人手里无兵，一旦暴动，我们就会被百姓们推翻，甚至有可能被他们煮了吃掉，是不是？"

文种："是！"

"那好，寡人就等待这个时候！"勾践之语令文种心惊胆颤！

文种："臣佩服大王的胆量。大王，文种只能去做力所能及之事……"

勾践冷峭的嘴角只微微一扬，以表示文种可退。待文种退去后，勾践亮声而喊："苦成！将岩鹰他们杀牛时贮下的胆全给寡人悬挂起来！"

"诺……"苦成的嗓音也已发颤。

雅鱼寝宫，日。

雅鱼收拾了一袋粮食，递给杂役道："给饥民们送去吧。"杂役去后，宫门已现身了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她正是棠丽。雅鱼轻唤一声，"夫人。"

棠丽双唇嗫嚅着奔前数步，大跪于地："王后……"雅鱼去扶棠丽，棠丽，"王后的再生之德……"

"快别说这些了。"雅鱼扶起棠丽，自棠丽怀中接过孩子又道，"这是孩子吧，你看，他睡得多香甜。"

棠丽："王后，棠丽不敢想像你还会来救我母子，所以牛倌差些失手打死了接我们的那名武士。"

雅鱼身子仍微微一震，又安慰棠丽道："先安心地住下吧。你看，这么一座寝宫已只剩了我一个人，不瞒你说，我也觉得孤单。你来就好了，我们还有个孩子陪着……这寝宫啊，终于又热闹了……"

"王后……"棠丽泣呼。

雅鱼看怀里的孩子脸色不对，便问："孩子怎么了？"

棠丽："他是饿坏了……"

雅鱼便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去掀开一只暖窝，自窝内取出一盏仍冒着热气的面食，对棠丽道："来，还热着。"

棠丽再也没有往日的优雅，抱着面食已大口吞咽起来。

雅鱼一旁看着，流下了两行清泪。

省身堂，日。

勾践面无表情地端立于木台，他的双眼是闭着的。

不知闭了多久，勾践蓦然睁开双眼时，精光如芒激射！

勾践缓缓地仰首……竟是一空如星般密布的悬胆，高低错落，悬挂有致，似一树秋风扫净了落叶的大枣，密密麻麻地悬垂于勾践的颅顶……

“呛”！厉剑出鞘！勾践拔出了腰畔所佩之剑，剑光一闪时，一颗胆已划裂，第一滴胆汁正在悬胆外凝聚，攒足，晃晃欲坠……

勾践将剑插于木台，他单膝而跪，并再一次昂起他的头颅……

那颗如悬于绝壁孤峰般的胆汁正在下坠，碧绿的胆汁饱含了生命的张力，撞击在勾践正好伸出的舌尖之上！

勾践的第一口，吞咽的一定是自己制造的苦果……

一个能吞咽自己苦果的人，他已具有了力量；

勾践的第二口，吞咽的是人间珍贵的胆略……

一个能吞咽胆略的人，他就能制造不可思议的奇迹！

勾践的第三口……

大街，日。

“施粥啰——”一声足以撼动饥民心魄的呐喊响起，大街顿时爆裂，有无数的人潮朝呐喊之处拥去……

“啁啁”的喝粥声泼洒在会稽城的上空。

这声响与勾践尝胆时的无声无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响道，日。

一匹快马如箭射出了会稽王城，马背之人是悍马，正奔往吴国……

姑苏台民居，日。

悍马急速奔入。管胜由门口迎住了悍马，陪他入堂。范蠡问：“悍马，大王有旨了吗？”

悍马：“大王口谕，向吴王借十万石粮，但必须保证能借到五万石。”

范蠡：“大王设下时限了吗？”

悍马：“没有，可饥民早已蜂起，王城爆满，应是越快越好。”

范蠡思索一番，命道：“管胜，你让各粮店先备下二万石粮，装好船，但不能启运，这二万石粮，只是备着急需时再用。悍马去太宰府，找到怡娃，让她进宫告诉西施和郑旦，就说国内发生罕见的饥荒。”

管胜与悍马皆道：“明白！”

“都出发吧，我去找公孙雄，请他疏通，求见吴王。”范蠡说着已起身。

第三十四章　范蠡借粮

伯嚭府，日。

怡娃听完悍马之言后已起身而行。"等等。"悍马走往怡娃又道，"请告诉郑旦，就说家里很好。"

怡娃："你放心，我会转告的。"

公孙雄府，日。

范蠡："大人，无论怎样，请你救救越国的百姓。"

公孙雄："范蠡啊，今年的旱情我国也有。而且据我所知，因开凿邗沟，耗粮巨大，即使我王有济越民之意，恐也拿不出富余的粮来。"

范蠡："大人，我国此番灾情，若借不到外济之粮，恐有一半百姓都得饿死！大人虽多征战，看到过二三万的死尸，可是十万具尸体摆在大人面前，恐怕大人也没有看到过。那是怎样的惨象，大人能忍心吗？"

公孙雄犹豫了许久才道："那好，我只能试试……"

西施寝宫，日。

郑旦、怡娃以及西施已掉过眼泪。西施问："是谁来借粮的？"

怡娃："范蠡大人。"

西施一怔："你见到他了吗？"

怡娃："没有。"

西施："他竟连你也不见？"

郑旦："范蠡大人若见了怡娃，是怕勾起伤心的往事吧。"

"他既来了吴国，不仅不见怡娃，竟连问候一声的话都没有……"西施说着淡然一笑。

郑旦："西施，可范蠡大人却要我们在大王面前多说好话。我们说不说？"

西施："若是为了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可百姓们遭了难，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见死不救啊……"

郑旦道："我们这就去找大王。"

"千万不可。大王会问是怎么知道这事的，你怎么回答？"见郑旦愣住，西施又道，"大王多情却多疑，只能让他先说出来，我们才可以说话。"

郑旦面子上有些下不了："那也不一定。"

怡娃:“郑旦,西施是对的。”

夫差书宫,日。

夫差:“你说什么,越国向我们借粮?”

公孙雄:“不仅借粮,而且数额巨大。”

夫差:“他们想借多少?”

公孙雄:“十万石!”

“不可能!”夫差一口拒绝,“太宰刚从邗城命人递来廷奏,他们也缺粮了,寡人正欲命司农为他们解去五万石粮。这五万石一拨,太仓就空了。”

公孙雄:“可我们若不借给越国粮食,他们就有一半人会饿死。”

夫差:“他们可去其他国家借粮嘛,我们能做的,至多是越国助我们开邗沟的那一万民伕的粮由我们供给。”

侍臣进来禀告:“大王,西施娘娘病了。”

夫差忙问:“何病?让宫医看过了吗?”

侍臣:“看过了,宫医也不知娘娘得的是何病。”

“寡人这就去看望她。”侍臣退去后,夫差对公孙雄道,“你去告诉范蠡,我们借不出粮,让他到别的国家去看看。”

西施寝宫,日。

“爱妃,你没事吧?”夫差进,见西施斜卧美人榻上两腮微红,目有忧伤。

“大王……”西施欲起,被夫差阻止。

夫差道:“爱妃有病,好好躺着。”

西施:“也没什么病,只是昨夜做了个梦,今早起来时就恍恍惚惚的。”

“梦?爱妃做了什么梦?”西施摇颅不说。夫差道,“爱妃不想告诉寡人?”

西施:“西施只是不想让大王心烦。”

夫差笑道:“寡人的心情好着哪,爱妃究竟做了什么梦,居然能让寡人也会心烦?寡人倒是好奇了,你一定得说。”

西施:“西施梦见的是早已死去的父亲,他指了西施骂,说西施既已嫁人,为何不肯让他见一见女婿。”

夫差:“爱妃怎么说?”

西施:“西施实话实说。西施告诉父亲,西施嫁的人不是父亲的女婿,而是吴人的大王。”

夫差:“这就是爱妃的不是了,你就告诉他,寡人就是他的女婿。”

“大王,西施岂敢这么说。”西施略显不安道。

夫差:“后来怎样?”

西施:“他就一直骂西施,骂西施不孝,还骂……”

夫差:“还骂什么?”

西施:“骂西施把祖宗也给忘记了。”

“爱妃是想家了。”夫差有些失落般道。

西施:“大王,西施不想家。”

夫差:“想就想吧,为何要否认呢?”

西施摇颅道:“大王非说西施想家,西施倒想告诉大王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夫差问。

西施:“西施想祭一祭祖先。”

“祭祖?”夫差略有些不高兴。

西施早看在眼里:“大王放心,西施不会让大王为难的。”

夫差:“不算为难,只是眼下不行。时机适当,寡人会准你回越国去祭祖。”

西施:“大王,你真让西施走西施也不会走,西施说的祭祖是遥祭!”

“遥祭?”夫差道,“遥祭行吗?”

西施:“只要能遥祭,西施就心满意足了。”

“这有何难?”夫差道,“只要爱妃挑选了日子,不仅准你遥祭,寡人还会陪着你。”

西施:“那就明日?”

“行!”夫差爽快地点头道,“既如此,让郑旦爱妃也一起去。”

吴越边境,日。

宝幡罗盖,仪仗浩荡。夫差的王驾到了吴越边境的山冈上。祭祀用的牲礼早已备齐,全罗列于坡上。夫差携着西施与郑旦自王辇而下。

西施与郑旦终于可以遥望故乡了,所以她们已不顾夫差,两人奔着往前,站在高处,朝越国境内愣愣地望了许久……

西施见到故乡境内的村庄死气沉沉的,心里已有了主意。

夫差走近两名女人身后道:“两位爱妃,望够了吗,开始祭祀吧。”

西施一指村庄道:“大王,能为西施去请些越国的百姓来吗?”

“这有何难?”夫差说着,又对侍臣道,“快去!”侍臣领着人驾着数辆车辇往前面的村庄速去。夫差问,“爱妃是想和越人说说话?”

西施:“大王,西施也爱面子啊,让越人来看一看,他们知道了西施还有郑旦娘娘对故土的孝顺之意,他们就不会在背地里骂西施了。”

夫差:“谁敢骂爱妃,看寡人割了他舌头。”

寒风吹拂着西施和郑旦,侍臣去请百姓却久不回返。夫差急了:“怎么回事?”

西施:“大王莫急,再耐心等等。”

“寒风太冽,两位爱妃去暖车等吧。”夫差关心着道。

郑旦:“多谢大王,我们受得住。”

这时,侍臣已经独自匆匆先返,夫差厉问:“越国的百姓呢?”

侍臣跪下:“大王息怒,在下们进了村子,竟是十室十空,又去了其他村庄,仍然如此。在下担心大王焦急,命其他人再找,在下先行返回禀报大王。”

听了侍臣的话,西施与郑旦相互传达了一个眼神,俩人脸色一白泪水

扑簌簌而下。夫差："两位爱妃莫急，一定会找到越国百姓的。"

西施："大王，百姓们会去了哪儿呢？"

"再等等。"夫差道。一干人等仍眼巴巴地望着村庄，也望着大道。终于，有一辆车辇已返。夫差安慰西施道，"爱妃请看，有车来了。"待车子驰近时，两名侍人从车上抬下一名已奄奄一息的老人。夫差对侍人们道，"这么久？看寡人怎么治你们。"

侍人们将老人放于地时，老人已瘫倒。西施与郑旦忙扶起老人。郑旦："老伯，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老人翻着白眼就要咽气，然而他却嗅到了肉香味，顿时便身子一震，打眼一望，看到了祭祀的牺牲。他直立而起，大步而前，什么也不顾了；抱起一块肉，几欲一把塞进肚子里似的。肉很大，根本不可能塞进，老人便喘着歇斯底里般的大气，吼吼地疯咬疯啃！

侍臣欲喝斥，被西施止住。望着老人疯狂地啃食着大肉时，西施与郑旦大泪如雨下。就连夫差也有些震惊了。

老人一下子噎住，西施与郑旦连忙奔上，西施叫着："老伯，慢点儿吃！"

夫差踢了一脚跪伏着的侍人："究竟怎么回事？"

侍人："大王，小的们已找遍了十多个村庄，找到了几个百姓，却都已是死人。看情形是饿死的。惟此老者还活着，所以先拿来见大王。"

见老人终于顺过气来，西施问："老伯，村子里的人呢？"

"没有粮……全逃……逃荒了……"老人说着又反了气，猛打嗝。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西施说着又饮泣。

"大王……大王……"郑旦呼着也哭。

夫差未料到越国缺粮竟如此严重。望着已哭成泪人的两个爱妃，他竟手足无措……

侍臣劝西施与郑旦："西施娘娘、郑旦娘娘，先祭祀了再说好吗？"

西施什么话也不说，只微摇其颅，对夫差也不招呼，也不再遥祭了，沉重而痛苦地往车辇而去……

郑旦："西施……"

西施连头也不回一下。

"回去吧！"夫差脸色沉重，也往车辇而去。

王驾已返。祭祀场只剩了那名老人，他左瞧右瞧地见牺牲围满了他！老人先是一把抱起猪头，可猪头却压垮了他，他摔在地上，猪头滚了出去。老人欲追猪头，却又舍不得面前更多的牺牲，老人左看右看，恨自己不能分身，脸上十分痛苦，痛苦至极限，老人突然摔倒在地……

老人死了！他的脸上这才渐现出获取了前所未有的满足的神态，这是他此生最为幸福的时刻！

西施寝宫，日。

这次，西施是真的病了。她躺在病榻之上，惊悸，呓语连连："父亲……父亲……大王……"

夫差焦急得团团乱转。宫医们躬身缩首，走马灯似的来，又走马灯似的去。夫差忽就伸手截住一名宫医，这宫医吓得哆嗦着，半瘫于地。夫差："娘娘的病究竟如何？"

"大……大王，是惊吓……忧心所致……"宫医几乎绝望。

夫差："既如此，为何高热不退？"

宫医："再……再换药……"

"混账！"夫差怒骂，"若再退不了热，你的首级就得搬家！"

宫医几乎是爬着退出宫。夫差坐到西施的榻沿，伸手摸着西施的额头，火烫的感觉传至他的眉头，更显忧心忡忡。

郑旦来了，向夫差行礼后问："大王，我西施姐姐怎样了？"

夫差："高热不退啊。"

郑旦垂泪道："这可怎么办好？"

夫差："别急，寡人不会让她有事的，一定治好她！"

侍臣禀报："大王，太宰大人从邗城赶回。"

"他来凑什么热闹？"夫差不满道。

侍臣："太宰大人说是有要情禀告。"

夫差书宫，日。

伯嚭已在书宫内候着，见夫差进，跪禀道："臣伯嚭叩见大王。"

"平身吧。"夫差说着坐进了王位，"邗沟开凿得怎样了？"

伯嚭："已开凿出七十里，比预计的快了二成。"

夫差："爱卿辛苦了。你为寡人做事，不仅勤勉卖力，而且卓有功效！"

"臣谢大王夸奖！"伯嚭已磨砺得并不沾沾自喜，恭敬有加道，"这是大王治国有方，功劳全都是大王的，臣只是遵大王旨意罢了。"

夫差点颔道："行了，你告诉寡人，是遇到难处了？"

伯嚭："也没什么难处，臣只是想催一催司农备下的五万石粮。"

夫差："司农本欲发给你，是寡人让他再等一等。"

伯嚭："大王，等不得，若粮食不到，不仅会误工，再晚，就不得不停工了。"

夫差突然问："没有了这五万石粮，你的六万民伕怎么办？"

伯嚭一愣："大王，那就只好暂时遣散民伕，待明年春季有粮时再开工。"

夫差："这么说，这一停就是半年。"

伯嚭："大王，是半年还是三个月，臣都不愿停下来。"

夫差："寡人也不想停啊，只是眼下越国发生了严重的饥馑，预计会有一半人要饿死……"

"大王是想将这五万石粮借给越王？"伯嚭迫不及待问。

夫差："有这意思。"

伯嚭却突然激动道："不行啊大王，停了邗沟的开凿会延误大王成霸。再说此番越国的饥馑完全是越王所造成，臣听说他为了治疗自己的惊悸之病，竟荒谬地杀牛取鲜牛黄治病。结果，越国有九成的牛都被他杀了，无牛耕，地不保水，所以他们的旱情才陡然加重的。"

夫差："此情寡人也掌握了。寡人曾密遣人去查，得来的奏报是，越王勾践为奴时落下了惊悸之病。此人本来就有疯癫的症状，所以他杀牛，看不出他要什么诡计……"

伯嚭："大王，可这毕竟是他自己造成的饥荒，怪不到我们头上。"

夫差："话是没错，可西施娘娘却……"

伯嚭体贴地道："这事既已让大王为难，臣不会给大王增加压力，臣先回府，等等再说。"

夫差："还是爱卿体谅寡人，你回府去歇着，让寡人好好想想……"

伯嚭府，日。

伯嚭回到府中，怡娃竟已在府门内相迎："大人回来了？"

伯嚭见了怡娃便问："想不想大人哪？"

怡娃："大人总是忙，光怡娃想有什么用？"

"好你张巧嘴！"伯嚭已是喜笑颜开。

两人进了府厅，怡娃道："大人，怡娃已备下热水，先沐浴吧。"

伯嚭诧异道："你怎么知道大人会回来？"

怡娃："怡娃猜的。"

伯嚭："你怎么能猜得那么准？"

怡娃悄声道："怡娃想大人了，就让人去城门探望，想不到今日竟盼到了。"

伯嚭听得受用极了，大笑，开心至极："那就陪大人一道沐浴？"见怡娃含羞而垂首，伯嚭高兴得将怡娃抱起……

西施寝宫，日。

西施仍昏睡着，一名宫娥在为西施喂汤药。夫差亲手持帛，为西施揩拭嘴角的汤渍，其耐心细致，令一旁的宫娥也动容……

伯嚭府，日。

锦榻上，怡娃半躺于伯嚭的怀内。怡娃："大人，你真能眼睁睁地看着怡娃的老乡们饿死？"

伯嚭："不是大人狠心，而是这邗沟的开凿不能停。"

怡娃："大人，这一年来你一直在开沟，够辛苦的，该在府内好好地歇一阵子，让怡娃好好伺候大人。"

"你的小嘴啊，就是甜……"伯嚭说着将怡娃更紧地搂入怀内。

西施寝居，夜。

夫差望着仍在昏睡中的西施。

“寒冰……”西施道。

“寒冰？”夫差先是一喜，才发现西施仍是呓语，他沉默片刻道，“爱妃一定记起寡人自北方采集的那块寒冰来了。可惜的是，寡人当初也病了，未能信守诺言……爱妃，此番你的病是心病啊。虽然你不肯说一句话，可寡人知道，你是为你老乡们的生死在忧愁，所以你病了！为了几万石粮，寡人竟伤了你的心……好，寡人决定了，停下开凿邗沟半年，将那五万石粮借给你的老乡。你，可以放心了……”

夫差书宫，日。

范蠡跪着。夫差：“范蠡，寡人只能借给你五万石粮，你要的十万，寡人拿不出。”

范蠡：“谢上王！”

夫差：“为了这五万石粮，寡人停下正在开凿的邗沟！你回去告诉越王，不可再乱杀牛，好好地重农，不许再给寡人添乱，更别耍什么诡计。明白吗？”

姑苏台民居，夜。

范蠡、管胜、悍马皆在。管胜：“大人，借到的五万石粮皆已装船，明日一早即可起运。”

范蠡：“悍马，你立即返回，告诉文种大人，多率一些武士沿河道来接粮，不可有失。”

悍马：“在下这就走。”

范蠡：“路上小心！”

悍马刚出门，一名武士疾马而来。武士入，跪道：“大人，大王密旨！”

范蠡接过密旨一看，忙道：“快将悍马追回！”

管胜急奔而出。送密旨的武士退下。

范蠡沉默着时，管胜已追回了悍马。范蠡：“你二人听着，大王有旨，借到的吴粮不准运回国内！”

“什么？”悍马大惊，“大王岂可这么干？”

范蠡：“悍马，不要急。”

悍马：“大人这半年一直在吴国，未见到国内的饥情，悍马可用饿殍遍地四个字来形容，若这五万石粮不急送回国的话，恐怕就会饿死更多的人！”

范蠡：“那也不能违背大王的旨意。”

“大人，悍马不是想让大人抗旨，但你却可再奏请啊，大人拟策，悍马连夜赶回！”悍马道。范蠡只淡笑。“大人！”悍马急得大叫。

管胜：“悍马，岂可如此相逼大人？”

范蠡："大王命我们将这五万石粮随便运去楚国还是哪国。悍马，你要相信大王，他一定不会忍心饿死自己的子民的，大王不肯用这五万石粮来救饥荒，那大王就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悍马："眼下的情形，大王还能想出什么办法？"

"一定会有的，你相信范蠡！"范蠡命道，"我们明日就出发，将粮沿水道运去楚国。打起精神来悍马，我们还得通关出卡，有许多的风险要担呢……"

省身堂，日。

文种："大王，为何将借到的五万石粮运去他国呢？"

勾践："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文种："可如此一来，真就会饿死很多人啊。"

勾践："你放心，会好起来的。只是寡人又要做一件大臣们料想不到的事，你文种不是一直担心个别大臣们的什么府兵府将吗，此事做了，你文种可以安心，寡人也可以放心了。"

文种："是一件怎样的事？"

勾践一笑时已呼苦成："将所有的王公贵族、告老或未告老的大臣们全召至大殿。"

越王殿，日。

众大臣列班，王公贵族与告老之臣列于后。苦成正要喊朝，刚入的勾践止住了他。勾践坐定后目光扫视着众臣问："文种，王城已容纳了多少饥民？"

文种："约十万。"

勾践："饿死人了吗？"

文种："至今为止，王城内还未饿死一人。"

勾践："未饿死人的原因是什么？"

文种："这大殿之内的大人们都在家门口开设了粥棚施粥。"

"好！"勾践微微颔首，忽问，"石买大人，你在府门设了几座粥棚？"

石买："大王，臣的府门外粥棚只有一座，但规模尚可，每日可施粥百八十桶。"

勾践："多大的桶？"

石买："一桶可够二三十人喝的。"

勾践："这么说，你每日所施的粥可救活二三千人？"

石买："臣没有细算。"

"众位大人，你们打算让这十万饥民呆在王城不走了吗？"勾践问。

皓进："大王，如此多的饥民们呆在王城，随时都会出大事。"

勾践："怎样的大事？"

皓进："饥民们疯抢、砸府第、偷盗，甚至杀人，更严重的，甚至有可能造反！所以，必须想方设法，尽早将饥民们请出王城！"

勾践："怎样请？"

皓进："发给他们粮食。"

勾践："不错，粮食呢？"

皓进："大王不是已命范蠡大人在吴国借粮了吗？"

勾践："那寡人就告诉你们，吴国也无粮可借！"

"轰"的一声，大殿顿时开锅一般。"不退去饥民，这日子没法过啊。就是来上朝都是绕道走的。""从早到晚，从夜至明，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快设法吧，大王……"告老的老臣们已你一句我一句地大嚷。

勾践："退走饥民之法，就在这大殿里，甚至在你们的心里装着，就看你们愿不愿意说出来了。"

文种已明，朗声道："大王，臣的府内有存粮一百二十石，臣愿意全部拿出来以退饥民。"

勾践："文种，你的一百二十石粮退不走饥民，还是用来开粥棚吧。"

文种转向众臣："众位大人，是到了该退饥民的时候了。所谓物极必反，饥民再不退，一旦有事，祸及的不会是哪一个人，这大殿内所有的人，一定会人人遭殃！"

勾践："曳庸大人，寡人想问你，你的府第，包括采地内有存粮多少石？"

曳庸略一怔，犹豫着道："一二千石吧。"

勾践："到底是一千石还是二千石？"

曳庸："大王，臣不善治府，存粮之事很少过问。"

"那就寡人告诉你吧，你有存粮一千八百余石。"勾践话音一落，曳庸，包括在场所有的臣子几乎人人一惊！勾践又道："曳庸大人，你虽自谦什么不善治府，可大数却不错。在场的众大人，你们不会说不善治府吧，尤其是这粮荒上来之后，你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盘自家库内的存粮！所以寡人指望着你们帮一把，也不要你们献，就算是寡人向你们借的。"众臣听此面面相觑，许多人甚至将目光投向了石买。"既然是借，那就寡人开口了。"勾践说着竟取出一幅锦帕抖动着道，"前不久，寡人让岩鹰逐府摸了众位大人的家底，财产一律不问，只计存粮。数字嘛，全在这锦帕上，众位大人是否要过过目？石买，你先看吧！"

勾践将锦帕扔给石买，掉在石买脚前。石买竟不捡，淡淡一笑道："钱财嘛，身外之物。大王，臣有存粮一万一千多石，可臣有仆人、杂役、农人、牧人约三千，留下一千多石作为遣散他们的遣散钱，其余的一万石可任大王取用。"

"文种，记在账上。寡人不会随意取用大臣们的财物钱粮，将来一定得还。可寡人仍要谢石买大人。"勾践说着自王位起身，指着众臣道，"十万石粮，寡人这就借下了，由你们自己给文种大人报数额吧。"勾践说完先行退去。

一帮老臣们垂头丧气。文种自石买面前捡起锦帕，抖动着道："众位大人，数额都在这帕上，文种会遣人去你们的府第或采地取粮……"

大街，日。

饥民们已散尽，大街空荡荡的……

石买府，日。

曳庸与皓进坐着。曳庸："大人，老臣们怎么突然销声匿迹了？"

石买苦笑："大王做事真是匪夷所思！哪里是杀牛啊，分明是杀我们的本钱和底气。如今，整个越国已没有富户，所有臣子们的家底竟被他杀牛的那把剑一下给掏空了，老臣们埋怨老夫都来不及，哪里还会再来？"

畴无余："大人，大王的杀牛计，恐还不仅仅是针对大臣们的！"

石买："难道他还针对吴国？"

畴无余："眼下还看不出来。可大王既能以杀牛之计一把将大臣们的威风给杀没了，他就会有更大的谋略。"

曳庸："畴无余的话有道理。大人，我们不得不防！"

石买："我们该怎样防范？"

皓进："大人虽向大王进了先王所赐的斩将剑，可那只是给大王的警告。约束遏止大王再与吴战的复仇之心，恐怕必须得有切实可行的举措才行。"

石买："怎样的举措？"

皓进："约定几条戒律。"

曳庸："若戒律仍约束不住大王呢？"

石买："那我们就得做好准备！"

皓进："怎样的准备？"

石买："有一句要命的话，老夫还不想说。"

曳庸和皓进微微一惊。皓进："大人为何不说？"

石买："仍然不到时候。可你们放心，这句话不是老夫的，老夫永远不会说那样的话。此话是先王的，老夫一旦说出口，那就到了生死决断的时刻！"

曳庸："大人，照我猜测，这句话已折磨你很久了。"

石买："也不用猜测，这的确是一句折磨老夫的话。老夫难哪！"

皓进："那就不用再猜了。大人，你就说该做怎样的准备？"

石买："令老夫痛心的是，大王惟一的王子竟失散，而王后却再没有动静，以后似也没有再有身孕的可能。"

曳庸："大人是想大王有子？"

石买："老夫不仅仅是想，可谓望眼欲穿！"

曳庸："既如此，我们就设法让大王有子……"

雅鱼寝宫，日。

寝宫一角有一架织车，雅鱼正在织布。抱着孩子的棠丽于一旁已看得很久，眼内有泪光闪着。雅鱼抬头一见停止了织布，起而走近问："你怎么啦？"

棠丽："从没听说过，这世上有亲种自织的王后。"

雅鱼微笑道："我也没听说过有放弃王宫生活甘愿成为平民的先王夫人啊！"

棠丽："王后，棠丽想回去了。"

雅鱼："再住几日吧。"

"不住了，再住下去，我又会留恋这儿的一切了。"棠丽道。

雅鱼："你是舍不得你说的那个牛倌吧？"

棠丽："我既舍不得不知是死是活的牛倌，可如今我更留恋王宫。我到现在才知道，王宫里也是有亲情的，贵重得让人扛不动。"

雅鱼："千万别这么说，我没做什么。"

棠丽："王后，棠丽想托你件事。"

雅鱼："你说。"

棠丽："找人把稽会的铜像葬了吧。"

雅鱼："你想去看看他吗？"

棠丽："不看了，我现在有了小牛倌，一切都过去了……"

桃源村外山道，日。

山道边蹲着一个人，不知他已蹲了多久，就像泥土塑就的一样。他是牛倌！牛倌望眼欲穿地看着山道，终于看见有一辆车辇远远地驶来……牛倌先是愣了一会儿，又撑起身子，然后便撇开双腿朝车辇不顾一切地奔去。

"牛倌——"棠丽呼着，他们由远而近时，牛倌却跑不动了，他双膝一软，跪在了道旁。棠丽自车辇抱着孩子跳下，来到牛倌面前，她伸手抚摸着牛倌的脸道，"牛倌，你活着……"

"哦……我活着……"牛倌热泪滚滚。

"回家，我们回家去……"棠丽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搀起牛倌朝家而去。

雅鱼寝宫，夜。

雅鱼仍在织布，织机声里，她似听到了脚步声。雅鱼抬眼时，见宫门有一只灯笼洇着朦胧的光正移向宫内……

打灯笼的是苦成，勾践正走进寝宫。

雅鱼忙起身，她竟忘了织梭还在手中，朝勾践迎上时，织线将她的手腕缠住。雅鱼手忙脚乱地去解织线，却越解越乱。

勾践已走近雅鱼，对雅鱼道："让寡人来帮你解。"

苦成将灯打照，勾践躬身帮雅鱼解开线后，不经意地一望时，他突然看到，与他甘苦与共的雅鱼皱纹已爬上了脸……勾践不忍心看，转过了脸。

雅鱼这才醒悟，劳作了一日，她竟忘记了梳妆！雅鱼用手一掴自己的乱发，又一嗅衣袍，尴尬而慌乱地道："大王，你等等……臣妾忘了梳洗……"

"雅鱼。"勾践的声调不高，可在雅鱼听来却如打了一个雷般，她闻声身子一震止住脚步。"别忙了雅鱼，寡人来看看你，你陪寡人坐坐吧。"已经坐

下的勾践拍了拍身旁的锦垫道。雅鱼更显得窘迫了，这一瞬间，她的从容自信已经完全丧失，她即使坐着也偈促不安。勾践又道，“雅鱼，你太累了。看来一名杂役不够用，还是再招几名宫娥来供你使唤。”

雅鱼：“谢大王关怀。不用了，臣妾多动动手，也好解闷啊。”

闲聊了一会儿，勾践问：“那名叫悍马的武士常来探望你吗？”

雅鱼：“他在宫里当值就会来，如今他去吴国，给范大人送王旨去了。”

“那他已随范大人去了楚国。”勾践说着起身道，“雅鱼啊，劳累了一天，你也累了，早些歇息吧。”

雅鱼：“大王……”

勾践：“还有事吗？”

雅鱼：“省身堂寒气重，多加一床被褥……”

“好，寡人走了。”勾践说着已行。

早就闪于一旁的苦成又出，仍持着灯笼为大王照明。

雅鱼送勾践到宫门。勾践出宫门时没有回首，只一路行去。雅鱼悲凉地站着，望着那一团朦胧的红光渐行渐远……

省身堂，夜。

勾践又坐到几案前，展开一份奏策读着。一旁的苦成竟显得忐忑不安起来……勾践读不下去了，他将策轻轻卷起。

苦成小心翼翼道：“大王，微臣能陪大王说几句话吗？”

勾践：“你想说什么？”

“也没什么要紧的话，微臣只想让大王散散心，大王太累了……”苦成说着眼角已湿润。

勾践微点其颌时，苦成已自一只盒内端出数份菜肴摆于案几，又搬上了一壶酒。“苦成，寡人不能饮酒。”勾践道。

“大王，其实微臣知道你整宿整宿地不能安寝，饮几口酒，大王就能睡上个安稳觉了。”苦成道。勾践望着苦成斟上的酒却摇颅。苦成跪下道，“大王，微臣求你了……再这么下去，微臣这侍臣之职怕也要做不下去。”

勾践：“苦成啊，寡人有赶你走之意吗？”

苦成：“大王虽无此意，可是苦成的心怕是……要碎了……”

“算你会说话。好吧，寡人喝！”勾践说着自苦成手里取过酒一口便干了。

苦成又斟了两爵酒，他先递给勾践一爵，自己端起一爵又道：“大王，给微臣一点儿薄面，让微臣敬你。”

勾践同意了，苦成狂喜，将手中的一爵酒就着自己的泪花给饮干了。勾践也喝干了爵中酒，且将爵朝苦成一亮。苦成又要斟酒，勾践却道：“不饮了。”

“大王好酒量，这点儿酒还不足以让大王睡上个好觉。”苦成说着竟略显放肆地又斟上了酒，敬给勾践。

勾践略显犹豫，还是接过喝了：“苦成，坐下吧。既如此，寡人与你好好

地对饮几爵,你与寡人君臣一场,不易。"苦成坐下,两人之间顿时打破了君臣界限,开始你一爵我一爵地饮着。勾践道,"苦成,跟着寡人做事,你必须得受许多委屈。"

苦成:"该受!"

勾践的酒劲已开始上涌,他道:"大臣们也一样,他们受的就不仅仅是委屈,寡人从未对他们动过一次杀机,可他们常常胆战心惊,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们难以知道寡人的下一步会走出什么棋!就连范蠡和文种,他们大智在身,也可谓满腹经纶,寡人也将他们视为腹心之臣,可若寡人不预先告诉他们,他们也猜不出寡人心里的这根针会藏在何处,指向何方。"苦成一直不住地点頟。勾践接着道,"苦成,寡人有得有失,有功有过,眼下的过错远远大于功,可终有一日,寡人之功会远远大于过!到了寡人功成的那一日,寡人之过若与功比,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因为寡人之功将如天大,千古历史,将永远记载着寡人的功绩……"

苦成激动道:"能伺候大王,是苦成三生之幸。"

一来二去,勾践已醉眼朦胧,苦成连忙起身去扶勾践……苦成将勾践扶入内寝后伺候勾践脱去外袍,扶他躺下,又为他盖上被褥时,闻勾践已有鼾声。他没有熄灯,退出内寝。不一会儿,苦成带进一名年轻丰腴的姑娘。姑娘有些紧张,忐忑地朝内一望,就要退后逃走,却被苦成拦着,只好入内。苦成放下了帘布,熄了外堂的灯,悄无声息地退出了省身堂。

内寝中,姑娘呆立在席地而铺的床榻前,望了勾践好一会儿,她的脸上显现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神情……她犹豫着开始脱下衣袍,只剩薄薄的一袭内衣,正弯下身体要进勾践的被褥时,朦胧中的勾践已一把捏住她的胳膊往床榻上一拉。姑娘一惊时后背摔在柴薪上,发出一声疼痛的微呼……

就这一声微呼,将朦胧进入睡眠状态的勾践惊醒了!"谁让你进来的?"勾践坐起问。姑娘已紧张得不敢说话。"苦成!"勾践厉吼一声。一会儿后,苦成匆入,双膝一软跪下了。勾践指着姑娘道,"是你送进来的吗?!"

苦成伏着道:"苦成想……"

"想什么?"勾践厉声,"带出去!"

苦成已慌得什么也不顾了,抓起姑娘的衣袍,朝她身体上一裹,连挟带拉地带走了姑娘。苦成将姑娘拖出堂外,急问:"究竟怎么回事?"

姑娘:"我呼了一声,有刺扎在我的后背……"

"苦成……"勾践已呼。

苦成:"快走,你快走吧!"姑娘忙慌慌而去。

苦成一跺脚,不得不胆战心惊地进堂。

勾践披着衣袍,正十分愤怒地转着。苦成进后,忙又跪下。

勾践:"你这奴才,干的好事!你自己说,是发配了你,还是赐你一死?!"

"大王恕罪,苦成见大王太苦才斗胆而为,饶了苦成吧,大王!"苦成不断地磕头求饶。

勾践:“此女是何处找来的,你给寡人说清楚!”

苦成:“她……她……”

勾践:“说!”

苦成:“她是……曳庸大人的女儿!”

勾践本躁怒之极,听说是曳庸的女儿,陡然冷静了:“是你找他们,还是他们找你?”

“是石买大人找微臣的……”苦成道完一直跪伏着身子微微颤着,听没有大王的声音了,这才微微抬首一望,这一望,让苦成更是不寒而栗……

勾践的目色已十分可怕,他冷冷地道:“到堂外去,好好地跪着。”

“谢大王不杀之恩……”苦成爬出内寝。

省身堂外,苦成跪着!寒风刺骨,他的身子几乎已如筛糠……

省身堂,夜。

勾践盘膝而坐于薪席上,他的眼前有一件悬垂之物!

这仍旧是一颗胆,一颗苦胆。它仿佛是一剂镇欲的良药……

勾践注目于胆,其目力几乎能穿透它!

晨曦微露。寒意更重了!苦成仍跪着,他的身子早已跪瘫,但他硬撑着,正这时,忽闻勾践的声音:“苦成,上朝——”

越王宫外,晨。

石买、曳庸、皓进的肩舆几乎同时到达。曳庸的脸色显然不大好。石买见左右没人,便问:“大人之女,留宿宫内了吗?”

曳庸苦着脸道:“没有。”

皓进:“为什么?”

曳庸:“她逃回到府内,我问她话她却什么也不说,只一个劲儿地哭。”

已有其他大臣至,石买等人便不再言,开始昂身而步入大殿……

第三十五章　七戒为王

越王殿，晨。

众臣列班。“大王驾到——”苦成喊，但其嗓音已暗哑发颤。

勾践刚露了脸时，众臣已跪，山呼：“大王万岁！”

勾践：“平身！”

勾践入王座后，苦成又呼：“众臣奏本！”

皓进出班，高举奏策跪奏道：“大王，臣有本！”

苦成走下丹墀，取皓进的奏策敬奉勾践。勾践展策一看，便道：“太史大人，你说给众臣听吧，这是一份什么奏策。”

皓进：“三戒之策，即戒骄戒躁戒疑。”

勾践：“这三戒是针对寡人的吗？”

“是，大王！”皓进道。

勾践：“你说说理由。”

“大王归国已近一年。综观大王之为，仍有骄、躁、疑之嫌！先言骄，大王独断专行，遇有重大国策时，仍不肯与众臣相商；次言躁，大王行事，没有规矩，想干就干，众臣劝谏，根本就听不进去；再言疑，大王只重客卿，不重土生土长的本国之臣……”皓进的话一出，文种的脸已绷紧了。

沉默了一会儿，勾践问：“太史大人，说完了吗？”

“臣说完了。”皓进退入班内。

勾践：“太史大人针对寡人的三戒，众臣怎么看？”

曳庸：“臣以为太史大人所言中肯，虽难入耳，却入理，望大王采纳。”

“还有吗？”勾践再问。

众臣皆沉默着。“让老臣说两句吧。”石买终于道。

勾践：“你说。”

“大王，太史大人的骄、躁、疑三戒，老臣也认为入情入理。老臣不得不从椒山之败说起，那时大王就犯有此三戒中所有的毛病。听不进众臣之言，更不顾大臣的苦谏一意孤行，致使国家崩溃，百姓受苦，就连大王自己也被囚往吴国，历经磨难……”石买说到此时，勾践的脸色略不好看。石买继续道，“大王好不容易归国，吴也存越而不灭，这是上天赐给我越国难得的休养生息之福，大王本该趁此良机救治因征战而遗留的创伤，治理出一个能永享太平的越国。可大王都做了些什么，人人有目共睹，这满殿的臣子，大

多敢怒而不敢言！大王，采纳这三戒吧，就算老臣求你了。”

石买的话音落后，满大殿皆一沉，众臣皆寂而无声。

文种闪出班，一揖手道：“大王，臣也有话说！”

勾践：“文种，稍安勿躁，还没到你来驳斥皓进、曳庸、石买的时候。”

文种：“可臣还是想说。”

“这三戒针对的是寡人，该采纳还是该驳斥由寡人来定，你退下吧。”勾践又道。文种这才愤愤而退。勾践扫视着众臣子问，“还有谁赞同寡人采纳三戒的？”

“臣，赞同！”已纷纷有多名臣子闪出班跪奏。

“好！”勾践如此一喊，进戒的众臣微一愣时，见勾践已自王位步至斩将剑，竟一把拔剑在手里，拎着剑道，“众臣随寡人来！”

大臣们你望我，我望你，不知道勾践究竟是想杀人还是想干什么，所以有沉重的，也有略慌了神的，几乎人人皆忐忑不安地远远跟在勾践身后。

勾践书宫，日。

勾践进了书宫，默而无声地端立在一面墙前，那墙上张着一幅帷幔！众臣鱼贯而入书宫，在离帷幔不远处站定。勾践又特别地望了石买等三人一眼，然后挑着剑以剑尖将帷幔自顶部划过。帷幔缓缓滑落，六块钉于墙的厚木立现，那厚木上皆有刀砍斧凿般的阴文。

众臣大愣！勾践：“太史大人，这是寡人归国后亲手凿出来的，由你来念给众位大臣听。”

皓进不得不念：“戒律。一戒疑，凡所用之臣，必与之心心相印，肝胆相照；二戒懒，早晚勤政，不可一日懈怠；三戒骄，纳臣之谏，用臣之策，兴越有成，功在众臣；四戒躁，点滴之水，终汇江海，虽前程迂回，贵在百折不挠……”

皓进诵完四戒后，就停止不念了。

勾践：“皓进，还有五戒惧，六戒患，为何不念了？”

皓进悲凉无奈地道：“大王高明啊！”

勾践：“什么高明，寡人也是人啊，有七情六欲，为不时地勉励策醒自己，所以寡人以石买大人所进的斩将剑凿出了这六戒！以六戒而求生，以六戒而兴国，为的就是不想让此剑落在寡人的脖子上！”

石买已率先一跪，众臣皆纷跪。石买：“大王的六戒件件皆实，臣能否再进第七戒？”

勾践：“何戒？”

石买：“戒战！若大王肯凿上这第七戒，那这斩将剑也可落在老臣的脖子上，老臣会死而无憾！”

“石买，不战是寡人所立的誓言，岂可沦为这第七戒？若真有第七戒的话，那绝不是戒战，而是戒欲！”石买听了，嘴角一阵抽搐！勾践将斩将剑往跪着的曳庸面前“铮”的一插道，“曳庸大人，寡人的第七戒由你来凿吧，就

凿两个字——戒欲！你将这两个字凿得大一些！”

曳庸满脸羞惭，双手颤抖。勾践已去往大殿。众多臣子开始退出书宫。石买将一只手按住曳庸颤抖的手道：“大人，为了国家有安，这不算羞辱！”

“好，好……”曳庸的双唇抖动着，“我凿……”

皓进：“曳庸大人，皓进陪你一起凿。”

石买几乎有老泪将纵横，但他忍着，他悲壮地道：“凿吧，这是大王之命，可石买为王室有嗣，可为一个欲字而死谏！”

“大人，等等，我们与你一道死谏！”皓进道。

石买轻摇着头颅，义无反顾地昂身而去大殿。

越王殿，日。

众臣仍列着班，勾践已无怒无嗔地端坐于王位。石买至，他不入班中，而是径直到丹墀下将身子一跪，跪得轰然有声！勾践：“大人还有第八戒吗？”

石买：“不，石买谏大王立刻收回第七戒！”

勾践：“为什么要收回？”

“因为大王无子！”石买悲愤而道。

石买的话仍如雷般，一经扔出，众臣又是一阵骚动。

勾践：“寡人有子，他叫与夷，只不过因战乱而失散了。寡人坚信，他终有一日会回来的！”

石买：“若回不来呢？”

勾践：“若回不来，寡人宁愿王室绝嗣！”

“先王啊，你听听吧，你的在天之灵听到了吗？”石买振臂朝空而呼。勾践冷眼而望。“不孝啊，大不孝！”石买豁出去了，他以双手扑着地板，噼啪有声，石买大呼道，“大王竟说出宁愿绝嗣之言，危言耸听，置国于不顾！大王，你真的想将这个国家给毁掉吗？”

勾践：“好大的罪名！”

勾践书宫，日。

宫墙上，“欲”字的前三笔已凿成，而剑尖仍在凿着！曳庸竟以手抹住剑刃，一点一点，凝聚了他浑身的力量凿着。曳庸的手臂上已有血如泪而爬，斩将剑的剑锋上更有血如无骨的小生灵般在蠕动！曳庸的脸上却无泪，甚至无悲。而皓进的脸上有泪，更有悲伤……

越王殿，日。

“石买大人，你起来吧，当心伤了身。”勾践温声而道。

“大王若不肯收回欲戒，那便是昊天之罪！”石买说着已老泪纵横，欲悲欲绝！

除文种与诸稽郢之外，众臣皆一跪大呼：“大王，收回欲戒……”

“众位大人，寡人不想毁掉这个国家，可寡人也不会收回欲戒。寡人散

尽后宫的嫔妃,绝不做给别人看,更不做给众臣看,寡人只做给自己看。你们不是想让寡人中兴越国,让寡人永不再战吗,这是超乎七戒之上的大戒!所以戒欲算什么?它只不过仅仅灭绝了寡人的女人之欲!石买啊,不要将王室是否有嗣看得那么重,可以告诉你的是,寡人很快就会有第二、第三道大诏,所有的大诏皆围绕着四个字——中兴越国!"勾践说到此停顿了一下,跪着的众臣却一动不动。石买的脸上已不见泪痕,他似已决绝,决绝出一脸的沧桑……"用十年或者二十年,寡人会让这个国家牛羊无数,仓廪遍地,人丁兴旺,百工皆盛……"勾践向往般道着,忽又话锋一转,"到了那时,寡人若真无嗣,就会在这满殿的臣子之中推选一人,寡人会亲挽其手,助他登上此王位……"勾践说到此处有泪光一闪,但刹那间皆已隐没……

桃源村牛倌家,日。

又是春天。牛倌正欲一脚跨出门时,忽闻棠丽:"牛倌,哪儿去?"

牛倌憨笑道:"我想……想……"

"是不是想去会稽城?"棠丽直问。

牛倌:"是。"

棠丽:"去干吗?"

牛倌:"我想去看看牛。"

棠丽:"看牛?看什么牛?"

牛倌:"去年被大王杀了的牛,大王答应过来春时还。眼下又到了开耕的季节,有很多人都去会稽等牛了。"

棠丽:"你也想去等,是吗?"

牛倌:"我怕去晚了就轮不到我们了。"

棠丽:"去年冬天你宁愿饿死也不敢去会稽城,为何这次敢去了?"

牛倌:"这次也不敢,可我不得不去。我得去找回我们一家人的命根子。"

棠丽:"牛倌,我晓得牛对我们一家人的重要,可你对我们这个家更重要。你别去,万一有事,我和孩子都承受不起,更何况……王后和大王对我们一家人恩重如山,别为了一条牛去添他们的麻烦。"

牛倌:"大王要还一万头牛,岂会因我们的一头牛而添麻烦呢?"

棠丽:"总之一句话,我就是不让你去!"

牛倌拗不过棠丽,只能委屈地一蹲,开始生闷气。

省身堂,日。

勾践:"还没有范蠡的消息吗?"

文种:"没有。臣已遣了三拨人去打探,却没有任何范蠡的音讯。"

勾践:"别急,再等等吧。"

"大王,臣怎能不急?若是范蠡回不来,又到了耕种季节,若春播误时,今年的粮食又得欠收。更要紧的是,大王对百姓们有承诺,此番若失信,百

姓们恐真就要闹大事了。”见勾践沉默着，文种起身焦急得团团乱转，竟又道，“五万石粮，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范蠡会不会……”

“文种，连你也不信范蠡？”勾践责道。

文种：“文种信他，可他不该连个口信都没有。”

勾践：“没有口信，也许他无暇顾及！寡人给他密旨，五万石粮必须换回一万头牛，缺一条都不可啊。”

文种：“大王虽定得严，可日子却久啊，前后三个多月了，他就是跑到齐晋之地，也早可以打个来回了。”

勾践：“向百姓们解释一下，请他们再耐心地等待数日。”

越王宫外，日。

文种出，见宫门外已有数十百姓围着，便向前道：“老乡们，我是文种大人。本大人理解你们的迫切心情，可你们不该聚在这王宫之外！你们这一聚，就是逼着大王还牛啊。”

“难道大王不想还牛了吗？”一名百姓问。

“会还！”文种粗门大嗓地喊，“可牛还在路途之上。你们一定要等，那就去本大人的府内，本大人陪着你们一道等！

“好！”多名百姓已呼。

文种已不乘车辇，率先朝自己的府第而行。众多百姓跟随于文种身后。

文种府，夜。

府门大敞着。府内卧满了已酣然入睡的百姓。

文种的侍人打着灯笼，照着文种沿人缝而行。灯光一直移到府外，府外的墙根下也卧着百姓。文种自侍人手里取过灯笼，照照百姓们憨厚的脸，既感动又无奈地摇颅。

“范蠡啊，你若再不回来，不仅大王无法向百姓们交代，就连我文种也无地自容。即使百姓们饶我，文种也会羞愧难当……”文种仰首于星空，他的心语喁喁而起。

山口，夜。

十八只火把插于山道的两旁，山道被火把照得通明。一阵急风来时，几乎将火把打灭！侍卫统领岩鹰急喊：“快护火把！”众武士由暗处疾跑而出，他们跑往火把，身手皆出，齐将火苗护住。岩鹰再喊，“都给我护好了！这十八只火是大王为范蠡大人照路的，谁护的火若灭，谁就是死罪！听清了吗?!”

众武士齐声：“听清了！”

文种府外，日。

百姓们终于等不住了，纷纷离开文种府门。文种由府内急出，拦住百姓们。

"农时已误，再无牛耕地，今年又不能种了！"一名百姓喊。

"大人，你已担不起了，我们找大王要牛去！"又一名百姓喊。

"不能再对着大王去闹！"文种大呼。

"文种大人，我们不信你了！"又有百姓呼。

文种："不信也得信！你们一定要去，那就从我文种的身上踩过去！"

一听此话一名百姓无奈道："那我们就再信大人一次，可没有明日了。"

文种："明日牛再不来，那你们就将文种当牛，拖了去为老乡们拉犁！"

省身堂，夜。

苦成正躬身向勾践禀着："大王，文种大人的府内府外已聚了数千人，百姓们扬言，若明日无牛，他们就来王宫，大王还是出去避一避吧。"

勾践："你说什么，竟让寡人避自己的百姓？"

苦成："大王，百姓们一旦闹事，可就不是百姓了。"

勾践："那寡人也不避！"

苦成："真不愿避，微臣请求大王将遣去迎范蠡的岩鹰及武士们召回。"

勾践："也不召回！"

苦成双膝已软，跪地求道："大王吓着微臣了……那些牛可是……可是大王下旨所杀掉……百姓们恐已窝了一年的火，若一旦爆发，就不堪设想。"

"你别再说了。你就是说破了嘴，寡人也不会避百姓而去，倒是要看看，百姓们会将寡人怎样？"勾践道。

苦成："大王啊，恕微臣斗胆了。"

勾践："你斗什么胆？"

苦成："大王的倔劲儿又犯了。"

勾践："不错，寡人压根儿就没有改过这股子倔劲儿！兵败时没有，为奴时没有，石买等进剑，立戒，寡人仍然没有。苦成啊，你竟将这种倔劲儿当毛病了？寡人告诉你，这不是病，而是百折不挠！"

苦成忧虑得都快疯了。

山口，夜。

十八只通红的火把仍在燃烧着，仍是十八名武士一人护着一只火把。

寒夜寂静，仍无一点儿声息。

文种府内外，夜。

人影憧憧……

百姓们已经没有是睡着的了，他们或斜卧或端坐，人人皆睁着一双忧愤而失望的眼睛。文种也陪百姓们坐着，却无语。文种的话早已说尽了。

山口，晨。

曙光初露时，那些火把还未熄灭，护火的武士们早已筋疲力尽，无精打采。正这时，有马蹄之声骤然敲响，打碎了山野的寂静……众武士凝眸一望时，已见两匹快马先后而至。

率先的是范蠡，紧随其后的正是悍马！众武士正想欢呼时，却一下子都愣住了。大地抖颤！轰隆之声震耳欲聋。山口外的野地里，有万牛奔腾……

省身堂，晨。

已经不见如繁星般的苦胆，但一颗胆仍悬垂着。勾践以季菀的簪刺破了胆！胆汁淋漓……

越王殿，日。

大殿空空荡荡，但大殿内回响着勾践宏阔的声音："寡人颁奖农耕的第二道诏是，有自田耕自田，无田者耕官田！垦荒地者，其地归开垦者所有。耕自田者，免赋税。耕官田者，只抽什一之税。垦荒地者，奖什一之税……"

大街，日。

一名公人敲着锣大喊："大王已颁第三道奖生之诏，众乡邻听好了——男二十、女十七不婚，其父母获罪；孕妇将产，奏告于官，使官医接生；生男，赐一壶酒、一条犬；生女，赐米一斛、生猪一头。生子二，官养其一；生子三，官养其二。生一胎者，免赋税一年；生二胎者，免赋税三年；生三胎者，免赋税七年；生六胎以上者免税终身……"

（十年后）

越王宫门，日。

一驾牛车由一名十来岁的孩子赶着，正驶至宫门。宫门禁卫叉戈挡住。孩子一惊，回头望着牛车。牛车上坐着一名农妇装扮之人，她正是棠丽。棠丽道："这位官爷，我们是进宫探望王后的。"

禁卫们根本不让，并厉斥道："王宫禁地，岂是你们进得去的。快走开！"

棠丽："官爷，我叫棠丽，是王后的亲戚。"

禁卫："王后岂会有你这样的亲戚？"

棠丽泼辣辣地道："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王后为何就不可以有我这样的亲戚?！"禁卫将戈横起，欲驱赶。正在此时，悍马正查验而来。悍马已是一身官家打扮。棠丽眼尖，大喊，"悍马大人！"

悍马见了棠丽，点头招呼，斥责禁卫道："放肆，她是王后的亲戚，快放行！"

棠丽从牛车上抱起一捧果子道："悍马大人，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请尝一尝。"

悍马推让，棠丽将果子硬塞给悍马，悍马只得受了。

雅鱼寝宫，日。

雅鱼已显苍老，正迎至寝宫门。棠丽："王后，棠丽又见着你了。"

雅鱼微笑："你来啦。"

棠丽："王后，你太操劳了，你看看，都有白发了。"

雅鱼："走，进宫去说。"

棠丽这才一拉孩子道："王后，这是我儿子小牛倌。"

雅鱼："都这么大了？"

棠丽一按孩子："小牛倌，快磕头！"小牛倌趴着就磕。棠丽又道，"小牛倌，你得磕十个响头。王后既是王后，又是我们一家人的大恩人，这头磕不好，娘可不答应！"

小牛倌便使劲儿磕。

雅鱼忙道："够了，够了。"

"不够。"棠丽仍喊。小牛倌真一口气磕满了十个响头。棠丽才道，"小牛倌，把东西搬进宫去。"

雅鱼："我来吧。"

棠丽："让他搬，他能得很。"

雅鱼与棠丽进。小牛倌已经将果子、粮食卖力地搬了一个来回。

雅鱼看着道："你这孩子真的很能干。"

棠丽："农家孩子，从小就干这些的。"

"棠丽，你可是诗书满腹之人，怎么不给孩子取个好名？"雅鱼说着止不住笑。

棠丽："农家孩子，叫得应就行。再说，这小牛倌叫起来倒也亲切有趣。"

小牛倌已搬运至第三趟了。

雅鱼："你来看看我就行了，干吗带这么多东西来？"

"王后，这些年啊，我们百姓们的日子一下子过得好了，鸡狗猪满地跑，仓满、柜满，真可谓是堂悬制酒，室盛稻粮啊。"棠丽忍不住来了两句文绉绉的。

雅鱼："都过好了？"

棠丽："王后啊，百姓们的日子真的过好了。不瞒王后说，就我家的存粮，三年不种都吃不完！可大牛倌贪图税轻，还拼着命种！再种啊，这粮就没处放了。"

雅鱼突然间被棠丽的话给打动了，泪光一闪道："听你这么一说，我真高兴，如此看来，我们的大王真的了不起。"

棠丽："岂止是了不起啊，如今百姓们，只要一说起大王，可是人人都热泪盈眶……"

响道，日。

王孙骆一行正往会稽城而来。

省身堂，日。

范蠡坐于勾践对面。勾践："诸稽郢他们对行伍之事是不是已生疏了？"

范蠡眼一亮："大王，要建军了，是吗？"

勾践："你说呢？"

范蠡："早该建军了，照我们眼下的人口与实力，建一支三万人的军队不在话下。"

勾践："只能先立一支三千人的军队，而且是忠吴军！"

文种风风火火而进道："臣文种叩见大王。"

勾践微一笑道："文种，又有何事，如此焦急？"

文种："大王，吴以王孙骆为使，又来催我们还他五万石借粮！"

勾践："还不到时候。不能还！"

文种："可此番王孙骆的口气很硬，说再不还粮，他们的大军就来我国就食了。"

勾践："那就让他们来吧，寡人倒要看看，他们是杀人呢还是下手抢粮？"

文种："真逼得他们的大军前来，不见得是好事，还是设法打发一下王孙骆为好！"

勾践："这你看着办。"

文种："是否可以先还他们五千或一万石？"

勾践："一粒也不还！告诉他，越国眼下人口多，吃不饱，待有粮时一定还！至于这个王孙骆，可好酒好膳相待，当他呆得腻了时自会回返的。"

文种："臣这就去应酬他。"

勾践："你不用亲去，让曳庸去即可。"

文种："曳庸？"

"他也只能办办这种差使了，如若连这样的差使都办不好，那他就不用再办差！"勾践道。文种退去后，勾践又转向范蠡，"范蠡，这支所谓的忠吴军年龄不能大，且以将门之子为主。你一定要诸稽郢将军勤训他们，经过三五年的磨砺之后，他们可成为将来军队的骨干，也就是说，一旦寡人率师灭吴时，他们人人皆可成为寡人的将校之才！"

范蠡："请大王放心，诸稽郢一定会严训他们。"

勾践："范蠡，皓进随石买、曳庸越走越远。皓进当年曾极力推荐你，他的这份功劳，寡人还记在心里。你视情况与他谈一次，看看此人还能否挽救。"

范蠡："臣明白了，一定会找他好好谈。"

勾践："也不用剖心剖腹，皓进是聪明人，你点到即可。他若装糊涂，那就不用勉强，而你也可去掉皓进荐你的那一份情义。他一定要自绝于寡人，那是他自己的事，怪不得任何人。"

国宾驿馆，日。

苍老的曳庸步进驿馆。王孙骆揖手一笑："行人大人，你我又见面了。"

曳庸："是又见面了。看看，你还年轻，我这身子的大半截都已入黄土了。"

王孙骆："彼此彼此啊。这转了一大圈，我还是一直离不开个要字。"

曳庸笑道："最早时你要我们的王女，如今你又想要什么？"

王孙骆："要你们还粮啊，你不会总用一个拖字吧？"

曳庸："你要我们王女时我们没拖，可这回的粮啊，却不得不拖。"

王孙骆："为什么？"

曳庸："因为我们还不起！"

王孙骆迷惑地道："行人大人，你好像比从前更理直气壮了？"

曳庸："是啊，以前贵我两国相互敌对，如今贵国为上国，而我国是早已臣服的下国。上国应有上国的气度，总不至于因这五万石粮而逼得我们……"

王孙骆："怎么是逼呢？五万石粮一借就是十年，光是利息就远不止另一个五万石了。我们事后得知，你们借粮并不为救饥，而是拿去换了耕牛。这用我们粮而换的牛，都繁育好几代了吧？可我们呢，就因为这五万石粮而误了邗沟的开凿，原本六年可完工，可断断续续的，至今日还差了一截未凿通。"

曳庸："上国的难处，我们知道……"

王孙骆："你们知道什么？如今我国已缺粮，可据我们所知，越国所有的粮仓都屯满了粮，你们是有意拖着不还！此番我再要不回粮，导致我大王震怒，恐就会要你们的好看！"

曳庸："吴使稍安勿躁，曳庸再向我王禀报。"

王孙骆："那就快一些！"

皓进府，日。

范蠡入府厅，对皓进恭敬而施礼道："大人。"

皓进："范蠡大人，请上坐。"

范蠡："大人先请。"

皓进入座，待范蠡入座后，皓进道："大人已经许久未来本府坐坐了。"

范蠡："大人责备得是，是范蠡不该。"

皓进："我没有责备的意思。与你说话，我就不用遮遮掩掩，你认为吴越还可以再战吗？"

范蠡："大人的问话，范蠡不好回答，所以只好反问大人了，望大人勿怪！以大人判断，吴越若再战，越国能赢吗？"

皓进："不能！"

范蠡："大人对大王没有信心？"

皓进："不仅没有信心，且担心大王会有再断送越国前程的鲁莽之举！"

范蠡："大人对越国过去的十年怎样看？"

皓进："越国之所以又有今日，是文种和你的鼎力辅佐。"

范蠡："范蠡所为，虽只是微末之功，可为君者若愚，臣子有再大能耐，一切皆为枉然。"

皓进："皓进承认，大王的确是治政、治国的奇才。"

"可范蠡却以为，大王终有一日会成为霸主！"范蠡之语令皓进一惊！

"霸主？"皓进问。

范蠡："大人，请相信范蠡的判断。"

皓进："这么说，大王仍要与吴再战？"

"我只说霸主，未说与吴再战。"范蠡道。

皓进："可不与吴争，大王怎么可能成为霸主？"

"所谓霸，有武霸，也有文霸。"范蠡淡笑而道。

皓进："范蠡大人，不言霸了，皓进只问你一件事。"

范蠡："请！"

"大臣之中一直有传闻，大王与你和文种密定了灭吴七术，可有此事？"皓进双眼紧盯了范蠡而问。

范蠡："大人，传闻之事，有真也有假。"

"请直接回答我！"皓进的语气很重。

"大臣之中还有另一件传闻，大人就因为一件什么先王的遗诏而难分忠义。"范蠡以攻为守。

皓进："那就请你告诉我，忠义之间，该作何选择？"

范蠡："弃义择忠！"

皓进："不，这不是你范蠡的真心话。"

范蠡："这正是范蠡为义而说的知心话。"

"范蠡啊，看来你我是越来越陌生了。"皓进痛苦地摇着头颓道。

范蠡："所以范蠡很遗憾！可范蠡还是想告诉大人一句话，回头看得太多，人就会患得患失，所以不妨朝前多看看，前面会有很多峰回路转之事……大人，那样的事，才好看！"

皓进："不敢看了，也看不动了，皓进恐怕老了，只能为一件事而活了。"

"大人，范蠡能说的话只能这么多了，有不敬之处望多包涵。"范蠡道。

皓进无奈而笑。

文种府，日。

曳庸："文种大人，曳庸实在难以理解，我国早已不缺这五万石粮，更何况，是我们借人家的。"

文种："据文种猜测，大王的意图是，若我们一口气还了这五万石粮，吴国就会以为我们很富裕，而吴国已到了争霸的节骨眼上，一旦缺粮，就会不断向我们索取！所以先赖着不还，直到不得不还时再说。"

曳庸："照眼下的情形，已经是不得不还！"

文种："不，还不到时候。"

曳庸："可王孙骆已把话说得死死的。"

"没有什么话能够说死。大人多辛苦，跟他绕一绕，即使说死的话，也仍能够把他再说活！"见曳庸大摇其颅，文种仍微笑着道，"这点儿事是难不住你曳庸大人的……"

诸稽郢府，日。

府门紧闭！诸稽郢抱着一支戟坐在府院的一块石头上，正望着眼前的一排草人。诸稽郢忽起身，对草人低呼道："来啊，列阵！"

草人当然不会列阵，诸稽郢将戟往泥地上一戳，上前将草人搬成两列后，他回身到自己的戟旁，又低呼道："厮杀！"

草人也不会厮杀，诸稽郢便将戟一挺，杀进了两列草人中，顿时便草屑纷飞，草人纷纷倒地……

府门突然被拍响！诸稽郢一怔，忙将戟藏进了已碎得差不多的草人里，去打开门一看，竟是范蠡。范蠡望着诸稽郢一身的草屑，由不得问："你怎么啦？"

诸稽郢先让进了范蠡，将府门闭上后才道："不敢有瞒老军师啊，诸稽郢手痒痒了，在练兵呢。"

范蠡微笑道："这么说，你在练草人之兵？"

诸稽郢尴尬地道："是。"

范蠡："若以真人来练呢？"

诸稽郢心情灰暗地道："老军师别逗诸稽郢了。"

"岂敢逗你，大王已旨下。"范蠡正色道。诸稽郢一听，连忙跪下。范蠡宣道，"命诸稽郢以将门之子为骨干，速成立一支三千人的军队。"

"谢大王！诸稽郢领旨！"狂喜的诸稽郢几乎是爬至草人，抽出大戟，以手抚摸着戟刃道，"老伙计，你再也不用躲躲藏藏，又可以好好露脸了！哈哈哈……"大笑着的诸稽郢又将戟戳于泥地，抚摸着戟杆，眼中泪光闪闪。

大校场，日。

诸稽郢手中紧持着那柄大戟，昂身而喊道："列阵——"数百兵卒迅速地在诸稽郢面前列成六列之阵。"对阵！"诸稽郢又喊。军卒们挺戈戟相互对阵。"进击！"诸稽郢再令！军卒们侧步而进，将戈戟交叉。

范蠡至，对诸稽郢道："将军辛苦了。"

诸稽郢："军师，有兵可练是诸稽郢之福哇，何谈辛苦？"

范蠡："收阵。"

诸稽郢忙对军卒们喊："收阵——"

军卒们撤出交叉着的戈戟，迅速收阵至诸稽郢面前。

范蠡对诸稽郢道："有一句口号军卒们必须喊熟！"

诸稽郢："这我知道，是为国而战！"

范蠡："不！是'忠于上国，为吴而战！'"

诸稽郢大惊,愣了好一会儿才陌生地望着范蠡:“军师,你没弄错吧?”

范蠡:“没错,让他们喊吧。”

“可是,”诸稽郢的手一指军卒们道,“这其中有一半人,他们的父亲皆死于吴军之手,你竟让他们为吴而战?”

范蠡:“将军,你必须喊!”

诸稽郢忽对军卒,爆发一般:“忠于上国,为吴而战! 喊——”众军卒皆大愣! 诸稽郢又大吼,“快喊,不喊者将严正军法!”

“忠于上国,为吴而战……”军卒们喊了,但声音稀落。

“本将没有听到,再喊!”诸稽郢又呼。

“忠于上国,为吴而战……”军卒们的喊声更有气无力。

诸稽郢身子一转面对着范蠡,双眼噙着泪,嘴唇抖颤:“军师……”

范蠡的脸几乎没有表情:“那就让军卒们一个一个分开喊。”

诸稽郢几乎是哀求般:“军师,其他什么都好说,就这句口号能不能……不喊……”

范蠡:“将军,这句口号不喊熟,喊不响亮,那这支队伍立即就地解散!”

“军师……”诸稽郢摇颅。

范蠡:“开始吧。”

诸稽郢再不犹豫,自地上捡起一根鞭子走到第一名军卒前厉命:“喊!”

军卒:“忠于上国,为吴而战。”

诸稽郢:“不够响亮,再喊!”

军卒:“忠于上国,为吴而战!”

诸稽郢:“再喊!”

“忠于上国,为吴而战——”军卒几乎喊破了喉咙。

诸稽郢一个个地逼迫过去。到了第八名军卒介小豹处时,介小豹不看诸稽郢,却将目光凶狠地直视着不远处的范蠡!

“喊!”诸稽郢道。

介小豹昂立着,不仅不喊,反将嘴唇抿得更紧了。

“你喊不喊?”诸稽郢道。介小豹仍不喊。诸稽郢终于狂怒,皮鞭似泼雨,狂洒在介小豹的身上甚至脸上。可这介小豹居然比石头还硬,死死地戳立着,像一支宁折不弯的戟! 诸稽郢狂抽一气后,歇了鞭子厉问,“你还硬?”

介小豹竟道:“你打死我我也不喊!”

诸稽郢挥鞭又要抽,却霎时不忍心了,他的眼前闪现着当初介子豹宁断其腿也不肯入吴的那一幕,鞭子一垂喊:“滚!”

介小豹:“我不!”

诸稽郢:“你被除名了!”

介小豹:“没人能除我名!”

诸稽郢已命两名军卒:“将他扔出去!”两名军卒扑向介小豹,却不料介小豹竟将两名军卒给摔出去很远。诸稽郢命,“一齐上!”

十多名军卒一拥而上,终于制服了介小豹。他们将介小豹抬起,一直将他抬到了校场外,往地上重重一扔。介小豹显然已被摔伤,可他却顽强地昂身而起,腿瘸着仍要归队。

范蠡也不忍心再看,因介小豹瘸着腿的样子,几乎和当初介子豹扑回越境时的情形一模一样……

诸稽郢又欲命军卒再扔介小豹,被范蠡阻止。范蠡问:"你是介子豹将军的儿子?"

介小豹:"是!"

范蠡:"你叫何名?"

"介小豹!"介小豹道。

范蠡:"介小豹,你父亲死得英勇,也很悲壮!可你知道吗,他死得有所不值!"

"你说什么?!"介小豹已怒。

诸稽郢厉喝:"介小豹!"

"一名好将军,应该死在战场上,所以我说他不值!"见介小豹已委屈得欲泪,范蠡又道,"你既不愿被除名,那你就必须得喊!"

"忠于上国,为吴而战……"介小豹双膝砸地,嚎啕大哭……

大校场军卒营帐,夜。

介小豹坐在床榻上,一群军卒围着他正说着什么。诸稽郢带着一包药进,军卒们一见立马散出营帐去。介小豹仍有极强的抵触情绪,不情愿般招呼:"将军。"

诸稽郢绷着脸:"小豹,来,让我看看你的腿伤。"

介小豹:"在下的腿好好的!"

"胡说!"诸稽郢伸手一按介小豹受伤的腿,介小豹由不得大叫一声。"还说没伤?"诸稽郢一把撩上介小豹的裤腿,见他的膝部已肿胀得很,便打开药包将已被捣成药渣的药耐心敷上,用绑布小心地包扎好,这才道,"记住,明日换药!"诸稽郢还想说什么,却没说,转身离去。

"将军……"介小豹这才呼了一声。

"小豹,想说什么?"诸稽郢回过身来。介小豹望了好一会儿,眼里似有泪花。诸稽郢道,"小豹,我鞭打了你,你觉不觉得委屈?"

介小豹:"我……"

"委屈就是委屈,为何不敢承认?"诸稽郢道。介小豹终于委屈地哭出声来。诸稽郢站着,任介小豹哭,可介小豹却又强忍了不哭。"哭吧,哭出来你心里就不觉得委屈了。"诸稽郢道。

介小豹:"将军,小豹不明白!"

诸稽郢:"我也不明白,可军师和大王能让我们和兵器、盔甲还有这营帐为伍,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将军，你只要让小豹继续留下练兵，小豹也足够了！”介小豹跪于床榻道。

“不能跪！”诸稽郢扶住介小豹，让他仍坐于床榻，“你的腿还伤着呢……”

石买府，日。

曳庸入石买府厅时皓进已在。石买：“坐吧。”

曳庸未入座已道：“大人，吴使王孙骆因我不还五万石粮已不辞而去！”

石买：“王孙骆离去，恐怕还不仅仅是为我们赖粮不还。”

曳庸：“那还有什么？”

石买：“皓进大人也是刚刚知道，大王已让范蠡和诸稽郢开始练兵了。”

曳庸：“这么说，王孙骆恐已探得此情？”

皓进：“一定是的。”

曳庸：“大王与吴再战的步伐已难以遏止。”

皓进：“岂止是再战，大王所拟定的大策是灭吴！”

曳庸惊道：“不会有错吧？”

皓进：“何错？大王已让范蠡来拉拢我，范蠡把话也几乎说得明明白白，大王不仅想灭吴，而且还想争霸。”

曳庸：“大王的野心竟膨胀如此，石买大人，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石买：“他的野心哪里是今日才膨胀的，自他归国的那一日起，他就已经在筹划复仇之事了。”

曳庸：“大人，我们进斩将剑没用，立约束他的戒律也没用，还有什么办法能警醒大王？”

皓进：“再难有办法了！苦谏或以命而谏，对大王这样的人都不会有任何作用，倒是更促使他复仇之心愈坚！”

“我们已经败了。”石买痛苦地摇颅，“曳庸大人，石买最对不住的人是你！十年前，为了王室有嗣，竟害得你女儿……”

曳庸：“大人快别这么说，我们不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在着想吗？大人的女儿不也为国而让了路吗？”

石买：“我的鸢萝不一样，她至少还有一个名分，而你的女儿却为此含羞而病死……该有个了断了！”

皓进：“如何了断？”

曳庸：“大人的意思是……”

“二位大人不要问了，石买已将你们拖得很深，我不想让二位大人再受牵连！该承担的就让石买一个人来承担……真是宿命啊，当初老夫交出大将军印时，就为一句话而与当初的太子、今日的大王彻底闹翻！那句话是，‘让老夫来当越国的千古罪人’……当初的太子怒斥老夫不配！”石买说到此已老泪涟涟。

皓进：“大人，皓进愿同进共退！”

曳庸：“是啊大人，让曳庸也一同承担！”

“不！”石买大摇其颅，“就让石买独自承担吧。这个千古罪人石买做定了！”

第三十六章　刺　王

石买府秘室，夜。

石买亲手端着一盏灯而入秘室。灯光渐渐移近，照见了一个人。乍眼一见他，面目十分可怕，不仅发长到股，长甲如刀，整张脸竟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此人竟是莫不邪！莫不邪一跪道："大人，在下终于能为大人做事了，是吗？"

石买："你如何而知？"

莫不邪："是因为大人亲进了这秘室。"

石买："是啊，十三年了。这十三年来，老夫的确是第一回进秘室来看你，你不会怨老夫吧？"

莫不邪："何怨？大王要在下之命，是大人顶着夺命之险力存在下之命，让在下又多苟活了十三年。大人，在下已活够了！"

石买："你也很不易啊，这十三年的苦，是非人之苦！"

莫不邪："大人可知在下为什么能吃这非人之苦吗？"

石买："不知。"

莫不邪："因为在下仍想报答大人的知遇之恩！"

石买："那好，老夫迫不得已，必须得做一件事了。"

莫不邪接话道："这件事，十三年前大人便该做了！"

石买叹息："老夫之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就是想做到仁至义尽。"

莫不邪："大人该做的已做尽，该说的也已说完？"

石买："是。"

莫不邪："那就对了。大人救在下命的同时也藏下了一把剑，此剑一藏便是十三年，一旦出鞘，就会令人猝不及防！大人，你拔剑吧。"

石买："莫不邪，你能将自己比作一把剑，这让老夫很欣慰。什么是义无反顾，你就是！"

莫不邪："在下能成为大人的手中之剑，是在下之福！"

"不！"石买摇着头颇道，"可你仍然不是老夫手中之剑！"

莫不邪："大人……"

"莫急，老夫让你看样东西你就会真正明白。"石买说着竟跪下，自怀里掏出一只锦盒亲手打开，取出一幅已泛黄的锦帛对莫不邪道，"莫不邪，跪下！"疑惑着的莫不邪朝锦帛一跪。石买道，"此就是先王废太子时的大旨。"

莫不邪："此旨内不仅废太子，也命大人为辅国大将军……"

“这些你都经历了，可你不知道的是，老夫瞒下了另一半先王旨意！”莫不邪浑身一颤。石买又道，“这另一半是，先王授命石买，只要勾践误国，石买可随时将他杀掉……”

“大人……”莫不邪忽就痛哭失声。

石买仍跪着，一直待莫不邪的哭声止歇后才道：“莫不邪啊，老夫真正的剑，就是先王的这道大旨。可惜的是，当老夫真正想使用它时，却已无兵无权！如今，老夫只能靠你来执行先王的旨意。”

莫不邪：“在下万死不辞！”

石买：“莫不邪，你是替国家行道！所以，即使死，你也可慷慨赴死！”

“莫不邪领旨……”莫不邪已将脸大伏至地。

省身堂，日。

文种：“大王，王孙骆不辞而别，他一定是抓住了我们的什么把柄。”

勾践：“他能抓住什么把柄呢？”

文种：“我们密设的许多贮粮的粮仓会不会已被他发现？”

勾践：“你若有此疑，为防他们突查，该把这些密设粮仓内的粮连夜转移！”

文种：“好，臣这就去办！另外，诸稽郢练兵的事……”

“此事你不用担心，范蠡已有办法应对。”勾践道。

“臣告退。”文种这才退去。

苦胆仍悬着，一颗胆汁绽出。苦成将食盒打开，取出简易的膳食盆，直接去接已欲滴的胆汁……室外有身影闪过！“谁？”苦成问着惊看四周，却什么也没看见。苦成醒悟时，再看膳食，却见已滴进了多滴胆汁，他正想将胆汁取走一些时，已闻勾践道：“苦成，寡人饿了。”

苦成只好将滴多了胆汁的膳食上给勾践。勾践大口地吃着，苦成不安地问：“大王，是否太苦了？”

勾践仍大口咀嚼着道：“还好。”

“可今日的胆汁滴得多了。”苦成道。勾践这才一怔，已觉出了太苦，所以咀嚼的速度慢了。苦成跪道，“大王，是微臣不好，刚才滴胆汁时微臣走神了。要不，再为大王换一盆？”

“不用了。”勾践将盆内的膳食一扫而净后，将食盆一放道，“苦成，收拾了吧。”苦成竟没有答应。勾践抬首，见苦成在流泪，便问，“你又怎么啦？”

苦成：“大王，如今全越国三年不种也没人会饿肚子，大王为何还如此苦着自己？”

勾践：“苦成啊，饿不着肚子你就满足了吗？”

苦成：“那还想怎样呢？”

勾践垂目于策道：“你随寡人为奴时，所受的那些耻辱和苦难，就因为饿不着肚子就可以忘了吗？”

“微臣不敢忘！”苦成道。

石买府秘室，夜。

石买又进秘室。莫不邪已断了发，甲也剪去，浑身一新。他迎住石买："大人，找到进宫的办法了吗？"

石买摇颅："这数日老夫一直冥思苦想，送你进宫很容易，但要接近省身堂却是万难！这省身堂已被岩鹰设置了三道防护，第一道是大墙，墙内有分点而守的明卫。第二道是栅栏，有巡行着的游卫！第三道才是省身堂外密潜的暗卫。有这三道防卫，所以你即使进了宫，也根本无法到达省身堂内。"

莫不邪："既然如此，能不能待大王出宫时下手？"

石买苦笑："这些年，大王几乎就没有出过宫，即使偶尔出宫，身前身后也是密密麻麻的武士，至少有百人之多。"

莫不邪："那能不能将大王请到大臣们的府上，如太史大人或行人大人的府内？只要大王肯去，在下就容易下手。"

石买："也不可能。大王连文种、范蠡的府第都不去，又如何去太史大人、行人大人的府第呢？"

莫不邪："据大人所画图形，省身堂在王宫的左侧，能不能从宫墙外挖地道而入？"

石买："左侧宫墙正好是街道，若自街道外买下一民居，自民居内开挖地道倒也可行。只是，那儿离省身堂已是百丈之远，即使挖一条仅供一人容身的地道，取出的新土也可垒成一座小山，这仍很容易被察觉。"

莫不邪："难道再没有办法了吗？"

石买痛苦地摇颅："没有了。"

莫不邪："省身堂不是在马棚里吗，能不能在马和喂马的草料上设法？"

"马身上更是毫无办法可想，总不能藏进马腹。而草料虽自宫外运进，可每回运草料时，武士们不光用戟或剑刺遍草料，而且卸料时，仍会有数名武士守着，一直守到运草料的车卸完然后出宫门时止。"见莫不邪似头狼一般团团乱转，石买又道，"府内可靠的侍人们，一直在打探王宫内的动静，再等等吧，也许会找到什么破绽。"

莫不邪："他们都打听到了什么？"

石买："都没有什么用，是一些王宫添置物件类的杂事。"

莫不邪："添置怎样的物件？"

石买："案几、盘盏，还有什么马槽……"

"等等！"莫不邪打断了石买问，"大人是说马槽？"

石买："是马槽！"

莫不邪："马槽已进王宫了吗？"

石买："还没有，刚发往会稽山的木人处。"

莫不邪："大人，我们就在马槽上下手！"

石买："马槽上如何下手？"

莫不邪："大人，请赶快遣人去木人处弄一只将要送进宫的马槽来！"

石买："好，老夫这就遣人去办。"

石买府后院，日。

一只木马槽已摆在后院。石买望着道："根本就无法藏人。更何况，老夫听木人说，马槽进宫后必须在宫池内沉水，泡上一天一夜，即使马槽内可以藏人也早就淹死了。"

莫不邪围着马槽琢磨着道："有了，大人。"

石买："怎样？"

莫不邪："大人先设法让这以木板拼的马槽全部串换成厚木的，会稽山多有数人合抱的大木，因而尽量以大为好，让槽底增厚，然后将其中的一只刨至底部，装上夹层，在下便可藏身其中。"

石买："可宫池内沉水一天一夜如何解决？"

莫不邪："活杀出一条大鱼，留着鱼鳔、鱼肠，清净肠内的秽物，曝晒半日，半干半柔即可。至时在下将此鱼肠含于嘴中，沉水时，鱼鳔浮起，鱼肠可直通水面，便能让在下吸气。"

石买："此法绝妙，可还有最后一事，你如何在水中耐住这一日一夜的大寒？"

莫不邪："仍以鱼皮革囊裹身，当可耐住一日一夜的寒冷。"

石买叹服莫不邪的精到，不住点头。

省身堂，日。

岩鹰奔进，跪地禀报道："禀大王，吴国大将军公孙雄亲率五千精兵，正速奔我王城而来！"

勾践："去告知范蠡大人，让他做好准备，再知会文种大人，准备美食，好好犒劳吴军。"

石买府，日。

畴无余向石买禀道："大人，大事不好了。"

石买："何事惊慌？"

畴无余："因大王赖粮不还和私自练兵之事已惊动了吴王，吴王竟遣大将军公孙雄率五千精兵直奔我王城，一场杀戮又恐将难免。"

石买一反常态地不再焦虑，而是轻松地道："知道了。"

石买府秘室，日。

石买一进秘室，对莫不邪道："好时机终于来了。"

莫不邪："怎样的时机？"

石买："因大王又得罪了吴国，吴王已遣公孙雄率五千精兵奔袭而来。

老夫料想，大王一定有应对公孙雄之备，但也足以令王宫以及大臣们好好地忙乱数天。”

“这的确是良机！既如此，大人就别犹豫了，在下辞别大人！”莫不邪说着已跪。

石买：“不，这不是辞别，老夫仍等着你回来！”

莫不邪：“大人……”

石买：“你什么也别说了，只要你还有命，就必须回来。”

大校场，日。

公孙雄率兵而至。他望着早已收拾一净的校场以及营帐，马鞭一指道：“立即将营帐及军卒全围起来，有反抗者，格杀勿论！”

公孙雄身后的精兵已分成两路冲进。

越军卒见了吴军，已返回营帐取兵器。诸稽郢大喊：“都不许妄动！”

吴军迅速完成了包围。公孙雄策马而至诸稽郢面前，冷冷而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私自练兵！我有王旨，一律剿灭！”

诸稽郢：“大将军，你误会了。”

“误会什么？”此时，正好有仍不服的越军端着兵器自营帐冲出，公孙雄命道，“全部杀了！”

吴军遵命而行时，忽闻“慢着”一声喊。公孙雄扭首一望，见范蠡已乘车辇赶到。范蠡：“大将军，为何动了杀机？”

公孙雄：“范蠡大人，连我王也没想到，你们竟还敢私自练兵！待本将剿灭之后，还得拿你大王走呢。”

范蠡：“大将军，还是下马吧，让范蠡与你细说。”

“看你怎样分辩！”公孙雄下马。

“大将军，请进营帐说话。”见公孙雄犹豫，范蠡又道，“大将军率了五千精兵，而我军也就三千刚刚才开始训练的新兵，何况他们已被围，大将军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公孙雄：“范蠡大人，公孙雄虽敬着你，可你若要诡计，可别怪公孙雄无情！”

范蠡：“若有诈，范蠡任大将军处置。”

宫池，日。

十多只马槽绑上大石被抛入宫池，马槽被石头坠着慢慢沉入水中……

大校场营帐，日。

范蠡：“我王听说邗沟就要凿成，上王图成霸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为报答上王效绵薄之力，所以立了这支小军。军虽小，却为忠吴，此军可为上王之军的马前卒，甘愿为上王冲锋陷阵，战死疆场！”

公孙雄：“范蠡大人，你话虽说得好听，可公孙雄有王命在身，岂能轻易

相信？”

“大将军所言在理。”范蠡说着已呼，“诸稽郢将军，命全军列阵，请大将军检阅！”

“领命！”诸稽郢说着出帐。

范蠡：“大将军请！”

公孙雄仍有些狐疑，可见范蠡满脸真诚，这才出帐。

大校场，日。

战鼓擂响，越军在吴军的包围中迅速列阵。吴军的将校们见越军训练有素，一下子便提高了警觉，个别将校已举起了命军卒小心提防的手。

范蠡领公孙雄走到阅兵大台上。诸稽郢挥动令旗，校场上顿时爆出：“忠于上国，为吴而战！”“忠于上国，为吴而战！”“忠于上国，为吴而战……”

范蠡一旁看着公孙雄的脸色。公孙雄正自得意着时忽脸色一沉，他指道一名军卒道：“此卒为何不呼？”

公孙雄所指之人正是介小豹！全场顿时静寂。范蠡在心内暗呼不好！诸稽郢已命：“介小豹，出列！”

介小豹犟着脖子出列。公孙雄：“大家都呼了，为什么就你不呼？”

介小豹紧抿着嘴。诸稽郢：“介小豹，上国大将军在问你话！”

介小豹憋了许久，竟憋出一声：“我不呼！”

诸稽郢又恨又急。

公孙雄：“为什么？”

“我父亲就死在你们吴人的手里。”介小豹不顾一切。

公孙雄已冷笑。诸稽郢：“介小豹，你不要命了吗？”

介小豹抬首望了望阳光，竟又道：“命可丢，我就是不呼。”

公孙雄：“范蠡大人，你倒是说说，这算怎么回事？”

范蠡：“大将军，他有些傻。”

“谁说我傻？”介小豹彻底爆发了，“我父亲宁愿断腿断命，死也不肯入你吴国，我是他儿子，介小豹岂能做不孝之子?!”

“大将军请恕诸稽郢治军不严。”见公孙雄仿佛没有听到自己的话，诸稽郢终于脸一黑喊，“军正何在？”

两名军正已出：“在！”

诸稽郢：“将介小豹拉下去，砍了！”

“将军……”军阵中有人想求情。

“有敢求情者，一起砍了！”诸稽郢强忍住泪水高喊。

两名军正将介小豹架往校场外，介小豹仍还喊着：“父亲，你的儿子小豹没给你丢脸！”

整座校场一片寂静，惟有介小豹的喊声在回荡着……

大校场营帐，夜。

文种正在犒劳公孙雄所率的吴军将领，文种举着酒觥道："大将军，请！"

"请！"公孙雄喝了酒后，望一眼诸稽郢，持了一觥酒问，"诸稽郢将军，为何闷闷不乐？"

诸稽郢一怔，忙赔笑脸道："早闻大将军好酒量，末将正想着敬大将军三觥酒，不知大将军肯不肯赏脸？"

公孙雄："客套话少说，本将就陪你三觥！"

两人将觥一举后，诸稽郢借觥遮脸，将泪水与酒一道喝进了肚里……

文种："大将军，诸稽郢将军随上国之军一起征战，还有帐外三千越人子弟，这往后就得靠大将军多指点关照了。"

公孙雄："文种大人，这三千将士是为吴国而战，你放心，本将会厚待他们！"

文种："大将军的五千上军，奔波辛苦，鞍马劳顿，我王已备下军粮五千石、牛羊肉五千份，以示犒劳！"

公孙雄："谢过越王。我王让本将问一声，那五万石粮你们究竟还不还？"

文种以豪壮的口气道："还！我王已有话，明年必还，哪怕我们吃糠咽菜，也得还上那五万石粮！"

公孙雄："我王让你们今年就还！"

文种："今年实在还不出，大将军不信，可去我们的粮仓看看，几乎仓仓皆空啊……"

省身堂，日。

文种："大王防范得及时，公孙雄果然奔着我们密设的粮仓而去。"

勾践："新转移的粮点不会有事吧？"

文种："不会！那儿人迹罕至，有多名武士把守着。"

勾践："也不能总让他们这么查下去，得尽早将公孙雄打发走。"

范蠡："公孙雄此人不像伯嚭，难以贿赂。"

勾践："那就在他的正字上下手。"

文种："有了，臣找一批百姓扮成乞食者去他的营地乞讨，看他怎样？"

范蠡："这是好办法！公孙雄同情之心一起，他必定会草草收场。"

"那好，臣这就去办。"文种已先行退去。

勾践对范蠡道："待公孙雄去后，将介子豹的儿子好好埋葬。这父子两代皆忠烈啊！"

范蠡："遵大王吩咐。"

越王宫宫池，日。

武士们正于宫池捞起马槽，装上车，拉往省身堂后的马棚……

马棚，夜。

新装上的马槽堆满了草料，马正在吃着。

自一只马槽的草料内钻出一个人来，他正是莫不邪。他已寒冷难当，先将身子贴在马腹焐了一会儿后，取剑在手，开始悄悄地往前摸去。

省身堂外，夜。

胖子武士是暗卫，他刚自暗处走出忽就“唔”了一声！他惊异地朝后一望时，一柄剑已自他腹前穿出……胖子想喊，却再喊不出！胖子气绝。

抽出剑的莫不邪闪进了省身堂内……

不远处，悍马正巡视而来。

省身堂内寝，夜。

勾践盘膝端坐于柴薪上，他的眼前仍悬垂着一只胆！

帘布已被剑尖轻掀开一条小缝。

勾践正张着嘴朝胆尝去。

帘布后的莫不邪看到勾践尝胆的情形后由不得一怔……

省身堂外，夜。

悍马半蹲着一摸胖子，大惊失色。“呛”！暗夜之中的拔剑声动人心魄！

省身堂内寝，夜。

莫不邪与正在尝胆的勾践都同时听到了拔剑声。莫不邪再不迟疑，帘布一把被掀开，短剑一挺，直刺勾践！勾践因剑声而转脸望时，见锋利难挡的剑刃已挟风而至，身子只能微一仰……莫不邪的第一击，正好刺碎了悬胆！胆汁飞溅时，莫不邪又刺第二剑。这是致命的一剑，因为勾践避剑时就地一滚，正滚至一面墙，他已无处可退，更无处可躲……

悍马已进，他一见往勾践疾刺而去的剑，想出剑但根本来不及，情急而大呼：“父王小心——”他纵身跃往莫不邪的剑尖……

莫不邪所刺的这一剑，是拼尽了全力并不顾一切的，此时，正好被悍马疾撞住了身体，两人于地上滚翻，搏斗……

睡于内寝外的苦成被惊醒，狂呼：“有刺客，快救驾——”

莫不邪与悍马的搏斗虽不占上风，但他抱着同归于尽之念，竟不顾悍马以拳击他，短剑转锋，欲刺悍马后背时，岩鹰已捷进，一脚踢掉了莫不邪的剑，他的剑抵住莫不邪的咽喉……

“留活口！”勾践大喊。

悍马与岩鹰一道将莫不邪扭住并拎起身子时，岩鹰低呼一声：“莫不邪？”

莫不邪：“大王，你想不到吧，十三年前，是你下旨处死我的，我喝下了毒酒，可我莫不邪却还活着！”

"寡人明白了。"勾践道,"岩鹰,已用不着审他,将此蟊贼送还石买!"

"遵命!"岩鹰说着架着莫不邪拖往外堂。

"悍马,你留下。"勾践道。

悍马转身朝勾践一跪,垂首而道:"小的谨听大王吩咐!"

"与夷,你还想隐瞒到什么时候?"勾践道完悍马身子微微一颤!勾践又道,"刚才你叫寡人什么?"

悍马:"请大王恕罪,危急之下小的……呼错了。"

"父王……岂可呼错了?你好大的胆,就不怕寡人以假冒王子之罪砍了你的首级?"勾践厉喝。悍马无语。勾践自地上捡起刚才悍马扔掉的剑,望着剑身的"王子与夷"四个字微微动容,他将剑一把拍在了悍马的脖子上道,"再不说实话,休怪寡人下手无情!"

悍马如被雷击一般浑身抖颤,低泣之声已如潮涨:"父……父王,我是……与夷……"

"锵",勾践手中的剑滑落于地,他躬身扶儿子道,"与夷,来,起来。"

与夷抱住勾践的腿呼:"父王,请恕与夷不孝,竟敢在父王的眼皮底下隐姓埋名。"

"你一定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寡人……不怪……"勾践说着扶起了儿子。

与夷已两行大泪。勾践也眼噙了泪花深情地望着早已成就为一条汉子的儿子,不住地点颌。与夷被勾践望得略显羞涩,微垂面颊。

勾践拉儿子至薪榻道:"来,陪父王坐着说说话。"

与夷却一跪:"父王面前,与夷岂敢就坐。"

"寡人要你坐!"见与夷改跪为坐,勾践又深情地望儿子一笑道,"我们父子重逢,应该高兴!告诉寡人,你是怎样失散的?"

与夷:"禀父王,与夷失散不怪别人,只怪与夷自己!当时与夷随宫人撤往会稽山时,与夷欲与吴军拼命,才悄而躲开了岩鹰他们,却不慎在一座木桥上失足落水。因与夷不会水,被桥下的流水冲走,差些淹死……幸苎萝村的一名渔人救了与夷。当时与夷本想回王宫,却得知伍子胥遣人到处在搜捕与夷,所以才隐姓埋名,在苎萝村生存下来……"

勾践:"那你又如何成了武士?"

与夷:"这事要说到郑旦,她是救与夷渔人的女儿,因她被文种大人选为秀女,与夷不服,要抢回姐姐,便主动进了会稽山武士营习武,所以与夷成了王宫武士。"

勾践:"想不到文种竟歪打正着,无意之中打造了寡人的王子。可你成为王宫武士后,离寡人只在咫尺,为何又不肯认父认母?"

与夷:"当与夷成为一名武士后,去吴国见父王、母后身陷险恶之地,与夷便立志一定要救父王、母后!让与夷没想到的是,父王终于归国了,可处境仍然险恶……"

"所以你仍不肯相认,为的就是好暗中保护寡人和你母后?"勾践道。

与夷:“父王明鉴,与夷就是这么想的。”

勾践:“你也是这么做的! 而且你从石买的剑下救了你父王……”

与夷:“父王,孩儿不孝……”

勾践:“与夷啊,父王却为有你这样的王子而感欣慰! 可是,你还是有所不该啊……”

与夷:“请父王责罚。”

勾践:“岂止是罚? 寡人杀牛那时险些砍了你,与夷啊,你差点儿便让父王铸成终生遗憾,你知不知道?!”

与夷:“父王,孩儿错了!”

勾践:“那时,你心里一定在恨寡人,以为你的父王已沦落为一个残暴的昏君?”

“父王,孩儿该死!”与夷泣呼。

“不!”勾践道,“只要你能明白,寡人那时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石买府,夜。

火把通明! 王宫武士林立……

石买府的侍人、府眷尽聚于府厅的一角,惊恐成一团。

府厅内,石买望着端立面前的莫不邪道:“你尽力了。”

莫不邪:“可莫不邪辜负的不是先王,而是大人你。”

石买:“不,你也不辜负我,这是天意!”

“谢大人宽恕在下!”莫不邪深深一揖道,“有一壶酒,莫不邪等待了十三年。”

“不错! 是有这样的一壶酒。”石买说着,竟躬身而让道,“莫不邪大人,请上坐!”

莫不邪:“大人,在下如何担待得起。”

“你一切皆可当得,请!”石买坚决道。莫不邪悲壮地坐于上座后石买道,“将酒端上来!”

一名侍人抖抖颤颤地送上一只爵一壶酒。

“混账!”石买骂道,“为何只有一只酒爵?”

侍人躬身:“小的再取。”

酒爵送上,石买亲手斟满两只酒爵,递了一爵给莫不邪道:“这壶酒你虽等待了十三年,可你没有白等,石买陪你一起喝!”

“大人错了!”莫不邪道。

石买:“何错?”

“莫不邪死是罪有应得,可大人陪在下一起死,便是畏罪而死!”莫不邪道完石买一愣! 莫不邪将酒一饮而尽,然后又伸手去取石买手中的酒,石买不让!“大人何罪?”莫不邪呼着夺过酒又一饮而尽道,“大人即使非死不可,也该由莫不邪代死!”

"你说得不错,那石买就等着大王来处死!"石买说着取出先王之诏。莫不邪腹中酒毒发作。"你再等等!"石买对莫不邪道着又大喊,"取火来!"侍人端一盏火至,石买将王诏点着!当王诏似一只火鸟般飞舞时,石买道,"莫不邪大人,你先持此诏去见先王吧,你代石买向先王复命,禀告先王石买滔天之罪……"

火鸟已腾空而灭!莫不邪气绝……

省身堂内寝,晨。

勾践与儿子仍在说话。勾践:"与夷,今后你想干什么,是愿跟范蠡大人研习军事还是向文种大人学习治政?要不寡人就册立你为太子,协助寡人统理国家。"

与夷:"父王,与夷有个请求。"

勾践:"你说!"

与夷:"与夷仍不想暴露身份,直到可以起兵灭吴时再说!"

勾践:"好,是寡人的好王子,你已经看出来了,寡人一定会灭吴!"

与夷:"父王与母后受了吴人如此多的羞辱与磨难,即使父王手里灭不了吴,与夷也会前赴后继,必报父王的大仇!"

勾践:"你有这份志气,令寡人很欣慰!可一切的羞辱与磨难都让寡人来承担!这个国家一旦交到你手里时,它不仅繁荣富强,还会是主持正义与公道,锄强济弱,匡扶天下的盟主!"

与夷:"到那时,与夷是父王的马前卒,与夷将横枪跃马,驰骋天下!"

勾践:"与夷啊,你的身份谁都可以瞒,可有一个人你不能再瞒她了。若再瞒,她的心会碎的。"

与夷:"父王,与夷听你的,孩儿这就去拜见母后……"

雅鱼寝宫,晨。

雅鱼荷锄正要出宫,勾践亲领着与夷进,勾践道:"雅鱼啊,别下地了。"雅鱼已预感到什么。勾践接着道,"寡人将你的王子给送来了!"

"是……与夷……"雅鱼的锄落地。

"母后,我是与夷!"与夷已跪。

雅鱼闻得"母后"一声呼唤浑身剧震:"与夷,你终于肯叫我母后了?"

"母后……"与夷伏地泣呼。

雅鱼大泪:"与夷,母后早已认定你就是我的王子!这十年来,我就盼着你能叫我一声……母后……"

与夷:"可与夷每当见到母后时,早已在心里千百遍地呼唤母后。"

勾践的眼眶早已湿润,所以他转身离开。

"与夷啊,你折磨得母后……好苦哇……"雅鱼道。

与夷:"母后,与夷罪该万死,请母后原谅!"

雅鱼伸手扶起儿子:"母后知道你一定有苦衷,所以母后早就在心里原

谅了你……”

省身堂，日。

勾践：“苦成，去石买府撤回岩鹰。告诉石买，他仍可以好好地活着，但必须断绝与任何大臣或告老之臣们的来往。闭府思过，这是他惟一的出路！”

大校场，日。

公孙雄终于率军回返。范蠡送行，诸稽郢等一身武服，也整装待发。

范蠡指着诸稽郢等对公孙雄道：“大将军，这三千忠吴军就交给你了！”

公孙雄：“本将代我王向越王表达谢意。”

“请慢行！”范蠡揖手。

公孙雄开拔，诸稽郢的三千忠吴军随后蜿蜒而行。

旁白：“以原越军阵亡将士的子弟们所组成的三千忠吴军，在诸稽郢将军的率领下随吴军深入北方，他们英勇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深得吴王夫差的嘉许。因感其忠勇，三年后，吴王夫差命忠吴军返回越国！此时，三千子弟兵只乘千人。越王勾践率众臣迎子弟兵于三十里之外。他们回国后，在范蠡、诸稽郢的带领下，开始实行屯兵于民之策，他们散入民间后，一时销声匿迹……”

山道，日。

范蠡与与夷双骑并辔而行。他们一路畅跑，身后跟随着多名精悍的护卫。

与夷：“军师，我们再比如何，看谁先到达王城？”

范蠡：“你如今是将军了，而我只是军师。”

“军师也能上阵杀敌！”与夷已抢先加鞭。

范蠡一笑，策马而追。

省身堂，日。

勾践见范蠡与与夷精神百倍先开了口：“让寡人猜猜，你们一定是练兵有成。”范蠡笑而不语，与夷上前道：“大王，我们现在至少有四万上阵便能打仗的军队，从此，再不惧他吴军了。”

勾践：“悍马，寡人要的可不仅仅是不惧，而是要战之能克，攻之能胜。”

“是，大王，悍马谨记。”与夷道。

勾践：“范蠡，悍马说的这四万人全都经过严训了？”

范蠡：“全都训了一遍，而且还组织过近千人的合练。”

勾践：“战力如何？”

范蠡：“较强！大王是否想起兵与吴一战了？”

勾践：“不，时机还未成熟！”

“大王是在等待一个吴国发生饥荒的年份？”范蠡问。

勾践：“这个年份，自借它五万石粮起，寡人就开始等待了，可眼下寡人

最不放心的是固城要塞！”

范蠡："大王所虑甚是。"

勾践："寡人对固城要塞之所以不放心，是因此塞自我国兵败后一直被吴军占领着。前不久，寡人命岩鹰率人去细探了一番，塞中还驻留着吴军约三千人。"

范蠡："固城要塞是我兵出吴国的要道。我若灭吴，必先夺回此要塞，可如此一来，却达不到兵起突然的效果。我若夺塞，吴国国内便知道了，他们一旦有提防，便会加大我灭吴的难度。"

与夷："在下有个想法。"

勾践："是什么？"

与夷："固城要塞多山，猎物必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选出一批精悍武士，以上山打猎之名分批渗入。武士们进塞后，以山野洞穴为居安下身来。我若能渗进百名武士，一旦夺塞时，武士们先发作起来，可保迅速夺塞。"

勾践用赞许的目光不经意地瞟了与夷一眼，却询问范蠡："军师以为此计如何？"

范蠡："是绝妙好计。只是先行渗入的武士，需在山野洞穴居住半年甚至更久，他们既不能生火，也不能出塞，其苦将难以忍受。"

与夷："不管多苦，总能忍受。悍马愿意第一批渗入！"

勾践："悍马，此计如若功成，你便是越国灭吴的第一勇士！"

"谢大王奖赏。三日后，悍马必能渗入要塞且生存下来。"与夷坚定地道。

文种进："臣文种叩见大王。"

勾践："平身吧，你回来得好快。"

文种："臣之所以快，是有一件要情需尽快禀告大王。"

勾践："什么要情？"

"臣此番出使吴国，窥见吴王夫差与伍子胥裂痕越来越深，所以伍子胥无心治政，已有大半年不朝。这还不算是要情，臣最大的要情是在回来的路上发现的。今年吴国的庄稼长势普遍不好，到秋后至少会减两成的收成。"

勾践："减两成收成还不足以造成他们全国性的饥荒。"

文种："大王所言极是，可文种为他们吴国细细地算了一笔账才突然发现，他们的粮食已有大漏洞！凿通邗沟，他们耗去了近两百万石粮食。频频北进，也至少耗粮五十万石以上。吴国年产粮一百多万石，有民近百万，这些粮仅仅够饱而已，因此，若将这额外耗掉的粮摊进每个年份，一年二十多万石。也就是说，他们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了，若今年再减收两成，那就是二十多万石，加上亏空，吴国今年缺粮至少五十万石以上。"

勾践："好，文种啊，这笔账算得好！被你这么一算，吴国的底细一下子清晰了。如此，今年我们不是贵粜贱藏，而是反过来，贱粜贵藏。待他们新粮一出，我们就大量购进粮食，至少购进二十万石。待吴国粮价飞涨，他们有所察觉时，我们已藏粮完毕。"

范蠡："管胜在吴国已开了二十多家粮店，藏二十万石粮，只需半月即可完成。"

文种："为防吴人抢粮，我们将这二十万石粮提前悄悄运回国内。"

"文种，一待秋熟，你在我们的新粮中，择出五万石精谷，带壳蒸熟晾干，待吴人将种粮也吃净后，我们再还他这蒸熟的五万石粮。当吴人将我们所还之粮当种子而播下后，明年吴国将绝收！"勾践说到此语气决绝！

文种、范蠡皆沉下脸来。范蠡："大王，可以不用此谋吗？"

勾践毫无商议余地："不行！你们放心，也许会饿死一些吴人，可只要打败吴军，灭了吴国，我们就可将存粮迅速接济到吴国的百姓手里。"

桃源村，日。

已是寒冬。桃源村的上空突爆出一声呼喊："牛倌——"

呼牛倌之人正是棠丽，她自家中奔出，又呼："牛倌——"

小牛倌也从家里出来。

没有牛倌的回应，棠丽已很担忧，几乎小跑着继续找牛倌。小牛倌跟在棠丽的身后跑。跑到村口，棠丽极目田野，仍旧没有牛倌的人影。她已呼累了，"牛倌"之声已显沙哑。

田野已净，裸露出重重叠叠的原土……

会稽山中，日。

大灶如坟丘，密密麻麻地拥挤于一处林中的空地上。

炊烟正畅，有三百名民伕，几乎都赤裸了上身，有的将一筐又一筐的稻谷直接放进大灶炊蒸，有的将腾着热气的热谷自大灶中取出，运往晒场。民伕中正有牛倌！

文种拦住几筐谷子，抓起一把看了道："不是精谷，换了。"民伕们立马扛走那几筐谷子后，文种又自刚下灶的一筐谷子中不顾烫手地抓出一把，放鼻子下一嗅道，"香味不够，未熟，再蒸！"

省身堂，日。

勾践收好一道刚拟完的密旨交给岩鹰："将此密旨速送文种大人！"

会稽山中，日。

牛倌指着仓储道："文种大人，五万石谷子皆已蒸熟并晾干，现已全部进仓，请大人查验！"

文种："不用验了，蒸谷的民伕全在吗？"

牛倌指着不远处山岙道："回禀大人，一个不少，全在睡棚之中待着。"

文种微微点头道："你做得很好。"

第三十七章　伍子胥之死

会稽山中，日。

文种："牛倌，将民伕们一个不少地唤出来，我有话说。"

牛倌应着跑向睡棚。不一会儿，二百民伕全到了文种面前。

文种："民伕兄弟们，你们辛苦了！"

众民伕："大人辛苦！"

"你们知道文种为何让你们将这五万石谷子蒸熟吗？"众民伕有些害怕，都不敢回答。文种又道，"你们中也许有人知道，也许根本没有一个人知道。但不瞒你们说，即使有一个人知道，也会让我担心啊。"众民伕面面相觑，一片茫然。文种脸冷如霜道，"我所以要告诉你们，是为了让你们死得明白！"

"轰"一声，山岙几乎起了滚地大雷。胆大的民伕大嚷："凭什么让我们去死？"胆小的已经打开了哆嗦，有的蹲在地上抱头而哭。

"都别吵！"文种大喊后安静了一些，文种又道，"你们惟有两种死法。一种是逃跑，但所有的路口已被武士们堵住，你们会死于他们的剑下。但这种死法很不值，是白死！另一种是自己去死！若选择后一种死，皆为壮士，将登记在册，你们的全家都能得到抚恤。"

牛倌："文种大人，为何非让我们死？"

文种："为了灭吴复国，报仇雪恨！"

牛倌："熟谷就能灭吴吗？"

文种："不能！但能让吴国一蹶不振。你们死后的来年秋天，吴国将颗粒无收。"

牛倌这才惊叫道："大人是说，这是吴人的种子？"

文种："不错，我们的谷全是精谷，颗粒大，吴人一定会用作种子。"

牛倌："可大人不告诉我们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

文种："为了大王的灭吴大计不泄露，你们死得值之又值！"

牛倌："这是大王的旨意？"

"民伕兄弟们，我文种这大半生本来只有一件事可值得自豪，这就是我从未轻视慢待过百姓！可今日，我却一下子就取二百条人命，文种撕心裂肺！可文种没有办法，因为此谋一旦泄露，大王所精心谋划了十多年的大计将会泡汤，且更会危及如今越国近六十万人的性命！民伕兄弟们，混账文种对不住你们了……"文种说着已跪，且双眼大泪。

岩鹰抱着一包东西自林中走出，至文种旁边时也向众民伕跪下，然后自

包裹中取出一匹白绫，以双掌擎着，头垂得更低喊："大王让在下代他而跪！"

"君要民死，民岂能不死！"牛倌含泪而道着跪接了白绫，"大人，灭吴之日，请使人告诉我一声，行吗？"

文种泣道："何止是告诉？到时大王将亲率文武，为你们举行公祭！"

牛倌含泪将白绫抓到手里后，去往树林。

山冈，黄昏。

"牛倌——"棠丽呼。

"爹——"小牛倌也呼。

"牛倌，你怎么啦……"棠丽已哭，她双膝一软跪于地上……

会稽山中，黄昏。

一个又一个的民伕取白绫，去往树林。

文种已扭身不敢再看，令他惊异的是，他不再听到哭声。许久后，连脚步声也听不到了。文种转身，已见不到一名民伕，惟岩鹰仍跪着，双手中仍有一匹白绫。文种问："怎么会多了一匹？这一匹该是我的？"

岩鹰："不，大王道，这一匹是苍天的。"

林中，日。

林中早已寂静无声。二百匹白绫吊满了整座树林。似雪，似悬崖垂挂的冰凌……

粮店，日。

管胜已是一副大商贾的气派，正对一名吴商道："你所开的价，已高出市价一倍了，再降两分我就收！"吴商思忖着终于点头。管胜微笑，对一名店人道，"先付他钱，再加他一分的运费，让他把粮运到我们指定的地点去！"

吴商眉开眼笑对管胜点头躬身时，管胜已转身与另外一名吴商洽谈……

吴王宫，日。

朝会。伍子胥未朝。伯嚭出班，跪地便喊："大王，有大喜了！"

"何喜？"夫差问。

伯嚭："鲁、蔡、陈、卫、宋、郑等国的国君已答应与我们会盟。"

夫差也一喜："齐、晋两国呢？"

伯嚭："齐、晋两国的国君仍在观望。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还想探摸我国对成为盟主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多大？"夫差大手一挥，"到时寡人将率十万雄兵北上！"

伯嚭神情振奋："好，我国的十万大军一旦出发，臣敢担保齐、晋两国的国君会闻风胆寒，他们再不敢附加任何条件而前来会盟。"

夫差："爱卿以为寡人何时率雄兵北上最好？"
伯嚭："自现在开始准备，来年的春天。"
夫差击案："好，就这么定了！司农大人……"
司农出班："臣在。"
夫差："从这会儿起，备足寡人十万大军的军粮！"
司农："已备下六万石。"
夫差："不够！十万大军北上，按每人二石军粮计，至少得二十万石。"
司农："赋税之粮已收，若再加十四万石军粮，那就只有向民间采购。"
"可！自此时起，你向国库去取购军粮的费用，但必须在来年的开春之前购齐十四万石粮食。"见司农欲言又止，夫差问道，"你犹豫什么，是担心伍相国不肯拨钱吗？"司农垂首。夫差道，"你到伍相国的府上去一趟，代寡人问候他，请他好好养病，稍后，寡人会亲去探病。"
"遵命！"司农一揖后入班。
夫差："众爱卿还有奏本吗？"
班中的王孙骆犹豫着想说什么，却克制住了。

伍子胥府，日。
伍子胥一脸病容地躺在病榻上，黑翼于一旁立着。司农被一名侍人引入，躬身而道："相国大人，大王让臣问相国的病。"
伍子胥："谢大王关心老臣。司农大人，你有事就直说吧。"
司农尴尬着道："大王已决定来春时北上会盟，需贮足军粮二十万石，太仓有六万石，还缺十四万石，需向民间采购。"
"好。"伍子胥道，"国库内还有一百四十万钱，你全部取走吧。"
司农大喜："谢相国！"
"为何要谢老夫，这本来就是大王的钱，要谢，你就谢大王去吧。可惜的是……"伍子胥淡淡一笑，"一百四十万钱已备不齐大王所需的军粮了。"
司农一愣道："往年市面的粮价是六至八钱一石，今年歉收，估计会抬高到十钱左右，一百四十万钱购十四万石粮，差……差不多啊。"
"大人，你是司农啊，你竟然不知今年市面真正的粮价是多少？"伍子胥摇颅微叹对黑翼道，"你来告诉司农大人吧，好免他在大王面前丢丑。"
司农一怔！黑翼："司农大人，如今市面的粮价已至二十钱一石。待你下手采购时，恐又不止这个数了。"
司农这才一惊："这如何可能？今年是歉收了二成的粮，这粮价……这粮价……如何就……"
"飞涨了是不是？"伍子胥冷声而问，却又不愿再多说了，"去吧，抓紧去购粮，再晚啊，三十钱一石的粮你也买不着了。"
"在下去了。"司农说罢愣愣地离去。
"黑翼。"司农离去后伍子胥对黑翼道，"粮价涨到这么高，一定是越国

搞鬼！勾践已有大动作了。你再去查一查，摸清底细就来告诉老夫。”

夫差书宫，日。

司农进，双膝一软跪倒于地。夫差：“军粮备齐了吗？”

司农：“大王，恕臣无能，自国库内提取的一百四十万钱只购到军粮五万石。”

“你说什么？”夫差怒道，“你是怎样办差的？”

司农：“大王息怒，如今市面的粮价已高到四十钱一石。”

夫差：“去年的粮价呢？”

司农：“六至八钱一石。”

“整整涨了七倍?！寡人问你，今年并无特大灾害，这粮价如何会涨成这样？”夫差厉问。

司农：“臣……不知。”

夫差：“你是司农，竟不知涨价的原因？看来，你是活到头了！”

司农：“大王恕罪……”

“来人！”侍臣入，夫差厉指司农道，“此人已被革职，交司直大人查办！”

伍子胥府，夜。

伍子胥独自一人孤立于府厅。黑翼入，禀道：“大人，在下已查出眉目来了。越国单在姑苏城便开设有粮店二十七家，就在不久前，他们狂购粮食二十多万石，已悉数运往越国。”

“黑翼啊，你就是不查，老夫也已预料到了。老夫可以告诉你的是，吴国大势已去！”伍子胥道。

黑翼：“大人，看来勾践已经准备妥当了？”

伍子胥：“越吴再战已无可避免，而且他们做足了准备，尤其是他们几乎已摧垮了我国的国力，再战，我国必败！”

黑翼：“大人，难道再无可挽救了吗？”

伍子胥：“可以挽救，而且我还可以反败为胜！可惜的是，大王听不进我伍某的话了。”

黑翼：“大人，在下有句话，不知可不可说？”

伍子胥：“你说吧。”

黑翼：“大人忘记当年助先王刺王僚之事了吗？”

伍子胥：“你是想让老夫再刺夫差是吗？”

黑翼：“相国若是愿为，黑翼便是当年的壮士专诸！”

“没有当年了。”伍子胥悲伤道，“这样的事我伍某不想再有第二回。更何况，夫差是老夫亲手扶起来的，老夫再亲手去毁掉他，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算了，老夫已没有这样的心力，老夫老了。”

“相国……”黑翼略有悲声。

伍子胥：“黑翼，其实你与老夫有相同之处，受了为王者的害逃往他国，

立志复仇！可复仇之事易，战胜自己难哪！当年老夫率吴军打进自己的母国时，见母国的百姓深受老夫的复仇之害，老夫的这颗心啊，比刀绞还难受！这事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可老夫仍难以摆脱这种铭心刻骨的苦痛！所以老夫说战胜自己难。不要再受自己的害了。老夫将这番话送给你，听不听由你。你也总算是跟了我一场，老夫想请你再帮我做件事。”

黑翼：“请大人吩咐。”

伍子胥：“勾践会很快打进吴国来的，你也知道，老夫膝下惟有伍封一子，为免勾践毒手，老夫已打算将他送往齐国定居。你帮我送去吧，如若你不再想复仇，那你就随伍封一起定居齐国，老夫的积蓄虽不多，但也有一百多万钱，够伍封和你好好地安个府第了。”

黑翼已被彻底打动，泪光一闪时跪地道：“相国的知遇之恩，黑翼一定好好报答。”

“那好，明日一早你们就出发。”伍子胥苦笑道，“大王不来找我，老夫也该去找大王了……”

粮店，夜。

铺门被拍响。店人打开铺门，闪身而进的是一名越国武士。管胜迎上，武士递给管胜一支蜡封的竹管。管胜打开，取出锦帛而读后对武士道：“替我谢范蠡大人的关爱。眼下吴国的粮价暴涨，我想再做一两次转手买卖，把明年的铺底金再赚出来。”武士犹豫着。管胜道，“你放心走吧，我不会有事。”

夫差书宫，日。

伍子胥被侍人搀扶而至书宫时，见夫差已迎在宫门外，便推开侍人竟大步而前欲跪：“老臣叩见大王……”

夫差一把托住伍子胥：“相国有病在身，免跪。”

粮店，日。

店人打开铺门。管胜刚出铺门已有剑顶住他的咽喉，他不敢再动，左右一望，见门外围着许多军卒。王孙骆自军卒后闪出，喝道：“拿下！”

夫差书宫，日。

伍子胥端坐于夫差对面，一脸威严。夫差望着伍子胥道：“相国，你有什么话想对寡人说请直言。”

伍子胥这才淡淡一笑：“大王，老臣一直以来都直言不讳。”

夫差：“这正是相国的可贵之处。”

伍子胥：“大王既然还珍惜犯颜直谏的可贵，那能不能再听取老臣一句话。”

夫差：“相国的话只要是对的，寡人可听取一百句，一千句。”

“不！”伍子胥摇颅而道，“没有那么多话了，眼下老臣心里只有一句话，

可这是一句关乎生死的话！”

夫差：“相国请！”

伍子胥：“老臣请求大王取消来春的北上会盟。”

夫差：“为什么？”

伍子胥：“因为勾践已做好了灭吴的准备！”

粮店，日。

粮包旁一溜吊着管胜以及十多名店人，军卒们正挥着鞭子对他们一顿狂抽！王孙骆问：“你说不说？”

管胜：“你让我说什么？”

王孙骆：“你们自我国买走了多少粮食？未运走的粮藏在哪儿？”

管胜：“我不知道。”

“那好，你会知道的。”王孙骆往后一退。

用刑的军卒已不再用鞭，而是拿起一把青铜打制的血梳子，举着让管胜看了一眼，然后在他胸前猛然一梳……

管胜惨叫，衣袍已被梳得粉碎，胸前的皮肉也被梳碎了，顿时血肉模糊！

“说不说？”王孙骆再问。

那军卒又走至管胜身后，自颈部开始，又猛往臀部梳下……

管胜惨嚎！

王孙骆指着管胜对一名店人道：“你是吴人，竟帮越人开店铺，搜刮自己国家的粮食！若有吴人因粮荒而饿死，你对得起你的祖宗吗？”店人已苦起了脸。“来啊！”王孙骆对持血梳子的军卒喊。军卒挥着血梳子昂立于店人前，店人十分害怕。“让他也尝尝这血梳子！”王孙骆一指店人。

军卒举血梳子正要梳时，那店人大呼：“我说！”

管胜一急，昏死过去……

夫差书宫，日。

夫差：“勾践是有些蠢蠢欲动之举，这寡人也有所察觉，可说他已做好了灭吴之备，相国的话，耸人听闻！”

伍子胥：“那好，那就让老夫来告诉大王。勾践自归国的那一日起，不，应该说是自他入吴为囚奴时起，他就在考虑如何复仇了。他的第一步，便是繁衍人口！大王，他为了人口所施行的策略可谓闻所未闻！他竟命全国凡处于生育年龄的寡妇们必须改嫁！接着他又施行了一系列奖励生育、鼓励农耕的免税之策。这些策略深得民心，连迁居他国达数代之久的越籍百姓都纷纷举家再迁回越国，短短数年间，光这样归国的人口就有五六万。大王啊，勾践为了复仇之备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据说，他对自己的苛刻很残忍，更是前无古人。他散尽了嫔妃宫娥，有锦榻不用而卧柴薪，有美食不食而尝苦胆，就连王后也亲耕自织……”

“相国，”夫差打断伍子胥道，“传闻之事少说，即使有你所言之事又如何？勾践本就疯疯癫癫，有些怪异荒诞之举不足为奇。”

“大王，”伍子胥苦呼，“就算这些都不足为奇，单论他直接针对我国的复仇之备真是大略奇谋。我国粮价已涨至平常价格的七倍，大王道是为何？”

夫差：“是我们的粮食歉收，当然，开邗沟，进军北方也多耗了些粮食，所以导致粮价飞涨。”

伍子胥：“不，大王错了，之前老臣也错了，都认为是开沟及用兵之故，如今看来，绝不仅仅因为这些，仍然是勾践用谋的结果。”

夫差：“他如何用计谋的？”

伍子胥：“大王稍候，老臣已命王孙骆拿人，很快就知道勾践用的是何谋？”

正此时，一名侍臣禀道：“王孙骆求见！”

夫差道：“宣！”

王孙骆进跪：“臣参见大王。”

夫差：“平身吧。”

王孙骆起，望伍子胥。伍子胥道：“若已查明，就禀报大王。”

王孙骆：“大王，越国的军师范蠡，指派一名叫管胜的人，自十年前起就在我姑苏王城开设粮店。十多年间，他们竟开了粮店达二十七家。一直实施粮贵时粜粮，粮贱时藏粮之策。这一进一出，他们在我国粮上赚走的差价就高达二千多万钱。而一月前我秋粮上市后，他们就开始不计贵贱地购粮，已购走我国粮食约二十九万石。其中有二十万石已被运往越国，其余九万石被在下截获。”

夫差被王孙骆之言给说愣了。伍子胥：“大王，此是贵粜贱藏之谋。此谋略勾践实施了这么多年，连老臣也未察觉，大王，老臣愧对朝廷。”

夫差：“相国何愧？该愧疚的是寡人！如此看来，勾践确有灭我的妄想！”

“岂止是妄想？大王，勾践这许多年对我施行的还不仅仅是此谋。他一再地献巨木于我，促使大王广造楼宇宫室，单是大王送给越女西施的梧宫就耗去三千多万钱。如今我国库已不剩分文，可市面的粮价又这么高，普通百姓已买不起粮了，一场大饥荒就要来临。即使朝廷想赈灾，也拿不出一枚钱了……国家已空，我国的国力已几乎被勾践摧毁……大王，来春时若北进中原，勾践必起兵！大王此时醒悟还来得及，老臣还有办法能让吴国安渡过这个寒冬的饥荒……”伍子胥说到此坐着而伏身，身形微颤！

夫差：“如何渡过呢？”

“大王先答应老臣取消北进会盟，行吗？”伍子胥的口吻似恳求。

可夫差却觉着伍子胥之言狭隘，便道：“既如此，相国让寡人好好考虑后再决定是否北进，至于该怎样应对这场饥荒，寡人也会设法的。”

伍子胥已悲哀难言，只微声道：“大王珍重，老臣告退了。”

“臣也告退。”王孙骆道。

夫差将伍子胥送出书宫。王孙骆要搀扶伍子胥，被伍子胥拒绝。

夫差望着执拗的伍子胥颤巍巍走远，正要回书宫，却见伯嚭与公孙雄正联袂而来。夫差没有等他的两名重臣，而是默默转身，先行回了书宫。

伯嚭与公孙雄对视一眼，加快脚步。

进得书宫，伯嚭与公孙雄施了礼等待夫差开口。许久后，夫差终于问："两位爱卿实话告诉寡人，以你们之见，勾践真会趁寡人北进会盟起兵吗？"

伯嚭请公孙雄先说，公孙雄："有这种可能！"

夫差："他若起兵伐我，规模会有多大？"

公孙雄："据本将预料，不会太大，顶多是收回几块他们的失地，或夺走我们的一部分城池。"

夫差："你的依据呢？"

公孙雄："越国至今为止还未建立一支实力雄厚的军队，即使他们在民间搞了些练兵，规模甚小，他们想在大半年内拉起一支能攻到我王城的军队，可能性不大。"

夫差："你的意思是，勾践敢犯我，但没有到要与我做生死之决的程度？"

公孙雄："本将正是此意。"

夫差："太宰呢？"

伯嚭："臣以为，二三年内勾践根本不敢犯我！"

夫差："凭什么如此肯定？"

伯嚭："凭大王之威，更凭我军强大！"

夫差："可伍相国却认为，我们已只是空架子，是徒有虚表，而且将会发生大饥荒！"

"大王，我们是面临着粮食短缺之难，可这只是暂时的，只要渡过此冬，来春时便会好转。而且越国还欠着我们五万石粮呢，让臣修一封书给文种和范蠡，恩威并用，请他们力谏越王勾践还粮。臣还可以自北方诸国先借到一些粮。如此，今冬的饥荒一定能够渡过，即使还有饥民，可以将已贮藏的部分军粮先行接济！只要我大军到达北方，这部分亏缺的粮额，臣保证能在北方诸国补齐。"见夫差仍沉思着，伯嚭又道，"大王，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夫差："从勾践在粮食上做足谋略看，他确有复仇的野心，我已不可不防！"

伯嚭："大王，我们的风险也就是大王成为霸主之前的这大半年，一旦渡过，那时大王已是天下霸主不说，单凭我军的实力，就足可以将越国再收拾它三两遍。"

夫差："既如此，爱卿立即修书给范蠡与文种，以讨还五万石粮之名，可言语试探，看看他们如何回书再说。"

大街，日。

天空阴沉沉的，残叶被尖厉的西北风刮得四处乱飞。街两旁已有东一簇西一群因冻饿而簌簌打抖的饥民。

一驾轺车驶出，车上所乘之人是文种，身后跟着数辆车，车上装载的全

是贡物！文种双眼冷峻犀利地望着，他似乎已看到了吴国这座雄伟的高山即将坍塌……

伯嚭府，日。

伯嚭于府厅迎住文种。文种："文种接太宰书后已诚惶诚恐，文种禀明我王后，我王更是忧虑。不知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让上王担心我们还会有什么不轨之举，所以我王让文种提前来进贡，并聆听上王的教诲。"

伯嚭："文种大人，你也别卖乖了。你当我真看不出来吗？如今你们日子好过了，就又觉得自己的本事大了，想出口闷气是不是？"

文种从袍袖内掏出一份礼单，递给伯嚭："太宰大人，这是孝敬你的。上王面前，仍切望多说好话，有不敬之处，我们一定改过！"

伯嚭看着礼单，脸色显然好看多了："你们若真没有什么二心，那也不用害怕，我王仍会一如既往地厚待越国。可若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大军若再踏进越国，就再无人能救越国了。"

文种："大人所言极是！如今我国的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全仰仗上国庇护，再生什么二心，那就真叫做不知好歹了。"

伯嚭："你先去驿馆住下吧，待我请准了大王之后，我王会召你晋见的。"

文种："谢大人。只是……"

伯嚭："还有什么事？"

文种："十多年前，文种那名叫管胜的下人因手脚不干净被文种逐出府门，不久前才听说竟在姑苏城大模大样地做起了买卖。近日又听说他被拿了，不知何故？"

伯嚭："文种，我劝你别提此人了，他犯的可是足够杀十回的大罪！"

文种只好作罢。

夫差书宫，日。

夫差："文种是来进贡还是探听我们的口实？"

伯嚭："既是进贡，也是探听口实。"

夫差："怎样？"

伯嚭："臣在所修书中狠骂了范蠡与文种一顿，斥他们不仁不义。文种接书后便速速赶来。由此可见，他们即使与我有再战之意，但臣料他们远未准备充分，所以以进贡之名而来，想探的仍是我们会否立即再伐的口实。"

夫差："既如此，寡人就见见他。"

伯嚭："大王可取安抚之策，只要稳住他们大半年，那我们便可高枕无忧了。"

夫差："到了这种时候，靠言语安抚恐已不起作用。"

伯嚭："大王所言极是，给他们一点儿甜头，先稳住了再说。"

夫差："明日早朝时，你让文种晋见，寡人当着满朝文武安抚他们。"

吴王宫，晨。

早朝。侍臣高喊："越国进贡使文种大人晋见！"

随着喊声，文种率一名侍从入。侍从手里托着锦盘，盘内是贡单。

文种跪拜："东海罪君勾践遣文种为使进贡上王，恭祝上王万岁，万万岁！"

夫差："文种大人平身。"

文种起身，指着侍从跪举至头顶的锦盘道："腆颜之贡，难成敬意，望上王笑纳！朝中大臣，也人人皆有薄礼一份。"

夫差的侍臣拿起贡单展而读之："敬贡狐裘二百件、缯绸一千匹、葛布二千匹、蜜二千坛……"

侍臣读着时，文种的侍从将礼单敬至每位大臣。

"好了，"夫差打断侍臣道，"文种，你们的贡物寡人收下了，可寡人将要还给你们的远比这多得多。过去两国的恩恩怨怨寡人不想再提，该过去的都让他过去，该忘记的更该忘记！寡人为的就是吴越两国重修其好，也不要你们再自称什么罪君，什么下国上国，两国平等相待，永享太平，寡人把你们的固城要塞也还给你们。"

一霎间文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王，不可啊！"疾呼之人是王孙骆，他出班后即跪地痛呼，"大王，固城要塞是越国出兵的必经之道，当年伍相国为保国有安，才将此要塞取之于手！年年驻军，耗粮耗力，为的就是扼住越人的咽喉……"

"不要再说了。王孙骆，你退下！"夫差已疾言。

王孙骆："大王，收回成命吧，还了此塞，等于洞开了我国的门户……"

夫差："还敢胡言乱语？退下！"

王孙骆："大王真要将大好吴国亲手葬送吗？"

夫差的脸骤然变色，杀机顿起："王孙骆，你真要逼寡人杀你吗？"

"大王不收回成命，臣也不想活了……"王孙骆痛泣。

"拖下去，砍了！"夫差厉喊。

满朝的臣子皆大惊！

禁卫来拖王孙骆，王孙骆仍大喊："大王，醒醒吧，吴国危也……"

"慢着！"王孙骆被拖至宫门，伍子胥进，挡住了禁卫，他疾行至丹墀下，根本不看文种一眼，也不跪夫差，竟昂身道，"大王，为何斩杀大臣？"

夫差："相国，你来得正好。"

伍子胥："的确是正好。老夫若不来，何以看到这满朝大臣的丑态！"

顿时有多名臣子对伍子胥不满，恶眼相向。夫差："相国，为何不可以改改你这尖酸刻薄的毛病呢？与人为善，你就会快乐一些。"

"快乐？哼哼……"伍子胥冷笑着抬手指了众臣道，"老夫若是早一日快乐，你们就会早一日痛苦！等着吧，有你们哭的时候。"

夫差："相国，他们只不过收了勾践小小的一份薄礼而已，你何必大惊小怪？"

伍子胥哈哈大笑，而笑中却有满腔悲怆，他道："大惊小怪？勾践不断以

珍宝美玉、丽姝佳人，甚至不惜所有人力物力来讨好你们，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伍子胥转着身子，目光如刀剑般扫着众臣，又大喝一声，"你们说，这是为什么？"

众臣虽有怒，但大王不开口，他们也不便开口。

文种卑躬地面向伍子胥道："相国息怒，一切都怪文种不好。"

"你住口！"伍子胥勃然大怒，手指着文种喊，"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为的就是把你们一个个都养肥喂壮了，然后好宰杀啊！"

"啪"！夫差一掌击于王案之上，他怒指着伍子胥道："你当着寡人的面竟如此出言不逊！伍子胥，你眼中还有寡人吗？"

伍子胥："我三番五次地告诉你，放过越国，放过勾践，吴国一定会亡在他们手里！"

"你……"夫差几乎已暴怒。

"大王息怒，以相国今日的所言所行，他已全无顾忌。"夫差斜看了伯嚭一眼，却并不阻止他往下说。伯嚭又道，"大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相国已托子于齐人，后事料理好，所以相国要与大王一较高下了。"

伍子胥怒目刺向伯嚭，只吐出四个字："奸诈小人！"

夫差："相国，向齐人托子，难道你真有叛吴之心？"

伍子胥仰天道："忠臣闭口，小人邪说！养乱蓄奸的吴国啊，很快就会庙社为墟，殿生荆棘！"

夫差闻得此言，满脸杀机毕现，但他仍克制着道："庙社为墟，殿生荆棘？相国竟敢如此咒国。罢了，寡人以前王之故，不忍杀你！你立退自思，再也不用见寡人了。"

伍子胥朝宫外走去，走到王孙骆面前道："你没有直谏而死的必要了……"

王孙骆落泪："相国……"

"保重。"伍子胥苍凉一言，再不回首地飘然而去。

夫差："王孙骆，你有何话说？"

王孙骆痛苦摇首："没有了……"

夫差："放了他！"

禁卫退去。王孙骆身子一软，跪着，也不谢恩，也不入班，就那样跪着。

文种向夫差再行礼道："上王，文种代我王谢上王的恩赐！人心都是肉长的，文种回去后，一定劝我王好好地伺奉上国，永享两国的太平。另外，文种将挨家挨户地去收粮，即使是百姓们的种粮，也得凑齐五万石之数，将我们的借粮给还了。上王，文种告退……"

夫差书宫，日。

伯嚭："大王……"

夫差皱了皱眉道："有话就说。"

伯嚭："是……是相国的事……相国离宫后，肩舆也不乘了，步行于大

街，嘴里一直喋喋不休。”

夫差：“噢？他说些什么？”

伯嚭：“不是说，是骂！”

夫差：“骂些什么？”

伯嚭：“无非是他当廷所骂之语。”

夫差勃然大怒：“老贼安敢如此？欺寡人太甚！当廷辱骂寡人已饶过了他，他竟敢去大街上骂，与泼妇何异？”

伯嚭：“相国原本就是敢骂敢恨的人啊。”

夫差抓起一把剑扔给侍臣：“你将此剑送到老贼府上去！”

侍臣已惊抱起剑来如游魂般而去。夫差却余怒未消，一拳砸在案桌上，响如炸雷。

国宾驿馆，日。

伯嚭进，脸色略沉地道：“文种大人，你的下人管胜救出来了。”

文种一喜：“谢太宰大人。”

伯嚭：“那日我虽未答应你救他，事后想想，还是愿帮你周旋，待打通了环节，我的府人赶到狱中时，他却已……”

文种急问：“怎样？”

“伤重而死！”文种老脸一悲。伯嚭又道，“我的妾夫人怡娃送了他一具棺木，连人带棺已给你送来了。”

文种：“在哪儿？”

“院内就是。”文种步出馆舍的门一看，院内果然摆着一具棺木……伯嚭又道，“人……我给你送来了，可我还有一事求你。”

文种：“大人请直言。”

伯嚭：“那五万石粮，你们不可再拖，还了吧，就算给我伯嚭一个面子。”

文种：“行，不会再拖了。”

“告辞！”伯嚭已去。

文种来到管胜的棺木旁，手抚着棺木道：“你贪心啊，范蠡专门遣人让你撤，你就是不肯……好好的一条小命，就这么给你……玩掉了……”

馆院内，响起文种的泣声。

伍子胥府，夜。

伍子胥沮丧地走进主厅时，见黑翼呆立在一张案桌前。案桌上赫然横架着一把剑。黑翼一跪，痛呼：“大人……”

伍子胥：“你怎么又返回了？”

黑翼：“公子已安顿好，黑翼不得不返。”

伍子胥：“为什么？”

黑翼：“因为黑翼再也不想报什么仇了。”

"好,你终于战胜了自己,你比老夫解脱得早。"见黑翼跪伏于地,涕泪交流,伍子胥问,"还哭什么?"

黑翼喊:"大人!府中人听说大人出……出了事,便都走了。"

伍子胥:"老夫明白了。若大王要杀老夫,他们必受牵连。大难来临,当然是保命要紧。好,走得好。"

黑翼:"大人,在下以命护着大人去齐国!"

伍子胥忽有老泪溢出:"都道世态炎凉,当初老夫若不瞎了这双老眼,十年前便该好好用你,倒可让你享些荣华富贵。如今我虽用了你,却让你受了牵连,而你却不肯弃我。忠义之士啊!要说伤感,老夫真的被你惹出伤感来了。"

黑翼:"大人,走吧。"

伍子胥擦了擦老眼,这才见案桌上有剑,便问:"为何有剑在此?"

黑翼:"大人……"

伍子胥:"说。"

黑翼:"是大王所赐之剑。"

伍子胥:"好,他终于狠得下心了。"

黑翼:"大人,为他而死,不值!"

伍子胥:"不,老夫不为他而死。"

黑翼:"大人,现在走还来得及。"

"老夫不会再走了。老夫老了,走不动了,老夫必死!"伍子胥说着取剑在手,看了剑鞘上的铭文道,"属镂剑。好,好剑!"

黑翼:"让在下砸碎此剑!"

"为何要砸碎呢?老夫用此剑为自己而死!"伍子胥平静地道。黑翼十分痛苦地摇颅。伍子胥又道,"黑翼,老夫有重托。"

黑翼:"大人请!"

伍子胥:"老夫死后,你剜下我这双老眼,将之悬挂于蛇门,老夫要亲眼看看,勾践怎样率兵杀进姑苏!"

大雨滂沱。伍子胥奔进院内,大雨顿时淋湿了他全身,大雨也洗刷着他仍如闪电般明亮的双眼。黑翼跪地,向他而伏。蓬发跣足的伍子胥对天而喊:"天乎,天乎?!昔先王不立夫差,赖子胥力争,夫差方嗣君位!先王啊,大好吴国原来是亡于伍子胥之口啊!"

闪电剧射雨帘,照亮了伍子胥。只见伍子胥已缓缓仰翻下去,属镂剑的剑柄竟翘于他的嘴上。他竟将剑自口中插入,且插得只剩剑柄。

蛇门,晨。

黑翼自墙顶缩绳而下,至城墙的半腰,自怀内掏出一支已一折为二的玉箫,齐插于城墙的墙缝。

伍子胥两只眼珠便于玉箫管之中看着皇皇世间。

此时,文种正好带着管胜的棺木出城,他看到城墙上的黑翼,便驻车观

看。黑翼问:“你是文种大人吧?”

文种:“那是伍相国的双眼吧?”

黑翼:“伍相国能看到通越国的大路吗?”

文种:“伍相国看到的岂止是一条大路?伍相国豪看着的是整个天下!”

黑翼心满意足了,自怀内掏出刀子割断捆住自己的绳子,“啪”一声巨响,黑翼粉身碎骨,血溅当地。

城墙上,伍子胥的“双眼”于玉管中淡看着人世,而城楼仿佛是他的身子,僵硬,默默无言。

郑旦寝宫,夜。

后宫沉于夜色之中。郑旦一身红妆,正对镜而插鬓花。宫娥入报:“娘娘,大王已……”

郑旦:“快说,已什么?”

宫娥:“大王已在西施娘娘宫中就寝。”

郑旦闻之,两眼竟痴痴地呆望着宫娥,宫娥被看得怕起来,忙退出。

郑旦三两下将鬓花发簪扯落一地,泪水已不知不觉而落。

望着镜中零乱憔悴的自己,郑旦忽又开始梳妆打扮。

宫道,夜。

一身红服,郑旦状如飘行。她走到了西施的寝宫外徘徊着,没有勇气敲门。

郑旦靠着墙,似一株枯萎了的芭蕉自墙壁缓缓滑落……

西施寝宫,夜。

拥着西施已经酣睡的夫差突然挣扎着大喊:“不要逼寡人,不要逼寡人……”

西施被惊醒,忙坐起,摇着夫差轻喊:“大王,大王……”

夫差醒来,见西施焦急的模样,便问:“爱妃,是寡人吓着你了吗?”

西施:“不,是大王做噩梦了。”

夫差点点头道:“寡人的确在做噩梦。”

西施:“是何噩梦?”

夫差:“是伍相国。他竟手持一把剑,瞪着一双鼓突的老眼,向寡人步步进逼,一定让寡人亲手杀了他。”

西施:“伍相国虽死,大王仍以国相之礼隆重安葬了他,就别再想着这事了。以后只要大王好好待那些忠心直谏之臣,伍相国也就死而瞑目了。”

“爱妃的这番话甚慰寡人之心……”夫差说着再搂西施,又沉沉入睡。

第三十八章　越国起兵

夫差书宫，日。

夫差："公孙雄，你都准备好了吗？"

公孙雄："七万大军皆整械完毕，战马壮健，戈戟闪亮，可以随大王出征了，且保证旗开得胜！"

夫差："既如此，寡人打算明日出征！"

"大王……"伯嚭却道。

夫差："爱卿有异议吗？"

伯嚭："大王，再等数日如何？"

夫差："为什么要等？"

伯嚭："等越国还我们五万石粮。"

夫差："可是会盟之国约好的日子不能等啊。"

伯嚭："延误的日子我们可在行军途中找回来。臣之所以提议等，也是为秋后考虑，为了救济饥民，我们将贮存的种粮也给用了。"

夫差："爱卿是想将越国的还粮作为种粮？"

伯嚭："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有当种子播下后，臣提着的心才可放下。"

"爱卿所虑极是，只有播种了，收获才有望。那好，就再等几日。爱卿发急报再向越国催一催，他们若再不还粮……"夫差犹疑片刻又道，"寡人可延缓北进争霸，而七万大军兵发越国，彻底灭了它！"

省身堂，日。

勾践与文种两人眼睛皆红，似几日几夜未曾合眼。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勾践焦躁地喊："苦成，再去宫门看看，范蠡若归，让他速来见寡人！"

"诺！"苦成躬身速退时，范蠡却领着与夷进。

与夷已像个野人！范蠡与与夷皆跪，范蠡禀道："大王，固城要塞内的吴军终于撤走，潜伏的武士们也都已找到。"

"好！"勾践禁不住大呼。

与夷："大王，在下已命武士们守住要塞！"

勾践："你做得很好，可还不够。范蠡！"

"臣在！"范蠡道。

勾践："为防夫差反悔，速命诸稽郢自民间组织三五千人马，以最快的

速度去为寡人守住此塞。”

“遵旨！”范蠡已速行。

勾践：“文种！”

文种：“臣在！”

勾践：“播种的农时已至，五万石蒸熟的种粮现在何处？”

文种：“早已装船并发至吴越边境的河道待命！”

“好！立即送往吴国，帮夫差解除此后顾之忧。”勾践道。

文种也速去。

与夷见所有人都不在了，这才呼：“父王，与夷该干什么？”

勾践动容道：“与夷啊，寡人想不到你竟这般能吃苦，这潜伏的日子不好过吧？”

与夷一指省身堂：“与父王这省身堂比，与夷的这点儿苦算得了什么。”

勾践：“寡人有你可谓心满意足。去吧，到你母后那儿去，好好休整，很快能让你大展身手……”

郑旦寝宫，日。

郑旦正闷闷不乐时，见西施来了。郑旦问：“大王就要出征了，姐姐应该陪大王北上，好亲眼见证大王成为天下霸主时那气吞山河的勃发英姿……”

“我不想陪。”西施道。郑旦的眼神突然黯淡！“是你陪大王。”西施望着郑旦道。

郑旦的眼内忽就熠熠生辉：“是……是真的？”

西施：“是真的。”

西施寝宫，夜。

西施在思索着什么，夫差已进问：“爱妃在想什么？”

西施：“想大王成为霸主的瞬间大王会高兴成怎样。”

夫差：“爱妃真想看到吗？”

西施：“想。”

夫差：“那爱妃随寡人一起出征。”

西施：“大王，西施不能去。”

夫差：“为什么？你不是想看寡人如何成为天下霸主吗？”

西施：“想看，但不一定亲眼看，有人看到然后回来告诉西施也一样。”

夫差：“听你的口气是想让郑旦随寡人出征？”

西施：“郑旦的身子骨比西施好，她经得起餐风露宿及战车颠簸之苦！”

夫差竟断然道：“不行，她不能去。”

西施：“为什么呢？”

夫差：“不为什么。”

西施：“那大王就带她去吧，有郑旦陪伴伺候大王，西施放心。”

夫差:“直说了吧,寡人不喜欢她陪着。”

西施不高兴了:“大王,我郑旦妹妹得罪大王了?”

夫差:“这倒是没有。”

西施:“她长得丑?”

夫差:“也不丑,她甚至比你美。”

西施:“那大王为何?”

夫差:“不知为什么,寡人与你在一起,不仅可以忘忧,更有快乐。可与她在一起,就是提不起兴致,想对她笑一笑,给她一个好脸色看都很难。”

西施:“大王,你让西施也为难了。”

夫差:“郑旦求过你了,是吗?”

西施:“不是她求,是西施想有个女人好好照顾大王。”

夫差:“爱妃的心意寡人领了,可寡人真的不想带上她。”

西施不得不苦苦一笑。

侍臣入,禀道:“大王,太宰大人有要事求见。”

夫差:“宣他进来。”

侍臣出,西施避开。

伯嚭进,跪禀:“大王,越人所借的五万石粮还回来了。”

夫差:“好,连夜将粮分发各地,好早些让百姓们播下种子。”

“臣这就去办。”伯嚭起而欲退。

夫差:“告诉公孙雄,明日大军出征!”

伯嚭去后,夫差对侍臣道:“将王孙骆宣往书宫,寡人要见他。”

夫差书宫,日。

王孙骆忐忑不安而进,跪禀道:“行人王孙骆,应召叩见大王!”

“行人大人,平身吧。赐座。”王孙骆坐后,夫差又道,“明日寡人就要北上会盟了。”

王孙骆:“大王,臣有个请求。”

夫差:“说吧。”

王孙骆:“让臣随大王出征,臣愿为大王冲锋陷阵。”

夫差:“寡人手里冲锋陷阵的将军多得很,可有谋略能守国的人却不多。”

王孙骆:“臣愚鲁,不解大王之意。”

夫差:“寡人想委你守国!”

王孙骆:“臣何德何能,难以胜任。”

夫差:“伍相国之事,待冷静了一想,寡人心里也有愧。”

王孙骆:“伍相国之事已经过去了,大王。”

“既如此,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寡人给你留下三万兵马,够了吗?”王孙骆几乎要痛泣了。夫差又道,“越王勾践有可能蠢蠢欲动,你能忍则忍,不能忍时,只要坚守关隘和姑苏城即可。他若大举来攻,速遣人禀报寡人,我大军一

旦回返，就会将这个忘恩负义之人拿住，用他的头颅去祭伍相国！”

王孙骆：“臣，领命……”

林中，日。

姑苏道旁林中搭着一座凉棚，棚下有一张矮几，几上置着一壶酒。郑旦于凉棚下正朝姑苏道张望……

姑苏道上，四行大军正绵绵不绝地开进。

伯嚭的车辇滑过郑旦的视野时，已有一人自姑苏道的大军行列中浮出，她是怡娃。怡娃朝郑旦跑过来，兴奋地道：“郑旦，你怎么在这儿？”

郑旦：“怡娃，你随太宰大人出征？”

“是啊。”怡娃没注意郑旦的情绪，顾自道，“郑旦，你不知我有多高兴！”

郑旦：“那你该走了，大王就要来了！”

怡娃这才一怔：“我不是有意的。”

郑旦：“没人说你有意，你快走吧。”

怡娃眼一红，跑走了。

不一会儿，夫差被两名宫娥引着沿小道步来凉棚。郑旦忙迎上道：“大王，臣妾等你很久了。”

夫差：“爱妃，寡人还是想让你留下，好与西施做伴。”

“臣妾只是想为大王送行……”郑旦说着端起酒爵给夫差敬酒。

“好，如此就好。”夫差说着接过爵将酒一饮而尽。

郑旦又敬第二爵酒：“臣妾祝大王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谢爱妃。”夫差又喝了第二爵酒。

郑旦又敬第三爵酒：“大王……”

夫差却微笑着打断了郑旦，将酒壶取过，竟一口气便饮尽：“寡人知道爱妃的深情厚意全在这壶酒中了。”

郑旦：“大王珍重。”

“爱妃回去吧！”夫差说着转身即走。

郑旦望着夫差，夫差钻进王辇时竟未回首望郑旦一眼。“大王走好。”郑旦已泪眼朦胧……

不一会儿，西施匆至树林中的凉棚，见郑旦两腮桃红，一脸病容。“郑旦，郑旦……”西施呼着。郑旦仿佛根本不认得西施，痴痴朝夫差所行的方向奔去。西施示意宫娥们去拦她，岂料郑旦如母狼般竟将宫娥们的脸给抓破。宫娥们不敢再拦，西施痛呼，“郑旦！”

郑旦一愣，这才止步，却不回首，冷声道：“我只是想看大王最后一眼！”

西施：“可大王乘的是六驺王辇，早走远了。”

“大王走不远！”郑旦回首，目色可怕地瞪着西施，“大王率水师而行，会在邗沟登船！”

“那好，我陪你去邗城！”西施向前挽住郑旦的手，“可是说好了，到了邗

城后，你不可再闹。”

郑旦满心欢喜：“只要看了最后一眼，我一定听你的。”

邗城，日。

人喊马嘶，漫城遍野的吴军。到处是辎重，强弩亮刃于薄阳下闪着寒光。攻城用的火木、云梯、巨大的抛石机似巨兽般雄视着北方。

沟渠内更是帆樯林立，千舟待发。吴军正在登船。

西施与郑旦出现于沟岸时，夫差已站在余皇大舟的指挥楼上。沟风猎猎，将他的大袍扬起。夫差挥动大手，战鼓之声已滚沟裂地。每艘战船上皆有举着酒坛的军卒，闻鼓声已将坛中酒倾入沟渠，霎时便弥漫起满沟醇厚的酒香……

沟岸上的郑旦与西施几乎被醺醉，而夫差已在指挥楼上如歌而道：“血渠汤汤，天地怅望；吴钩吴钩，其锋芒芒……”

庞大的水师开始起航，众军肃立于船首，在夫差狂野的歌声中向北方挺进。

西施已被感染，正欲向水师挥手致意时，见郑旦如一幅薄绸般缠绵地瘫落在沟岸上。西施大惊，扑往郑旦……

宫道，日。

苦成带着一脸抑制不住的喜悦自省身堂内而出，他眉宇含笑，小步捷趋，一路颠动着，颠过了省身堂外的小道，也颠过了宫道，一口气来到雅鱼的寝宫外……

雅鱼寝宫，日。

苦成伏于地时，才喘着大气道：“王后，大王有旨，今晚在王后寝宫与王后、王子一道用晚膳——”

雅鱼更显苍老了。她先是一愣，继之一喜，然后便有些惊惶失慌，一下子决定不了是该先准备晚膳好，还是该梳妆好。

苦成善解人意道：“王后，膳食让杂役们去备。”

“不，不。”雅鱼道，“不用杂役，我亲手做。”

苦成：“那就让杂役们给王后打打下手？”

雅鱼这才道：“行。”

省身堂，夜。

苦成掌上灯笼，打着为勾践照路而出。“父王。”黑暗中与夷跪着。

勾践：“你为何跪着？”

与夷：“孩儿来迎父王……”

“起来，快起来。”勾践道。

与夷起身，自苦成手中接过灯笼："让孩儿为父王掌灯。"

勾践："好，我们一道与你母后好好一聚……"

雅鱼寝宫，夜。

案几上摆着精美的膳食，有一壶酒搁着。勾践与与夷进，与夷喊："母后……"

"来啦！"内寝传出声音后雅鱼并未即出。

勾践与儿子互视一眼，走至案几嗅了嗅食物的香味，又宁静地踱着步。与夷则一直朝内寝的门帘看，当他见身影一闪时，道："父王，母后要出来了。"

勾践抬眼望时，雅鱼已出。雅鱼一身光彩夺目。她恢复了王后的装束，但竟显得局促不安。

勾践一指案几道："我们一家人好好地聚一聚。"

与夷上前去搀雅鱼的手，挽着而请雅鱼入座。勾践先行坐下，与雅鱼正好面对着。与夷坐在下手，他取酒壶为父王与母后各斟了酒，然后为自己斟上。

"这一爵酒，就为我们一家子终于可以坐在一道而干！"勾践端起酒爵道。当三人都以袍袖掩着而喝酒时，一旁苦成背过了脸，他喜极而泣。勾践又举起第二爵酒，"雅鱼，这么些年来可苦着你了，这爵酒，寡人敬你！"

这句话在雅鱼听来，分量比什么都重，她差些便被这句话撞击出泪水，她的痛苦与伤感在这一刹那间早化为乌有。她满目含情，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欲哭欲泪地饮下了大王所敬给她的酒。

勾践又举起了第三爵酒："这爵酒寡人既为与夷也为雅鱼你而喝。寡人要重谢你，是你给了寡人一个好儿子，好王子……"

石买府，夜。

石买守着一盏灯躬身而坐。他仿佛坐了一辈子，一动不动，面目已苍老不堪。岩鹰率武士进。石买仍不动，却以苍凉之声道："你们终于来了……"

岩鹰："石买大人已等得不耐烦了？"

石买："太久了……"

岩鹰挥手，武士们去拎起石买时他的腿竟伸不直，像枯树的老根般盘着。

雅鱼寝宫，夜。

苦成正往一爵酒中滴胆汁，雅鱼与与夷不解地望着。苦成滴好胆汁，将酒敬奉勾践。勾践先品尝一口道："哦，好喝。"雅鱼与与夷诧异。"寡人说此酒好喝，不是它香甜，它的确是一杯苦酒。这世上有无数的人都在自酿苦酒，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勇气喝下自己酿的苦酒……"勾践说着将滴了胆汁的酒一饮而尽，"能够喝下自己酿的苦酒已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还能一起喝下别人酿的苦酒……与夷，你说，父王为什么要卧薪尝胆？"

与夷："父王是以此而励志，要复仇雪恨，中兴越国！"

勾践："不仅仅是这样，寡人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看看人所能够忍耐的

极限！不管任何人，去吃一次两次苦很容易，十次八次就不容易，可寡人却能百次千次直至万次地去吃它……”

与夷：“什么是志，用柴薪与苦胆所包裹了近二十年的志向一旦揭开，必腾空而起，惊天动地……”

越王殿侧室，夜。

石买、皓进、曳庸三名被拿住的罪臣在越王大殿的侧室聚首。侧室内有炭炉，可谓温暖如春。苦成人，送进一壶酒。三名罪臣的目光全聚集在这壶酒上。苦成将酒以及三只酒爵摆在案几上，一句话未说退出。

曳庸先开了口：“看来，我们的大限终于到了。”

石买：“曳庸啊，槜李之战时，是你我两人面对一壶自己准备的毒酒。这一晃眼，大王让我们多活了近二十年，却又多了一个喝毒酒的伙计。皓进大人，是老夫拉你下水的，这一回的毒酒是大王所赐，老夫比你多一次经历，就让老夫占个先如何？”

曳庸：“大人，为何你要占先呢，喝毒酒的经历我也有啊。那回我们说了太多的话，居然没有死成，这回让我先来。”

“两位大人就别争了，事至如今，我虽晚，虽是第一回，但不能同进，却可以共退啊。”皓进说着已动手倒酒，“咱们一起喝！”

“慢着！”曳庸却又阻止道，“那回，我和石买大人都说了平生最忘不了的一件事，皓进大人也该说一说。”

皓进：“可我不想说。”

曳庸：“不行，你一定要说。”

雅鱼寝宫，夜。

苦成：“大王，范蠡大人有要事求见。”

“他是来为皓进求情的，让他回府去吧。你告诉他，这么多年来，寡人一家人是第一次聚在一道叙叙天伦之乐。”见苦成犹豫着，勾践又道，“去吧，范蠡大人会理解的。”

苦成诺而出后，雅鱼犹豫片刻道：“大王该见一见范蠡大人。”

勾践：“皓进必死，可范蠡仍摆脱不开人情，寡人见他又能说什么？”

雅鱼：“可大王不见，范蠡大人又会怎样想呢？”

勾践：“怎样想是他自己的事。他追随寡人这么多年，该懂得什么事该忍，什么事不该忍，他更该知道，怎样的人必杀，怎样的人必不杀！”

雅鱼闻此暗暗心惊，也再不多说。

越王殿侧室，夜。

皓进：“你们都饶了我吧。皓进这一生平庸得很，最忘不了的一件事，也就是狠下心来违背先父的遗命，将一颗锆石拿出去救大王之命。别的我再

也说不出了，还是喝酒吧，不要让大王以为我们贪生怕死！”

“不错，是不能再拖延了，不然这老脸真无处可搁了。”石买说着取酒爵在手，“来，我们一道喝！”

三名罪臣一碰酒爵，各自掩袖而饮时却几乎同时喷出喝进嘴里的酒！

“苦……”三个人同时喊出一个苦字，然后面面相觑着竟不知如何是好。

雅鱼寝宫，晨。

勾践还在沉沉而睡。雅鱼手持一枚铜针跪着在缝补战袍，她缝得极为认真细致。当雅鱼缝完了最后一针，对着战袍发愣时，勾践已醒。勾践：“雅鱼，你未睡？”

“臣妾睡不着啊。”雅鱼叹息而道。

勾践：“为什么？”

雅鱼：“臣妾想为大王缝出一袭新战袍，可惜来不及了……雅鱼愧疚……”

勾践：“为何愧疚？着旧战袍寡人也一样能打赢。”

“可着新战袍打赢，这滋味会不一样……”雅鱼说着已欲泪。

鼓声已起，传进寝宫。勾践自锦榻而起，欲自己着袍。雅鱼道：“大王，雅鱼已多年未给大王伺候袍服了，让雅鱼再为大王伺候一回？”

勾践同意了，雅鱼便为勾践着袍服，最后为他穿上了战袍。

鼓声更急，几乎动地！

越王殿，晨。

大殿门外，一袭薪席张在门形架上，正熊熊燃烧。

大臣、将军、将校甚至军卒正自燃烧的薪席旁越过，紧张而快速地进大殿！

大殿的地上、台阶之上，已密密麻麻地跪满了将校、军卒！

大臣以及将军们沿丹墀两旁而立。

“大王驾到——”苦成高喊。

“锵”的一阵大响，是盔甲激撞之声，然后大殿便寂静无声。

勾践自侧殿而出，未至王座已道：“就在昨日，还有大臣们提出，这大殿是神圣之地，持兵器的军卒们不可入！可你们入殿时已看到了那张燃烧的薪席，那只是一名马伕所卧之席，可它却是寡人卧过的，卧了许多年！寡人可在马棚理国治政，你们，寡人的勇士，为何就不可以迈入这大殿?!”

“大王万岁！”众军卒振嗓一喊，震得大殿簌簌有声。

勾践又道：“你们都抬起头来，好好地看一看这大殿，有谁能告诉寡人，你们看到了什么？”众人皆抬头观看，他们可看到的东西太多了，但他们却不敢言究竟看到了什么。“将石买等带上来！”勾践已呼。岩鹰自侧室押进了石买等人，让他们在一角跪着。勾践这才坐上了王位，一指头顶，“你们都看清了吗，寡人头顶悬着的是两把剑！一把是吴王夫差所赐，另一把却是石买所进。夫差赐剑，是威慑寡人，要做他们的好儿臣，随他们盘剥指使，不可乱说乱动！

石买进剑，是逼迫寡人要守规矩，不仅一切要听吴人的，还要听他石买的！有如此的两把剑在寡人头顶悬着，所以寡人宁成马佚也不愿坐在这大殿做别人的傀儡！石买、夫差等，虽不同流却合污，虽不同道却合谋。吴国使用威吓、盘剥、占领甚至野蛮地拘寡人以及满朝文武去他们国家为囚奴等手段，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石买之流呢，竟威吓、围堵、逼迫自己的国君，甚至用国家永享太平的名义迫寡人起誓永不再战，就无可理解。一个没有平等、没有尊严、没有意志的国家，它根本就没有权利去享受太平。事实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因懦弱而不敢战，就终有一日会被他国所灭！”勾践说到此自王位而起，拔下斩将剑扔给石买道，“石买，寡人将此剑还给你，你一直在为这个国家更为寡人酿一杯苦酒，可寡人已将这杯苦酒喝下，而你却不敢喝！你不仅不敢喝这杯苦酒，当你再没有办法左右和支配寡人的时候，就想要寡人的命，竟指使刺客刺杀寡人……”

“轰”的一声，大殿一片喧哗。已有人疾呼：“杀了他！”“石买该死！”

“杀！”几乎所有军卒一起疾呼。勾践挥了挥手，大殿顿时寂静。勾践：“石买，你该听到了什么是军心民意。你刺杀寡人未遂后，寡人又让你多活了三年。怎样，你活够了吗？”

“没有活够。”石买竟道。

勾践：“那好，说说你的理由。”

石买：“石买该死，本早就活够了！可大王今日起兵，石买就没有活够！大王敢不敢再与罪臣一赌？”

勾践：“你告诉寡人，你是赌赢还是赌输？”

石买：“赌输！”

大殿一阵喧哗。勾践：“好，那寡人就让你再输一次，但可惜的是，你却没有任何赌的本钱了。”

石买：“有！”

勾践：“是什么？”

石买：“黄泉路上，老臣对先王的一番奏告！”

勾践：“不错，是赌本，寡人愿赌！”

石买：“罪臣愿以皓进、曳庸以及三府人的性命一道赌。”

勾践：“可此番只能你一个人赌！”

石买：“刺杀大王时，皓进、曳庸两位大人并不知情。”

勾践：“即使不知情，他们的欺君之罪也足够死罪！”

石买便朝皓进、曳庸一拜：“石买对不住二位了。”

皓进与曳庸也伏下了身。“老伙计，曳庸羡慕你啊，你一生最辉煌难忘的时刻竟是这最后一赌！”曳庸道。

皓进：“石买大人，皓进先走一步能否报了你的大恩？”

石买：“能！”

皓进：“皓进死而无憾……”

文种忽然跪地禀奏:“大王,臣以为大王执法不公!”

勾践:“如何不公?”

文种:“若石买之命可存,那么皓进、曳庸就不该杀。”

勾践:“他们都有罪,而且都是死罪,可石买与皓进、曳庸的情形不同!”

文种:“有什么不同呢?”

“文种!”勾践已微怒,“这事可以后再议,寡人却必须以皓进、曳庸以及那些出谋划策之人的血来祭寡人出征的大纛!”

文种已不敢再言,可范蠡却走到皓进面前,跪地朝皓进一拜道:“请恕范蠡不能报恩。”

皓进:“你不必内疚,皓进不怪你。”

范蠡也无奈地起身退后,岩鹰率武士架走了皓进与曳庸……

越王殿外,日。

越王大纛于旗杆上猎猎作响!大纛之下一排跪着二十多人,其中有畴无余以及石买的侍人,还有皓进、曳庸的府人等。皓进与曳庸一到,被按跪于地后,武士们举起了青铜剑……

越王殿,日。

石买仍大伏着。众军卒的心也俱提到了嗓子眼。

勾践背身,正凝视着另一柄剑——夫差所赐之剑!

“寡人先与你们说一说这把剑的来历。”勾践背身而道后,转过身面向众军,“此剑也许从未杀过人,但它却流淌着寡人心内的血!就因为它吴国强大,就一再野蛮地侵略我们。就因为我们弱小,所以一再地被侵略!越吴之争,我们受尽了屈辱!天下大耻,一再地在我们身上发生!是他们迫使我们无路可退,更是他们一再地陷我们于绝境!越国没有选择,寡人不能不奋身而起,我们惟有一途,这就是不屈不挠地抗争!为了这抗争,我们付出了尊严,付出了鲜血,更付出了生命!我们的女人成了他们的性奴,我们的国君、大臣成了他们的囚奴,我们的百姓更成了他们的苦力……”勾践说到此几乎已哽咽,但他忍住了,他只是嗓音一沉,“寡人可以心内淌血,却绝不流泪。寡人知道,大王有胆,臣民方生血性;寡人不惧,万众才愿同生共死!寡人冒着暴君的恶名而杀百姓的一万头牛,鸢萝以一死而为生策让路,介子豹断腿也不入吴国,介小豹宁死也不肯喊出一声忠吴的口号……这就是我们越人的血性,也是这个国家之所以不灭的大魂!为了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尊严,我们生的权利,我们可以放弃一切!”说到此,勾践一指那把仍刺于屏风上的剑道,“勇士们,如今这把剑已没有锋芒,他们的国力已被摧毁,民不聊生,赤田千里,他们只剩下一支外强中干的大军了。即使如此,他们的人数远比我们多得多。但你们放心,到时候他们会饿得拿不动兵器。这把剑已经很好拔了,但寡人仍要你们一道来拔这把剑……”众军卒发出一阵轻松

的笑声。“悍马！”勾践忽呼。与夷跑至勾践面前跪下。“你起来。”与夷起身，勾践一指与夷，“他就是寡人失散了的王子与夷！他早已回到寡人身边，一直隐姓埋名，为的就是暗中保护寡人，石买刺杀寡人的阴谋就是被王子与夷所粉碎！寡人现在册封王子与夷为太子，从此，王室有嗣，越国永存！”

石买本一直伏着，此时仰身而起，呆呆地望着与夷。

而众臣皆狂喜！“大王万岁！太子千岁！”众军又呼。

勾践：“寡人拜范蠡大人为军师，执大将军印，诸稽郢、太子与夷为大将，上大夫文种守国，起兵四万，寡人亲征，伐灭吴国！”

“灭吴！灭吴！灭吴……”大殿又轰起三声狂呼……

雅鱼寝宫，日。

雅鱼已卸净王后装束，一身民妇打扮仍难掩其贤淑典雅。她静静地伫立于宫，目光淡泊地微扫着寝宫……

一名十六七岁的乡村少年进，低声呼道：“该走了吗，王后？”

“小牛倌，我早该走了。”雅鱼道着，小牛倌便背起一只薄薄的包袱与雅鱼同行。

城门，日。

石买怀抱着斩将剑端坐于城楼，他目送着已步上征途的越军。他看到的是越军的队尾，步行着的军卒们晃动在太阳的光影里绝尘而去……

“老臣石买禀奏先王，老臣与大王的最后一赌，老臣……赌输了……大王……还是赢了……先王……老臣……无憾……”石买似告慰般的禀奏声，在朝向吴国的北城楼上隐入天空……

山道，日。

一驾牛车悠悠地走着。赶牛车人是小牛倌，车上坐着的是雅鱼……

小牛倌：“王后，小牛倌给你唱个曲。”

雅鱼抹了抹眼，竟羞涩般点头：“好。”

小牛倌张嘴便唱：“妹妹的这坛酒，埋了一十八个秋；记不得家门的憨哥哥，你顺着酒香往回走……”

小牛倌唱着，雅鱼再也控制不住，伏膝痛哭。

姑苏道，日。

在器刃激撞、战马嘶鸣、人声喊杀的背景音中，一匹战马正朝北方狂驰！马的四蹄如翻盏一般卷起一路黄尘……

黄池吴军大营，日。

报马驰入时，马背的报人已一头栽倒于马下。

伯嚭帐，日。

数名军卒将报人架进。怡娃正坐在伯嚭的腿上，伯嚭问："何事？"

报人："大人，王孙骆大人遣在下急报……"

伯嚭推开怡娃，对报人道："别急，歇口气，慢慢说。"

报人喘匀气息后道："大人，越王勾践已起四万大军分两路袭入我国。王孙骆大人率军抗击，却难挡锋芒正盛的越军，连败三阵后，越军只用三天两夜，前锋便推至太湖、吴江等地，已对我王城形成夹击之势……大人，姑苏城已危，王孙骆大人请求大王率师从速回援……"

"好，你先歇息，待本将禀报大王后，你再回复王孙骆大人。来人！带报人去用膳歇息。"伯嚭吩咐着，对一名军校使了眼色。军校留步，伯嚭吩咐道，"将他带至僻静处，杀了。"军校一怔。伯嚭道，"快去！"

"遵命！"军校出帐。

待军校去后，怡娃问："大人，你为何杀了报人？"

伯嚭："是不得不杀啊。诸国的国君都已在此，就剩晋国的晋定公了，他若一到，便可歃血而推大王为盟主。你想想，我们花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若回师，争霸之事岂不功亏一篑？"

怡娃："可姑苏被攻破，大人又怎么办呢？"

伯嚭："我也是为了大王好啊，大王即使知道，会体谅我的苦衷。至于姑苏城，城坚器利，只要王孙骆大人不轻易出击，好好坚守，勾践凭区区四万人马又如何攻得破。"

夫差帐，日。

伯嚭入。夫差："爱卿来得正好，正有事想找你商议。寡人到黄池已近一月，这晋定公迟迟不至，不要说寡人不耐烦了，他国的国君也等不住啊。"

伯嚭："晋定公之所以拖着不来，他以为我们还不至于来真的。臣以为，大王应命公孙雄率军三万，以迎他之名直奔晋国。晋定公若还不动，那就伐他，看他来不来！"

"不错，就这么办。"夫差说着吩咐侍臣，"去将大将军宣来。"

伯嚭帐，日。

刚回到营帐，军校迎住伯嚭："大人，又有两拨报人至。"

伯嚭："王孙骆也太沉不住气了，短短半日，竟连遣三拨报人。越军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至于数日内破城，更何况，勾践的军伍是新拼凑起来的，没有多大战力啊。"

军校："大人所言极是。那这两拨报人怎么办？"

伯嚭："不能让他们活着，姑苏将被围的消息一旦泄露，恐动摇军心。还是一个字——斩！"

阊门，黄昏。

城楼上旌旗猎猎。王孙骆身穿盔甲端立于城楼，旗角拂他的脸他也无动于衷，他正一脸忧愁地望着通北方的大道。一名军校上前："大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今日报人不会回返了。"

王孙骆颤言："可一连十一拨报人为何没有一拨能将急报送达大王？"

军校："要不大人先回，由在下守在此，一旦有回报在下立即禀报大人。"

王孙骆："眼看越军就要对我形成合围，若姑苏城被攻破，让我有何面目再见大王？"

军校："大人，既如此，那就让在下再去向大王求救！"

王孙骆："好，若见了大王，你就死谏，请大王务必回援！"

勾践帐，夜。

诸稽郢进帐，揖手道："大王、军师，王孙骆又遣报人朝北方而去。"

范蠡："这是他所遣的第十二拨人。看来，王孙骆已经害怕，他担心姑苏城有失。"

诸稽郢："既如此，我军为何还不对姑苏城形成合围，然后伺机破城呢？"

勾践："将军，此番我们是保证灭吴。吴军的主力在北方，一旦返回，便会形成对我军强大的压力。所以我军要保存实力，暂不破城！给夫差争霸腾出足够的时日，最好是待其大军粮空，急于回国就粮时，他们才会真正发现，我们的熟种之计给他们造成的最为致命的一击。"

田野，日。

正是庄稼疯长的季节，可吴国的田野里，除野草外，四处皆赤田！

夫差帐，日。

伯嚭兴奋跑进。夫差："有喜事吗?."

伯嚭："大王果然有喜事。公孙雄率三万大军往晋国进发，晋定公闻报吓坏了，已丢下国事正急匆匆赶来。"

"好！"夫差大呼。

伯嚭："晋定公一到，便可歃血为盟，大王成为霸主的宏愿就要实现了。"

夫差："拿酒来！"

伯嚭忙道："大王，这酒若等歃血后喝，不更有滋味吗？"

夫差点头。

伯嚭刚出营帐，正好碰上阊门城头的军校。伯嚭几乎已让过了他，忽警觉地问："你是谁？"

军校："在下有急报！"

伯嚭："是王孙骆大人所遣？"

军校："是！"

伯嚭："大王正在歇息，你随本太宰来。"

军校犹豫一下，扭首跟着伯嚭……

旁白："伯嚭连斩十二道奏报后，夫差依伯嚭之计，以武力压服了晋定公。众国歃血，公推夫差为盟主。夫差得盟主之位后，伯嚭才向夫差透露了姑苏已被勾践围困的消息。夫差自信强大，以为能再灭勾践，忙收拾人马班师回吴。"

勾践帐，夜。

范蠡入，禀奏："大王，刚刚得到探人所报，夫差在黄池会盟已成，以武力胁迫齐、晋、鲁等国歃血而盟，众国已推夫差为盟主！"

勾践闻之竟愣了半晌，许久才道："这么说，夫差争霸成功了？"

"已成！"见勾践仍旧沉默，范蠡问道，"大王似有心思？"

勾践："寡人陷于吴宫时，曾打造一只囚笼送给夫差，为此，他与寡人当着囚笼而誓，看谁先成为天下霸主。想不到的是，他竟成了！"

范蠡："大王勿虑，夫差即使是霸主，却是做不长久。"

勾践："可寡人必须实现誓言！"

范蠡："大王，此事待灭吴后再说。眼看吴军即将回返，大敌当前，我们先考虑如何对付夫差带回的精锐。"

"好。"勾践轻声而道。忽地他嗓音一亮，"苦成，宣众将前来议事。"

不一会儿，诸稽郢、太子与夷、侍卫统领以及许多新提拔的将领入。

勾践："夫差争霸主功成，他们必会立即回返！为给夫差造成我们怕他的假相，诱他入姑苏城屯兵，寡人决定，大军后撤五十里。待夫差入姑苏城后，我军再围！军师，你有异议吗？"

范蠡："大王，我军后撤时，王孙骆恐会趁乱来追。诸稽郢将军可在我军后撤十里处的道旁埋下一支伏兵，王孙骆若追，可击败此人。"

诸稽郢："本将领命！"

范蠡："另外，夫差与伯嚭深知今年的吴粮奇缺，恐会自北方借粮而归。我若出一支奇兵，去邗沟设伏，放过他的大军，专袭他的粮船。一旦吴军无粮，他就不能战，可保我围城成功。"

勾践："军师此计甚妙，袭粮船之事谁愿往？"

"本将愿往！"太子与夷已振甲而道。

范蠡："太子，这几乎是在虎口夺粮，千万小心！"

与夷："军师放心！父王，请下令吧。"

勾践略犹豫，岩鹰已出："大王，太子若去袭粮，在下愿为太子护卫！"

勾践："好，寡人准你们前去。但不得恋战，袭粮成功后速返，免寡人牵挂。"

蛇门，日。

王孙骆策马，领兵疾驰出蛇门……

勾践帐，夜。

勾践与范蠡正在议事，诸稽郢人："禀大王，果如军师所料，王孙骆趁我军后撤来追，中我伏击，王孙骆败逃，斩获敌首级八千余颗！"

"好。"勾践微点其颅，"有没有太子的消息？"

诸稽郢："还没有，末将这就遣人去打探。"

勾践："不用，再等等。"

诸稽郢去后，勾践有些不安，起身便去往帐外。苦成："大王，帐外风凉！"

勾践不睬，顾自出帐。苦成忙挟了一件风袍追上，他将风袍披到勾践身上。勾践站在一座土坡上朝远处而望，可远处只是夜幕，沉沉的夜幕……

大道，夜。

一名浑身血渍的越军军校虽一身狼狈，但他仍狂鞭其马朝前飞奔……

范蠡帐，夜。

越军军校几乎滚翻而进营帐。范蠡一惊，上前去扶军校，军校却抱住范蠡的腿便痛哭："军师啊，军师……"

范蠡一惊，低喝道："不许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军校泣道："太……太子……战死……"

范蠡浑身剧震，一把抓住军校的双肩，使劲儿一摇："你说什么?!"

"太子战死！"军校终于说清了话。

第三十九章　围绝姑苏城最后一缕炊烟

勾践帐，夜。

勾践回进营帐，见诸稽郢正在帐中。诸稽郢施礼："大王。"

勾践："还未歇息？"

诸稽郢："大王，诸稽郢睡不着。"

勾践："为何？"

诸稽郢："我军撤出了对姑苏城的包围，夫差返回后，何时才能再围姑苏城？"

勾践走到军案后悬挂的吴国堪舆全图前，朝姑苏城望了许久才道："王孙骆的三万人虽已被重创，夫差所率的七万人可是原封未动！他们入城后，我岂能以四万人而围七万之众？所以，军师的想法是，先在姑苏城外与吴军周旋，伺机消灭掉他三两万人。待他们的粮荒起时，我才可围城。另外，寡人已命文种再募集三万兵壮，从速送达大营，若这三万人到了，我便能有七万大军，那时围城，我军兵力便与吴军旗鼓相当。"

诸稽郢："末将明白了。"

勾践："回军帐去睡个好觉。"

诸稽郢："末将再去问一问探报，看夫差到哪儿了。"

诸稽郢去后，勾践又在大图前立了一会儿，然后道："苦成，寡人要歇息了。"

苦成忙至锦榻铺开被褥。勾践至锦榻，苦成为勾践宽袍解带伺候勾践睡下。苦成又将勾践的袍服在衣架上一件件挂好。见勾践已闭目而睡，苦成压灭了灯火，蹑手蹑足地退出营帐。

苦成刚出大帐，便被那名报信的军校挡住。军校躬身："大人，军师有请。"

范蠡帐，夜。

诸稽郢及数名将军皆在。苦成进后见人人的脸都紧绷如铁便问："这是怎么了？"被问到话的将军们或低头或干脆背过脸。"出事了？"苦成仍问着。

范蠡已不得不道："是大事！"

苦成敏感地问："是太子？他负伤了？"

范蠡："太子……已战死！"

苦成双眼瞪得浑圆，许久才道："这要是被大王知道……"他不敢说下去，泪水已下。

诸稽郢："总该禀告大王。"

苦成："可……可也不能找我啊……"

勾践帐，夜。

先响起的是打擦火镰的嚓嚓声……火绒亮了，如萤虫！被压灭的灯又被苦成点亮。勾践被打镰声吵醒，问苦成："为何吵醒寡人？"

苦成不敢出声，在灯下就地而跪。勾践觉有异常，自床榻坐起扭首一望时，见床榻前以及军案旁密密麻麻地他所有的将军们皆垂首而跪！"你们这是怎么啦？"勾践披了袍服起身而问。没有人回答，而且将军们的身子伏得更低。"苦成，你说。"勾践往将军们面前走了数步道。

苦成仍没敢说，却将刚掌上的灯取在手中，躬身照往军案。红红的灯光在将军们的背部似晚霞般滑过，最后停在军案上。

军案上是一团战袍。苦成挂好了灯，将战袍解开后又在军案旁跪下了。

勾践沿着将军们几乎垂地的头盔步往军案，见苦成打开的战袍内是一堆烧焦了的粮。"太子袭粮成功了？太子呢？"勾践问。仍没人敢回答。"诸稽郢，你说，究竟怎么回事？"勾践再问。

诸稽郢伏着不动，却低呼："大王……"

"范蠡，你回答寡人！"勾践厉问！

跪着的范蠡不得不抬头："大王，吴军的粮船皆被太子截住并放火焚毁。"

勾践："好，焚毁得好！太子为何还不回来见寡人？"

范蠡："大王节哀，太子他……"

勾践："他怎样了？"

范蠡："太子落水而亡！"

勾践的身子微微一震，但瞬间便不动了。他背过了身，面对着的恰好是一幅吴国的堪舆全图。他似乎是在看图，一动不动。

众将皆忍住悲。但忍得久了，有人的身子已颤动，盔甲上的甲片微微激鸣，似风中之铃……

勾践仍面对着堪舆大图，灯光将他的身影投往大图一角，仿佛他已嵌入图中。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

众将忍着，没有人敢哭出声来。

"王后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让寡人如何向她交代……"勾践的声音仿佛自远处而至。

"大王也就这么一个王子，众将已无法向大王交待……请大王恕无可恕之罪……"范蠡道。

终于有将军再忍不住，哭出声来。

"不能哭！我越人只可流血，却不能流泪……"勾践道。

但勾践自己已淌着两行大泪，只是将军们看不到。勾践的双手抱于怀中，大滴的泪珠砸在他自己的手上，他将这只有泪珠的手伸往军案，抓住一

把焦炭般的粮紧紧攥住，忽地，他将这把和着泪水的粮食灰烬往堪舆大图上抹去……堪舆大图的一角已被抹黑，他一把把地抓起粮灰，如泼墨一般抹遍了全图，不一会儿，整幅图皆黑！

"夫差回到姑苏城了吗？"勾践问。

诸稽郢："已回，正在接受众臣的拜贺呢。"

"围城！"勾践道。

众将俱起。范蠡小心提醒道："大王，新募的兵壮还未到达，夫差的七万精锐也未有损伤，恐还不可围城！"

勾践："围！"

宴乐宫，夜。

借着吴王宫漏出的灯光，可见跪着一个人。此人是王孙骆！他一身血渍斑斑，跪得很久了，几乎已跪瘫。他一脸被羞辱过的痕迹。紧抿着的嘴唇内似有一腔愤懑欲喷薄而出……

宫内，灯火灿烂，大殿显然被精心布置过了，一派辉煌景象。

众臣皆端坐，面前置酒案，贺喜的宴席已开了很久，但美酒佳肴仍不断地送入。一名已醉的老臣身子歪斜着，高举着酒爵道："大王……成霸，苍天佑吴，如今天下，谁可与我争锋……大王，老臣敬你……"

夫差盔甲未卸，却已喝了很多酒，但他仍来者不拒，将酒爵一亮道："来，干了！"

"大王一归，吓得勾践屁滚尿流，仓皇而逃！大王，有你的威名便足可慑服天下！我大吴有今日，全仰仗大王的文治武功，臣愿一醉，享尽这辉煌的时刻……"又有一名大臣道着，举起了酒壶往嘴里大灌。

公孙雄："大王，王孙骆大人已跪得很久了，还是让他进殿吧。"

"败兴之人。"夫差说着，朝侍臣弹了弹手。侍臣忙出，一会儿，将王孙骆引进大殿。王孙骆跪下，却不言语。夫差问道，"你很不服是不是？"王孙骆苦笑一笑。夫差又道，"寡人不计前嫌，委你以重任，可你呢，三战皆败，竟不奏报与寡人。这且不说，勾践仓皇而逃，你去追击也会中人伏击，寡人交给你的三万人竟给你扔得所剩无几！"

"大王！"王孙骆终于开口，"臣虽无能，可大王知道吗，臣虽败了，却至少苦苦支撑。"

夫差："这么说你还败得很对？"

王孙骆："虽败犹荣！"

"啪"！夫差在王案上击了一掌，厉斥道："王孙骆，寡人的脸面全给你丢尽了！那勾践不仅是寡人的手下败将，他为囚时，已被寡人治得疯疯癫癫，懦弱不堪！如今他起兵来攻，无非是想咬我一口，以泄其恨。可你呢，不仅被他所败，还败得这么惨，竟长了勾践小人的志气，灭了我们的威风！亏你还有脸说什么虽败犹荣！"

王孙骆不得不争辩了："臣曾遣报人给大王，想请得大王之旨，可每道报人皆石沉大海！"

"你遣报人了吗？"夫差问。

一旁的伯嚭已脸色微变。

"臣遣了，而且是十二道！"王孙骆大喊。

夫差："太宰，你见着报人了吗？"

伯嚭："大王，休听他胡言乱语，他是想推卸责任，臣未见一名报人。"

"我明白了。"王孙骆已道，"又是你在作怪。"

伯嚭："大王，此人已似疯狗。"

"佞臣！"王孙骆大骂一声，又不顾一切地喊，"大王，即便奏报不至，臣所率之师，一直是半饥半饱地与越军周旋。他们饿着肚子守城，又饿着肚子追击越军，没有半句怨言，更不敢有半点儿懈怠！"

伯嚭："饿着肚子打仗？王孙骆，你竟夸大其词！"

王孙骆："大王，越人还给我们的五万石粮，皆是不能发芽的粮，播种之后，百姓颗粒无收！"

伯嚭："城中并未见百姓饿死，为何百姓有粮，而你所率之师却无粮？"

王孙骆："王孙骆不愿与百姓争粮！"

夫差："而你却愿甘打败仗！"

"好，大王，如今你回来了，你带回的是七万精锐之师，臣倒是要看看，大王是打胜还是打败！"王孙骆已气疯了，此话一出，连他自己也一愣！

"你看不到了。"夫差冷语一出，众臣皆惊。王孙骆竟愣而不知求饶。夫差道，"来啊，将王孙骆拉下去砍了！"

公孙雄忙一跪："大王，饶他一命！"

夫差："若饶此人，如何服众。大将军，你退下吧。"

公孙雄不得不退。众臣之中再无人敢为王孙骆求情。

禁卫架了王孙骆便走。王孙骆这才醒悟，但为时已晚，他仰首而呼："伍相国，王孙骆誓死追随你……"

"你们都听到了吗，此人是在为伍子胥抱不平哪。"夫差说着一振而喊，"众爱卿听着，眼下我虽有粮秣之难，可只要众臣齐心协力，这点儿难处算不了什么。更何况我已自北方诸国借了十万石粮，待此粮一到，粮荒即可缓解。只要勾践不逃回国去，寡人必拿住他。想与寡人再较高低，让他等待来世吧。"

侍臣正欲喊退朝时，一名将军匆匆撞入宫来。公孙雄："何事惊慌？"

将军："大将军，我们的粮船……粮船……"

夫差也紧张了，厉言道："粮船怎么了？快说！"

将军："遭越军偷袭，十万石粮尽被焚毁！"

犹如一道惊雷，将醉酒的数名大臣也吓醒了。

夫差："公孙雄，此人是解粮官吗？"

公孙雄苦笑："是。"

夫差:“所有解粮之人,若还有活着的,全给寡人砍了!”

大道,夜。
越军一片寂静,只闻步伐之声正摸黑疾行……

大街,夜。
公孙雄刚出王宫,正乘车辇回府时被军报追上:“大将军,越军已围城!”
“胡说!”公孙雄厉斥。
军报:“在下不敢谎报!”
公孙雄:“本将去看,若有谎报,定斩不饶!”

蛇门,夜。
公孙雄登上城楼朝城外而望。无数火把自战车上突然亮起,照出了黑压压的越军。领先的正是诸稽郢,他虬胡大张,高吼一声道:“公孙雄,你快出来,诸稽郢与你决一死战!”
公孙雄未理睬诸稽郢,忙退下城楼,又速返王宫而去。

西施寝宫,夜。
西施正亲手帮夫差卸甲。公孙雄不顾一切地撞入:“大王,越军已围城!”
夫差:“这如何可能?”
公孙雄:“本将亲眼所见,确已围城!”
夫差:“勾践凭什么敢围寡人?”
公孙雄:“也许他的兵力强大,足可以围住我们。”
夫差:“不,他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兵力。我们有七万大军在城内,他敢围我,必须得有十万人以上。”
公孙雄:“如此说来,勾践是疯了。”
夫差:“让他疯去吧,明日再说。”
公孙雄:“大王,我还是不得不防。范蠡是勾践的军师,此人多谋。”
夫差:“不管他如何谋,他攻不进城来。你只要命各城的守城官严守城门即可。待明日,寡人亲上城楼去看。”
“遵命。”公孙雄退去。
见西施已跪之于地,夫差:“爱妃为何跪?”
西施:“请大王赐西施一死!”
夫差:“平白无故的,寡人为何要赐爱妃死?”
西施:“如今吴越两国又为敌,西施是来自敌国的女人,不吉祥,所以西施请赐一死!”
“爱妃别怕。”夫差亲扶起西施,“勾践是勾践,你是你,如何可混为一谈!不瞒爱妃说,早就有人警告过寡人,说你与郑旦是越国所施的美人计。”

西施身躯一震："既如此，大王为何不早些将西施赐死？"

夫差："爱妃啊，寡人不糊涂，即使勾践使美人计又怎样？寡人喜欢爱妃，爱妃也喜欢寡人，这就足够了。爱妃啊，别怪寡人说实话，你不过是一个无异于常人的女子，你靠什么来蛊惑寡人呢？"

西施："可大王给了西施十数年的恩宠。"

"爱妃想知道为什么吗？"西施螓首微点。夫差道，"因为你来自异乡，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你与寡人众多的姬妾比起来，更需要疼爱。"

"大王……"西施内心涌动难以言说的情感。

"别再想这些了。可以告诉你的是，寡人与勾践即使争得你死我活，都与爱妃无关。爱妃只是夫差心目中最值得疼爱的一个女人……"夫差轻搂西施道。

西施伏在夫差的胸膛上，早已热泪盈眶……

勾践帐，晨。

众将皆列。勾践："寡人去会一会夫差。"

范蠡："大王不可！以四万人而围毫发未伤的七万之众，本就险之又险，大王亲去会夫差，若被他窥破，率军出城来战，大王必危！"

勾践："寡人去会夫差，他反窥不破，寡人不去，我军才危！"

范蠡："即使如此，大王也不应冒险。"

勾践："军师放心，寡人与夫差也赌上一把，看谁更有胆量。"

范蠡："大王若执意要会夫差，范蠡不说什么。可大王身后，一定让范蠡布一支疑兵。"

勾践："这是你的事！

范蠡已喊："诸稽郢将军……"

蛇门，日。

勾践已率军列阵，其人数不足三千！一名军校朝城楼大喊："吴军听着，我大王要与吴王会上一会，请吴王出城来见！"

许久之后，夫差在城楼上露了脸。夫差："勾践，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寡人几番饶你不死，你竟敢起兵来攻寡人？"

勾践："夫差，这只能说明你太嫩，寡人埋恨在心，一再地瞒过你，可惜的是，你竟察觉不了。"

夫差："这只能说明，你是个骗子！"

勾践："那好，此番寡人不骗你！寡人实话对你说，围你城的军卒只有四万人，而你却有七万之众，怎样，出城来与寡人一战？"

范蠡、诸稽郢听了勾践之言，皆暗暗心惊！

夫差愣了一愣后哈哈哈大笑："勾践，寡人再不会上你的当了。你想战是吗，寡人择日与你一战！"

自城楼上眺望，夫差见有一支越军正随令旗而动，一队又一队的军卒盘旋着，然后隐进不远处的树林。从林里烟尘弥漫，隐约可见戈戟蔽空，似有万千兵马。

城楼下的勾践一指身后又道："夫差，想不到你竟是个胆小鬼，你还当什么天下霸主？寡人身后只是一支故意布下的疑兵，其人数不足千人。寡人再次实话告诉你了，你还不敢出城一战吗？"

城楼上，观察了许久的公孙雄对夫差道："大王，勾践所说恐怕是真。大王在城楼上坐着，让本将去将勾践活捉了来，好让大王寝其皮，食其肉！"

"勾践会有实话吗？"夫差责问公孙雄，"他一再地欺骗寡人，装疯卖傻，就因为他不说实话！寡人再不会上他当了。你也稍安勿躁，待探明实情再与他一战！"

"夫差，寡人是来向你讨还公道的，为何缩在城内不敢出战?！"勾践再次大喊。

"勾践，你休张狂！好好留着你的性命，寡人会择机收拾你！"夫差说着命公孙雄，"多备飞石滚木，烈油沸汤，严守各城，有擅自出战者立斩不饶！"

勾践帐，日。

勾践等回到营帐。范蠡："大王今日此险冒得大了。"

勾践："寡人料定夫差不敢出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首先是他已判断不准寡人的真假，再就是他成了霸主后开始患得患失了。此人的心志有限。"

范蠡这才微笑道："不过大王此险冒得也值，已让夫差难辨我们的真假，为我军赢取了时日。诸稽郢将军。"

诸稽郢："末将在！"

范蠡："将我军安成九座大营。其中四座是空营，五座是实营。空营多置火光与巡守之卒，我料吴军今夜必来探营。"

越军大营，夜。

营灯隐约。吴军细作靠近大营，避开巡逻的军卒后，撩开一座营帐看，见营帐内空无一人，细作隐去。

夫差书宫，日。

公孙雄禀报："大王，越军果然人数不众，昨夜细作探得四座空营。今夜本将拣两座实营，分兵去袭，可保有成。"

夫差："可行，但务求必得，不可失败，长了越军的志气。"

越军大营，夜。

公孙雄自领一军，衔杖偃鼓，静悄悄地摸进营。进得营后，发一声喊，开始冲营。而这却是一座空营。公孙雄一见大喊："退！"

忽见营外火把齐亮，诸稽郢已策马而出："公孙雄，范蠡军师已算到你会劫营，所以命本将在营外等你！"

公孙雄无心恋战，忙喊："快撤！"

勾践帐，夜。

范蠡："公孙雄袭营不成，我料夫差会在粮绝之前出城与我一战！"

勾践："我们新募的兵壮明日就到了。他们一到，在人数上已可与吴军相当，但我军未经合训，还不能与吴军正面相交，夫差若出，就避战，即使遇上，众将也必须诈败！我们就跟他来个日里败走，夜里围他！再败再围，像牛皮糖般粘死了他！"

蛇门，日。

夫差与公孙雄策马出城寻战，身后跟着无数的军卒。见诸稽郢列阵而迎，夫差性起，扬鞭即喊："杀！"

诸稽郢稍战即大喊："撤兵！"

夫差率军追击一阵，见追不上诸稽郢了，却望见一座越军大营，又挥鞭一指道："杀！"

夫差与公孙雄冲进大营，却是座空营。公孙雄："大王快撤，当心中伏！"

"什么中伏？勾践根本不敢与寡人一战！"夫差说着于马上昂身大喊，"勾践，你出来！为何又不敢战了？"见仍旧没有越军的影子，夫差气坏了。

夫差书宫，日。

公孙雄、伯嚭皆在。公孙雄："大王，勾践一直于城外与我们捉迷藏，拖而不战，很显然，他是要待我们粮绝。眼看寒冬将至，如何是好？"

夫差："想不到勾践竟是如此阴险，一个粮字，被他做足了谋略。他若肯战，寡人必灭他！他这算是什么围城啊，白日里被寡人追了到处跑，一到夜里，他又回来了！"

伯嚭："臣有个主意。"

夫差："快说。"

伯嚭："我们不可再如此耗下去了，大王不如率军众再去北方借粮，姑苏城先扔给勾践，待熬过了寒冬后，明年来春，大王再率师杀回来！"

公孙雄："此是好谋啊。"

夫差："什么好谋？寡人刚成霸主，竟连国都守不住，还要伸手向臣服之国去乞讨。此事不是寡人所为，休得再言！"

伯嚭："大王，恐已到了不是讲面子的时候。"

"你说什么？"夫差厉望着伯嚭，"往常你不是有很多主意的吗？为何这会儿却出这种馊主意？"

伯嚭："大王息怒，既如此，就让臣再厚着脸去北方再半讨半买些粮回来。"

夫差这才喜道:"如此甚好,爱卿速去速回。"

勾践帐,夜。

范蠡:"我军围城已一个多月,夫差仍军力强大,他有的是突围而去的机会,可他至今还不肯撤出姑苏,说明他不想走!但粮食已经成了他的头等大事,他恐怕还会向北方去购粮或借粮。"

勾践:"不错,命诸稽郢遣人再去要道和邗沟设伏,不可让一粒粮食流进姑苏城!还有,我已不需避战了,只要有敢出城挑战的吴军,必迎头痛击!"

夫差书宫,日。

城外杀声阵阵传进书宫。见公孙雄疾入,夫差忙问:"怎么回事,寡人听到了厮杀声。"

公孙雄:"禀大王,越军已一反常态,不再避战,今日我出城挑战的三路人马皆遇越军列阵厮杀,而且越军十分凶狠,不惜两败俱伤地拼杀!"

夫差:"好,既如此,就让寡人去会会勾践!"

公孙雄:"大王不能去!眼下我军粮已奇缺,军卒们全都半饥半饱。大王一定要战,就待太宰大人买粮归来。"

"我已经回来了。"伯嚭一脸沮丧而进。

夫差:"你没有去?"

伯嚭:"大王,根本就走不出去。要道口、河道皆有伏兵!"

夫差大怒:"勾践蠡贼,寡人这就去劈了他!"

勾践帐,日。

诸稽郢入帐,禀告道:"大王,夫差于城上点名要与大王一战!"

勾践:"那你就答应他,说寡人愿与他一战。待他率军出城时,寡人却不与他战,也不露面。你多伏将卒,待他出时,你们既不要阵法更不需什么客套,将卒一拥而上,看他如何应付。"

蛇门,日。

夫差乘着大辂王车刚出城门便见潮水般的越军正朝他毫无章法地涌来……雄心万丈的夫差哭笑不得,忙向车御喊:"勾践这个疯子,寡人又上他当了。撤!"

勾践帐,日。

诸稽郢入帐禀报:"大王,夫差被堵回去了。"

范蠡几乎憋不住笑道:"夫差恐怕从未打过如此不讲章法的仗。"

勾践却十分严肃:"和此人讲什么章法规矩。诸稽郢将军,谅夫差不会再向寡人挑什么战了,自这会儿起,封死了姑苏八门,不准一条活口出城,

就是狗也不行！在城外搭出一座高台，专使军卒观看，当姑苏城内再无炊烟升起时，你就命人沿城埋锅造饭，通告吴军，有出城投降者，赏饭一锅！”

蛇门，日。

已有一座高台搭成，台顶有一名军卒不停地朝姑苏城内张望……

姑苏八门外，夜。

无数只铜锅沿姑苏八门而埋。

灶火升起后，饭香滚滚往姑苏城内铺天盖地地弥漫而去。

生火煮饭的越军有男有女，此时一律不穿军服，只着民服，他们或三五人，或数十人，围着这些弥漫了人间烟火气息的锅灶边舞边唱："人本蝼蚁，陌上春秋。皇王在上，恩播春阳……"

更有人不断地喊话："吴军兄弟们，出城投降，赏饭一锅！"

城门，夜。

饭香扑鼻，歌声阵阵。东一撮西一团的吴军萎靡着，他们将兵器扔之于地，双手抱住的是饥肠辘辘的肚子。有将校巡视而至，对吴军喊道："起来，都站起来！不许听，也不许闻，将你们的耳朵和鼻子都堵上！"

可将校的喝斥不起作用，吴军有的赖地不动，有的则干脆大吸了鼻子，然后有气无力地喊："香，香啊……"

将校挥鞭抽往喊香之人，那人不动，任抽。其他军卒则对将校瞪起恶狠狠的双眼。将校害怕了，忙收鞭离去。

城楼，夜。

有多名吴军已不顾一切地自城上缒绳而下，将校挥剑砍绳。多名吴军摔死于城下，而溜得快的，双脚一沾地便没命般地往埋锅处狼一般飞奔……

有摔断腿的军卒靠着求生本能顽强地朝铜锅爬行，当终于爬到时，揭去锅盖一头扎进锅内，几乎将脸全埋于饭中。

大街，日。

大街小巷，冻死饿死的尸骨比比皆是。已经没有人走动了，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一辆暖车在大街上缓慢地走着，车内之人竟是夫差，他掀开帘布，只露出一条小缝，偷偷地看着大街，眼内竟噙满了泪水……

吴王宫，日。

朝会上，夫差已是忧心忡忡。公孙雄道："大王，再不设法局面将难以控制，光昨夜就有近千军卒投往越营！"

夫差："你是大将军，治军不严，军法不稳，所以致军心涣散！"

公孙雄："大王，城楼上的守军已经三日无食！你让公孙雄全杀了他们吗？"

夫差叹口气道："宫内还有粮吗？"

公孙雄："公孙雄不知，大王该问太宰大人。"

夫差："可他自购粮不成后便称病在府。"

公孙雄："如今看来，伍子胥有一句话说得不错，大王太仁慈。"

"你是给寡人留面子啊，伍相国还有许多话都说得不错。悔不当初啊，为今之计，惟有一条道可走了。"众臣以目光而问，夫差又道，"向勾践求和吧。他一定会念在寡人曾放他的份上，为我吴国留下一线生机。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们也能再振作起来！"见众臣无言，夫差问，"有谁愿去越营求和？"

众臣俱都低下头颅，惟公孙雄道："没人愿去的话就由本将去走一遭吧。"

夫差这才略感欣慰道："危难时刻，也只有你挺身而出。好吧，寡人准你前去，务求成功。"

越军大营，日。

公孙雄走近大营营门时，当即有七八把戈挺在了他的胸口与脖子上，公孙雄大叫着："我奉吴王之命，前来议和！"

勾践帐，日。

军卒们将绑得像粽子一般的公孙雄推进营帐。勾践："是大将军？你怎么来啦？"

公孙雄："我并未带一兵一卒前来，竟如此待我，越王好威风啊。"

勾践："将军所来何事？"

公孙雄："吴越两国交战多次，各有胜负。但这些年来两国一直交好，我王不仅存越王之位，更增封其地。你们有饥荒，我们宁自己不食也借粮救越之饥。我王北上争得盟主之位，正欲与越王分享时，越王却趁我国内空虚之际用兵伐我，是何道理？我王宽宏仁义，若越王愿退其兵，可以概不追究！"

勾践冷冷地问："若寡人不退兵呢？"

公孙雄："那就惟有决一死战！"

"好！"勾践冷声道，"本来要杀你，可你不服，那就放你回去准备决战！"

夫差书宫，日。

夫差："你再去吧，问问勾践，他想寡人怎样？"

公孙雄："公孙雄仍可力护大王突出重围！"

夫差："寡人不信勾践会要寡人的命。你再去，带着寡人的书去……"

越军大营，日。

公孙雄赤裸了上身，已经自缚，长跪于越军营门外。将校自营中而出，

挥手让营门卫士放行。公孙雄膝行进营。

勾践帐,日。

公孙雄跪于勾践面前道:"末将腰内有我王的亲笔手书。"

"呈上来!"勾践道。

侍卫去公孙雄腰内取出书来,跪递与勾践,勾践展开帛书。

夫差旁白:"孤臣夫差,异日得罪上王于会稽。然夫差不敢逆天之命,得与上王结成而让上王归越!今上王举兵而诛孤臣,孤臣不敢有怨言,惟望上王也念会稽之赦。更望上王念在姑苏十数万民众以及兵员,网开一面,留吴一线生机。孤臣虽死,也感念上王之大仁!"

勾践即道:"自今始,凡吴国疆土悉数并入越国,今后凡吴民皆为越民,姑苏城内的军队一律弃械投降,王印毁去,太庙封存!"

公孙雄悲哀地喊:"上王的条件我若接受,吴国便彻底亡了。"

勾践满脸杀机毕现:"若欲存国,整个姑苏城便没有一人可活!"

公孙雄:"再没有余地?"

勾践:"没有。"

公孙雄便望着范蠡道:"范蠡大人,念在我们是朋友的份上,帮我国说句公道话吧。"范蠡却背过了脸。公孙雄只得对勾践道,"这样的条件公孙雄不敢接受,容公孙雄回禀我王吧。"

勾践:"可以,但须得快些!"

吴王宫,日。

众臣列班。公孙雄站着,双泪长流。"大王,吴不能亡啊!"众臣嘶喊着跪下。

夫差不理会众臣,对公孙雄道:"你再走一趟,安排寡人与勾践见一面。"

公孙雄:"降与不降,全凭大王裁夺,为何还要见勾践?"

夫差:"你去安排吧,寡人有话问他。若问不到真话,寡人不死心啊。"

勾践帐,日。

公孙雄又跪着:"上王,我王希望与上王见上一面。"

正此时,帐门走进一人。侍臣眼快,惊喊道:"太……太子……"

坐于王案的勾践赫然而起:"与夷,你没死?"

与夷已大跪于地:"父王,孩儿让父王担心了。"

"快起来。"勾践亲扶与夷而起,"快告诉寡人,究竟怎么回事?"

与夷:"孩儿与岩鹰等众武士截住粮船后,开始放火焚粮,却不料一名伤重的吴军未死,突然自舱板起身,挺剑直刺孩儿,是岩鹰挺身护住了我,他肚腹被刺穿,而孩儿负伤落水,幸被人救起,伤好后,孩儿便归来了。"

勾践:"你伤在哪儿?"

"是肚腹。"勾践竟欲撩与夷的衣袍。与夷却又跪地请求道,"父王,孩儿

想为岩鹰说句话。”

勾践：“寡人早就不怪岩鹰之过了，如今他又救你……你放心，寡人会加封于他。”

与夷：“谢父王！”

勾践趁着高兴：“公孙雄，寡人可放夫差一条生路，将他流放甬东，可享采地三百户，以终其世。他若还想见面，那他就等着在吴王宫跪见寡人！其他条件皆不变，若再不答应，寡人就下旨攻城！”

夫差书宫，夜。

公孙雄痛心地跪禀：“大王，勾践心狠手辣，就是这种严苛无情的条件，也是他的太子失而复得后趁着高兴才答应的。大王，不如拼死一战……”

“你别说了。”夫差道，“弃城投降！寡人不想让姑苏城的百姓再受苦难了。可勾践流放寡人的条件，寡人不会接受，寡人凭什么让他来流放。”

公孙雄仍跪着呼：“大王，大王啊……”

“去吧，由你下令弃城。你若不愿看勾践的脸色苟活，可趁此远遁而去……”夫差说着已起身朝外而去。

“那大王你呢？”公孙雄追问道。

“寡人不用你管……”夫差远远地扔出话道。

西施寝宫，夜。

红烛高烧！夫差竟搂着西施于罗绡帐中安然入睡。西施似乎挣扎了一下，但她没有醒来，她陷落在梦中——“啊”的一声，西施大叫，她吓醒了。

夫差也醒了，他轻抚着西施道：“爱妃又做梦了吗？”西施微点其头。夫差道，“别怕，有寡人在此！”

西施目光极其复杂地望着夫差，忽然偎紧了他道：“大王啊，这十数年若不是你垂怜西施，西施恐怕早……”

“不要说！”夫差打断她道，“要是能从头再来，寡人还是要宠爱你！”西施的眼眶湿润了。夫差问，“现在几更了？”

西施：“该是中夜吧。”

夫差：“寡人想与爱妃坐等天明，行吗？”

西施：“行。”

于是，两人撑起身子前后坐拥。他们就那样坐着，不再说话。

不知何时，一缕鱼肚白穿越了残烛之光，像轻纱般掉落在他们的脸上。

夫差轻声道：“寡人该走了。”

西施：“大王想上哪儿去？”

夫差：“寡人去大殿见勾践。”

西施：“大王为何还要见他？”

夫差：“寡人要讨他一句话。”

西施:“一句什么话?”

夫差:“他若能让爱妃跟寡人走,寡人就……就接受他的流放。”

西施:“大王,若是如此,就你我都走不成。”

夫差:“为什么?爱妃怀疑勾践仍会出尔反尔?”

西施便握住夫差的大手,将之按在自己的小腹,庄重地道:“大王,西施已怀了你的孩子。”

夫差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惊:“爱妃,这是……真的?!”

西施:“大王,你该接受流放,西施则隐去民间,西施会生下并养大我们的孩子,西施盼着有一天我们再骨肉团聚……”

“既如此,寡人更不愿接受勾践的流放了。公孙雄本一直有意护寡人逃往他国,以图东山再起,爱妃,寡人让公孙雄速备,我们一道逃走。”夫差说着已下锦榻。

“等等!”西施喊着也下了锦榻,面对夫差道,“大王,西施可受逃亡之苦,我们的孩子如何受得了?”夫差愣着。西施又道,“大王,能让西施再求你一件事吗?”

夫差:“爱妃何求?”

西施:“我郑旦妹妹一直深爱着大王,大王何不带着她逃生他国?有她照料伺候大王,西施才好放心。”

夫差:“可寡人就是放不下爱妃。”

“大王,西施已密备一乘肩舆,可出得了宫。大王若真爱西施,只有先放弃,将来才会重新拥有你的爱妃……”见夫差仍犹豫着,西施又道,“大王若还不放心,那还有一种办法拥有你的爱妃。”

“是何办法,快说来听听!”夫差道。

西施便自帐钩上拔剑道:“杀了西施!”

夫差摇颇,许久后才说出一个“不”字。

“那大王就快走!”西施口气一紧。

夫差终于洒泪道:“爱妃保重!”

西施:“大王珍重!”

蛇门,晨。

越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姑苏城……

城墙上,玉箫管中伍子胥的双眼于刹那间竟突然显现!

这是一双大如车轮的眼睛,看着越军,也看着皇皇苍天……

第四十章　当一回马伕后成霸主

郑旦寝宫，晨。

郑旦不知何时已起，她早就梳理好一身红妆，就如当初夫差接她入宫时一模一样。她端庄坐着，轻摸着自己的云鬓问宫娥："不乱吗？"

宫娥："娘娘很美。"

郑旦欲起，却怎样也站不起来。两名宫娥忙向前扶她，郑旦才起了身道："大王该起了。走吧，我去送一送大王……"

宫娥："娘娘病着，让奴婢们抬娘娘去。"

"不行，最后一回了，岂能让大王不放心？你们扶着我就行。"两名宫娥被郑旦说得有些伤心，小心翼翼地扶着郑旦往宫外而去。正此时，夫差已进宫门。郑旦一见双眼刹那间便亮了许多，道："大王来了，郑旦叩见大王。"

夫差见郑旦竟欲挣脱出宫娥，想行礼，忙道："爱妃免礼。"

"大王能来与郑旦告别，郑旦真是高兴……"郑旦说着，泪水已出。

夫差："爱妃，寡人是来带你走的。"

"这是真的吗，大王？"一股巨大的喜悦之情油然而溢出郑旦的眉宇之间。

夫差："是真的。"

郑旦行礼道："谢……大王厚恩……"

夫差："那我们快走吧。"

郑旦不走，却对夫差溢出一脸的笑容。正此时，公孙雄领着数名贴身侍从捷进，他高声道："越军已进城，大王快走！"

郑旦："大王，你还不快走？"

夫差诧异："你这是何意？"

郑旦："对不起大王，郑旦不能……"

"爱妃为何又变卦了？"见郑旦痛苦摇颅，夫差道，"爱妃，这以前寡人若有对不住……"

"不！"郑旦甩开扶她的宫娥一把捂住夫差的嘴，"大王……别说……"

寝宫外已有剑器的碰撞以及厮杀声。"大王，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公孙雄道。

"大王，郑旦的心……已经跟你……走……"郑旦趴在夫差的胸前，但她却再也站立不住，顺着夫差的胸膛缓缓滑下。

夫差忙一把抱起郑旦时，与夷已率着数名武士，挥剑疾冲而进。公孙雄等也拔剑，与与夷所率的武士对峙！

与夷:“放开她!”
夫差:“你好大的口气!”
公孙雄:“大王,此人就是越国的太子。”
郑旦缓过神来,朝与夷一望:“你是……太子……”
与夷:“郑旦,我来接你回去。”
郑旦吁气如兰道:“大王,郑旦……够了,请放下我。”
“不!”夫差道,“寡人要带你走!”
与夷:“你带不走她!”
夫差抱着郑旦已行,与夷将剑直指夫差咽喉。
“悍马!”郑旦厉呼一声,竟挣出夫差的怀抱,一下跪在与夷面前,“太……太子,郑旦求你……”
“郑旦!”与夷单膝而跪。
公孙雄已示意另一名侍从上前合力挟住夫差道:“大王,走!”
与夷所率武士仍阻拦着。郑旦已嘶:“放了他——”
“让开!”与夷大喊一声时,见郑旦双眼一闭,身子瘫于地上。
“爱妃——”夫差被公孙雄拖着而去,却仍扭首而呼!
与夷抱起郑旦泪如雨下:“郑旦,你醒醒,你醒醒啊——”

吴王宫后门,晨。
一乘肩舆静静地伫立着。西施独自一人出后宫门,上了肩舆。舆人抬了即走。肩舆跳着,西施掀开舆帘,看着抖动的王宫渐远……
西施眼内满含泪水!
“灭吴!灭吴!灭吴……”越军排山倒海般的呼声远远传来。

吴王宫外,晨。
“灭吴!灭吴!灭吴……”众多越军军卒高呼着冲上王宫台阶奔往四处……

吴王宫,晨。
吴王宫宫门被轰然推开!勾践身后跟着众多的将军进入王宫大殿。将军们捷速列成两班。勾践在将军们昂立成的甬道中步上夫差的王位!
缓身而坐的勾践放眼扫视了一遍大殿后,沉声而问:“夫差拿住了吗?”
范蠡:“正在追拿。”
勾践:“绝不能让他逃走!拿住后原地押着,先来禀告寡人!”

阳山,日。
夫差、公孙雄率着百多名军卒正逃往阳山。眼看将逃至山林时,自田野疾出诸稽郢率领的数支越军朝夫差等人包抄而来……
公孙雄左右一望,忙喊:“大王快进山,让本将来挡住他们!”

夫差又跑得数步，见前后皆已被围，便昂身停下。越军的包围越缩越小。公孙雄与军卒们将夫差围在中间，摆开与越军生死一搏的架势！

"放下兵器！放下兵器！放下兵器……"越军呼着，步步进逼！

公孙雄已狂啸一声："杀！"

"慢！诸稽郢将军，你放过他们，本王可一死！"夫差说着已拔剑。

"吴王！"诸稽郢大呼，"你不能就这么死！"

夫差："你休想羞辱寡人！"

诸稽郢："难道吴王不想与我王一见吗？"

夫差："他更休想让寡人蒙羞！"

诸稽郢："我王有旨，吴王愿见，我王可来此地！"

"那好，你让他来！"夫差说着将剑猛插于地，然后往一块大石上挺身一坐。

公孙雄等仍未放下兵器，包围着的越军与他们对峙……

吴王宫外，日。

马背的快报跳下马，一边奔跑一边高呼："报——吴王夫差已拿住……"

阳山，日。

已是正午，阳光直直地打在夫差身上。越军与吴军仍对峙着。

夫差见远处的大道上渐驰出一辆车，由小到大逐渐驰近。令夫差怎样也想不到的是，此车的御车人竟是勾践！

勾践停下马车后跳下了车，先朝夫差望了望，竟自车侧一站，挥手而请道："上王，请——"

夫差诧异道："勾践，你这是何意？"

勾践："上王，让寡人为你做一回真正的马伕吧。"

夫差一愣，却已挺身而起。公孙雄忙喊："大王，不可！"

"那好，让夫差成全了你！哈哈哈……"夫差仰天大笑着甩开大步去往马车。

"大王……"公孙雄仍痛呼！

"放下兵器吧，不要再呼我为大王。"夫差已义无反顾般走近了马车。

公孙雄双膝一砸，"咚"的大跪于地，众吴军这才纷纷放下兵器。

马车前，勾践与夫差互视片刻，勾践微一笑道："请吧！"夫差哼了一声迈进马车。"坐好喽！"勾践道着上车将马缰一抖。双驷马车如脱兔"噌"的蹿出……

大道，日。

驾着车的勾践问："怎样，寡人的御车之技如何？"

夫差："还不错。"

勾践："仅仅是不错吗？自归越后，寡人可是一直在马棚里治国理政。"

夫差："这不是传言？"

勾践:“不是,寡人还在马棚里卧薪尝胆。”

夫差:“你一回去就发誓要灭吴了,是吗?”

勾践:“不,还要早。”

夫差:“早至何时?”

勾践:“你让一名马伕睡了寡人的女人时。”

夫差:“可你此时也是马伕。”

勾践:“还是不一样,寡人是一个可以灭掉霸主的马伕!”

夫差:“勾践,你为何一定要灭了我吴国?”

勾践:“不是已告诉你原因了嘛。”

夫差:“若是为女人,就有些不可思议。”

勾践:“可寡人为的就是女人。从寡人的王妹季菀开始,一直到许许多多的女人。”

夫差:“还有别的原因?”

勾践:“那就是,寡人想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忍耐力,意志力。”

夫差:“寡人还是不明白。”

勾践:“若还有,那便是为了让吴人过上与越人一样的好日子。”

夫差:“算是个理由啊。当年伍相国一定要杀了你,是我夫差护着你,放你归国,且数番增封其地,这是事实吗?”

勾践:“是事实。”

夫差:“知恩不报非君子所为啊。”

勾践:“寡人不是君子,寡人是王!不仅仅是越地之王,而且已是吴地之王!”

夫差:“说得不错!只是为王者,当以礼仪为先,兵加其后!你使尽了小人之计,不仅全无礼仪,且无诚无信,是为王者之道吗?”

勾践:“你问得好啊。为王者,当明礼仪,祀天地,祭宗庙,兴大策,实仓廪,尔后治兵事,扶邻邦,你夫差为王却有王者之过五,要不要听?”

夫差:“你说吧。”

勾践:“忠不分,戮忠臣伍子胥,大过一也;奸不辨,伯嚭谗奸,却听用之,大过二也;齐、晋等国无罪,却数伐之,大过三也;吴、越同土,人也同种且侵伐,大过四也;我戕你的先王,你虽报仇了,却又纵敌贻患,大过五也。你有此五大过,还有何资格与寡人论王道。欲寡人厚待于你,可能吗?天曾以越而赐吴,你却不受。今天道反转,以吴赐越,若不受,岂不有违天命!”

夫差:“现在看来,寡人的确不如你!但你也终有一天会像寡人一样。”

勾践:“寡人会像你这么愚笨吗?”

夫差:“勾践,夫差虽愚,却大明!而你虽聪,内心却大阴!”

勾践:“夫差啊,你真的不懂柔能克刚的道理吗?”

夫差这才一愣:“不错,的确是柔能克刚。”

两人好一会儿不说话,只有车轮声。勾践:“夫差,为何不说话了?”

夫差:“寡人在想,你会把寡人送到哪儿去?”

勾践:“一座囚笼!”
夫差:“怎样的囚笼?”
勾践:“女人!”
夫差又一愣:“女人?”
勾践:“你夫差的囚笼就是女人!”

原勾践寝居,日。

勾践将夫差带进他为奴养伤时所住的寝居内,赫然而见的还是那只囚笼! 勾践:“你忘掉它了吗?”

夫差:“没忘,为一只囚笼,你几乎拆了寡人的王宫。”

勾践:“寡人住过这囚笼,可惜你没有住过。”

夫差:“自这会儿开始,寡人也要住了?”

勾践:“你该住一住。别忘了,你可是一个霸主。”

夫差:“对了,你也立过誓,若不能成霸,会去周天子的九鼎前自刎谢罪!”

勾践:“所以你该住着这囚笼,看寡人如何成霸。”

夫差:“若寡人不愿住呢?”

“你会愿意住的,寡人会给你足够多的女人!”勾践这般说着时,已有武士带进二十多个女人。

夫差:“可寡人不想要别的女人,寡人只想要西施!”

勾践忽哈哈大笑:“女人,的确是你夫差道道地地的囚笼……”

姑苏台民居,日。

院内,当年立寒冰之处已长了一棵树,那树是野生的。不知是风刮来的种子,还是人随意撒落的。

民居已经许久没有人住了,人世的嘈杂仿佛已在这儿湮没,四处一片寂静,能听到一切都已陈旧了的回声。

西施盘桓于民居,她既在寻找,也在等待。她打开了一间又一间寝居,郑旦的,怡娃的,最后,她在范蠡的那间寝居内伫立着……

“就此别过,你等着我。”

“西施……等多久?”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西施走出民居,坐进肩舆,无可留恋地呼出一声:“走吧。”

肩舆被两名轿夫抬起,就像当年一样,于“吱呀”声中渐渐消失……

夫差书宫,日。

勾践端坐着。范蠡入,施礼道:“大王召范蠡?”

“军师,赐座。”范蠡坐下,勾践又道,“军师,夫差已被拿住,寡人该如何处置他?”

范蠡："范蠡请大王示下。"

勾践："寡人想问军师的想法。"

范蠡不得不道："范蠡以为，可存夫差一命。"

勾践："寡人明白军师之意了。"

范蠡："大王，已经可以诏告天下，吴国已灭！"

勾践闻之，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道："可以颁诏了。可颁诏前，寡人有一句话不得不对你说。"

范蠡："大王请。"

"范蠡，你追随寡人近二十年，吃了这么多苦，为寡人也为越国立下殊勋，寡人还从未谢过你……"勾践说着向范蠡深一揖道，"寡人多谢！"

"这都是范蠡该做的，大王何必言谢。"范蠡忙拜。

"咚"的一声，范蠡双手撑地时藏于袖内的大将军印竟滚出。

勾践一愣："军师，为何带着大将军印？"

范蠡微窘："大王，范蠡……"

勾践捡起印递给范蠡，范蠡不得不双手接回了大将军印。勾践："军师，往后我国该如何发展？"

范蠡微笑道："往后的大策早已在大王心中生成。"

勾践也微一笑道："惟你最知寡人。"

"大王，范蠡告退。"范蠡道。

勾践："寡人正准备召文种前来姑苏，待他到后，我们再详议大策。"

"大王劳累许久，先歇一歇吧，圣躬要紧。"范蠡说着起身退出。

勾践望着范蠡的背影，陷入沉思……

山坡，日。

与夷已为郑旦埋成了墓，面对着一小抔黄土，与夷道："郑旦，你为什么就不肯等我？我知道你爱慕虚荣，一心想进宫。进宫有什么好，我告诉过你，王宫后宫是最冷漠之地……"

"太子。"与夷闻声，回首而看。范蠡不知何时已站在他身后。

与夷："军师。"

"你可见到西施？"见与夷摇頞。范蠡又道，"能托太子一件事吗？"

与夷起身："军师，请说。"

范蠡取出大将军印："你能为我暂管大将军印吗？"

与夷："军师欲去哪儿？"

范蠡："我想去找一找西施。"

与夷："找西施何必托印于我？"

范蠡："万一我几天回不来呢？"

与夷："那好，我先为军师代管着。"

范蠡："谢太子，若是大王查问范蠡去向，请转告大王，范蠡欠了西施很

多，所以必须找到她。”

与夷：“要找人帮军师一起找吗？”

“不用，我一个人就可以。告辞了太子。”范蠡说着已行。

姑苏台民居，日。

范蠡进，他已感觉到有人进过民居了。

“西施，西施……”范蠡呼着也推开了民居的每一扇门……

夫差书宫，日。

与夷入，跪拜道：“与夷拜见父王。”

勾践：“你手里托着的是什么？”

与夷：“大将军印。”

勾践一愣，问：“是军师托给你的？”

与夷：“军师托我替他暂管着。”

勾践：“他怎么说？”

与夷：“他去找西施。军师说，他欠了西施很多。”

“寡人也欠了他很多啊。”勾践仰首长叹，“他还是离寡人而去了。”

与夷这才一愣：“即如此，孩儿去追回军师。”

勾践：“你追不回他了。范蠡在我越国多留了二十年已经够委屈他了。让他去吧。”

与夷：“可是，越国不能没有军师啊。”

勾践：“你说什么？”

与夷：“孩儿是说……”

“别说这种没出息的话。你是太子，你要知道，天下人都可为你所用。明白吗？”勾践道。

与夷：“明白了。”

勾践：“寡人命你与诸稽郢将军一起立即着手整顿兵马，以备再战！”

与夷：“再战？与谁而战？”

勾践：“你很快就会知道。下去吧。”

与夷：“这大将军印呢？”

“你先佩着吧。”与夷退下后勾践又呼，“苦成！速回会稽城，命文种来姑苏城议事。顺便告诉他，范蠡已离寡人而去……”

范蠡府，日。

府门大敞！沿门而入，过了院子，望进府厅，四处皆空空荡荡。

但府厅中却坐着一个人，是文种。他手里把着一壶酒和一只小瓦杯。那瓦杯如眼，可文种却不斟满，他放到嘴边品尝，然后喊：“范蠡，你好混啊，我文种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你竟连最后一面都不肯见？”文种又嗞了一口

酒，再喊，“论年纪，我文种几乎长你一辈，可我从未托大过啊，你连兄台这样的称呼都不肯出口，可在我文种的心目中，一直把你当朋友、当知己……范蠡……你不仗义……”

忽有马的嘶鸣之声。文种侧耳一听，以为范蠡回来了，立即板了脸，稳稳地端坐了，等着范蠡迈入府厅。但没有范蠡。端坐得严肃且一丝不苟的文种失望了，他起身走进院内看，仍旧没有范蠡的身影。

文种醉眼朦胧地来到马棚，范蠡的坐骑就在马棚内。文种伸手抚了抚马脸，见这马竟有泪痕，他便更惊异地四下寻看，却在马肚上看到了一只小小的锦袋，袋外有一行小字。“文种兄台鉴。”文种读出了声来。他忙取锦袋，自袋内掏出了一幅锦帛。范蠡旁白：“范蠡投于越王，凡二十余年，虽未有大功，却也报越王知遇之恩。今范蠡前事已了，去心已决。范蠡几无牵挂，惟放心不下者，是西施……”

响道，日。

文种乘车舆往姑苏城而行。

山道，日。

西施正独自行于山道，忽有琴音入耳。琴音凄美如诉，动人心弦……

抚琴之人正是范蠡。他没有哀伤，惟有孤独！范蠡将挥之不去的孤独溶进指尖，化于琴弦……

“大人，这是什么曲子？”

“《丽姝行》。好听吗？”

“好听是好听，就是太伤感！”

“那好，我为你奏不伤感的曲子。”

青春的对话声，自十七年前传至今时今日，它在林莽间徘徊……

范蠡心念一转，神情一震，已弹指如雨。一阵激昂的旋律骤然而起……旋律如马踏，如戈戟之舞，其势更是纳山吐河，千里挥师。

“这又是什么曲子，大人？”

“是《将军操》。爱听吗？”

“让西施说真话吗，大人？”

“当然。”

“西施不爱听。”

琴声戛然而止！山坡上的范蠡，用大手扑住了琴弦。西施就站在他面前。范蠡久久凝视着……西施双目含泪。

“跟我回去吧。”范蠡道。

“我回不去了。”西施道。

范蠡起身：“那你想去哪儿？”

西施：“哪儿可以容身，西施就去哪儿。”

范蠡："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西施："大人的家，在越国。"
范蠡："我若不要了呢？"
西施："你不会不要，你离不开大王。"
范蠡："你能离开过去吗？"
西施："我也离不开。"
范蠡："为什么？"
西施："我怀了夫差的孩子。"
于是沉默，许久许久的沉默。
西施凝眸，深深地望了范蠡一眼，毅然转身走了。
"铮"的一声，琴弦断了，是范蠡有意拉断了琴弦！
"我若是离开了越王呢？"范蠡喊。
"可我离不开夫差的孩子。"西施加快了脚步。
"我们可以共同抚养夫差的孩子。"不知何时，范蠡已移身于西施的面前，微笑着，就像他一如既往的那种微笑。
西施的身子微微颤抖："可西施还是……离不开过去……"
范蠡："我们一道努力，渐渐地，会忘记。"

大道，日。
文种正行着，苦成忽策马追上他："文种大人，发现了范蠡军师的去向。"
文种急问："在哪儿？"
苦成："太湖畔的山上！"
"我去送送他！"文种说着，要骑苦成的马。
苦成："大人，能让苦成也去吗？"
文种："我代你送吧，你去帮我做件事……"

山道，日。
范蠡与西施正行着，忽闻身后有马蹄之声，正欲隐身，却闻："就这样走么吗？"文种已自不远处的一片竹林后策马而出。
"你来得正是时候！"范蠡一笑道。
文种："军师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一切吗？"
范蠡微笑道："你风尘仆仆而来，就是为了劝我回头？"
文种："你可以离开大王，但文种却不可以离开越国百姓。"
"那好，人各有志，我们就谁也别勉强谁。"范蠡说着与西施同上了马背，对文种一揖道，"只好就此别过，以往种种，将成范某心中永忆！"
当范蠡拨转马首欲去时，文种喊："等等！"
范蠡："你不会再割袍吧？"
文种："看看你怀里吧，文种欠你的已还给你！"

范蠡："文种兄，此言才是真情！不过你别指望我会为你我之别而落泪。"
"可我不争气，却熬不住一把老泪！"文种颤着声道，脸颊上已老泪滚滚。
范蠡再不敢回望文种，背对了他道："男儿本不落泪！"
只见他策马而行。他一手搂住西施，另一手抽剑，寒光闪处，一支农家引泉水用的毛竹被拦腰切断！
文种泪眼朦胧中，见那断竹处有冷泉奔涌喷泻，如珍珠一般四下飞溅……
泉若天泪！
范蠡远远扔过话来道："若流泪，必滂沱！"
马载着一对爱侣，渐行渐远……

吴王宫，日。
众将列班。勾践道："销毁吴国的国玺，焚掉吴王室的太庙，昭告天下，吴已被越所灭，从此越吴一统，称大越！"
在勾践的话声里，国玺被扔进铸炉，太庙燃起熊熊大火……
伯嚭入，亦步亦趋而前，跪地即禀道："越臣伯嚭叩见大王。"
勾践："伯嚭，寡人准你去探望你的大王。"
伯嚭："这……"
勾践："去吧。"
"微臣告退。"伯嚭忐忑而起，退去。
"来人！"禁卫入，勾践道，"待伯嚭探望过夫差后，将他以及全部府人尽皆斩首！"
与夷："父王，儿臣想保一人。"
勾践："谁？"
与夷："怡娃。"
勾践："你是太子，岂可为一个女人而分神？"
与夷："可她……"
"不用再言，退下！"勾践厉声。

原勾践寝居，日。
夫差左拥右搂着女人们正哈哈大笑。伯嚭入，跪地道："大王……"
夫差："你来了。"
"大王……"伯嚭已欲泪。
夫差问："发生了何事？"
伯嚭："越王已诏告天下，吴国并入越国。太庙……"
夫差这才一把推开女人们："太庙怎样？！"
伯嚭泣道："已被焚毁。"
夫差愣了愣，双膝砸地，大跪伏身，久久不起。

蛇门，日。

伯嚭、怡娃以及一干府人皆双手反绑而跪着。怡娃嘤嘤而哭："我不想死，我要回家……"

伯嚭："回家，回哪儿的家？"

怡娃："越国。"

伯嚭："怡娃，越国你再也回不去了，就像本大人再也回不到楚国……"

怡娃："可我想家，我想爹，更想娘啊……"

伯嚭："怡娃，你可不是本大人害的，你可别怨本大人。"

"那你让怡娃去怨谁？"怡娃更是失声痛哭。

鼓声已起。伯嚭最后望一眼天空，可他却望见了伍子胥的眼睛！

伍子胥的眼睛在城墙的墙腰上，在观斩的人群中，在玉管里，在天空上……几乎无所不在地盯着伯嚭！

伯嚭的双眼越瞪越大！鼓点如骤雨……

原勾践寝居，日。

夫差一直愣愣地跪着，他不知已跪了多久。他忽就昂身而起，顿时便有当初为公子时的气势。他走到囚笼前厉吼一声，挥起大手，三两下便将勾践所打造的囚笼给拍碎了。

囚笼散了一地！女人们吓坏了。

夫差对女人们厉吼道："快去，将你们的贴身内袍全脱下来！"

女人们不知夫差何意，已纷纷去往内寝。不一会儿，近二十名女人皆托着一件羽纱般的内袍而出。

夫差："接起来！"

女人们随夫差的指令又开始将袍服相互打结，打好结后，交给夫差。夫差用双手抻了抻，又将结成的袍服对半绞成绳，挂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一块黄绢自夫差的袍袖内取出，这正是当初伍子胥所给。"大好国家竟被夫差断送，夫差无颜见列祖列宗！"夫差喊着将黄绢遮住了脸。

夫差将女人内袍结成的袍绳往两旁一甩，厉道："一边九人，使劲拉！"女人们胆颤心惊地抱住袍绳开始拉。"使劲！"夫差再喊。可女人们却使不出勒死一个王的劲。

夫差火了，将袍绳的两头缠在两脚上，头颅往后拼力一仰，两腿一抻！夫差仰翻于地……

"国家大事尽出我口，率师伐遍邻国，妻尽天下美女……"夫差年轻气盛时的声音在寝居内回荡着。

夫差书宫，日。

勾践正在理政。军校入，跪禀："禀大王，夫差自缢而死！"

原勾践寝居，日。

榻上，夫差脖子上仍勒着女人内袍绞成的袍绳。勾践与与夷端详着。与夷欲解夫差脖子上的袍绳，勾践道："他好这一口，让他带到地下去吧。"

与夷："父王，怎样葬他？"

勾践："安葬此人，有一个葬礼很适合他……"

山冈，日。

一捧又一捧土，仿佛撒在平地。土慢慢地高了，渐渐地成一个土堆。

一名接一名的军卒撒出土去，终于堆成一座大冢！

与夷骑在马上，静静驻立。

最后一名军卒撒完最后的一捧土后入列！大军浩浩荡荡地远去……

与夷策马，驰向队伍，渐渐消失。

来了两名好奇的孩子，一名孩子道："这里面埋着什么？"

"听说是个霸主。"

"什么是霸主？"

"霸主就是霸主……"

蛇门，日。

一队吴军战俘正出城门，打头之人是公孙雄。

斩杀怡娃的地方长出了几棵嫩绿的草芽，草芽被一只马蹄踩中，顿时化作粉尘……

大墙上插玉管的地方，只剩下两只空了的小洞，小洞已成了两只麻雀的栖身之处。

囚奴们身穿囚袍，戴着手链，他们的一条腿也被串在一条大铜链上。"哗哗……"囚奴们表情木然，惟有铜链之声，几乎能撼动身后的大墙。

大墙上的两只麻雀惊飞而去。

吴王宫，日。

夫差的寝宫、书宫、西施寝宫、郑旦寝宫、王宫所有的门都一一关闭！

吴太庙只剩一堆灰烬……

吴王宫外，日。

众多的越军已列阵。勾践面向大军站在吴王宫外的台阶上。

人人都在等待着什么，十分寂静。不久后，马蹄声起……

勾践自袍袖内取出了一样东西，竟是季菀的簪！

"你儿女情长，太令寡人失望了！"

"她是你的王妹……"

"哥，季菀成全你！"

在先王允常、王后雅鱼以及季菀的回声里一辆暖车驰近。这是一辆与当初季菀所乘的一模一样的暖车。车两旁是庄重的王仪以及禁卫。文种与苦成乘车随于后,他们护卫着暖车而来。

当车到达勾践的面前时,勾践指着暖车道:“你们知道这暖车里躺着的是什么吗?是吴越国界的界碑!寡人的王妹撞此界碑而死,所以此碑又成为寡人王妹的墓碑!寡人曾答应她,在寡人所治理的国度里,能让每个女人都有生!寡人还答应过她,要让国家实现真正的太平。在寡人的国度里,所保护的不仅仅是女人,还有老人和孩子以及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国土……”勾践掀开暖车的车帘将簪轻放在界碑上,然后又对众军卒道,“寡人还要让天下人都有生,因此寡人誓师北伐,挺进中原,助周朝恢复天子之礼!”

“大王万岁!”众军高呼。

勾践:“太子与夷听命!”

与夷跪:“与夷在!”

与夷:“寡人封你为大将军,执大将军印,率师五万,北进中原!”

“遵旨!”与夷呼。

勾践上前数步,对与夷又道:“你带着界碑先去中原,让此界碑做个见证。待寡人安抚了百姓后,将在中原与你会师。”

与夷昂头:“父王,儿臣先行一步!”

“去吧。”勾践道。

与夷起身,乘上战车,大呼道:“进发!”

(数年后)

越王殿,日。

年老的勾践独自一人置身于大殿之中。王座后仍插着当年夫差所赐的那把剑!剑已锈蚀。勾践拔下这把剑。当勾践拔剑时,他所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情景纷至沓来……

季菀撞碑!

扶同自尽!

槜李之胜!

大料、悬崖以及苦胆……

朦胧中,他的大臣们也一个接一个地走近了他。勾践望着他们,流下了热泪……

旁白:“越王勾践灭吴后,抚定吴民,兵进中原,侍奉周朝。开始锄强扶弱,济世安民。六年后鼎成霸业,成为春秋五霸的最后一霸,被周天子赐封为东方之伯!自此,他卧薪尝胆、励志图强的故事,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代代相传,千古传诵!”

在《卧薪尝胆》中卧薪尝胆

（代后记）

1

皮皮死了。

皮皮是被我杀死的。

我把皮皮看成了一只苦胆，一只硕大的苦胆。苦胆喷吐出苦涩腥黄胆汁撕咬我的味觉我的神经我的心。

我不堪忍受。于是我的双手伸向皮皮的脖子。掐住她。在床上。皮皮活活被我掐死了。死了的皮皮依旧是我眼前的苦胆。

我捧着皮皮的遗体走向吴越两国的界碑前。

掩埋皮皮。让她与季莞妹妹合葬。我用十指挖土。挖季莞坟头那坚硬冰冷的土。挖着挖着，我便被三千铁甲所包围。

铁甲的首领竟是我的森祥兄。

铁甲三千对我怒目而视，森祥兄他要向我索命。

森祥兄含泪说：野鹤，你不该杀了哥的最爱。

话音未落，有一簇圣火自界碑前升腾。

皮皮与季莞妹妹从火舌中腾空飞跃。

飞成了一只火凤凰。

2

火凤凰！

皮皮凤凰！

我长啸一声，从床上弹坐起来。

梦。我的梦因啸而断。

我听见窗外夜幕中沉闷的雷声。看见雷声中一道迅疾的闪电划过夜幕。

电光中，我看见皮皮安然俯卧在我的枕边。

我捧起皮皮，拨通了杭州的长途。对着听筒，我说：皮皮安好。

雷声滚滚，我没有听清森祥兄在电话的那头说什么。

皮皮。皮皮是一只乌龟。皮皮是一只乌龟的名字。

3

初识皮皮，在去年十二月二号。

那天的北京下着小雪。

那天晚上九龙花园五零五房间，我与森祥兄站在窗前，各自捧着一瓶二锅头。

我们听雪对饮。神侃与《卧薪尝胆》有关的感慨。带着些许醉意，森祥兄从上衣口袋中掏出皮皮，放在窗台上。森祥兄对皮皮说：下雪了。皮皮你看，下雪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瞟见森祥兄的眼，他眼里有泪光闪闪。

4

此前，余军吃醋，曾给我讲过皮皮。

创作《卧薪尝胆》，森祥兄曾经几次把自己独自禁闭在西湖岸边的观景小楼。

妻子余军怕他孤独，送来皮皮与他作伴。

那时皮皮个头很小，只森祥兄的拇指一般大。

从此开始，小楼内外，三年厮守。

三年，皮皮记得森祥兄前后修改七稿。七稿，皮皮知道森祥兄写出的字数将近五百万字。

余军对我笑说，她后悔把皮皮送给森祥兄。说森祥兄热了新欢冷了旧人。

冬天里皮皮陪森祥兄在阳台上晒太阳。

夏天里皮皮陪森祥兄到西子湖畔的树下歇阴凉。

春天里皮皮陪森祥兄在桌前灯下开夜车。

秋天里皮皮听森祥兄自言自语的吟哦。

冬去春来。春去冬又来。

时断时续，三年耕耘！

皮皮与森祥兄。

胚胎。孕育。在《卧薪尝胆》中痛并快乐。

5

森祥兄手稿的每一个字都是余军在键盘上敲出来的。

可是森祥兄偏心，非说余军：你只是《卧薪尝胆》的阿姨。

森祥兄说：《卧薪尝胆》所有人物说出的所有话，我与皮皮预习了许多遍。《卧薪尝胆》，我是妈妈，皮皮是爸爸。

森祥兄说得开心的时候，余军的笑声里却抖落出许多甘苦。森祥兄与皮皮在《卧薪尝胆》的三年热恋中，余军，森祥兄的结发妻子，她用一个女人的脊梁支撑起一个家。一万张手稿的录人。还有森祥兄黎明入睡前要喝的排骨汤。那汤，她放进了调养气血的中药；那汤，从傍晚到凌晨，她煲了一夜。余军说：森祥这样一条汉子，值得女人为他付出。

6

森祥兄是个恋旧的人。他常常花费许多的时间独自思念。

他思念浙江西部黄土丘陵的风情画卷，那是他的故乡。

他思念父母身上的泥土和写在父母脸上的乡村四季，那是他成长的摇篮。

他思念绿色军营，在那里他燃烧了青春激情，奉献出才情。

森祥兄是个不安守现状的人。他常常不停地创造他多重角色的人生。

他喜欢文学，他用他的小说把他的人推进了南京军区创作室，当上了专业作家。

他想过一把电视瘾，他告别军旅走进了浙江省电视剧制作中心。

他却童心不泯，在他的电视事业红红火火的势头上，他潇潇洒洒地辞别影视圈，跑到南湖之畔的嘉兴市去寻觅一份世外桃源的逍遥。

森祥兄是个侠义的人，文坛的朋友们推举他做作协主席，他说友情难却。要干。要干好。哪怕只干一届再抽身隐退。

森祥兄是个有血性的男人，他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击败邪恶，也给自己换回了一次九死一生的脑外伤手术，落下半颗金属脑壳以及大半张再植的头皮。

所以妻子余军爱这条汉子。

所以女儿晓琦拿这条汉子做标尺。

7

文如其人。

汉子森祥以他的血性，他的侠肝义胆，他的洒脱襟怀抒写他自己。

恢弘大气。深邃凝重。

如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的小说《台阶》。

如在文坛引起争论的长篇力作《传世之鼓》。

如他策划的电视剧《天下粮仓》等等。

8

零五年初夏，森祥兄来到北京。

带着他光彩夺目的婴儿，他的四十集《卧薪尝胆》。

中国的电视界热烈拥抱这个婴儿。

中国的电视界因为这一拥抱而激情涌动。

仲呈祥说：千盼万盼！

李准说：非常震撼！

雷达说：美感悲壮！

陈福民说：出类拔萃！

……

他们，都是站在中国影视艺术塔尖上的专家学者。

喝采空前。森祥兄想到了皮皮。

森祥兄给余军电话先问:皮皮好吗?

9

皮皮来到了北京。与余军。因为中视《卧薪尝胆》剧组进入紧张筹备。

因为森祥兄按照有关方面的要求进入剧组调整剧本。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局势。

森祥兄没有想到,这一进,他好进难出!皮皮没有想到,这一来,命运让她羁留于我处,至今都不能回到森祥兄的身边!

于是,我经常幻听。我听见皮皮说话。

皮皮说:一但我皮皮开口讲话,有些体面的人会羞愧得找地缝儿去钻!

皮皮说:我不讲。森祥的皮皮。与森祥一起卧薪尝胆的森祥的皮皮要忍森祥所能忍。

10

第八稿。

从零五年五月到零五年十一月。

六个月。整整的六个月。

森祥兄改稿。在剧组。

第八稿。森祥兄无所适从。

因了张三与李四的要求。

因了张三或李四此时与彼时的意见不一致。

森祥兄反反复复地改。改过来,再改过去。改过去,再改过来。

从傍晚到午夜。从午夜到凌晨。

森祥兄无爱作爱。森祥兄无欲作爱。

一天两天三天。一周两周三周。一月两月仨月。

如此煎熬六个月。森祥兄在毫无创作愉悦的状态下重复着索然无味的机械运动!

江南才子麻木了。江南才子不能不麻木。

其中滋味。皮皮知道。

迷茫的时候,森祥兄把皮皮捧在手里发呆。

困惑的时候,森祥兄凝视皮皮在水中畅游。

窗外:树叶黄了。黄叶落了。

11

剧组已经组建。开机的日子因此推迟。

从八月到十月。从十月到十二月。

制片人俞胜利老师更急。

12

零五年末。我读《卧薪尝胆》八稿。

俞胜利老师催我立即看。看完之后立即与他谈。

中国大陆,制片人这个行当,从资历到实力,俞老师是屈指可数的人物。

他的优势首先在剧本。他曾经是优秀的小说家,编辑家,影视评论家。

他一手抓了三年七易其稿撼动中国电视塔尖的剧本。

他投入半亿资金吸纳中国影视圈顶级明星大腕精心打造的剧作。

我不敢妄加挑剔。可是我不敢不说真话。

我说:第八稿气韵不流畅。不如第七稿浑然天成。

俞说:唉!

我说:许多东西是生贴上来的。没有滚熟。有些也滚不熟。

俞又叹。

13

任何剧本都是有遗憾的剧本。任何电视剧本都是有很多遗憾的剧本。

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从最大限度上减少遗憾。

限度之外。那是另外一个剧本。

14

按照折衷主义的调整思路。

森祥兄又做了第九次调整。

绿灯。

开机的日子确定在十二月六号。

十二月三日晚。我和森祥兄随剧组前往焦作外景地。

临行之前,森祥兄和余军用食品箱给皮皮做了个通风透气的小屋。

路途之上,森祥兄把皮皮的小屋放在他的铺位上,不让我和余军去碰,说要让皮皮睡个好觉。

15

那一夜。皮皮的觉没有睡好。

皮皮折腾了一夜。在小屋内外。

也许,皮皮比我们更有灵性。皮皮能够预感,焦作的路,更难。

现场改稿。全组等着。常常,我们不知道自己改的是哪一段……

16

如今,承蒙中青社的厚爱,剧本要出版了。

森祥兄再作调整,选择第七稿作底本。

我先是一声浅叹。而后,说:好——

面世的，应该是自己最满意的。

17

森祥兄完成了剧组规定的全部工作。

终于，他要回家了。

临行。他说：兄弟，哥托你一个事。

他说得很沉重。

从北京到焦作，我们一道经历了日日夜夜的"卧薪尝胆"。

我们的血脉已经连结在了四十集的《卧薪尝胆》上。

森祥兄托我的事，我当然要扛。只要我扛得动。

沉默。我在等他说。

良久。他没有开口。

我看余军。余军迟疑，说：你哥想把皮皮托给你。

略顿，余军又说：你哥说，托给你，他放心。

余军说着有了哭腔。

森祥兄握住我的手，紧紧握着，说：兄弟，拜托。拜托了。

18

零五年。

在严冬将尽的那个夜晚。

送别森祥兄。

在焦作。

山之阳酒店。十楼十号的窗口。我把皮皮抱在怀里。眺望夜空。三二点寒星。聆听火车远去的声音。追忆我们卧的薪尝的胆。

我想起了森祥兄对我说：写完了第四十集改稿最后一个字，他抬起头，看见了皮皮。蓦然间，他出现幻视。他把皮皮看成是一枚苦胆。一枚硕大的苦胆。这枚苦胆，灼伤他的视线。灼伤他的神经。

我想问皮皮：灼伤了森祥兄的是你吗？

我终于没有问出口。

我知道，这么问，我冤枉皮皮。

19

我想问森祥兄：幻视何时痊。皮皮何日归。

几次想问。终究没敢问。

野鹤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日于京郊·溪翁庄

（作者系中视《卧薪尝胆》摄制组监制兼任剧本编辑）